

目 录

卷二十九	晋书(上)·····	2447
卷三十	晋书(下)·····	2539
卷三十一	六韬·····	2621
	阴谋·····	2661
	鬻子·····	2669
卷三十二	管子·····	2675
卷三十三	晏子·····	2749
	司马法·····	2807
	孙子兵法·····	2817
卷三十四	老子·····	2827
	鹖冠子·····	2873
	列子·····	2881
	墨子·····	2893

群书治要 卷二十九 晋书(上)

【题解】《群书治要》中的《晋书》，是魏徵等人从唐以前的二十二种记录晋朝史事的书籍中辑录的。据《唐会要》记载，《群书治要》成书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徵病逝，现在通行的房玄龄主编的《晋书》修于贞观十八年至二十年，故魏徵不可能从房玄龄主编的《晋书》中去辑录。而唐以前流传二十家晋朝史书至宋代已散失，幸有《群书治要》保存了部分资料，所以非常珍贵。魏徵等人以孔子所倡导的“微言简义”为原则，从繁杂的晋代史料中选取最能反映盛衰兴亡因果规律的史实，加以阐发评述。他们的政治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本卷《纪》的部分共节录了四位皇帝，即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成帝司马衍、简文帝司马昱，节录的内容，有褒有贬，作为治国的借鉴。《后妃传》节录的杨皇后和贾庶人均为丧失女德之流，结果都被赐死，彰显善恶之报的意图非常明显。《传》的部分节录了司马伷、司马骏、司马攸及其子司马冏、愍怀太子司马遹、司马孚、司马泰等司马家族的部分人物的事迹，除司马冏、愍怀太子司马遹外，其余的人节录的内容均彰显其美德，其品行值得人们效法。

【作者简介】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唐以前编撰的晋史有二十家之多。《群书治要》中的《晋书》是从臧荣绪、干宝、孙盛、习凿齿等

诸家的著作中辑录的。臧荣绪(公元415年—公元488年),南朝齐史学家。营(今山东营县)人。曾删取王隐、何法盛著的两晋书,著《晋书》一百十卷,在唐初流行的十八家《晋书》中,被公认为较完善的一部。唐房玄龄修《晋书》,即以此为主要依据。今散失,有辑录本。干宝(公元283年—公元351年),孙吴时人,即于宝。本姓干,后人讹为于字。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晋纪》二十卷。他直而能婉,时称良史,为后世史学家所推崇。孙盛(公元302年—公元373年),字安国,晋代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孙盛博学多闻,《晋书》本传称他“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孙盛著史,极重史德。著《魏氏春秋》二十卷,《魏氏春秋异同》八卷,《晋阳秋》三十二卷。习凿齿(?—公元383年),字彦威,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习凿齿多才多艺,少有志气,博学广闻,以文笔著称,精通玄学、佛学、史学。其著作颇丰,其中《汉晋春秋》为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

纪

【原文】武皇帝讳炎^①，字安世，文帝^②太子也。泰始五年^③，廷尉^④上西平^⑤民^⑥曲路^⑦，伐^⑧登闻鼓^⑨，言多妖妄^⑩毁谤^⑪。帝诏曰：“狂狷^⑫怨诽^⑬，亦朕之愆^⑭，勿罪也。”孙盛《阳秋》^⑮云：“泰始八年^⑯，帝问右将军^⑰皇甫陶^⑱论事，陶固执^⑲所论，与帝争言^⑳，散骑常侍^㉑郑徽表^㉒求治罪。诏曰：‘谗言^㉓謇谀^㉔，直意尽辞^㉕，所望于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㉖为患，岂以争臣^㉗为损乎？陶所执不愆^㉘此义，而徽越职^㉙奏之，岂朕意乎？’乃免徽官也。”

【注释】①炎：即晋武帝司马炎（公元236年—公元290年），字安世，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晋朝的开国君主，公元265年至公元290年在位。公元265年他继承父亲司马昭的晋王之位，数月后逼迫魏元帝曹奂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国号大晋，建都洛阳。②文帝：司马昭（公元211年—公元265年），字子上，是司马懿的次子，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父亲，曹魏后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司马昭继其父兄的事业，消灭了蜀汉，彻底控制了曹魏政权。其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他为晋文帝。③泰始五年：即公元269年。泰始是司马炎的第一个年号。④廷尉：官名，秦置，为九卿之一，掌刑狱。秦汉至北齐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⑤西平：地名，在现在的河南省中南部。⑥民：平民。⑦曲路：人名。⑧伐：敲打。⑨登闻鼓：古代帝王为表示听取臣民谏议或冤情，在朝堂外悬鼓，许臣民击鼓上闻，谓之“登闻鼓”。⑩妖妄：怪异荒诞。⑪毁谤：捏造事实中伤别人。⑫狂狷：狂妄褊急。⑬怨诽：亦作“怨非”，怨恨，非议。⑭愆：

过失。^⑮孙盛阳秋：孙盛（公元302年—公元373年），字安国。著《晋阳秋》三十二卷，是一位“词直而理正”的历史学家。这里的《阳秋》即《晋阳秋》。^⑯泰始八年：即公元272年。^⑰右将军：官名。^⑱皇甫陶：魏晋时人，生卒年不详。司马炎为晋王时，皇甫陶为散骑常侍。司马炎即帝位（晋武帝）的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为“广纳直言”，以散骑常侍傅玄和皇甫陶“共掌谏职”。皇甫陶在做谏官时，曾上书武帝，建议“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减民负。^⑲固执：坚持己见，不肯变通。^⑳争言：争辩；争吵。^㉑散骑常侍：官名。秦汉设散骑（皇帝的骑从）和中常侍，三国魏时将其并为一官，称“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㉒表：奏章之一种。汉魏以来，臣民标注事序，以晓主上之奏书。文体明辨：“表者，标也。标著事绪，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㉓谏言：正直之言，直言。^㉔谏诤：亦作“谏鄂”或“谏愕”。正直敢言。^㉕尽辞：说尽要说的话。^㉖阿媚：阿谀奉承。^㉗争臣：能直言诤谏的大臣。争，通“诤”。^㉘愆：违背，违失。^㉙越职：超出职权范围。

【译文】（晋）武帝司马炎，字安世，是文帝司马昭的太子。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廷尉呈上西平郡百姓曲路敲击登闻鼓上书的谏议，其中有很多虚妄不实、污蔑诽谤的话。武帝下诏说：“虽然是狂妄偏激、埋怨诽谤的话，但这也是朕的过失，不要降罪于他。”〔孙盛所著的《晋阳秋》说：泰始八年，晋武帝谘询右将军皇甫陶，讨论国事，皇甫陶固执己见，和武帝争论起来。散骑常侍郑徽上表，请求治皇甫陶言语顶撞的罪。武帝下诏说：“正直敢言，直话直说，言无不尽，是我对左右谏臣的期望。做为君主，常常担忧臣下阿谀奉承（从而听不到真话），怎么能觉得（身边）有一个正直敢言的臣子是损害呢？皇甫陶虽固执己见，但并不违背他作为一个臣子直言进谏的宗旨，而郑徽却越职上奏皇甫陶的不是，怎么能合乎朕的心意呢？”于是武帝免去了郑徽的官职。〕

【原文】咸宁四年^①，大医^②司马程据，献雉头裘^③。诏曰：“异服^④奇

技^⑤，典制^⑥所禁也。”其于殿前烧裘。甲申^⑦，敕^⑧内外敢有犯者，依礼治罪。太康元年^⑨，吴主孙皓^⑩降。有司^⑪奏：“晋德隆茂，光被^⑫四表^⑬。吴会^⑭既平，六合^⑮为一。宜勒封东岳^⑯，以彰^⑰圣德^⑱。”帝曰：“此盛德^⑲之事，所未议也。”群臣固请，弗听。

【注释】①咸宁四年：即公元279年，咸宁是晋武帝的第二个年号。②太医：即太医。司马程据是晋武帝的御医，颇受武帝的信任。③雉头裘：以雉头羽毛织成之裘，借指奇装异服。④异服：不合礼制的服饰；奇异的服装。⑤奇技：奇特的技艺。⑥典制：典章制度。⑦甲申：指甲申日，据《晋书·武帝纪》，太医献雉头裘的时间是十一月的“辛巳”，甲申日是辛巳日后第三天。⑧敕：帝王的诏命。⑨太康元年：即公元281年。太康是晋武帝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号。⑩孙皓（公元242年—公元284年）：字元宗（一说字元景，出自《册府元龟》），一名彭祖，字皓宗。三国时期吴国末代皇帝，公元264年至公元280年在位。吴大帝孙权之孙，孙和之子。在位初期虽施行过明政，但不久即沉溺酒色，专于杀戮，变得昏庸暴虐。公元280年，吴国被西晋所灭，孙皓投降西晋，被封为归命侯。⑪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⑫被：动词，指覆盖。⑬四表：指四方极远之地，亦泛指天下。⑭吴会：东汉分会稽郡为吴、会稽二郡，并称吴会，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南部和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后亦泛称此两郡故地为吴会。⑮六合：天下。⑯东岳：指泰山。在今山东省境内。⑰彰：彰显。⑱圣德：犹言至高无上的道德。一般用于古之称圣人者。也用以称帝德。⑲盛德：指盛美之事。

【译文】咸宁四年（公元279年），太医司马程据进献了一件用雉头羽毛制成的名贵大衣。（武帝）下诏说：“凡奇异的服饰，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是国家的法令制度所禁止的。”武帝就在殿前将大衣烧毁，并在甲申日下令：今后朝廷内外官员胆敢有违犯者，将依礼法治罪。太康元年（公元281年），东吴国主孙皓投降。主管官员上奏说：“晋王朝

的德政隆盛，圣德的光辉泽被四方。现在南方吴郡和会稽郡已经得到平定，天下恢复一统，应该下令到东岳泰山举行‘封禅’祭天的庆典，以彰显帝王的圣德。”武帝说：“这种彰显盛德的事，现在还不宜讨论。”群臣坚持请求封禅，但是武帝终究没有采纳。

【原文】《于宝^①纪》云：“太康五年^②，侍御史^③郭钦上书曰：‘戎狄^④强横，自古为患。魏初民寡，西北诸边郡，皆为戎居。今虽伏从^⑤，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⑥，胡骑^⑦自平阳^⑧、上党^⑨，不三日而至孟津^⑩。北地^⑪、西河^⑫失土，冯翊^⑬、太原、安定^⑭，裁居数县。其余及上郡^⑮，尽为狄庭^⑯，连接畿甸^⑰。宜及^⑱平吴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复^⑲上郡，实^⑳冯翊、平阳北统^㉑河（今书北统河作已北二字）诸县，募取^㉒死罪^㉓，徙三河^㉔三魏^㉕见士四万家以充之，使裔^㉖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㉗、魏郡^㉘、京兆^㉙、上党、太原杂胡^㉚，出于其表^㉛。峻^㉜四夷^㉝出入之防^㉞，明先王荒服之制^㉟，万世之长策也。’弗纳。”荀绰^㊱《略记》^㊲云：“世祖自平吴之后，天下无事，不能复孜孜^㊳于事物，始宠用后党^㊴。由此祖祢^㊵采择^㊶嬖媛，不拘拘^㊷华门。父兄以之罪亶^㊸，非正形^㊹之谓；扇禁^㊺以之攒聚^㊻，实耽^㊼秽^㊽之甚。昔武王伐纣，归倾宫^㊾之女，助纣为虐。而世祖^㊿平皓，纳吴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

【注释】①于宝（公元283年—公元351年）：孙吴时人，本姓干，后人讹为于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更是小说家的一代宗师。于宝学识渊博，著述宏丰，横跨经、史、子、集四部，堪称魏晋间之通人。至今有关专家已收集到的于宝书目达二十六种，近二百卷。其中《晋纪》二十卷，直而能婉，时称良史，为后来史学家所推崇。②太康五年：即公元284年。③侍御史：官名。秦置，汉沿设。在御史大夫之下，接受公卿奏事，举劾非法；有时受命执行办案、平定地方暴乱等任务。④戎狄：亦作“戎翟”。古民族名。西方曰戎，北方曰狄。⑤伏从：即服从。⑥风尘之警：谓兵乱之警报和惊忧。⑦胡骑：胡人的骑兵。亦泛指胡人军队。⑧平阳：汉置平阳县，三国魏置平阳郡，故治在今山西

临汾县西南,晋永嘉三年为刘渊所都,后魏置晋州,隋改郡为临汾郡,复曰平卫郡,唐复为晋州。⑨上党: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是古时对长治的雅称。《荀子》称为“上地”。“上党”指高处的、上面的地方,即“居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因其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之说。⑩孟津:古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⑪北地:北地郡,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灭义渠后所置,三国魏豁冯翊之役裒为北地郡的实土(今陕西耀县、富平、同官),北地郡由寄治(暂时治理)变成了实土(实际管辖的土地)。曹魏、西晋郡治皆为泥阳县。⑫西河:三国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割太原郡兹氏等县置西河郡,领汉代西河郡南部故地,治兹氏(今山西省汾阳市)。属并州。⑬冯翊:三国魏改左冯翊,置冯翊郡,长官称冯翊太守,治临晋(今大荔),辖境相当今陕西韩城、黄龙以南,白水、蒲城以东和渭河以北地区。北周时废置。隋唐时曾改同州为冯翊郡。⑭安定:安定郡。西晋安定郡属雍州,治安定县(今泾川县北),领安定、临泾、乌氏(乌支复名)、阴密(今灵台县西南)、鹑觚、朝那、都卢七县。⑮上郡:战国始置郡,为秦三十六郡之一,汉沿置,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⑯庭:通“廷”。古代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⑰畿甸:指京城地区。⑱及:乘,趁着。⑲复:收复。⑳实:使充满,即移民到下文所说的地方。㉑统:治理,管理。㉒募取:募集,招求。㉓死罪:此处指应该判处死刑的罪犯。㉔三河:三河郡。十六国时后凉吕光分金城郡地置。治白土城(青海民和县中川乡清泉一村),领白土等县,辖今青海民和等县南部地区。南凉、西秦均沿旧置,北魏初废。㉕三魏:地名,今在河北魏县磁县一带。这个地方在西晋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㉖裔:指边远地区的民族。㉗弘农郡:西晋时,属今三门峡市范围。㉘魏郡:是西汉至唐朝期间的一个郡级行政区划,最大范围包括今天河北省南部邯郸市以南,以及河南省北部安阳市一带,其中心在邺城。西晋时仍治邺。㉙京兆:京兆郡,三国至唐的行政区划名,管辖长安地区,治所在今西安市区。西晋时仍置京兆郡,辖区较三国魏时缩小。㉚杂胡:胡人的泛称。㉛表:外边,外面。㉜峻:引申为提升,提高。㉝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㉞防:戒备,防备。㉟荒服

之制：古时称最边远地区的戎、狄地区为“荒服”。荒服之制，是指朝廷针对这类地区的少数民族所制定的邦交政策。^{③⑥}荀绰：字彦舒，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西晋末年的历史学家。出生于著名的颍川荀氏，是西晋开国元勋荀勖之孙。晋怀帝时历仕下邳太守、司空从事中郎。未能南渡而滞留在北方，仕于幽州刺史王浚。^{③⑦}略记：荀绰所撰《晋后略记》。^{③⑧}孜孜：勤勉；不懈怠。^{③⑨}后党：皇后、太后的亲族或与皇后、太后利害关系一致的人所结成的政治集团。^{④⑩}祖称：本源，起始。^{④①}采择：选取，采用。^{④②}不拘拘：同“不拘”。不论，不管。^{④③}亹：罪过。^{④④}正形：端正外形。^{④⑤}扃禁：官禁。^{④⑥}攒聚：聚集，丛聚。^{④⑦}耽：玩乐，沉湎。^{④⑧}秽：淫乱。^{④⑨}倾宫：巍峨的宫殿。望之似欲倾坠，故称。^{⑤⑩}世祖：司马炎。

【译文】于宝在《晋纪》中说：太康五年（公元284年），侍御史郭钦上书说：戎、狄之地的少数民族强暴蛮横，自古就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大患。曹魏初年的时候，汉族人口稀少，西北部的边境地区，都被少数民族占为定居地。现在虽然这些地区臣服我朝，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如果这些地区出现兵乱，胡人的骑兵自平阳、上党二郡出发，用不了三天就能够到达都城洛阳的门户孟津县。一旦我们失去北地郡和西河郡，冯翊、太原、安定数郡县的汉族居民都要被迫向内地迁徙，其余的北方边境包括上郡，也会被胡人占领，这样，胡人控制的地方都几乎连到京城的近郊地区了。现在应该借助平定吴国的余威，出兵北地、西河、安定等郡，恢复上郡，迁徙晋朝的国民去冯翊、太原、安定数县去定居。北方要加强对河东、河南诸郡县的管理，招募一些犯死罪的人，以及迁徙三河、三魏地区已在官府登记的人，共四万家去北方边境地区定居，这样可以保证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不会影响到我中华的安定。我们还要有步骤的迁徙那些住在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太原的诸多胡人，让他们去到边境之外。也要提高限制边境地区人民出入的防备措施，明确先王所订立的荒服制度，这才是万世太平的根本之计啊！但是晋武帝不采纳这个建议。荀绰《略记》记载：世祖晋武帝自从平定吴国之后，天下得到太平，就不能再继续勤奋于政务，而开始宠幸任用外戚及其政

治势力集团。由此开始,选择嫔妃的时候,不限制女方的家庭背景(后妃因此彼此争宠以便为她们的家族谋求政治势力),父兄因此多犯淫乱的罪行,这不是正人君子应有的举止。后宫因此嫔妃人数增多,实在是过分沉溺于淫乐。当年武王伐纣,归因于纣王后宫的骄奢淫逸,助纣为虐(而导致商汤的灭亡)。而现在晋世祖武帝打败了吴王孙皓,却接收了吴国后宫的姬妾五千人,这和孙皓亡国的弊病是同样的啊!

【原文】惠皇帝讳衷^①,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②,迁皇太后^③于永宁宫^④。贾后^⑤讽^⑥群臣,奏废皇太后为庶人,居于金墉城^⑦。九年^⑧,贾后诬奏皇太子^⑨有悖^⑩书,帝幸式乾殿^⑪,召公卿百官皆入,诏赐太子死,以所谤悖书及诏文,遍示诸王公。司空张华^⑫曰:“此国之大祸,自汉氏以来,每废黜正嫡^⑬,恒至丧乱^⑭,且晋有天下日浅,愿陛下详^⑮之。”尚书仆射裴頠^⑯曰:“臣不识太子书,不审^⑰谁为通表、谁发^⑱此者。为是^⑲太子手书不?宜先检校^⑳。”而王公百官竟无言。免太子为庶人,幽^㉑于金墉城。

【注释】①惠皇帝讳衷:晋惠帝司马衷(公元259年—公元307年),是晋武帝司马炎第二子,西晋的第二代皇帝,公元290年至公元307年在位。司马衷于公元267年被立为皇太子,公元290年即位,改元永熙。他为人痴呆不任事,初由太傅杨骏辅政,后皇后贾南风杀害杨骏,掌握大权。在八王之乱中,惠帝的叔祖赵王司马伦篡夺了惠帝的帝位,并以惠帝为太上皇,囚禁于金墉城。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反司马伦,群臣共谋杀司马伦党羽,迎晋惠帝复位。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将其迎归洛阳。公元307年,惠帝去世,相传被司马越毒死。终年四十八岁,被安葬于太阳陵,他的弟弟晋怀帝司马炽即位,改元永嘉。②永平元年:是公元291年,这一年惠帝登基,一年有三个年号,永熙、永平和永康,可见政局不稳。③皇太后:指惠帝的继母杨芷,即生母杨艳的妹妹。④永宁宫:所谓迁到永宁宫的说法,是史家的春秋笔法,运用了曹魏时期的旧事来

指代现在的情况。曹魏时期，曹芳身为少主，政权落在郭太后手中，曹爽为了控制朝政，将郭太后迁居到永宁宫。同样的，在晋惠帝出来执政时，大权落在太后杨芷及其家族手中，惠帝的贾皇后不满，将杨太后迁居到永宁宫，便是循前朝旧例，将杨太后推出政坛的意思。⑤贾后（公元256年—公元300年）：原名贾南风，西晋晋惠帝的皇后，又称惠贾皇后。她是西晋开国元勋贾充的三女。公元272年贾南风嫁给司马衷为太子妃，惠帝继位后，被封为皇后。公元291年她诛杀了三公太傅杨骏（皇太后杨氏之父）及卫将军杨珧、太子太保杨济等，“皆夷三族”。之后又矫诏废皇太后杨氏为庶人，囚禁在金墉城，第二年将之迫害至死。公元300年贾后杀愍怀太子司马遹，此举动成为许多反对贾后专政的皇族开始行动的起点。四月，赵王司马伦假造诏书，以谋害太子之名将贾后处死，自领相国位，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贾后死时只有四十五岁。⑥讽：用委婉的语言暗示、劝告或讥刺、指责。⑦金墉城：三国魏明帝（公元227年—公元239年）时筑，为当时洛阳城西北角一个小城。《读史方輿纪要·河南·洛阳县》：

“嘉平六年（公元244年），司马师废其主（曹）芳，迁于金墉。延熙二年（公元239年），魏王禅位于晋，出舍金墉城。晋杨后及愍怀太子至贾后之废，皆徙金墉。永康二年（公元301年），赵王司马伦篡位迁惠帝，自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因亦比喻帝后被贬之所。⑧九年：这里指元康九年，即公元299年。⑨皇太子：即司马遹（公元278年—公元300年），字熙祖，西晋武帝司马炎之孙，晋惠帝司马衷之子。自幼聪慧，有司马懿之风。然长大后，不修德业，性刚且奢侈残暴，于宫中摆摊切肉卖酒，并在西园销售杂货，以收其利。又好算卦巫术，忌讳颇多。皇后贾南风以其非己生，恐其即位后自己地位难保，乃与贾谧等设计谋害，诬太子谋反，囚于金墉城，后徙许昌宫，遣黄门孙虑将太子杀害。⑩悖：谓叛逆，叛乱。⑪式干殿：西晋的宫殿内。⑫司空张华：司空，官名。汉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大司徒并列为三公，后去大字为司空，历代因之。张华（公元232年—公元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人。父张平，曹魏时渔阳郡太守。张华幼年丧父，家贫然勤学，“学业优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任职太常博士，又屡迁佐著作郎、长史兼中书郎等职。西晋取代曹

魏后，又迁黄门侍郎。吴国平定后，封广武县侯。官至司空，封壮武郡公。晋惠帝时爆发的“八王之乱”中，遭赵王司马伦杀害，夷三族。死后家无余资。⑬废黜正嫡：废黜，废免罢黜。正嫡，正室之子，嫡子。⑭丧乱：死亡祸乱。后多以形容时势或政局动乱。⑮详：审察；审理。⑯尚书仆射裴頠：尚书仆射，官名。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置尚书五人，其中一人为仆射。东汉置尚书台，主官为尚书令，以尚书仆射为其副职。献帝时分设左、右仆射，历代沿置。裴頠（公元267年—公元300年），字逸民，晋河东闻喜人。弘雅有远识，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因诛杨骏有功，封武昌侯。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累迁尚书，为赵王伦所害，追谥成。⑰不审：不知。⑱发：告发；发难。⑲为是：抑或；还是。⑳检校：查核察看。㉑幽：囚禁。

【译文】晋惠帝司马衷，字正度，是武帝的太子。永平元年（公元291年），将皇太后杨芷迁到永宁宫。贾皇后暗示群臣，让他们上奏，将太后废为庶人，还将她囚在（幽禁皇帝后妃的）金墉城里。元康九年（公元299年），贾皇后诬奏皇太子（司马遹）写过谋反叛乱的书信。惠帝驾临式干殿，命文武百官都进殿，要下诏赐太子死，并拿出太子叛逆犯上的书信和（赐死太子的）诏文，给诸王公大臣看。司空张华上前奏称：“废黜太子，是国家的大祸。自汉代以来，每因废黜嫡子，一定会带来政局动乱。再说，晋朝立国时间不长，请陛下慎重审查这件事。”尚书仆射裴頠说：“臣不认得太子的字迹，也不知是谁举发这件事的。这是否真的是太子手书，应该先核查清楚。”而其余的王公百官竟不发一言。就这样废太子为庶人，囚禁于金墉城。

【原文】永康元年^①，前西夷校尉司马閼^②，與棺^③詣阙^④上书曰：
“伏见赦文^⑤，及榜^⑥下，前太子遹^⑦手疏^⑧，以为惊愕。自古已来，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赖天慈^⑨，全其首领^⑩。臣伏念遹生于圣父，而至此者，由于长养深宫，沉沦^⑪富贵，受饶^⑫先帝，父母骄之。每

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⑬之家，稀有寒门儒素^⑭，如卫绾^⑮、周文、石旧^⑯、疏广^⑰者也，洗马^⑱、舍人^⑲，亦无汲黯^⑳、郑庄^㉑之比^㉒，遂使不见事父事君之道。臣案^㉓古典^㉔，太子居以士礼^㉕，与国人齿^㉖，以此明先王欲令知^㉗先贱然后乃贵。自顷^㉘东宫^㉙亦微^㉚太盛，所以致败也。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㉛文学^㉜，亦取豪族^㉝。为能得^㉞者，率^㉟非龚遂^㊱、王阳，能以道训^㊲。友无直亮^㊳三益^㊴之节，官以文学^㊵为名，实不读书。但共鲜衣怒马^㊶，纵酒高会^㊷，嬉游博奕^㊸，岂有切磋^㊹能相长益^㊺？臣常恐公族凌迟^㊻，以此叹息。

【注释】①永康元年：即公元300年。②前西夷校尉司马阎纁：西夷校尉司马，官名。阎纁，字续伯，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出身士族，交结英豪，博览典籍。先为太傅杨骏舍人，转安复令。后任西戎校尉司马，有功，封平乐乡侯。性慷慨，敢直言，不拘小节。升为汉中太守。卒于官，年五十九。③舆棺：舆棺谓载棺以随，以示决死。④阙：宫阙，指皇帝召见群臣的地方。⑤赦文：赦罪太子的公文。⑥榜：告示、文书。⑦太子遁：皇太子司马遁。⑧手疏：亲手书写的奏章。⑨天慈：皇帝的慈爱。⑩首领：头和脖子，意为性命。⑪沉沦：意为沉溺。⑫饶：富裕，丰足。⑬膏粱击钟鼎食：膏粱，肥美的食物。《国语·晋语七》：“夫膏粱之性难正也。”韦昭注：“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击钟鼎食，指打钟列鼎而食。形容贵族或富人生活奢华。⑭儒素：泛指儒士。⑮卫绾：西汉代国人。汉景帝时期，历任中郎将、河间王太傅、太子太傅，御史大夫，并做过三年丞相。他寡言敦厚，谨守职守，是一位无为政治的奉行着。⑯石旧：《群书治要（元和版）》为“石奋”，且西汉有石奋其人，而“石旧”则无从可考。石奋（？—公元前124年），西汉大臣，字天威，号万石君，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谨慎小心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司马迁认为石奋虽不善言谈，但却敏于行。⑰疏广（？—公元前45年）：字仲翁，祖籍东海兰陵人。其曾祖迁于泰山郡巨平（今宁阳县西部）。西汉名臣。疏广少时好学，习惯用读、记、背、研的学习方法巩固知识，拓宽知识面，精于研究《论语》《春秋》。乐于创办私学，治学

严谨,注重学生的德学兼优。本始元年初,宣帝征其为博士郎、太中大夫。地节三年(公元前66年)封疏广为太子太傅。⑮洗马:作“先马”。汉沿秦置,为东宫官属,职如谒者,太子出则为前导。晋时改掌图籍。⑯舍人:官名。秦汉有太子舍人,为太子属官;魏晋以后有中书通事舍人,掌传宣诏命。⑰汲黯(?—公元前112年):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人。西汉初年名臣。汲黯出身名门,七世为卿大夫。在周时便几世为卫国的卿大夫了。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⑱郑庄:人名。⑲比:类;辈。⑳案:通“按”。查考,考核。㉑古典:古代的典章制度。㉒士礼:指代“士”阶层人的生活待遇。古人的社会等级是天子最高,诸侯王公次之,再次是称为“卿大夫”的一般官员,再次是称为“士”的一般知识分子。士的阶层仅比一般老百姓略高,可见太子所受到的礼遇,连普通官员都不如,仅比平民百姓高些而已。㉓齿:并列;在一起。㉔知:晓得,了解。㉕自倾:近来。㉖东宫:太子所居之宫;亦指太子。㉗微:稍,略。㉘师友:老师和朋友。指可以请益的人。㉙文学:儒生。亦泛指有学问的人。㉚豪族:指豪门大族。㉛得:得益。㉜率:一概,都。㉝龚遂:生卒年不详,字少卿,为山阳郡南平阳县(今山东邹城市平阴寺)人,劝民农桑,亲自带头节俭。㉞训:教诲;教导。㉟直亮:正直信实。㊱三益:谓直、谅、多闻,即正直、诚信、见识广。语出《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㊲文学:官名。汉代于州郡及王国置文学,或称文学掾,或称文学史,为后世教官所由来。三国魏武帝置太子文学,魏晋以后有文学从事。㊳鲜衣怒马:美服壮马。谓服饰豪奢。李贤注:“怒马,谓马之肥壮,其气愤怒也。”㊴高会:盛大宴会。㊵嬉游博奕:嬉游,游乐;游玩。博奕,下棋。㊶切磋:原指器物加工的工艺名称。后比喻道德学问方面相互研讨勉励。㊷长益:促进,增益。㊸凌迟:衰退、衰败。

【译文】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前任西夷校尉司马閼缢,抬上棺材前往宫殿冒死向惠帝上书说:“臣见到(定太子忤逆罪的)公文,和(朝廷)颁布的(废太子为庶人的)公告。(臣看到)前太子司马遹亲手

写的奏章，感到很吃惊。自古以来，臣子犯上忤逆还没有这么过分的。幸亏仰赖圣上仁慈，保全了太子的性命。臣思量，太子适是圣主您的后代，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是由于他从小生长在深宫，沉溺在富贵的生活环境中，受到先帝的恩宠，父母的娇惯。每次为太子选择老师及下属官员，都选自大富大贵的人家，很少有出身寒门而具有儒家品德操守的人，像汉代的卫绾、周文、石奋、疏广那样的良臣；充当太子属官洗马、舍人的人选中，也没有像汲黯、郑庄那样的人才，从而使太子不知道如何孝养父母奉事君主。臣考察古代的典章制度，太子的礼遇应该与一般的士人等同，生活待遇上则与一般老百姓一样，由此明了先王的用心是要让太子明白要先贫贱然后才能富贵。近来，东宫太子的生活稍过于丰足，所以惹祸败身。非但住在东宫的太子如此，（臣）逐个观察各诸侯王身边的师友文士，也都选之于豪门望族之中被认为很合适的人选，却都不是像汉代的龚遂、王阳那样能以道义相劝之士，没有正直、坦诚、多闻的节操。虽然有文学从事这样的官员，而实际上并不读书，只是聚在一起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高头大马，纵酒设宴，嬉戏游乐，下棋对弈，哪里能互相切磋、互相交流（学问与道义）而共同进步呢？臣常担忧王公贵族颓败衰落，并为此叹息。

【原文】今适可以为戒，恐其被斥^①，弃逐^②远郊，始当悔过，无所复及^③。昔戾太子^④无状^⑤，称兵^⑥拒命，而壶关三老^⑦上书，犹曰子弄父兵，罪应答^⑧。汉武感悟^⑨，筑思子之台^⑩。今适无状，言语逆悖^⑪，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犹为轻于戾太子。尚可禁持检著^⑫，目下重选师傅，为置文学，皆选以学行^⑬自立^⑭者，及取服勤^⑮更事^⑯、名行^⑰素闻者，使共与处；使严御史鉴护其家，绝^⑱贵戚子弟轻薄宾客^⑲。如此左右前后，莫非正人，使共论议^⑳于前，但道古今孝子慈亲、忠臣事君，及思愆^㉑改过之比^㉒，日闻善道，庶几^㉓可全。

【注释】①斥：贬斥，疏远，驱逐。②弃逐：放逐。③复及：再次赶上。④戾太子：汉武帝太子刘据的谥号。武帝末年，江充擅权，太子与充有隙。后巫蛊之祸起，太子遭诬，因举兵诛江充，与丞相刘屈氂战于长安城内，兵败逃亡。不久为吏追捕，自杀。后其孙询立为宣帝，追谥太子为“戾”，史称戾太子。⑤无状：谓行为失检，没有礼貌。⑥称兵：举兵。谓动用武力。⑦壶关三老：《汉书·戾太子刘据传》：“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书奏，天子感寤。”后以“壶关老”借指地方上德高望重的长者。⑧答：古代的一种刑罚。用荆条或竹板敲打臀、腿或背。为五刑之一。⑨感悟：受感动而醒悟。⑩思子之台：方士江充陷害汉武帝的戾太子，而酿成汉武帝冤杀太子的父子相残的悲剧，后来汉武帝醒悟，据说他还梦见太子跪在他面前哭泣，便修筑了“思子台”以寄托知错悔过之意。⑪逆悖：悖逆，叛乱。⑫禁持检著：禁，谨慎。持检，约束、收敛。⑬学行：学问品行。⑭自立：能自持自守，不为外力所动。⑮服勤：谓服持职事勤劳。《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孔颖达疏：“言服勤者，谓服持勤劳辱之事。”⑯更事：经历世事。⑰名行：名声与品行。⑱绝：断绝。⑲宾客：东汉以后对依附世家豪族人口的一种称谓。⑳论议：对人或事物的好坏、是非等表示意见。㉑愆：罪过，过失。㉒比：类；辈。㉓庶几：差不多，近似。

【译文】现在司马邈可以引以为戒，恐怕他被贬斥、弃逐到边僻地方，应当开始忏悔过错，追悔莫及了。当年汉武帝的戾太子无礼，举兵违抗武帝，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士还上书说这只不过是儿子摆弄父亲的兵马，这样的罪处以鞭答之刑就可以了。后来汉武帝有所感悟，修筑“思子台”（来表示追念）。当今太子邈（虽然也是）无礼，言语犯上，但他接受惩处的时候，还不敢违背父子之道，其罪过比戾太子要轻，还是可以将他放在身边给予约束管教的。眼下，可以为他重新选择师傅、安排文学之士（来教育太子）。应选那些有学识品行、自持守节的人，让那些恪尽职守、阅历丰富、名声操行皆为世称道的人与太子共

处。派遣御史严格鉴护太子的住处，断绝他与那些贵戚子弟以及品格不良的幕僚门客的往来。这样太子身边前后左右都是正人君子，让这些人在太子面前谈事论理时，只谈论古今孝子如何敬爱父母、忠臣如何奉事国君，以及如何反省过错、勇猛改过之类的善言。太子天天听的都是善道，（这样）差不多就能保全太子了。

【原文】昔太甲^①有罪，放^②之三年，思庸^③克复^④，为殷明王。又魏明帝^⑤因母得罪^⑥，废为平原侯，为置^⑦家臣庶子^⑧文学，皆取正人，共相匡矫^⑨，事父以孝，事母以谨，闻于天下，于今称^⑩之。李斯^⑪云：‘慈母多败子，严家无格虏^⑫。’由陛下骄^⑬，使至于此。庶^⑭其受罪以来，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⑮，四夷未宁，将伺^⑯国际，储副^⑰大事，不宜空虚^⑱，宜为大计，少复停留，先加严海，若不悛改^⑲，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门，不经东宫，情不私遁也。臣尝备近职，情同阉寺^⑳，慙慙^㉑之诚，皆为国事。臣以死献忠，辄具棺絮，伏须^㉒刑诛。”书御^㉓，不从。遣前将军司马，送太子幽^㉔于许昌宫，贾后使黄门^㉕孙虑贼太子于许昌^㉖。

【注释】①太甲：商朝国王，生卒年不详，为汤嫡长孙，共在位二十三年。太甲在位初年，任用伊尹为相，商朝比较强盛。可是太甲三年时，太甲开始按照自己性子办事，以残暴的手段对付百姓、奴隶，伊尹便把他放逐到桐宫。根据《史记》记载，三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政权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商朝因此中兴。②放：流放。③庸：任用。④克复：能够恢复。⑤魏明帝：曹睿（公元204年—239年），字元仲，即魏明帝。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丕之子，曹操之孙。⑥因母得罪：指公元222年，曹睿因其母甄氏被废，故虽受其祖父曹操的钟爱，但其父曹丕没有立他为太子，而封为平原侯。⑦置：安置。⑧庶子：周代司马的属官。掌诸侯、卿大夫之庶子的教养等事。魏晋也沿用这个制度。⑨匡矫：

纠正、矫正。⑩称：称扬，赞叹。⑪李斯(?—公元前208年)：字通古，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后受秦始皇重用，入秦为相。主张废封建，定郡县，行禁书令，统一文字，变籀文为小篆。并曾与赵高、胡毋敬等，整理当时通行的秦文，写成《仓颉篇》七章。后为赵高所害，腰斩于咸阳市。⑫格虏：强悍不驯的奴仆。⑬骄：通“娇”。宠爱；娇惯。⑭庶：希望，但愿。⑮多虞：多忧患；多灾难。⑯伺：窥伺；窥探；观察。⑰储副：国之副君。指太子。⑱空虚：空无；不充实。⑲悛改：悔改。⑳閹寺：閹人和寺人。古代宫中掌管门禁的官。閹，音昏。㉑慙慙：诚恳貌。《后汉书·刘瑜传》：“臣慙慙推情，言不足采。”李贤注：“慙慙，诚恳之貌。”㉒须：等待。㉓御：谓进呈御览。㉔幽：囚禁。㉕黄门：既可指官职又可指太监。史称孙虑饿死太子，当为太监。㉖孙虑贼太子于许昌：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皇后贾南风矫诏，使黄门孙虑毒害囚禁在许昌宫的前太子司马遹。孙虑将此事通告给看守太子的刘振，刘振遂将司马遹迁至小院，绝其食，欲活活饿死，然孙虑依旧不放心，亲自下手，用药椎将其杀害。后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齐王司马冏政变，孙虑等皆被处死。贼，杀戮，杀害。亦指杀人者。

【译文】昔日(商汤之孙)太甲有罪，被流放了三年，才想要悔过自新，(终于)成为殷商的一位明君。再如魏明帝曹睿因为母亲被废为庶人的缘故，自己也被贬为平原侯。此时朝廷给他安排家臣、老师、文学之士等，都选择有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一起帮助他改正错误，结果他以孝顺侍奉父亲、以恭谨侍奉母亲而名闻天下，至今还被人们称道。李斯曾说：‘过于仁慈的母亲多教出败家子，家规严格的家庭不会有桀骜不驯的家丁。’由于陛下骄惯司马遹，才使他落到如此地步。但愿他接受惩处以来，能十分认真地反思己过，予以悔改。当今天下多忧患，周边的外族还没有平定，都想伺机作乱。国家册立太子是大事，不宜使太子之位空缺，应为大局着想不要再耽搁。对太子应先严加教诲，若太子还不悔改，再废掉他也不迟啊。臣出自寒门，从未在东宫任事，感情

上并不偏袒太子。臣曾做过皇帝身边的近臣，职位和一般掌管宫门的侍者差不多。今诚恳上奏，都是着眼于国家大事。臣以死表示忠心，并带来了棺材，等待死刑的处置。”惠帝看了奏章后没有同意，又派遣前将军司马将太子押送到许昌宫囚禁起来。不久，贾后派黄门太监孙虑在许昌宫杀害了太子。

【原文】《干宝纪》云：“史臣^①曰：世祖^②正位^③居体^④，重^⑤言慎法，仁以原^⑥下，宽^⑦而能断^⑧。故民咏^⑨惟新^⑩，四海欢悦矣。聿修^⑪祖宗之志，独纳羊祜^⑫之策，役不二时，江湖（湖作湘）来同^⑬。夷^⑭吴^⑮蜀^⑯之垒垣^⑰，通^⑱二方^⑲之险塞^⑳，掩^㉑唐。虞^㉒之旧城（城作域），班^㉓正朔^㉔于八荒^㉕。余粮委^㉖亩^㉗，外关^㉘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㉙于道路^㉚，故于时^㉛有天下无穷人之言。虽太平未洽^㉜，亦足以明^㉝，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㉞之一时矣。武皇既崩，陵土未干，而杨骏^㉟被诛，母后废黜^㊱，朝士^㊲旧臣，夷灭者数十族^㊳。宗子^㊴无维城^㊵之助，而閼伯实沈^㊶之隙^㊷岁构。师尹^㊸无具瞻^㊹之贵，而颠坠^㊺戮辱^㊻之祸日有。民不见德，唯乱是闻，内外混淆，名实^㊼反错。国政迭移^㊽于乱人^㊾，禁兵^㊿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门关无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于荆[㋅]扬[㋆]；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注释】①史臣：史官。②世祖：晋世祖司马炎。③正位：中正之位。④体：事物的主要部分；主体。⑤重：慎重，谨慎。⑥原：宽恕，原谅。⑦宽：度量宽宏，宽厚。⑧断：判断，决断，决定。⑨咏：歌颂。⑩惟新：更新。⑪聿修：谓继承发扬先人的德业。聿本助词，后多训为“述”。⑫羊祜（公元221年—公元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西晋开国元勋。晋代魏后司马炎有吞吴之心，乃命羊祜坐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在之后的十年里，羊祜屯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得军民之心。吴将陆抗去世后，他上表奏请伐吴，

却遭到众大臣的反对。但是晋武帝执意采纳了羊祜的建议伐吴成功,统一了中国。⑬来同:犹言来朝。⑭夷:讨平(讨伐平定)。⑮吴:吴国。⑯蜀:蜀国。⑰垒垣:营垒和城墙。⑱通:打通。⑲二方:指吴、蜀两方。⑳险塞:犹要塞。㉑掩:盖过,超过。㉒唐、虞:唐尧与虞舜的并称。㉓班:颁布。㉔正朔:谓帝王新颁的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故夏、殷、周、秦及汉初的正朔各不相同。自汉武帝后,直至现今的农历,都用夏制,即以建寅之月为岁首。㉕八荒:八方荒远的地方。㉖委:舍弃,丢弃。㉗亩:泛指农田,田地。㉘外关:对外的关口。㉙取资:取得资助。㉚道路:路上的人。指众人。㉛于时:其时,当时。㉜洽:达到。㉝明:证明,表明。㉞百代:指很长的岁月。㉟杨骏(?—公元291年):西晋大臣。字文长。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人。初为高陆县令,累迁至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因其女杨芷为晋武帝皇后,受武帝宠信,与弟杨珧、杨济权倾天下。在晋武帝驾崩后,杨骏一度和皇太后杨芷把持朝政,势倾天下。㊱废黜:废免罢黜。㊲朝士:朝廷之士。泛称中央官员。㊳夷灭者数十族:晋武帝死后,其子惠帝登基,朝政一度由皇太后杨芷及其父杨骏把持。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不满,发动政变成功,遂导致皇太后杨芷被废为平民,杨家三族被诛灭,牵连被诛灭共有数十族。从此,皇后贾南风干政十年,并导致皇室各宗室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兴起。㊴宗子:皇族子弟。㊵维城:连城以卫国。㊶闾伯、实沈:闾伯,古代人名。后用为商星的别称。实沈,古代神话谓高辛氏的季子名实沈,是参宿之神。典故出自《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闾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闾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㊷隙:怨恨,仇隙。㊸师尹:指周太师尹氏。《诗·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㊹具瞻:为众人所瞻望。喻指宰辅重臣。㊺颠堕:坠毁。㊻戮辱:指杀戮污辱。㊼名实:名称与实质、实际。㊽移:转交。㊾乱人:违背正道或制造混乱的人。㊿禁兵:犹禁军。⑤①方岳:指州郡。⑤②钧石之镇:指指重兵护守。钧和石,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⑤③结草:扎草。⑤④李辰:人名。⑤⑤石冰(?—公元304年):西晋时蛮族起义军将领。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张昌发

动荆州汉、蛮各族人民起义，派他分兵东攻扬州，击败刺史陈徽，占领扬州诸郡，不久攻破江州，临淮（今江苏盱眙）人封云起兵响应，进攻徐州。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陈敏所败，被迫北依封云，与封云同为叛徒张统所杀。^{⑤⑥}荆：荆州。^{⑤⑦}扬：扬州。亦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⑤⑧}刘渊：汉太祖光文皇帝（约公元251年—公元310年），字元海，新兴匈奴人（今山西忻州市北）。为五胡十六国时代中，汉国（后改为前赵，亦作汉赵）的开国君王。刘渊是西汉冒顿单于的后代，本姓桀提，因汉高祖刘邦嫁公主给冒顿单于和婚并约为兄弟而改姓刘。刘渊亦是东汉末年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部元帅刘豹子。刘渊在父亲死后接掌其部属，八王之乱时诸王互相攻伐，刘渊乘朝廷内乱而在并州自立，称汉王，建立汉国，五年后称帝。^{⑤⑨}王弥（？—公元311年）：东莱郡人。曹魏将领王頍之孙。西晋末年的叛民领袖，后归附汉赵为将，官至大将军。后被另一将领石勒所忌而被杀。^{⑥⑩}挠：扰乱。^{⑥⑪}青：青州。州府名。汉置青州，魏及晋初因之。南北朝仍置州。治所屡迁，辖领不一。隋废。^{⑥⑫}冀：冀州。^{⑥⑬}河洛：指黄河与洛水两水之间的地区。^{⑥⑭}戎羯：戎和羯，古族名，泛指西北少数民族。^{⑥⑮}称制：即位执政，称帝建制。^{⑥⑯}二帝：晋怀帝、晋愍帝。^{⑥⑰}山陵：帝王或皇后的坟墓。^{⑥⑱}树立失权：治国方略失策，谋略不当的意思。树立，建立；建树。权，权衡。^{⑥⑲}托付：委托别人照料或办理。^{⑦⑰}四维：礼、义、廉、耻为治国之四纲，称为“四维”。^{⑦⑱}苟且：不循礼法。

【译文】干宝《晋纪》上记载：史臣说：“晋世祖司马炎正式登基获得帝位后，言语谨慎，慎用刑法，用仁爱之心宽恕臣下，气度宽宏而又能决断，所以人民拥护新政，四海之内民众欢欣喜悦。他秉承祖宗的志向，力排众议采纳羊祜伐吴的建议，战争没过多久，长江和湘江流域就归附晋朝。此后破除了吴国和蜀国的营垒和城墙，打通了险要的关塞，国土面积超过了唐尧、虞舜所治理的旧国疆域，向边远的地方颁布了新的历法。田地里有许多剩余的粮食，对外的关口不用关闭，大家在路上遇到都和亲人一样。有缺衣少粮的人，从旁人那里都能够得到资助，所以那时有天下没有穷人的说法。虽然没有达到太平盛世，但也可以显示出官吏们奉公守法，人民安居乐业，这也是

数百年方能一遇的啊!晋武帝驾崩之后,陵墓上的土还没有干,顾命大臣杨骏就被诛杀,皇太后被废黜,朝堂上原有的臣子,有数十家都被灭族。皇室宗亲也不能互相扶助,反而彼此争斗;国家的重臣不能得到尊重和仰慕,反而被罢黜和杀戮凌辱的祸事却经常出现。百姓们看不到为政者的德政,所听到的都是朝政混乱的消息;国家分不清敌友,官员名实不符。国家的政权经常落入乱臣贼子之手,卫护皇城的禁卫军队则散乱四方。州郡没有有才能的人去镇守治理,关隘像草扎的一样很不牢固。李辰和石冰攻占了荆州和扬州,刘渊和王弥扰乱于青州、冀州一代。仅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原的河洛地区成为废墟,外族胡人建国称帝,怀、愍二帝因此失去了国君的尊严,祖先的陵墓也无处安置,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治国的方略违背了常道,政事托付于无才能的人,礼义廉耻的纲常道德没有得到宣扬,而不循礼法的政令又太多了。

【原文】夫作法^①于治^②,其弊犹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于时^③天下非暂^④弱也,军旅^⑤非无素也。彼刘渊^⑥者,离石^⑦之将兵都尉^⑧;王弥者,青州之散吏^⑨也。盖皆弓马^⑩之士,驱走^⑪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吴先主^⑫、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乌合之众^⑬,非吴蜀之敌也;脱耒^⑭为兵,裂衣为旗,非战国^⑮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邻国之势也。然而成败异效,扰天下如驱群羊,举^⑯二都^⑰如拾遗^⑱(遗下有芥字),将相侯王,连颈^⑲受戮,乞为奴仆,而犹不获^⑳,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㉑,岂不哀哉!夫天下,大器^㉒也;群生^㉓,重畜^㉔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若积水于防^㉕、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㉖治;势重者,不可以争竞^㉗扰。古先哲王^㉘知利^㉙百姓,是以感^㉚而应^㉛之,悦而归之,如晨风^㉜之郁^㉝北林、龙鱼^㉞之趣^㉟渊泽也。然后设礼文^㊱以理之,断刑罚以威之,谨好恶以示^㊲之,审^㊳祸福以喻^㊴之,求明察^㊵以官^㊶之,笃^㊷慈爱以固^㊸之。故皆乐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㊹其俗。

【注释】①作法:谓创制法律、典章等。②治: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与“乱”相对。③于时:当时,其时。④暂:同“暂”。少顷;短暂。⑤军旅:部队。⑥刘渊:见前注。⑦离石:即现在山西吕梁地区。⑧都尉:官名。战国时始置。秦

灭六国，遂以其地为郡，置郡守、丞、尉。尉典兵，是比将军略低的武官。⑨散吏：闲散的官吏。指有官阶而无职事的官员。⑩弓马：骑射。⑪驱走：犹役使。驱遣奔走。⑫吴先主：指三国吴主孙权。⑬乌合之众：形容一时聚集，无组织纪律的一群人。⑭耒：古代一种可以脚踏的木制翻土农具。⑮战国：谓统治一方、互相交战的国家。⑯举：攻克；占领。⑰二都：吕延济注：“二都，洛阳、长安也。”⑱拾遗：拾取他人的失物。比喻轻而易举。⑲连颈：犹言一个人挨一个人。⑳不获：不得，不能。㉑戎卒：兵士。㉒大器：《庄子·让王》：“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成玄英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贵易夺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因以大器比喻国家、帝位。㉓群生：指百姓。㉔重畜：大牲畜。这里用来代指财产，财富。㉕防：堤岸，堤坝。㉖小道：礼乐政教以外的学说。㉗争竞：谓为名利而争逐奔走。亦泛指互相争胜。㉘哲王：贤明的君主。㉙利：给予利益和好处。㉚感：感化。㉛应：响应。㉜晨风：鸟名。㉝郁：音玉，丛集茂密。《诗·秦风·晨风》：“𤟎彼晨风，郁彼北林。”毛传：“郁，积也。”孔颖达疏：“郁积而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㉞龙鱼：即龙鲤。一说指鲙鱼，人鱼。㉟趣：趋向；归向。㊱礼文：指礼乐仪制。㊲示：教导。㊳审：详究；细察。㊴喻：晓谕；告知；开导。㊵明察：原指观察入微，不受蒙蔽。㊶官：管理。㊷笃：诚笃。㊸固：稳固；安定。㊹安：谓对某种环境、事物感到安适或习惯。

【译文】法制政令用在太平盛世，都会产生弊端和变化，用在乱世，有谁还能挽救其弊呢？当时的国力并不是暂时薄弱，军队也非训练无素。那刘渊不过是离石县领兵的都尉，王弥不过是青州闲散的官吏，都是平常只会骑射、被人驱使指挥的人，才能也很平庸，并不是像东吴先祖孙权与诸葛亮那样有才能的人。这些刚刚兴起的叛乱之人，都是些乌合之众，远远比不上当年东吴和蜀汉的军队，他们随便放下农具就成为兵士，把衣服撕破就做为旗帜，不是正规训练的军队；以臣下而反逆主上，也没有敌国那样的势力。即便是这样，却迅速取得了成功，扰乱天下就像在赶一群羊，攻占东西二都就像拾取他人的失物一样容易。将相王侯，一起被杀戮，连祈求成为奴仆都不

被获准；后宫的嫔妃，被普通的士兵掳走凌辱，这难道不悲哀吗？天下，是最大的宝器；百姓，是最大的财富。面对这两者，多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互相攻击，为了利害得失而互相争夺，这形势就好比在堤坝上里蓄水，在平原上放火，不曾有一刻安宁。国家如此之大，不能以礼教之外的普通方法来治理；百姓如此众多，不可以争夺之心去妄加侵扰。古代的先哲圣王知道必须要利益百姓，所以用自己的德行来感召臣民，让他们心悦诚服地归顺，就像晨风鸟聚向茂密的北林，龙鲤趋向深渊水泽。人民归附后，再制定礼教仪制来规范他们，决断刑罚来威慑他们，慎重善恶来教导他们，告知民众辨明祸福的道理来引导他们，访求明察之士来管理他们，设法增进大家的慈爱之心来安定他们。所以，圣王在世，人们感到非常快乐；当他不在世时，人们都非常悲哀，人们愿意接受他的教化并乐于遵守他所倡导的淳朴风俗。

【原文】君子勤^①礼，小人尽力。廉耻笃^②于家闾^③，邪僻^④消于胸怀^⑤。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⑥，而不求生以害义^⑦。又况奋臂^⑧大呼聚之，以干纪^⑨作乱之事乎？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⑩则不乱，胶结^⑪则不迁^⑫。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长久也，夫岂无僻主？赖道德典刑^⑬，以维持之也。故延陵季子^⑭听乐，以知诸侯存亡之数^⑮、短长之期者，盖民情^⑯风教^⑰，国家安危之本也。晋之兴也，其创基立本^⑱，异于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纯德^⑲之士，乡乏^⑳不二^㉑之老，风俗淫僻^㉒，耻尚失所。学者以庄^㉓、老^㉔为宗，而黜^㉕六经^㉖；谈者以虚荡^㉗为辩，而贱名检^㉘；行身^㉙者以放荡^㉚为通^㉛，而狭^㉜节操^㉝；进仕^㉞者以苟得^㉟为贵，而鄙居正^㊱；当官者以望空^㊲为高，而笑勤恪^㊳。刘颂^㊴屡言治道^㊵，傅咸^㊶每纠^㊷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仗虚旷，依阿^㊸无心者，皆名重^㊹海内。由是毁誉^㊺乱^㊻于善恶之实，情愿^㊼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宦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㊽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统其要，机事^㊾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凌迈^㊿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

【注释】①勤：致力于。②笃：笃信，笃行。③家闾：谓家族及邻里。④邪

僻：乖谬不正。⑤胸怀：犹心中。⑥见危以授命：见危授命，谓在危难关头，勇于献身。《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⑦求生以害义：同“求生害仁”。谓因谋求活命而有伤仁德。语本《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⑧奋臂：振臂而起。常指举大事。⑨干纪：违犯法纪。⑩理节：谓政教有条理、节度。⑪胶结：如胶之凝结。常喻事物不易分解。⑫迁：离散。⑬典刑：常刑。⑭延陵季子：指春秋时吴公子季札。相传吴王寿梦有四子：诸樊（或称谒）、余祭、余昧（一作夷昧）、季札。季札贤，寿梦欲废长立少。季札让不可。寿梦卒，诸樊立，与余祭、余昧相约，传弟而不传子，弟兄迭为君，欲终致国于季札。季札离国赴延陵（一说封于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世称延陵季子。事见《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史记·吴太伯世家》。⑮数：天命；命运。⑯民情：民众的生活、生产、风尚习俗等情况。⑰风教：《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后以“风教”指风俗教化。⑱创基立本：创立基业，建立根本。⑲纯德：纯粹的德行。⑳乏：缺少。㉑不二：不变心，专一。㉒淫僻：邪恶不正。㉓庄：庄子。战国时哲学家。㉔老：老子。春秋时期思想家。姓李名耳，字聃，故亦称老聃。著《道德经》五千言，亦名《老子》，为道家的经典著作。㉕黜：摈弃。㉖六经：六部儒家经典。《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㉗虚荡：谓浮夸而不切实际。㉘名检：亦作“名俭”。名誉与礼法。㉙行身：立身处世。㉚放荡：放纵，不受约束。㉛通：通达。㉜狭：小看；轻视。㉝节操：气节操守。㉞进仕：进身为官。㉟苟得：不当得而得。㊱居正：谓遵循正道。㊲望空：犹言望白署空（谓为官者只署文牒不问政务）。《文选·干宝〈晋纪总论〉》：“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吕延济注：“望空谓不识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㊳勤恪：勤勉恭谨。㊴刘颂（？—公元300年）：字子雅，西晋时司法官。西晋初期历任尚书三公郎、议郎守廷尉、三公尚书等司法官，秉公执法，时人把他比作西汉张释之。他强调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判案，断罪应以法律条文为依据，没有法律条文，就应根据刑名和法例，法律条文和名例都用不上，就不能定罪。他极力反对司法官吏迎

合君主意志，迁就社会舆论，借口具体情况，“看人设教”“随时之宜”，以致撇开法律条文不用，量刑畸轻畸重。他说，如果认为法律条文不尽妥当，可以修改；如果认为法律条文完善，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许枉法。④⑩治道：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等。④⑪傅咸（公元239年—公元294年）：字长虞。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西晋文学家。傅玄之子，仰慕季文子和仲山甫。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任太子洗马，咸宁初年（公元275年）袭父爵，迁任尚书右丞，不久出任冀州刺史，为官峻整，主张“并官省事”，直言敢谏，被司徒魏舒弹劾，降任车骑司马。④⑫纠：或作纠。④⑬依阿：曲从附顺。④⑭名重：名声显赫。④⑮毁誉：诋毁和赞誉。④⑯乱：混淆。④⑰慝：音特，邪恶。④⑱秉钧当轴：犹言秉钧持轴，比喻执政掌权。④⑲机事：指国家枢机大事。④⑳凌迈：超越。㉑超越：越级提升。㉒资次：资历的次第，年资等次。㉓风尘：宦途，官场。㉔奔竞：奔走竞争，多指对名利的追求。㉕让贤：让位于贤者。

【译文】君子致力于礼制的建设和维护，普通人则尽心尽力做好本分，家族邻里笃信礼义廉耻，心中不再有邪恶怪僻的想法。所以民众见到国家有危难，能够献出生命去保护，决不会为了求生存而有损道义。如此又怎么会出现振臂一呼便群起作乱的事情呢？房子地基广阔就难以倾倒，树木根基深厚就难以拔起，政教有条不紊就不会混乱，人心像胶凝结在一起就不会涣散，这就是以往一些朝代拥有天下而能够长治久安的原因。那时也不是没有邪僻不正的君主，但仍能依赖道德和刑律来维持安定。延陵季札听到音乐就能够知道诸侯国兴亡的变数，存亡时间的长短，是因为民情风俗和教化，才是国家安危的根本啊。晋朝兴起，它的立国基础，和之前的朝代不同，又加上朝堂中很少有纯正道德的人，乡野里缺乏忠贞不二的里老，风俗邪僻淫佚，社会的荣辱价值观颠倒了。士人一味推崇老子、庄子的玄谈，而摒弃对儒家六经的学习；谈论世事以浮夸不切实际为明辨，而轻视名誉礼法；为人处世以放荡为通达，而不屑于气节操守。谋求做官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鄙视遵循正道；为官的人以应付公文为高明而嘲笑勤勤恳恳做事的人。刘颂多次进言治国大道，傅咸常常纠正正邪之失，他们却都被讥讽为俗吏；

而那些故弄玄虚、曲从附顺而无定见的人，反而受人推崇，名重一时。正因如此，社会舆论的诋毁和赞誉不符合善恶的实质，人们都以邪恶之心为了财富贪欲四处奔走。负责铨选的官员只任命亲信，当官的只为自己搜刮钱财。那些朝中显要，一人身兼十多个官职，其中大的职位必是尽力显示自己的尊贵，小的职位必是尽力抓住要害部门，国家机要大事十有八九都处理失当。名门望族、皇亲国戚的子弟，常常得到破格提拔，而不管资历的深浅。官场上都是竞相奔走追求名利的人，朝中成百上千的官员，从未见让位于贤的举动。

【原文】子真^①著《崇让》^②，而莫之省^③；子雅^④制‘九班’^⑤，而不得用；长虞^⑥直笔^⑦，而不能纠^⑧。其妇女庄饰^⑨织紵^⑩，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功^⑪丝枲^⑫之业、中馈^⑬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⑭而动，故不取（取作耻）淫逸^⑮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⑯，有反易^⑰刚柔^⑱，有杀戮妾媵^⑲，有渎乱^⑳上下，父兄弗之罪^㉑也，天下莫之非^㉒也，又况责^㉓之，闻四教^㉔于古，修贞顺^㉕佐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㉖，于是大坏。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蓄，而离其薪燎^㉗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㉘，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㉙之行，而觉礼教崩施^㉚之所由；察庾纯^㉛、贾充^㉜之争，而见师尹^㉝之多僻^㉞；考^㉟平吴^㊱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㊲；思郭钦^㊳之谋，而寤戎狄^㊴之有亹^㊵；览傅玄^㊶、刘毅^㊷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㊸傅咸之奏、钱神^㊹之论，而睹宠赂^㊺之彰^㊻。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㊼之才、守文^㊽之主治之，辛有^㊾必见之于祭祀，季札^㊿必得之于声乐，范燮^㊿必为之请死，贾谊^㊿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㊿，以荡（上荡作放）荡之德，而临之哉！故贾后^㊿肆虐^㊿于六宫^㊿，韩午^㊿助乱于内外，其所由来渐^㊿矣，岂特^㊿系^㊿一妇人之恶乎？”

【注释】①子真：刘实。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刘实官高位显，崇俭尚素，食蔬衣布，居无宅第，所得俸禄，赡养亲故。自少及老，笃学不倦，尤精《三传》，撰有《左氏牒例》二十卷，《春秋公羊达义》三卷、《春秋条例》二十卷、《集解春秋序》一卷、《文集》二卷。详见后文《传》。②崇让：辞赋名，《崇让论》。③省：觉悟；醒悟。④子雅：刘颂，字子雅。见前注。⑤九班：晋代考核官

吏的一种制度。⑥长虞：傅咸，字长虞。见前注。⑦直笔：指史官据事直书，无所避忌。⑧纠：纠正；矫正。⑨庄饰：妆饰；装饰。⑩织紵：指织作布帛之事。紵同“紵”。⑪女功：谓妇女从事的纺织、刺绣、缝纫等。⑫丝枲：生丝和麻。枲，音洗。⑬中馈：指家中供膳诸事。⑭任情：任意；恣意。⑮淫逸：淫荡，淫乱。⑯舅姑：称夫之父母。俗称公婆。⑰反易：颠倒。⑱刚柔：阴阳。⑲妾媵：古代诸侯贵族女子出嫁，以姪娣从嫁，称媵。后因以“妾媵”泛指侍妾。⑳渎乱：混乱。㉑罪：惩罚；治罪。㉒非：非议。㉓责：谴责，责备。㉔四教：旧时的四项教育科目。所指因教育对象而异。一.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人的四要目。二.指儒家所传授的四门学科：诗、书、礼、乐。三.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里文中主要谈及妇女的教育，所以此处“四教”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㉕贞顺：指妇女的专一婉顺。㉖礼法刑政：礼法，礼仪法度。刑政，刑法政令。㉗薪燎：柴木。㉘颠：颠倒。㉙阮籍（公元210年—公元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三国时期魏诗人，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㉚崩施：施同“弛”。涣散，败坏。㉛庾纯：约公元265年前后在世，字谋甫，颍川鄢陵人，庾峻之弟。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初补郡主簿，累官黄门侍郎，历中郎令、河南尹。时贾充专政自恣，纯怒叱曰：“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左右欲执纯，赖羊琇、王济佑之得免。充惭而怒，上表解职。纯惧，亦上表自劾，免官。后拜少府，卒。㉜贾充（公元217年—公元282年）：字公闾，平阳郡襄陵县（今山西襄汾县）人，曹魏豫州刺史贾逵之子，三国后期至西晋时人物，历仕曹魏及西晋。贾充深得司马昭和晋武帝司马炎信任，又与皇室结有姻亲关系，地位显赫，是一时的权臣。㉝师尹：各属官之长。㉞多僻：多邪僻。㉟考：考核官吏的成绩。㊱平吴：平定吴国。㊲不让：不逊让；不推辞。㊳郭钦：人名。㊴寤戎狄：寤，同“悟”。醒悟，觉悟。戎狄，亦作“戎翟”，古民族名。西方曰戎，北方曰狄。㊵𡿨：同“𡿨”。征兆。㊶傅玄（公元217年—公元278年）：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曾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被封鹑觚男。入晋历任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曾上疏议改屯田二八分制。曾参撰《魏书》，著有《傅子》。㊷刘毅（公元216年—公元285年）：

字仲雄，东莱掖县人。西汉城阳王刘章的后代，曹魏及西晋官员。刘毅公正刚直，喜欢评论人物，后来任官更多次弹劾大小官员，又提议废除九品中正制。刘毅直谏晋武帝卖官入私门，连东汉时期的桓灵二帝都比不上。④③核：核定。

④④钱神：谓金钱之力，如同神物。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鲁褒著《钱神论》一文，刺世风之贪鄙，见《晋书·隐逸传·鲁褒》。④⑤宠赂：私宠与贿赂。④⑥彰：盛。④⑦中庸：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主张待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④⑧守文：本谓遵循文王法度。后泛指遵循先王法度。④⑨辛有：姒姓，辛氏，名有，周朝太史。周平王向东迁都洛阳的时候，辛有到了伊川，见到有披着头发的人在野外祭祀，说：“不到一百年，这里就要变成戎人居住的地方！礼仪已经先消亡了。”公元前638年秋季，秦国和晋国把陆浑之戎迁到伊川。⑤⑩季札：见前注。⑤⑪范燮（？—公元前574年）：春秋时代晋国军事人物、政治人物。祁姓、字叔，谥号文。又称范文子。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爆发。范燮对此次战争极力反对，认为留下一个敌国可以使自己的国家不懈怠。结果晋军最终胜利，范燮看到晋厉公对战胜楚共王十分自满，不愿看见晋国局势进一步恶化，范燮说：“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很快就死去了。⑤⑫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时期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由于当过长沙王太傅，故世称贾太傅、贾生、贾长沙。汉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其政论文《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⑤⑬惠帝：晋惠帝司马衷，西晋的第二位皇帝，在他的统治期间发生了八王之乱，西晋灭亡。⑤⑭贾后：贾南风（公元256年—公元300年），平阳郡襄陵县（今山西襄汾县）人。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的三女（亦是其平妻郭槐的长女），西晋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在皇后位十年，其间因惠帝懦弱无能而得以专权，直至在政变中被废杀。其专权与失势是引发八王之乱并最终导致战乱升级的导火索之一，对西晋和之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⑤⑮肆虐：恣意残杀或迫害。⑤⑯六宫：古代皇后的寝宫，正寝一，燕寝五，合为六宫。⑤⑰韩午：人名。⑤⑱渐：缓进；逐步。⑤⑲岂特：哪里，只是。⑥⑰系：涉及；关系。

【译文】刘子真虽然著了《崇让论》，却不能让人们醒悟；刘子雅虽然制定了考核官吏的制度，也不能得到施行；傅长虞据事直书，也无法纠正这种情况。官宦人家妇女的装饰、穿戴之物，都出自于女仆之手，从来不知道纺织、刺绣和养蚕缫丝的职业以及供膳和做饭烧菜这些（持家本分的）事情。尚未成年就结婚，凡事任性而为，所以不以荒淫逸荡为过错，也不约束嫉妒忌恨的恶念。有的忤逆夫家公婆长辈；有的颠倒阴阳不能柔顺守礼；有的随意杀戮侍妾；有的搞乱尊卑上下的次序。即便如此，父亲和兄长都不罪责她们，世人也不认为这样不合乎女德，又谈何责令她们学习古时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并在她们之间推广贞节温顺的女德教育，使她们能够辅佐夫君呢？礼仪与法度，刑罚与政令，就这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恶果犹如储水而决其堤坝，储藏的火种将要引燃木柴一样危险啊！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根基必然先会颠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看阮籍的行为举止，就能知道礼教崩塌的原因；观察庾纯、贾充的争斗，就明白各级长官行为的邪僻了；看看平定东吴之后论功行赏时的情况，就知道将帅之间互不谦让；回想郭钦的远虑，就知道戎狄外族蓄谋已久；观览傅玄、刘毅的言论，就能知道官场充斥着不正之风；审阅傅咸的奏章、《钱神论》的论述，就能看到偏宠贿赂有多么盛行。社会风气和国家情势败坏到如此地步，即使让具备中庸之德，能够坚守先王法度的君主来治理，贤臣辛有也一定能从祭祀的礼仪上看出国之将亡的征兆，王子季札也一定能从音乐中听出亡国之音，忠臣范蠡一定会因为痛心于国难将至而请求赐死，明哲贾谊必定会哀伤亡国而痛哭流涕，又何况是我朝的晋惠帝以骄纵放荡的品行来治理天下呢？所以贾皇后在后宫中肆虐，韩午在朝廷内外助其作乱，这样的局面是慢慢形成的，哪里只是跟贾皇后这一个女人的邪恶有关呢？

【原文】成皇帝^①讳衍，字世根，明帝^②太子也。咸和^③七年，诏除诸养禽之属^④无益者。集书令史^⑤夏侯盛^⑥表^⑦曰：“伏闻明诏^⑧悉除养熊虎之费，举朝增庆，咸称圣主。伏惟^⑨陛下，未观古今成败之戒，而卓尔^⑩玄览^⑪，明发自然^⑫，遣除无益，务^⑬在嗇民^⑭，诚可谓性^⑮与天道^⑯，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学^⑰，四十不惑^⑱。陛下年在志学之后^⑲，

而思洞^⑳不惑之前^㉑。三代^㉒之兴,无不抑损^㉓情欲^㉔;三季^㉕之衰,无不肆^㉖其侈靡^㉗。陛下不学其兴,而与兴者同功;不览^㉘其衰,已去^㉙衰者之弊。道侔^㉚上哲^㉛,德迈^㉜中古^㉝,吐丝发^㉞之言,著如纶之美^㉟。臣闻“将顺其美,匡救其恶”^㊱,故人主之言,则右史^㊲书之。陛下此诏,既当等^㊳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

【注释】①成皇帝:晋成帝,名司马衍(公元321年—公元342年),字世根。晋明帝的长子。成帝在位十七年,病死,终年二十一岁,葬于兴平陵(今江苏省江宁县鸡笼山),是东晋第三个皇帝。②明帝:即晋明帝司马绍(公元298年—公元325年),字道畿,东晋的第二代皇帝,晋元帝之子,庙号肃宗。生来像鲜卑人,为人豪爽,在位期间曾经中兴,可惜在位仅四年早死。在位期间曾平定王敦叛乱。③咸和:是晋成帝司马衍的第一个年号(公元326年—公元334年),共计九年。④属:类。⑤书令史:古代佐理案牍的官吏。晋、南朝宋有内台书令史,九品。隋诸省府寺各有令史、书令史、书吏之属。⑥夏侯盛:人名。⑦表:奏章的一种,多用于陈请谢贺。⑧明诏:英明的诏示。⑨伏惟:下对上的敬词。多用于奏疏或信函。意为念及,想到。⑩卓尔:形容超群出众。⑪玄览:远见;深察。⑫明发自然:性德的光明自然显现。明,指“明德”之明。⑬务:致力。⑭嗇民:亦作“嗇人”。农夫。嗇,通“穡”。⑮性:秉性。⑯性与天道:秉性合于天道。与,同。天道,天地自然的大道。⑰志学:专心求学。语本《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⑱不惑:谓遇事能明辨不疑。《论语·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⑲志学之后:十五岁之前。后,此处用反义。⑳思洞:犹洞察。㉑不惑之前:指四十岁以前。㉒三代:指夏、商、周。㉓抑损:减少;限制。㉔情欲:欲望,欲念。亦指七情五欲。即“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以及“财、色、名、食、睡”五欲。㉕三季:指夏、商、周三代的末期,即夏桀王、商纣王以及周幽王。《国语·晋语一》:“虽当三季之王,不亦可乎?”韦昭注:“季,末也。三季王,桀、纣、幽王也。”㉖肆:不受拘束;纵恣。㉗侈靡:奢侈浪费。㉘览:观看;考察。㉙去:除去。㉚侔:齐等;相当。㉛上哲:具有超

凡的道德、才智的人。③②迈：超越；超出。③③中古：次于上古的时代。由于古人所处时代不同，所指时期不一。一说指商周之际；二说指夏虞之际；三说指战国；四说指汉代。今一般以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之间为中古，亦有把两汉包括在内者。③④丝发：犹丝毫。形容细微。③⑤如纶之美：典出《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郑玄注：“言言出弥大也。”纶，青丝绞合而成的带。古代低级官吏用以系印。③⑥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典出《孝经·事君》：“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意思是君主有美善，臣子就顺而行之，君主有过恶，臣子就正而止之，这就是上下级能够融洽相处的原因。③⑦右史：古代史官名。③⑧等：等同；同样。

【译文】晋成帝司马衍，字世根，是明帝司马绍的太子。咸和七年（公元332年），下诏废除蓄养鸟兽这类无益的事情。集书令史夏侯盛上表说：“臣恭闻陛下明诏，要求全部去除蓄养熊虎的费用开支，满朝官员为之庆贺，都称道陛下是一位英明的君主。臣念及陛下您尚未看到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却有超乎凡人的高瞻远瞩，能够阐发自然之道，废除无益之事，务求体恤农民疾苦，这真可以说陛下本性与天道相合，有与生俱来的智慧。孔子十五岁专心求学，到了四十岁遇到事情方能明辨不疑。陛下的年龄还不到孔子立志学问时的十五岁，而洞察事理的能力却达到不惑（四十岁）之年的程度。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无不是因为对人的七情五欲加以节制；三代末期的衰败，无不因肆意奢侈浪费。陛下虽未学习三代的兴国之道，却能做到与三代兴国一样的事情；您虽没有考察三代末期的衰亡，却已经摒除了末代时期的弊病。您这样的治国之道比得上古代圣哲，这种圣德也超过了中古时期的帝王。您（的诏书）虽然谈论的是件小事，但是它却产生了广大深远的正面影响。臣听说：‘做臣子的应该随顺君主的美德之举，纠正补救君主不善之处。’所以君主的言语，由右史记载下来。陛下这一诏书，既足以彪炳史册，又应该广布天下。

【原文】自丧乱^①已来，四十余载，涂炭^②之余，思治^③久矣。陛下智成当年^④，而运值^⑤百六^⑥，德音^⑦之诏，发自圣德。愿复触类而长^⑧之，广求其比^⑨，无使朝有游食^⑩费禄之臣，野有逋窜^⑪不徭^⑫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时之赋，则何患仓廩^⑬之不实，下土^⑭之不均^⑮？凡修此术，易于反掌耳。臣诚总猥^⑯，官自朝末^⑰，不足对扬^⑱盛化^⑲，裨^⑳广^㉑大猷^㉒，然自睹^㉓圣美，心悦至教^㉔，自忘丛细^㉕，谨拜表^㉖以贺。

【注释】①丧乱：形容时势或政局动乱。此处指晋惠帝执政时期，由于太子被冤杀而政局不稳，出现了皇室成员互相争斗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彻底消耗了晋室的国力，最终导致不敌少数民族外患而南渡长江，成立了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②涂炭：比喻极困苦的境遇。③思治：向往治世。④当年：即壮年。指身强力壮的时期。⑤运值：运，命运；运气。值，遇到；碰上。⑥百六：古代以为厄运。⑦德音：用以指帝王的诏书，用于施惠宽恤之事，犹言恩诏，至唐宋，“德音”成为诏书的一个独立文体。⑧触类而长：语本《易·系辞上》：“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孔颖达疏：“谓触逢事类而增长之。”意谓掌握一类事物知识或规律，就能据此而增长同类事物知识。⑨比：类；辈。⑩游食：游手好闲，不劳而食。⑪逋窜：逃亡，逃窜。⑫徭：劳役，力役。⑬仓廩：贮藏米谷的仓库。⑭下土：四方、天下。⑮不均：不均匀。⑯猥：鄙陋。⑰朝末：朝班的末位。为朝官的谦词。⑱对扬：古代常语，屡见于金文。凡臣受君赐时多用之，兼有答谢、颂扬之意。⑲盛化：昌明的教化。⑳裨：增添，补助。㉑广：推衍。㉒大猷：谓治国大道。㉓睹：看见。㉔至教：谓极其高明的道理和见解。㉕丛细：繁多琐碎。㉖拜表：上奏章。

【译文】自从王朝发生宗室相争、政局混乱以来，到现在四十余年了，人民在遭受困顿苦难之余，早就希望国家恢复和平安定。陛下的智慧如同壮年人士，然而国运正值最衰微的时刻，这一至善施恩的诏书，来自于陛下圣明的德行。臣更希望陛下能触类旁通，将圣德广泛运

用于执政的方方面面,不让朝廷有不勤于政事而空耗俸禄的臣子;不使民间有逃亡藏匿不服徭役的平民。使做官者,每年必定时向国家缴纳赋税,这样一来,何愁国家仓禀储备不足、天下百姓分配不均呢?为人君只要为政以德,要想治理好国家真是易如反掌啊!臣之所见的确琐碎、鄙陋,且官职低微,不足以颂扬陛下昌明的教化,以增益推广治国的大道,然而由于亲自目睹圣上美善之举,内心为此至圣的教化而欣喜,因而忘记了自己言语琐碎,谨向陛下呈上奏章表示祝贺。”

【原文】简文皇帝^①讳昱,字道万,元帝^②少子也。咸安^③二年,诏曰:“夫敦本^④息末^⑤,抑绝^⑥华竞^⑦,开忠信公坦之门,塞^⑧浮伪^⑨阿私^⑩之路,询名检实^⑪,致之以道,使清浊^⑫异流^⑬,能否^⑭殊^⑮贯,官无秕政^⑯,士无谤讟^⑰,不有惩劝^⑱,则德礼^⑲焉施。且强寇未殄^⑳,劳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单^㉑,则中夜^㉒忘寝。若不弘政以求^㉓民瘼^㉔,简除^㉕游^㉖烦^㉗以存俭约,将何以纾^㉘之耶?今自非军国^㉙戎^㉚祀之要,其华饰^㉛烦费^㉜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其鰥^㉝、寡^㉞、穷、独、癯、残^㉟六疾^㊱,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艰,先王之所愍^㊲,宜加隐恤^㊳,各赈赐^㊴之。若或孝子贞妇^㊵,殊行^㊶异操^㊷之人,皆以状^㊸条列^㊹,当有以甄明^㊺其节。

【注释】①简文皇帝:司马昱(公元320年—公元372年),字道万。元帝少子,桓温立他为帝,谥简文帝。在位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三岁。葬于高平陵(今江苏省江宁县蒋山西南方)。②元帝:晋元帝司马睿(公元267年—公元323年),东晋的第一代皇帝。字景文,为司马懿的曾孙。晋怀帝即位后,司马睿被封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公元311年晋怀帝被俘遇害后,晋愍帝即位,晋愍帝封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中外军事。晋愍帝被俘后,司马睿于公元317年称晋王,公元318年即帝位,为晋元帝。③咸安:是东晋皇帝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年号(公元371年11月—公元372年),共计两年。咸安二年七月晋孝武

帝即位沿用。次年改元宁康元年。④敦本：注重根本，即重视农业。本，古时多指农业。⑤末：古代指工商业。与为“本”的农业相对。⑥抑绝：遏止，断绝。⑦华竞：争尚浮华的风气。⑧塞：堵塞；填塞。⑨浮伪：虚伪。⑩阿私：偏私，不公道。⑪询名检实：同“循名责实”。按其名而求其实，要求名实相符。询同“循”。⑫清浊：清水与浊水。喻人事的优劣、善恶、高下等。⑬异流：水分开流动。比喻不相来往。⑭能否：有才能与否。⑮殊：区分，区别。⑯牝政：牝同“秕”。不良的政治措施。⑰谤讟：怨恨毁谤。讟，音毒。⑱惩劝：即惩恶劝善，指惩罚邪恶，劝勉向善。⑲德礼：道德与礼教。⑳殄：灭绝；绝尽。㉑单：通“殫”。尽，竭尽。㉒中夜：半夜。㉓求：询问。㉔民瘼：指民众的疾苦。㉕简除：谓减免废除。㉖游：游乐，游荡。㉗烦：指烦多的事务。㉘纾：解除，排除。㉙军国：统军治国。㉚戎：战争，征伐。㉛华饰：华丽的装饰。㉜烦费：大量耗费。㉝鰥：指成年无妻或丧妻的男子。㉞寡：专指妇人丧夫。㉟痿残：衰老病弱，肢体残废。痿，音隆。㊱六疾：六种疾病即寒疾、热疾、末（四肢）疾、腹疾、惑疾、心疾。后用以泛指各种疾病。㊲愍：怜悯，哀怜。㊳隐恤：哀怜抚恤。㊴赈赐：赈救赐与。㊵贞妇：旧指从一而终的妇女。㊶殊行：卓异的操行。㊷异操：独特的节操。㊸状：文体名。向上级陈述意见或事实的文书。㊹条列：分条列举。㊺甄明：辨明，明察。甄，音真。

【译文】简文帝司马昱，字道万，是元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咸安二年（公元372年），颁发诏书说：“要注重农业根本，限制工商末技，就能遏制浮华奢侈，大开忠诚、信义、公正、坦直之门，堵塞浮夸、诈伪、阿谀、循私之路，检查名实是否相副，使之符合道义，善恶区分，贤愚有别，官无弊政，士人没有怨恨诽谤。如果不惩恶劝善，道德与礼教怎能得以实施？况且，当今强敌未灭，百姓劳役不断。朕每每念及老百姓穷困力竭，就会夜半难眠。如不弘扬德政，了解民间疾苦，免除放荡游乐与繁多的事务来保持节俭，怎么可以舒缓当前困难的局面呢？从现在起，除军需和祭祀的开支以外，其他用于奢华装饰的费用，能免则免，

该省就省。至于鰥夫、寡妇、穷困、孤独、老病、残疾以及重病的人，他们不能独立生活，都是民众当中生活最艰苦的，先朝帝王常顾念怜悯，应对他们加以哀怜抚恤，给以赈济。如果还有孝子、贞妇以及具备卓越和独特操行的人，都应该分条目列出呈上来，以此审查明辨他们的节操并予以表彰。

【原文】夫肥遁^①穷谷^②之贤、汨泥扬波^③之士，虽抗志^④于玄霄^⑤之表，潜默^⑥于幽岫^⑦之里，贪^⑧屈^⑨高尚之道，以隆协赞^⑩之美，使惠风^⑪流于天下，膏泽^⑫被^⑬于万物，孰与^⑭独足山水，栖迟^⑮丘壑^⑯，殉^⑰匹夫之洁^⑱，而忘兼济^⑲之大？古人不借贤于曩代^⑳，朕所以虚想^㉑于今日。内外百官，剖符^㉒亲民，各勤^㉓所司^㉔，使善无不达，恶无不闻。退食自公^㉕，平情^㉖以道，令诗人无素飧^㉗之刺，而吾获虚心^㉘之求，岂不善哉！其各宣摄^㉙，知朕意焉。”

【注释】①肥遁：同“肥遯”。退隐的意思。②穷谷：深谷，幽谷。③汨泥扬波：同“滑泥扬波”。谓和光同尘，不标新立异，是一种道家退隐的观念。后亦指同流合污，随俗浮沉。汨，音密。④抗志：高尚其志。⑤玄霄：高空，云霄。⑥潜默：缄默，无动静。⑦幽岫：深山中的岩洞。常为隐者所居之处。⑧贪：欲，希望。⑨屈：使屈服，屈服，折节。⑩协赞：协助，辅佐。⑪惠风：用以比喻仁爱、仁政。⑫膏泽：比喻恩惠。⑬被：遍布，满。⑭孰与：比对方怎么样，表示疑问语气。用于比照。⑮栖迟：游息，游玩与嬉戏。⑯丘壑：泛指山水幽美的地方。亦指代隐逸。⑰殉：追求。⑱洁：谓清白不污。⑲兼济：谓使天下民众、万物咸受惠益。⑳曩代：前代。㉑虚想：犹悬念。㉒剖符：犹剖竹。古代帝王分封诸侯、功臣时，以竹符为信证，剖分为二，君臣各执其一，后因以“剖符”“剖竹”为分封、授官之称。㉓勤：勤勉。㉔司：主管；职掌。㉕退食自公：表示减膳以示节俭。谓操守廉洁。后因以指官吏节俭奉公。㉖平情：公允而不偏于感情。㉗素飧：“飧”同“餐”。无功受禄，不劳而食。㉘虚心：一心向往。㉙摄：佐理，辅助。

【译文】至于那些隐居深谷的贤者，和光同尘的志士，虽然力守其高尚志节于云天之外，潜藏沉默于深山之中，（朕）希望（他们能够）委屈（他们所持的）高尚之道，前来辅佐协助朝政，使德政之美兴盛，使朕之仁政流布天下，朝廷恩泽普施万物。这样比起自己独步山水之间，游息隐居于山陵溪谷之中，为了追求一个人的清白节操，而忘了惠利服务天下苍生的大义，岂不是更好。古人不会借前代的贤人（来治国），朕因而挂念当今天下的贤臣。朝廷内外各级官员，既得以授官就应亲民爱民，各自勤勉做好本职工作，使善德畅达，恶行昭彰。臣子能够做到操守廉洁，依从道义而秉公办事，从而使诗人笔下不再有官员白吃俸禄的讽刺之词，也使我得以开辟一直向往的治世，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请各位宣讲朕的诏谕并加以辅助，使天下人了解朕的心意啊！”

后妃传

【原文】武元杨皇后^①，弘农^②华阴^③人也。初，贾充^④妻郭氏，使言于后^⑤，求以女为太子妃，兼有遗赂^⑥。及议太子婚，世祖^⑦欲娶卫瓘^⑧女，后苦^⑨誉^⑩贾后^⑪有淑德^⑫，又密使太子太傅^⑬荀顗^⑭进言^⑮，上乃听之。遂成婚。

【注释】①武元杨皇后：杨艳（公元238年—公元274年），字琼之，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人，历史上将她称作武元皇后。出身贵族，曹魏大臣杨文宗的女儿，晋武帝司马炎的皇后，姿容美丽，性陕隘。她坚持立自己白痴儿子为太子，并维护外戚，对西晋政局产生了消极影响。②弘农：弘农郡，是中国汉朝至唐朝的一个郡置，其范围历代有一定变化。西晋时，郡南部析置上洛郡，其区域进一步缩小到黄河流域今三门峡市范围。③华阴：华阴县。西晋时华阴属司州弘农郡。东晋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华阴及敷西县改属梁州华山郡。④贾充（公元217年—公元282年）：字公闾，平阳襄陵人（今山西襄汾东北）人，曹魏及西晋时期大臣，豫州刺史贾逵之子。深受司马氏统治者的信任，在西晋代魏建国时多有出力。太康三年卒，追赠太宰，谥曰武。⑤后：皇后杨艳。⑥遗赂：谓赠送财物。⑦世祖：晋武帝司马炎。⑧卫瓘（公元220年—公元291年）：字伯玉，河东安邑人（今山西夏县北）。三国时期魏国、西晋的大臣，魏国侍中卫觐之子。年轻时在魏国仕官，担任廷尉、镇西将军，参加讨伐蜀汉的战事。西晋时历任青州、幽州刺史、征东大将军及司空。晋惠帝即立后，与贾后对立。不久，卫瓘与其子孙共九人在“八王之乱”中被贾后以计相诛杀，终年

七十二。⑨苦：极力；竭力。⑩誉：称扬，赞美。⑪贾后：贾充之女贾南风。⑫淑德：美德。⑬太子太傅：官名。东宫三师之一，从一品官，辅导皇太子的官员。一般以位高望重的大臣兼任，亦有专任者。⑭荀顗：字景倩，颍川颍阴人，汉尚书令荀彧第六子。仕魏为中郎，拜散骑侍郎，迁侍中。晋受禅，进爵为公，拜司徒，寻加侍中，迁太尉，行太子太傅，泰始十年卒，谥曰康。荀顗博学多闻，理思周密。他曾与钟会就《周易》问题进行辩难，又和扶风王骏辩论仁、孝的先后。他通“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识朝廷大仪，曾和羊祜、任恺共同修订晋朝礼法。⑮进言：向人推荐。

【译文】武帝司马炎的皇后杨艳，弘农华阴人。当年贾充的妻子郭氏，派人向皇后进言，请求让自己的女儿做太子的妃子，并以财物贿赂。及至商议太子婚事时，武帝司马炎打算娶卫瓘的女儿做太子妃。皇后竭力夸赞贾充之女有贤淑的品德，还暗地里让太子太傅荀顗向武帝推荐（贾充之女），于是武帝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让太子和贾充女儿成婚。

【原文】惠贾庶人^①，名南风，平阳^②人也。拜^③太子妃，性妒虐^④，尝手^⑤杀数人，或以戟^⑥掷孕妾^⑦，子乃坠地。惠帝即位，为皇后，虐诛三杨^⑧，逆弑^⑨太后^⑩，矫害二公^⑪。荒淫放恣^⑫，与太医程据^⑬等乱，彰于内外。诈有身为产，养妹夫韩寿^⑭儿，遂谋废太子，以所养代立。专为奸诬，害太子，众恶彰著^⑮。永康元年，为赵王伦^⑯所废，赐死。

【注释】①惠贾庶人：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后来被废为庶人。②平阳：平阳郡，三国时代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分河东设立的郡级行政区划，郡治在秦置的平阳县（故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③拜：授官，封爵。④虐：残暴，凶残。⑤手：亲手。⑥戟：古代一种合戈、矛为一体的长柄兵器，杀伤力比戈、矛强。⑦孕妾：怀孕的妾。⑧三杨：指的是在西晋开国时作为皇家外戚的杨

骏与弟杨珧、杨济三人。他们辅佐西晋开国君主武帝司马炎，分掌军国大权，势倾天下，时人有“西晋三杨”之称。“三杨”的得势，得力于其兄杨炳和武元皇后杨艳及武悼皇后杨芷两叔伯姐妹。⑨弑：“杀”的被通假字，古代卑幼杀死尊长叫弑，尤其指臣杀君、子杀父母。⑩太后：这里指皇后杨艳的堂妹杨芷。杨二姐妹皆为晋武帝皇后。⑪二公：司马亮和卫瓘。汝南王司马亮，西晋宗室，宣帝司马懿第四子，文帝司马昭弟，武帝司马炎叔，惠帝司马衷叔祖。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武帝死，晋惠帝司马衷继位。此时同姓诸王的势力已发展到出则总督一方军政、入则控制中央朝权的程度。元康元年，武帝后族杨氏与惠帝后族贾氏为争权冲突激烈，皇后贾南风联合司马玮、司马亮发禁军围杀太尉杨骏，废杨太后，以司马亮辅政。旋即，贾后矫诏先使司马玮率京城洛阳各军攻杀司马亮，又借擅杀大臣之罪处死司马玮，进而独揽大权。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禁军将领司马伦举兵杀贾后，废惠帝自立。至此，宫廷政变转为皇族争夺朝权，演成“八王之乱”。⑫放恣：放纵。⑬程据：魏晋医家。晋武帝所宠信的太医，即前文送晋武帝名贵的“稚头裘”以邀宠者。司马炎即位时（公元266年）曾任内廷医官，以医术高明出入内宫。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受贾后密令，合巴豆丸害愍怀太子，被诛。⑭韩寿：字德真，南阳堵阳人，贾南风的妹妹贾午之夫。⑮彰著：暴露，败露。⑯赵王伦：司马伦（？—301年4月13日），字子彝，是西晋八王之乱中其中一王。晋宣帝司马懿第九子，母柏夫人。魏嘉平间封安乐亭侯，后改封东安子，拜谏议大夫。

【译文】晋惠帝的皇后（后被废为庶人）贾南风，是平阳人。被封为太子妃，生性嫉妒残暴，曾亲手杀害数人。或用长戟掷向已经怀孕的侍妾，令胎儿坠亡。惠帝即位后，她被立为皇后，又残害诛杀“三杨”（即武帝朝的权臣杨骏、杨珧、杨济）；进而行叛逆之事，杀害了皇太后（杨芷）；更借惠帝之名杀害“二公”（汝南王司马亮和大臣卫瓘）。她荒淫放纵，和太医程据等人淫乱，丑闻传扬于宫内宫外。她假装怀孕临产，实则抱养了妹夫韩寿的儿子，阴谋废掉太子司马遹，将她所抱养

群书治要译注

的这个儿子替代司马遹立为太子。贾氏一生专施奸谋，肆意诬陷，甚至杀害了太子司马遹。她的众多奸恶之事昭著于世。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被赵王司马伦废为庶人，终被赐死。

传

【原文】琅耶^①王伷^②，字子将，宣帝^③第五子。受诏征吴，孙皓^④请降，进拜^⑤大将军^⑥。伷既戚属^⑦尊重，加有平吴之功，而克己^⑧恭俭^⑨，无矜满^⑩之色，统御^⑪文武，各得其用。百姓悦仰，咸怀^⑫惠化^⑬。

【注释】①琅耶：地名。②伷：司马伷（公元227年—公元283年），字子将，三国时期魏国至西晋的将领，司马懿之第五子，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干之异母弟，司马亮之同母兄弟，晋元帝司马睿之祖父，妻子是诸葛诞之女，封琅邪王，任镇东大将军，谥武王。③宣帝：司马懿（公元179年—公元251年），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今河南省温县招贤镇）人，出身士族家庭，三国时期魏国大臣，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懿多次率军对抗诸葛亮等人，以其功著，封舞阳侯；其子司马昭称王后，追尊为晋王；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为高祖宣皇帝，故也称晋高祖、晋宣帝。④孙皓（公元242年—公元284年）：字元宗，三国时代东吴的第四代君主（公元264年—公元280年在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⑤进拜：按一定的礼节给人加官升爵。⑥大将军：古代武官名。始于战国，汉代沿置，为将军最高称号，多由贵戚担任，统兵征战并掌握政权，职位极高。三国至南北朝，战事频繁，当朝大臣多兼大将军官号。⑦戚属：亲属；亲戚。⑧克己：谓克制私欲，严以律己。⑨恭俭：恭谨谦逊。⑩矜满：骄傲自满。⑪统御：统率；统领。⑫怀：怀念；思念。⑬惠化：谓地方官为人所称道的政绩和教化。

【译文】琅耶王司马伷，字子将，是宣帝司马懿的第五子。（晋武帝

时期)他受诏征伐东吴,吴主孙皓请降后,佺晋封为大将军。他虽处于晋王朝宗室的尊贵地位,又有平定东吴的功劳,却能够克制私欲,严以律己,恭谨谦逊,毫无骄傲自满的态度。他统领文武官员时,能够让他们各尽其用。老百姓喜欢并敬仰他,都感念他的惠政以及高尚人格的教化。

【原文】扶风^①王骏^②,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岁,能书画^③,诵咏诗赋,秉德^④清贞^⑤,宗室^⑥之中,最为俊茂^⑦(茂作望)。封汝阴^⑧王(旧无封汝阴王四字。补之)。迁^⑨镇西大将军,都督^⑩雍^⑪梁^⑫(梁作凉)诸军事,大兴佃农^⑬。入朝,徙^⑭封扶风王。(旧无徙封扶风王五字。补之)薨^⑮,西土^⑯氓黎^⑰,思慕悲哭,涕泣岐路^⑱,更树碑^⑲讚述德范。长老^⑳见碑者,无不拜之。其遗爱^㉑如此。

【注释】①扶风:地名,在今日陕西境内。②骏:司马骏(约公元232年—286年),字子臧。晋朝宗室,司马懿的儿子,母亲伏夫人。司马骏先后担任了散骑常侍、步兵校尉、屯骑校尉、平南将军、安东将军、安东大将军。晋朝建立先后封汝阴王、扶风王,担任镇西大将军,守卫关中,施政仁义,能安抚百姓,维护民族团结,深受百姓爱戴。以后因战功加封征西大将军,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反对晋武帝遣送齐王归藩,不从,忧郁而终。③书画:书法和绘画。④秉德:保持美德。⑤清贞:清白坚贞。⑥宗室:宗族;同宗族之人。⑦俊茂:才智杰出。⑧汝阴:地名,在今日安徽阜阳地区。⑨迁:晋升或调动。⑩都督:总领,统领。⑪雍:西晋的雍州指今天陕西西安及其以北地区。⑫梁:此处指凉州,是中国古代的地名之一,为汉代十三刺史部之一。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分雍州河西地区的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西平、西郡八郡复置凉州,一直到西晋,姑臧均为凉州治所,辖域仅及今甘肃省黄河以西地区。⑬佃农:今指自己不占有土地,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⑭徙:升调;调动。⑮薨:古代称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死去。⑯西土:指周

部族所居的故地。大致在今陕西省。①⑦氓黎：人民。氓，民；百姓。黎，黎民；民众。①⑧岐路：指离别分手处。①⑨树碑：立碑。②⑩长老：老年人。②⑪遗爱：指留于后世而被人追怀的德行、恩惠、贡献等。

【译文】扶风王司马骏，字子臧，是宣帝司马懿的第七个儿子。他五六岁时，就会书法绘画、背诵吟咏诗赋。他有洁坚贞的品德。在皇族宗室中，他的才智和声望最高。武帝即位后封他为汝阴王，又晋升为镇西大将军，统管雍州和凉州的军事。在位期间，他大力倡导鼓励农民租种土地。回朝后，被封为扶风王。他死后，西部黎民百姓，追思他的德政，都悲痛不已，在送葬的路上悲泣哀啼，还立碑赞颂他的道德风范。地方长老凡是见到碑的人，无不磕头跪拜，他留下的恩德竟达到这样的程度。

【原文】齐王攸^①，字大猷，文帝^②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名誉。为侍中^③数年，授太子太傅，献^④箴^⑤于皇太子。每朝政大议^⑥，悉心^⑦陈^⑧之。且孝敬忠肃^⑨，至性^⑩过人。太康三年^⑪，为大司马^⑫，都督青州^⑬诸军事，薨。

【注释】①齐王攸：齐献王司马攸（公元248年—公元283年），字大猷，河内温县人，司马昭之次子。生于魏正始九年，卒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年三十六岁。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典籍，能属文，尤善尺牍，为世所楷。②文帝：司马昭。见前注。③侍中：古代职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④献：奉献。贡献力量，表陈心意、意见等。⑤箴：规谏，告诫。⑥大议：朝廷集议国家大事。⑦悉心：尽心，全心。⑧陈：陈述。⑨忠肃：忠诚恭敬。⑩至性：多指天赋的卓绝的品性。⑪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太康（公元280年—公元289年），是西晋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共计十年。咸宁六年四月，

消灭孙吴政权，统一中国，改元太康元年。⑫大司马：官名。汉武帝罢太尉置大司马。西汉一朝，常以授掌权的外戚，多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联称，也有不兼将军号的。东汉初为三公之一，旋改太尉，末年又别置大司马。魏晋为上公之一，位在三公之上。⑬青州：地名，在今天的山东境内。

【译文】齐王司马攸，字大猷，是文帝司马昭的第二子。他努力践行敦厚、善美之德，因而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名誉。（武帝即位后）担任侍中之职。数年后，又授加任太子太傅，常向皇太子司马衷进献劝谏之语。每逢朝廷讨论大政方针时，他都尽力陈述自己意见。同时他为人忠诚恭敬，天赋过人。太康三年封为大司马，统管青州诸军事，死于任中。

【原文】子冏^①嗣^②，字景治，与赵王伦^③共废贾后。伦篡^④，迁^⑤冏镇东大将军^⑥、开府^⑦仪同三司^⑧。冏因民心怨望^⑨，移檄^⑩天下。破伦，帝反正^⑪，就^⑫拜^⑬大司马，加九锡^⑭辅政。大筑第馆^⑮，使大匠^⑯营，制与西宫等。后房施^⑰钟悬，前庭僦八佾^⑱，沉^⑲于酒色，不入朝见，坐拜^⑳百官，符敕^㉑三台^㉒，选举^㉓不均^㉔，唯宠亲昵^㉕。殿中御史桓豹^㉖奏事^㉗，不先经冏府^㉘，即考竟^㉙之。于是朝廷侧目^㉚，海内失望。冏骄乱日甚，终无悛志^㉛。长沙王^㉜发兵攻冏府，生禽^㉝冏，斩于闾阖门^㉞外，诸党属皆夷^㉟三族。

【注释】①冏：司马攸的儿子名司马冏。②嗣：继承君位或职位。③赵王伦：赵王司马伦。④篡：特指臣子夺取君位。⑤迁：晋升或调动。⑥镇东大将军：军职名。⑦开府：古代指高级官员（如三公、大将军、将军等）成立府署，可以选拔自己的幕僚、属下。⑧仪同三司：谓非三司而礼仪待遇如同三公一样尊贵。魏晋以后，将军之开府置官属者称“开府仪同三司”。三司，指三公，汉称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司。⑨怨望：怨恨；心怀不满。⑩移檄：发布文告晓示。⑪反正：指帝王复位。⑫就：前往。⑬拜：授官；封爵。⑭九锡：古代天子赐给诸侯、

大臣的九种器物，是一种最高礼遇。⑮第馆：即宅第、府第。⑯大匠：技艺高超的木工。⑰施：安放。⑱八佾：古代天子用的一种乐舞。佾，音意，舞列，纵横都是八人，共六十四人。”⑲沉：沉溺；沉迷。⑳坐拜：跪拜。㉑符敕：敕命文书。㉒三台：汉以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合称三台。㉓选举：即选举，指选拔举用贤能。与今天的投票选举含义不同。㉔不均：即不公平。㉕亲昵：指亲近的人。包括亲属、亲戚、亲信等。㉖桓豹：人名。㉗奏事：向皇帝陈述事情。㉘罔府：司马罔的府上。㉙考竟：刑讯致死。㉚侧目：不敢正视，形容畏惧。㉛悛志：悔改之意。㉜长沙王：长沙厉王司马乂（公元277年—公元304年），字士度，河内温县人。是西晋八王之乱中其中一王。㉝生禽：同“生擒”。㉞闾阖门：古官门名。《晋书·齐王罔传》：“乂叱左右促牵出，罔犹再顾，遂斩于闾阖门外。”㉟夷：诛灭；屠杀。

【译文】司马攸的儿子名罔，字景治，承袭了父亲的职位，他和赵王司马伦一起废掉惠帝的贾皇后。赵王伦篡夺惠帝司马衷帝位后，升任司马罔为镇东大将军，不仅给他最高的如同“三公”的礼遇，而且允许他自行招募属下幕僚官员。罔趁着民众对司马伦十分失望、心存不满的时候，便颁布讨逆檄文于天下，并击败了司马伦。这样惠帝得以返回朝廷，恢复帝位，并前往罔府拜他为大司马，赐与他九锡等器物，礼请他辅佐朝政。此后，司马罔大兴土木给自己修建府第，寻找全国最好的工匠来营造。王府规格和（皇帝朝议的）西宫相同，后房悬挂钟磬，前庭设置八佾舞厅。司马罔沉溺于酒色，不但不入朝拜见皇帝，反而让百官向他跪拜，自行向朝廷三大主要部门发布政令文书。他选用官吏不讲公平，只宠信亲近他的人。殿中御史桓豹向皇帝奏事，事先未向罔府请示，司马罔就把他严刑拷打至死。此后，朝臣对他无不畏惧，天下百姓感到失望。司马罔骄傲、横暴无道日甚一日，始终没有悔改之意。长沙王司马乂发兵攻入罔府，生擒了司马罔，将他斩于闾阖门外，他的党羽亲戚都被诛杀三族。

【原文】愍怀太子遹^①，字熙祖，惠帝长子也。谢才人^②所生，少而聪慧。惠帝即位，立为皇太子。年转^③长大，而不好学，喜与左右^④嬉戏，不能尊敬保傅^⑤，敬狎^⑥宾友^⑦。贾后素忌太子有佳誉，因此密敕诸黄门^⑧宦宦^⑨，媚谀于太子曰：“殿下诚可及壮时极意^⑩狡猾（狡猾作所欲），何为^⑪恒自拘束？”每见喜怒之际，辄叹曰：“殿下不知用威刑^⑫，天下那得畏服^⑬也。”太子于是慢弛^⑭益彰^⑮，或废朝侍^⑯，有过差^⑰之声。洗马^⑱江统^⑲等谏，太子不能用^⑳。贾后诈称上不和^㉑，呼太子入朝，后^㉒不见，置别屋^㉓中，遣婢赐酒枣，逼使饮尽，仍赍^㉔谤书，多未成字，称诏令太子写之，累续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㉕悖辞。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薰（薰作董）猛^㉖以太子书及青纸^㉗诏曰：“遹书如此，今赐死。”遍示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张华^㉘、裴頠^㉙证明太子，议至日西^㉚不决^㉛。后惧^㉜事变，乃表免太子为庶人。于是送幽于许昌宫，贾后矫诏^㉝害太子。赵王伦等废后于金墉城，赐死，册复太子，谥^㉞为愍怀。

【注释】①遹：司马遹。②才人：官中女官名，多为妃嫔的称号。汉置，晋代爵视千石以下。③转：副词，渐渐。④左右：侍从。⑤保傅：古代保育、教导太子等贵族子弟及未成年帝王、诸侯的男女官员，统称为保傅。⑥狎：接近；亲近。⑦宾友：宾客朋友。⑧黄门：本意是官禁，这里指宦官、太监。因东汉黄门令、中黄门诸官，皆为宦者充任，故称。⑨宦宦：宦官。⑩极意：尽意；尽心。⑪何为：为什么，何故。⑫威刑：严厉的刑法。⑬畏服：因畏惧而服从。⑭慢弛：怠忽松弛。⑮益彰：更加明显。⑯朝侍：犹朝见。⑰过差：过失；差错。⑱洗马：官名。⑲江统（？—公元310年）：字应元（一说元世、德元），西晋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官至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尝于齐万年事件之后，作《徙戎论》著称于世。⑳用：采用；听从。㉑不和：身体不舒服。㉒后：贾后。㉓别屋：正屋之外的房舍。㉔赍：携带。㉕足成：补足凑成。㉖薰猛：即董猛（？—公元300年），西晋宦官，皇后贾南风心腹，曾参与多次宫廷政变。永

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齐王司马冏政变，董猛等皆被处死。^{②7}青纸：晋制，皇帝诏书用青纸紫泥。后因以“青纸”借指诏书。^{②8}张华（公元232年—公元300年）：字茂先，西晋方城（故城在今河北省固安县南）人。学业优博，辞藻温丽，图纬方伎之书，无不详览，伐吴有功，封广武侯，长于政事，时人许之为“郑国子产”。后为赵王司马伦所害，著有《博物志》。^{②9}裴頠：见前注。^{③0}日西：傍晚。^{③1}不决：不能决定。^{③2}惧：恐惧；害怕。^{③3}矫诏：假托诏令。^{③4}谥：谥号。

【译文】愍怀太子司马遹，字熙祖，惠帝司马衷的长子，是惠帝的妃子谢才人所生。他少年时很聪慧。惠帝即位后，立为皇太子。随着年龄逐渐长大，他反而变得不好学了，喜欢和近臣侍从嬉戏玩乐，不能尊重太保太傅，反而亲近玩乐宾友。贾皇后平日妒忌太子有好的声誉，因此暗地里唆使服侍太子的宦官，奉承巴结太子说：“殿下，您正当壮年，实在应该随心所欲尽情享乐，何必时常自己约束自己呢？”当他们看见太子情绪冲动时，就又感叹说：“殿下不懂得使用严厉的刑罚，天下人怎会畏服您呢？”太子从此便更加轻慢松懈，有时甚至不去朝见父皇，因而朝中有了批评他过失的议论。洗马江统等人规劝他，太子却听不进去。贾后诈称惠帝身体不好，召太子入朝探望，自己却避而不见，将他安置于另一间屋内，差遣婢女赐酒枣，逼使太子喝完。然后拿来一张谤书，大多尚未成文，假称是惠帝让太子抄写完成，并不断从旁催促。太子醉眼朦胧，顾不得细看，草草写成，后被补足凑成一篇大逆不道的文章。贾后拿它呈给惠帝，惠帝当即来到式干殿，召公卿大臣进殿，让黄门令董猛拿出太子抄写的文章以及皇帝专用的青纸诏书说：“司马遹的书文如此悖逆，罪当赐死。”两份文书遍示诸位王公后，无人敢于进言，唯独张华、裴頠仔细查看（太子所写的文章）认为是伪作。这样议论到日已偏西还是不能决定是否处死太子。贾后害怕事情有变化，就上表请求赦免太子的死罪，贬为庶人，于是太子被送往许昌宫囚禁起

来。此后，贾后又假传圣旨害死了太子。赵王司马伦等人籍此废掉贾皇后，并赐死于金墉城，再册封复立司马遹为太子，谥号为“愍怀”。

【原文】安平王^①（旧无安平王三字。补之）孚，字叔达，宣帝^②弟也。魏^③甘露元年^④，转^⑤太傅^⑥。高贵乡公^⑦卒，当时百官，莫敢奔赴^⑧。孚往，枕尸于股^⑨，号恸^⑩尽哀。奏^⑪治^⑫主者^⑬，会^⑭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礼葬。孚与群公^⑮上表，乞以王礼^⑯葬之。世祖^⑰受禅^⑱，陈留王^⑲就^⑳金墉城^㉑。孚拜辞^㉒，执王手涕泣歔歔^㉓，不能自胜^㉔，曰：“臣死之日，固^㉕大魏之纯臣^㉖也。”临终曰：“有魏贞士^㉗河内^㉘司马孚，不伊^㉙不周^㉚，不夷^㉛不惠^㉜，立身^㉝行道^㉞，始终若一。”遗令^㉟素棺单槨，敛^㊱以时服^㊲，所给器物，一不施用^㊳。

【注释】①安平王：司马孚，司马懿之弟，自曹操时代起，就任文学掾，而后历仕魏国五代皇帝，累迁至太傅。司马孚在“高平陵事变”之际，协助司马懿控制京师，诛杀曹爽一党，后又督军成功防御吴、蜀的进攻，为司马氏政权的稳固多有功劳。但他性格十分谨慎，自司马懿执掌大权起，便逐渐引退，未参与司马氏几次废立魏帝之事。西晋代魏后，司马孚进封为太宰，晋帝司马炎对他十分尊宠，但他不以此为荣，至死仍以魏臣自称。②宣帝：西晋高祖宣帝司马懿。③魏：三国之一。公元22年，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都洛阳，史称曹魏。④甘露元年：即公元256年。⑤转：迁职。⑥太傅：官名。⑦高贵乡公：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曹魏的第四任皇帝。⑧奔赴：奔丧。赴，讣。⑨股：大腿。⑩号恸：号哭哀痛。⑪奏：臣子对帝王进言陈事。⑫治：惩治。⑬主者：主谋。⑭会：副词。恰巧；适逢。⑮群公：总称诸侯和朝臣。⑯王礼：天子的礼仪。⑰世祖：晋武帝司马炎。⑱受禅：王朝更迭，新皇帝承受旧帝让给的帝位。⑲陈留王：曹奂。本名曹璜，字景明，魏武帝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三国时曹魏最后一代皇帝，公元260年至公元265年在位。公元265年，曹奂禅位于晋王司马炎，此后被废为陈留王，谥号为元皇帝。⑳就：赴；到。㉑金墉城：魏

晋时囚禁皇室成员的地方。②拜辞：行拜礼辞别。③歔歔：悲泣；抽噎；叹息。④自胜：克制自己。⑤固：通“故”。仍旧。⑥纯臣：忠纯笃实之臣。⑦贞士：志节坚定、操守方正之士。⑧河内：河内郡。汉高祖置殷国，次年改名为河内郡，位于太行山东南与黄河以北。晋徙治野王，即今河南沁阳县治。⑨伊：指伊尹。商汤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相传生于伊水，故名。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助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汤去世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后太甲即位，因荒淫失度，被伊尹放逐到桐宫，三年后迎之复位。⑩周：指周公。西周初期政治家。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辅武王灭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东平武庚、管叔、蔡叔之叛。继而厘定典章、制度，复营洛邑为东都，做为统治中原的中心，天下臻于大治。后多作圣贤的典范。参阅《史记·鲁周公世家》。⑪夷：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孟子·公孙丑上》：“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⑫惠：柳下惠。春秋鲁大夫展获，字季，又字禽，曾为士师官，食邑柳下，谥惠，故称其为展禽、柳下季、柳士师、柳下惠等。以柳下惠之名最为著称。相传他与一女子共坐一夜，不曾淫乱。后用以借指有操行的男子。⑬立身：处世、为人。⑭行道：实践自己的主张或所学。⑮遗令：临终前的告诫、嘱咐。⑯斂：通“殓”。给死者穿衣，入棺。⑰时服：当时通行的服装。⑱施用：使用。

【译文】安平王司马孚，字叔达，是宣帝司马懿的弟弟。三国魏甘露元年（即公元265年），转任太傅。高贵乡公曹髦去世时，当时的文武百官，没有人敢去吊唁，（唯独）司马孚一人前去，枕尸于腿上，悲痛号哭，极尽哀恻，并上奏要求追查主谋。恰好太后下令，让以平民的礼节安葬曹髦。司马孚与魏国诸王公上表，请求以帝王的礼仪安葬他。司马炎受魏禅让称晋武帝，魏末代皇帝元帝曹奂被废并被降为陈留王押往金墉城时，司马孚前去拜见辞别，拉着陈留王的手流泪、哀叹，悲伤得难以自控，说：“臣到死时，都只会是大魏一朝的臣子。”他临终时说：

“大魏忠贞之士河内司马孚，不是伊尹，也不是周公；不是伯夷，也不

是柳下惠，但立身处世遵行道义，始终如一。”他留有遗嘱，用朴素没有装饰的棺材安放遗体，只使用一层外棺以下葬。入殓时穿着当时通行的衣服，朝廷所给予的器物，一律不用。

【原文】高密王(旧无高密王三字。补之)泰^①，字子舒，宣帝弟馗^②之子也。封为陇西王，迁太尉^③。为人廉静^④，不近声色^⑤。身为宰辅^⑥，食^⑦大国之租^⑧，服饰^⑨粗^⑩素^⑪，肴饍^⑫疏俭^⑬，如布衣寒士^⑭。事亲恭谨，居丧^⑮哀戚，谦虚下物，为宗室仪表^⑯。

【注释】①泰：司马泰(?—公元299年)，字子舒。曹魏时任扶风太守。晋武帝即位后，封陇西王。后官至太子太保。元康元年，楚王司马玮被诛杀，朝廷拜司马泰“录尚书事，迁太尉，守尚书令，改封高密王，邑万户”。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去世，追赠太傅，谥号文献。西晋的宗室王族，只有司马泰及下邳王司马晃有节俭之名。②馗：司马馗。字季达，司马防的第四子，司马懿的四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曹魏时为东武城侯。③太尉：官名。④廉静：谓秉性廉洁沉静。⑤声色：指淫声与女色。⑥宰辅：辅政的大臣。一般指宰相。⑦食：指享受俸禄，租税。⑧租：泛指赋税。⑨饰：装饰。⑩粗：粗劣。⑪素：质朴无饰。⑫肴饍：饭菜。饍同“膳”。⑬疏俭：粗淡简略。⑭寒士：魏、晋、南北朝时称出身寒微的读书人。⑮居丧：犹守孝。处在直系尊亲的丧期中。⑯仪表：楷模。

【译文】高密王司马泰，字子舒，是宣帝司马懿之弟司马馗的儿子，被封为陇西王，又升迁为太尉。他秉性谦逊沉静，不近淫声与女色。身为宰辅重臣，享有如同大诸侯国那样多的租赋收入，却穿着质料粗糙没有装饰的衣服，吃着粗茶淡饭，和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没有两样。他侍奉父母长辈恭敬孝顺，居丧期间哀思真切，谦虚地对待所有的人、事、物，堪为皇家宗亲中的表率。

【原文】刘寔^①，字子真，平原人也。太祖引^②参相国^③军事。实以^④世俗进趣^⑤，廉谦道缺，乃著《崇让论》^⑥。其辞曰：“古之圣王之治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⑦争竞^⑧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也，故劝令让贤^⑨以自明也。贤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⑩兴，贤能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百官下旧有具任为百官五字。删之）之副^⑪亦豫具^⑫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⑬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⑭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让贤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⑮，灼然^⑯殊^⑰矣。此道之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因成清议^⑱，随之而已。故曰：‘荡荡^⑲乎尧之为君，莫之能名^⑳。’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㉑焉。’贤人相让于朝，大才^㉒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㉓，天下无事矣。以贤才治无事，至道^㉔兴矣。已仰其成^㉕，复何与焉，故可以歌南风^㉖之诗、弹五弦之琴^㉗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让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来，登进^㉘辟命^㉙之士，及在职之吏，临见^㉚受叙^㉛，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矣。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明让不兴，下必争也。推让^㉜之道兴，贤能之人日见推举；争竞之心生，贤能之人日见谤毁。夫争者之欲自先，甚恶^㉝能者之先，不能无毁也。孔、墨^㉞不能免世之谤已，况不及孔、墨者乎？

【注释】①刘寔（公元220年—公元310年）：实，音石。西晋重臣，字子真，今高唐人。年九十一卒，谥元。刘实官高位显，崇俭尚素，食蔬衣布，居无宅第，所得俸禄，赡养亲故。自少及老，笃学不倦，尤精《三传》，撰有《左氏牒例》二十卷、《春秋公羊达义》三卷、《春秋条例》二十卷、《集解春秋序》一卷、《文集》二卷。②引：征引；援引。③相国：古官名。春秋战国时，除楚国外，各国都设相，称为相国、相邦或丞相，为百官之长。秦及汉初，其位尊于丞相。后为宰相的尊称。④以：连词，因为。⑤进趣：追求；求取。⑥崇让论：辞赋篇名。

群书治要译注

⑦息：停止，停息。⑧争竞：谓为名利而争逐奔走。亦泛指互相争胜。⑨让贤：让位于贤者。⑩让道：谦让之道。⑪副：此处指备位之选。⑫豫具：谓预先备有。⑬审：详究；细察。⑭草庐：犹草野（平民百姓）。⑮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⑯灼然：明显貌。⑰殊：区分。⑱清议：对时政的议论；社会舆论。⑲荡荡：广大貌，博大貌。⑳名：形容；称说。㉑与：干预。㉒大才：堪当重任之才；学识很高的人。㉓野：指民间，不当政的地位。与“朝”相对。㉔至道：指最好的学说、道德或政治制度。㉕仰其成：谓依赖别人取得成功。㉖南风：指《诗经》中的国风，借指古代淳朴的诗风。㉗五弦之琴：古乐器名。《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颖达疏：“谓无文武二弦，惟宫商等五弦也。”㉘登进：举用，进用。㉙辟命：征召，任命。㉚临见：谓亲临察视。㉛叙：按规定的等级次第授官职；按劳绩的大小给予奖励。㉜推让：逊让；推辞。㉝恶：讨厌，憎恨。㉞墨：墨子。

【译文】刘实，字子真，平原郡人。当年太祖司马懿引荐他参与相国府的军事事务。刘实看到当时社会风气崇尚追求进身为官，廉洁谦让之风缺失，于是撰写了《崇让论》。文中写到：“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之所以贵谦让，是想让贤才出用于世，遏止互相争逐的风气。人之常情，没有不想着自己贤能的，因此劝勉让他们推贤让能，从而显明自己（的贤与不贤）。贤明的人难道会故意让位给不贤的人吗？所以说推举贤才的风气一旦兴起，贤能的人不经访求就显现出来了，大公无私的举荐也自然会出现了。百官的后备人选也就事先预备了。一个官职空缺，就选拔众官员中被推荐次数最多的人来担任，这是一条周详审察（候选人）的途径。朝廷的官员相互谦让于上，那么在茅屋居住的平民就会受到教化（而知道礼让了），推贤让能的风气由此也就形成了。能够得到一国士人所推荐的人，就是一国的贤士；能够得到全天下的人所共同推荐的人，就是天下的贤士。推举让贤的风气盛行，贤达的人和不成材的人也就明显的区分出来了。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为君者就不必劳神

费心(选拔人才了),自然会有社会舆论出现,只要顺着舆论(任用贤士)就好了。所以说:‘尧帝以广大无际的圣德治理天下,它的功绩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又说:‘虞舜大禹拥有天下,却不亲自干预政事。’贤人在朝廷相互谦让,有德高才备者总会在高官之位,一般人也不会在下边争夺,天下也会就平安无事了。用贤能的人治理平安无事的社会,理想中的治世就出现了。君主既已仰赖群贤使天下得到很好的治理,又何必再亲自干预政事呢?因而就可以安然自在地歌咏《南风》之诗,悠闲地弹拨五弦琴了。能成就这样的功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推崇谦让所造就的而已。可是现在在朝做官的人,不能相互谦让已有很长时间了,天下也受到了此风气的感染。从魏朝以来,被举用任命的人,以及在职的官吏,面对召见依次接受官职时,虽然自己推辞说不能胜任,但最终还是没有谁肯让出职位给胜过自己的人。推贤让能的风气消失,争夺奔竞的心就生出来了。孔子曾说:‘在上位的能谦让,居下位的就不争夺;明理谦让之风不兴,下边就必然要互相争夺。’如果谦让之道兴起,贤能的人就会一天天被举荐上来;奔竞争夺之心生起,贤能的人就一天天遭受到毁谤。这是由于竞争者想自己居先,就嫉恨比自己有才能的居先,所以不能不毁谤贤者。像孔子、墨子那样的人都不能免于世人的毁谤,更何况不如孔、墨的人呢!”

【原文】“议者金^①言,世少高名^②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山泽人小^③。官吏亦复云:‘朝廷之士,虽有大官名德^④,皆不及往时^⑤人也。’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时独乏^⑥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⑦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⑧复存,亦不复能全其名矣。能否^⑨浑杂^⑩,优劣不分,士无素定^⑪之价^⑫,官职有缺,主^⑬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⑭官次^⑮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⑯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因^⑰先用之资^⑱,而复迁之无已^⑲;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所以见用^⑳不息^㉑者,由让道废

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汉魏以来，时开大举^②，令众官各举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阶次^③，如此者甚数^④矣。其所举必有当^⑤者，不闻时有擢用^⑥，不知何谁^⑦最贤故也；所举必有不当，而罪不加，不知何谁最不肖故也。所以不可得知，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⑧，贤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举者知在上者察^⑨不能审，故敢漫^⑩举而进之，或举所贤，因及所念，一顿^⑪而至，人数猥多^⑫。各言所举者贤，加之高状，相似如一，难得而分矣。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亦由上开听察^⑬之路滥^⑭，令其尔^⑮也。

【注释】①金：都；皆。②高名：盛名，名声大。③小：通“少”。④名德：名望和德行。⑤往时：从前。⑥乏：缺少。⑦毁：诋毁。⑧稷、契：稷和契的并称，两位都是上古唐虞时代的贤臣。⑨能否：有才能与无才能。⑩浑杂：混杂，混合搀杂。⑪素定：预先确定。⑫价：评价。⑬主：主宰；主持；掌管。⑭案：通“按”。依据，按照。⑮官次：官阶；官吏的等级。⑯势家：有权势的人家。⑰因：利用；凭借。⑱资：资本。⑲无已：无止境；无了时。⑳见用：被任用。㉑不息：不停止。㉒大举：谓广泛推荐人才。㉓阶次：等级次序。㉔数：屡次。此处指次数多。㉕当：担任；充当。㉖擢用：选拔任用。㉗何谁：何人，谁人。㉘相推：互相推让。㉙察：经考察后予以举荐，选拔。㉚漫：随意；胡乱。㉛一顿：一起；一下子。㉜猥多：众多；繁多。堆积貌。㉝听察：语本《周礼·秋官·乡士》：“听其狱讼，察其辞。”后因以“听察”谓探听审察。㉞滥：虚妄不实。㉟尔：这样。

【译文】“议论者都说，当今社会上很少有德高名重之士，朝廷中也没有大才之人。可以做为大官的人选，居住在乡野山泽的人不多。官吏也跟着说：‘朝廷中的官员，虽然有高官，但他们的名望和德行都比不上古时的贤人了。’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当今不是偏偏缺少贤才，而是不重视谦让，一个人一旦有略高的声誉，毁谤就会随之而来，真正的名望不能成就，势所必然啊。即使让稷、契那样的贤德之士

再生,也不再能保全他们的名望了。(现在)贤能者和无能者(鱼龙)混杂,优劣不分,社会对于士人没有一贯确定的评价,官职有空缺时,主选的官吏不知该任用谁,只得依照官位高下依次上补。在同等才能的人选中首先得到任用的,不是高门权贵家的子弟,就必然是有权势者所关注的人。这些人凭着优先被任用的资本,又能得到不停的升迁;如此不断升迁,便导致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弊病出现。之所以出现因资历(而非因德能)而被不断升迁任用,就是由于谦让之道荒废了。凭借权势、资历用人出现问题的情况由来已久了,所以从汉魏以来,时常广开荐举之门,让众官员各自举荐所了解的贤人,根据才能加以任用,不受官阶品级限制,像这样的情况已有好多次了。其所举荐者中必有合适的人选,但很少听说这些人选真正得到任用,是因为并不知道哪位人选最贤能。其所举荐者中也必然有不合适的人选,但也很少听说有谁因此获罪,也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谁最不贤能。之所以大家不知道,就是因为当时人不肯互相推让,贤和愚分不清楚而造成的啊。让人们这样举荐贤才,举荐的人知道上级不可能考察仔细,所以才敢随便举荐人来求授官爵。有些人举荐人才的时候,把自己心中念及之人一下子都推荐出来,以至于一次举荐的人数众多。每个人都说他所推荐的是贤才,并且抬高对所举荐者的评价,(导致众多人选的资历看上去)差不多都一样,这就很难分出优劣。虽说举荐者有未能尽忠的过错,但也是由于上面开设审察选拔的途径虚妄不实,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啊。”

【原文】“昔齐王^①好听竽声,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后听之,廪^②以数人之俸^③。南郭先生^④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请为王吹竽,虚食数人之俸。嗣王^⑤觉而改之,难彰先王之过,乃下令曰:‘吾之好闻竽声,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听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⑥于朝矣。才高

守道^⑦之士日退，驰走^⑧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⑨，弗能禁矣。让道不兴之弊，非徒^⑩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⑪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⑫退矣。何以知其然^⑬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⑭不贰过^⑮耳，明非圣人皆有过矣。宠贵^⑯之地，欲之者多，恶^⑰贤能者塞^⑱其路，其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⑲之生，非徒空设^⑳，必因人之微过^㉑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弗纳，不能不杖^㉒所闻，因^㉓事之来，而微察^㉔之也。无以其验至矣，得^㉕其验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纵^㉖之，主之威^㉗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㉘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㉙之心矣。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者之深忧也。窃以为改此俗甚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㉚之才，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耶？直^㉛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

【注释】①齐王：齐宣王。②廩：朝廷发给的粮食，泛指俸禄。③俸：俸禄。④南郭先生：即南郭处士。常比喻无其才而居其位的人。⑤嗣王：继任的国王。⑥盈：充满。⑦守道：坚守某种道德规范。⑧驰走：犹奔走。为一定目的而进行活动。⑨典刑：常刑（一定的刑法）。⑩非徒：不但；不仅。⑪荷：承担；担负。⑫受罪：受到指责；承受罪责。⑬然：这样。⑭颜氏之子：颜回。⑮贰过：重犯同一过失。《论语·雍也》：“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邢昺疏：“不贰过者，有不善，未尝复行。”⑯宠贵：尊荣显贵。⑰恶：憎恨。⑱塞：堵塞。⑲谤毁：毁谤。⑳空设：捏造。㉑微过：轻微的过失。㉒杖：凭恃，依靠。㉓因：依照；根据。㉔微察：暗中观察。㉕得：获得，得到。㉖纵：放。㉗威：威信。㉘退：贬退。㉙自固：巩固自身的地位，确保自己的安全。㉚凡猥：平庸鄙陋。㉛直：副词。特；但；只不过。

【译文】“过去，齐宣王爱听竽乐，且一定会让三百人一起吹，并给这些乐师发放（相当于一个人）几倍的俸禄。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竽，

但因为是三百人合奏,可以夹在其中不被发觉,就请求为齐王吹竽,白白享用几倍的俸禄。后来继位的齐泯王发觉了这一情况,想予以改正,又怕显现出先王的过失,就下令说:‘我比先王更喜欢听竽声,想让你们一个个的单独吹给我听。’南郭先生因此就逃走了。推贤让能的风气不形成,过滥的举荐士人的方法不改正,那么像南郭先生这样的人就会满朝都是了。才智高超、守持道义之士就日渐减少,奔走于有权势者之门的人就会日渐增多。尽管国家有刑法,也不能遏止这种情况。推贤让能之道不能实行的弊端,不仅是贤人处于下位,得不到及时进用,而且国家的忠良之臣中担负重任的,也将会逐渐受到惩处而被贬退。凭什么知道会这样呢?孔子赞叹颜回能够不重犯曾出现的过错,这就说明除了圣人都会有过错。尊荣显贵的地位,想得到的人很多,因为忌恨贤能的人阻塞了自己晋升的道路,所以责难、诋毁贤臣的人自然会很多啊!毁谤的发生,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一定是依据他人轻微的过错加以夸大而成的。毁谤的话多次听到,在上者即使不愿相信,却也不能不依凭所听到的,根据事情的由来暗中考察他。没有所闻之事的证据最好了,如果获得什么证据,又怎能不对其治罪?如果知道其曾有罪错而又放过他,君主的威严就会一天天降低,政令的难以行施,也就从此开始了。凡知有错误都予以治罪,那受到惩处而贬退的人就会慢慢的多起来,做大臣的就会纷纷产生自身难保的想法了。贤才不被任用,重臣一天天疏远,这是做君主者深为忧虑的呀!我私下认为,要改变这种风气也是很容易的。凭什么知道容易呢?那些同时在官位上的人,其中虽混杂有凡庸猥琐之人,但其中贤明的人也不少,怎么能说他们都不知道让贤为贵呢?只是因为时下大家都不谦让,习惯成自然,所以就都不这么做罢了。”

【原文】“人臣初除^①,皆通表上闻^②,名之谢章^③,所由来尚^④矣。原^⑤谢章之本意,欲进^⑥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⑦,禹拜稽

首^⑧，让于稷^⑨契^⑩及咎繇^⑪。唐虞^⑫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也。《书》记^⑬之者，欲以示^⑭永世^⑮之则。季世^⑯所用，不贤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⑰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⑱之官，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⑲；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⑳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让之矣。让之文，付^㉑主者^㉒掌^㉓之。三司^㉔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㉕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㉖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已预选之矣，必详^㉗于停^㉘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缺，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令八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缺而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㉙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令选者^㉚郡守也。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㉛尽为国耳目。

【注释】①除：拜官，授职。②上闻：向朝廷呈报。③谢章：即谢表，旧时臣下感谢君主的奏章。④尚：久远。⑤原：推究。⑥进：推荐。⑦司空：官名。⑧稽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⑨稷：人名。⑩契：人名。传说中商的祖先，为帝喾之子。舜时佐禹治水有功，任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⑪咎繇：即皋陶，舜之贤臣。咎，同“皋”；繇，同“陶”。⑫唐、虞：唐尧与虞舜的并称。亦指尧与舜的时代，古人以为太平盛世。⑬记：记载。⑭示：显现；表示。⑮永世：世世代代，永远。⑯季世：末代；衰败时期。⑰承：沿承。⑱叙用：分等级进用。⑲通：通报。⑳简纸：竹简和纸。亦指各种书写用品。㉑付：交给。㉒主者：主管人员。㉓掌：掌管。㉔三司：指三公。㉕豫：预先。㉖四征：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四将军的合称。㉗详：审慎。周详。㉘停：贮存；存留。㉙郡守：郡的长官，主一郡之政事。㉚者：《群书治要》元和版为“百”字。㉛耳目：比喻能起耳目作用者。

【译文】“人们初做官时，都要向君主上报表章，称之为‘谢章’，长时期来都是这样的。推究谢章的本意就是要进荐贤能以谢国恩的。古时舜任命禹为司空，禹稽首跪拜，辞让给稷、契与咎繇。唐虞之时，百官初封时，皆无不谦让。谢章的意义，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尚书》把这些情况记载下来，是想用它来作世世代代的范例。到了末世，朝廷所任用的官员自己不贤，所以也不去让贤，（上奏谢章）只是假意感谢被朝廷任用之恩而已，而且前后传承不变，这是相沿成俗所致的过错。对那些之前被朝廷分等级进用的官员，所上报的表章，其中能让贤推能的奏章可予通报，如果不能有所推让的，只是白白的浪费纸张，都予以拒绝而不通报。这样，人臣初封官时，就会各自想到推举贤能而谦让了。对推让的表文，应呈交给主管者掌握存查，逢三司（太尉、司徒、司空）官位有空缺，就选拔三司官员中所推让次数最多的人来任用。这样，三司中有一空缺，而三司（在上任之时）都已预先（推荐）有备用人选了。而且，与其让主持选官者推举人出来补缺，不如让三公自己（通过上任时的推荐）共同推选一人更为审慎。若是四征求补空缺，就选四征（在上任时）推荐次数最多者来任用。这是一征缺人，而四征已预先（推荐）有备用人选了。一定比存留空缺官位让主管者去选用四征审慎（得多）啊。尚书出缺，就选各位尚书（上任时）推荐次数最多者来任用。这就等于由八名尚书共选一位尚书，比每次临时出缺都让主管者去选尚书要周详（得多）啊。郡守出缺，选择众多州郡（上任时）所推荐次数最多的人来任用，比起让主管者一个人去为天下百郡选拔继任官员，要妥当得多啊。拿众官百郡的谦让对象，和主管者提供的人选相比，真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如果贤者愚者都能互相谦让，那么老百姓的耳目（指能替老百姓办事的贤才）自然都会成为国家的耳目。

【原文】“夫人情，争^①则欲毁^②己所不如，让则竞推^③于胜己。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时让则贤智^④显出，能否^⑤之

美，历历^⑥相次^⑦，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⑧修己^⑨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⑩进趣^⑪，而欲人见让，犹却行^⑫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进身求通^⑬，非修之于己，则无由^⑭矣。游外求^⑮者，于此相随而归^⑯矣。浮声虚论^⑰，不禁而自息矣。人人无所用其心，任^⑱众人之议，而天下自治^⑲矣。”元康中^⑳。迁司空。

【注释】①争：竞争；较量。②毁：诋毁。③推：推举。④贤智：贤人智士。⑤能否：有才能与否。⑥历历：清晰貌。⑦相次：依为次第，相继。⑧退身：引退，隐居。⑨修己：自我修养。⑩驰骛：奔走；奔竞。⑪进趣：亦作“进趋”。追求，求取。⑫却行：倒退而行。⑬求通：谋求显达。⑭无由：没有门径，没有办法。⑮外求：求之于外。⑯归：回归。⑰虚论：浮夸空泛的议论。⑱任：听凭。⑲自治：自然安治。⑳元康中：元康年间。元康（公元291年—公元299年）是西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三个年号，共计九年。

【译文】“凡人之常情，如果竞争，就想诋毁自己才能所比不上的人；如果谦让，就会争着推举才能胜过自己的人。所以社会上争夺成风，就会有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以出现互相推让之风；社会上谦让成风，就会使贤德智慧之士显现，贤能与否，等次高低，也清晰明了，那就不可能混乱无序了。当此之时，那些退而修身的智慧贤德之士被推荐的机会就增多了，他们即使自己想安守贫贱，也是很难做到的；而那些到处奔走、急于进身为官者，想被他人所推让，就会像倒着走却想前行一样难以实现。如果是这样，无论是愚笨还是聪明的人都会明白，要想进身以求显达，惟有提高自身修养，别无他途。交游于外、想求得进身显达者，此时便会回归于加强自身修养。那虚浮的言论，也就不需要禁止便自行停息了。每个人都不必动用其心计，只是听凭众人的公论，那么天下就自然和谐有序了。”惠帝元康年间，刘实迁升为司空。

【原文】阎纘^①，字续伯，巴西人也。杨骏^②为太傅，以纘补^③舍人，出为安复令^④。骏既被诛，莫敢收^⑤者。纘闻之，弃官免归^⑥，独以家财人力修墓，终成葬事^⑦。迁殿中将军^⑧，以疾不拜^⑨。愍怀太子^⑩之废，纘輿棺^⑪诣阙^⑫上书，理^⑬太子之冤。朝廷立太孙^⑭，纘复上疏陈：“今相国^⑮虽已保傅^⑯东宫，至于旦夕训诲^⑰，辅导^⑱出入，动静劬劳^⑲，宜选寒苦之士，忠贞清正，老而不衰，以为师傅。其侍臣^⑳以下，文武将吏，且勿复取盛戚^㉑豪门子弟。魏文帝^㉒之在东宫，徐干^㉓、刘桢^㉔为友，文学^㉕相接^㉖之道，并如气类^㉗。吴太子^㉘登^㉙，顾谭^㉚为友，诸葛恪^㉛为宾，卧同床帐，行则参乘，交^㉜如布衣^㉝，此则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贵，不患人不敬畏，患于骄盈^㉞不闻其过，不知稼穡之艰难^㉟耳。至于甚者，乃不知名六畜^㊱，可不勉^㊲哉！今不忍小^㊳相维持^㊴，令至阙失^㊵，顿^㊶相罪责^㊷，不亦误哉！太孙幼冲^㊸，选置兵卫^㊹，宜得柱石^㊺之士如周昌^㊻者。”朝廷善其忠烈，擢^㊼为汉中太守。

【注释】①阎纘：西晋官吏。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后侨居河南新安（今河南浍池东）。出身士族，交结英豪，博览典籍。先为太傅杨骏舍人，转安复令。后任西戎校尉司马，有功，封平乐乡侯。性慷慨，敢直言，不拘小节。升为汉中太守。卒于官，年五十九。②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晋武帝武悼皇后杨芷之父。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晋惠帝即位，升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杨骏辅政时期，凡有诏令，晋惠帝过目后交于杨太后，然后直接下发执行。后被贾皇后（贾南风）设计铲除。③补：谓官有缺位，选员补充。④安复令：官名。⑤收：殓葬。⑥免归：犹免遣（免除职务并遣送回乡）。⑦葬事：丧葬之事。⑧殿中将军：军职名。⑨不拜：不接受任命。⑩愍怀太子：司马遹。见前注。⑪輿棺：谓载棺以随，以示决死。⑫诣阙：谓赴朝堂。⑬理：申诉；辩白。⑭太孙：皇帝的长孙。⑮相国：宰相的尊称。⑯保傅：教导，辅佐。⑰训诲：教导。⑱辅导：辅佐引导。⑲劬劳：劳累；劳苦。劬，音渠。⑳侍臣：侍奉帝王的廷臣。㉑盛戚：权势很大的皇族外戚。㉒魏文帝：曹魏世祖文皇帝曹丕（公元

187年—公元226年),字子桓,谥文皇帝,一般称魏文帝,三国时期曹魏的开国皇帝。曹操的嫡长子,母亲是卞夫人。他继承了父亲的魏王封号与丞相的大权,最终迫使东汉王朝的末代皇帝禅让,取而代之。②③徐干(公元170年—公元217年):字伟长,东汉时期文学家,北海郡(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②④刘桢(?—公元217年):字公干,东平(今属山东)人。东汉时期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②⑤文学:治学著文。②⑥相接:交接,相交。②⑦气类:气质同类者。②⑧吴太子:吴国的太子。②⑨登:孙登(公元209年—公元241年),字子高,孙权的长子,三国时东吴宣太子。③⑩顾谭:字子默,吴郡吴人。三国时东吴文官,顾邵之子,顾雍之孙。赤乌年间,代替诸葛恪担任节度。后任奉车都尉,薛综更将选曹尚书一职让给顾谭。赤乌六年(公元243年),祖父顾雍逝世,数月后顾谭成为太常,代替顾雍的尚书职务。公元241年芍坡之战后,全琮父子因不满封赏偏向张休等人,向朝廷进谗言并牵连顾谭,最后令顾谭和张休等人被流放交州。顾谭在交州怨愤而作《新言》二十卷。流放两年后逝世,终年四十二岁。③⑪诸葛恪(公元203年—公元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吴臣,蜀丞相诸葛亮之侄,吴大将军诸葛瑾长子。从小就以神童著称,深受孙权赏识,弱冠拜骑都尉。孙登为太子时,诸葛恪为左辅都尉,为东宫幕僚领袖。后来诸葛恪成为帮助吴国平定丹阳地区(今日江苏中北部以及安徽部份地区)的功臣。③⑫交:交往。③⑬布衣:借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衣锦绣,故称。③⑭骄盈:骄傲自满。③⑮稼穡之艰难:稼穡艰难,犹言农事劳苦。穡,音色。③⑯六畜:指马、牛、羊、鸡、狗、猪。③⑰勉:通“免”。这里的意思是上文所述的各种不当之事,现在的太子都应该想办法避免。③⑱小:年幼时。③⑲维持:维护;帮助。④⑰阙失:失误;错误。④⑱顿:顿时,立即。④⑲罪责:罪罚。④⑳幼冲:谓年龄幼小。④⑴兵卫:士兵和守卫之具。亦指防卫。④⑵柱石:顶梁的柱子和垫柱的基础石,这里比喻担当重任的人。④⑶周昌(?—公元前192年):泗水郡沛县人,西汉大臣,周苛从弟。为人正直,曾官御史大夫、赵国丞相等,封汾阴侯,谥号悼。④⑷擢:举拔;提升。

【译文】阎纘，字续伯，巴西郡人。杨骏为太傅时，让阎纘补任舍人，后出任安复县令。杨骏被诛杀后，没有人敢去收尸成敛。阎纘听到这一消息，主动弃官回京，独家用家财和人力为杨骏修墓办理了丧事。后来朝廷升任阎纘为殿中将军，他称说有病而未去拜官任职。到愍怀太子司马遹被废，阎纘抬上棺材到宫门上书，为太子申冤。朝廷立司马臧为皇太孙，阎纘又上疏陈述说：“当今相国虽已兼任东宫太保、太傅，至于朝夕训导教诲、辅助引导出入、行止动静这些辛劳的事情，应选择出身寒苦之士担任，且应选择品德清正，虽年老而不衰弱的读书人做太子的师傅。皇太子侍臣以下的文武将吏，也不可选用那些贵戚豪门的子弟。昔日魏文帝曹丕在东宫做太子时，徐干、刘楨为他的朋友，（后来魏文帝的）治学著文和待人接物的道德风尚就和这几位朋友相类似。吴国的太子孙登，以顾谭为友，以诸葛恪为宾客。他们几个人同睡一床、共用一帐，出行时共乘一辆车子，彼此交往如同普通百姓，（后来互相扶持）这些就是近世的好榜样啊。做为天子的子孙，不愁不富贵，不怕人不敬畏，所令人担心的在于骄傲自满，听不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不知道种植耕作的艰难啊。更有甚者，竟连六畜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太子能不尽力避免吗？现在的情况是年幼时不忍管教维护，致使犯下大过而立即遭到（严厉）惩戒，这不是误了太子吗？皇太孙年纪幼小，选拔、安排兵将护卫，应该选择周昌那样能承担国家重任的人来担当。”朝廷夸赞阎纘的忠烈，提拔他做了汉中太守。

【原文】段灼^①，字休然，敦煌^②人也。为邓艾^③镇西司马^④，征拜议郎^⑤。世祖即位，灼上疏追理^⑥艾曰：“故征西将军^⑦邓艾诛，以性刚急^⑧，矜功伐善^⑨，而不能协同^⑩朋类，轻犯雅俗^⑪，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⑫之者。臣敢昧死^⑬，言艾不反之状。艾本屯田^⑭掌犊^⑮人，宣皇帝拔之于农吏^⑯之中，显之于宰府^⑰之职。先帝委艾以庙胜^⑱成图，指授^⑲长策^⑳。艾受命忘身，前无坚敌，军不逾时^㉑，而巴蜀^㉒荡定。艾功名已

成，亦当书之竹帛，传祚^②万世，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艾以刘禅^③初降^④，远郡^⑤未附，矫令^⑥承制^⑦，权安社稷。虽违常科^⑧，有合古义^⑨，原心定罪^⑩，事可详论^⑪。钟会^⑫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⑬，构成^⑭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怀恶心，即当谋及豪桀^⑮，然后乃能兴动大众。不闻艾有腹心一人，临死口无恶言，而独受腹背之诛，岂不哀哉！故见之者垂涕，闻之者叹息。此贾谊^⑯所以忼忼^⑰于汉文。天下之事可为痛哭者，良有以^⑱也。昔秦民怜白起^⑲之无罪，吴人伤子胥^⑳之冤酷^㉑，皆为之立祠^㉒。天下之人，为艾悼心^㉓痛恨，亦由是也。谓可听艾门生故吏^㉔，收艾尸柩^㉕，归葬旧墓，以平蜀^㉖之功，继封其后，使艾阖棺^㉗定谥，死无所恨。赦冤魂于黄泉，收信义^㉘于后世，则天下殉名^㉙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世祖^㉚得表省览^㉛，甚嘉其意。

【注释】①段灼：生卒不详。世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辩。少仕州郡，稍迁邓艾镇西司马，从艾破蜀有功，封关内侯，累迁议郎。②敦煌：敦煌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酒泉郡西部置。治敦煌县，属凉州刺史部。③邓艾（公元197年—公元264年）：字士载，义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三国时魏名将。本名邓范，字士则，后因与同乡人同名而改名。邓艾多年在西北前线防备蜀汉将领姜维，后为灭蜀的主要指挥。他偷渡阴平，迫使蜀汉投降，建立奇功。却在战争中被钟会所诬，联合监军卫瓘，将之捕送长安。钟会谋反失败而死，邓艾幕府军官追问邓艾下落，卫瓘怕受报复，遣人杀死邓艾。④镇西司马：军职名。⑤议郎：官名。汉代设置；为光禄勋所属郎官之一，掌顾问应对，无常事。汉秩比六百石。多征贤良方正之士任之。晋以后废。⑥追理：追查处理。⑦征西将军：军职名。⑧刚急：刚厉褊急。⑨矜功伐善：同“矜功伐能”。自夸功绩、才能。⑩协同：指和睦团结。⑪雅俗：雅人和俗人。⑫理：理睬。多用于否定。⑬昧死：冒死。犹言冒昧而犯死罪。古时臣下上书帝王习用此语，表示敬畏之意。⑭屯田：此处指种田。⑮犊：牛，小牛。⑯农吏：农政小吏。⑰宰

府：宰相办公之所。⑮庙胜：指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⑯指授：指导；传授。⑰长策：犹良计。⑱逾时：超过规定的时间。⑲巴蜀：秦汉设巴蜀二郡，皆在今四川省。后用为四川的别称。⑳传祚：谓流传后世。㉑刘禅（公元207年—公元271年）：蜀汉后主，字公嗣，小名阿斗。刘备的长子，母亲是昭烈皇后甘氏。三国时期蜀汉第二位皇帝，公元223年至公元263年在位。公元263年蜀汉被曹魏所灭，刘禅投降曹魏，被封为安乐公。㉒降：投降。㉓远郡：远方之郡。泛指边远地区。㉔矫令：假托命令。㉕承制：谓秉承皇帝旨意而便宜行事。㉖常科：通常的政令；普通的规格。㉗古义：古人立身行事的道理。㉘原心定罪：根据犯罪人的动机和情节来判定其罪行。㉙详论：研究讨论。㉚钟会（公元225年—公元264年）：字士季，颍川长社（今中国河南省长葛东部）人，是太傅钟繇的小儿子；魏国重臣钟毓之弟。三国后期灭蜀的曹魏重要智将，后来曾在魏国官居要职，包括有镇西将军，司徒，魏元帝时并封他为县侯。后与邓艾，诸葛绪等人分兵灭掉蜀汉，却因谋反，死于乱军之中。㉛疑似：引申为嫌疑。㉜构成：谓凭空捏造出某种过失或缺点。㉝豪桀：指才能出众的人。㉞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洛阳人，为文学家兼政论家。文帝召为博士，超迁至大中大夫，所论列多见施行，因遭毁忌，出为长沙王太傅，迁为梁怀王太傅，后怀王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年余亦卒。㉟忼忼：忼慨。感叹。㊱以：缘故；原因；道理。㊲白起（？—公元前257年）：战国时秦之名将，事昭王，因功封为武安君。长平之战，坑杀赵降卒四十万，后与应侯范雎有嫌隙，被免官赐死。㊳子胥（？—公元前664年）：即伍子胥。名伍员，字子胥，春秋楚人。与父兄俱仕楚，后楚王听谗言杀其父兄，员逃亡吴国佐吴伐楚报仇，并辅吴称霸。吴王夫差灭越后，欲释越王勾践回国，不听员谏，因信谗杀之。伍员死前预言越必灭吴，后九年越果灭吴。㊴冤酷：无罪而加刑戮。㊵祠：祠堂；庙。㊶悼心：伤心。痛心。㊷门生故吏：指学生和旧日部属。㊸尸柩：盛有尸体的棺材。㊹平蜀：平定蜀国。㊺阖棺：盖棺。指死亡。㊻信义：信用和道义。㊼殉名：舍身以求名。㊽世祖：晋世祖司马炎。㊾省览：审阅；观览。

【译文】段灼，字休然，敦煌郡人。三国时为魏将邓艾军中的镇西司马，后被征召入朝，拜为议郎。武帝司马炎即位，段灼上疏追请核查邓艾冤案，疏中说：“原征西将军邓艾被诛，是因其性格刚直急躁，仗着自己有大功而常夸耀自己的才能，因而不能和同僚和睦团结，（无论）对风雅之士还是流俗之人都曾有过轻率冒犯，失掉了君子们的同情之心，所以没有人肯为他核查冤情。臣下我冒昧甘犯死罪，陈说邓艾并没有反叛朝廷的实情。邓艾本是一个耕田养牛的人，宣皇帝从农官中把他提拔上来，他在服务宰相府时，显示出其从政带兵的才能。先帝委任他完成战前朝廷制定的破敌谋略，并传授他作战的良策。邓艾受命以后率军作战，舍身忘死，屡破强敌，用兵不贻误战机，所以能平定巴蜀。邓艾因此功成名就，可以载入史册，名垂千古。七十高龄的老翁，还能有什么妄求呢！邓艾看到蜀后主刘禅刚投降，一些边远郡县还没有归附，故而假托遵照皇帝的诏令，采取措施使局势得到安定。这虽说违犯了常规，但也有合乎古人赤心报国的本意，若依据邓艾做事的动机和存心来定罪的话，此事还可以详加讨论。钟会有并吞天下之心，惧怕邓艾的威名，知道邓艾肯定不会与自己合作，就趁着邓艾的言行出现疑似（叛逆的）情况，而构陷成这一冤案。反叛绝非小事，如果邓艾真有反逆之心，就一定会拉拢一些豪杰之士，然后才能煽动大众（以谋反）。（臣）没有听说邓艾有一个同谋的心腹之人，就是到了临刑时，他也没有口吐恶言，而只是默然甘受极刑，这岂不令人痛心！此情此景令那些在刑场上看他受死的人也不禁流泪，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也都不禁叹息，这正是西汉贾谊对汉文帝慨叹的原因啊！天下的事情可以令人伤心痛哭的，必然有其缘故。过去秦国民众痛惜白起无罪被杀，吴国民众哀伤伍子胥蒙冤致死，就建立起祠庙供奉他们。而今全国百姓为邓艾的死而痛心哀悼，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因此我请求，允许邓艾的门生故吏，收敛他的尸骨装入棺材，送回他的祖坟安葬，并依照他平定巴蜀地区的功劳，追封他的后代做官，给他本人盖棺论定，封以谥号，使他

死而无恨。这样做,既可以令黄泉下的冤魂得以平反昭雪,又能够让朝廷的信义流传于后世。那么天下能够舍身以求名的士人,能够为朝廷立下功勋的臣子,必能(为国)赴汤蹈火,甘为陛下而死。”武帝司马炎御览了段灼的表文,很赞赏他的意见。

【原文】虞诩,长沙人也。弟望,字子都。并有士操^①。闺门^②有孝悌之称,乡党^③有廉信之誉。譙王承^④临州,王敦^⑤作逆,遣使招承,承不应,与甘卓^⑥相结,起义赴都。承于是命诩为长史^⑦、望^⑧为司马。敦遣魏乂等攻战转急,望临陈^⑨授首^⑩,诩为魏乂所害。临刑,乡人送以百数,与相酬酢^⑪,意气^⑫周洽,有如平日。子弟号泣,诩谓曰:“人生有死,阖门^⑬为忠义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诛,诏书追述^⑭诩、望忠勋^⑮,赠诩襄阳太守、望荥阳太守,遣谒者至墓吊祭^⑯。

【注释】①士操:犹士节。②闺门:借指宫廷、家庭。③乡党:同乡;乡亲。④譙王承:譙王司马承(公元264年—公元322年),字敬才,司州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晋朝宗室,为司马懿六弟司马进孙,譙王司马逊的次子。在王敦之乱中因起兵讨伐王敦而被围困于湘州治所长沙(今湖南长沙市),最终长沙失陷,司马承被擒,荆州刺史王廙承王敦旨意,杀之于武昌(今湖北鄂城)途中,年五十九岁。王敦平后,被赠为车骑将军。⑤王敦(公元266年—公元324年):字处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王导的从兄。晋武帝的女婿,西晋亡,举族避乱江南,和从弟王导同在元帝朝为官,主持国政。官至征南大将军,拜侍中,领江州牧,恃功专横,后举兵反,中途病死。⑥甘卓(?—公元322年):字季思,丹杨(今安徽当涂)人。战国时秦国丞相甘茂的后代,孙吴将领甘宁的曾孙。东晋重要将领,官至镇南大将军,王敦之乱时一度起兵讨伐王敦,但因为人迟豫不决而延误时机,最终在王敦击败朝廷军队并执掌朝政后选择退回驻地襄阳,不久即被王敦秘密杀害。⑦长史:官名。汉相国、丞相,后汉太尉、司徒、司空、将军府各有长史。其后,为郡府官,掌兵马。⑧望:人名,虞望。⑨临

陈：亦做“临阵”，谓身临战阵。⑩授首：被杀。⑪酬酢：主客相互敬酒，主敬客称酬，客还敬称酢。⑫意气：精神；神色。⑬阖门：全家。⑭追述：述说过去的事情。⑮忠勋：尽忠的勋绩。亦指尽忠而有勋绩的人。⑯吊祭：祭奠、吊唁。

【译文】虞诩，长沙州人。他的弟弟虞望，字子都。两人都有士节。他们在家族中有孝悌之名，在邻里乡党中有廉洁守信的美誉。譙王司马承到长沙作州官，当时王敦反叛朝廷，派遣使者招请司马承共同造反，司马承没有答应，而和甘卓互相连结、支持，发动义兵共赴京都（以保皇帝）。司马承此时任命虞诩为长史，虞望为司马。王敦派遣魏乂率叛军和虞诩的军队激烈交战，虞望临阵牺牲，虞诩也被魏乂杀害。虞诩临刑时，有一百多名乡亲为他送行。虞诩与乡亲们相互敬酒，其神情意态亲和融洽，有如平日。子弟们痛哭流涕，而虞诩对他们说：“人生总有一死，我全家都作了忠义之鬼，这还有什么可遗憾的！”等到王敦失败被杀后，朝廷颁诏追述虞诩、虞望的忠烈功勋，追封虞诩为襄阳太守，虞望为荥阳太守，并派遣使者到墓地祭奠。

刑法志(刑法百官二志常在传前。今从旧)

【原文】侍中^①臣顾言^②：夫杀生^③赏罚，治乱^④所由兴也。人主所谓宜生，或^⑤不可生，则人臣当陈所以宜杀，人主所谓宜赏，或不应赏，则人臣当陈所以宜罚，然后治道(治道上下。必有脱文)耳。古之圣贤欲上尽^⑥理务^⑦，下收损益^⑧，莫不深闭慎密^⑨，以延^⑩良谟^⑪。兆庶^⑫内外咸知主如此，然后乃展布^⑬服心，竭其忠诚耳。

【注释】①侍中：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晋以后，曾相当于宰相。隋因避讳改称纳言，又称侍内。②臣顾：人名。姓臣，名顾。③杀生：生杀。谓主宰生死。④治乱：安定与动乱。⑤或：表示假设。犹假使，倘若。⑥尽：尽量，尽可能。⑦理务：处理政务。⑧损益：减损或增加。这里指对国家政策提出新的建议。⑨慎密：谨慎保密。⑩延：诱引；引发。⑪良谟：良谋。⑫兆庶：犹言兆民，即百姓。⑬展布：指展现。

【译文】侍中臣顾进言说：“人的生、杀、赏、罚，和国家的安定与动乱有着密切的关系。君主说某人应该生，倘若不可以生，那么做人臣的就应陈述所以该杀的原因；君主认为某人该奖赏，倘若不该奖赏而该罚，那么做人臣的就应陈述其所以该罚的道理。然后才谈得上治国有道。古代的圣王，希望能更好地处理政务，能听到下面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无不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隐藏起来，以引发别人说

出好的意见。天下的百姓和朝野内外，都知道君主能如此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然后就都会推心置腹，竭尽忠诚了。”

【原文】廷尉^①刘颂^②表曰：“臣昔上行肉刑^③，从来积年^④，遂寝^⑤不论。臣窃以为议者拘^⑥孝文^⑦之小仁，而轻违圣王之典刑，未详^⑧之甚，莫过于此。今死刑重，故非命^⑨者众；生刑^⑩轻，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为徒^⑪者，类^⑫性^⑬元恶^⑭不轨之族也。去^⑮家悬远^⑯，无衣食之资，饥寒切身^⑰，志不聊生^⑱，廉士^⑲介节^⑳者，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㉑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属^㉒，贼盗日繁，得辄加刑，日益一岁，此为终身之徒也。自顾反善^㉓无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㉔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注释】①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狱。汉初因之，秩中二千石。景帝时改称大理，武帝时复称廷尉。东汉以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又称廷尉卿。北齐至明清皆称大理寺卿。②刘颂：见前注。③肉刑：残害肉体的刑罚，古指墨、劓、剕、宫、大辟等。今泛指对受审者肉体上的处罚。④积年：多年；累年。⑤寝：止息；废置。⑥拘：拘泥。⑦孝文：孝文帝⑧未详：不知道或了解得不清楚。⑨非命：称因意外的灾祸而死。⑩生刑：死刑以外的一切刑罚。⑪徒：服徭役的刑罚。⑫类：类似。⑬性：禀性，性情。⑭元恶：大恶之人；首恶。⑮去：距离。⑯悬远：相距很远。⑰切身：迫身。谓身为外界所迫。⑱不聊生：无法赖以生存。⑲廉士：有节操、不苟取的人。⑳介节：刚直不随流俗的节操。㉑无赖：指撒泼放刁等恶劣的行为。㉒属：继续；联接。㉓反善：回心向善。㉔志亡：一心想着逃走。亡，逃匿。

【译文】廷尉刘颂向武帝司马炎上表说：“臣过去曾上奏建议陛下施行肉刑，但从那以后已过多年，终于还是搁置一旁未予采纳。臣以为，议论者多拘泥于孝文帝（废除肉刑的）小仁慈，而轻易违背了圣王用

刑的精义，(后人)不明悉先圣用刑的深意，莫过于此了。当今加重了死刑的判决，所以死于非命的人就多了。而对罪不当死者惩处过轻，所以惩罚起不到禁除邪恶的作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由于不用肉刑所致。现在被判处服劳役的犯人，其性情类似于恶极不法之辈。他们远离家乡，衣食没有来源，切身感受饥寒之苦，觉得没有生活的依赖，即使是平日品行正直有节操的人，也会成为盗贼以求活命，更何况是习性奸诈凶恶的无赖之徒呢！因此刑徒逃走之事连日发生，强盗抢掠之事日益增多，抓到的就予以加刑，逃亡一日，加刑一年，这些人就成了终身囚徒。因为他们自感弃恶从善遥遥无期，而自身灾难困苦威逼，所以一心只想着逃跑出去再做盗贼了。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不能停息，其原因就是现实情况导致他们这样的啊！”

【原文】“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以刑生刑，以徒^①生徒。诸重犯^②亡者，发^③过三寸，辄重髡^④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积多，系狱^⑤猥^⑥蓄。议者曰：‘囚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胜^⑦罪、法不胜奸。民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⑧，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年^⑨以来，奸恶凌暴^⑩，所在充斥，渐以滋漫^⑪，议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于名忤听^⑫。’忤听孰与^⑬盗贼不禁？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原本无心字）惩^⑭其畏剥割^⑮之痛而不为也，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民无用复肆^⑯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⑰者刖^⑱其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其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⑲，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于此。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应四五岁刑者，皆髡笞^⑳使各有差，悉不复居作^㉑，然后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戮^㉒，终身作诫，民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于今，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而蹴^㉓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肉刑不可用，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

【注释】①徒：徒刑。②重犯：犯严重罪行的人。③发：头发。④髡：音昆，古代剃发之刑。⑤系狱：囚禁于牢狱。⑥猥：繁多。⑦不胜：控制不住；敌不住。⑧不轨：越出常轨，不合法度。⑨顷年：近年。⑩凌暴：凶暴；欺压虐待。⑪滋漫：滋生蔓延。⑫忤：违逆，触犯。听：难听，不好听。⑬孰与：犹言何如。意谓还不如，常用于反诘语气。⑭惩：克制；制止。⑮剥割：割削。⑯肆：不受拘束，纵恣。⑰亡：逃跑，出逃。⑱刖：音月，古代酷刑之一，砍掉脚或脚趾。⑲势：男性生殖器。⑳髡答：古代刑罚。剃去须发，鞭打身体。㉑居作：刑法名。罚令囚犯服劳役。㉒戮：惩罚。㉓蹴：踩；踏。

【译文】“古时用刑罚来遏止人们犯罪，从而避免（进一步）使用刑罚，而现在却与此相反，是‘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诸多重犯逃亡者，头发刚刚长过三寸，就（被抓回去）重新剃去头发，这就是所谓‘以刑生刑’；又加服劳役一年，这就是所谓‘以徒生徒’。囚徒逃亡者越积越多，关进监狱的囚犯就越积越多。有议论说：‘囚犯已多到不能不赦免了。’于是，犯了罪的又被赦免，这就变成了刑罚已控制不了犯罪，法律已控制不了邪恶。老百姓清楚刑法无力制裁犯罪，就拉帮结伙合谋去做不法之事，犯罪方式不断花样翻新。因此近年来，奸诈邪恶欺凌残害之事到处都在发生，而且日渐滋长泛滥。评议政事的人不深思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却说：‘实施肉刑在名声上不好听。’（试问）名声上不好听与盗贼不能禁止相比，哪个危害更大呢？古代圣王之所以制定肉刑，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就这种办法能有收效而言，不仅仅是使犯罪者内心有所警戒，而且使其害怕体肤剥割的痛苦而不敢作恶。去除他们作恶的身体器官，使奸恶之徒无法再放纵实施作恶的意图。遏止奸恶须断绝其根本，这是最高明的道理。对逃亡的罪犯，砍去其脚，他们就无法再逃跑；对行窃偷盗的罪犯，剁掉其手，他们就无法再偷盗；对奸淫的罪犯，割除其生殖器，他们就无法再奸淫，道理也是一样。除恶塞源，再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好的了。当今应该对那些处以死

刑则嫌太重，处以生刑则嫌太轻的罪犯，以及屡犯逃亡、奸淫、偷盗之罪的人，都以肉刑代之；应判处四至五年徒刑的罪犯，都加以剃发、鞭笞等刑罚，使各有差别，都不再留下服劳役。这样做才能使“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肉刑后身体残缺成为耻辱标记，也会成为终身的警戒。人们看到受刑的痛苦会因畏惧而不敢犯法，（这样的情况）一定会比现行的制度有效许多倍。这和保全罪犯用以作恶的手足，却使他们踏上必死的穷途，岂可同日而语！如果还会有人说肉刑不可使用的话，我认为就太不识时务了。”

【原文】卫展^①，字道野，河东人也。迁大理^②，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③子正父^④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⑤所称庚寅诏书^⑥，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斩之虽重犹可^⑦也。设^⑧子孙犯事，将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⑨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⑩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秦网密文峻^⑪，汉兴，扫除烦苛，风移俗易，几于刑厝^⑫。大人革命^⑬，不得不荡其秽匿^⑭，通其圯滞^⑮。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于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⑯简易。”元帝^⑰令曰：“自元康^⑱已来，事故荐臻^⑲，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⑳，蠲除^㉑诏书不可用者，此孤^㉒所虚心^㉓者也。”

【注释】①卫展：生卒年不详，约晋惠帝永宁元年前后在世。东晋女书法家卫夫人父。历任尚书郎，南阳太守。永嘉中（公元310年左右）为江州刺史，累迁晋王大理。②大理：掌刑法的官。③考：按问；刑讯。④正父：证实父亲有罪。正通“证”，证实。⑤主者：主管人。⑥庚寅诏书：庚寅年颁布的诏书。⑦可：应当，应该。⑧设：假定。⑨婴：遭受。⑩相隐之道：指父子之间互相为对方隐瞒罪过的人之常情。⑪峻：严酷；严厉。⑫刑厝：置刑法而不用。⑬革命：谓实施变革以应天命。古代认为王者受命于天，改朝换代是天命变更，因称“革

命”。⑭秽匿：污浊；邪恶。匿同“慝”。⑮圯滞：壅塞。⑯差：比较；略微。⑰元帝：东晋中宗元皇帝司马睿，字景文，东晋王朝的开国皇帝，公元318年至公元323年在位。宣帝司马懿曾孙，琅邪武王司马伷之孙，琅邪恭王司马覲之子。公元317年，时为西晋丞相的司马睿在建康称王，改元建武；次年称帝，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⑱元康（公元前65年—公元前61年）：汉宣帝刘询的第三个年号。⑲荐臻：接连地来到；一再遇到。⑳会议：聚会论议。㉑蠲除：废除；免除。蠲，音捐。㉒孤：古代诸侯君王的自称。春秋时诸侯自称寡人，有凶事则称孤，后渐无区别。㉓虚心：一心向往。

【译文】卫展，字道野，河东郡人。迁升为大理。他曾上书说：“现在施行的诏书，其中有拷问儿子来证实父亲应判死刑，或鞭挞父母查问儿子下落的内容。近来主管刑律的人所依据的《庚寅诏书》中也规定，全家逃亡则家长应被处斩。如果家长确实是逃亡的主谋，斩杀他虽说量刑重了，但也还说得过去。假若子孙们犯罪逃亡，而却拷问其父亲和祖父逃亡之情。逃亡的是子孙，而（无辜的）父亲和祖父却遭受酷刑，那就不合乎情理，也有损于教化。如果这样的情况很多，就会破坏父子之间相互隐瞒罪过的人之常情，也会使得君臣之义渐遭废弃；君臣之义被废弃，犯上作乱的邪恶之事就会发生。秦朝法网严密律条严苛，汉朝建立后废除了烦苛的刑法，社会风气得以改变，刑罚几乎停止不用。而今圣上顺应天命，成功建立晋朝，不能不荡除先前那些污浊邪恶之事，理顺疏通那些阻滞壅塞之处。现在沿用的诏书中应予删除的条文很多，应只将对于当今适用的，确定为正式条文，如此法律才比较简便易行。”元帝司马睿诏命曰：“自元康时期以来，各种变故接连而至，法条禁令也滋生蔓延。大理卫展所上奏议，应在朝廷会商讨论。去除诏书中不宜再使用的，也正是我的愿望。”

【原文】转^①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经前圣，愚谓宜复古^②

施行。”中宗^③诏曰：“可内外通共^④议之。”于是骠骑将军王导^⑤等，议以“肉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⑥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⑦深论^⑧其事，以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轻重失当，故刑政^⑨不中^⑩也。且原^⑪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过怒也，非以残民也，所以救奸、所以当罪^⑫也。今盗者窃人之财，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⑬，皆无杀害也。刖^⑭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于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练^⑮其实，恶其生而趣^⑯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于政哉”。

【注释】①转：迁职。②复古：恢复旧的制度、习俗等。③中宗：元帝司马睿。④通共：全部，一起。⑤王导（公元267年—公元330年）：字茂宏，晋朝名臣，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元帝为琅琊王时，导知天下将乱，劝王收贤俊共事，及即位，参与政务，朝野倾心，号称为“仲父”。后受遗诏辅明帝，又辅成帝，历事三朝，出将入相，晋朝中兴，导功居多，官至太傅，卒谥文献。⑥肇自：始于。⑦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汉班彪子，明帝时为郎，曾与傅毅典校秘书，后续其父彪所著汉书，积二十余年乃成。为断代史之祖。著有《两都赋》、《封燕然山铭》等四十余篇作品，传于后世。⑧深论：深刻的议论。⑨刑政：刑法政令。⑩不中：不适合，不适当。⑪原：推究；考究；研究。⑫当罪：谓罚当其罪。⑬役：徭役。⑭刖：砍掉脚或脚趾。古代酷刑之一。⑮练：详熟；熟悉。⑯趣：催促。

【译文】不久卫展迁任廷尉，又上书说：“古代的肉刑，是前代贤人圣王所用过的，我认为应该恢复古制并施行。”元帝司马睿诏令：“可交内外大臣共同议之。”于是骠骑将军王导等人，经过议论认为：肉刑制度由来已久。它开始于上古，以至到夏、商、周三代，圣哲明王都未曾更改。东汉班固曾对此做过深刻的论述，认为虽从表面上看，（废除

肉刑)有减轻刑罚之名,而实质上等于杀人。刑罚轻重失当,所以刑罚与政令就难适中公允。再说,本来先王制定刑罚,不是因为一时之怒,也不是用来残害民众的,是想用以遏止奸恶,用以使罚当其罪的。而今窃贼偷盗他人财物,邪淫的人贪图美色,逃亡者逃避徭役,他们都未曾杀人。对这些人即可处以砍足之刑。处以肉刑即能制止犯罪,如果再加上杀戮,则超过了他们应得之罪。人死不能复生,但被任意残害处死的人,每年都有很大的数目,这是仁人君子所不忍听闻的事,而何况把这种刑罚列入政令呢?如果只被废肉刑的美名所迷惑,而不顾及实情,厌恶人们有活路而把他们赶上死路,这等于是害怕被水淹却跳出船只,想避开坑穴却跃进深井一样,连愚昧无知的人都不这样做,又有什么理由(将这样的刑罚)选列于政令之中呢?

百官志

【原文】中书郎^①李重^②，以为等级^③繁多，在职不得久，又外选轻^④而内官^⑤重，以使风俗大弊，宜厘改^⑥，重外选，简阶级^⑦，使官人^⑧。议曰：

“古之圣王，建官垂制，所以体国^⑨经治^⑩，而功在简易^⑪。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损。舜命九官^⑫，周分六职^⑬，秦采古制。汉仍^⑭秦旧，倚^⑮丞相，任九卿^⑯，虽置五曹^⑰尚书令^⑱仆射^⑲之职，始于掌封奏^⑳，以宣外内，事任^㉑尚轻，而郡守牧民^㉒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治，唯良二千石^㉓。其有殊政^㉔者，或赐爵进秩^㉕，谅^㉖为治大体，所以远（艺文类聚远作追）踪^㉗三代也。及至东京^㉘，尚书^㉙虽渐优显^㉚，然令仆^㉛出为郡守（艺文类聚郡守下有钟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十一字），便（无便字）入为三公^㉜，虞延^㉝、第五伦^㉞、桓虞、鲍昱^㉟是也。近自魏朝名守^㊱杜畿^㊲、满宠^㊳、田豫^㊴、胡质^㊵等，居郡十余二十年，或秩^㊶中二千石^㊷假节^㊸，犹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虽没世^㊹，不徙官^㊺’之义也。

【注释】①中书郎：官名。三国魏始置，属中书省，为编修国史之任。晋惠帝时起，改属秘书监，称大著作郎。②李重（公元253年—公元300年）：字茂曾，江夏钟武人。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之弊。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太熙初（公元290年），累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义，辄参以经典处决，多见施行。迁尚书吏部郎。永康初，赵王司马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迫成疾而卒。谥曰成。③等级：按差异而定出的官吏的高下级别。④轻：轻视。⑤内官：

指国君左右的亲近臣僚。⑥厘改：改革；改正。⑦阶级：官的品位、等级。⑧使官人：使官得其人。官人，选才委官。⑨体国：创建或治理国家。⑩经治：筹划治理。⑪简易：简单易行；不烦难。⑫九官：古传舜设置的九个大臣。颜师古注：“《尚书》：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凡九官也。”⑬六职：谓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六种职别。⑭仍：沿用。⑮倚：凭靠。⑯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⑰五曹：指尚书省下分职治事的五个官署。汉初置尚书五人，其一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主庶人上书事；主客曹主外国事。⑱尚书令：官名。始于秦，西汉沿置，本为少府的属官，掌文书及群臣的奏章。汉武帝时以宦官司担任（又称中书令），汉成帝时改用士人。东汉政务归尚书，尚书令成为对君主负责总揽一切政令的首脑。⑲仆射：官名，秦始置。汉成帝，初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位仅次于尚书令，职权渐重。汉献帝建安四年，置左右仆射。唐宋左右仆射为宰相之职。⑳封奏：指古时臣下封好牍（奏章）上奏帝王。㉑事任：职务；职责。㉒牧民：治民。㉓故汉宣称所与为治，唯良二千石：汉宣：汉宣帝，名刘询，生于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原名刘病已。汉武帝的曾孙。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任用贤能，贤相循吏辈出。全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史称“宣帝中兴”。二千石：汉制，郡守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称郡守为“二千石”。㉔殊政：突出的政绩。㉕进秩：进升官职；增加俸禄。㉖谅：确实；委实。㉗远踪：《艺文类聚》远作“追”。追踪，按踪迹或线索追寻。㉘东京：古都名。指洛阳，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汉都洛阳，因在西汉故都长安之东，故称“东京”。㉙尚书：官名。始置于战国时，或称掌书，尚即执掌之义。秦为少府属官，汉武帝提高皇权，因尚书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奏章，地位逐渐重要。汉成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办事。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三公权力大大削弱。魏晋以后，尚书事务益繁。隋代始分。㉚优显：贵显。㉛令仆：指尚书令与仆射。亦泛指股肱重臣。㉜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

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③虞延：字子大，陈留东昏人。④第五伦：字伯鱼，东汉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先世为战国田氏，迁移西汉园陵，以迁移次第为氏。早年是乡啬夫，京兆尹阎兴召为主簿，任铸钱掾。后举孝廉，任会稽（浙江）、蜀郡（四川）太守。为官以清廉著称。章帝时，揭发外戚马氏诸多恶行。⑤鲍昱：字文泉，约王莽更始二年（公元10年）生，卒于汉章帝刘烜建初六年（公元81年），上党屯留（今山西长治市屯留县）人。东汉司隶校尉鲍永之子。鲍昱历仕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朝，位至司徒、太尉，是东汉初年比较著名的奉法守正、注意实绩的官员。⑥名守：有贤名的郡守。⑦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东汉末及三国时曹魏官吏及将领。西汉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⑧满宠：字伯宁，山阳郡昌邑人（今山东微山），魏国名将，官至太尉。最初在曹操手下任许县县令，掌管司法，以执法严格著称；转任汝南太守，开始参与军事，曾参与赤壁之战。后关羽围攻樊城，满宠协助曹仁守城，劝阻了弃城而逃的计画，成功坚持到援军到来。曹丕在位期间，满宠驻扎在新野，负责荆州侧的对吴作战。曹睿在位期间，满宠转任到扬州，接替曹休负责东侧对吴作战，屡有功劳，后因年迈调回中央任太尉，数年后病逝。⑨田豫（公元171年—公元252年）：字国让，渔阳雍奴（今天津市武清区东北）人。三国时期曹魏将领，官至太中大夫，封长乐亭侯。⑩胡质（？—公元250年）：字文德，淮南寿春人，少与蒋济、朱绩知名江、淮间。蒋济为别驾，推荐与曹操，召为顿丘令。魏文帝时，官至东莞太守。在东莞九年，政通人和，上下称颂。后迁荆州任刺史，政绩依然卓著。他为官清廉，不经营家产私业，家中没有多余财产。⑪秩：俸禄。⑫中二千石：汉官秩名。《汉书·宣帝纪》：“颍川太守黄霸以治行尤异，秩中二千石。”颜师古注：“汉制，秩二千石者，一岁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实不满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岁得二千一百六十石，举成数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满也。”汉制九卿秩皆中二千石，故又用为九卿的代称。⑬假节：晋南北朝时，掌地方军政的官往往加使持节、持节或假节的称号，持节得诛杀中级以下官吏及无官职者或者犯军令者。⑭没世：终身，永远。⑮徙官：迁徙官职。

【译文】中书郎李重，认为朝廷官吏的等级繁多，且在一个职位上时间不长，又轻视地方官选用而重视任用近侍臣僚，因而导致风气败坏，应改为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派，简化官员的品级划分，使官得其人。他说：“上古圣王，设官建制，目的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其成功之处在于简单易行。从五帝三王以来，其设官建制世代各有增减。虞舜只任命九牧官长，周代分设六种职事，秦朝采用古制。汉沿用秦的制度，倚仗丞相，任用九卿，虽也增设了五曹、尚书令、仆射等官职，（这些担任内廷职务的官员）开始也只是掌管封呈奏报之事，将君主旨意向朝野内外转达而已，其职责任务尚不算重要，而郡守一类管理民众之官则处于重要地位。所以汉宣帝说，治理天下所要倚靠的是俸禄为二千石的好郡守。他们中政绩优异者，就赐给爵位或晋升官职、增加俸禄，这确实是治国的大根本，所以宣帝的政绩能够远追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到了东汉，尚书之位尽管逐渐优越显要，然而尚书令和仆射外派地方就是郡守，随即回到京城便位列三公。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就是如此。近世魏朝著名的郡守杜畿、满宠、田豫、胡质等人，做郡守十多年到二十年，有的品级达中二千石，皇上赐予节杖，也不让他们离开州郡，这也体现出古人“如果善于从事某项工作，即使干一辈子，也不离开这份官职”的大义。

【原文】“汉魏以来，内官之贵，于今最隆^①，而百官等级遂多，迁补^②转徙^③如流，能不以著^④，黜陟^⑤不得彰，此为治之大弊也。夫阶级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⑥成，不可得也。《虞书》^⑦云：‘三考^⑧，黜陟幽明^⑨。’周官，三年大计^⑩群吏之治，而行其诛赏。汉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轻资，亦先试守^⑪，不称，继以左迁^⑫。然则隼才^⑬登进，无能降退，此则所谓‘有知必试，而使人以器’^⑭者也。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⑮者不得复稍迁，又简^⑯法外议罪^⑰之制，明试守左迁之例，则官人理书^⑱（书疑事），士^⑲必量能^⑳而受爵^㉑矣，居

职^⑳者自久，则政绩可考^㉑，人心自定^㉒，务求诸己矣。”

【注释】①隆：显达，显赫。②迁补：升官补缺。③转徙：辗转迁移。④著：显著。⑤黜陟：指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⑥治功：泛指治理的政绩。⑦虞书：属《尚书》中虞书部。⑧三考：古代官吏考绩之制。指经三次考核决定升降赏罚。⑨幽明：指善恶，贤愚。⑩大计：官吏每三年一次的考绩。⑪试守：正式任命前试行代理某一职务。⑫左迁：降官，贬职。⑬隼才：亦作“隼材”，才智出众的人；出众的才智。“隼”通“俊”。⑭器：才能，能力。⑮同班：等级相同。⑯简：简化。⑰议罪：论议定罪。⑱理书：理事，治事，处理事务。⑲士：卿士。泛指诸侯臣僚、各级官吏。⑳量能：衡量才能。㉑受爵：接受爵位。㉒居职：在职；任职。㉓考：旧时考核官吏的成绩曰“考”，其考语亦曰“考”。㉔定：安定。

【译文】汉、魏朝以来，在朝廷做官的尊贵，于今最为显著。于是百官的等级也就增多，官员的变更、补缺、调转、提升如同流水，有能力而不为人所知，人才的贤愚在进退升降中不能得到彰显，这是治理国家的极大弊端。官阶如此繁多，却希望官员在一个职位任职较长时间，在一个职位上时间短暂却又希望其治理很有成绩，这都是不可能办到的事。《虞书》上说：“经过三次考核决定官员的升降。”《周官》上说：

“每三年广泛考察百官的政绩一次，据此赏罚任免。”汉代的办法是授予官职时，有的不直接确定官职的大小品级。魏朝在开始任用时不看重资历，也采取在职试用的办法，对其不称职者予以降职。这样，则使才能出众者得到升迁，无才能的予以降职或辞退。这就是所谓有才能的人一定经过试用，而按其才能高低来用人的办法。我以为当前应大力合并官员的品级，让同一官品班次者不得在短时间内调迁。另外，应简化在规定以外评议官员罪过的制度，明确在职试用、留用、不称职者降免的规定。这样一来，人各得其位、制度得到简化明确，士人也会根据其才干而接受爵位了。在某一职位任期持久，则政绩就可以考

核，做官的人心安定，就必然会努力要求自己尽职了。

【原文】裴顾^①（顾疑顾）以万机^②庶政^③，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乃上疏曰：“臣闻古之圣哲，深原^④治道，以为经理^⑤群务，非一才之任；照练^⑥万机，非一智所达。故设官建职，制其分局^⑦。分局既制，则轨体有断。事务不积，则其任易处，选贤举善，以守其位，委任责成^⑧。立相干^⑨之禁，侵官^⑩为曹^⑪，离局^⑫陷奸。犹惧此法未足制情，以义^⑬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⑭。’夫然，故人知厥^⑮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后治道^⑯可隆，颂声能举。故称尧舜劳于求贤，逸^⑰于使能。分业^⑱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干曹，竞达所怀^⑲，众言纷错^⑳。莅职^㉑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横干他分。主听眩^㉒，莫知所信，遂亲细事^㉓，躬自听断^㉔，所综^㉕遂密，所告弥众。功无所归，非^㉖无所责，群下弃职，得辞宜罚，以此望治，固其难也。

【注释】①裴顾：疑为裴顾（公元267年—公元300年），西晋哲学家。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他曾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之职。西晋时期重要的朝臣，也是称著当时的名士。生于晋武帝泰始三年，卒于惠帝永康元年，年三十四岁。②万机：指帝王日常处理的纷繁的政务。③庶政：各种政务。④原：推究，考究，研究。⑤经理：治理。⑥照练：照，察知，明白。练，详熟，熟悉。⑦分局：职司，犹职分。⑧责成：指令专人或机构负责完成任务。⑨相干：互相干扰；互相干犯。⑩侵官：超越权限而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⑪曹：古代分科办事的官署或部门。此处指下属官员。⑫离局：远离自己的部属；离开职守。⑬义：道义。⑭出位：越位，超越本分。⑮厥：代词。其。起指示作用。⑯治道：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等。⑰逸：闲适，安乐。⑱分业：犹分工。⑲所怀：怀抱；心中所想。⑳纷错：纷繁杂乱。㉑莅职：莅职，到任；就职。㉒眩：迷惑；迷乱。㉓细事：小事。㉔听断：听取陈述而做出决定。㉕综：整

理,治理。②⑥非:错误。

【译文】裴頠认为国家政务,应托付宰辅办理,已有的诏命不应频频更改,于是上疏说:“臣听闻古代的圣哲,深入的探究治国之道,认为管理众多事务,不是凭一人之才就能胜任的;通晓熟练各种事务,也不是靠一人之智所能达到的。因而才设置各种官职,明确他们的分工职守,职责和规章制度就能确定下来。政务不积压,那么他的任务就易于完成;选贤任能,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制订好严禁相互干预的禁令,超越权限而侵犯其他官员职权的降为属官,离开自己职守的按奸臣处理。即便如此,还担心这样做尚不足以控制私情,于是又以道义来明确防范。明确提出‘君子谋政不超越自己的职责’。这样一来,人人都知道他应做的事,各守其职,居下位没有超越职分之臣,国家的政治才得以兴隆,歌颂之声就可传扬。所以人们说尧舜为访求贤才而忙碌,因贤才得以任用而安享清闲。这是由于职务分工既已划分清楚,任职的又是合适的人才,君王无所为而能实现天下政治清明,难道不是很好吗?反之,选用官员不当,人人不守职分,他们超越职位干预下属机构的事务,竞相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众说纷纭,使在职者不能自主的管好本职事务,不在职者蛮横干涉别人分内的事务;君主的听闻就会混乱,迷惑不知该信谁的话,于是就亲自处理具体事务,亲自决断。君主所综揽的事情多了,所奏告的人就越来越多,结果是有了成绩却不知是谁的功劳,有了过失也不知是谁的责任。下面的臣子放弃了自己的职守,又能逃脱责罚。这样还指望国家能治理好,确实是很难办到的事呀!”

【原文】“昔杜蕢^①既数^②师旷^③,退而自酌^④,以罚干职之非,记称其善;陈平^⑤不知簿书^⑥之目^⑦,汉史美^⑧其守职。政不可多门^⑨,多门则民扰。于今之宜,选士既得其人,但当委责,若有不称,便加显戮^⑩,

谁敢不尽心竭力？不当^①便有干职之臣，适^②不守局，则所豫^③必广；所豫适广，则人心赴^④之；人心通赴，则得作威福^⑤。臣作威福，朝之蠹^⑥也。帷幄^⑦张子房^⑧之谋者，不宜使多，外委群司^⑨，卑（卑作单）力所职，尊崇^⑩宰辅，动静咨度^⑪，保任其负^⑫。如此，诏书必不复数改。听闻风言^⑬，颇以诏命数移易^⑭，为不安静。臣不胜狂瞽^⑮，敢陈愚怀^⑯，乞陛下少垂^⑰省察。”

【注释】①杜蕢：晋平公的厨师。②数：数落，责备。③师旷：春秋晋国乐师。善于辨音。④自酌：斟酒自饮。⑤陈平：人名。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西汉开国功臣。汉文帝时任右丞相，后迁左丞相。⑥簿书：记录财物出纳的簿册。⑦目：条目；要目。⑧美：称赞。⑨多门：谓颁令之处很多。⑩显戮：明确的惩罚。戮，惩罚。⑪当：符合。⑫适：连词。如果，假若。表示假设关系。⑬豫：通“与”。参与。⑭赴：趋附。⑮威福：原指统治者的赏罚之权，此处谓当权者妄自尊大，恃势弄权。⑯蠹：音度。比喻祸国害民的人或事。⑰帷幄：指谋臣或谋画之任。⑱张子房：张良（？—公元前185年），字子房，封留侯，谥号文成。祖籍颍川，城父（今安徽亳州）人，汉太祖刘邦的谋臣，汉朝开国元勋之一。⑲群司：百官。⑳尊崇：尊敬推崇。㉑咨度：咨询；商酌。㉒负：承受；担负。㉓风言：流言；无根据的话。㉔移易：移动改变。㉕狂瞽：愚妄无知。多用作自谦之辞。㉖愚怀：谦指己见。㉗垂：用作敬词，多用于上对下的动作。

【译文】“从前杜蕢数落责备师旷的过错（并罚他饮酒），退下时又自罚一杯，以惩罚自己干预他人职责的过错，史书上称赞他做得很对。汉朝陈平不能回答出帐簿的名目，史书称美他能恪守本职。颁布政令之处不可多，多则人民无所适从。当今最好的做法是，选拔官员既然有了能胜任岗位的人，就应该把相应的责任委托给他；若有不称职者，便给以公开的处罚，这样谁还敢不尽心竭力。（如果官职与责任）不相应便会产生干涉他人职责的官员，如果有人不遵守自己的权限，那么他所

参与干涉的事必然涉及多方面;如果参与面过广,那么就会有官员去依附(这样的权贵),如果大家都要赶去依附(权贵),那些权贵就会作威作福。臣子作威作福,就会成为朝廷的蛀虫(而害国害民)。像汉代张良那样的谋臣,不宜使用得太多,应该把外面的事务委任给各个部门,使他们恪尽职守;君主应尊崇在朝的宰辅之臣,重大事项和他们谘询商量,保证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如能这样去做,圣上的诏书定然不再会频加改动。臣听到一些传言,觉得屡次改动诏书,的确不是安稳妥当之计。臣语言狂妄、所知甚少,冒昧陈述自己的愚见,乞请陛下稍加垂目阅览审察。”

【原文】何曾^①,字颖孝,陈国人也。为司隶校尉,言于太祖^②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③阮籍^④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坐^⑤。宜槟^⑥四裔^⑦,无令污染^⑧华夏。”太祖^⑨曰:“此子羸病^⑩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朝廷惮^⑪焉。泰始九年^⑫为司徒,以疲疾求退。孙资位至侍中,潘滔^⑬潜^⑭之于太傅越^⑮,遂被杀。初曾告老^⑯,时被召见,侍坐^⑰终日,世祖^⑱不论经国大事,但说平生常语。曾出每曰:“将恐身不免乱,能及嗣^⑲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犹可得没^⑳。”指诸孙曰:“此辈必遇乱死也。”及资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

【注释】①何曾(公元199年—公元278年):西晋大臣。原名瑞谏,又名谏,魏大臣何夔之子,承袭其父爵位,魏明帝时封平原侯,擢散骑侍郎、典农中郎将,主张为政之本在于得人。何曾与曹魏权臣司马懿私交深厚,司马炎袭父爵为晋王时,何曾为丞相,在废曹立晋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晋朝一建立,他官封太尉,直至太保兼司徒,爵位也由侯晋升为公。朝会之时,何曾享受坐车佩剑的特权,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②太祖:晋文帝司马昭。③听:听凭,任凭。④阮籍(公元210年—公元263年):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

世称阮步兵。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⑤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坐：公坐，即公众场合。此句指何曾对于阮籍有损礼教而深感不满。史载阮籍在丧母时还喝酒吃肉，不能尊崇常礼，但是却因悲伤而吐血大病，几乎死亡，所以当时人还认为阮籍是孝顺的。而晋武帝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对阮籍及其家族还是非常欣赏和仰赖的（见《世说新语》

“任诞篇”、“简傲篇”以及《晋书》卷四九“阮籍传”）。⑥摈：排斥，弃绝。

⑦四裔：指四方边远之地。⑧污染：沾染，玷污。⑨太祖：即太祖。⑩羸病：衰弱生病。羸，衰病，瘦弱，困惫。⑪惮：畏惧。⑫泰始九年：即公元273年，泰始是西晋的第一个年号。⑬潘滔：西晋荥阳人，字阳仲。初为愍怀太子洗马，东海王司马越引为心腹，与刘舆、裴邈合称“越府三才”。历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及越专朝政，疑朝臣贰于己，因劝司马越悉诛尚书何绥等。永嘉四年，为河南尹，惠帝恶司马越专权，与荀晞联结，五年，晞陈越罪状，表求杀滔。遣骑收之，夜遁，得免。⑭潜：谗毁，诬陷。⑮越：司马越，字元超，西晋宗室，高密王泰长子。

“八王之乱”的最后一王。初以世子为骑都尉，侍讲东宫，拜散骑侍郎，历左卫将军，加侍中。讨杨骏有功，封五千户侯。后复为侍中，加奉车都尉，别封东海王。永康初，为中书令，徙侍中，迁司空，领中书监，后加尚书令。八王之乱后期，河间王颙挟晋惠帝迁长安，司马越起兵奉迎惠帝，应者云集。及惠帝还洛，司马越乙太傅录尚书事，独揽朝政。⑯告老：旧指官吏年老辞官退休。⑰侍坐：在尊长近旁陪坐。⑱世祖：司马炎。⑲嗣：子孙，后代。⑳没：谓寿终，善终。

【译文】何曾，字颖孝，陈国人。在任司隶校尉时，曾对太祖司马昭说：“您现在正实行以孝道治理天下，而听任阮籍在（母亲去世的）重哀之时，公然饮酒吃肉。（像他这种蔑视礼教的人）应该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不要使他污染华夏的传统美德。”太祖说：“他现在瘦弱疲病到如此地步，您不能看我的面子而忍一忍吗？”何曾重新引经据典，言辞道理更为恳切，让朝廷的官员都有些害怕。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何曾官任司徒，因老迈多病请求退休。后来他的孙子何绥官至侍

中。有个叫潘滔的人在太傅司马越面前诬陷何绥，何绥遂被处死。当初何曾告老在家时，经常被武帝召见，何曾陪坐一整天，而武帝并不与他谈论经国大事，只说些日常生活的话。何曾从宫中出来常说：“恐怕将来不能免于祸乱，不知是否牵涉到后代子孙！”他告诉他的两个儿子说：“你们还可以得到善终。”又指着几个孙子说：“你们这一辈必遭遇祸乱而死！”等到何绥被杀后，何绥的哥哥何嵩说：“我们祖父料事如神啊！”

【原文】羊祜^①，字叔子，泰山^②人也。都督^③荆州^④诸军事，征南大将军。上疏平吴^⑤，世祖深纳之，吴军人前后至者，不可胜数。祜将入朝而有疾，至洛阳遂薨^⑥。南州市会^⑦闻丧，举市悲号而罢，于是传哭接音，邑里^⑧相达。百姓乃树碑^⑨岷峰^⑩，立庙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⑪。杜预^⑫代镇，名为“堕泪碑”。吴灭，诏曰：“祜建平吴之规，其封祜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⑬，邑五千户，绢万匹。”吴平庆会^⑭，群臣上寿^⑮，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岂朕所能为也。”

【注释】①羊祜（公元221年—公元278年）：晋南城人。武帝时镇襄阳，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人心，与陆抗对境，务修德以怀吴人，官至征南大将军，陈伐吴之计，后病卒，南州民为之罢市巷哭，为立碑岷山，望其碑者皆流涕，时称“堕泪碑”。②泰山：郡名。治奉高，在今山东泰安东北。③都督：总领，统领。④荆州：古“九州”之一。在荆山、衡山之间。汉为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约相当于今湘鄂二省及豫桂黔粤的一部分；汉末以后辖境渐小。东晋定治江陵（现属湖北），为当时及南朝长江中游重镇。⑤平吴：平灭东吴。⑥薨：古代称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死去。⑦市会：城市中的庙会。⑧邑里：指乡里的人民。⑨百姓乃树碑：羊祜任襄阳太守，有政绩。后人以其常游岷山，故于岷山立碑纪念，称“岷山碑”。⑩岷峰：山名。在湖北襄阳县南。又名岷首山。东临汉水，为襄阳南面要塞。西晋羊祜镇襄阳时，常登此山，置酒吟咏。⑪涕泗垂泣：涕泗，涕泪

俱下，哭泣。垂泣，指低声哭。这段历史成为日后“岷山泪”的典故。岷山泪本指百姓至岷山凭吊羊祜而流的眼泪，后谓因感念地方官德政而流出的怀念的眼泪。⑫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博学多才，被誉为“杜武库”。参加了平吴战争，统一后致力于安定局势。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⑬乡君：古代妇女的封号。⑭庆会：喜庆的宴会。⑮上寿：谓向人敬酒，祝颂长寿。

【译文】羊祜，字叔子，泰山郡人。他负责管理荆州的军事，官拜征南大将军。羊祜向武帝司马炎上平灭东吴之策，武帝十分赞同，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吴国军队前后来归降者，多得难以计数。羊祜将入朝时生病，到了京都洛阳就死了。当时荆州人上庙市，听到羊祜病逝的噩耗，整个集市上的人都悲哭号啕，停止了集市交易，哭声相连，从市镇传到了乡村。老百姓又为他在岷峰立碑，修庙祭祀。行路的人看到石碑后没有不流泪哭泣的。杜预接替羊祜镇守荆州，把百姓为羊祜所立的石碑称名为“堕泪碑”。晋灭吴以后，武帝颁诏曰：“羊祜提出平吴的谋略，立下大功，封羊祜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赐绢万匹。”东吴平定后（朝廷开）的庆功会上，群臣祝贺。武帝流着泪说：“这是羊祜太傅的功劳，岂是朕所能做得到的啊！”

【原文】秦秀，字玄良，新兴^①人也。少以学行^②忠直^③知名，迁补^④博士^⑤。群率伐吴，诏以贾充^⑥为大都督^⑦。秀性恶憎（恶憎作忌讪）佞，疾之如讎，轻鄙^⑧贾充，闻其为大统^⑨，心所不平，遂欲哭师。及充^⑩卒议谥^⑪，秀请谥为荒公。初，何曾^⑫卒，秀议曰：“曾事亲有色养^⑬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实得臣子事上之概^⑭。然资性^⑮骄奢，不循轨则^⑯，朝野之论，不可具言^⑰。俭，德之恭也；侈^⑱，恶之大也。曾受宠二代^⑲，显赫累世，荷保傅^⑳之贵，秉司徒^㉑之均^㉒，而乃骄奢之名，被^㉓于九域^㉔，有生之民，咸怪其行，秽^㉕皇代^㉖之美，弃羔羊^㉗之节，示后

生^②之傲^③，莫大于此。若生极其情，死又无贬，是无正刑也。（旧无无正刑也四字。补之）王公贵人，复何畏哉？谨案^④谥法^⑤，名与实爽^⑥曰缪^⑦，怙乱^⑧肆行^⑨曰丑。曾宜为缪丑公。古人阖棺^⑩之日，然后谏行^⑪，不以前善没后恶也。”秀性悻直^⑫，与物多忤^⑬，为博士^⑭前后垂二十年，卒于官。

【注释】①新兴：郡名。东汉建安二十年置，治九原（今山西忻州市）县。西晋时辖境减小。②学行：学问品行。③忠直：忠厚正直。④迁补：升官补缺。⑤博士：古代学官名，晋代设立国子博士。⑥贾充：见前注。⑦大都督：军职名。魏晋南北朝称“都督中外诸军事”或“大都督”者，即为全国最高之军事统帅。南宋时亦偶有用都督、同都督，督视各路兵马等，为执政官出任临时统帅之称。⑧轻鄙：小看，轻视。⑨大统：军队统帅。⑩充：贾充。⑪谥：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据其生前事迹评定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亦指按上述情况评定这种称号。⑫何曾：见前注。⑬色养：指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⑭概：准则，标准。⑮资性：资质；天性。⑯轨则：规则；准则。⑰具言：备言，详细告诉。⑱侈：奢侈，浪费。⑲二代：这里指何曾在曹魏时代，便与当时的权臣司马懿私交甚厚，司马炎袭父亲的爵位为晋王时，何曾便是其丞相。后来司马炎以晋代魏，何曾起了相当的作用。⑳保傅：保育、教导太子。㉑司徒：官名。汉哀帝元寿二年，改丞相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并列三公。东汉时改称司徒。历代因之。㉒均：古同“钧”，比喻国政。㉓被：遍布。㉔九域：九州。㉕秽：污染；玷污。㉖皇代：犹言国朝；当今之世。㉗羔羊：《诗·召南》篇名。因《羔羊》诗序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故后用以称美士大夫操行洁白、进退有节。㉘后生：后辈，下一代。㉙傲：古同“傲”。㉚谨案：慎查考。引用论据、史实开端的常用语。㉛谥法：评定谥号的法则。上古有号无谥，周初始制谥法，至秦废。汉复其旧，历代因之，至清止。㉜爽：差失；不合。㉝缪：诈伪。㉞怙乱：谓乘乱取利。㉟肆行：谓恣意妄为。㊱阖棺：盖棺。指死亡。㊲谏行：谓累列

死者行迹。③⑧悻直：刚直，固执。③⑨忤：指违逆，触犯。④⑩博士：古代学官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汉文帝置一经博士，武帝时置“五经”博士，职责是教授、课试，或奉使、议政。晋置国子博士。

【译文】秦秀，字玄良，新兴郡人，年轻时以才学品行忠直而闻名，后来补缺做了博士。诸军伐吴时，武帝诏命以贾充为大都督。秦秀生性憎恶奸佞之人，对这些人视如仇人一般。他轻蔑鄙视贾充，听到他被任命为统军首领，愤愤不平，曾打算以“哭师”的行动劝谏。待贾充死后，朝中商议给他定谥号，秦秀提出将贾充的谥号称为“荒公”。当年何曾病逝，秦秀也曾说：“何曾侍奉父母有‘色养’的美名，为官时上奏进言也能以伊尹为楷模，这两点上确实符合臣子事奉君主的标准。然而他生性骄傲，生活奢侈，不守规矩，朝内朝外对他的议论很多，不能详说。节俭是美德中最值得尊崇的，奢侈是恶行中最严重的。何曾受到司马懿、司马炎父子两代的宠爱，显赫几世。他身居太傅太保的尊贵，执掌司徒之职的大权，而其骄奢之名遍及国内，凡活着的人，都为他的行为感到惊异。他玷污了我煌煌晋朝的美德，抛弃了为臣子廉洁正直、进退有节的操行，显示给后辈人以傲慢失德的印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若在世时尽情骄奢放纵，死后又不给以应有的谴责，这样就没有公正的刑罚了。那么王公贵人，还有什么顾忌呢？通过详细考查谥号的法则，臣看到名与实不合叫做‘缪’，仗势胡作非为叫做‘丑’。何曾的谥号应该叫‘缪丑公’。古人死后才能对其一生的是非善恶做出结论，不因他前半生好而掩盖后半世的罪过。”秦秀性情刚直固执，言行与众人多有抵触。任博士前后将近二十年，最后死在任上。

【原文】李憺^①，字季和，上党^②人也。累辟^③三府^④不就^⑤，宣帝^⑥复辟为太傅属^⑦，固辞。世宗^⑧辅政，命憺为大将军从事中郎^⑨。憺到引见，谓憺曰：“昔先公辟君而不应，今孤^⑩命君而至，何也？”对曰：

“先君以礼见待，熹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⑪，熹畏法而至。”帝甚敬重焉，迁太常^⑫司隶校尉^⑬。

【注释】①李熹：上党铜鞮（今山西沁县）人。少有高行，博学精研，屡征不就。后为并州别驾。晋景帝召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后转司马，拜右长史，太子太傅，并摄国事。迁尚书仆射，拜特进、光禄大夫，年老逊位。卒，追赠太保，谥曰成。②上党：郡名。为秦三十六郡之一。西晋时郡治潞县。③辟：征召、荐举。④三府：即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按照汉制，三公可以自行征召下属官员乃至武官，称为“开府”。⑤就：就职。⑥宣帝：即司马懿。⑦属：官属；部属。⑧世宗：司马师（公元208年—公元255年），字子元，西晋开国君主晋武帝司马炎的伯父，司马懿与张春华的长子。司马炎称帝，尊司马师为晋景帝，庙号世宗。⑨从事中郎：官名。汉魏时，三公及将军府均设从事中郎。职参谋议，位在长史、司马之下。⑩孤：古代诸侯君王的自称。⑪绳：约束。⑫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汉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历代因之，则为专掌祭祀礼乐之官。⑬司隶校尉：监督京师和京城周边地方的秘密监察官。

【译文】李熹，字季和，上党郡人。他多次被三公府征召，都不就职。司马懿又征召他做太傅的属官，他仍坚决辞让。司马师辅佐朝政时，命李熹作大将军从事中郎。李熹来到后引见入朝，司马师对他说：

“当年先公征召您而您不回应，现在我命您做官，您就来了，这是为什么？”李熹回答说：“先君对我以礼相待，所以我也能够以礼相推辞；明公您是以法令硬性相邀，我是畏惧法令而来的。”皇上对李熹的为人非常敬重。升任李熹为太常、司隶校尉。

群书治要 卷三十 晋书(下)

【题解】本卷辑录了晋朝十九位名臣之传略。这十九位臣子中，有忠有奸。忠诚者如刘毅、傅玄等人，皆正言直谏，忧国忧民，然张华、裴頠等人却因被害而不得善终，令人扼腕。奸佞者如荀勖、冯紵等，他们结党营私，巧言令色，虽才学渊博，然心性邪佞，只图一己私利，全然不顾国之安危，其后果也可想而知。

除传略外，本卷还辑录了大量的奏疏和政论，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气中亟须整饬的历史积弊。刘毅力陈九品之弊，建议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裴頠深患时俗放荡，风教陵迟，于是著《崇有论》以释其弊，以尊儒术；刘颂、陆机皆见夏、商、周三代直道垂业之至理，故深阐五等分封之利，摒除郡县之弊，以期帝王修周旧迹，建立诸侯，以使天下晏然，延祚久长；江统深惟四夷乱华，黎庶涂炭，故作《徙戎论》以正时议。在这些政论中，无不见先贤用心之良苦，亦见魏徵胸怀之深远。

传

【原文】刘毅^①，字仲雄，东莱^②人也。治身^③清高^④，厉志^⑤方直^⑥，为司隶校尉^⑦。皇太子鼓吹^⑧入东掖门^⑨，毅奏劾^⑩保傅^⑪以^⑫下。诏赦之，然后得入。世祖^⑬问毅曰：“卿以吾可方^⑭汉何帝？”对曰：“可方桓灵^⑮。”世祖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⑯为治，又平吴会^⑰，混一^⑱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⑲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⑳，以此言之，乃殆^㉑不如桓灵也。”

【注释】①刘毅（公元216年—公元285年）：曹魏及西晋官员，为官公正刚直。②东莱：古地名。即今山东省北胶河以东。③治身：即修身。④清高：纯洁高尚。⑤厉志：激励意志，磨炼意志。⑥方直：指人品端方正直。⑦司隶校尉：官职名，最初设于汉代，魏晋时沿用之，是监督京师和京城周边地方的秘密监察官。该官职的司法监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制约各级官吏尤其是中央高官的不法行为。据《晋书·刘毅传》，刘毅被任命为司隶校尉的时间是公元278年。⑧鼓吹：演奏乐曲。⑨东掖门：掖门，宫殿正门两旁的边门。颜师古注：“非正门而在两旁，若人之臂掖也。”古时太子住在皇宫以东，太子朝觐皇帝，入官需要从东边的门入宫。如果此时还摆出吹打仪仗队的样子，则对于皇帝就不够恭敬了。故现在通行本《晋书·刘毅传》中此处后有“以为不敬”四个字，即特别强调了刘毅认为此举非常不敬。⑩奏劾：上奏章检举。⑪保傅：古代保育。教导太子等贵族子弟及未成年帝王。诸侯的男女官员，统称为保傅。⑫以：连词，表并列，相当于“和”。⑬世祖：即晋朝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⑭方：比较，

对比。⑮桓、灵：即汉桓帝和汉灵帝。桓灵两帝是东汉末代的两位皇帝，这个时代被史家定为汉代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政权岌岌可危的时期。汉灵帝除了要面对政权危机之外，确立太子方面也面临嫡庶之争，这两个问题也正是晋武帝所面临的。值得注意的是，刘毅回答武帝的问题之后，不到五十年间，皇室内部便出现了皇室兄弟相争的“八王之乱”。这也与汉灵帝驾崩后不久天下大乱的情况暗合。⑯克己：谓克制私欲，严以律己。⑰吴会：东汉分会稽郡为吴、会稽二郡，并称吴会，地点略相当于今日的江苏浙江部分地区。后亦泛称此两郡故地为吴会。⑱混一：亦作“混壹”。齐同，统一。⑲已甚：过甚，太过。⑳私门：犹家门。㉑殆：大概，几乎。

【译文】刘毅，字仲雄，东莱郡人。他修身追求纯洁高尚，以品行端方正直自励。官拜司隶校尉。（有一次）他看到皇太子司马衷一行击鼓奏乐要从皇宫的东掖门入宫（来觐见皇上），刘毅便立即上奏弹劾（太子身边的）太保、太傅以及有关下属官员。（后经晋武帝）下令宽赦，然后太子才得以入朝。武帝问刘毅说：“你认为我可以和汉代的哪位皇帝相比？”刘毅回答说：“您可与东汉的桓帝、灵帝相比。”武帝说：“我的德行虽说不如古人，但我还能克制私欲去治理朝政，又平定了吴会地区，统一了天下，你将我比作桓帝、灵帝，这太过分了吧！”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能将卖官的钱收入国库，陛下却将卖官的钱归入自己腰包，就这一点而言，您大概还比不上桓、灵二帝！”

【原文】习凿齿^①《阳秋》^②曰：毅答已，帝大笑曰：“桓灵之朝，不闻此言，今有直臣^③，故不同乎？”散骑常侍^④邹湛^⑤进曰：“世说以陛下比汉文帝^⑥，人心犹多不同。昔冯唐^⑦答文帝曰：‘不能用颇牧^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⑨，而陛下乐，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禅^⑩，焚雉头裘^⑪，行布衣礼。今于小事，何见褒^⑫之甚耶？”湛曰：“圣诏所及，皆可豫先^⑬算计，以长短^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为之。至如向^⑮诏，非明恕^⑯内充，苞

之德度^⑩，不可为也。臣闻猛兽在田，荷^⑪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蛰起于怀袖^⑫，勇夫为之惊骇。非虎弱蜂蛰强也，仓卒^⑬出于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辞语有自然之逆顺，向刘毅始言，臣等莫不变色易容，而仰视陛下者。陛下发不世^⑭之诏，出思虑之外，臣之喜庆，不亦宜乎？”

【注释】①习凿齿(?—公元383年):字彦威,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习凿齿多才多艺,少有志气,博学广闻,以文笔著称。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阳秋》《习凿齿集》等。②阳秋:即《汉晋春秋》,一本记录晋代历史的书。③直臣:直言谏诤之臣。④散骑常侍:官名。秦汉设散骑(皇帝的骑从)和中常侍,三国魏时将其并为一官,称“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晋以后,增加员额,称员外散骑常侍,或通直散骑常侍,往往预闻要政。⑤邹湛:邹,音走(平声),字润甫,南阳新野人。少以才学出名。仕魏,任通事郎、太学博士。泰始初,转尚书郎等职。太康中,拜散骑常侍,出补渤海太守,转太傅。后以杨骏僚佐免官。寻起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转少府。元康末卒。⑥汉文帝:汉朝的第三位皇帝,公元前180年到公元前157年在位。在位期间,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汉朝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过渡时期。后世将这一时期与其子景帝执政的时期统称为“文景之治”。⑦冯唐:西汉时赵国中丘(今邢台内邱)人,后徙居西汉代郡(今张家口蔚县)。他以孝行著称于时,被举荐做了中郎署长,侍奉汉文帝。后被任命为车骑都尉,掌管中尉和各郡国的车战之士。景帝即位,初为楚国丞相,不久被免职。武帝时终于家。⑧颇、牧: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与李牧的并称。汉扬雄《法言·重黎》:“或问:冯唐面文帝,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谅乎?曰:彼将有激也。亲屈帝尊,信亚夫之军,至颇牧,曷不用哉?”⑨犯顺:不顺。⑩封禅: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在泰山上筑土为坛,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德,称禅。《史记·封禅书》:“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⑪雉头裘:以雉头羽毛织成之裘,借指奇装异服。《晋书·武帝纪》:“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

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⑫褒：称赞。^⑬豫先：早先，事前。^⑭长短：情由，情况。^⑮向：刚才。^⑯明恕：明信宽厚，明察宽大。^⑰德度：道德气度。^⑱荷：肩负，扛。^⑲蜂蛰起于怀袖：比喻祸害侵身。蜂蛰，蜂和蛰，都是有毒刺的蜇虫。^⑳仓卒：非常事变。^㉑不世：罕有。多谓非凡。

【译文】习凿齿《汉晋阳秋》中记录道：刘毅说完，晋武帝大笑说：“汉桓帝、汉灵帝两个朝代，朝中听不到这样的话。现在我朝有刘毅这样直言谏诤的臣子，可见（我朝还是和桓、灵两朝）不同啊！”散骑常侍邹湛向晋武帝进言道：“当今世人都拿陛下和汉文帝相比，但是陛下与汉文帝的用心还是非常不同的。当年，冯唐回答汉文帝说：‘（就算廉颇、李牧这样的名将在世，）陛下您也不知道用他们。’汉文帝因而发怒。今天刘毅说话不恭顺，然而陛下很开心。两相比较，陛下您的圣德超过了汉文帝。”晋武帝说：“我平定天下而不封禅，焚烧了（珍贵华丽的）鸟毛大衣，平日只穿布衣，今天怎么为了这样的小事如此称赞我呢？”邹湛说：“皇上诏书的内容都可以预先安排好，根据具体情况来反覆推敲。（因此）向往圣明的国君能够（根据情况而）尽力去（颁布好的诏书）。至于说刚才您的口头诏书，如果您的内心不能充满明察的智慧，没有宽广的胸襟，不能用您的道德气度包容臣子，陛下您就说不出那样的话了。我听说看到猛兽在田野里，普通人也能扛着矛戈去应对，但是看到有毒的蜇虫从怀中飞出来，就算勇夫也要吓一跳。这不是因为老虎弱而蜇虫强，而是由于（蜇虫的出现）出乎意料造成的。君尊臣卑是自然之道，臣下的言语也自然要顺而不逆。刚才刘毅说话时，我们这些臣子都变了脸色，（惶恐地）仰望着陛下。（但是）陛下您刚才说的口头诏书却是非凡出众，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臣因此欢喜庆幸，对您称赞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原文】迁尚书左仆射^①。龙见武库^②井中，车驾亲观，有喜色，于是外内议当贺，毅独表曰：“昔龙降郑^③时门之外，子产不贺^④。龙降夏廷^⑤，卜^⑥藏其鬻^⑦，至周幽王^⑧，祸眚乃发^⑨。证据^⑩旧典，无贺龙之礼。”诏报^⑪曰：“政德未修，诚未有以膺受^⑫嘉祥^⑬，省^⑭来示^⑮，以为瞿然^⑯。贺庆之事，宜详依典义^⑰，动静^⑱数^⑲示。”

【注释】①尚书左仆射：尚书仆射在秦汉时为少府属官，帮助尚书令管理少府档案和文书，是很低阶的官员。后来，尚书开始管理机密，尚书仆射也日益重要。三国时开始分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据《晋书·刘毅传》，刘毅于公元284年担任此职，次年刘毅卒。②武库：泛指藏器物的仓库。③郑：春秋国名，姬姓，周宣王封弟友于此。在今陕西华县西北。④子产不贺：出自《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国发生大水灾，有龙在时门外的洧渊争斗，国人请求祭祀，子产不肯，曰：“我斗，龙不我覿也。龙斗，我独何覿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子产（？—公元前522年），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国贵族，与孔子同时。他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公孙侨、郑子产。他自郑简公时（公元前554年）被立为卿，公元前543年到公元前522年执掌郑国国政，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子产没有著述传世，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载于《左传》、《史记》等书籍。⑤龙降夏庭：指有龙出现在夏代。这里用了一个传说典故：夏朝桀王时出现了两条龙，被桀王所杀，桀王将龙涎藏在木椁中，此后的天子都不敢打开木椁来看。可是六百四十多年后，周厉王打开木椁，结果导致褒姒的出生。褒姒最终成为周幽王的妃子，周幽王因为宠爱她而使西周遭亡国。⑥卜：卜人，卜官。⑦鰧：鱼、龙之类的涎沫。《国语·郑语》：“（夏后）卜请其鰧而藏之，吉。”韦昭注：“鰧，龙所吐沫，龙之精气也。”⑧周幽王：帝号。姓姬，名官涅，宣王子，生卒年不详。沉湎酒色，不理国事，废申后而立褒姒，又废太子宜臼改立伯服，申侯不服，引犬戎进攻而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在位十一年，谥曰幽。⑨祸福乃发：褒姒为幽王所宠幸。性不好笑，幽王悦之万方不得，乃举烽火以召诸侯，诸侯急至，而无外敌入侵事，褒姒大笑。幽王遂数举烽火，以博褒姒之笑。后申侯与犬戎攻周，幽王又举烽火，诸侯以为戏，不至，幽王被杀。⑩陂：仇隙、争端。⑪证据：证明，考证。⑫报：特指皇帝对臣下所上条陈、奏章等的批覆。⑬膺受：承受。⑭嘉祥：指祥瑞。⑮省：泛指观看、阅览。⑯来示：对他人来信的敬称。⑰瞿然：惊骇貌。⑱典义：即指经义。⑲动静：偏指行动、举止。⑳数：多次。

【译文】后来刘毅迁升为尚书左仆射。当时有龙出现在武库的水井中，武帝亲自坐车去观看，露出喜悦的神色。于是朝廷内外的官员建议应当庆贺，唯独刘毅上表说：“以前（春秋时），有龙降落在郑国时门之外，子产并不称贺。夏朝时，有龙降落在宫廷中，占卜者将龙吐的涎沫藏在盒子里。后至周幽王时，最终因为龙的涎沫流出来而酿成亡国的祸患。臣查证从前的典籍，没有庆贺飞龙降临的礼仪。”世祖颁诏说：

“政事和德行都还没有修明，实在没有资格承受这样的祥瑞。我览阅了（刘毅的）上表，感到又惊又怕。庆贺之事，应审慎地依照经典大义，一举一动都要及时告知。”

【原文】上疏陈九品^①之弊，曰：“臣闻立政^②者，以官才^③为本。官才有三难，而兴替之所由也。人物^④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⑤难明，三也。三者虽圣哲^⑥在上，严刑督^⑦之，犹不可治。故尧求俊乂^⑧，而得四凶^⑨；三载考绩^⑩，而饔飩^⑪得成。使世主虽有上圣^⑫之明，而无考察之法，授^⑬凡庸之才，而去赏罚之劝，则为开奸，岂徒^⑭四族，侧陋^⑮何望于时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⑯，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⑰之负，私无告诉（诉作讦）^⑱之忌，荣党横^⑲越^⑳，威福擅行，用心百态^㉑，求者万端^㉒，廉让之风灭，苟且^㉓之俗成。天下汹汹^㉔，但争品位，不闻推让。流俗之过，一至于此，窃为圣世耻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论^㉕，辄条列其事。夫名^㉖状^㉗以当才^㉘为清，品^㉙辈以得实为平。治乱之要，不可不允^㉚。清平^㉛者，治化^㉜之美；枉滥^㉝者，乱败之恶也。不可不察。然人才异能，备体^㉞者寡，器有大小，达^㉟有早晚，是以三仁^㊱殊涂而同归^㊲，四子^㊳异行^㊴而钧义。陈平^㊵、韩信^㊶笑侮^㊷于邑里^㊸。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㊹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㊺之所明也。

【注释】①九品：即九品中正制。开始于曹魏，晋沿用，是东汉末年名士品评官员人选的制度化。其运作流程是，朝廷先选定中正官，这些中正官将其所在地的人才，依据能力和家族背景两方面，定为九个等级，即九品，以供吏部选官参考。②立政：确立为政之道。③官才：亦作“官材”。按照才能授予官职，任用有才能的人为官。④人物：人的品格、才干。⑤情伪：真假，真诚与虚伪。⑥圣哲：指超人的道德才智。亦指具有这种道德才智的人。⑦督：责备，责罚。⑧俊乂：亦作“俊艾”，指才德出众的人。⑨四凶：此处指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个恶人。后世多用以比喻凶狠贪婪的朝臣。⑩考绩：按一定标准考核官吏的成绩。⑪饕餮：相传为尧舜时的四凶之一。⑫上圣：犹至圣。指德智超群的人。⑬授：任用。⑭岂徒：难道只是，何止。⑮侧陋：处在僻陋之处的贤人或卑贱的贤者。⑯威福：语出《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孔颖达疏：“惟君作福得专赏人也，惟君作威得专罚人也。”原指统治者的赏罚之权，后多谓当权者妄自尊大，恃势弄权。⑰考校：犹考课，即官员政绩的考核。⑱告讦：责人过失或揭人隐私，告发。讦，音杰。⑲横：横暴，放纵。⑳越：僭越，不依次序超出。㉑百态：各种形态。㉒万端：形容方法、头绪、形态等极多而纷繁。㉓苟且：不循礼法。㉔汹汹：喧哗纷扰的样子。㉕以一槩论：同“以一概论”、“一概而论”，指对问题不作具体分析，笼统地同样看待。㉖名：形容，称说。㉗状：指叙述人物生平行事的文字。汉以后多称为“行状”。㉘当才：才能与所任之事相当。㉙品：评价，衡量。㉚允：使人信服。㉛清平：廉洁公正。㉜治化：谓治理国家、教化人民。㉝枉滥：枉法恣肆。㉞备体：犹齐备、完整。㉟达：显贵，显达。㊱三仁：三位仁人，指殷末之微子、箕子、比干。㊲殊涂而同归：本谓由不同途径达到同一目的地，后以喻采用不同方法得到相同结果。㊳四子：义仲、羲叔、和仲、和叔。㊴异行：行迹不同。㊵陈平（？—公元前178年）：汉初阳武（今河南省阳武县东南）人。幼嗜读书，容貌俊美，足智多谋，事高祖屡出奇策。惠帝时，官至左丞相。卒谥献。㊶韩信（？—公元前196年）：淮阴人，年轻时曾忍少年胯下之辱，后助汉高祖刘邦伐魏、举赵、降燕、破齐，封为齐王，后徙封楚王，高祖疑其背叛，伪作云梦之会，擒置咸阳，降封淮阴侯，终为吕后所杀。㊷笑侮：嘲

笑戏弄。④③邑里：指乡里的人民。④④伍胥：指伍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名员，字子胥，楚国人。④⑤笃论：犹确论、确切的评论。

【译文】刘毅上疏陈述“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奏疏中）说：“臣听说确立为政之道以量才授官为本。任用有才能的人为官有三种困难，而国家兴盛与衰败就由此产生：（候选人的）品格才干难以了解，这是第一难；（品评者）个人的爱憎（偏见）难以防备，这是第二难；（考察结果的）真假难以明辨，这是第三难。即使在上位者道德高尚、才智明达，并以严厉的刑罚来督促，以上这三方面的困难还是不易改变。所以，上古帝王唐尧访求才德出众的人，却还是让‘四凶’得以做官；虞舜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吏政绩，而饕餮（四凶之一）却能够成功地蒙混过关。（因此）即使当代的君主具备前代圣王那样的英明，但如果没有考察官员的正确方法，使平庸之人得以授官，赏罚也难收劝勉之效，这就等于为天下的奸恶之人打开方便之门，哪里仅仅只会是‘四凶’得到重用呢？这样一来，身处荒僻、地位低微的贤人还会有什么进身的希望呢？如今设立中正官，由他们将候选官员划分为九个等级，等级的高低由他们做主，士人的荣辱进退就落在他们手中。（他们）操控着唯君主才应有的赏罚之权，侵夺了朝廷的权势。候选人的好坏，取决于他们的爱憎，考察结果的真假也由他们的己见决定。于公没有被考课督责的压力，于私没有被人检举控告的顾忌。（结果使得）官员结党营私，威福自专。他们各怀目的，营求（官职）的方法多种多样，从而使廉直谦让的风气逐渐消失，不循礼法（求取官职）的恶俗日益形成。天下人纷纷攘攘，只是为了争夺品级官位，而再也听不到推贤让能的事情了。这种流俗竟恶劣到如此地步，臣实在为今天的圣明之世（还有如此恶劣的风气）而感到耻辱。臣心中所以为不当的，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于是分条列举这些事项。称说一个人的生平要与其才能相当才叫做清正，品评一个人要能够与他的实情相符合才叫做公平。这是关系到国家安

定还是混乱的关键,不可不(公平处理而)使人信服。清正、公平是治国化民的美事,枉法恣肆是乱法败政的恶事,对此不能不详察。然而,人各有所长,德能俱全的人很少见,人的才器有大有小,得志也有早有晚。所以微子、箕子、比干三位仁人境遇、经历各不相同,但其贤名相同。义仲、羲叔、和仲、和叔的作为不同,而都能够体现道义。陈平、韩信都曾在其家乡被人耻笑侮辱,但后来都为帝王建立了功业。屈原、伍子胥也曾不为君主所容,但后来却扬名于青史。这些都是历史定论,向我们表明识人的不易。

【原文】今之中正,不精才实^①,务依党利,不钧^②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举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③。前鄙后修^④者,则引古以病今;古贤今病者,则考虚以覆过^⑤。质直^⑥者,罪以违时^⑦;阿容者,善其得和;度远者,责以小检^⑧;才近者,美其合俗;齐量^⑨者,以己为限。高下逐^⑩强弱,是非随爱憎,凭^⑪权附党^⑫,毁平从亲,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⑬。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⑭必达,守道困悴^⑮。无报于身,必见割夺^⑯;有私于己,必得其欲。凌弱党强,以植后利。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⑰时,实为乱源^⑱。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⑲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⑳之行,人道贤否,于是见矣。然乡老^㉑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㉒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㉓。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㉔有德义,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华邪佞,所无容厝^㉕。今(旧无今字。补之)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给役^㉖殊方^㉗,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㉘,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㉙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㉚。遂使进官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状无实事,谐文浮

饰^⑪；品^⑫不校^⑬功，党誉^⑭虚妄。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则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⑮，以为虚誉。以治风俗，则状无实行；以宰官职，则品不料能。百揆^⑯何以得理？万机何以得修？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自魏立以来，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讎^⑰薄^⑱之累。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⑲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为便也。”

【注释】①才实：指真正的人才。②钧：通“均”。均衡，均匀。③吹毛以求疵：吹开皮上的毛，寻找里面的毛病。比喻刻意挑剔过失或缺点。语出《韩非子·大体》：“古之全大体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④修：端正恭谨。⑤覆过：遮掩过失。⑥质直：朴实正直。⑦违时：谓违背当时的形势或时代的趋势。⑧小检：犹小节、小的操守。⑨齐量：犹等同。⑩逐：随，跟随。⑪凭：依托，依仗。⑫附党：阿附，偏私。⑬旬日异状：旬日，十天时间，指很短的一段时日。异状，不同的情态。⑭附托：依附寄托。⑮困悴：贫困愁苦。⑯割夺：贬抑，削减。⑰罔：蒙蔽，欺骗。⑱乱源：亦作“乱原”。祸乱的根源。⑲镇静：安定。⑳六亲：泛指亲属。具体所指历来说法不一：《老子》：“六亲不和，有孝慈。”王弼注：“六亲，父、子、兄、弟、夫、妇。”《管子·牧民》：“上服度，则六亲固。”尹知章注：“六亲，谓父、母、兄、弟、妻、子。”另汉贾谊《新书·六术》篇，以父、昆弟、从父昆弟、从祖昆弟、从曾祖昆弟、族兄弟为“六亲”。此外，尚有其他说法。㉑乡老：《周礼》官名。地官之属。掌六乡教化，每二乡由三公一人兼任。在朝谓之“三公”，在乡谓之“乡老”。㉒司马：官名。㉓黜陟：指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㉔州党：犹言乡里。㉕容厝：亦作“容措”，犹措置、安放。㉖给役：供应使役。㉗殊方：远方，异域。㉘台府：指中央政府机构。㉙人事：说情请托，交际应酬。㉚课：评判等次，考试评定。㉛浮饰：虚夸文饰。㉜品：等

级,等第。③校:考核,考察。③党誉:袒护称赞。③白论:犹空言。③百揆:百官。③雠:仇恨,怨恨。③薄:虚假刻薄,不诚朴宽厚。③更:副词,另外。

【译文】“当今的地方中正官,选用人不精察其真才实学,致力于依据私党之利取舍;不按同一标准衡量人才,而是随自己的主观爱憎来判断。对想抬举的人,就采用不真实的材料来成就其美誉;对想贬低的人,则吹毛求疵加以压制。对曾经为人鄙陋而后来变得端正恭谨的人,就援引其过去的事例来损害他今天的形象;对过去贤德而现在有瑕疵者,就在考查中弄虚作假来掩盖其过错。对质朴正直的人,就以不识时务加以谴责;对迎合取容的人,则称赞其能谦和待人。对襟怀远大者,便责备其不拘小节;对才识浅近者,则赞美其合乎世俗;对才识与自己相当的人,就以自己为限度。评价的高低随被考察者的势力强弱而定,对是非的判断由个人的爱憎来决定。(他们)倚仗权势,依附私党,毁损公平,任人唯亲。随着家世的兴衰(来评定人才)而不看本人的真才实学,势衰者就贬低他,势盛者就抬高他。同样是一个人的,很短的时间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评判。有的人通过行贿而获取自己的显达,有的人通过苦心钻营而升级做官。依附权势的人一定会飞黄腾达,遵守道义的人只能穷困潦倒。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必然会贬抑他;对自己有好处的人,就一定让他的欲望得到满足。欺凌弱势者,偏袒强势者,来谋求今后的利益。因此上等品级中没有寒门之士,下等品级中没有势族子弟。有时出现反常情况,那也是另有别的原因。这些人轻慢君主、欺骗社会,实在是世道混乱的根源。以前在(三代)圣王之世,(为政者)为了使社会风气能够敦厚、百姓生活能够安定,(必定首先)推崇乡邻族人之间的道义,倡导家庭成员崇尚六亲之间的人伦德行。这样则一个人的为人是否贤德,便可(在他日常的敦伦尽分中)看到了。然后,乡老记录他们的善行呈献给皇帝,由司马评议他们的才能,让其在相应的职位为官,然后由主管的官吏考核他们的政绩来明

确对其是贬退还是提升。所以天下之人，都退回到修身立德的本分中，从而使州郡乡里讲求德行道义，朝廷用人得以公正，天下为之大治。而浮华邪佞的人，再也无容身之处了。现在一个地方的读书人多达千余，有的漂泊迁徙于异方，有的供职服役于他乡，（地方的中正官）连他们的长相都不知道，更何况要尽知其才能呢！而中正官不管自己了解与否，在划定人才品级的时候，或者依据中央政府机构的赞誉，或者听从流言舆论的诋毁。（这样的品评）如果依据自己的意见决定人选等级的高低，则会造成不了解情况（而妄断）的弊病；如果听从接受他人的意见，又会因意见不一而有失偏颇。对于所认识的人，会因品评中带有个人的爱憎而有失公平；对不认识的人，又会因人事关系而扰乱了（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和标准。像这样既没有乡老记载其品行的好坏，又没有朝廷考核其政绩的评定。于是就会使想加官进爵的人，舍近求远，背本逐末，官职靠钻营而得到，而不是由品行的好坏而决定。所以对其生平的陈述没有事实，不过只是浮夸粉饰之辞；对其品位的划定也不比照功绩，偏私的称誉多为虚假捏造。这样一来，对上剥夺了朝廷考核官吏功过的职分，对下助长了华而不实、结党营私的风气。一般说来，官吏的职事各不相同，人的能力也各不相同，才能胜任职位就能成功，才能不胜任职位就会失败。当今的品级，不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才能适合什么样的职位，而只是把划定九品等级作为成例。如果以品级来选取官员，就会无法展现他所擅长的才能；如果按才能情况来选取官员，则会受到其人品级的限制。即使对其生平的陈述符合他的实际，品级和实际才能仍会互相妨碍。（甚者）对与自己关系疏远的人就削减他的长处，对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就掩饰他的短处，虚构空谈一番，作为其人虚假的声誉。像这样以中正官的品评结论来整治社会风气，却是陈述的内容无法表现人的实际行为；以此来管理封官、定职之事，却是品级不能反映其才能的真实情况。如此，怎能管理好百官，怎能处理好众多的国家事务呢？这些人的官职名称叫做‘中正’，实

际上却是奸诈之官。其所做之事名为‘九品’，而实际有八种害处。自魏设立‘九品中正制’以来，没有看到它在选用人才方面有什么成效，却反而造成仇恨、浮薄之风的患害。愚臣以为朝廷应该停设‘中正’官，废除‘九品’法，抛弃曹魏的有害法度，另创建一套堪为当代所用的好制度，愚臣认为这样才会对国家有利。”

【原文】张华^①，字茂先，范阳人也。领中书令^②，名重一世。朝野拟为台辅^③，而荀勖^④、冯紵^⑤等，深忌疾之。会世祖问华：“谁可付以后事者？”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⑥。”既非上意所在，微为忤旨^⑦，间^⑧言得行，以华为都督幽州^⑨诸军事，领护乌桓^⑩校尉。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⑪。朝议欲征华入相。冯紵干没^⑫苦陷，以华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征为太常^⑬，以小事免官。

【注释】①张华（公元232年—公元300年）：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西晋政治家、文学家，官至司空。晋惠帝执政时期，八王之乱暴发，张华被赵王司马伦杀害。②中书令：是帮助皇帝在宫廷处理政务的官员，负责直接向皇帝送呈密奏“封事”，在西汉都是由皇帝最信任的人担任，其权力一度超过丞相。三国魏文帝时，中书令掌握机要。晋沿设，在张华任中书令的时代，这个官职已经声望很高，常用有文学才望者任职。③台辅：三公宰辅的职位。④荀勖（？—公元289年）：字公曾，晋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东汉司空荀爽的曾孙。因为生前封济北公，后人称之为“荀济北”。又因为善识音律，号称“暗解”。⑤冯紵（？—公元286年）：字少胄，安平（今河北省冀县）人。西晋时期官员。⑥齐王攸：即司马攸，晋武帝司马炎的同母弟。晋武帝向张华咨询继承人，发生在公元282年。这一年司马炎病重，而张华的回答，也反映了当时朝廷官员和宗室的共同意见。⑦微为忤旨：即稍微有些触犯了皇帝。过去，晋文帝司马昭在立储的问题上一直在司马炎和司马攸之间徘徊，最终在司马昭临去世前半年，方定下司马炎的储君地位。即便如此，司马攸因为他的德学，在朝廷中声望一直非常高。

武帝对其心存疑忌。⑧间：离间。⑨幽州：据《周礼·职方》载，“东北曰幽州”。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魏晋以后，幽州辖境日渐缩小，至北魏时仅领燕、范阳、渔阳三郡。⑩乌桓：亦作“乌丸”，古时北方少数民族名。⑪无虞：没有忧患，太平无事。⑫干没：投机图利。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为干，失利为没。”⑬太常：官名。为专掌祭祀礼乐之官。

【译文】张华，字茂先，范阳郡人。（武帝在位时）官居中书令，名声显赫一时，朝廷和民间百姓都认为他会出任宰相职位，而荀勖、冯统等人非常忌恨他。恰好武帝询问张华：“（我死之后）可以把天下大事交付给谁？”他答称：“若论贤明仁德、关系最亲的人选，没有人能胜过齐王司马攸（武帝胞弟）。”立齐王并非是晋武帝的心意，此言便有点违忤皇上的意旨，攻击张华的言论便乘虚而入。武帝于是外派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兼任护乌桓校尉。（张华戍边时期，）边远的外族臣服于晋朝，四方边境平安无事，朝廷又议论想征召张华入朝为宰相。而冯统盘算自己的利害得失，竭力陷害张华，说他有声名震主之嫌，不能保证其一定会忠诚于君主。于是张华被征召为太常，后来又因小事被免了官。

【原文】世祖崩，迁中书鉴^①，加侍中^②。遂尽忠救匡，弥缝补阙^③，虽当暗主虐后^④之朝，犹使海内晏然^⑤。迁司空^⑥，卓尔^⑦独立，无所阿比^⑧。赵王伦^⑨及孙秀^⑩等，疾华如讎。伦、秀^⑪起，遂与裴頠俱被害，朝野之士，莫不悲酸^⑫。

【注释】①中书鉴：官名。三国魏始置，与中书令职务相等而位次略高，受君主信任。②侍中：古代职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晋以后，曾相当于宰相。隋因避讳改称纳言，又称侍内。③弥缝补阙：弥缝，补救。补阙，匡补君王的缺失。④暗主虐后：即指晋惠帝司马衷以及皇后贾南风。晋惠帝是著名

的白痴皇帝，政事实由皇后贾南风把持。但是贾南风残暴，引发晋室内部诸王的争斗（即八王之乱），后被废。暗主，昏昧的君主。⑤晏然：安定貌，平安貌。⑥司空：官名。周时为六卿之一，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汉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大司徒并列为三公，后去大字为司空，历代因之，明废。⑦卓尔：形容超群出众。⑧阿比：偏袒勾结。⑨赵王伦：赵王司马伦（？—公元301年），字子彝，是西晋八王之乱中其中一王。晋宣帝司马懿第九子。⑩孙秀（？—公元301年）：字俊忠，琅琊（今山东临沂）人。世奉五斗米道，为道士。少为司马伦小吏，善谄媚，作书疏得伦意，因而得宠。为司马伦谋划，以离间计废太子，杀贾后，登帝位。玩弄权术，贪残污秽，睚眦必报。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义、新野公司马歆、河间王司马颙等起兵反司马伦、孙秀，后广陵王司马湛、左卫将军王舆入宫，攻杀孙秀于中书省。⑪豐：仇隙，争端。⑫悲酸：悲痛辛酸。

【译文】武帝去世后，（惠帝启用张华）做中书监，兼任侍中。他便忠心耿耿拯救国家，弥补政事缺失，尽管处于昏庸的惠帝和残暴的贾后执政的朝代，仍能使海内平安无事。后来，张华又升迁为司空。他卓然独立于朝堂，不迎合结党，不偏袒勾结。赵王司马伦和孙秀等人，疾恨张华如同仇人。他们同谋作乱，张华遂与裴頠一起被害，朝野有识之士，无不感到悲痛辛酸。

【原文】裴頠^①，字逸民，河东人也。迁尚书左仆射侍中。元康七年^②，以陈准子匡^③、韩蔚子嵩^④，并侍东宫。頠谏曰：“东宫之建，以储皇极^⑤，其所与游接，必简^⑥英俊^⑦，宜用成德^⑧贤邵^⑨之才，匡嵩幼弱，未识人理^⑩立身^⑪之节^⑫，东宫实体夙成^⑬之表，而今有童子侍从之声，未是光阐^⑭遐风^⑮之弘理也。”

【注释】①裴頠（公元267年—公元300年）：西晋政治家、思想家，著有

《崇有论》，以反对当时谈玄务虚的社会风气。②元康：是惠帝司马衷的第三个年号。元康七年即公元279年。③陈准子匡：陈准来自高门颍川陈氏。其子陈旉是当时与外戚贾谧交游的“二十四友”之一，这二十四友都是贵族豪门的公子，由此可见当时陈氏家族的奢华家风。陈匡是陈旉的弟弟，元康中被命陪同太子读书，而裴頠认为世家子陈匡不适合陪同太子。④韩蔚子嵩：陈匡、韩嵩皆由贾后指定陪太子读书。⑤皇极：指皇帝。⑥简：选择，选用。⑦英俊：指才智出众的人。⑧成德：盛德。⑨邵：通“劭”，美好。⑩人理：做人的道德规范。⑪立身：处世，为人。⑫节：气节，节操。⑬夙成：早成，早熟。⑭光阐：发扬光大。⑮遐风：影响深远之教化。指仁义道德之类。

【译文】裴頠，字逸民，河东郡人。官职升迁到尚书左仆射、侍中。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陈准之子陈匡、韩蔚之子韩嵩在东宫陪侍太子。裴頠上书劝谏说：“东宫的设置，是为王朝培养储君的。与太子交往接触的人，一定要挑选才智出众的人士，应该任用盛德贤明的人选。而陈匡和韩嵩年纪小，还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节操。东宫皇太子应该具有聪慧早熟的仪表和气度，如今却有让未成年的孩子做他的侍从的名声，这不合乎光大道德教化的根本道理啊！”

【原文】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魏末以来，转更增甚。何晏^①、阮籍^②，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③，不遵礼法，尸禄^④耽宠^⑤仕，不事事^⑥。至王衍^⑦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⑧自婴，遂相放效^⑨，风教^⑩陵迟^⑪。頠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世虽知其言之益治^⑫，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遗事^⑬为高。四海尚宁，而有识者知其将乱矣。而夷狄遂沦中州者，其礼久亡故也。伦秀^⑭之兴^⑮（兴疑倒），頠、张华俱见害，朝纲^⑯倾弛^⑰，远近悼之。

【注释】①何晏（？—公元249年）：字平叔，三国魏宛（今河南省南阳县）

人。好老庄之言，与夏侯玄、王弼等竞尚清谈，士大夫效之，遂成一时风气，后为司马懿所杀。②阮籍（公元210年—公元263年）：字嗣宗，阮瑀之子，三国时魏尉氏人，为竹林七贤之一。有隼才，性放诞，好老庄而嗜酒，反名教，旷达不拘礼俗。因遭时多忌，故借酒自废，以避祸患。官至兵部校尉，人称为“阮步兵”。因有贤名，世称为“大阮”，与其侄阮咸齐名。③浮虚：指魏晋清谈的虚无玄理。④尸禄：谓空食俸禄而不尽其职，无所事事。⑤耽宠：贪恋荣宠。⑥事事：治事，做事。⑦王衍（公元256年—公元311年）：字夷甫。他是魏晋高门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之一，名士。曾任尚书令等要职，官至太尉。王衍外表清明俊秀，风姿安详文雅，但是为官时不理政务而终日玄谈，体现了当时政坛颓败的风气。⑧物务：事务。⑨放效：模仿，效法。⑩风教：《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后以“风教”指风俗教化。⑪陵迟：败坏，衰败。⑫益治：裨补政事。⑬遗事：谓弃置不管世事。⑭伦秀：司马伦和孙秀。⑮朝纲：朝廷的纲纪。⑯倾弛：倒塌残破。

【译文】裴頠深深担忧社会风气的放荡不拘、不遵从儒家的学说思想。从曹魏末年以来，这种风气更是与日俱增。（当年）何晏、阮籍一向在社会上享有盛名，他们谈论虚无玄理，行为不守礼法，空享俸禄却不能尽职尽责，心中贪恋荣宠，为官却无所事事。至于王衍之流，他们的声誉太盛，官位很高，势力很大，不把公务放在心上。结果天下的人都竞相仿效，风俗教化颓废败坏。（为此）裴頠撰写了《崇有论》，以阐释这种风气的弊端，但是世人虽然知道裴頠的言论有利于国家治理，但却没人能够真正革除这种颓废的风气。朝廷官员都把能够不理睬本职事务作为清高的表现。当时天下还算平静，但有识之士却预料将要出现动乱。后来夷狄（五胡）攻陷中原，就是因为礼仪道德久已丧失的缘故。到了赵王司马伦和孙秀起而作乱，裴頠和张华同时被害，朝廷纲纪倾倒废弛，远近人士无不悼念他们。

【原文】傅玄^①，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刚直果劲^②，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禅^③，加驸马都尉，与皇甫陶^④俱掌谏职^⑤。玄志在拾遗^⑥，多所献替^⑦，上疏曰：“前皇甫陶上事，为政之要，计民而置官，分民^⑧而授事。陶之所上，义合古制。前春，乐平太守胄志上欲为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⑨也，主者奏寝之，今志典^⑩千里。臣等并受殊宠，虽言辞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请寝，多不施用。臣恐草莱^⑪之士，虽怀一善，莫敢献之矣。”

【注释】①傅玄（公元217年—公元278年）：字休奕，北地郡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西晋初年的文学家、思想家。②果劲：果敢强劲。③受禅：亦作“受嬗”。王朝更迭，新皇帝承受旧帝让给的帝位。④皇甫陶：人名。⑤谏职：谏官之职。⑥拾遗：补正别人的缺点过失。⑦献替：即“献替可否”。进献可行者，废去不可行者。谓对君主进谏，劝善规过。⑧分民：古时分封土地，其地居民随同划归受封者管辖，谓之分民。⑨一隅：用以比喻事物的一个方面。⑩典：任职。⑪草莱：犹草野。乡野，民间。

【译文】傅玄，字休奕，北地郡人。他性格刚直果敢，不能容忍别人的错误。晋武帝司马炎接受曹魏的禅让后，加封傅玄为驸马都尉，与皇甫陶共同执掌劝谏的职务。傅玄志在补正朝政的过失，常常对武帝劝善规过。（他曾）上疏说：“前次皇甫陶上书称，治理国家的要点在于按照百姓的数量来设置官吏，分封土地以管理各地的居民。皇甫陶的上疏，内容合乎古代的制度。前年春天，乐平县太守胄志上奏，建议为博士设置‘史卒’（即助手）一职，这是尊崇儒学的一种表现。主管官员上奏，请求对此提议搁置不理。而今胄志在千里之外做地方官。臣等同受陛下恩宠，尽管言辞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用意在于使国家有益。而主管官员却请求搁置提议，大多不采用施行。这样一来，臣恐怕民间的有识之士，即便心中有了好的建议，也不敢进献给您了。”

【原文】诏曰：“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苦不能虚心听纳，自古忠臣直士所忼慨^①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结舌^②，每念于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几^③得以发蒙^④补过，获保高位。喉舌^⑤纳言^⑥诸贤，当深解此心，务使下情必尽。苟言有偏善^⑦，情在忠益^⑧，不可责备于一人。虽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得失，皆当旷然^⑨恕之。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近者孔晁綦毋和，皆案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⑩，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又每有陈事，辄出付主者。主者众事之本，故身而所处，当多从深刻^⑪，至乃云恩贷^⑫当由上出，出村^⑬（村字可疑）外者，宁纵刻峻^⑭。是信耶？故复因此喻意^⑮。”玄迁侍中。

【注释】①忼慨：感叹。忼，同“慷”。②杜口结舌：犹言杜口吞声，闭口不敢作声。形容极度害怕。③庶几：或许，也许。④发蒙：启发蒙昧。⑤喉舌：比喻掌握机要。出纳王命的重臣。后亦以指尚书等重要官员。⑥纳言：古官名。主出纳王命。⑦偏善：谓局部完善。⑧忠益：犹忠效。⑨旷然：豁达。⑩原：原谅。⑪深刻：苛刻严峻。⑫恩贷：施恩宽宥，多用于帝王。⑬村：疑为“付”。⑭刻峻：苛刻严酷。⑮喻意：表明意思。

【译文】武帝下诏书说：“凡是对君主有所建议，对臣子来说是最难的。而遗憾的是君主不能虚心听取、采纳，这是从古至今忠臣和正直的人士深为叹息的事。其中过分的，甚至使进言者从此闭口不敢言政事。（朕）每想到这种情况，没有不深深叹息的。所以（朕）前次下诏说如果有人敢于直言进谏，不要将他们拒之门外，这样也许能够启发蒙昧、补救过失，以保住一国之君的显赫地位。出纳王命的国家重臣、贤士，应当深刻体会朕的这一用心，务求使下情无保留地上达，即使进言有不够完善之处，而其用心都在于尽忠效力，就不可以求全责备。即使文辞有谬误，议论有缺失，都应当以开明的态度予以宽容。古人尚

能做到不拒绝诽谤之言，何况（现在这些进言）都是善意的、值得采纳的谏议呢！最近，孔晁、蔡母和二人，经查究，皆定为轻慢之罪。之所以（朕）都给予原谅，就是想让天下臣民知道，我朝没有什么言辞的忌讳。又每次有人陈述政事，就直接交付主管官员。主管官员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核心人物，因此身处这一职位，往往评判标准苛刻严峻，至于说施恩、宽恕之事，应由皇帝做出决定。（将上书）交付宫外的主管官员（本意是要他们负起责任），难道是要放纵他们去苛刻严峻地对待提出建议的人士，并以此来信任他们吗？所以再次借这件事来表明朕的心意。”傅玄（后来）升迁为侍中。

【原文】任恺^①，字元哀，乐安人也。为侍中。恺性忠直，以社稷为己任。帝^②器而昵^③之，政事多谘焉。恺恶贾充之为人，不欲令久执政，每裁抑^④之。充病之，后承间^⑤称恺忠公^⑥局正^⑦，宜在东宫，使保护太子。外假称扬，内斥远之。帝以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计画^⑧不行。会吏部尚书缺，好事^⑨者为充谋曰：“恺今总门下^⑩枢要^⑪，得与上亲接^⑫，宜启令典选^⑬，便得渐疏。此一都令史^⑭事耳，且九流^⑮难精，间隙^⑯易乘。”充即启，称恺才能宜在官人之职。世祖不疑充挟邪，而以选官势望，唯贤是任，即日用恺。恺既在尚书，侍觐转希^⑰。充与荀勖、冯紵，承间潜润^⑱，免官。恺受黜在家，充毁间得行，世祖情遂渐薄。然众论明恺为人，群共举恺为河南尹，甚得朝野称誉。而贾充朋党，日夜求恺小过，又讽有司，奏恺免官。后起为太常。不得志，遂以忧卒。

【注释】①任恺：曹魏太常任昊之子，历事魏晋两朝。任恺在处理公务上勤劳恪慎，获得朝野的赞誉，但与贾充有朋党之争，令仕途受阻。恺，音楷。
②帝：即晋武帝司马炎。③昵：亲近。④裁抑：制止；遏止。⑤间：指空子，可乘的机会。⑥忠公：忠诚公正。⑦局正：谓有气度而纯正。⑧计画：计策。⑨好事：

爱兴事端,喜欢多事。⑩门下:官名。侍中、常侍、给事黄门之职。⑪枢要:指中央政权中机要的部门或官职。⑫亲接:亲近交往,接近。⑬典选:掌管选拔人才授官的事务。⑭都令史:官名。即尚书都令史。西晋置,为尚书令、仆射、左右丞属员。隋改称都事。⑮九流:即九品中正制中的九品人物。⑯间隙:指可乘之机。⑰侍觐转希:这里是指任恺原本是侍中的职位,经常守在皇帝身边,但是现在因为被任用为尚书,工作地点从皇宫内转入官城外围的尚书省,这样自然见到皇帝的机会稀少了。觐,会见、拜见。希,稀疏、稀少。⑱譖润:日积月累的谗言。

【译文】任恺,字元哀,乐安郡人,官居侍中。任恺秉性忠直,能以国家社稷为己任。武帝非常器重他,并因此与他很亲近,朝廷大事多向他谘询。任恺憎恶贾充的为人,不想让贾充长期执政,常常排抑他,贾充(因而)十分忌恨任恺。后来(贾充)趁机在皇帝面前称赞任恺,说他忠诚为国,气度纯正,应当派往东宫来辅导护卫太子。从表面看这是称扬,其实是想排斥任恺,使他与皇上疏远。武帝遂任命任恺为太子少傅,但却仍担任侍中,贾充的计谋因而未能得逞。后来遇到吏部尚书的职位出现空缺,有好事者为贾充谋划说:“任恺如今总揽门下省要职,可以和皇帝亲近来往,可启奏让其主管选拔官吏之事,这样他便会和皇帝逐渐疏远。(选拔官吏)不过是一个统领掌管文书官员的差使而已,而且官吏的人选来源复杂,难以审查清楚,容易找到攻击他的机会。”于是贾充当即启奏,说以任恺的才能,应该担任选任官吏的职务。武帝没有怀疑这是贾充的奸诈计谋,而认为选任官吏的职务位高望重,应唯贤是任,便当即任用了任恺。任恺成为吏部尚书后,侍奉和陪同武帝的机会渐渐稀少。贾充与荀勖、冯统一有机会便在武帝前不断说任恺的坏话,终于令他免官。任恺免官在家,贾充便更有机会毁谤、离间他。武帝对任恺的情谊逐渐淡薄。可朝中大臣多明了任恺的为人,大家一致推举任恺为河南尹。(他在职期间)很得朝廷内外的称赞。而

贾充及其朋党，却日夜搜求任恺的小过失，又暗示主管部门奏请皇上罢免任恺河南尹的官职。后来朝廷起用任恺为太常，但是他始终不得志，最终在忧愤中死去。

【原文】裴楷^①，字叔则，河东人也。为侍中。世祖尝问曰：“朕应天顺民^②，海内更始^③。天下风声^④，何得何失？”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⑤，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贾充之徒犹在朝也。夫逆取而顺守^⑥，汤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

【注释】①裴楷：字叔则，生于曹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卒于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享年五十五岁。②应天顺民：《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后王朝或帝王更迭，常自称应天命、顺人心。③更始：重新开始，除旧布新。④风声：指传播出来的消息。⑤四海承风：谓政令、教化通行于天下。⑥逆取而顺守：《史记·酈生陆贾列传》：“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古代从正统观念出发，认为汤武以诸侯身份用武力夺取帝位，不合君臣之道，故叫“逆取”。即位后，偃武修文，法先圣，行仁义，合乎正道，故叫“顺守”。

【译文】裴楷，字叔则，河东郡人。官拜侍中。武帝曾经问他说：“朕顺应天命民意，四海之内除旧布新。现在天下人是如何评价朕的功过得失的呢？”裴楷对答说：“陛下承受天命，令政令、教化通行于天下。但是陛下的圣德之所以不能和古代圣王尧舜相比，就是因为有贾充之徒还在朝廷当权。说到以诸侯身分用武力夺取天下，而即位后偃武修文，法先圣，行仁义，走正道，商汤和周武王就是这样做的。现在应该网罗天下的贤人，和他们一起弘扬正确的治国方略，而不应表现出偏私不公道。”

【原文】和峤^①，字长舆，汝南人也。迁侍中^②。峤见东宫不令^③，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④之风，而季世^⑤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后与荀顗^⑥、荀勖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⑦长进，卿可俱诣^⑧，粗及世事。”既奉诏而还，顗、勖并称皇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峤曰：“圣质^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

【注释】①和峤(?—公元292年)：字长舆，西晋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人。少有风格，慕舅夏侯玄的为人，珍重自爱，有盛名于世。累迁颍川太守，为政清简，甚得百姓欢心。贾充亦十分看重他，在武帝面前赞美他，后任给事黄门侍郎，迁中书令，武帝十分器重。②侍中：古代职官名。晋以后，曾相当于宰相。③不令：不肖。④淳古：敦厚古朴。⑤季世：末代，衰败时期。⑥荀顗：字景倩，颍川颍阴人，汉尚书令荀彧第六子。晋受魏禅，进爵为公，拜司徒，寻加侍中，迁太尉，行太子太傅。⑦差：略微。⑧诣：晋谒，造访。⑨圣质：神圣的秉赋。多用于圣人和帝王。

【译文】和峤，字长舆，汝南郡人，官至侍中。他看到东宫太子司马衷不聪慧，借着在皇帝身边陪侍时说道：“皇太子有敦厚古朴的风度，但衰微的时代风气多狡诈，恐怕太子不能办理好您的家事。”武帝听了此话沉默不语。后来和峤与荀顗、荀勖一同侍奉圣驾时，武帝说：“太子近来入朝，(我看他)略微有些长进。你们可以一起去看看他，粗略地谈论一下世事。”当他们奉诏见过太子回来，荀顗、荀勖两人都称太子见识高明。聪明高雅，的确和皇帝所说的一样。而和峤却说：“太子的资质还跟从前一样。”武帝听了很不高兴地起身(离去)。

【原文】峤以为国虽休明^①，终必丧乱^②。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③为忧。或以告贾妃，妃衔^④之。愍怀^⑤建宫官^⑥，峤为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宫，峤从入。贾后使惠帝问峤曰：“卿昔谓我不了家事，今日定^⑦

云何？”峤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注释】①休明：美好清明，用以赞美明君或盛世。②丧乱：死亡祸乱。后多以形容时势或政局动乱。③储君：已确定为继承皇位的人。④衔：怀恨。⑤愍怀：即愍怀太子司马遹。贾后以其非己出，乃设计杀之。⑥官：授给某人官职，使为官。⑦定：副词。究竟，到底。

【译文】和峤认为国家当前虽然还算太平清明，但终究不免会陷于动乱。每谈到国家社稷，没有不为太子（不聪慧）的事情而忧虑的。有人把这个情况告知贾妃，贾妃怀恨在心。太子司马衷继位后，为愍怀太子司马遹设置东宫官员，和峤被命为太子少傅。（愍怀）太子去西宫朝见时，和峤也跟着一起入宫。贾后让惠帝质问和峤说：“你以前说我不能办理好家事，今天你有什么话说？”和峤回答说：“臣当年事奉先帝时曾说过这句话。我所说过的话没有应验，是国家的福气。臣怎敢逃避说这话的罪责呢！”

【原文】郗诜^①，字广基，济阴人也。举贤良对策^②，曰：“臣窃观乎古今，而考其美恶。古人相与求贤，今人相与求爵，此风俗所以异流也。古之官人，君责之于上，臣举之于下，得其人有赏，失其人有罚，安得不求贤乎？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贤苟求达，达在修道^③，穷在失义，故静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进取，失在后时，故动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顿为寒暑，人主亦不能顿为治乱，故寒暑渐于春秋，治乱起于得失。当今之世，官者无关梁^④，邪门启矣；朝廷不责贤，正路塞矣。所谓责贤，使之相举也；所谓关梁，使之相保也。贤不举则有咎，保不信亦有罚。有罚则有司莫不悚^⑤也，以求其才焉。今则不然。贪鄙窃位，不知

谁升之者；虎兕^⑥出槛^⑦，不知谁可咎者。网漏吞舟^⑧，何以过此？虽圣思劳于夙夜，所使为政，恒得此属，欲化美俗平，亦俟^⑨河之清耳。”

【注释】①郗诜：音细深，字广基，晋代济阴单父人，学问渊博，很有才干，不拘小节。他未出仕时，州郡的官吏都很崇拜和尊重他，请他出去做官，他一概未答应。晋武帝泰始年间，济阴太守文立举却诜应朝廷选，以对策拜议郎。他一生为官廉洁，事母至孝，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出镇雍州，励精图治，鞠躬尽瘁。②举贤良对策：古代选拔官员的科目之一，由郡国推举文学之士充选。③修道：犹行道，谓实践某种原则或思想。④关梁：即指对官吏的保举。⑤悚：恐惧，惶恐。⑥虎兕：虎与犀牛。比喻凶恶残暴的人。⑦槛：关动物的大笼子、栅栏。⑧网漏吞舟：法网疏宽，大奸得脱。典故出自于《史记·酷吏列传序》：“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网漏，谓法网疏宽。吞舟，吞舟之鱼，比喻大奸。⑨俟：等待。

【译文】郗诜，字广基，济阴郡人。他被推举为贤良正直之士，在应诏对策中说：“臣私下里观察古今政事，考察其好坏，发现古人彼此交好是为了求贤才，今人彼此交好是为了求官爵，这是古今风气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啊。古时候任用官员，君主在上面提出（选拔的）要求，臣子在下面保举推荐，所举荐的人得当就奖赏举荐者，所举荐的人失当就处罚举荐者。这样臣子们能不去访求贤人吗？而今天任用官员，父亲兄弟设法为之钻营，亲戚们设法帮助，有了关系就能诸事顺利，没有关系就会事事受阻，这样大家怎能不努力谋求官爵呢？国家以求贤为准则，贤良的人如果要求得通达，全在于修养自身道德，而困窘不通是在于自己有失道义，所以他们能够平静地等待时机。官位假如可以通过钻营而得到，那么抢在前面就能加官进爵，落在后面就没有机会，这样人们就会想尽办法到处跑官要官。天地不能一下子由寒冬变为暑夏，君主也不能一下子（把国家）由乱世变为治世。寒冬暑夏都是由春天和

秋天变迁逐渐形成的，治世乱世都是由政事的得失而导致的。当今选任官员者不严格把关，不正之门就会开启；朝廷不能责令举荐贤人，入仕的正道就会阻塞。所谓责令举荐贤人，就是让官员互相举荐；所谓从严把关，就是让保举人和被荐人互相担保。贤人得不到推荐，官员就有罪过；举荐不实，官员也要受罚。有了处罚就会让负责的官员有恐惧之心，因而能够尽力求贤。今天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贪婪鄙俗的人窃据了官位，却不知道是谁提拔任命了他们，这真好比老虎、犀牛跳出栅栏，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过错。法令疏漏，让大奸得以脱身，没什么比这更为有害的了。虽然当今圣上日夜忧思操劳，但所任用的为政者，常常是这一类人，如此而想教化淳美、世风公平，就像等待黄河水变清一样困难呀！”

【原文】为左丞^①，劾奏吏部尚书崔洪，洪曰：“我举却丞而还奏我，此为挽弩自射。”诜闻曰：“昔赵宣子^②任韩厥^③为司马，厥以军法戮宣子之仆，宣子谓诸大夫；可贺我矣，吾选厥也，任其事。崔侯^④为国举才，我以才见举，惟官是视，各明在（在作至）公，何故私言乃至于此。”洪闻之惭服^⑤。

【注释】①左丞：官名。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置尚书，员五人，丞四人，光武帝减二人，始分左右丞。尚书左丞佐尚书令，总领纲纪，右丞佐仆射，掌钱谷等事。秩均四百石。历代沿置。②赵宣子：赵盾，又称赵孟。春秋时期晋国大夫。③韩厥：即韩献子。春秋中期晋国卿大夫，始为赵氏家臣，后位列八卿之一，至晋悼公时，升任晋国执政，战国时期韩国的先祖。④侯：古时对士大夫的尊称。⑤惭服：羞愧而心服。

【译文】郗诜后来做了左丞，曾上奏弹劾吏部尚书崔洪。崔洪说：“是我推荐了郗诜，而他却回过头来弹劾我，这真是自己挽弓射自己

啊!”郗诜听到这话后说：“春秋时晋国的赵宣子曾任用韩厥为司马，而韩厥按军法处死了宣子的仆人。宣子却向诸大夫说：‘你们可以祝贺我了，是我推荐韩厥，他做了司马且能胜任其职事。’崔大人为国家举荐人才，我以自己的才能被推荐，都是为了执行公务，各自都明白这是为公，何故私下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崔洪听到郗诜这番话，感到惭愧而敬服。

【原文】荀勖，字公曾，颍阴人也。为中书监，加侍中。勖才学博览，有可观采^①，而性邪佞，与贾充、冯紵共相朋党。朝廷贤臣，心不能悦。任恺因机举充镇关中，世祖即诏遣之。勖谓紵曰：“贾公远放，吾等失势，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为妃，则不营留而自停矣。”勖与紵伺世祖间，并称充女淑令^②，风姿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注释】①观采：观察采择，观赏采取。②淑令：美丽。

【译文】荀勖，字公曾，颍阴人。任中书监，兼任侍中。他才学渊博，文采可观，但心性奸邪伪善，与贾充、冯紵结为朋党，朝廷中的贤臣，心中（对他）很厌恶。任恺寻找机会荐举贾充（离开朝廷）镇守关中，武帝即诏命派遣贾充赴任。此时荀勖向冯紵说：“贾公如果远派外地，我们几个人会失去倚靠。趁太子司马衷还未订婚，如果能让贾充的女儿做太子妃，那就不用营谋而贾充自然会留在朝中了。”于是荀勖和冯紵就找了个机会，一齐向晋武帝司马炎称赞贾充的女儿贤慧美丽，风韵姿色，天下无双，若能与太子婚配，一定可以辅佐太子，实在有《关雎》中所称颂的后妃的贤德。就这样终于使太子与贾充的女儿成婚。（译者注：贾充的女儿后来成为有名的败家亡国的丑陋皇后。）

【原文】冯统^①，字少胄，安平人也。稍迁左卫将军，承颜^②悦色，宠爱日隆。贾充、荀勖，并与之亲善。世祖诏冶金墉^③，废贾妃^④，已定，统与勖干没^⑤救请，故得不废。转侍中，世祖笃病^⑥得愈，统与勖乃言于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⑦，太子其废矣。齐王为百姓所归，公卿所仰，虽欲高让^⑧，其得免乎？宜遣还藩，以安社稷。”世祖纳之。

【注释】①冯统（？—公元286年）：字少胄，安平（今河北省冀县）人。西晋时期官员。②承颜：顺承尊长的颜色。谓侍奉尊长。此处贬义，意当为奉承皇帝的脸色。③金墉：古城名。三国魏明帝时筑，为当时洛阳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东）西北角一个小城。唐贞观后废。④贾妃：贾充之女贾南风。貌丑性妒，因惠帝懦弱而一度专权，致“八王之乱”。⑤干没：投机图利。⑥笃病：谓病势沉重。⑦差：病除。⑧高让：拱手相让。旧时表示推让、辞让，往往高拱其手，故称。

【译文】冯统，字少胄，安平郡人。逐渐升官至左卫将军。他善于察言观色，迎合皇帝的心意，武帝对他的宠爱一天比一天加深。贾充、荀勖都和他亲善。武帝诏命整修皇家禁地金墉城，要废掉太子妃贾南风，此事已决定下来。冯统和荀勖考虑日后利害得失，竭力挽救，因而贾妃没有被废。冯统后转任侍中。（有一次）武帝大病痊愈，冯统和荀勖遂向武帝进言说：“陛下之前的疾病如果不能好转，那么太子就可能要被废掉了。齐王司马攸一向为百姓所拥护，为公卿大臣所崇敬，即使齐王想推辞不做天子，在这种情况下，齐王能推得掉吗？现在应该送齐王回自己的藩国封地，以使国家安定。”武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原文】初谋伐吴，统与充、勖共苦谏^①，世祖不纳，断从张华。吴平，统内怀惭惧^②，疾^③华如讎。及华外镇^④，威德大著，朝论当征为尚书令。统从容侍帝，论晋魏（晋魏作魏晋）故事，因曰：“臣常谓钟

会^⑤之反，颇由太祖^⑥。”帝勃然曰：“何言邪？”统曰：“臣以为，夫善御者，必识六辔^⑦盈缩^⑧之势；善治者，必审官方^⑨控带之宜。是故汉高^⑩八王，以宠过夷灭；光武诸将，以抑损^⑪克终^⑫。非上之人有仁暴之异，在下者有愚智之殊。盖抑扬与夺^⑬，使之然耳。钟会才具^⑭有限，而太祖奖诱太过，喜其谋猷^⑮，盛其名位，授以重势。故会自谓算无遗策^⑯，功在不赏，张利害（张利害作辘张^⑰跋扈^⑱），遂构凶逆耳。向令太祖录其小能，节以大礼，抑之权（权上有以字）势，纳之以轨度^⑲，则逆心无由而生，乱事无阶而成。”世祖曰：“然。”统稽首^⑳曰：“愚臣之言，宜镇（镇作思）坚冰^㉑之道，无令如会之徒，复致覆丧。”世祖曰：“当今岂有会乎？”统曰：“陛下谋谟^㉒之臣，著大功于天下，四海莫不闻知。据方镇^㉓、总^㉔戎马^㉕之任者，皆在陛下圣虑矣。”世祖默然。征张华为太常，寻免华官。

【注释】①苦谏：苦心竭力地规劝。②惭惧：羞愧恐惧。③疾：厌恶，憎恨。④外镇：京城外设长官督守的要镇。亦指镇抚地方的官员。⑤钟会（公元225年—公元264年）：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三国时期魏将，公元263年，他与邓艾分兵攻打蜀汉，导致蜀汉灭亡。此后钟会欲据蜀自立，与蜀汉降将姜维共谋其事，却因部下的反叛而失败，自己也死于部将兵变。⑥太祖：晋王司马昭。⑦六辔：辔，缰绳。古一车四马，马各二辔，其两边驂马之内辔系于轼前，谓之轡，御者只执六辔。⑧盈缩：伸屈。⑨官方：为官之道。⑩汉高：汉高祖刘邦。⑪抑损：限制。⑫克终：谓善终。⑬与夺：赐予和剥夺，奖励和惩罚。⑭才具：才能。⑮谋猷：计谋，谋略。⑯算无遗策：谓谋划周密，从不失误。⑰辘张：强横，嚣张。⑱跋扈：骄横，强暴。⑲轨度：使之合于轨范法度。⑳稽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㉑坚冰：多以喻积过成祸，困难重重。㉒谋谟：谋划，制定谋略。㉓方镇：指掌握兵权。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㉔总：统领，统率。㉕戎马：借指军队。

【译文】当初，武帝准备伐吴，冯统和贾充、荀勖一起苦心竭力地规劝。世祖不听其劝阻，并断然听从张华力主伐吴的意见。吴国被平灭后，冯统心怀羞惭与恐惧，嫉恨张华如同仇人。等到张华外任镇守一方时，其声威与德行大为显著，朝议认为，应征召他回朝任尚书令。冯统一次陪侍武帝，不慌不忙地谈论起魏晋的旧事，说道：“臣常说，钟会的反叛，多半是由太祖（司马昭）造成的。”武帝听了大怒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冯统回答说：“臣认为善于驾驭车马的人，一定懂得驾驭车马的六条缰绳松紧的形势；善于治理国家的帝王，一定清楚为官之道和控制官员权位等事宜。所以汉高祖分封的八个异姓诸侯王，因过于荣宠而导致诛灭；光武皇帝驾前的几位将领，由于给以限制而能够善终。这不是做君主者有仁爱、残暴的区别，也非做臣子的有愚钝、聪敏的不同，是因为妥善运用限制、显扬、赐予、剥夺的手段，才使她们有这样的结局罢了。钟会其人，才能有限，而太祖对他的夸赞赏赏过多，因欣赏他的谋略，而提高他的名位，授以重权，故而导致钟会自以为他的策略无与伦比。他的功劳极大，张扬跋扈，终于造成了他反叛朝廷的罪恶。如果往昔太祖约束住他的小聪明，又以礼法对他加以节制，限制他的权力，使他进入正轨，那么他的叛逆之心就无法产生，叛乱之事也就无从生成了。”武帝说：“你说得对！”冯统又向武帝跪拜行礼说：“对愚臣的这番话，圣上应该想想积过成祸的道理，不要让像钟会那样的人，再次扰乱天下。”武帝问：“当今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统说：“陛下驾前有出谋献策的臣子，他的大功显露于天下，国内无人不知，作为军事长官占据镇守一方，统领兵马之重任者，都在陛下考虑的范围之内呀！”武帝沉默不语，随即征召张华任太常官。不久，又免去了张华的官职。

【原文】刘颂^①，字子雅，广陵人也。除^②淮南相，上疏曰：“臣窃惟万载之事，理在二端^③。天下大器^④，一安难倾，一倾难正。故虑经后

世者，必精目下^⑤之治，治安遗业^⑥，使数世赖之。若乃兼建诸侯而树藩屏^⑦，深根固蒂，则祚^⑧延无穷，可以比迹^⑨三代。如或当身之治，遗风余烈^⑩，不及后嗣，虽树亲戚，而成国^⑪之制不建。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若未尽其理，虽经异时，忧责^⑫犹迫在陛下，将如之何？愿陛下善当今之治，树不拔势，则天下无遗^⑬忧矣。

【注释】①刘颂(?—公元300年)：西晋时司法官，历任尚书三公郎、议郎守廷尉、三公尚书等，秉公执法，时人把他比作西汉张释之。②除：拜官，授职。③端：方面，种类。④大器：比喻国家。帝位。⑤目下：目前，近来。⑥遗业：传予后人的不朽事业。⑦藩屏：屏障。比喻边防重镇。⑧祚：君位，国统。⑨比迹：齐步，并驾。谓彼此相当。⑩遗风余烈：前人留传的风教和业绩。⑪成国：大国。⑫忧责：责任，重任。⑬无遗：没有脱漏或余留。

【译文】刘颂，字子雅，广陵郡人，被任命为淮南王司马允的宰相。他向武帝上疏说：“臣私下考虑国家绵延千秋万代的事情，道理在于两个方面。国家政权，一开始就安稳了便难以倾斜，一旦倾斜也便难以扶正。所以为后世长治久安考虑的君主，必然精心治理眼前的政务，把国家治理得太平安定，然后将这份不朽的基业传给子孙，使后世几代人都能够有所依赖。若能同时建立诸侯国，树立保护中央政府的屏障，使国家的基业根深蒂固，就可使国运延续无穷，其政绩可以和夏、商、周三代相比。如果只考虑本代君主自身的安定，那么他所遗留下来的风教和功业，就不能让后代继承下去。这样的执政，虽然也培植了皇室的宗亲，但因为建立诸侯国的制度没有创立，从而使后世继位的君主只能凭借自身的才智和勇力来安定统治大业。如果后世子孙没能如理如法地统治国家(从而造成国家政权的倾覆)，虽然那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但是追究起覆灭国家之责任，还是会追算到陛下您的头上的。(果然如此)该怎么办呢？希望陛下能够完善当今的治国方

略，树立起坚不可摧的国势，那么就不会为天下留下忧患了。”

【原文】“夫圣明不世及，后嗣不必贤，此天理之常也。故善为天下者，任势^①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治，小察（察作政）理而大势危；诸侯牧民，近多违^②而远虑固。圣王惟终始^③之弊，权轻重之理，苞彼小违，以据大安，然后足以藩固内外，维镇九服^④。

【注释】①任势：谓利用各种有利的态势或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②多违：多违背，多背谬。③终始：从开头到结局，指事物发生演变的全过程。④九服：指全国各地区。

【译文】“圣德英明不会世代相传，继承大统的国君不一定是贤明的人，这是自然的规律。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君主，都是仰仗牢固的立国根基而不是倚靠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谓确立牢固的立国根基便是指建立诸侯国，所谓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便是指设立郡县。以郡县制来治国，可以明察处理好小事而国家的大势则不稳固；以分封诸侯（的方式）来管理民众，眼前看来会有很多违背中央朝廷的情况出现，但从长远考虑会使中央朝廷更加稳固。圣明的君主思考事情整体的利弊，衡量是非轻重的道理，他会包容（诸侯国）一些小的违背朝廷的事情，而求得全局的安定，然后就足以巩固国家内外，使远近各个地区都拥护中央了。”

【原文】“夫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虑经无穷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验之于古。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举王之显亲^①，开国承家，以藩屏^②帝室，延祚^③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延将千载。

【注释】①显亲：显贵的亲属。②藩屏：捍卫。③延祚：延续福禄。

【译文】“周武王是一位圣明的君主，周成王是一位贤明的继承者，可是武王不倚仗成王的贤明，仍然大量封立诸侯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再说，善于谈论当前情形的人，必然是从古人的做法中求得了验证。唐尧、虞舜以前，文献残缺，那时候的事难以详知。至于夏、商、周这三代，（帝王们）都树立起了光明美好的德行，同时又选用王室显贵，（分封到不同的地方）建立诸侯国以继承国家大业，来捍卫中央朝廷的安定，从而国运长久，短的有五六百年，长的将近千年。”

【原文】“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汉承周秦之后，杂而用之，前后二代，各二百余年。揆^①其封建，虽制度舛错^②，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职，诸侯微时^③，不在强盛也。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④其难。自是之后，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祖（祖作租）俸，甚者至乘牛车，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

【注释】①揆：度量，揣度。②舛错：错乱，不正常。③微时：卑贱而未显达的时候。④弭：止息。

【译文】“到了秦朝，废弃了诸侯立国管理地方（的做法），而在地方设立郡和县作为行政机构，皇室子弟没有分封尺寸土地，王朝因此孤立而没有诸侯作为辅佐，传位二世就亡国了。周和秦两代之后是汉朝，汉朝将封建制和郡县制混杂在一起使用，西汉和东汉两代，国运各二百余年。（臣）考量（汉代的）封建制度，（发现）尽管这个制度也存在错乱的地方，不能做到处处恰当，但是考查一下汉朝的衰亡，问题

都出在同姓诸侯不能保卫国家，诸侯势卑力微之时，而不是诸侯强大兴盛之时。以前外戚吕氏作乱，幸亏依靠齐国、代国诸侯王的援助，才使得汉朝刘氏江山安定下来。（后来）七国叛乱，梁王（刘武）捍卫朝廷，终于平定了这一场灾难。从那以后，诸侯王的权力和威势被削夺，只能靠征收郡国租税以为生计，有的甚至穷困到只能乘坐牛车的地步。因此王莽才得以独揽朝政，实现了他篡逆的奸谋，并导致天下分崩离析，生灵涂炭。”

【原文】“光武绍^①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②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③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征，可见于此矣。然则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故曰：‘为社稷计，莫若建国。’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审量^④事势，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⑤，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人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⑥，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⑦，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⑧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土之势也。”

【注释】①绍：承继。②圈闭：禁闭。③神器：代表国家政权的实物，如玉玺、宝鼎之类。借指帝位、政权。④审量：考察衡量，估量。⑤福祚：福禄，福分。⑥安志：犹安心。⑦率由旧章：完全依循旧规办事。⑧天府：此处指国库。

【译文】“东汉光武帝刘秀承继汉统，虽然名义上也分封子弟为诸侯王，但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分封诸侯王国的制度，国运也没有延续多

久。曹魏继承汉室天下，限制宗室，囚禁子弟，因而皇权迅速垮台，天命转移到陛下这里。国运的长短、祸福的征兆，都可以从这些历史事实中看出来。既然这样，那么，建立国家政权如果能够符合治国安邦的道理，那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所以说，为国家社稷考虑，没什么比建立诸侯国更为重要的了。国家治理得是偏邪还是中正，百姓对君王是拂逆还是顺从，这都取决于人心的向背。今天（如果）建立（诸侯国），应该审时度势，使诸侯国的国君能够以他的封国为乐，（诸侯的）臣子能够以在（诸侯国的）朝廷上做官为荣，使他们能够将各自的福祉传给后代子孙，无穷无尽。上下同心协力，爱国如家，视民如子，这样就能够使上天赐的福禄得以保持，并辅助护持中央王朝。今天各诸侯王分封土地，都和古代诸侯相似，但诸侯国君却轻视他们的爵位，诸侯国的臣子也不满于他们的官职，没有一个人安心的，这是什么缘故呢？那是由于法规体系来自于郡县制度，没有建立诸侯国立国运作的一套成规的缘故。今天建立（诸侯王国），应该遵循旧有的章程，完全像古代的做法那样。但人心不容易改变，不经历十年之久，人们喜好与厌恶的心理取向是不会改变和转移的。依微臣的愚见，应该及早创建（诸侯立国的）国家大法。即便这样，众人心理上对它的接受，还要花费十多年的时间，然后才能够使（诸侯国的）君臣各安其位，对自己的所得而感到荣耀，上下互相扶持，最终收到辅助（王室的）效果。今天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亏空国库的储备，白白浪费掉粮食和布帛等物资，却无助于形成镇守国家保卫国土的国势。”

【原文】“古者封建^①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②，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亲疏^③，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也。今宜豫开此地，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制，然后可以永安。然于古典^④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须车甲器械既具，其群臣乃服彩章^⑤；仓廩^⑥已实，

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⑦；境内充实，乃作礼乐。唯宗庙社稷则先建之。至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⑧内史^⑨国相^⑩，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⑪、庆赏^⑫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

【注释】①封建：封邦建国。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各个区域内建立邦国。②尺土：犹尺地（一尺之地）。③亲疏：指关系或感情上的距离的远近。④古典：古代的典章制度。⑤彩章：彩色图饰。古代多用于车服旌旗之类。⑥仓廩：贮藏米谷的仓库。⑦官司：官府，多指政府的主管部门。⑧自非：倘若不是。⑨内史：官名。西汉初，诸侯王国置内史，掌民政。历代沿置，隋始废。⑩国相：指王国或封国辅政之臣。⑪资实：军需物资。⑫庆赏：赏赐。

【译文】“古时候，封邦建国既经确立，诸侯便各自拥有了自己的国家。可是到了后来，即使是帝王的子孙，也连一尺的封土都没有。这是今天施行诸侯封建制度一定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按照亲疏关系来分封诸侯，转眼之间就废除一个封地，把它分给新树的子弟，那是郡县制的方式，绝非分封诸侯国的制度。当今应该预先开列出诸侯国的封地，使亲疏远近不会与这个制度相背离，然后就可以得到永久的安定。虽然按古代典章规定所应有的制度都要确立起来，但是如果不是急需的（制度），应该逐渐完善，不可以一下子建立起来。须将诸侯国的车甲器械配备齐全后，诸侯国内群臣方可以穿戴有彩色图案的衣服；仓廩存粮充实后，才可营建宫室；百姓生活富足，便可设置有关官吏；国内经济基础充实巩固了，方可着手进行礼乐建设。只有宗庙社稷首先要建设好，至于国境内的政务，封官用人，除了诸侯王身边的内史和国相要由天子任命以外，其余众多官职（的任免）以及生杀决断、谷帛财物、赏赐刑罚，如果不是与封爵有关的事，都应该让诸侯国自行决定。”

【原文】周之建侯^①，长享其国，与王者并，远者延将千载，近者犹

数百年。汉之诸王传祚^②，暨至曾玄^③。人性不甚相远，古今一揆^④，而短长甚违，其故何邪？立意^⑤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公侯之身，轻于社稷。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⑥。敦^⑦兴灭继绝^⑧之义，故国祚不泯。不免诛放，则群后思惧，胤嗣^⑨必继，是无亡国也。诸侯思惧，然后轨道^⑩。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⑪自安，此周室所以长存也。

【注释】①建侯：封立诸侯，封侯建国，立功封侯。②传祚：谓流传后世。③曾玄：曾孙和玄孙。亦泛指后代。④一揆：谓同一道理、一个模样。⑤立意：用意，持念。⑥诛放：谓责其罪而放逐之。⑦敦：崇尚，注重。⑧兴灭继绝：谓使灭绝了的重新振兴起来，延续下去。语出《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⑨胤嗣：后嗣，后代。⑩轨道：遵循法制。⑪理势：事理的发展趋势，情势。

【译文】“周代建立的诸侯，长久享有他们的封国，其国运的延续与周王室是一样的。有的诸侯国存在的时间长达千年，短的也有数百年。汉代的诸侯王，封国的国运只传到曾孙或玄孙辈。人性相差并不很远，古时和今时没什么不同，可是享国的长短却相差甚大，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那是由于汉朝和周朝建立诸侯国的用意本来就不同，于是所定的制度便有所不同啊。周代实行的封建制，封国的地位重于诸侯王的王位，公侯的身家性命轻于社稷，所以无道昏君免不了被诛杀或流放，（由于）崇尚兴灭继绝的道义，所以国运不灭。君王免不了被诛杀或逐放，这样则诸侯国国君就会有恐惧和警醒，子孙才可以继承国祚，所以就不会发生亡国的事情。诸侯感到畏惧，就会按照礼法行事。诸侯国没有亡国的危险，天子凭借他们，天下情势自然也就安定，这就是周王室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啊。”

【原文】“汉之树置^①，君国轻重不殊^②，故诸王失度^③，陷于罪戮，

国遂以亡；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④，不问远近，必绍^⑤其祚。若无遗类^⑥，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然后建国无灭。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由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⑦。且建侯之理，本经盛衰。虑关强弱，则天下同忿，并力诛之。大制都邑，班^⑧之群后^⑨，著誓丹青^⑩，书之玉板^⑪，藏之金匱^⑫，置诸宗庙，副在有司。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则自然永久。故臣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业于固成之势，则可以无遗忧矣。

【注释】①树置：树立，建树。②不殊：没有区别，一样。③失度：犹言失去法度。④支胤：后代子孙。⑤绍：承继。⑥遗类：遗留下的族类。⑦检：约束，限制。⑧班：颁布。⑨群后：四方诸侯及九州牧伯。⑩丹青：指史籍。古代丹册纪勋，青史纪事。⑪玉版：亦作“玉板”。古代用以刻字的玉片。亦泛指珍贵的典籍。⑫金匱：铜制的柜。古时用以收藏文献或文物。

【译文】“汉代建立的诸侯制度，君主和封国的轻重没有区别，所以当诸侯不守法度，以致犯罪而遭到杀戮时，封国也就随之灭亡。（由于）汉朝不遵循兴灭国、继绝世的礼序，所以下面不会有稳固的诸侯国。天子高高在上，孤立无援，因而使奸臣在朝廷中玩弄权力，很容易倾覆国家大业。现在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摒除汉代建制的弊端，恢复周朝的旧制。诸侯王如果失去道义而遭致诛杀，又没有子嗣可以世袭其封国时，假使还有支族旁系，不论其关系的远近，一定要让其继承封国。如果连这些人也没有，就预先立一个诸侯名位，等到皇子出生，再来继承其国统，这样所设置的诸侯国就不会灭绝。再者，班固曾经说过：‘诸侯之所以失国，是由于管束太严密。’那现在就应该放宽对诸侯国的限制。再者，（按照）封侯建国的常理来说，（各诸侯国的国运）

本来就会经历盛衰。若考虑到会有诸侯国倚强凌弱,那么面对这种现象大家要同仇敌忾,合力讨伐它,同时要大力加强各诸侯国都城的设防。(要把这个公约)昭告给各诸侯国君,把誓词记录在史籍里,刻在玉版上,藏在金匱中,放在宗庙里,副本交给主管的职官备案。这样的话,即使是寡弱的小国,都是不可动摇的,何况万乘之君的天子,秉承难以倾覆的邦国,而君临于诸侯王国之上,那自然是能够永久平安的。所以臣希望陛下把天下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把国家政权寄托在牢固的立国根基上,那就可以不再有隐忧遗患了。”

【原文】“今闾閻^①少名士,官司^②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③不肃^④,人不立德^⑤,行在取容^⑥,故无名士;下不专局^⑦,又无考课^⑧,吏不竭节^⑨,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⑩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⑪而肃清议也。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听^⑫所得周览^⑬。是以圣王之治,执要^⑭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侧^⑮之勤,而牵于逸豫^⑯之虞^⑰,诚以治体宜然,事势^⑱致之也。何则^⑲?夫造创谋始^⑳,逆睹是非,以别能否,甚难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易识在考终,难察在造始^㉑。故人君恒居其易^㉒则治,人臣不处其难则乱。今人主恒能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所逃其诛赏,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诬。功不可诬,则能者劝^㉓;罪不可蔽,则违慢^㉔日肃^㉕。此为治之大略^㉖也。

【注释】①闾閻:里巷内外的门,后多借指里巷。②官司:官府。多指政府的主管部门。③清议:对时政的议论。④肃:恭敬,严肃。⑤立德:树立德业。⑥取容:讨好别人以求自己安身。⑦局:机构。⑧考课:按一定标准考核官吏优劣,分别等差,决定升降赏罚。⑨竭节:尽忠,坚持操守。⑩疾世:疾,害,有害于。有害于事。⑪吏课:对官吏政绩的考核。⑫垂听:俯听,倾听。⑬周览:遍

览，巡视。⑭执要：掌握要害，抓住关键。⑮日侧：太阳偏西到黄昏。这里指由早工作到晚，都不能停歇。⑯逸豫：犹安乐。⑰虞：通“娱”。⑱事势：情势，形势，情况。⑲何则：为什么，多用于自问自答。⑳谋始：谓开始时慎重考虑。㉑造始：开始，初始。㉒居其易：居易，犹平安、平易。㉓劝：谓出力、有力。㉔违慢：违抗怠慢。㉕肃：清除，平靖。㉖大略：大概，大要。

【译文】“当今地方乡里缺少名士，官府中没有才能杰出的人，其原因何在呢？那是由于朝廷清议不够严肃（公正），人们不重视树立自身的德业，一举一动都曲从讨好，取悦于人，所以就缺少名士。下边官吏不能专司其责，加之又无考核制度，具体办事的小吏不能尽心竭力，所以就不会有能力杰出的官员出现。没有很能办事的官吏，就会有害于政事的处理。缺少名士，则后继的官员、士人就没有可以效法的标准。因此，臣想当务之急就在于设立完备的官吏考核管理制度，并端肃朝廷清议。天下很大，人多事多，人君却最少（只有一个），如同天空的太阳。所以，即使多方听取下边的意见，也未必能体察周全。因此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要抓住关键，而把具体事务委托给下边的臣子去办理，不要让自己纠缠于繁杂的事务之中。百官的职分已定，（皇帝）就不必亲自参与具体的工作。这不是惧怕太阳偏西时仍在勤政工作，以及总想着安逸快乐，而的确是治理国家本应该如此，是情势所必须。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开创事业、谋划考虑时，想要看清楚是非，以区别（情势）能否（做成），这是很难辨别出来的。等到事情已然施行，按其成败来定其功过，这就很容易分辨。容易分辨是因为事情已经结束了再来考察，难以明察是因为事情刚刚开始（一切都不明朗）。所以，君主一直处于这种‘易识’的状态，那么天下就能够得到大治；臣子如果不能身处这种‘难察’的境地（尽心办事），那么天下就一定会混乱。现在君主若能够在这种‘易识’的状态下抓住执政的纲要，统驭群臣，然后臣子的功和过，就会在政事成败的结果出现时自然显现出来，

故而无法逃脱赏罚。因此，臣子的罪过就无法掩蔽，而他们的功劳也不会委屈埋没。功劳不会遭到诬陷埋没，则有才能的人就会尽力（为国效力）；罪过无法遮掩，那么违抗怠慢、办事不力的情况就会渐渐肃清。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大要。”

【原文】“天下至大，非垂听^①所周，又精^②始难校^③，考终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④，而与诸下共造事始^⑤，则功罪难分，能否不别。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都委务于下，至如今事应奏御^⑥者，蠲除^⑦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亲掌者，受成^⑧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⑨不建（旧无不建二字。补之），不知所责也。”

【注释】①垂听：俯听，倾听。②精：细致，精密。③校：考核，考察。④仰成：坐等事情的成功。⑤事始：事情的开端。⑥奏御：上奏帝王。⑦蠲除：废除，免除。⑧受成：接受已定的谋略。引申为办事全依主管者的计画而行，不自作主张。⑨事功：功绩，功业，功劳。

【译文】“天下这么大，并不是俯身倾听下边的意见就可以事事周全。并且创业之初的情况很难考查得细致精密，而查看事情的最终结果就很容易明白。当今的君主不能（抓住执政的纲要）把繁杂的事务交托给臣下办理从而坐等事情的成功，反而要与群臣一起在事情刚刚开始时共同谋划，这样就使得功劳和罪过很难区分，而官员本身的贤能与否也难以辨别了。陛下纵然不能尽得坐享其成之理，不能将具体事务都委托到下边大臣处办理，到如今，也要在需要上奏皇帝的事情中，事先免除那些不紧急的奏疏，使（需要皇帝亲自处理的）紧要的事情得到精简，这样陛下的政务就减到三分之二了。而今亲自做事的人，是接受了上边的指令而照章办事，上边若有过失，就不能再罪责办事的官员了。这样到了年终，事务不能完成，功业无法建立，其责任也不知

道由谁来负。”

【原文】“夫鉴司^①以法举罪，狱官案劾尽实^②，法吏据辞守文，大较^③虽同，然至于施用，鉴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狱官唯实，法吏唯文，鉴司则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④、谬妄^⑤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旧有字下有固所不犯之地六字。删之），而悉纠^⑥以法，则朝野无全人。此所谓欲治而反乱者也。是以善为治者，纲举而网疏。纲举则所罗者广，网疏则小罪必漏。所罗者广，则大罪不纵，则甚泰^⑦必刑；微过必漏，则为政不苛。甚泰必刑，然后犯治必塞。此为治之要也。

【注释】①鉴司：负有监察之责的官吏。汉以后的司隶校尉和督察州县的刺史、转运使、按察使、布政使等通称为鉴司。②尽实：谓完全按照实情。③大较：大略，大致。④微阙：细小的过失。⑤谬妄：荒谬背理。⑥纠：纠正。⑦甚泰：过分。

【译文】“鉴司官员依法检举罪行，狱官调查案件实情，法吏根据诉讼的供词中所陈述的事实处理案件，这些事情虽然大致上都一样，然而到了执行的时候，鉴司和法吏、狱官在具体做法上还是应该稍有区别。狱官主要考虑事实方面的问题，法吏主要考虑文案方面的事情，鉴司则应该检举大过而忽略小过。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小过失、小缺点以及小错误，都是人们难免会犯的，如果都要绳之以法，那么朝野就不会有无罪过的人了，这就是所谓想把国家治理好却反而使国家遭致混乱的做法啊。因此那些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会抓住纲目要领而让法网稀疏一些。能够抓住总纲，那么它的涉及面就很广，而法网稀疏则小过失就得以忽略。涉及面广，则大的罪过不会得到纵容，重罪大过必然会依法得到处置。小的疏忽过失则得到忽略，那么为政就不会苛

刻；大罪一定会得到惩处，则违法乱纪的行为就难以为继。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啊。”

【原文】“而自近世以来，为鉴司者，类^①大纲不振，而网甚密。网甚密，则微过必举。微过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②，豪强横肆，则平民失职。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非徒无益于治体^③，清议乃由此益伤。古人有言曰（旧无曰字。补之）：‘君子之过，如日之蚀焉。’又曰：‘过而能改。’又曰：‘不贰过^④。’凡此数者，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治，则皆天网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泰，然后王诛^⑤所必加，此举罪浅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⑥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警众，此为治诛赦^⑦之准式^⑧也。凡举过弹违^⑨，将以肃^⑩风论^⑪而整世教。今举小过，清议益颓。是以圣王深识人情而达治体，故其称曰：‘不以一眚^⑫掩大德。’又曰：‘赦小过，举贤才。’又曰：‘无求备于一人。’故冕^⑬而前旒^⑭，充纁^⑮塞耳，意在去苛察、举甚泰。善恶之报，必取其尤^⑯，然后简而不漏。大罪必诛，法禁易全也。今则当小罪甚察，而时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乱治之奸也。害治在犯尤，而谨搜微过，何异放兕^⑰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⑱。时政所失，少有此类。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务也。”

【注释】①类：率，皆，大抵。②横肆：专横放肆。③治体：治国的纲领、要旨、政治法度。④不贰过：不重犯同样的错误。《论语·雍也》：“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何晏《论语集解》：“不贰过者，有不善，未尝复行。”⑤王诛：谓王法之当诛灭者。⑥得全：获得保全。⑦诛赦：诛杀与赦免。⑧准式：依照准则或样式。⑨弹违：弹劾违法乱纪者。⑩肃：整理，整饬。⑪风论：舆论。⑫眚：过失。⑬冕：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等行朝仪、祭礼时所戴的礼帽。⑭旒：音流，冕冠前后悬垂的玉串。⑮充纁：冠冕两旁的绵制饰物，用以塞耳。⑯尤：有二意，一指最优异，或最优异的人或物；一指最恶劣，或最

恶劣的人或物。①⑦兕：古书上所说的雌犀牛。①⑧隅隙：语出《淮南子·说山训》：“受光于隙照一隅，受光于牖照北壁。”后以“隅隙”指很狭小的地方。

【译文】“可是近年来，担任鉴司官职的人，大多不能抓好总纲，却将法网做得很严密。法网严密，那么小过错必然会被检举出来。犯小过本是难免的事情，它不会危害到国家的统治。如果抓住小事不放，这些小问题就会一步步地扰乱国事。治国的大纲抓不住，那么豪强就会肆意横行。豪强肆意横行，平民就会流离失所。这是不明事物的关键所在而本末倒置造成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对治国的纲领和法度没有帮助，朝廷清议也会由此受到误导。古人曾经说过：‘君子所犯的过失，就好像太阳发生了日蚀。’又说：‘过失能够改正（就是大善）。’又说：‘不犯同样的过错。’以上种种说法，都是为了说明即使贤人君子也是免不了犯错的。假若过失不至于危害到国家的治理，那么这些过失就都是应该为法网所忽略的。如果所犯罪过很大，那么王法就一定会加以诛灭。这是检举罪行的通则。这样，君子就因为他的善行而得以保全，为恶不善的人必定要遭到诛杀的处罚，以此警戒大众。这是为政者决定惩罚或赦免的准则。大凡检举过错、弹劾违法的人或事，其目的是为了整肃社会舆论、整顿世俗教化。可是如今却总是追究小的过失，从而造成社会舆论和风气的日益败坏。因此圣王都深刻明了人之常情，并而通晓为政之道，所以他说：‘不要因小的过错来掩盖大的德行。’又说：‘原谅小的过错，任用有贤德的人才。’又说：‘对于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因此，帝王戴的冠冕前后都悬挂着珠帘，冠冕两旁都有绵制饰物，用以塞住耳朵，其用意就是远离对于臣下的苛刻考察，只抓重大的事情。对臣子善行恶行的处置，必须抓住最重要的，然后才能做到简明而没有遗漏。犯有大罪的人必被诛杀，刑法和禁令就容易保全了。现今对于小罪过分地纠缠，而国家却没有因此被治理得更好，这表明小罪不是造成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危害天下安定的，主

要在于大罪。如果只是严格地搜求小过，这与把犀牛和豹子一类的猛兽放到大路上，却严禁老鼠在角落狭小处偷食东西有什么区别呢？国政的失误，少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陛下应采取相反的做法，才会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

【原文】江统^①，字应元，陈留人也。除华（华作山）阴令。时关陇^②屡为氐^③羌^④所扰，牧守^⑤沦没^⑥，黎庶涂炭^⑦，孟观^⑧西讨，生禽^⑨齐万年^⑩，群氐死散。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夫蛮夷戎狄，谓之四海^⑪。九服^⑫之制，地在要荒^⑬。春秋之义，内诸夏^⑭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法俗^⑮诡异，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⑯不加，其性气^⑰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导^⑱，而以恩德柔怀^⑲也。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⑳，而惫^㉑于鬼方^㉒；有周^㉓文王，而患昆夷^㉔狁狁^㉕；高祖^㉖困于白登^㉗，孝文^㉘军于霸上^㉙。及其弱也，周公^㉚来九译^㉛之贡；中宗^㉜纳单于^㉝之朝。以元^㉞成^㉟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㊱；单于屈膝未央^㊲，望之^㊳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㊴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㊵执贄^㊶，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㊷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统^㊸，诸侯专征^㊹，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㊺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㊻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缙^㊼之祸，颠覆宗周；襄公^㊽要秦，遽^㊾兴姜戎^㊿；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据伊洛[㋄]之间；搜瞞之属，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若线。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矣。

【注释】①江统（？—公元310年）：字应元（一说元世、德元），西晋陈留

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官至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永嘉之祸时避难于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以病卒。②关陇:指关中和甘肃东部一带地区。③氐:我国古代民族。居住在今西北一带。东晋时建立过前秦。后凉。④羌:我国古代民族名。主要分布地相当于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秦汉时,部落众多,总称西羌。以游牧为主。其后逐渐与西北地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⑤牧守:州郡的长官。州官称牧,郡官称守。⑥沦没:指死亡,败灭。⑦黎庶涂炭:形容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痛苦境地。⑧孟观(?—公元301年):字叔时,西晋渤海东光人。晋惠帝即位后,担任殿中中郎。公元296年,齐万年于关中叛乱,司马伦。司马彤受命镇守关中,并无进展。张华。陈准推荐孟观讨伐齐万年。孟观勇不可挡,不避弓箭与飞石,最后擒获齐万年,威镇羌氏。⑨禽:同“擒”。⑩齐万年(?—公元299年):西晋时期氐族首领。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匈奴人郝度元联合羌胡二族起兵反晋。当时关中大饥,秦。雍二州的羌人纷起回应,推齐万年为帝,拥兵七万。兵败被杀。⑪四海:指四邻各族居住的地域。⑫九服:王畿以外的九等地区。《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⑬要荒:要,要服,荒,荒服。古称王畿外极远之地。亦泛指远方之国。⑭诸夏:周代分封的中原各个诸侯国。泛指中原地区。⑮法俗:风俗习惯。⑯正朔:谓帝王新颁的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⑰性气:性情脾气。⑱率导:谓以自身的表率行为对他人进行教导。⑲柔怀:犹怀柔,即笼络安抚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⑳殷之高宗:武丁(?—公元前1192年),商朝第二十三位国王,庙号为高宗。他是商王盘庚的侄子,父亲是商王小乙。武丁在位时期,曾攻打鬼方,并任用贤臣傅说为相,妻子妇好为将军,商朝再度强盛,史称“武丁中兴”。㉑惫:疲乏,困顿。㉒鬼方:上古种族名,为殷周西北境强敌。《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㉓有周:周代。有,词头。㉔昆夷:殷周时我国西北部族名。《诗·小雅·采薇序》:“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难。”郑玄笺：“昆夷，西戎也。”②⑤獫狁：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也写作“獫狁”。②⑥高祖：汉高祖刘邦。②⑦白登：白登山。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②⑧孝文：指汉文帝，谥号为孝文。②⑨霸上：古地名。因地处灞水西高原上得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③⑩周公：姓姬，名旦，谥文，周文王之四子，周武王之弟，被称为叔旦。《尚书大传》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越裳氏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周公的后代封于鲁国，又被称为鲁周公。③⑪九译：指边远地区或外国。③⑫中宗：汉宣帝刘询。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曾联合乌孙大击匈奴，后趁匈奴内部分裂之机，与呼韩邪单于建立友好关系，使边境逐步宁息。③⑬单于：汉时匈奴君长的称号。③⑭元：汉元帝。③⑮成：汉成帝。③⑯而侯应陈其不可：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事汉，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对十策，有诏勿议罢边塞事。③⑰未央：未央宫。宫殿名。汉高帝七年建，常为朝见之处。③⑱望之：萧望之。西汉大臣，汉元帝老师。儒家学者，历任大鸿胪。太傅等官。③⑲牧：统治，驾驭。④⑰稽顙：古代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虔诚。④⑱执贄：犹执摯，即执摯古代礼制，谒见人时携礼物相赠。④⑲疆场：亦作“疆易”。战场。④⑳失统：丧失纲纪、准则。④㉑专征：指擅自进行征伐。④㉒封疆：疆域，疆土。④㉓招诱：召唤劝导。④㉔申缙：申，申侯。缙，鄩国。申侯之女原为周幽王王后，生子宜臼，被立为太子。后幽王废申后，立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缙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今陕西临潼东）。公元前771年，西周覆亡。幽王死后，申侯、缙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迁都到维也，是为周平王。东周建立。④㉕襄公：晋襄公（？—公元前621年），晋文公之子，公元前628年即位。④㉖遽：遂，就。④㉗姜戎：春秋时西戎之别种，姜姓。④㉘义渠：古代民族名，西戎之一。也作“仪渠”。分布于岐山、泾水、漆水以北今甘肃庆阳及泾川一带。春秋时势力强大，自称为王，有城郭。地近秦国，与秦时战时和。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为秦所并，以其地置北地郡。④㉙大荔：西戎之一。周定

王八年(公元前461年)为秦所并,其地改名临晋。⑤③陆浑:古地名。也称瓜州,原指今甘肃敦煌一带。春秋时秦晋二国使居于其地之“允姓之戎”迁居伊川,以陆浑名之。⑤④阴戎:古代少数民族名。西戎之一,即陆浑之戎,因其居住于河南山北,故称。一说陆浑近阴地,故名。⑤⑤伊、洛:亦作“伊雒”。伊水与洛水。两水汇流,多连称。亦指伊洛流域。⑤⑥齐: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春秋初期国力富强,成为霸主。战国时为七雄之一。公元前221年为秦所灭。⑤⑦宋:周代诸侯国名。公元前286年为齐所灭。辖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安徽之间。⑤⑧陵虐:欺压凌辱。⑤⑨邢:古诸侯国名。故地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境。周公之子封于此,春秋时为卫所灭。⑥⑩卫: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周公封周武王弟康叔于卫。先后建都于朝歌(今河南淇县)、楚丘(今河南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和野王(今河南沁阳)等地。公元前209年为秦所灭。⑥⑪南夷:旧指南方的少数民族。又指南方边远地区。⑥⑫北夷: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⑥⑬交侵:迭相侵犯。⑥⑭百越:亦作“百粤”。我国古代南方越人的总称。分布在今浙、闽、粤、桂等地,因部落众多,故总称百越。亦指百越居住的地方。

【译文】江统,字应元,陈留郡人,官拜华阴县令。(惠帝司马衷)时,关陇地区多次遭到氐族、羌族的侵扰,地方官吏被害,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孟观率军西讨,生擒了(氐帅)齐万年,氐族众军旅溃败逃散。江统深感四夷乱华,应该防患于未然,于是作了一篇《徙戎论》,文章说:“蛮、夷、戎、狄(所居之处),称作四海,在京城以外的九等地区里,他们所占据的地方最为边远。春秋时期的做法是将诸侯封国作为内部地区,夷狄外族为外围地区。这是因为夷狄和内地人民语言不通,他们的风俗习惯也非常怪异。有的远居边境之外、高山大河险峻之处,和中原地区山水相隔,因而与中原互不侵犯,不向朝廷交纳赋税,提供劳力,王朝使用的历法在他们那里也不被采用。这些民族的人生性贪婪,脾气凶暴,无仁厚之德。四夷之中,以戎狄二族最为凶狠不仁。他们势力衰弱了就敬畏朝廷,表示归服,强盛了就会侵略中原,

反叛朝廷。即使是盛世明君,都未能以道德风化来感化和统领他们,而只能以给予恩惠的方式加以笼络和安抚。当他们强盛的时候,以殷代高宗(的圣德,依然)被西北边境的鬼方族弄得疲乏困顿,周朝的文王,也被昆夷和猃狁部族弄得忧心忡忡,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平城的)白登山,汉文帝(因防守匈奴入侵而)屯军于霸上。当他们衰弱的时候(就归附朝廷),周公曾接纳过远方少数民族的朝贡,汉宣帝接受过匈奴单于的朝贺,就是汉元帝和汉成帝时,虽然国运衰微,但是四夷还能归顺于汉朝。这些都是既成的事实啊。所以(西汉时)匈奴要求守卫边塞,郎中侯应陈说此事不可行,匈奴单于到未央宫跪拜(和亲),萧望之议论说匈奴不会臣服。因此大凡有道的君王统御夷狄,只会对他们常加戒备,保持防御。即使他们低头称臣,进献贡奉,也依然不会放松对边塞的军事守卫。这都是因为寇贼强暴,不宜劳师远征,只期望做到国内安定,边境不受侵犯就行了。等到周王朝纲纪散坏之时,各诸侯国相互之间擅自进行征伐,大国兼并小国,进而互相残杀、毁灭,致使国家无法保有疆土,各诸侯内心考虑的利害关系也不一致。结果使戎狄统治者钻了空子,得以入侵中原。有的诸侯国对他们招降安抚,以为己用。故而造成了申侯请求缯国与犬戎(两个边远异族)来攻伐周幽王的祸乱,继而颠覆了西周王室。晋襄公想攻打秦国,于是招来了姜戎兴兵犯境。(自此之后)义渠、大荔两个部族杂居在秦、晋诸侯国境以内,陆浑、阴戎两个戎族占据了伊水、洛水之间,搜瞞侵入到齐、宋两国,欺压凌辱邢、卫等诸侯国。南方少数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交相侵犯中原,中原危在旦夕。(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在南方兼并了百越,在北边赶走了匈奴,当时的中国,再没有四夷(的祸患)了。”

【原文】“汉兴而都长安,宗周^①丰镐^②之旧也。及至莽^③之败,西都^④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⑤,以马援^⑥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⑦,居冯翊^⑧、河东^⑨空地,而与齐民^⑩杂处。数岁之后,族类

繁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民侵之。永初^⑪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⑬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诸戎遂炽^⑭，至于南入蜀汉^⑮，东掠赵魏，唐突^⑯轹关^⑰，侵及河内^⑱。十年之中，夷夏^⑲俱弊。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⑳，疾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㉑不尽，小有际会^㉒，辄复侵叛。雍州^㉓之戎，常为国患，中世^㉔之寇，唯此为大。汉末之乱，关中残灭^㉕。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㉖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㉗，欲以弱寇疆国，捍御^㉘蜀虏，此盖权宜之计^㉙，一时之势，非所以保境安民，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㉚之，已受其弊矣。

【注释】①宗周：指周王朝。周为所封诸侯国之宗主国，故称。②丰镐：周的旧都。文王邑丰，在今陕西西安西南丰水以西。武王迁镐，在丰水以东。其后周公虽营洛邑，丰镐仍为当时政治文化中心。③莽：王莽。曾假禅让之名，篡汉自立，国号新，法令烦苛，光武起兵讨之，王莽兵败被杀，在位十五年。④西都：新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建洛阳为东都，因称常安（新莽改长安为常安）为西都。⑤建武中：建武年间。建武，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也是东汉的第一个年号。⑥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字文渊，东汉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人。初依隗嚣，后归光武，拜伏波将军，平交趾。援曾有“大丈夫老当益壮”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等语，世称“马伏波”。⑦关中：地名。位于今陕西省。东至函谷关，南至武关，西至散关，北至萧关，位于四关之中，故称为“关中”。⑧冯翊：古郡名。郡治大荔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⑨河东：黄河流经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称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的地区为“河东”。⑩齐民：平民。⑪永初：是东汉安帝刘祜的第一个年号。⑫行卫：指帝王出行时的侍卫。⑬二州：指冯翊。河东二州。⑭炽：昌盛，兴盛。⑮蜀、汉：蜀郡和汉中的并称。⑯唐突：横冲直撞，乱闯。⑰轹关：即在“轹”地的关口。轹，古县名在今河南省济源县。⑱河内：专指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⑲夷

夏：夷狄与华夏的并称。②⑩肘腋：胳膊肘与胳肢窝。比喻切近之地。②⑪余烬：比喻残余兵卒，残存者。②⑫际会：机遇，时机。②⑬雍州：古九州之一。大约在今天的陕西、甘肃之间。②⑭中世：汉代中期。②⑮残灭：残杀毁灭。②⑯魏武帝：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其子曹丕称帝，追谥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②⑰秦川：古地区名。泛指今陕西、甘肃的秦岭以北平原地带。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②⑱捍御：防御，抵抗。②⑲权宜之计：亦作“权宜之策”。为应付某种情况而采取的临时措施。③⑰当：应验。

【译文】“汉朝兴起后，建都长安，这是西周的丰、镐故都。等到王莽篡汉失败，西京荒芜衰落，百姓流离失所。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任马援为陇西太守，讨伐叛乱的羌族，迁徙他们剩余的族人到关中，使其居住在冯翊、河东空荒之地，和已经登记户籍的平民百姓杂处。几年以后，随着羌族族类的繁衍，他们既依恃自身的身强力壮，同时又苦于常常受到当地汉人的侵夺。安帝刘祐永初元年，骑都尉王弘出使西域，调派羌、氏兵力来做护卫，于是羌族各部震惊奔走串连，互相煽动，冯翊、河东二州西羌部族一时都起而暴动，杀伤将士守兵，攻破并屠杀城邑。其他少数民族叛乱日盛，以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地区，并进攻轹关，侵犯到河内地区。十年之中，夷狄汉人双方都疲惫不堪。造成这样严重的祸害，多年不得平定的原因，虽然有防御失策、用人不当等方面的因素，难道不也是由于寇贼从中原腹地发生，祸害由身边兴起，病重难以治疗，疮口太大迟迟不能愈合的缘故吗？从此以后，反叛的余烬一直无法熄灭，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起来侵犯叛乱。雍州的戎狄，常为国家之大患。汉代中期时，外患以此为甚。汉代末年，关中因为战乱而凋零破败。曹魏建国之初，魏国的领地与蜀国分隔，在战场上作战的戎族士兵，处处都有。魏武帝遂迁徙武都的戎族部落到秦川（今陕西中部地区），原想用这种方法来削弱敌寇力量以加强魏国的

防御，抗拒蜀汉的侵犯。但是这只不过是应付当时的情势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并非保境安民、为千秋万代的福祉着想的万全之策啊。今天已经遭受到这一做法的害处了。”

【原文】“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①，帝王之都，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体，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②，吏民玩习^③，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④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⑤（捍作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⑥。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⑦之隔，掩^⑧不备之民，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⑨，暴害^⑩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⑪、罕汧^⑫（汧作开）、析支^⑬之地；徙扶风^⑭始平^⑮京兆^⑯之氏，出还陇右^⑰，著阴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⑱抚夷，就安集^⑲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⑳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㉑之心，风尘之警^㉒，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㉓，所害不广。是以充国^㉔、子明^㉕，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谖^㉖深计，庙胜^㉗远图^㉘，亦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

【注释】①厥田上上：即关中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厥，代词，其。上上，最上等。②畿服：指京师附近地区。③玩习：习惯。习以为常。④蕃育：繁衍。⑤贪悍：贪婪凶横。⑥横逆：横暴无理的行为。⑦障塞：即障堡。⑧掩：突然袭击，冲杀。⑨滋蔓：生长蔓延。常喻祸患的滋长扩大。⑩暴害：犹祸害。⑪先零：汉代羌族的一支。最初居于今甘肃青海的湟水流域，后渐与西北各族融合。⑫罕汧：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名称。汧，音千。⑬析支：古代西戎族名之一。又称鲜支、赐支、河曲羌，分布在今青海积石山至贵德县河曲一带。⑭扶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置右扶风，与京兆尹、左冯翊合称三辅，是西汉的政治

中心。三国魏时改为扶风郡，治所在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相当于今陕西麟游、千县以西，秦岭以北地区。西晋移治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⑮始平：郡名。秦始二年置，属雍州。下辖槐里、始平、武功、鄠县、蒯城五县。⑯京兆：汉代京畿的行政区域，为三辅之一。在今陕西西安以东至华县之间，下辖十二县。后因以称京都。⑰陇右：古地区名。泛指陇山以西地区。古代以西为右，故名。约当今宁夏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⑱属国：附属国。⑲安集：安定辑睦。⑳即叙：亦作“即序”。就序，归顺。㉑猾夏：扰乱。侵犯中原。《书·舜典》：“蛮夷猾夏。”孔安国传：“猾，乱也。夏，华夏。”㉒风尘之警：谓兵乱之警报和警忧。㉓寇暴：侵夺劫掠。㉔充国：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公元前52年），字翁孙，西汉陇西上邽人。善骑射，好兵法，熟悉匈奴与羌族的情况。武帝时破匈奴有功，拜中郎将。宣帝时破羌。其言屯田十二便，寓兵于农，为世所推重。卒谥壮。㉕子明：冯奉世（？—公元前39年），西汉军事人物，字子明。本始年间，随范明友等将军攻打匈奴。汉宣帝在位时，冯奉世历任光禄大夫。水衡都尉。公元前65年，冯奉世出使大宛，率军击破莎车，被汉宣帝任命为右将军典属国。公元前41年，以平羌军功，为左将军光禄勋，封关内侯。㉖谋谟：谋划，制定谋略。㉗庙胜：指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㉘远图：深远的谋划。

【译文】“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上等的土地，自古为帝王之都，还未听说过戎狄应该居留在这里的。戎狄不是我们的同族，他们的存心必然和我们不一致，他们的风俗习惯与中原也不相同。如果趁着他们衰败，将他们迁徙到京畿地区，当地的官吏与百姓会习惯性地欺侮他们势单力孤，从而使他们怨恨之气如病毒般深入骨髓。等到他们繁育发展壮大起来时，不愿归顺的思想就会随之产生。以其贪婪强悍的性情，再加上愤怒的思想情绪，等到一有可趁的机会，往往就会作乱。再加上他们居处于疆域之内，没有障碍险塞的拦挡，（想要）突袭没有防备的老百姓，收存散落在民间的财物谷粮，那就太容易了。所以能够为非作歹，使祸患滋生蔓延，且难以预测。这是必然的形势，也

是已经验证了的事实啊。当前应该做的事，是趁着国家军事力量强盛，政事方兴未艾之时，把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内各部羌族，迁移到先零、罕湫、析支等地，把扶风、始平、京兆的氐族迁回陇右，安置到阴平、武都境内，让他们归附于各自民族，返回故土，让附属国安抚他们，让他们就地安定和睦地生活。这样戎狄与晋人不再杂处，且各得其所，上合乎古代所说的道义，下也为今日盛世定立了永久的规范。纵然他们有侵犯中原的想法，出现了兵乱的惊扰，但由于他们远离中原，山河阻隔，即使暴乱，造成的祸害也不大。所以，西汉的赵充国、冯子明，能以数万的兵力制服各羌族部属。（他们）做到有征无战，全军独能克敌制胜，固然是由于制定了深谋远虑的计策，朝廷作出了运筹帷幄的战略方针，但更是因为华夷异地而居，敌我各在一方，要塞易守难攻，才取得成功的！”

【原文】难者曰：“方今关中之祸，暴兵^①二载，征戍^②之劳，老师^③十万，水旱之害，荐饥^④累荒。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⑤款^⑥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静默，而绥^⑦之以安豫^⑧。而子^⑨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⑩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民，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⑪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⑫，而后变复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伤害牧守^⑬，连兵聚众，载离寒暑。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崩，老幼繫虏，丁壮降散。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⑭。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⑮，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⑯其死亡散流，故可遐^⑰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

功，值困必济，遇否^⑮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⑯之始，爰易辙^⑰之勤，而得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民，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⑱，若有穷乏，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⑲，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⑳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民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廩粮^㉑，遗居者以积仓^㉒。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㉓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㉔，创业垂统^㉕，崇基^㉖拓迹^㉗，谋及子孙者也。

【注释】①暴兵：谓用兵或动用军队。②征戍：远行屯守边疆。③老师：指军队出征日久而疲惫。④荐饥：即荐饥，指连年灾荒。连续灾荒。荐，通“洊”。⑤且：连词。连接两个动词，表示两件事同时进行。⑥款：归顺。⑦绥：安，安抚。⑧安豫：安宁快乐。⑨子：代词。表示第二人称，相当于“您”。⑩疲悴：疲劳困苦。⑪绪业：事业，遗业。⑫弭：止息。⑬牧守：州郡的长官。州官称牧，郡官称守。⑭迁志：改变意志。⑮促遽：急促匆忙。⑯迨：等到。⑰遐：远。⑱否：闭塞，阻隔不通，困厄不顺。⑲更制：改制。⑳易辙：改变行车道路。比喻改变计画。方针或做法。㉑口实：口中食物，口粮。㉒沟壑：山沟。借指野死之处或困厄之境。㉓传食：辗转受人供养。㉔廩粮：公家给予的粮食。㉕积仓：贮存谷物的粮仓。㉖旦夕：比喻短时间内。㉗开物成务：指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这道理行事而得到成功。㉘创业垂统：开创基业，传之子孙。㉙崇基：指建筑物的高大基座。谓打下深厚的基础。㉚拓迹：犹创业。

【译文】“有人可能会提出不同的意见来质问我：‘当前关中的祸患，（在于）用兵已经有两年，远行屯边劳苦，疲惫不堪的士兵有十万之众，加上水旱的自然灾害，造成了连年的饥荒。而凶暴的叛乱者已经受戮诛灭，悔悟的恶人开始归附。（他们）一边归顺一边担忧，都怀着恐惧的心情。老百姓忧愁（生计问题），异族人同样担心这件事情，大家

都希望安宁和平的日子早日到来,就像大旱中盼望雨露一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以宁静沉默的方式管理他们,以安宁快乐的生活安抚他们。而您在这时候却打算兴师动众,没事惹事,让疲惫憔悴的民众来驱赶本自猜疑的外族人,让无粮可吃的平民来迁徙少食挨饿的俘虏,(这样做)恐怕就算费尽了力气,事情也不会有好结果。羌戎在离散之中,人心的想法不统一,先前的伤害还没来得及消弭,恐怕又会惹来新的祸患。’我可以这样回答他:‘羌戎狡猾,伤害我地方官员,联合兵力聚众闹事,历经几年都是如此。而今这些少数民族的部族纷纷土崩瓦解,老人和孩子被俘虏,青壮年或投降或流散,您以为他们这些人会带着自己那一点仅剩的财产,悔恶迁善,怀念朝廷的德泽恩惠,回过头来归服于朝廷吗?还是他们眼看自己要走上穷途末路,心智和体力都疲惫到了极点,害怕我方用兵诛灭他们,所以才来归顺朝廷的呢?答案一定是:这些外族是因为没有余力,自己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才来归顺朝廷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决定他们的生死,并依照自己的意愿让他们或进或退。如果人们喜欢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他们就不会随便改变,如果人们能够安住在自己的居所,他们就不会想着搬家。当他们自己感到危险恐惧,害怕大难临头时,就可以用武力迫其屈从,使他们归顺而不敢违抗。等到他们死亡流散,就可以迁徙到远处,让他们不再惦记当初的故土。说到圣贤之人的谋事,首先在于未雨绸缪,在动乱还未兴起时就着手治理,其道义并不显扬,但是却能够平定万物,圣德并未彰显,但是却能够成就万物。次一等的人谋事在于能够转祸为福,转败为胜,转困难为助力,转闭塞为通达。’而今您已经遭受弊政的危害,却不想将这个契机作为改变制度的开端,您喜欢改弦易辙,得到的却是一条走向翻车的道路,这是为什么呢?且关中的老百姓有一百多万人,大概估计一下,戎狄要占到半数,让他们留下来住或者迁走,必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假如外族生计穷乏,那就应该拿出关中全部粮食,来保证他们能够生活下去,这样他们就不会因处于困

厄之境而积聚在山沟,做些侵犯掠夺的恶事。现在我们把他们迁走,一路上要保证他们的饮食供应,以便最终能够让他们回到本民族的聚居地,使他们得到本族的照应。秦地(即上文所说的关中地区)的汉人则只取一半的粮食,(剩下的一半充公,以此)作为外族在迁徙路途上的资粮,这样留在关中地区的汉人(就能够因为人口少了一半而)粮仓中有了存粮。(合理地迁走外族)既缓解了关中的紧张局势,也杜绝了盗贼产生的源头。虽然暂时付出一些代价,但获得了长远的利益。如果害怕一时的劳烦,而给后世遗留下生生世世的敌寇之患,这绝对不是了解事物的规律而成就事业,开创长远的基业以传给子孙后代,奠定坚实的立国基础,为子孙后代着想而深谋远虑的做法啊。”

【原文】“并州^①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②之世,冻馁^③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④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⑤柔服^⑥。建武中,南单于^⑦复求降附^⑧。于弥扶罗^⑨值世丧乱,遂乘璽^⑩而作,虏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⑪中,又使右贤王^⑫去卑^⑬,诱质呼厨泉^⑭,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⑮之际,分为三率^⑯。泰始^⑰之初,又增为四。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⑱,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⑲风尘^⑳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㉑。今晋民失职^㉒,犹或亡叛,犬马肥充^㉓,则有噬啖^㉔,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㉕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㉖怀土^㉗之思,释我华夏纤介^㉘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注释】①并州:古州名。相传禹治洪水,划分域内为九州。据《周礼》。《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并州为九州之一。其地约当今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大同一带地区。②汉宣:汉宣帝刘询。③冻馁:谓饥寒交迫。④呼韩邪:呼韩

邪单于(?—公元前31年),名稽侯珊,是西汉后期匈奴单于之一。公元前54年,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打败,次年求助于汉宣帝,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前往长安朝见宣帝,他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匈奴主,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迎接。⑤委质:向君主献礼,表示献身。引申为臣服,归附。⑥柔服:温柔顺服。⑦南单于:即南匈奴,是南部匈奴贵族日逐王比建立的政权,相对于北匈奴而言。公元48年,匈奴分裂成南北二部,南部匈奴依附东汉称臣,被汉光武帝安置在河套地区。⑧降附:投降归附。⑨于弥扶罗:匈奴首领名。即栾提于夫罗(公元150年—公元196年),南匈奴单于栾提羌渠之子。公元187年,东汉为了讨伐张纯、鲜卑,向匈奴调兵,栾提羌渠派左贤王出兵。翌年,南匈奴发生政变,栾提羌渠被杀,须卜骨都侯被立为单于,于是于夫罗率众赴汉申诉苦情,其后一直留居汉地。⑩乘𩇑:同“乘衅”,即利用机会,趁空子。⑪建安: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的年号。⑫右贤王:匈奴贵族封号。二十四长之一,在右部诸王侯中地位最高。⑬去卑:生于东汉末年,历经三国时代。为西晋初期匈奴支系铁弗部首领,南匈奴之右贤王(《魏书》作左贤王)。建安元年,曾受命派军协助汉献帝。董承等人从长安出逃往洛阳,与李傕、郭汜交战。公元21年,单于呼厨泉来朝,曹操留其于邺,而遣去卑归平阳,鉴其五部国。⑭呼厨泉:栾提呼厨泉,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匈奴单于、南匈奴单于栾提羌渠之子,曾派右贤王去卑帮助汉献帝东归,其后还于本国。后曹操借栾提呼厨泉入朝朝见之际,将其留在邺城,派去卑去管理其国。⑮咸熙:三国时期曹魏的君主魏元帝曹奂的第二个年号。这也是曹魏政权的最后一个年号。⑯三率:晋代皇宫所置宿卫有“三率”之称,指中卫率、左卫率、右卫率。⑰泰始:公元265年至公元274年,是西晋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一个年号,共计十年。这也是西晋的第一个年号。⑱骁勇:犹勇猛。⑲不虞:意料不到。⑳风尘:比喻战乱,戎事。㉑寒心:担心,恐惧。㉒失职:失去常业,失所。㉓肥充:体肥肉充。㉔噬啮:咬。㉕虏:古时对北方外族或南人对北方人的蔑称。㉖羁旅:寄居异乡。㉗怀土:怀恋故土。㉘纤介:亦作“纤芥”。细微。

【译文】“并州地方的胡人，本来是匈奴族中最为凶悍的敌寇。西汉宣帝刘询时，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当时他们原本的国家已经四分五裂，后来合并成两个集团，呼韩邪单于继而衰弱孤危，不能自保，于是依附在边塞附近，向汉王朝臣服投降。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年间，南匈奴单于再次投降归附汉朝。到了于弥扶罗主持匈奴政权的时候，正值汉王朝内部发生祸乱，他便趁机作乱，抢掠赵、魏等地，侵犯到黄河以南的地区。到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曹操）又使右贤王去卑（去卑是右贤王的名字）诱骗扣押了呼厨泉，听任他的部落散居在六个州郡。到三国魏元帝曹奂咸熙年间，这个部落分成三个部分。到本朝泰始初，又增加到四个。今天南匈奴拥有五个部分，总数达到了数万户，人口兴旺，超过了西戎。匈奴族天性骁勇善战，擅长骑射，（其军队行动作战）敏捷灵活，（战斗力）是氐羌族的两倍。一旦遇到料想不到的战事爆发，那么并州地方的处境，就会令人胆颤心惊。今天晋朝的百姓失去自己的生计时，尚且会逃亡反叛，狗、马等动物养得肥壮充实的时候，就会有啃咬争斗的情况发生，何况夷狄外族，能不作乱吗？只是现在鉴于他们力量微弱，还无法陈兵作乱而已。治理一个国家，所要忧虑的不在于普遍的贫穷而在于贫富的不均，不在于人口稀少而在人心不安。（如今我晋朝）幅员广阔，百姓生活富足，难道要把外族都安顿在国内，然后才叫做广有四海、国富民强吗？凡是夷狄外族，都可以发布命令遣送他们回到本土，抚慰他们出行在外、怀念故土的思乡之情，让我华夏民族再没有这种微小的忧虑。（执行这样的政策，才能）惠利中原地区，安抚四方边境，恩德泽被万世。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国策啊。”

【原文】陆机^①，字士衡，吴郡人也。为著作郎^②。孙盛^③《阳秋》^④载机《五等^⑤论》曰：“夫体国经野^⑥，先王所慎，创制^⑦垂基^⑧，思隆后业，然而经略^⑨不同，长短异术^⑩。五等之制，始于黄唐^⑪；郡县之治^⑫，创于秦汉。得失

成败，备在典谟^⑩，是以其详可得而言。

【注释】①陆机（公元261年—公元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西晋文学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②著作郎：官名。三国魏明帝始置，属中书省，掌编纂国史。③孙盛：东晋史学家，字安国，晋代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著《晋阳秋》三十二卷。④阳秋：书名，即《晋阳秋》。⑤五等：即五个等级。《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五等。”《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孙奭疏：“《孟子》所言周制，《王制》所言夏商之制也。”⑥体国经野：分划国都，丈量田野。后亦用以泛指创建国家、治理国家。体国，营建进程中宫城的城门和道路。经野，管理郊野的丘甸和沟洫。⑦创制：建立国家制度。⑧垂基：把基业留传下去。多指皇位的承袭。⑨经略：经营治理。⑩异术：不同的方法。⑪黄、唐：即黄帝和尧帝。尧帝封于“唐”地，故称唐尧。⑫郡县之治：郡和县的并称。郡县之名，初见于周。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国内为三十六郡，为郡县制之始，汉初封建制与郡县制并行，其后郡县遂成常制。⑬典谟：指经典，法言。

【译文】陆机，字士衡，吴郡人。官拜著作郎。〔孙盛所著《晋阳秋》中收录了陆机的《五等论》，论中说：“创建国家，管理国政，这是古代圣王非常慎重的事情。创立基业传给子孙，期望后世永远昌盛（这是圣王们共同的想法）。然而治国的谋略和统治的方法却不尽相同。五等之制，始于黄帝、尧帝的时代，郡县之治，创立于秦汉。（这两种制度的）得失成败，都记录在历史的档案文献中，因此可以据此详加谈论。〕

【原文】“夫王者知帝业至重、天下至广。广不可以偏制^①，重不可以独任^②。任重必于借力，制广终乎因^③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并建伍长，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④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⑤，以成盘

石之固，宗庶^⑥杂居，以定维城^⑦之业。

【注释】①偏制：指独自控制。②独任：犹专任。独自信用，独自承担。③因：凭借。④裁：裁断，裁决。⑤相维：相连。⑥宗庶：宗子和庶子。宗子，嫡长子。庶子，旧时指嫡子以外的众子，亦指妾所生之子。⑦维城：连城以卫国。

【译文】〔(古代圣明的)君王知道建立王朝、统治国家的责任非常重大，而天下疆土又非常广阔，因为疆土广阔所以不能够独自控制，因为任务重大所以不能由一个人来承担。任务重大必须借助其他的力量，治理广阔的疆土最终要靠众人来完成。所以设置官吏，分掌职务，以此来分担和减轻治国的重任。同时在诸侯国中建立伍长，来发扬光大分封制。于是，建立起封疆而治的制度，裁定了按照亲疏关系封侯建国的适当方法，(最终)使大小邦国相互维系，成就如磐石般坚固的统治基础，让长子和庶子混杂居住，形成城市彼此相连以保卫国土的稳定的局面。〕

【原文】“又有以见绥^①世之长御^②，识人情之大方^③，知其为人不如厚^④己，利物^⑤不如图^⑥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已在乎利人。

【注释】①绥：安，安抚。②长御：常法。③大方：基本的法则、方法。④厚：增益，加深。⑤利物：益于万物。⑥图：设法对付。

【译文】〔(同时，圣王)又知道安定天下的长久国策，以及识别事理人情的基本法则。(他们)知道想要为民众服务不如首先增益自己(的品德)，想要利益万物不如首先修身。在上者想要地位稳固，关键在于使在下者悦服，要使自己受益，其根本在于利益别人。〕

【原文】“是以分天下以厚乐，而已得与之同忧，飡^①天下以丰利，而已得与之共害^②。利博则恩笃^③，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土^④之实，万国^⑤受传世

之祚^⑥。夫然，则南面^⑦之君，各务其治；九服^⑧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爱^⑨，于是乎生；下之礼信^⑩，于是乎结。世治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雄俊之民，无所寄霸王之志。然后国安由万邦之思治，主尊赖群后之图身。盖三代所以直道^⑪，四王^⑫所以垂业^⑬也。

【注释】①飡：通“享”。享受，享有。②共害：共同承受祸患。③笃：深厚。④食土：享受封邑的租税。⑤万国：万邦，天下，各国。⑥祚：君位，国统。⑦南面：即面朝南，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所以天子、诸侯王会见群臣，都会南面而坐，接受臣子的拜见。这里用南面指代诸侯的统治。⑧九服：上古天子所住的京城以外的地方按远近分为九等，称为九服。⑨子爱：慈爱，爱如己子。⑩礼信：礼仪与信义。⑪直道：犹正道，指确当的道理。准则。⑫四王：古代四位帝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⑬垂业：把功业传留于后世。

【译文】〔因此与人分享快乐，才能使别人愿意与我分担忧愁，与人分享利益，才能使别人愿意和我分担损失。利益分享得越多则感恩之情越深厚，给予的欢乐越久远则为国分忧的心就越深沉。所以诸侯享受封邑租税的收入，王位世代相传。这样诸侯们各自致力于自己国土的管理，各诸侯国的百姓们知道自己有确定的君主，君主因此生出把百姓当作子女来爱护的心，百姓因此形成好礼守信之风。天下太平的时候，（这种治世之经略）足以使民风淳厚，王道衰败的时候，也能够以此抵御暴乱。所以威猛强大的诸侯国，无法仰仗一时的势力而擅权；雄武豪俊的人，也不敢妄图称王称霸。然后由于各诸侯国向往治世，所以国家得以安定；由于各诸侯国君励精图治，于是天子的地位得到尊崇。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够保持统治之正道，禹、汤、文、武四位圣王能够将功业留传于后世的原因。〕

【原文】“故世及^①之制，弊祸终乎七雄^②。昔者成汤^③亲照夏后^④之鉴，公旦^⑤目涉商人^⑥之式^⑦，文质^⑧相济，损益有物。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⑨之制，有隆焉尔者，岂玩二王^⑩之祸，而暗^⑪经世^⑫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

悬御，善制不能无弊，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⑩之困，痛于陵夷^⑪也。是以经始获其多福，虑终取其小(小作少)祸。

【注释】①世及：世袭，世代相传。②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大的诸侯国。③成汤：亦作“成商”。殷商开国之君。④夏后：亦称“夏氏”、“夏后氏”。指禹受舜禅而建立的夏王朝。⑤公旦：指周公旦，周代的制度由他创立。⑥商人：即指殷商。⑦式：榜样，楷模。⑧文质：即文质三统，谓夏、商、周三代政事不同。《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何晏《论语集解》引汉马融曰：“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朱熹《论语集注》：“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贤，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⑨封畛：封地的边界。畛，音枕。⑩二王：指夏桀王、殷纣王两位亡国之君。⑪暗：不明了，不了解。⑫经世：治理国事。⑬土崩：比喻崩溃破败，无法收拾。⑭陵夷：衰颓，衰落。

【译文】〔世袭制度，由于七雄相争而衰败。从前，成汤以夏朝为借鉴，周公旦以殷商为借鉴，(因此夏商周三代的)文质三统相辅相成，但在具体做法上(后世)会随时代变迁而有所调整。然分封五等爵位的礼制，却没有因时代的改变而变更。诸侯封疆而治的制度，(甚至比前代)更加的尊崇和兴盛。难道是他们轻视夏桀、殷纣的祸乱，不明了治理政事之谋略吗？(他们)当然知道百世的基业难以凭空实现，再好的制度也有不足之处。(但是)王室的权威遭到(诸侯的)轻视，要好过宗祀的灭绝，而王权消亡要比王权削弱的灾祸更加惨痛。因此开创大业能够从中多获福庆，而考虑将来则希望其弊害最小(所以反复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决定仍然实行五等分封制)。〕

【原文】“非谓侯伯^①无可乱之符^②，郡县非致治^③之基(基作具)也，故国忧赖其释位^④，主弱凭于其翼戴^⑤。及其承微积弊^⑥，王室遂卑，犹保名位，祚遗后嗣，皇统^⑦幽^⑧而不辍，神器^⑨否^⑩而必存者，岂非事势^⑪使之然与？

【注释】①侯伯：泛指诸侯。②符：古代凭证符券。符节，符传等信物的总称。③致治：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④释位：用为赞辅朝政之称。⑤翼戴：辅佐拥戴。⑥积敝：累积弊病。⑦皇统：世代相传的帝系。⑧幽：微弱。⑨神器：代表国家政权的实物，如玉玺。宝鼎之类。借指帝位。政权。⑩否：困厄，不顺。⑪事势：情势、形势、情况。

【译文】〔不是说分封诸侯就一定不会引起动乱，郡县制就一定不会使社会安定，而是国家处于忧患时需要诸侯来赞辅朝政，君王软弱的时候需要诸侯辅佐拥戴。当分封制中的小问题和弊端愈积愈多时，王室会逐渐衰微。但是无论怎样，王室的名位仍然得以保留，皇位依然能传给后世子孙。皇统衰微却没有断绝，国家陷于困厄但仍然存在，这难道不正是由于实行分封才导致的结果吗？〕

【原文】“降及亡秦，弃道任术^①，惩^②周之失，自矜^③其得，寻斧始于所庇^④，制国昧^⑤于弱下。国庆独享其利，主忧莫与共害^⑥，虽速亡趋^⑦乱，不必一道，颠沛^⑧之叠，实由孤立。

【注释】①弃道任术：指统治者不行王道而采用霸术。②惩：鉴戒。③自矜：自负，自夸。④寻斧始于所庇：即用斧砍去自己所需要庇护的树荫。这里指代秦朝不能分封诸侯，皇室的子孙都没有得到封国，反而待遇如同一般的平民。这样皇帝周围就没有诸侯。藩王作为政权稳固的基础，不能为中央朝廷庇护祸乱了。寻斧，用斧。⑤昧：愚昧，糊涂。⑥共害：共同承受祸患。⑦趋：同“趋”，趋向。⑧颠沛：灭亡，死亡。

【译文】〔等到秦朝的时候，不行王道而行霸术。以为周朝因分封而导致国家灭亡，于是以此为戒，自鸣得意，以为找到了问题所在。用斧头砍去了庇护自己的树荫，十分愚蠢地废除了五等之制，通过剥夺诸侯的力量来治理国家。（其结果是）在国家安定的时期皇帝独享其利，当国家忧患之时，就没

有人与朝廷共同承担灾难了。虽然王朝招致迅速灭亡和动乱的原因未必是一种因素,但是(秦朝)灭亡的原因,确实是由于取消了分封建而导致王室孤立无援所致。]

【原文】“是盖^①思五等之小怨,忘万国之大德,知陵夷^②之可患,暗土崩之为痛也。周之不竞^③,有自来矣。国乏令主^④,十有余世,然片言^⑤(片言旧作行宫。改之)勤王^⑥,诸侯必应,一朝震矜^⑦,远国先叛,故强晋收其请隧^⑧之图,暴楚顿其观鼎^⑨之志,岂刘项^⑩之能窥关、胜广^⑪之敢号泽^⑫(泽旧作乎。改之)哉!借使^⑬秦人因循周制,虽则无道,有共兴(共兴作与共)亡,其覆灭之祸,岂在曩日^⑭。

【注释】①盖:连词。承接上文,表示原因或理由。②陵夷:衰颓,衰落。③不竞:不强,不振。④令主:贤德的君主。⑤片言:简短的文字或语言。⑥勤王:谓尽力于王事。⑦震矜:即自得的意思。⑧请隧:请求隧葬。隧葬是天子死亡之后下葬时所使用的礼遇,而晋国在强大的时候,曾经请求要用天子下葬的礼遇。这是当时人说话委婉的方式,实际的意思指晋国想要取代周天子,自己作天子。典故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杨伯峻注:“请隧者,晋文请天子允许于其死后得以天子礼葬已耳。”⑨观鼎:谓觊觎王位。这里是指楚国在强大的时候,便想取代周而统治天下。典故出自《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王问鼎,有取而代周之意。⑩刘、项:指刘邦、项羽。⑪胜、广:指陈胜、吴广。二人是秦朝末年的起义将领。⑫号泽:这里指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号令对秦朝不满的人们跟随他们造反。⑬借使:假设连词。假如,倘若。⑭曩日:往日,以前。

【译文】〔所以只考虑五等制所产生的小仇怨,而忘记了诸侯国(维护天下)的大功德,只知道王权削弱令人忧患,却不明白政权消亡更加惨痛。周

朝没有强盛下去，是有原因的。国家缺少贤德的君主，已有十余世了。但是一旦王室需要扶助，诸侯必然响应，一旦某一诸侯国对王室不恭，即便是偏远地方的诸侯国都会首先起来讨伐它。所以强硬蛮横的晋国收敛其僭越王室的图谋，强横凶暴的楚国停止其取代王室的想法。哪里会发生像刘邦、项羽乘机入关，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那样的事情啊！如果秦朝沿袭周朝的分封制度，虽然秦王无道，但是有诸侯国与其共同承担，国家覆灭的灾祸哪能在那个时候发生呢？]

【原文】“汉矫秦枉，大启王侯，领土逾溢^①，不遵旧典，故贾生^②忧其危，晁错^③痛其乱。是以诸侯阻^④其国家之富，凭其土民之力，势足者反疾，土狭者逆迟，六臣^⑤犯其弱纲，七子^⑥冲其漏网，皇祖夷于黥徙^⑦，西京^⑧病于东帝^⑨，是盖过正^⑩之灾，而非建侯^⑪之累也。

【注释】①逾溢：谓超过。②贾生：指汉贾谊。③晁错：西汉文帝、景帝时的智囊人物。④阻：倚仗，凭借。⑤六臣：指汉初的六反臣，即淮阴侯韩信、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韩王信、赵相贯高、代王陈豨。⑥七子：指汉景帝时同时起兵的吴楚等七诸侯国之王，史称“七国之乱”。⑦黥徙：这里指代淮南王黥布造反，高祖亲自去平定叛乱时，中箭而受伤。⑧西京：西汉都长安，东汉改都洛阳，因称洛阳为东京，长安为西京。⑨东帝：东方的帝王，汉景帝时吴王刘濞自称。吴王濞曾反叛汉朝廷而被平定。⑩过正：过分，过头。⑪建侯：封立诸侯，封侯建国，立功封侯。

【译文】[汉代纠正了秦代的错误，大批分封诸侯王，但是诸侯王所划分的疆土，却过分广大，超过了上古先王的常例。所以贾谊为（这样不符合先王成例而分封诸侯）而担忧（有叛乱的）危险，晁错则痛心（诸侯封地过大）会带来祸乱。因此诸侯依仗其封国的富强、百姓的力量，势力强大的就率先谋反，国土狭小的则随后谋反。汉高祖时六臣趁着纲纪不健全起兵谋反，汉景帝时七王窥视法网有疏漏而发动叛乱。汉高祖在平叛淮南王黥布的谋

反中受伤，西京长安被自称东帝的吴王刘濞所侵占。这些是矫枉过正带来的祸患，不是分封诸侯制度本身的过错。]

【原文】“逮至^①中叶^②，忌其失节，割削宗子^③，有名无实，天下旷然^④，复袭亡秦之轨矣。是以五侯^⑤作威，不忌万邦^⑥，新都^⑦袭汉，易于拾遗^⑧也。”

【注释】①逮至：及至，等到。②中叶：中世，中期。③宗子：皇族子弟。④旷然：虚空貌。⑤五侯：指同时封侯的五人。汉成帝封其舅王谭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红阳侯、王根曲阳侯、王逢时高平侯，人称“五侯”。⑥万邦：所有诸侯封国。后引申为天下、全国。⑦新都：王莽曾被封为新都侯。这里指王莽篡位而亡西汉的历史。⑧拾遗：比喻轻而易举。

【译文】〔等到汉朝中期，朝廷恐怕诸侯谋反，于是削减宗族势力，致使诸侯制度有名无实，国家内部统治空虚，重新沿袭亡秦的旧制。所以王氏五侯作威作福，不再惧怕诸侯，王莽篡权，轻而易举。〕

【原文】“光武中兴^①，纂隆^②皇统^③，而犹遵覆车之遗辙^④，养丧家之宿疾^⑤，仅及数世，奸宄^⑥充斥，卒有强臣专朝^⑦，则天下风靡，一夫^⑧纵横^⑨，而城地自夷，岂不危哉。”

【注释】①光武中兴：王莽篡汉，西汉结束，改国号为新。新莽政权被推翻之后，刘秀恢复汉室，国号仍为汉，史称为东汉，刘秀即光武帝。在位期间，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因此刘秀统治时期，史称“光武中兴”。②纂隆：犹言继承大业。③皇统：世代相传的帝系。④遗辙：犹遗轨。比喻前人留下的法度规则等。⑤宿疾：比喻旧的弊端。⑥奸宄：指违法作乱的人。⑦专朝：独揽朝政。⑧一夫：指东汉末年的乱臣董卓。⑨纵横：肆意横行，无所顾忌。

【译文】〔光武中兴时代，恢复继承了刘氏帝系，然而仍然没有吸取西汉灭亡的教训，埋下国家败亡的祸根。仅过了几代，就奸佞充斥，腐败不堪。最终导致强臣（梁冀）独揽朝政，天下（趋炎附势之人）于是纷纷投靠，董卓肆意横行，无所顾忌，于是城池就不攻自破，东汉的天下还能不危险吗？〕

【原文】“在周之衰，难兴王室，放命^①者七臣^②，干位^③者三子，嗣王^④委其九鼎^⑤，凶族^⑥据其天邑^⑦，钲鼙^⑧震于阊宇^⑨，锋镝^⑩流乎绛阙^⑪，然祸止畿甸^⑫，害不覃及^⑬，天下晏然^⑭，以治待^⑮乱，是以宣王^⑯兴于共和^⑰，襄^⑱惠^⑲振于晋郑^⑳，岂若^㉑二汉陞閼^㉒暂扰，而四海已沸，孽臣^㉓朝入，而九服夕乱哉！

【注释】①放命：逆命，违命。②七臣：这里指周朝七位人臣打算篡权的事情。李善注：“七臣：薦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颓叔桃子、宾起。”③干位：僭位（越分窃据上位），求位。④嗣王：继位之王。⑤九鼎：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⑥凶族：原指与尧舜部族敌对的四个部落。后亦泛称敌对的民族或恶人。⑦天邑：谓帝王之都，指京都。⑧钲鼙：音征皮，即钲鼓，古代行军或歌舞时用以指挥进退、动静的两种乐器。⑨阊宇：指京城之内。⑩锋镝：锋，刀口；镝，箭头。泛指兵器。⑪绛阙：宫殿寺观前的朱色门阙。亦借指朝廷、寺庙、仙宫等。⑫畿甸：泛指京城郊外的地方。⑬覃及：延及。⑭晏然：安宁，安定。⑮待：防备，抵御。⑯宣王：周宣王。西周第十一代君主，周厉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周宣王在位时，西周国力得到短暂恢复，史称“宣王中兴”。⑰共和：周厉王时，京城的人起义，周厉王逃到一个叫“彘”的地方，到周宣王即位的时候，中间有十四年。这十四年号“共和”，由召、周二相共同执政。⑱襄：周襄王。东周第六代国王，周惠王的儿子。惠王死后，襄王惧怕异母弟王子带争夺王位继承权，秘不发丧，并派人向齐国求援，襄王直到大局已定才公布父王死讯。公元前636年，王子带欲图篡位，以狄人攻周，大败周师，周襄王逃到郑国。当时晋文公势力强大，在公元前635年出兵助襄王，杀王子带，迎接周襄王返回洛阳复位。⑲惠：周惠王。东周

第五代国王，周庄王的儿子。惠王二年有五大夫作乱，立王子颓为周天子，惠王奔温（今河南温县南），郑厉公在栎地（今禹州市）收容惠王，并在惠王四年与虢国攻入周朝，协助平定“子颓之乱”，惠王复辟，郑国因功获赐予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东的地方，虢国也获赐土地。^{②①}晋郑：晋国和郑国。^{②②}岂若：犹何如，表示不如。^{②③}陞闕：陞，宫殿的台阶；闕，内门、小门。^{②④}孽臣：奸邪嬖幸之臣。

【译文】〔周朝衰微的时候，王室灾乱频起，有七个大臣违抗天子的命令（逆谋篡权），有三个大臣（子颓、叔带、子朝）试图僭位，（于是）周王室的继承人弃国出奔，离开了京城。叛乱的人占据京都，战鼓敲得震动京城，兵刃和乱箭落到皇家宫殿。但祸乱也仅仅局限在京师附近，灾害没有波及天下，天下依旧安定宁静。国家政权正是仰仗着这种安定严整的局面来抵御祸乱的，所以周宣王能在“国人暴动”之后，中兴周室于“共和”时期，襄王、惠王才能够借助晋国和郑国的力量重振王业。不像两汉，朝廷刚刚被侵扰（指王莽刚刚篡权），天下就随之大乱，孽臣（董卓）早晨才进入朝廷，晚上全国就陷入混乱了。〕

【原文】“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①擅权之际，亿兆^②悼心^③，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汉以之亡，夫何故哉！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④之志欤！盖远绩^⑤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故烈士^⑥扼腕^⑦，终委寇讎^⑧之手，忠臣变节，以助虐国之桀，虽复时有鸛合^⑨同志，以谋王室，然上非奥主^⑩，下皆市人^⑪，师旅无先定之班^⑫，君臣无相保之志，是以义兵云合，无救劫杀之祸，众望未改，而已见大汉之灭矣。

【注释】①董卓（？—公元192年）：字仲颖，汉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桓帝时，官羽林郎，灵帝时，为前将军。灵帝崩，引兵至京师，诛宦官，废少帝，立献帝，弑太后，自为太师，淫乱凶暴。袁绍等因而起兵讨伐，后为吕布所杀。②亿兆：指庶民百姓。犹言众庶万民。③悼心：伤心，痛心。④匡合：谓纠合力

量，匡定混乱的天下。⑤远绩：远大的功绩。⑥烈士：有节气有壮志的人。⑦扼腕：亦作“扼腕”。用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腕，表示振奋、惋惜、愤慨等情绪。⑧寇讎：亦作“寇仇”。仇敌，敌人。⑨鳩合：聚集，纠合。⑩奥主：深沉明睿之主。⑪市人：指市井流俗之人。⑫班：职位等次，等级。

【译文】〔想想前代王莽篡位的事情，看看近世董卓专权的情形，天下百姓不论愚智，都感到痛心疾首。然而周朝因分封制而延续，汉因分封制而灭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国家缺少周朝时候的治世能臣，士人没有匡正天下的志向吗？（并非如此。）而是因为（能臣的）远大功绩无法在当时发挥出来，（士人的）伟大理想和抱负因势卑力微而受挫。所以忠烈之士（虽然对国家政事）愤慨惋惜，但最后也只能委身于寇仇；忠心耿直的臣子最终改变志节，辅助残害国家的凶暴之人。虽然不断有志士仁人聚在一起（力图匡扶汉室），然而在上没有深沉明睿的君主，下面参加义军的也多为市井流俗之人。军队没有事先确定好上下等级秩序，君臣之间没有相互保全的志愿，所以（虽然）义兵云集，却无法拯救王室面临的灾祸。百姓拥立汉室的心虽然没有改变，却只能眼见着汉室很快灭亡了。〕

【原文】“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时比迹^①，故五等所以多乱；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②，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易以为政治^③。夫德之休明^④，黜陟^⑤日用，长率^⑥连属，咸述其职^⑦，而淫昏之君，无所容过，何则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兴矣。苟或衰陵^⑧，百度^⑨自悖，鬻官^⑩之吏，以货准才，则贪残之萌^⑪，皆群后^⑫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后王有以之废矣。

【注释】①比迹：齐步，并驾。谓彼此相当。②官方庸能：官，授给某人官职、使为官。方，方正、刚直。庸，用、任用。③政治：政事的治理。④休明：美好清明。⑤黜陟：指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⑥长率：长官与下属。⑦述其职：诸侯向天子陈述职守。古时规定，诸侯每五年朝见天子一次。⑧衰陵：衰败陵夷。⑨百度：百事，各种制度。⑩鬻官：卖官。⑪萌：通“氓”。“氓”。百姓，黎

民。⑫群后：四方诸侯及九州牧伯。

【译文】〔有人认为，（虽然）诸侯的爵位是世代相传的，（但却）不一定能够永远保全；昏庸、暴虐的君主，有时也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所以五等封爵制容易发生变乱。而当今郡县上的长官，任用的都是方正刚直有能力的人，虽然或许有时任用不当，但是称职的人还是居多，所以郡县制更易于政事的治理。当天下的德行清明美好的时候，各级官员的升降成为常例，地方诸侯都进京向天子述职，淫乱昏昧的国君也无法隐瞒其过失。如此，天下怎么能不大治呢？所以前代君王有因为实行了分封制而使国家兴盛起来的。如果一旦衰败陵夷了，那么国家的各种制度就会出现谬误混乱，卖官的官员，会以收受贿赂的多少而授予官职。这些贪婪凶残之民，都像（无道的）诸侯，国家怎么会不动乱呢？所以后代的君王有因为实施了郡县制而导致了国家的衰亡的。〕

【原文】“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治^①；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何以征^②之？盖企及^③进取，仕子^④之常志；修己安民^⑤，良士之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安民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损实事^⑥以养名^⑦者，官长所夙夜（夜作慕）也。

【注释】①思治：想望治世。②征：证明，证验。③企及：指希望或企求赶上。④仕子：仕宦之人。亦泛指文人、学子。⑤修己安民：修己，自我修养。安民，安定人民生活、安抚人民。⑥实事：切实有益的事。⑦养名：博取虚名。

【译文】〔而且举其大要而言之，五等制的诸侯，是为了自己才尽心治理领地；郡县的长官，是为财物以满足自己才去治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努力进取（以求显达），是仕宦之人夙有的志向；通过修养自身的德行以安定百姓的生活，是贤良之士所希求的。进取的心意通常很急切，而安民济世的名誉却来得缓慢。所以侵占百姓的利益以满足自己的私利，这是官员们极力追

求的事情，不去做对国家切实有益的事情，而以（华而不实的事情）来博取虚名，这是官员们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事情。〕

【原文】“君无卒岁^①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②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③，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④之义，使其并贤居政，则功有厚薄，而两愚处乱，则过有深浅。然则八代^⑤之制，几可以一理^⑥贯，秦汉之典，殆^⑦可以一言蔽也？”

【注释】①卒岁：终年，整年。②婴：遭受，遇。③堂构：比喻继承祖先的遗业。语出《书·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孔安国传》：“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为堂基，况肯构立屋乎？”意谓父亲要盖房子，并已确定房子的盖法，而儿子却不肯去筑堂基、盖房子。④胶固：巩固团结。⑤八代：五帝、三王。五帝，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帝王，即黄帝（轩辕）、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⑥一理：同一准则。⑦殆：大概。几乎。

【译文】〔采用郡县制，做国君的没有长远打算，辅佐之人也只考虑短期利益，而五等分封制却不会这样。（诸侯）知道国土是自己的国土，人民都是自己的人民，人民安定则自己受益，国家衰亡则自己也会深受其害。所以前王希望政权世代相传，后君也希望继续祖业。君王没有苟且度日之心，群臣明白团结一心的道理。（假如分封制和郡县制双方都）让贤明的人居位治理，那么成效会有大有小；如果双方都让愚钝之人处于乱世之中，那么过失就会有轻有重。如此，那么上古八代的制度，几乎可以用同一个准则来贯通；秦汉制度（的失败），大概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

【原文】胡威^①，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质，字文德，清廉洁白。质之为荊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②。家贫，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既

至见父，停厩^③中十余日，告归。临辞，赐绢一匹，为道中资。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奉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威受之，辞归。荆州帐下都督，闻威将去，请假还家，持资粮于路要^④威，因与为伴，每事佐助，又进饭食。威疑而诱问之，既知，乃取所赐绢与都督，谢而遣之。后因他信以白质，质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⑤如此，于是^⑥名誉著闻。

【注释】①胡威(?—公元280年)：字伯虎，淮南寿春人。曹魏末年及西晋官吏，三国时曹魏官员胡质之子，父子皆以清廉著名。②定省：泛指探望问候父母或亲长。③厩：马房。泛指牲口棚。④要：约请，邀请。⑤清慎：清廉谨慎。⑥于是：当时，其时。

【译文】胡威，字伯武，淮南郡人。他的父亲名质，字文德，清白廉洁。在胡质做荆州刺史的时候，胡威从京都洛阳前去探望，因为家贫，每到客舍，都是亲自喂驴，打柴(做饭)。到荆州拜见父亲，住在马厩中十多天。临走告别父亲时，父亲赐绢一匹作为路上的盘缠。胡威跪拜向父亲说：“大人清白高洁，不知从何而得此绢？”胡质说：“这是我官俸剩余的钱，给你做口粮钱。”胡威收下绢，辞别父亲回乡。胡质手下有位都督听说胡威要回去，就告假回家，带着钱粮在路上邀请胡威作旅伴。(一路上，)这位都督凡事都予以帮助，并买来饭菜给胡威吃。胡威感到怀疑，就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当胡威弄清原因后，就取出父亲所送的绢给都督，并向其道谢，请他回去。后来胡威因为别的事情写信给父亲，信中顺便提及此事，胡质为此打了都督一百板子，并免除了他在官府中的差事。胡氏父子就是这样的清廉谨慎，(因此)在当时其名望和声誉广为传扬。

【原文】为安丰太守、徐州刺史，政化^①大行。后入朝，世祖^②因言

次^③谓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对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为胜邪？”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远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谦而顺，累迁豫州刺史。入为尚书。

【注释】①政化：政治和教化。②世祖：晋武帝司马炎。③言次：言谈之间。

【译文】胡威后来做了安丰太守，（又升迁为）徐州刺史，政治和教化施行得非常好。后来胡威入朝，武帝司马炎在言谈间问胡威道：“你和你父亲比较，谁更清廉？”胡威回答说：“臣不如父亲清廉。”武帝问道：“为什么说他胜过你呢？”对曰：“臣父亲的清白唯恐别人知道，而臣的清白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这是臣远远不如父亲的地方。”武帝认为胡威的说法正直而委婉，谦虚而合理，数次调任他做豫州刺史，后来晋武帝又征召他入朝廷任尚书。

【原文】周顗^①，字伯仁，汝南人也。为尚书左仆射^②。王敦^③作逆^④石头^⑤，既王师败绩。顗奉诏往诣敦，敦曰：“伯仁卿负我。”顗曰：“公戎车^⑥犯顺^⑦，下官亲率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⑧奔败，以此负公。”敦惮其辞正（旧无正字。补之），不知所答。左右文武，劝顗避敦，曰：“吾备位^⑨大臣，朝廷丧破，宁可^⑩复^⑪草间^⑫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收，于石头害之。

【注释】①周顗（公元269年—公元322年）：字伯仁，汝南安城（今河南省汝南县东南）人，西晋安东将军周浚之子。顗，音已。②尚书左仆射：尚书仆射，尚书省的副官。三国时开始分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③王敦（公元266年—公元324年）：字处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为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王敦出身琅琊王氏，曾与王导一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成为当时权臣，但他一直有夺权之心，最后发动政变，史称“王敦之乱”。④作逆：作

乱,造反。⑤石头:古地名,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北。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赣水》:
“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也。”⑥戎车:兵车。⑦犯顺:叛乱。⑧王
旅:天子的军队。⑨备位:居官的自谦之词。谓愧居其位,不过聊以充数。⑩宁
可:岂可,难道能够。⑪复:还,返回。⑫草间:草丛间,比喻乡野、民间。

【译文】周顗,字伯仁,汝南郡人。(晋元帝司马睿时)官居尚书左
仆射。王敦在石头城反叛朝廷,晋朝军队讨伐却被王敦打败。周顗奉
诏前往见王敦,王敦说:“伯仁,你背叛了我。”周顗回答说:“您率军
队背叛了朝廷,下官亲率六军讨伐,不能完成使命,使王师败北,我是
在这件事情上对不住您。”王敦感到他义正辞严,不知如何回答。周顗
左右的文武官,劝周顗避开王敦,周顗说:“我身为朝廷的大臣,现在
朝廷衰落破败,我怎能逃奔到乡野民间去求保命,投奔到异族蛮夷那
里去呢?”不久,周顗被王敦捉拿,在石头城被王敦杀害。

【原文】陶侃^①,字士行,庐江人也。为荆州刺史。政刑^②清明,惠
施^③均治,故楚郢^④士女^⑤,莫不相庆。引接^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
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⑦,岂可逸游^⑧荒醉^⑨?
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⑩或以谈戏废事^⑪者,
乃命取蒲博^⑫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朴^⑬,曰:“樗蒲^⑭者,牧
(牧下有猪字)奴^⑮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⑯,不可行也。君子
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⑰养望^⑱,自谓宏达^⑲邪?”于是朝野
用命^⑳,移风易俗。

【注释】①陶侃(公元259年—公元334年):字士行,本为鄱阳(今江西鄱
阳)人,后徙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晋朝名将。出身寒门,后因战功迁太
尉,掌握重兵,统领八州军事并任荆江两州刺史,在他的治理下,荆州太平安
定,路不拾遗,深受人民爱戴。②政刑:政令和刑罚。③惠施:施恩。④郢:古

邑名，春秋战国时楚国都城。⑤士女：泛指人民，百姓。⑥引接：延见接待。⑦分阴：谓极短的时间。阴，日影。⑧逸游：放纵游乐。⑨荒醉：沉湎于酒。⑩参佐：部下，僚属。⑪废事：旷废职务。⑫蒲博：擲蒲，古代的一种博戏，后亦泛指赌博。⑬鞭朴：亦作“鞭扑”“鞭扑”，用作刑具的鞭子和棍棒。此处指用鞭子或棍棒抽打。⑭樗蒲：古代一种赌博游戏，后世亦以指赌博。⑮牧奴：对放牧者的蔑称。⑯法言：合乎礼法的言论。⑰乱头：指头发蓬乱。⑱养望：培养虚名。⑲宏达：谓才识宏大畅达。⑳用命：执行命令，听从命令。

【译文】陶侃，字士行，庐江郡人。他任荆州刺史时，政令刑罚清正廉明，施恩公平，遍及辖境以内。所以楚地郢城的男女百姓，没有人不为有这样的父母官而感到庆幸的。陶侃很少把时间花在与别人亲近、结交上，因此门前没有等着见他的客人。他经常向人说：“大禹是位圣人，还珍惜每一寸光阴。至于一般人，更应当爱惜每一分光阴，怎么可以放纵游乐、沉湎于酒色呢？活着的时候对国家没有益处，死后也湮没无闻，无人知晓，这是自甘落后、不求上进啊！”他手下的僚属，有人因为谈笑、赌博而耽误职事，陶侃就下令没收他们的赌博用具，将这些用具悉数投于江中，对犯事的吏员将领则加以鞭打，并告诫说：

“樗蒲这种赌博游戏，是那些牧猪奴仆的娱乐。老子、庄子的哲学浮华不实（当时的士大夫盛行借助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而谈玄说妙，陶侃此话是针砭时弊），这不是合乎先王礼法的言论，不可以奉为行为的指导。作为有道德的君子，应当端正衣冠，保持自己的威仪，怎能披头散发、培养虚名，还以此为才识宏大、广博通达呢？”于是朝野内外遵从他的要求办事，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社会效应。

【原文】高崧，字茂琰，广陵人也，累转侍中^①。哀帝^②雅好服食^③，崧谏，以为非万乘^④所宜，陛下此事，实是日月之一蚀也。帝欲修鸿宝^⑤礼，崧反覆表谏，事遂不行。

【注释】①侍中：古代职官名。晋以后，曾相当于宰相。北宋犹存其名，南宋废。②哀帝：晋哀帝司马丕（公元341年—公元365年），字千龄，为东晋的第六代皇帝在位期间，大将桓温当国，哀帝形同傀儡。后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年仅二十五岁。③服食：服用丹药。道家养生术之一。④万乘：指帝王。⑤鸿宝：道教修仙炼丹之书。

【译文】高崧，字茂琰，广陵郡人。经多次升迁成为（在皇帝身边服侍的）侍中。哀帝司马丕平素喜爱服用丹药（以养生），高崧劝谏哀帝，认为“这不是身为万乘之尊的帝王所应该做的。陛下做这样的事，恰好是像日蚀月蚀一般（自行降低圣明的光芒）”。哀帝打算修行道教炼丹的鸿宝术，高崧反复上表劝谏，皇帝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原文】何充^①，字次道，庐江人也。为护军^②中书令^③。显宗^④初崩，充建议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忽妄改易，惧非长计。”庾冰^⑤等不从，故康帝^⑥遂立。帝临轩^⑦，冰、充侍坐。帝曰：“朕嗣^⑧洪业^⑨，二君之力也。”对曰：“陛下龙飞^⑩，臣冰^⑪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⑫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遗旨，便立孝宗^⑬，加录尚书事侍中，临朝^⑭正色，以社稷为己任。凡所选用，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用亲戚。谈者以此重之。

【注释】①何充（公元292年—公元346年）：字次道，庐江郡灈县（今属安徽霍山）人。晋朝重要官员，在东晋官至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在晋康帝和晋穆帝时辅政。②护军：秦汉时临时设置护军都尉或中尉，以调节各将领间的关系。魏晋以后，设护军将军或中护军，掌军职的选用，亦与领军将军或中领军同掌中央军队。③中书令：汉设中书令，掌传宣诏令，以宦者为之，后多任用名望之士。④显宗：晋成帝司马衍（公元321年—公元342年），字世根，东晋的第三代皇帝，晋明帝之子，庙号显宗。⑤庾冰（公元296年—公元344年）：

字季坚，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人。东晋官员，中书令庾亮之弟。王导死后以中书监身分在内朝掌权，亦促成晋成帝传位给弟弟晋康帝，以巩固庾氏势力，及后出镇江州。⑥康帝：晋康帝司马岳（公元322年—公元344年），是东晋的第四代皇帝。⑦临轩：皇帝不坐正殿而御前殿。殿前堂陛之间近檐处两边有槛楯，如车之轩，故称。⑧嗣：继承君位。⑨洪业：大业。古时多指帝王之业。⑩龙飞：帝王的兴起或即位。⑪冰：庾冰。⑫睹：看到。⑬孝宗：即晋穆帝司马聃（公元343年—公元361年）。康帝死后，司马聃以太子即位，年仅两岁，由褚太后听政。在位十七年，于十四岁时亲政。亲政后曾一度名义上统一了中国。⑭临朝：临御朝廷（处理政事）。

【译文】何充，字次道，庐江郡人，曾经担任护军、中书令之职。成帝司马衍刚刚驾崩，（庾冰建议，因国家北方有强敌，应该立皇室中年长者为君，）何充建议说：“父传位于子，这是先王旧典的定规，突然随便加以改变，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庾冰等人不听从何充的建议，于是成帝司马衍的弟弟司马岳即位成为晋康帝。一天，康帝坐在前殿，庾冰和何充陪侍在皇帝左右。康帝说：“朕得以继承皇位，都是你们二位的功劳啊！”何充回答说：“陛下能登上皇帝的宝座，是庾冰的功劳。如果按照臣的意见，那就看不到现在的升平景象了。”康帝（两年后）驾崩，何充奉（康帝）遗旨，拥立（年仅两岁的太子）司马聃为穆帝。何充升任总领尚书事并加侍中一职。他在朝处理政事，神色庄重，以国家社稷为己任，凡所选用的官吏，都优先任用有功之臣，从不徇私任用亲戚，议论者因此对他很是敬重。

【原文】吴隐之^①，字处默，濮阳人也。早孤，事母孝谨^②，爱敬著于色养^③，几灭鄣^④（鄣恐性）于执丧^⑤。居近韩康伯^⑥家。康伯母，贤明妇人，每闻隐之哭，临饌^⑦辍飧^⑧，当织投杼^⑨，为之悲泣。如此终其丧。谓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当举如此之徒。”及伯为吏部，

超选隐之，遂阶清级^⑩，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贪泉”，父老云：“饮此水者，使廉士变节。”隐之始践境^⑪，先至水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畝^⑫怀千金。试使夷齐^⑬饮，终当不易心。”在州清操^⑭愈厉，化被幽荒^⑮。诏曰：“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友^⑯过人，禄均九族^⑰，处可欲^⑱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飧^⑲惟错^⑳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啬^㉑，南域改观，朕有嘉焉，可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㉒。”

【注释】①吴隐之(?—公元414年)：字处默，东晋濮阳野城人。曾任中书侍郎、左卫将军、广州刺史等职，官至度支尚书，著名廉吏。②孝谨：孝顺而恭谨。③色养：《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朱熹《论语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④灭鄣：鄣，应作“性”。灭性，谓因丧亲过哀而毁灭生命。⑤执丧：《礼记·檀弓上》：“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后以“执丧”为奉行丧礼或守孝之称。⑥韩康伯：名伯，字康伯，东晋玄学思想家，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⑦饌：陈设或准备食物。⑧飧：同“餐”。⑨杼：织机的梭子。⑩清级：显贵的官位。⑪践境：身临其境。⑫畝：音煞，饮。⑬夷齐：伯夷和叔齐的并称，两人曾互相礼让王位。⑭清操：高尚的节操。⑮幽荒：荒远之地。泛指九州之外。⑯孝友：事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⑰九族：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孙，为九族。⑱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⑲飧：通“享”，泛指享用。⑳惟错：这里指吴隐之所处的官职、俸禄以及礼物、贡品繁多。广州一直是商贸中心，在汉代，这里已经是海外奇珍异宝进入中国的主要贸易中心。典出《书·禹贡》：“厥贡盐。絺，海物惟错。”蔡沈集传：“海物非一种，故曰错。”㉑啬：节省，节俭。㉒斛：称量粮食的单位，古代一斛为十斗。

【译文】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郡人。他早年丧父，侍奉母亲孝顺

恭谨，特别是注重以和颜悦色来奉养母亲。（后来母亲过世）守孝之时，他差点（因伤悲过度而）丧命。他和韩康伯家是邻居。康伯的母亲是一位贤明的妇人，每次听到吴隐之哭，吃饭时就停下来，织布时就丢下梭子，为吴隐之哭泣。就这样，一直到丧期结束。她对韩康伯说：“你以后如果做了负责选拔官吏的官员，应当推举任用像吴隐之这样（孝敬母亲）的人。”等到康伯到吏部做官时，便推荐提拔吴隐之。最终吴隐之晋升为身分显赫的官员，官拜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广州的北部有一处泉水，名叫“贪泉”。当地父老传说：“饮了这个泉的水，清廉的官员会改变节操而贪污。”吴隐之一踏入广州地界，便先到贪泉去，舀水来喝，并赋诗一首说：“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在广州刺史任职期内，清廉操守更为严格，他的教化影响都达到边远地区。（晋安帝）颁诏（褒扬、嘉奖他）说：“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友过人，把所得的俸禄，均分给他的九族亲属。他处于高名厚利的诱惑之中，却能够不改变清操；置身奇珍异宝的环境中，家人也不改变朴素布衣的穿着。他坚持革除奢靡，务求节俭，令南方（奢侈的社会风气）大为改变。朕要嘉奖他，恩准加封为‘前将军’，赐赏钱五十万，谷一千斛。”

群书治要 卷三十一 六韬 阴谋 鬻子

六 韬

【题解】《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为周初吕望（姜太公）所著。经后人研究，大多认为是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作品。《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今本《六韬》共分“文韬”“武

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共六十篇，约两万余字，但在《群书治要》中并没有收录“豹韬”。魏徵在《群书治要》中辑录的《六韬》保存了该书的佚文。

《群书治要》辑录的《六韬》的内容，主要涉及如何治国，君主如何修身，如何选将择吏等方面；而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细节，未录。

《六韬》序言指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得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此一段堪称《六韬》之精要，从中可看出，魏徵等人节录此书之目的，旨在劝谏唐太宗倡行仁义大道，而非习军事、争霸之术。本卷所选《六韬》的内容，精彩而丰富，虽流传千古，仍熠熠生辉，其中不乏许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观魏徵对太宗的谏言，可知其从本书中亦获益良多。

【作者简介】《六韬》一书，《隋书·经籍志》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实际为后人所著，作者已不可考，成书约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

序

【原文】文王田^①乎渭^②之阳^③，见太公^④坐茅而钓，问之曰：“子乐得鱼耶？”太公曰：“夫钓以求得也。其情^⑤深。可以观大矣。”文王曰：

“愿闻其情。”太公曰：“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⑥；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也^⑦。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擅^⑧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得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注释】①田：狩猎。②渭：水名。黄河最大支流，源出甘肃省鸟鼠山，横贯陕西省中部，至潼关入黄河。③阳：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④太公：即姜子牙。商周之际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生卒不详。又名尚，姜姓，吕氏，字子牙，俗称姜太公。⑤情：道理，情理。⑥缗：钓丝。⑦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也：刘寅《直解》曰：“以国而取人之天下，则天下可得而服之。”⑧擅：独揽，专。

【译文】周文王在渭水北岸打猎，见到姜太公正坐在长满茅草的河岸上钓鱼，便问道：“您喜欢能钓到鱼吗？”太公说：“凡是垂钓都是

为了得鱼。这其中包含的道理很深奥，从中可以看出大的道理。”文王说：“我想听听这其中的道理。”太公说：“鱼贪吃鱼饵，就会被钓丝牵制；人享受国家的俸禄，就会服从于君王。所以用鱼饵钓鱼，就有鱼可供烹食；用爵禄网罗人才，就可使其竭尽所能；以家为基础来取得国，国就会为你所有；以国为基础来夺取天下，天下就可全部征服。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同享天下利益的人，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者，就会失去天下。天有四时，地有财富，能和人民共同享用，就是仁爱，实施仁爱的人，天下人就归附他；使人民免遭死亡，解除人民的困难，救助人民的灾患，接济人民的急需，这些就是恩德。布施恩德者，天下人就归顺他。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就是义。重义者，天下人就归附他。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乐于生存，喜欢得到好处和利益。能使天下人都获得利益的，就是道。有道者，天下人就归附他。”

文 韬

【题解】文韬，即治国用人的韬略。本篇所选内容，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形式，围绕治国之道展开论述。在与文王的谈话中，太公指出：天下治乱，“祸福在君，不在天时”；治国之道在爱民，治国之所贵在于“法令之必行”，治国之大失在于不依法令制度行事，又从善恶两方面说明君主的所作所为与天地自然的感应；以及人君当长持“六守”的原则，保全“三宝”，如此国家才能安定昌盛。

【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天下一乱一治，其所以然者何？天时^①变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②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文王曰：“古之贤君可得闻乎？”太公曰：“昔帝尧，上世^③之所谓贤君也。尧王^④天下之时，金银珠玉弗服^⑤，锦绣^⑥文绮^⑦弗衣^⑧，奇怪^⑨异物弗视，玩好之器弗宝，淫佚^⑩之乐弗听，宫垣^⑪室屋弗崇，茅茨^⑫之盖不翦，衣履不敝^⑬，尽不更为，滋味^⑭重累^⑮不食，不以役作之故。留^⑯耕种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其自奉^⑰也甚寡，役赋也甚薄。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⑱其君如日月，视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矣。”

【注释】①天时：犹天命。②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③上世：远古时代。④王：念去声。统治，称王。⑤服：佩戴，佩带。⑥锦绣：花纹色彩精美鲜艳的丝织品。⑦文绮：华丽的丝织物。⑧衣：穿（衣服）。⑨奇怪：不寻常的事物。⑩淫

佚：恣纵逸乐。⑪宫垣：泛指房舍或其他建筑物的围墙。特指皇宫的围墙。

⑫茅茨：茅草盖的屋顶。亦指茅屋。⑬敝：破烂，破旧。⑭滋味：美味。⑮重累：犹重叠。相同的东西层层相积。形容多。⑯留：拖延，搁置。⑰自奉：谓自身日常生活的供养。⑱戴：尊奉，拥戴。

【译文】文王问太公，说：“天下纷杂，有时安定，有时混乱，之所以这样，是什么原因呢？是天命的变化自然就会这样吗？”太公说：“君主不贤明则国家危亡而人民动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安定而天下大治。国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与不贤，而不在于天命。”文王说：“可以把古时候贤君的事迹讲给我听听吗？”太公说：“从前的尧帝，上古时代的人们称他是贤君。尧帝统治天下时，不佩戴金银珠玉，不穿着锦绣华美的衣服；不观赏珍贵奇异的物品，不珍藏供玩赏的宝器；不听淫佚的音乐，不修建高大的围墙和宫室；不修剪茅草覆盖的屋顶；衣服鞋子不破旧就不去更换；不食众多的美味佳肴，不因服役劳作的缘故而耽误百姓耕种的农时；去除私心、约束欲望，致力于无为之治。尧帝自身日常生活的供养则很微薄，征用劳役赋税也很少，所以天下万民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的面色。百姓尊奉他们的君主如同日月一样，看待他们的君主如同父母一般。”文王说：“伟大啊！这就是贤君的德行。”

【原文】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①之道。”太公曰：“爱民。”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奈何？”太公曰：“民不失其所务，则利之也；农不失其时业，则成之也；省刑罚，则生之也；薄赋敛，则与之也；无多宫室台池，则乐之也；吏清不苛，则喜之也；民失其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无罪而罚，则杀之也；重赋敛，则夺之也；多营宫室游观以疲民^②，则苦之也；吏为苛扰^③，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御民^④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

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文王曰：“善哉。”

【注释】①为国：治国。②疲民：使民穷困。③苛扰：狠虐、骚扰。④御民：谓统治人民。

【译文】文王问太公说：“我想知道治国的方法。”太公答：“爱民。”文王问：“如何爱民呢？”太公答：“要给予人民利益而不要加以伤害；要帮助成全人民而不要加以毁坏；要保护、生养人民而不要滥用刑罚杀害；要施与人民恩惠而不要掠夺；要使人民安乐而不要使他们劳苦；要让人民心生欢喜而不要使他们怨怒。”文王说：“应该怎样做呢？”太公说：“不使人民失去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就是利益人民；不耽误耕种、收获的农时，就是成全人民；减省刑罚，就是保护和生养人民；减轻赋税，就是施与人民恩惠；不大肆修建宫室台榭，就是使人民安乐；官吏廉洁自守而不可刻盘剥，就是让人民心生喜悦。反之，使人民失去本来的营生，就是损害他们的利益；使人民错过耕种、收获的时节，就是败坏人民的生计；无罪而妄加惩罚，就是杀害人民；横征暴敛，就是掠夺人民；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台榭以供游览，使人民穷困疲乏，就是苦了天下百姓；官吏苛刻扰害，就会激起人民的愤怒。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统驭人民就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弟一样。看到他们饥寒就为他们哀伤，看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痛。”文王赞叹道：“太好了！”

【原文】文王问于太公曰：“贤君治国何如？”对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①害公法^②，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③者有赏；后宫^④不荒^⑤，女谒^⑥不听；上无淫匿^⑦，下无阴害^⑧；不供宫室以费财，不多游观^⑨台池以罢民^⑩，不雕文刻镂^⑪以逞^⑫耳目；

官无腐蠹^⑬之藏，国无流饿之民也。”文王曰：“善。”

【注释】①私善：犹私惠。不以法为标准而实行的恩惠。②公法：犹国法。③进贤：谓进荐贤能之士。④后宫：妃嫔所居的宫殿。⑤荒：纵欲迷乱，逸乐过度。⑥女谒：谓通过官中嬖宠的女子干求请托。⑦淫匿：指邪恶不正。⑧阴害：犹隐患（隐藏着的祸患）。⑨游观：供游览的楼台。⑩罢民：谓使民疲劳。⑪雕文刻镂：谓在器物上刻镂花纹图案，以为文饰。⑫逞：快心，称愿，满意。⑬腐蠹：犹腐蚀。

【译文】文王问太公：“贤德的君主如何治理国家呢？”太公答道：“贤德的君主治理国家，其政令要公平，官吏不施苛政；赋税有节制，他个人日常生活的供养微薄。不因为私惠而损害国法；赏赐不给予无功之人，刑罚不施加于无罪之人；不因高兴而滥赏，不因发怒而责罚；危害人民者加罪，进荐贤才者有赏；后宫不荒淫放逸，不听妇人之言；居上位者没有邪恶不正的行为，居下位者没有隐藏着的祸患；不供应宫室额外的开销来耗费钱财，不过多修建供游览的楼阁台榭而使百姓疲劳，不在器物上雕花镂刻来满足耳目的享受；官吏中没有腐败之人的隐藏，国内也没有流离饥饿的百姓。”文王说：“太好了！”

【原文】文王问师尚父^①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②何去？何禁何止？”尚父曰：“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贼^③七害。六贼者，一曰大作宫殿台池游观淫乐^④歌舞，伤王之德。二曰不事农桑，作业作势（作业作势作任气^⑤作业），游侠^⑥犯历^⑦法禁，不从吏教，伤王之化。三曰结连朋党^⑧，比周^⑨为权，以蔽贤智，伤王^⑩之权。四曰抗智^⑪高节^⑫，以为气势^⑬，伤吏威（吏威作王之威）。五曰轻爵位，贱有司^⑭，羞为上犯难^⑮，伤功臣之劳。六曰强宗^⑯侵夺，陵侮贫弱，伤庶民矣。七害者，一曰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

之故，强勇轻战^⑮，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二曰有名而无用，出入异言，扬美掩恶（扬美掩恶作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慎勿与谋。三曰朴其身躬，恶^⑯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博文^⑰辩辞^⑱，高行论议，而非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五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慎勿使。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以伤农事。王者必禁之。七曰为方伎^⑲咒诅^⑳，作蛊道^㉑鬼神不验^㉒之物，不详讹言（不详讹言作不祥之言），欺诈良民。王者必禁止之。故民不尽其力非吾民；士不诚信而巧伪非吾士；臣不忠谏非吾臣；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宰相（宰相作相一字）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㉓，以安万乘^㉔之主，简练群臣，定名实^㉕，明赏罚，令百姓富乐，非吾宰相（宰相作相一字）也。故王人之道，如龙之首，高居而远望，徐视^㉖而审听；神^㉗其形，散其精（散其精作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若川^㉘之深不可测也。”

【注释】①师尚父：齐太公吕望的尊称。《诗·大雅·文王》：“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毛传：“师，大（太）师也。尚父，可尚可父。”郑玄笺：“尚父，吕望也，尊称焉。”②取：选拔。③六贼：谓危害天下的六种恶人。④淫乐：靡靡之音。旧指不同于正统雅乐的俗乐。⑤任气：谓处事纵任意气，不加约束。⑥游侠：犹任侠（凭借权威、勇力或财力等手段扶助弱小，帮助他人）。⑦犯历：犹违反。⑧朋党：指同类的人以恶相济而结成的集团。后指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倾轧的宗派。⑨比周：结党营私。⑩抗智：《六韬》原文作“抗志”。抗志，高尚其志。⑪高节：高其节操，坚守高尚的节操。⑫气势：指声势。⑬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⑭犯难：犹冒险。⑮强宗：豪门大族。⑯轻战：谓轻率出战。⑰恶：粗劣，不好。⑱博文：《六韬》原文作“博闻”。⑲辩辞：把话说得迷人动听。辩，通“辩”。⑳方伎：泛指医，卜，星，相等术。㉑咒诅：谓念咒语。㉒蛊道：蛊术（指祈祷鬼神、诅咒等厌魅邪术）。㉓不验：不切实际，

不能应验。②④调和阴阳：谓使阴阳有序，风调雨顺。②⑤万乘：指能出兵车万乘的大国。亦泛指国家。②⑥名实：名称与实质，实际。②⑦徐视：《六韬》原文作“深视”。②⑧神：《六韬》原文作“示”。②⑨川：《六韬》原文作“渊”。

【译文】文王问老师尚父（即太公）：“为人君者，应推崇何人，斥退何人？应选拔何人，摒弃何人？应禁止什么，防止什么？”尚父说：“应推崇有德才的人，斥退不肖之人；应选用诚实守信之人，摒弃巧诈虚伪之人；应禁止暴乱之事，制止奢侈之风。所以为人君者应当知道有‘六贼’、‘七害’。所谓‘六贼’：一是（臣有）大肆修建华屋亭榭楼台，以供游览观赏，沉溺于靡靡之音、歌舞行乐的人，就会损害君主的德行；二是（民有）不从事农耕蚕桑，意气用事，自以为仗义救难，违犯法律禁令，不服从官吏管教的人，就会伤害君主的教化；三是（臣有）拉帮结派，结党弄权，以蒙蔽贤智之臣的人，就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四是（士有）抗志不屈、自负高节来故作声势的人，就会损害君主的威严；五是（臣有）轻视爵位，藐视官员，羞于为君主冒险的人，就会有损功臣的功劳；六是豪门大族相互争夺，凌辱欺压贫弱之民，就会损害百姓的利益。所谓‘七害’：一是没有才智与谋略的人，为了获得重赏高官的缘故，便会恃勇强横，轻率赴战，企求侥幸之功，君主千万不要让这种人担任将帅；二是有名无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掩人之善，扬人之恶，进退专为巧好之事的人，君主千万不要与他共谋大事；三是外表朴素，衣着粗恶，谈论‘无为’，实际上是沽名钓誉，口称‘无欲’，实际上是贪求利益，这是虚伪之人，君主千万不要亲近他；四是博闻善辩，空谈高论，却非议世俗，这是奸邪之人，君主千万不可宠信他；五是鲁莽轻率不顾性命，只是为了贪求官爵俸禄，不顾大局，见利而动，君主千万不要任用这种人；六是务求雕文刻镂以及精巧的技能、华丽的装饰，因而妨害农业生产，君主对此必须加以禁止；七是使用方技、咒语，利用蛊术，假借鬼神，以不切实际的事物及不祥之言，迷惑欺骗善良的

民众，君主对此必须加以制止。所以，人民不尽力劳作，就不是吾国之民；士人不忠诚守信而巧诈虚伪，就不是吾国之士；臣不能忠正直谏，就不是吾国之臣；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人民，就不是吾国之吏；宰相不能使国家富裕，军力强盛，使阴阳有序、风调雨顺，以安定国君，选拔训练群臣，审定名实，严明赏罚，使百姓富裕安乐，那就不是吾国之相。所以为君之道，犹如神龙之首，高瞻远瞩，深刻地观察，审慎地谛听，显现其形象，隐藏其内心的情感，使人觉得他像天空那样高远而不可穷极，像深渊那样深邃而不可测量。”

【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也，无得贤之实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誉，不得其真贤。”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誉者何也？”太公曰：“好听世俗之所誉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或以非忠为忠，或以非信为信。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①者进，少党者退^②。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③，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④，而各以官举人；案^⑤名察实，选才考能；令能当其名，名得其实，则得贤人之道。”文王曰：“善哉。”

【注释】①多党：谓多所比附，结党营私。②退：罢黜，贬退。③蔽贤：埋没贤能的人。④分职：各司其职，各授其职。⑤案：通“按”。依据，按照。

【译文】文王问太公：“君主致力于选用贤能，却不能获得成效。社会愈来愈混乱，以致国家陷于危亡的边缘，这是为什么呢？”太公说：“选拔贤才但不能加以任用，这是有举贤的虚名而无用贤的实效。”文王问：“产生这种过失的原因在哪里？”太公答：“其过失在于

君主喜欢任用世俗所称赞的人，而得不到真正的贤人。”文王问：“喜欢任用世俗所称赞的人会怎么样？”太公答：“（君主）相信世俗所称赞的人，可能会把不是贤人的人当作贤人；可能把没有才智的人当作有才智的人；可能把不忠的人当作忠臣；可能把没有诚信的人当作有诚信的人。君主把世俗所称赞的人当作贤智之士，把世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肖之徒，那么党羽多的人就会被提拔，不拉帮结派的人就会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凭借虚名骗取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不能避免危亡了。”文王问：“应该怎样选用贤才呢？”太公答：“将相各司其职，各自按官位职能推举选拔贤才，再依照各种官职名分考核其政绩，选取人才，考察其能否胜任，要使其才能与名分相称，名副其实，这样就会获得举用贤才之道。”文王道：“说得好！”

【原文】文王问太公曰：“愿闻治国之所贵^①。”太公曰：“贵法令之必行，必行则治道^②通，通则民大利，大利则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随世俗之所善^③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法。是以法令数变，则群邪成俗，而君沉^④于世，是以国不免危亡矣。”

【注释】①贵：崇尚，重视。②治道：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等。

③善：喜好。④沉：沉溺，沉迷。

【译文】文王问太公：“我想知道治理国家要重视哪些方面？”太公答：“要重视国家的法令必须能贯彻施行。能实施，则治国的方针、政策就会通畅，通畅则人民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人民获得了大的利益，君主的仁德就会得到彰显。如果君主不效法天地之德，反而附和世俗的喜好来制定法令，那么这样的法令一旦颁布，必定会引起混乱，出现混乱后就再更改法令，所以导致了法令被屡次修改，这就使

得奸邪的风气流行起来，而君主就会沉溺于世俗之中，因此国家就免不了危亡了。”

【原文】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失。”太公曰：“为国之大失，作^①而不法法。国君不悟^②，是为大失。”文王曰：“愿闻不法法，国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则令不行，令不行则主威伤；不法法则邪不止，邪不止则祸乱起矣；不法法则刑妄行，刑妄行则赏无功；不法法则国昏乱^③，国昏乱则臣为变；不法法则水旱发，水旱发则万民病^④。君不悟则兵革^⑤起，兵革起则失天下也。”

【注释】①作：创制，设立。②不悟：没有觉察。③昏乱：指政治黑暗，社会混乱。④病：贫困。⑤兵革：指战争。

【译文】文王问太公：“我想知道治国最大的失误是什么？”太公答：“治国最大的失误就是制定了法令而不按法令办事，而国君却没有觉察，这就是最大的失误。”文王问：“希望您讲讲不按法令办事，而国君却没有觉察所造成的后果。”太公答：“不按法令办事，政令就无法落实执行；政令无法实施，君主的威信就会受到损伤。不按法令办事，奸邪之事就不能禁止；奸邪之事不能禁止，必会引发祸乱。不按法令办事，刑罚就会被滥用；滥用刑罚，那么奖赏也就起不到作用。不按法令办事，则国家就会政治黑暗社会混乱；国家政治黑暗社会混乱，臣子就会生变。不按法令办事，水旱的灾害就会发生；水旱灾害发生，则万民就会贫困。君主如果不能及时醒悟，战乱就会兴起；战乱兴起，君主就会失去天下。”

【原文】文王问太公曰：“人主动作举事^①，善恶有福殃之应、鬼神之福无^②？”太公曰：“有之。主动作举事，恶则天应之以刑，善则地应

之以德，逆则人备^③之以力，顺则神授之以职。故人主好重赋敛^④，大宫室，多游^⑤台，则民多病温，霜露杀五谷，丝麻不成；人主好田猎^⑥毕弋^⑦，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谷^⑧不实；人主好破坏名山^⑨，壅塞^⑩大川，决^⑪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伤民，五谷不滋^⑫；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则日月薄蚀^⑬，太白^⑭失行^⑮。故人主动作举事，善则天应以之德，恶则人备之以力。神夺之以职，如响之应声，如影之随形。”文王曰：“诚^⑯哉。”

【注释】①动作举事：动作，行为举动。举事，行事，办事。②无：于句末，表示疑问，相当于“否”。③备：防备，戒备。④赋敛：田赋，税收。⑤游：帝王游乐的宫观。⑥田猎：打猎。⑦毕弋：毕为捕兽所用之网，弋为射鸟所用的系绳之箭。泛指打猎活动。⑧禾谷：谷类作物。⑨名山：著名的大山。古多指五岳。⑩壅塞：阻塞。⑪决：谓掘堤放水。⑫滋：滋生，生长。⑬薄蚀：薄食，指日月相掩食。⑭太白：星名，即金星。又名启明，长庚。⑮失行：不按轨道运行。⑯诚：确实。

【译文】文王问太公说：“君主的言行举止及行事，其善恶会有福祸的报应和鬼神的保佑吗？”太公回答道：“有的。君主的言行举止及行事，如果不善，上天就会报之以惩罚；如果是善的，大地就会报之以恩德；逆天行事，人民就会以力对抗；若是顺从天意，神灵就会授予他职权。所以，君主如果喜好加重赋税，大造宫室，多建游赏的宫观楼台，广大的民众就会因此贫困而怨怒，霜露则会伤害五谷，丝麻欠收。如果君主喜好打猎而不避开时令的禁忌，则该年会多刮大风，庄稼难以结实。君主任意破坏名山，阻断大河，破堤导流名水，则该年会多发大水，伤害百姓所种的五谷，使其不能生长。君主好战，战事不停，则会出现日蚀、月蚀，太白星的运行偏离轨道。所以，君主行动、做事，有

善行则上天降之以恩惠；有恶行则民众会以力抗拒，神灵就会剥夺他的职位，善恶之报就像回响应声，影子随形一样。”文王说：“确实如此啊！”

【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者，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文王曰：“慎择此六者，奈何？”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转作专），使之而观其无隐^①，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②。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转作专）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人君慎此六者，以为君用。君无以三宝借人。以三宝借人，则君将失其威。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六守长^③则国昌，三宝完则国安。”

【注释】①隐：隐瞒。②穷：困窘，窘急。③长：长久，永久。

【译文】文王问太公：“统治国家管理人民的君主，之所以会失掉他的国家和人民，是为什么呢？”太公答：“那是用人不慎造成的。君主应坚守六条用人的原则并拥有三样珍宝。所谓六条原则：一是仁，二是义，三是忠，四是信，五是勇，六是谋。这就是要坚守的六条原则。”文王问：“如何慎重地选拔符合这六条标准的人才呢？”太公答：“使他富有来观察他能否不触犯礼法；使他尊贵来观察他能否不自高自大；授予他职权来观察他是否独断专行；使他有所作为来观察他是否有所隐瞒；让他身处危难来观察他是否临危不惧；让他处理突发事件来观察他是否不会困窘计穷。富有而不触犯礼法即是仁；尊贵而不自高自大即是义；授予职权而不独断专行即是忠；使其有所作为而无隐瞒即是信；身处危难而不恐惧即是勇；面对突发事件而不困窘即是谋。君

主应该慎重地选拔具有这六方面的人以为己用。君主不要把‘三宝’借给他人，若借给他人，君主就会丧失自己的威势。大农、大工、大商就是三宝。长久坚持‘六守’的原则，国家就会繁荣昌盛；‘三宝’能够保全，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先圣之道，可得闻乎？”太公曰：“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故义胜怠^①者王，怠胜敬者亡。”

【注释】①怠：据前文之意，此“怠”字，疑当作“欲”，译文按欲字翻译。

【译文】文王问太公：“先世的圣人之道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太公答：“道义胜过私欲，国家就会昌盛；私欲胜过道义，国家就会衰亡；敬慎胜过怠慢，则诸事吉祥；怠慢胜过敬慎，则功业毁灭。所以道义胜过私欲者可以统治天下，怠慢胜过敬慎者就会灭亡。”

【原文】武王^①问太公曰：“桀纣之时，独无^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为无有？”武王曰：“为人臣而令其主残虐，为后世笑，可谓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谏者不必^③听，贤者不必用。”武王曰：“谏不听，是不忠；贤而不用，是不贤也。”太公曰：“不然。谏有‘六不听’，强谏^④有‘四必亡’，贤者有‘七不用’。”武王曰：“愿闻六不听、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宫室台池，谏者不听；主好忿怒妄诛杀人，谏者不听；主好所爱无功德而富贵者，谏者不听；主好财利巧夺万民，谏者不听；主好珠玉奇怪异物^⑤，谏者不听，是谓‘六不听’。四必亡，一曰强谏不可止，必亡；二曰强谏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强正众邪，必亡；四曰以寡直^⑥强正众曲^⑦，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亲强，贤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

邪者众，贤者不用；三曰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四曰法政阿^⑧宗族，贤者不用；五曰以欺为忠，贤者不用；六曰^⑨忠谏^⑩者死，贤者不用；七曰货财上流^⑪，贤者不用。”

【注释】①武王：周武王姬发，周文王次子。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故得以继位。他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谥号“武”，史称“周武王”。②独无：犹言难道没有。③不必：没有一定，未必。④强谏：极力诤谏。⑤异物：珍奇的东西。⑥直：公正；正直。⑦曲：邪僻；不正派。⑧阿：徇私，偏袒。⑨白：当作“曰”。⑩忠谏：忠心规劝。⑪上流：指有权势的社会集团。

【译文】武王问太公：“桀、纣之时，难道没有忠臣贤士吗？”太公答：“忠臣贤士，为天地之所生，怎么会没有！”武王说：“作为臣子，而让他的君主凶残暴虐，被后世耻笑，能称得上忠臣贤士吗？”太公答：

“那是因为臣子的进谏君主未必听从，贤良之士未必得到重用。”武王说：“不能让君主纳谏，就是不忠；不能让君主纳贤，就是不贤呀！”太公答：“并非如此。进谏有‘六不听’，强谏有‘四必亡’，贤者有‘七不用’。”武王说：“希望您能讲讲这六不听、四必亡、七不用。”太公说：

“君主喜好兴建宫室台池，臣谏不听；君主喜好发怒，随意杀人，臣谏不听；君主喜好所爱之人无功德而使其富贵，臣谏不听；君主喜好财利，巧取豪夺于百姓，臣谏不听；君主喜好珠玉等奇珍异宝，臣谏不听。这就是‘六不听’。所谓四必亡：一是强谏而不能阻止君主为非者，必亡；二是强谏后君主已知道但不肯采纳者，必亡；三是以人少力单的公正之士去极力纠正人多势众的奸邪之辈，必亡；四是以人少力单的正直之士去极力纠正众多的邪僻之事，必亡。所谓七不用：一是君主势弱而亲族势强，贤者不被重用；二是君主不能明辨是非，正义之臣少，奸佞之人多，贤者不被重用；三是叛臣在外，奸党在内，贤者不被重用；四

是法律政令偏袒宗族，贤者不被重用；五是君主把欺骗他的人当作忠臣，贤者不被重用；六是忠心规谏之臣被诛杀，贤者不被重用；七是财富流向上层权贵，贤者不被重用。”

【原文】武王伐殷，得^①二丈夫^②，而问之曰：“殷之将亡，亦有妖^③乎？”其一人对曰：“有。殷国尝雨^④血、雨灰、雨石，小者如椎^⑤，大者如箕^⑥，六月雨雪深尺余。”其一人曰：“是非国之大妖也。殷君喜以人餵^⑦虎；喜割人心；喜杀孕妇；喜杀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夺，喜诬^⑧；以信为欺，欺者为真；以忠为不忠；忠谏者死，阿谀者赏；以君子为下，急令暴取；好田猎，出入不时；喜治宫室，修台池，日夜无已；喜为酒池肉林^⑨糟丘^⑩，而牛饮^⑪者三千，饮人无长幼之序、贵贱之礼；喜听谗用举，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所爱专制而擅令；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升斛^⑫，无尺丈，无称衡。此殷国之大妖也。”

【注释】①得：值，遇。②丈夫：男子。指成年男子。③妖：指反常，怪异的事物。④雨：像下雨一样降落。⑤椎：捶击的工具。后亦为兵器。⑥箕：簸箕。扬米去糠的器具。⑦餵：喂养。⑧诬：诬蔑，诬陷。⑨酒池肉林：酒池，谓以酒为池。《韩非子·喻老》：“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肉林，食用之肉极多，悬挂如林。《史记·殷本纪》：“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后即以“酒池肉林”形容极度豪华奢侈。⑩糟丘：积糟成丘。极言酿酒之多，沉湎之甚。⑪牛饮：俯身而饮，形态如牛，故云。⑫升斛：量名。升与斛的合称。

【译文】武王讨伐殷商，遇到两位男子，便问道：“殷国将要灭亡了，也发生过反常怪异的事情吗？”其中一人答道：“有。殷国曾下过

血雨、灰雨、石雨，小的像椎，大的如箕，六月下雪深达尺余。”另一人说：“这还不是殷国大的反常、怪异之事。纣王喜欢用人来喂虎；喜欢挖人的心；喜欢剖开孕妇的肚子；喜欢杀人之父，使人成为孤儿；喜欢豪夺和诬陷；把诚信当成欺诈，把欺诈当作真实，把忠臣视为不忠；忠心劝谏者被处死，阿谀奉承者受到赏赐，以君子为卑下之人；政令苛急，暴取豪夺；喜好打猎，出入不避时节；喜好修造宫室台池，日夜不停；喜好建造酒池、肉林和酒糟堆成的小山，还招集三千人狂饮；且饮酒者不分长幼的次序，没有贵贱的礼节；喜欢听信奸邪之人的谗言，并任用他们举荐的人，使无功者受赏，无德者富有；所喜爱的人是专制而独揽政令之人；不讲礼义、不讲忠信，目无圣人，无视贤士，国无法度，没有升斗等大小的标准，也没有量长短、称轻重的统一准则。这些都是殷国大的反常、怪异之事。”

武 韬

【题解】武韬，在《六韬》中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在本篇中，太公为文王讲述了替天下除去残暴，当顺应天道、人事的道理。其次说明了争取天下，当以人为先，礼待贤士，对其“勿臣而友之”，则可得天下，进而又为文王说明如何治理天下，得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的结论。其后，武王问以论将之道，太公向武王列举了为将者的“五才十过”，说明将为先王所重，“置将不可不察”；最后太公又以“八征”之法，告以武王如何取别人才，若君主能行此“八征”，则士之贤不肖自别。

【原文】文王在酆^①，召太公曰：“商王罪杀^②不辜^③，汝尚助余忧民^④。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修身，下贤^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以先唱^⑥，人道无灾不可以先谋。必见天殃^⑦，又见人灾，乃可以谋。与民同利，同病^⑧相救，同情相成^⑨，同恶相助^⑩，同好相趣，无甲兵^⑪而胜，无冲机^⑫而攻，无渠堑^⑬而守。利人者天下启之，害人者天下闭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济^⑭，济则皆同其利，舟败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矣。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国者，国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飞翕翼^⑮；猛兽将击，俯（俯作弭）耳^⑯俯伏^⑰；圣人将动，必

有过(过作愚)色^⑩。唯文唯德,谁为之惑?弗观弗视,安知其极?今彼殷商,众口^⑪相惑。吾观其野草茅胜谷,吾观其群众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⑫,败法乱刑,而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夫上好货^⑬,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⑭,其乱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鄣^⑮之则止,启之则行,动之则浊,静之则清。呜呼神哉!圣人见其所始,则知其所终矣。”文王曰:“静之奈何?”太公曰:“夫天有常形^⑯,民有常生^⑰。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

【注释】①酈:古地名。本为商代崇侯虎邑,周文王灭崇后曾都于此。后为周武王之弟的封国,故地在今陕西省户县北。②罪杀:犹虐杀。③不辜:指无罪之人。④忧民:谓关心人民疾苦。⑤下贤:屈己以尊贤。⑥先唱:率先倡导。⑦天殃:天降的祸殃。⑧同病:比喻遭遇相同。⑨同情相成:指有共同志趣,利害关系一致的人互相帮助把事情办好。同情,指同心志者。⑩同恶相助:谓对共同憎恶者,必相互援助以对付之。⑪甲兵:披甲的士兵。亦指军队。⑫冲机:古战具。冲车和云梯。机,械,云梯之属。⑬渠堑:沟渠。渠,壕沟。⑭济:渡河。⑮鸷鸟将击,卑飞翕翼:比喻欲擒故纵,伺机而后发。鸷鸟,凶猛的鸟。如鹰鹫之类。卑飞,低飞。翕翼,合拢翅膀。⑯俯耳:《六韬》原文作“弭耳”。弭耳,犹帖耳。形容动物搏杀前敛抑之貌。⑰俯伏:俯首伏地。⑱过色:《六韬》原文作“愚色”。愚色,愚戇的表情。⑲众口:众人的言论;舆论。⑳残贼:残忍暴虐。㉑好货:贪爱财物。货,财物,金钱珠玉布帛的总称。㉒逃伏:逃亡隐匿。㉓鄣:同“障”。防堵。㉔常形:固定的形态。㉕常生:一定的生性。

【译文】文王在酈邑召见太公,对他说:“商纣王残酷杀害无罪之人,您还得帮助我为百姓操心,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太公说:“君王应当先修养自身的德行,屈己以尊贤,施惠于民,以观察天意。若上天还没有降灾祸于殷商时,不可率先倡导征伐;人事上还没有出现祸

乱时，不可先行谋划起事；必定要见到天殃又看到人祸，才可以策划行动。应当与人民共享利益，与百姓处于同样的遭遇而互相救济，同心同德而互相成就，同仇敌忾而互相援助，喜好相同而互相促进。如此，即使没有军队也能取胜，没有冲车和云梯也能进攻，没有壕沟也能防守。为人民谋利益的人，天下人都会开门欢迎他；残害百姓的人，天下人都会对他闭门不纳。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夺取天下，就像追捕野兽一样，得到了，天下人就会有分享猎物之心。又像同船渡河一样，渡过去了，大家就得到了共同的利益；舟坏了，大家则同受其害。能做到利害与共，那么天下之人都会欢迎他，而没有反对他的。不掠夺人民利益的，就可以取得民心；不夺取国家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国家的政权；不夺取天下人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取得民心者，人民使他得利；取得国家政权者，国家使他得利；夺取天下者，天下人使他得利。所以道之微妙在于众人无法见到，事情的严密在于众人无法听闻，取胜之巧妙在于众人无法预知。微妙啊！微妙啊！猛禽将要袭击目标时，必先低飞敛翅；猛兽将要捕捉猎物时，必先帖耳俯伏；圣人将要有所举动时，必会呈现出愚戆的表情。说到美德，谁会为之疑惑呢？不观察不研究，怎么知道它的深远极致呢？现在的殷商王朝，众人的言论互相迷惑。我观察他的田野，茅草丛生盖过了庄稼；我观察他的民众，荒诞奸邪压倒了公平正直；我观察他的官吏，凶狠残忍，败坏法纪，乱施刑罚，而君臣上下还执迷不悟，这是该亡国的时候了。君主贪爱财物，群臣贪得利益，而贤者纷纷逃避隐藏，国家的混乱已经到了。”太公说：“天下之人就像流水，阻塞它就停止，敞开它就通行，动荡它就浑浊，使它静止就会清澈。哦！其中变数真是神妙莫测！圣人看到它的起始，就能推断其结果。”文王问：“如何能使天下安定呢？”太公说：“上天有一定的变化规律，人民有一定的常业，君主能与天下之人共安生业，天下就会安定了。”

【原文】文王在岐周^①，召太公曰：“争权于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与地称，则万物备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贤士，勿臣，而友之，则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将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贤者得之；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收^②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③常有之，唯贤者取之。夫以贤而为人下，何人不与^④？以贵从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则申万人之上者，唯圣人而后能为之。”文王曰：“善。请著^⑤之金板^⑥。”于是文王所就^⑦而见者六人，所求而见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注释】①岐周：岐山下的周代旧邑。地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境，周建国于此，故称。②收：聚集。③莫：代词。没有谁。④与：亲附，陪从。⑤著：登记，记载。⑥金板：天子祭告上帝镂刻告词的金属板。亦用以铭记大事，使不磨灭。⑦就：指主动亲近，俯就。

【译文】文王在岐周召见太公问道：“争夺天下的权力，何者为先呢？”太公说：“人为先。人与领土是相对称的，（有了人和土地）那么万物就齐备了。如今君主的地位尊崇，若对待天下的贤士，不把他们当作臣下，而以朋友相待，那么君主就可以得到天下了。”文王问：“我的领地小而且民众少，将如何能得到天下呢？”太公说：“可以。天下有土地，贤者能得到它；天下有粮食，贤者能享用它；天下有民众，贤者能使他们聚集。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没有谁可以长久拥有天下，唯有贤能之士可以得到它。自身贤德而能谦恭待人，谁不会跟随他呢？地位尊贵而能顺从他人，能屈能伸，又有什么人不能得到呢？把自己一个人放低，而被万人推崇至上者，唯有圣人才能做到。”文王说：“太好了。就把这些话刻在金板上，让我永远铭记。”于是，文王登门拜访的贤德长者有六人，前去求访的贤者有七十人，以朋友

相称的才俊之士达上千人。

【原文】文王曰：“何如而可以为^①天下？”太公对曰：“大盖^②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可约^③天下；仁盖天下，然后可以求^④天下；恩盖天下，然后王天下；权盖天下，然后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后天下恃^⑤。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⑥之，杀天下者天下贼^⑦之，彻^⑧天下者天下通之，穷^⑨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⑩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

【注释】①为：治理。②盖：超过，胜过。③约：约束，检束。④求：《六韬》原文作“怀”。⑤恃：依赖，凭借。⑥德：感恩，感激。⑦贼：害，伤害。⑧彻：通，贯通。⑨穷：贫苦。⑩灾：危害。

【译文】文王问：“怎样才可以治理天下呢？”太公答：“器量盖过天下，然后才能包容天下；诚信盖过天下，然后才能约束天下；仁爱盖过天下，然后才能怀服天下；恩德盖过天下，然后才能统治天下；威势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不失天下；遇事决断不疑，然后才能被天下依恃。这六个条件具备了，然后就可以治理天下的政事。所以为天下谋利益的，天下人就拥护他；使天下人受祸害的，天下人就反对他；使天下人得以生养的，天下人都感激他；杀戮天下人的，天下人都毁灭他；顺应天下意愿的，天下人就归顺他；使天下穷困的，天下人都仇视他；使天下安居乐业的，天下人都依靠他；给天下带来危难的，天下人就共同危害他。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只有有道之人，才能得到天下。”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才十过。所谓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

则爱人，信则不欺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将有勇而轻死^①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于人者，有智而心怯^②者，有信而喜信于人者，有廉洁而不爱民^③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④（用作任）者，有慝^⑤心而喜用人者。勇而轻死者，可暴^⑥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喜利者，可遗^⑦也；仁而不忍于人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⑧也；信而喜信于人者，可诳^⑨也；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缓者，可袭^⑩也；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慝心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故兵^⑪者，国之大器^⑫；存亡之事，命在于将也，先王之所重，故置^⑬将不可不审察也。”

【注释】①轻死：以死事为轻，不怕死。②心怯：畏缩；害怕。③爱民：《六韬》原文作“爱人”。爱人，指将帅为保持自身廉洁，对部属过于苛求，不能给予士兵物质上的优厚待遇。④自用：自行其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⑤慝：同“懦”。畏怯软弱。⑥暴：欺凌，凌辱。⑦遗：给予，馈赠。⑧窘：困迫。⑨诳：惑乱，欺骗。⑩袭：出其不意的进攻。⑪兵：军队。⑫大器：喻重要的事物。⑬置：任命，任。

【译文】武王问太公说：“如何评论为将之道呢？”太公说：“为将者有五种才德，十种缺陷。所谓五种才德是：勇、智、仁、信、忠。勇敢就不可被侵犯，明智就不可被扰乱，仁慈就会爱护士卒，诚信就不会欺骗别人，忠诚就没有二心。所谓十种缺陷是：将领有勇敢而轻率赴死的，有急躁而心求速成的，有贪婪而好利的，有仁慈而流于姑息的，有聪明却胆小怕事的，有诚信却轻信于人的，有廉洁而不肯厚爱士兵的，有聪明却犹豫不决的，有强毅而刚愎自用的，有懦弱而喜欢依赖别人的。勇敢而轻死的，可以凌辱激怒他；急躁而心求速成的，可以用持久战拖垮他；贪婪而好利的，可以贿赂他；仁慈而流于姑息的，可以劳扰他；聪明而心怯怕事的，可以胁迫他；诚信而轻信别人的，可以欺

骗他；廉洁而不爱人的，可以轻侮他；有智谋却犹豫不决的，可以袭击他；强毅而刚愎自用的，可以使他轻举妄动；懦弱而喜欢依赖别人的，可以愚弄欺侮他。所以军队是国家重要的支柱，它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大事，而军队的命运就掌握在将帅手里。将帅是先王所重视的，因此任命将帅时不可不审慎考察。”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王者举兵，欲简练^①英雄^②，知士之高下，为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征^③：一曰微察（无微察二字）问之以言，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④，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⑤，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贪（贪作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⑥；七曰告之以难，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

【注释】①简练：演习训练。②英雄：指才能勇武过人的人。③征：证明，证验。④间谍：离间，搬弄是非。⑤显问：谓明显之事而故意询问。⑥贞：操守坚定不移，忠贞不二。

【译文】武王问太公说：“君王兴师起兵，想选拔英雄，对将士德才的高低，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呢？”太公答道：“了解他们，有八种考验的方法：一是提出问题，观察他的如何回答；二是详尽追问，以观察他的应变能力；三是对他说挑拨离间的话，以观察他是否忠诚；四是明知故问，看他有无隐瞒，借以考察他的德行；五是让他有得财的机会，以观察他是否廉洁；六是用女色进行试探，以观察他是否坚贞正直；七是将危难告诉他，观察他是否勇敢；八是使他痛饮醉酒，以观察他酒后是否失态。这八种方法都用过了，一个人的贤与不肖就可以区别清楚了。”

龙韬

【题解】龙韬，在《六韬》中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本篇主要阐述了如何立将、树立将领威严等问题，指出若欲三军奋勇作战，舍身忘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领要和士兵“共寒暑，共饥饱勤苦”；军队攻伐当适时而动，面临战机不可犹豫狐疑，在天道、地利、人事三者中，太公特别提出了要依靠人事和地利，若将领于作战时一味注重天道，则会受到九种束缚。

【原文】武王曰：“士高下岂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愿闻之。”太公曰：“人才参差^①大小，犹斗不以盛石^②，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③？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问闾里^④，察奸伺^⑤猾，权数^⑥好事。夜卧早起，虽遽^⑦不悔，此妻子将也。先语察事，实长希言^⑧，赋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切切截截，不用谏言，数行刑戮^⑨，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辨^⑩好胜，疾贼侵陵^⑪，斥人以刑，欲正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咋咋，言语切切^⑫，知人饥饱，习人剧易^⑬，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⑭，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必^⑮，此十万之将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之将也。动动纷纷，邻国皆闻，出入居处，百姓所亲，诚信缓^⑯大，明于领世，能教成事^⑰，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⑱，乃天下之主也。”

【注释】①参差：不齐貌。②石：计算容量的单位，十斗为一石。③殆：危亡，危险。④闾里：里巷，平民聚居之处。⑤伺：窥伺，窥探，观察。⑥权数：犹权术。⑦遽：通“剧”。劳碌。⑧希言：少言，少说话。⑨刑戮：受刑罚或被处死。⑩讼辨：争辩。“辨”通“辩”。⑪侵陵：侵犯欺凌。⑫切切：恳挚。⑬剧易：艰难。⑭战战栗栗：敬畏戒慎貌。⑮诚必：谓遵守信用，说到做到。⑯缓：谓刑政等宽弘，宽恕。⑰成事：成功，办成事情。⑱率：表率，楷模。

【译文】武王问：“人的才能高下有哪些差别？”太公答：“有九种差别。”武王道：“希望能听您讲讲。”太公说：“人的才能大小参差不齐，犹如不以斗来装一石之物，装满后，其余的便只能抛弃。使用不合适的人，怎能不危险呢？第一种人多言恶语，口不积德，整天说坏话、传是非，连睡在床上都不安生，为大众所憎恨，被他人所厌恶，这种人只是会说长道短的市井小人；第二种人察人奸邪，窥探人之狡诈，多有权术，好揽事务，晚睡早起，虽劳碌而不懊悔，这种人只能是管理妻子儿女的一家之长；第三种人在说话前先观察情况，言行谨慎，多做少说，分配平均，这种人可以做十人之主；第四种人，理事无论长短，不轻易听信别人的说法，多用刑戮，依法行事而不徇私情，这种人可以做百人之将；第五种人爱与人争论，好胜心强，疾恶如仇，训斥他人依循法度，希望以此来矫正大众，这种人可作千人之将；第六种人外貌温雅，言语恳切，了解众人的饥饱，懂得他人的艰难，这是万人之将；第七种人敬畏戒慎，做事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亲近贤者，善于采纳别人意见，以礼待人，言语恭敬不轻慢，为人忠实守信，这是十万人之将；第八种人温和善良，实干多谋，用心专注不二，见贤举用，执法公正不阿，这是百万人之将；第九种人一举一动，连邻国也无不周知，所在之处，百姓亲近拥戴，诚实守信而宽厚大度，能正确领导人民，能指导成就大事，又能拯救危难，反败为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看待四海之内的人民就如同自己家人一样，这是济世英雄的楷模，是天下之君主啊！”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立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①，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将军受命，乃斋于太庙^②，择日授斧钺^③。君入庙，西面而立。将军入，北面立。君亲操钺持其首，授（授下有将）其柄，曰：‘从此以往，上至于天，将军制^④之。’乃复操斧持柄，授将其刃，曰：‘从此以下至于泉，将军制之。’既受命，曰：‘臣闻治（治似衍）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⑤，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⑥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不敢还请（还请作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君许之，乃辞而行。军中之事，不可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鬪，气厉青云，疾若驰骛^⑦，兵不接刃^⑧，而敌降服。”

【注释】①正殿：宫殿或庙宇里位置在中间的主殿。②斋于太庙：斋，古人在祭祀或举行其他典礼前清心寡欲，净身洁食，以示庄敬。太庙，帝王的祖庙。③授斧钺：即“赐钺钺”，古时天子以钺钺赐于诸侯或大臣，授以征伐之权。钺，古兵器。圆刃，青铜制。形似斧而较大。盛行于殷周时。④制：控制。⑤中：特指宫禁之内。亦借指朝廷。⑥疑志：犹豫寡断，意志不坚定。⑦驰骛：疾驰，奔腾。⑧接刃：兵刃相接触。谓交战。

【译文】武王问太公：“立将之道是怎样的呢？”太公回答：“凡是国家遭遇危难时，国君就避开正殿，在偏殿召见主将，向他下达诏令说：‘国家的安危，全在于将军。’主将接受命令后，国君斋戒于太庙，选择吉日，向将帅颁授斧钺。（到了吉日）国君进入太庙，面向西而立；主将进入太庙，面向北方站立。国君亲自拿着钺的头部，把钺柄交给主将，宣告：‘从此以后，军中上至于天的一切事务全由将军处置。’然后又亲自拿着斧柄，以斧刃授予主将，宣告：‘自此以后，军中下至于渊泉的一切事务全由将军裁决。’主将接受任命后，说：‘臣听说治理国家

不可受外部的干预，领军作战不能由朝廷遥控指挥，臣怀二心就不能忠心侍奉君主，将帅受君主的牵制而疑虑重重，就不能专心致志去对付敌人。臣既已奉命执掌征伐大权，（不获胜利）不敢生还。请您授全权之命于臣，您不允许，臣不敢担任主将。’国君答应之后，主将就辞别君主率军出征。从此军中一切事务，不听命于国君而全部听命于主将，临敌决战，专心一意。这样，主将就能上不受天时节制，下不受地形限制，前无敌人敢于抵挡，后无君主从中牵制。这样，就能使智谋之士都愿为他出谋划策，勇武之人都愿为他殊死战斗，士气昂扬，直冲霄汉，行动迅速如快马奔腾，兵未交锋而敌人就已降服。”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将何以为威？何以为明（为明下旧有何以为审四字。删之）？何以为禁止而令行？”太公曰：“以诛大^①为威，以赏小^②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③振^④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⑤者，赏之。故杀贵大，赏贵小。杀及贵重^⑥当路^⑦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马厮养^⑧，是赏下通也。刑上极^⑨，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夫杀一人而三军不闻，杀一人而万民不知，杀一人而千万人不恐，虽多杀之，其将不重；封一人而三军不悦，爵一人而万人不劝^⑩，赏一人而万人不欣，是为赏无功，贵无能也。若此，则三军不为使，是失众之纪^⑪也。”

【注释】①诛大：诛杀地位尊贵的人。②赏小：奖赏地位低微的人。③三军：军队的通称。④振：通“震”。惊惧或使惊惧。⑤说：通“悦”。喜悦，高兴。⑥贵重：位高任重。⑦当路：执政，掌权。⑧厮养：犹厮役（旧称干杂事劳役的奴隶）。⑨极：至，到达。⑩劝：奖勉，鼓励。⑪纪：引申为事物的端绪。

【译文】武王问太公：“将军用什么来树立威信？用什么来体现明察？用什么来做到令行禁止？”太公答：“将军通过诛杀地位尊贵的人

来树立威信，通过奖赏地位低下的人来体现明察，通过慎重、严明的惩罚来做到有禁必止，有令必行。因此杀一人能使全军震惧的，就应将他杀掉；赏一人能使万人喜悦的，就应予以奖赏。所以诛杀贵在诛杀地位高贵的人，奖赏重在奖赏地位低下的人。诛杀那些位高任重、执掌大权之臣，是刑法施及到上层；奖赏牧牛养马的士卒，则是赏赐通行于下层。刑罚能施及于上层权贵，奖赏能通行于下层士卒，这是将军威严之所在。若杀一人而三军无动于衷；杀一人而万民不知晓；杀一人而千万人不惧怕；即便多杀，这位将军也不能使人敬畏重视。提拔一人而三军都不满意；给一人封爵而万人都得不到鼓励；奖赏一人而万人都不欣喜，这是因为受奖赏的人没有功劳，被封爵而尊贵的人没有才能。如果这样，三军就不会听从他的号令，这是失去众心的根源啊！”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吾欲令三军之众，亲其将如父母，攻城争先登，野战^①争先赴，闻金声^②而怒，闻鼓音^③而喜，为之奈何？”太公曰：“将有三礼^④。冬日不服裘^⑤，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张盖幕^⑥，名曰三礼也。将身不服礼^⑦，无以知士卒（无士卒二字）之寒暑。出隘塞^⑧，犯泥涂^⑨，将必下步，名曰力将。将身不服力，无以知士卒之劳苦。士卒军皆定次^⑩，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敢食；军不举火^⑪，将亦不火食^⑫，名曰止欲将。不身服止欲（欲下有将字），无以知士卒之饥饱。故上将与士卒共寒暑，共饥饱勤苦，故三军之众，闻鼓音而喜，闻金声而怒矣；高城深池^⑬，矢石^⑭繁下，士争先登；白刃^⑮始合，士争先赴。非好死而乐伤，为其将念其寒苦之极；知其饥饱之审，而见其劳苦之明也。”

【注释】①野战：交战于旷野。②金声：指钲声。古时作战，将士听到钲声而撤退。③鼓音：战鼓的声音。古时作战将士听到鼓声而进攻。④三礼：《六韬》原文作“三胜”。⑤裘：用毛皮制成的御寒衣服。⑥盖幕：盖，此指遮雨的

用具，如伞盖。幕，悬空平遮在上面的帷幔。⑦服礼：遵行礼法。服，从事，执行。⑧隘塞：狭窄险要的关塞。⑨泥涂：泥泞的道路。⑩次：谓军队驻扎。⑪举火：生火做饭。⑫火食：举火煮饭。⑬高城深池：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⑭矢石：箭和垒石，古时守城的武器。⑮白刃：锋利的刀。

【译文】武王问太公：“我想使全军将士，亲爱他们的将帅如同其父母一样。攻城时争相先登，野战时争先冲锋，听到撤军的金声就恼怒，听到进军的鼓声就欢喜，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太公说：“为将者有三礼：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张伞篷，这就是三礼。将帅不能身先垂范，就无从体会士卒的冷暖。翻越狭窄险要的关塞，通过泥泞崎岖的道路，将帅必先下马步行，这样的将帅叫力将。将帅不身体力行，就无从体会士卒的劳苦。士兵们安营扎寨就绪，将帅才进入自己的帐舍；全军的饭菜都已做好，将帅才开始就餐；全军士卒没有生火做饭，将帅也不举火煮饭。这样的将帅叫止欲将。为将者不律身克制私欲，就无以体会士卒的饥饱。因此上将能与士卒同寒暑，共饥饱，同劳苦。所以全军官兵听到前进的鼓声就欢喜，听到退兵的金声便恼怒。攻打高城深池时，即使面临箭石如雨的危境，士卒也会争先恐后，奋勇登城；短兵相接时，士卒也会勇往直前。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死亡、乐于受伤，而是由于他们的将帅对其冷暖困苦关怀备至，对其饥饱体察入微，对他们的劳苦明了于心的缘故啊！”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资（资作势）因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①传（传作登）^②于无穷之源。故至事^③不语，用兵不言；其事之成（成作至）者，其言不足^④听；兵之用者，其状不足见^⑤，倏然^⑥而往，忽然而来，能独转（转作专）而不制者也。善战者不待张军^⑦；善除患者，理其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矣。故争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

也；智与众同，非人（人作国）师也；伎与众同，非国工^⑧也。事莫大于必成（成作克），用莫大于必成（无用莫大于必成六字），用莫贵于玄眇^⑨，动莫神于不意，胜（胜作谋）莫大于不识。夫必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自倍。兵之害，犹豫最大；兵之灾，莫大于狐疑。善（善作智）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⑩，反受其灾。善者从而不择（择作失），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故疾雷^⑪不及掩耳，卒^⑫电不及瞬目^⑬；起（起作赴）之若惊^⑭，用之若狂；当^⑮之者破^⑯，近之者亡。孰能待^⑰之？”武王曰：“善。”

【注释】①奇正：古时兵法术语。古代作战以对阵交锋为正，设伏掩袭等为奇。②登：指形成。③至事：指最重要的事务。古代多指军国大事。④不足：不可，不能。⑤见：显露。⑥倏然：迅疾貌。⑦张军：陈兵。军队展开列阵。⑧国工：一国中技艺特别高超的人。⑨玄眇：深奥，微妙。⑩后时：失时；不及时。⑪疾雷：急遽发出的雷声。⑫卒：突然。后多作“猝”。⑬瞬目：眨眼。⑭惊：马受突然的刺激而行动失常。⑮当：抵敌，抵挡。⑯破：击溃，攻破。⑰待：防备，抵御。

【译文】武王问太公：“攻伐之道是什么？”太公答道：“作战的态势要根据敌人的行动而决定，战术的变化产生于两军临阵对垒之中；奇正战法的恰当运用，来源于将帅无穷的智谋。所以，机要的大事不能泄露，用兵的策略不可外传。极为重大的机密，不容议论；作战意图和军队部署不能暴露于敌人。军队的调遣，突然而去，忽然而来，能独立行动而不受制于人（这是用兵的原则）。善于作战的人，不必非要陈兵列阵才能作战；善于消除祸患的人，消除隐患于未然；善于战胜敌人的人，取胜于无形之中。最高明的作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用白刃殊死相搏来争胜的，不算是好的将领；失守之后再设防戒备的，不是能驾驭大局的人。智慧与一般人相同的，不能称为国师；技艺与一般人相同的，不能算是一国中的能工巧匠。用兵最重要的莫过于克敌制

胜，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神妙难测，行动最重要的莫过于出其不意，计谋最重要的莫过于不被识破。凡必胜之军，都是先示弱于敌，然后进行决战，这样自然可以事半功倍。对用兵的损害，最大的是犹豫；军队的灾难，莫过于狐疑。明智的将帅，见到有利的情况绝不放过，遇到有利的战机绝不迟疑。失去有利的情况，错过战机，反而会遭受其害。所以，明智的将帅抓住战机就不会放过，机智的指挥者一经决定就不再迟疑。所以才能有迅雷不及掩耳，闪电不及瞬目之势。进军如惊马奔驰，作战如狂风骤雨，阻挡者即被击破，靠近者无不败亡，谁能抵抗得了这种军队呢？”武王说：“您讲得太好了！”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之极，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难见，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饥饱劳逸文武也。故顺天道不必有吉，违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则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则不可以战矣。故战不必任^①天道，饥饱劳逸文武最急，地利为宝。”王曰：“天道鬼神，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独不贵天道？”太公曰：“此圣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后世，故作为谲^②书而寄胜于天道，无益于兵胜，而众将所拘者九。”王曰：“敢问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诛，无德厚^③而用日月之数；不顺敌之强弱，幸于天道；无智虑而候氛气，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归过，敌人怯弗敢击而待^④龟筮^⑤；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设伏^⑥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不可以治胜败，不能制死生，故明将不法也。”

【注释】①任：凭依，依据。②谲：奇异，变化。③德厚：犹仁厚。④待：依靠，依恃。⑤龟筮：占卦。古时占卜用龟，筮用蓍，视其象与数以定吉凶。⑥设伏：布设伏兵。

【译文】武王问太公：“凡是用兵的最高战略中，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哪个为先？”太公答：“天道难见，地利、人事容易掌控。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主要在于饥饱、劳逸、文治武备等方面。所以，即使顺应了天道不一定都有吉祥，错过了也不一定就有祸害。但失去了地利，士卒就会感到迷惑；人事方面不能和谐，就不可以进行征战。因此征战不必取决于天道，人民的饥饱、劳逸、文才和武略等则是最急迫的问题，地利也是很宝贵的条件。”武王问：“天道鬼神，顺应它的就能生存，违逆它的就会灭亡，为什么唯独不重视天道呢？”太公答：

“这是圣人所提出来的，用意在于警示后世莫违背天意，所以被当作奇诡玄秘的书。如果把胜利寄托在天道上，这无益于军事上的克敌制胜之道，众将领也会因此受到九种思想上的束缚。”武王问：“请问这九者有哪些？”太公答：“不能行使法令，反而任意欺凌杀戮；没有仁厚之德，却迷信于日月术数以待天时；不顺应敌人的强弱变化而调整对敌之策，却存在寄希望于天道的侥幸心理；没有智谋而依据预示吉凶的云气而行动；缺乏勇力而指望天道降福；把因不熟悉地形而造成的过失却归罪于天时；敌军胆怯，却不敢进攻，而是靠占卜来决定；不去招募训练士卒而相信依靠鬼神之助；不巧妙地布设伏兵而任意背对或面向敌军，以为天道运气能相助胜利。凡是天道鬼神，是看不到、听不见、求不得的，不可以决定胜败，不能控制死生，所以明智的将军不去效法这些。”

【原文】太公曰：“天下有粟^①，圣人食之；天下有民，圣人收之；天下有物，圣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爱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注释】①粟：粮食的通称。

【译文】太公说：“天下有粮，由圣人分配享用；天下有民，由圣人治理；天下的万物，由圣人裁处。为天下谋利益者取得天下，使天下安定者拥有天下，爱护天下百姓者可以长久地统治天下，仁德普施天下者可以化育天下。”

虎 韬

【题解】虎韬在《六韬》中主要论述了战争环境与战术。今本篇所录为《虎韬》之佚文。周伐商纣，天下新定，武王于此时问太公安定天下之道，太公提出了“先定民之所利”，勿使民怨、民畏、民扰的建议，进而要求君主应为百姓谋利，以赏“成民之生”，以罚“使人无罪”，如此则“天下化矣”。

【原文】武王胜殷，召太公问曰：“今殷民不安其处，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阳、夏日之阴，冬日之从阳，夏日之从阴，不召自来。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几^①，不可数动，动之有凶。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民怨生；明罚则民畏惧^②，民畏惧则变故出；明察则民扰，民扰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恶，不知所从，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乐哉，圣人与天下之人，皆安乐也。”武王曰：“为之奈何？”太公曰：“圣人守无穷之府，用无穷之财，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农^③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利，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而农顺其时矣；任贤使能而官^④有材，而贤者归之矣。故赏在于成民之生，罚在于使人无罪，是以赏罚施民而天下化矣。”

【注释】①几：通“机”。《法言·先知》：“或问为政有几。注：要

也。”②恹畏：畏惧。③神农：传说中的太古帝王名。始教民为耒耜，务农业，故称神农氏。又传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也称炎帝，谓以火德王。

④官：授给某人官职；使为官。

【译文】武王讨伐殷商获胜，召见太公问道：“现在殷国的人民不能各安其处，如何才能使天下安宁呢？”太公答：“那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譬如冬天的阳光和夏天的阴凉。冬天晒太阳，夏天乘阴凉，不用召请，人们自己就来了。因此养育百姓之道，要先制定利民的措施，然后人民自然就会前来归附。治理民众有三个要点，不可让它不断地变更，不断变更则孕育着危险。明令赏赐则不能面面俱到，不能面面俱到就会引起民怨；明令惩罚就会使人民感到畏惧，民心畏惧就会产生变故；严明苛察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民众受到侵扰就不会安居其处，容易激起变故。所以圣明的君主对于其人民，使他们对好恶去从都不担心也不挂碍，使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就会安宁。快乐啊！圣人与天下百姓都能享受安乐了。”武王问：“那怎样去做呢？”太公答：“圣人守护着无穷的府库，用天下无穷的财富去造福人民，而受到天下人民敬仰；受到天下人民的敬仰，就能实现天下大治了。有了神农的禁令，春夏之际万物才会显现生机，对天地万物都不去要破坏，要谨慎地利用大地的资源，以利于万物的成长。不要侵夺人民的利益，那么农业生产就能顺应其时节；委任使用贤能的人，让有德有才者担任官职，那么贤者就会前来归附。所以奖赏的目的在于成就人民的生产，刑罚的目的是使人不会犯罪。因此，赏罚用来治理化育百姓，天下就会太平了。”

犬 韬

【题解】犬韬，在《六韬》中主要是论及军队的指挥训练。今本篇所录为《犬韬》之佚文。在武王与太公的对话中，为我们阐述了大、众、强、安和天子、贼残等概念的含义，以及君主如何做到“进必斩敌，退必克全”的策略。

【原文】武王至殷，将战。纣之卒握炭流汤^①者十八人，以牛为礼以朝者三千人，举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趋行^②五百里而矫矛杀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③亿^④有八万。武王惧，曰：“夫天下以纣为大，以周为细^⑤；以纣为众，以周为寡；以周为弱，以纣为强；以周为危，以纣为安；以周为诸侯，以纣为天子。今日之事，以诸侯击天子，以细击大，以少击多，以弱击强，以危击安。以此五短击此五长，其可以济功^⑥成事^⑦乎？”太公曰：“审^⑧天子不可击，审大不可击，审众不可击，审强不可击，审安不可击。”王大恐以惧。太公曰：“王无恐且惧。所谓大者，尽得天下之民；所谓众者，尽得天下之众；所谓强者，尽用天下之力；所谓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子，此之谓天子。今日之事，为天下除残去贼也。周虽细，曾残贼一人之不当乎？”王大喜，曰：“何谓残贼？”太公曰：“所谓残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钱彩帛^⑨、狗马谷粟，藏之不休，此谓残也。所谓贼者，收暴虐之吏，杀天下之民，无贵无贱，非以法度，此谓贼也。”

【注释】①握炭流汤：握炽炭，蹈沸汤。喻不畏危难，敢于用命。②趋行：急行。趋同趋。③介士：武士。④亿：数词。古代或以十万为亿，或以万万为亿，此当指前者。⑤细：微小。与大相对。⑥济功：成就功业。⑦成事：成功，办成事情。⑧审：副词。确实，果真。⑨彩帛：彩色丝绸。

【译文】武王率军到达殷商，将要与商朝的军队交战，见到纣王的士卒中有不怕危难、敢于拼命者十八人；以牛为礼晋献朝廷者三千人；能举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疾行五百里，还能高举长矛射杀百步之外的敌人者五千人；武士十八万。武王恐惧，说：“天下都认为商朝的国土大，而周的国土小；认为商朝的人口多，而周的人口少；认为周的国力弱，而商朝的国力强；认为周的形势危险，而商朝的形势安全；认为周是诸侯，而纣王是天子。如今我们攻打商纣，是以诸侯的身分攻打天子，以小国攻打大国，以人数少攻击人数多，以弱小攻击强大，以不利形势攻打有利形势，以这五个短处，攻击对方五个长处，这可以成就功业吗？”太公答：“果真是天子就不可攻打，果真是领土广大就不可攻打，果真是人口众多就不可攻打，果真是国力强盛就不可攻打，果真是形势安全就不可攻打。”武王非常担心而感到害怕。太公说：“您不用担心害怕。所谓大者，是指能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所谓众者，是指能得到天下百姓的支持；所谓强者，是指天下人都愿为他效力；所谓安者，是指能顺从天下人的愿望；所谓天子，是指能做到与天下人相亲相爱如同父子一般，这才称得上是天子。当今的行动，是为天下除去残暴之人。周虽小，可曾有过残贼一人的不当之事吗？”武王大喜道：“什么叫残贼呢？”太公答：“所谓残者，就是收集天下的珠玉、美女、金钱、彩帛、狗马及粮食，搜刮无有休止，这就叫残。所谓贼者，就是网罗凶狠残暴的官吏，杀戮天下的人民，无贵无贱，不遵循法令制度，这就叫贼。”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欲与兵深谋，进必斩敌，退必克^①全，其

略^②云何？”太公曰：“主以礼使将，将以忠受命。国有难，君召将而诏曰：‘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避；勿以三军为贵而轻敌；勿以授命为重而苟^③进；勿以贵而贱人；勿以独见^④而违众；勿以辩士^⑤为必然；勿以谋简^⑥于人；勿以谋后于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敌可胜也。’”

【注释】①克：能够。②略：谋略，智谋。③苟：随便，马虎，不审慎。④独见：指一己之见。⑤辩士：能言善辩之士，游说之士。⑥简：怠慢。

【译文】武王问太公：“我想在军事上有深远的谋划，进必杀敌，退可保全，这谋略该如何制定呢？”太公答：“君主以礼用将，将以忠心受命。国家有难，君主召将指示道：‘见到敌人虚弱就进攻，见到敌人强大就避开。不要因统帅三军为贵就轻视敌人，不要因接受君命为重而盲目进攻；不要因地位尊贵而轻视他人，不要因固执己见而违背众意；不要认为能言善辩之人说的话都是正确的，不要自认为有谋略而怠慢他人，不要因他人有谋略而自甘落后于人；士卒未休息你也不要休息，士卒未吃饭你不要先吃饭；无论寒暑都和士卒同甘共苦。这样就可以克敌制胜了！’”

阴 谋

【题解】《阴谋》一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然道家类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兵家类存目》录《太公兵法》一卷，案此书“俚其伪托，不待辩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认为，《阴谋》与《六韬》《金匱》等“皆《兵》八十五篇中之子目”。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有《太公》竹简，其简文有的标明出自《阴谋》，证明余说极是。亦见《阴谋》是《太公》之一篇，乃为汉初流传的先秦典籍。

《群书治要》辑录《阴谋》的文字不多，其中有关太公答武王的贤君治国教民之法，是对《六韬》的进一步阐述。表明了贤君治国的根本方法在于“不以私害公，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法不废于仇讎，不避于所爱；不因怒以诛，不因喜以赏；不高台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画以害农，不极耳目之欲以乱政。”太公答武王的赏罚之道则说明了贤明君主的赏罚之道。太公教诫武王的五句话实为至理，值得人人铭记。而太公举出的五帝之戒，则告诉为君者要时刻谨慎，不可骄傲。这些道理，均为贤君治国的根本方法，也是每个人修身的要道，应当终生学习。

【作者简介】关于该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标明《太公》为“周文王师吕望撰”，此说不实，《太公》既非太公自著，亦非伪托，而是

群书治要译注

战国时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贤君治国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对曰：“贤君治国，不以私害公^①；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法不废于仇雠^②，不避于所爱；不因怒以诛，不因喜以赏；不高台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画以害农；不极耳目之欲以乱政，是贤君之治国也。不好生^③而好杀，不好成而好败，不好利而好害，不好与而好夺，不好赏而好罚；妾孕^④（孕恐媵误）为政，使内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为台观，发^⑤人丘墓^⑥以为苑囿^⑦；仆媵^⑧衣文绣^⑨，禽兽犬马^⑩与人同食^⑪，而万民糟糠^⑫不厌^⑬；裘褐^⑭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敛，夺民财物，藏之府库^⑮；贤人逃隐于山林，小人任大职；无功而爵，无德而贵；专恣^⑯倡乐^⑰，男女昏乱；不恤万民，违阴阳之气；忠谏不听，信用邪佞^⑱，此亡国之君治国也。”

【注释】①以私害公：谓因私情而损害公道或公德。②仇雠：仇人；冤家对头。③好生：爱惜生灵，不嗜杀。④妾孕：疑作“妾媵”。⑤发：挖掘。⑥丘墓：坟墓。⑦苑囿：古代畜养禽兽供帝王玩乐的园林。⑧仆媵：婢妾。⑨文绣：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衣服。⑩犬马：特指良狗名马。引申为玩好之物。⑪同食：吃同样的食物。⑫糟糠：酒滓、谷皮等粗劣食物，贫者以之充饥。⑬不厌：不满足，不饱。“厌”，通“餍”。⑭裘褐：粗陋衣服。⑮府库：旧指国家贮藏财物、兵甲的处所。⑯专恣：纵任。⑰倡乐：倡优的歌舞杂戏表演。⑱邪佞：奸邪小人。

【译文】武王问太公：“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教化人民，其方法是什么呢？”太公答道：“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因私情损害公道；奖赏不给予无功之人，刑罚不施于无罪之人；法令制度的实施，不因对待自己的仇人而偏废，也不避讳自己所宠爱的人；不因一时愤怒而滥杀人，不因一时欢喜便奖赏人；不建筑高台深池而役使民众，不雕文刻画而耽误农时；不极尽耳目的享受而扰乱政事。这就是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之法。（相反）不爱惜生命却喜好杀戮，不喜欢成就而喜欢败

坏，不喜好利益他人而喜好损害人，不喜好施与而喜好掠夺，不喜好奖赏而喜好刑罚，妻妾干预政事，使朝廷内外互相猜疑，君臣不和；侵占他人的田宅来建筑楼台宫观，挖掘他人的坟墓来修建园林；婢妾穿着秀美华丽的衣服，禽兽狗马和人吃同样的食物，而百姓却连糟糠也吃不饱，穿的则是粗陋衣服且不完整。君主不知下情且加重赋税，掠夺百姓的财物，收藏于国家府库；贤能之士逃避隐匿于山林，奸邪小人担任要职；无功者受到封爵，无德者反而显贵；放纵沉溺于歌舞之中，男女悖乱；不体恤百姓，违背阴阳调和之气；不接受忠臣的劝谏，信任委用奸邪小人。这就是亡国之君的治国之法。”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吾欲轻罚而重威，少其赏而劝善^①多，简其令而众皆化，为之何如？”太公曰：“杀一人千人惧者杀之，杀二人而万人惧者杀之，杀三人三军振^②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者赏之，赏二人而万人喜者赏之，赏三人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③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④也。”

【注释】①劝善：勉励为善。②振：整顿。③惩：惩戒。④威福：统治者的赏罚之权。

【译文】武王问太公说：“我希望减轻刑罚而增加威严，减少赏赐而勉励更多的人为善，简化政令而使大众都得到教化，如何才能做到呢？”太公回答说：“如果杀一人能使千人畏惧，就杀了他；杀两人能使万人畏惧，就杀了他们；杀三人能使三军得到整顿，就杀了他们。如果奖赏一人能让千人喜悦，就奖赏他；奖赏两人能让万人喜悦，就奖赏他们；奖赏三人能使三军喜悦，就奖赏他们。命令一人能使千人奋进，就命令他；制止两人能使万人止恶，就禁止他们；教育三人能够使三军

得到纠正，就教育他们。杀一人来警诫万人，赏一人来激励大众。这是贤明君主的赏罚之道啊！”

【原文】武王问太公曰：“吾欲以一言与身相终，再言与天地相永，三言为诸侯雄^①，四言为海内宗^②，五言传之天下无穷，可得闻乎？”太公曰：“一言与身相终者，内宽而外仁也；再言与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③，若天地无私也；三言为诸侯雄者，是敬贤用谏^④，谦下于士也；四言为海内宗者，敬接不肖，无贫富，无贵贱，无善恶，无憎爱也；五言传之天下无穷者，通于否泰^⑤，顺时^⑥容养也。”

【注释】①雄：指强有力者，杰出者。②宗：指宗主。③言行相副：说的和做的相符合。④用谏：犹纳谏。⑤否泰：《易》的两个卦名。天地交，万物通谓之“泰”；不交闭塞谓之“否”。后常以指世事的盛衰，命运的顺逆。⑥顺时：谓顺应时宜，适时。

【译文】武王问太公：“我希望能有一句话使我终身铭记；第二句话能与天地长存；第三句话能使我成为诸侯中的杰出者；第四句话能使我成为天下的宗主；第五句话可以将天下代代相传无有穷尽，我可以听您讲讲吗？”太公说：“第一句可以使您终身铭记的话，就是要内心宽宏，对外仁爱；第二句可以与天地共存的话，就是要言行相符，像天地那样公正无私；第三句可以让您成为诸侯中杰出者的话，就是要尊敬贤者，虚心纳谏，还要谦卑地礼待士人；第四句让您可以成为天下宗主的话，就是要恭敬谨慎地对待不肖之人，不分贫富、贵贱、善恶、爱憎；第五句可以使您将天下代代相传无有穷尽的话，就是要通达吉凶盛衰的规律，顺应时宜，包容天下，涵养万物。”

【原文】武王问尚父^①曰：“五帝之戒^②可闻乎？”尚父曰：“黄帝之

时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③恐夕不至朝；尧之居民上，振振^④如临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⑤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⑥恐不满日；汤之居民上，战战^⑦恐不见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⑧惧不敢怠。”

【注释】①尚父：即姜太公，此为尊称。②戒：告诫。③摇摇：心神不定貌。④振振：战栗。⑤兢兢：小心谨慎貌。⑥栗栗：畏惧貌。⑦战战：戒慎貌，畏惧貌。⑧翼翼：恭敬谨慎貌。

【译文】武王问尚父说：“我可以听您讲讲五帝的训诫吗？”尚父说：“黄帝之时，常告诫自己，我位居人民之上，常心神不安，唯恐夕不至朝；尧帝位居百姓之上，战栗恐惧如临深渊；舜帝位居百姓之上，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禹王位居百姓之上，畏惧小心，唯恐连一天都维持不了；成汤位居百姓之上，敬慎畏惧只恐挨不到天明。”武王说：“寡人现在刚刚兼并殷商，位居万民之上，当恭敬谨慎，戒惧而不敢怠慢。”

鬻子

【题解】《鬻子》旧题为（周）鬻熊撰。《汉书·艺文志·道家》载《鬻子》二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载《鬻子说》十九篇；《四库全书》录《鬻子》一卷，列“子部·杂家类”；《守山阁丛书·子部》录《鬻子》一卷，并有唐逢行珪注及清人钱熙祚校勘记等。今本《正统道藏》有《鬻子》二卷，凡十四篇，亦有逢行珪注及序。关于该书作者、时代及真伪，因史料缺乏，不可详考。杜预《左传注》称，鬻熊为祝融十二世孙。《史记·楚世家》谓“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汉书》载，魏相奏记霍光，称文王见鬻子，年九十余。虽所说略异，盖鬻熊约周文、武时人。然《鬻子》一书似非自著，系托名伪作，亦为隋唐以前的流传版本。

《群书治要》中辑录《鬻子》虽不足千字，但辞多治国之道，通篇贯穿了仁政、王道精神和以民为本思想，以及弘道济世之术。唐朝人逢行珪在为《鬻子》作序中称“王者览之，可以理国；吏者遵之，可以从政。足使贤者励志，不肖者涤心”。魏徵所辑，其旨在告诫唐太宗要内而修法治身，外而励志治国，尤要以仁为本，知善而行，才能达到“理国”的目的。

【作者简介】鬻熊（鬻音玉），姓聿（音米），名熊，又称为熊蚤，聿蚤。祝融氏的后代，是陆终第六个儿子季连的后裔。鬻熊九十岁拜见

文王，文王把他当作老师。到了武王，成王都把他当作老师。成王大量分封异姓诸侯，其时鬻熊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熊丽，孙子熊狂也都已去世。故封他的曾孙熊绎于楚地，子孙都以熊为姓。传有三十一世四十三位君主。鬻熊有《鬻子》一卷。《史记·楚世家》记载：“鬻熊先生辅佐文王，去世早。熊通说：‘我的先人鬻熊渊博，是周王的老师。去世早。’”但《鬻子》说九十岁才见文王，之后有武王、成王向他求教封康叔于卫的事，算起他的年龄应该超过一百一二十岁才对。所以前面说到的去世早指的是未及受封就去世，而不是说不长寿。故楚人以鬻熊为始祖（楚人奉颛顼帝高阳氏为先祖，老童、祝融为远祖，鬻熊为始祖）。

【原文】君子不与人之谋（本书之谋作谋之）则已矣，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由也。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①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②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也。君子非仁^③（仁作人）者不出之于辞，而施之于行，故非非^④者行是，而恶恶^⑤者行善，而道谕^⑥矣。

【注释】①见受：被接纳，被接受。②入：接受，采纳。③非仁：《鬻子》原文作“非人”。非人，责备别人。④非非：谓否定应该否定的事物。非所当非，不是就是不是。⑤恶恶：憎恨邪恶。⑥谕：表明，显示。

【译文】君子不为人出谋划策则已，如果为人谋划，除却道义便无所依凭了。所以君子之谋，一定能做到遵从道义，但不一定会被人接受；一定能做到尽忠无私，但不一定会被人采纳；一定能做到诚实不欺，却不一定会被人相信。君子责备他人，不表露于言辞，而是体现于行动。所以否定应当否定之事物者，行为正确；憎恶邪恶之行，行为美好。这样，道义就会彰显了。

【原文】文王问于鬻子曰：“敢问人有大忌乎？”对曰：“有。”文王曰：“敢问大忌奈何？”鬻子对曰：“大忌知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①其身，乃丧其躯^②。有行如此，之谓大忌也。昔之帝王，其所以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于民，而功最^③于吏，福归于君，民者至庠^④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爱。故十人爱之，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则万人之吏也。”

【注释】①贼：害；伤害。②躯：指生命。③最：会聚，聚合。④庠：低下。

【译文】文王问鬻子说：“请问人有重大的忌讳吗？”鬻子回答：

“有。”文王问：“请问重大的忌讳是什么呢？”鬻子回答说：“最大的忌讳是知道自己身上的过失却不改正，以致损害自身，丧失生命。这样的行为，就是人之大忌。从前的帝王所以英明的原因，是凭借他的官吏；从前的君子所以有功绩的原因，是凭借他的百姓。力量产生于民众，而功劳聚集于官吏，幸福归于君主，百姓的地位最为低下。如果让他们选取官吏，必定会选取他们所喜爱的。因此，十人喜爱他，他就是这十人的官吏；百人喜爱他，他就是这百人的官吏；千人喜爱他，他就是这千人的官吏；万人喜爱他，他就是这万人的官吏。”

【原文】周公曰：“吾闻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则谓之狂，知恶不改者则谓之惑。夫狂与惑者，圣人之戒也。不肖者不自谓不肖，而不肖见于行。不肖者虽自谓贤，人犹皆谓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谓愚，而愚见于言。愚者虽自谓智，人犹皆谓之愚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①鼓^②铎^③磬^④而置鼗^⑤，以待四海之士，为铭^⑥于笋簴^⑦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⑧铎，告寡人以忧^⑨者击磬，语寡人以讼狱^⑩者挥^⑪鼗。’此之谓五声。是以禹尝据一馈^⑫而七起，日中而不暇^⑬饱食^⑭，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吾恐其留吾门廷^⑮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朝廷间可以罗雀^⑯者（无者字）。”

【注释】①钟：古代乐器。青铜制，悬挂于架上，以槌叩击发音。②鼓：打击乐器。多为圆桶形或扁圆形，中间空，一面或两面蒙着皮革。③铎：古代乐器，大铃的一种。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或遇战事时用之。青铜制品，形如钲而有舌。其舌有木制和金属制两种，故又有木铎和金铎之分。④磬：古代打击乐器，状如曲尺。用玉，石或金属制成。⑤鼗：音桃，有柄的小鼓。⑥铭：刻写在器物上的文辞。⑦笋簴：即“笋虞”，音损具。古代悬挂钟磬的架子。横架为笋，直架为虞。⑧振：挥动，摇动。⑨忧：忧患，祸患。⑩讼狱：诉讼。⑪挥：舞动，摇动。

⑫馈：指进食。⑬不暇：没有时间；来不及。⑭饱食：吃饱。⑮门廷：宫门，朝门外的地方。⑯罗雀：形容门庭寂静或冷落。

【译文】周公说：“我听说关于政务方面的事，知道是好事而不施行的叫做狂；知道是恶行而不改正的叫做惑。狂与惑是圣人所戒慎的。”不贤之人不认为自己不贤，但不贤却表现在他的行动上；不贤之人即使自认为贤能，别人还是都认为他不贤。愚昧的人不认为自己愚昧，而愚昧却显现在他的言谈中；愚昧的人即使自认为聪慧，别人还是都认为他愚昧。禹王通过聆听五种声音来治理天下。朝堂门上悬挂着钟、鼓、铎和磬，旁边摆放着鼗，以此接待天下士人，并在悬挂钟磬的木架上刻着铭文，说：“以道教导我的请击鼓；以义教导我的请敲钟；教导我如何处理国家大事的请摇铎；告知我国家忧患的请击磬；告诉我诉讼之事的请敲鼗。”这就是所谓的五声。因此，禹王曾经在吃一顿饭的期间七次起身处理政务，一直忙到正午都没有时间吃饱饭。禹王说：“我不怕天下的士人停留在路上，我担心他们滞留在我的门庭啊！”因此天下士人纷纷前来投奔（能够各得其所），也因此，禹的朝廷很清静。

【原文】夫卿相^①无世，贤者有之；国无因^②治^③，智者理之。智者非一日^④之志也，治者非一日之谋也。治志^⑤治谋^⑥在于帝王，然后民知所保而知所避。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信，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⑦也。凡万物皆有器，故欲有为^⑧而不行^⑨其器者（旧无不行其器者五字。补）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亦不成也。

【注释】①卿相：执政的大臣。②因：沿袭，承袭。③治：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与“乱”相对。④一日：谓短暂，一时。⑤治志：治国平天下的志向。⑥治

谋：治理国家、治理天下的谋略规划。⑦器：用具，器具。此言道、和、信、仁，皆为君主治国之利器。⑧有为：有作为。⑨行：使用，行使。

【译文】卿相没有世代相承的，只有贤德者可以居其位；国家没有沿袭不变的太平，要靠智者来治理。智者凭借的不是一时的志向，治理国家者靠的不是一时的谋略。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治国的谋略，都决定于帝王。然后百姓就知道哪些应当保持，哪些应当避免。发布实施政令，为天下百姓造福的，叫做道；上下互相亲爱，叫做和；百姓未乞求，便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叫做信；除去天下的祸害，叫做仁。仁与信、和与道，是帝王治国的利器。凡做各种事情都要依靠工具和方法，所以想要有所作为而不使用其工具的，就不会成功。想要统治天下也是如此，不使用帝王治国的利器，也是不会成功的。

【原文】昔者，鲁周公使卫康叔^①往守^②于殷^③，戒之曰：“与杀不辜，宁失^④有罪。无有无罪而见诛，无有有功而不赏。戒之，封。诛、赏之慎焉。”

【注释】①卫康叔：姬姓，名封，周文王第八子，武王、周公之弟。武王灭商后，将其封于畿内的康国，故称康叔。成王时，周公旦平定武庚叛乱后，徙封康叔于卫（今河南淇县朝歌），建立卫国，为卫国第一代国君。②守：治理，管理。③殷：古都邑名。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商代君王盘庚迁都于此。④失：错过，放过。

【译文】从前，鲁周公派卫康叔去监管殷地，告诫他说：“与其妄杀无辜的人，不如放过有罪的人。没有无罪而被妄杀的，也没有有功而不被赏赐的。封赏，要警戒啊！诛杀和赏赐要慎重啊！”

群书治要 卷三十二

管子

【题解】《管子》是一部托名管仲的论文集。非一人所作，亦非成于一时。究竟各篇何人所作和作于何时，已无记载可考，后世多认为成书于战国中后期。西汉刘向在校定群书时，原有《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及其他有关管子篇文一百七十五篇，除其重复，定著为八十六篇。其后散失十篇，今存七十六篇。

《管子》内容丰富而宏博，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哲学、伦理、历史及自然科学等方面。它以齐国法家政治思想为主导，兼融道家、儒家、兵家、阴阳家、农家、轻重家的学说。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篇幅较多的著作，在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等方面均有所论述。《心术》《白心》《内业》等篇，保存了一部分道家关于“气”的学说。《水地》篇提出了以“水”为万物根源的思想。《度地》篇专论水利，《地员》篇专论土壤。注释有唐房玄龄注（今皆认为尹知章注）、清戴望《管子校正》和今人郭沫若等的《管子集校》等。

《管子》对各家学说都有借鉴，但处处以天道人心为上，以刑法礼教为辅助。《管子》把“道”看成是天地万物的“大法”。在《霸言》篇中说：“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把“道”作为立法依据，在《心术》篇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管子》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夫霸王之所始也，

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

《群书治要》从《管子》的《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七法》《五辅》《法法》《中匡》《小匡》《霸形》《霸言》《戒》《君臣》《小称》《治国》《桓公问》《形势解》《板法解》《明法解》《轻重》等二十篇中节录了部份内容，约一万余字，成为魏徵等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

《管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贞观政略的理论来源。很多政治措施都从《管子》借鉴而来，如“均田制”借鉴于“均田分力”；如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等。李世民有些话直接是从《管子》中来的，如“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成熟），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卷八）、“家给人足，本借于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璧，珍宝满目，何解饥寒”（《册府元龟》卷一五七）。

【作者简介】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谥敬，故又称管敬仲。周王同族姬姓之后，生于颍上（颍水之滨）。青年时曾经商、从军，又三度担任小官，均被辞。齐襄公时，与挚友鲍叔牙同为齐国公室侍臣。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在齐国内乱中，助公子纠同公子小白（齐桓公）争夺君位失败。虽一度为齐桓公所忌恨，终以经世之才，经鲍叔牙力荐，被桓公重用为卿，主持国政，并在齐国进行改革。在政治方面，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乡六个，乡民专营本业，不服兵役，农乡十五个，乡民平时种田，战时当兵；国都以外分为五属，设各级官吏管理；在军事方面，“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政策，又组建三军，在每年春秋之际，通过狩猎训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经济方面，革新了赋税制度，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适当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并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铸造和管理货币，调剂物价。经过管仲的一系列改革，齐国国力大振。此后辅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拥护西周王室，北攻山戎，救邢存卫，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管仲因有殊勋于齐，被桓公尊为“仲父”。

牧 民^①

【题解】“牧民”为《管子》第一篇，讲治国治民的大纲原则，把“礼”“义”“廉”“耻”看作是治国立政的“四维”，认为“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特别强调政令要顺应民心，君主要以身作则。

【原文】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②，守^③在仓廩^④。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⑤，四维^⑥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

【注释】①牧民：意谓治民。该篇主要阐述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理论和原则。内容分做“国颂”“四维”“四顺”“十一经”“六亲五法”五节。②四时：指一年四季的农时。③守：职守。④仓廩：贮藏米谷的仓库。⑤上服度则六亲固：尹知章注：“服，行也。上行礼度，则六亲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结固之。”服度，遵守礼法。六亲，谓父母兄弟妻子。⑥四维：旧时以礼、义、廉、耻为治国之四纲，称为“四维”。

【译文】凡拥有国土、治理民众的国君，其要务在于依顺四季的农时督课农事，其职责在于保证粮仓的储备。粮仓充实，人民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人民才知道荣辱。在上者遵守礼法，六亲才能团结稳固；

“四维”能够伸张，君主的政令才可顺利推行。“四维”不能伸张，国家就会灭亡。立国有四维，其中一维断绝，国家就会倾斜；其中二维断绝，国家就会危险；其中三维断绝，国家就会翻覆；四维全都断绝，国家就会灭亡。倾斜了可以将它扶正，危险了可以使它安定，翻覆了可以将它兴起，灭亡了就无法再恢复了。

【原文】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政之所行^①（本书行作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②，我逸乐^③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④，我存安^⑤之；民恶灭绝，我生育^⑥之。能逸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恐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⑦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与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注释】①政之所行：王念孙云：“唐魏徵《群书治要》与《艺文类聚》治政部上及《御览》治道部五皆引作‘政之所行’，后人改‘行’为‘兴’，以对下文‘政之所废’耳，不知此四句本谓政顺民心则行，不顺民心则废，下文曰‘令顺民心则威令行’是其证。改之，则失其旨矣。”今译文从王说。②忧劳：忧虑劳苦。③逸乐：闲适安乐。④危坠：犹危亡。⑤存安：使之保全、平安。⑥生育：生长，养育。⑦上位：特指君位。

【译文】所谓“四维”，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政事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事所以会废弛，在于违逆民心。民众厌恶忧劳，我就使他们安乐；民众厌恶贫贱，我就使他们富贵；民众厌恶危险急难，我就使他们生存安定；民众厌恶牺牲绝后，我就使他们生养繁衍。国君如果能让民众安乐，民众就情愿为他忧劳；能让民众富贵，

民众就情愿为他忍受贫贱；能让民众平安，民众就情愿为他冒险；能让民众生养繁衍，民众就情愿为他牺牲生命。所以刑罚不足以使民心畏惧，杀戮也不足以使民众心服。因此刑罚繁苛而民心不惧，那么政令就不能推行了；杀戮众多而民心不服，那么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顺从民众上述的四种愿望，远方的人自会前来亲附；实行民众厌恶的四种事情，亲近的人也会叛离。由此可知，施与民众就是取于民众，这是为政的法宝。

【原文】措^①国于不倾之地，积^②于不涸^③（涸作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④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措国于不倾之地，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务五谷^⑤也；藏于不竭之府，养桑麻^⑥、育六畜^⑦也；下令于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使民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信庆赏^⑧也；不为不可成，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强^⑨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不偷^⑩取壹世^⑪也；不行不可复，不欺其民也。

【注释】①措：放置，安置。②积：积聚，贮藏。③涸：《管子》原文作“涸”。涸，竭；尽。④于：孙星衍云：“‘于’字当依《文子·精诚篇》作‘如’。”《史记·管晏列传》于此亦作“如”。今译文从“如”。⑤五谷：五种谷物。所指不一。⑥桑麻：桑树和麻。植桑饲蚕取茧和植麻取其纤维，同为古代农业解决衣着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⑦六畜：牛、马、猪、羊、鸡、狗。⑧庆赏：赏赐。⑨强：强迫，勉强。⑩偷：苟且。⑪世：何如璋云：“‘世’疑作‘时’，以音近而讹。”今译文从“时”。

【译文】把国家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仓廩，把物资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下达政令就像水从源头流下一

样，派遣民众从事互不相争的行业；明示百姓犯罪必死的道路；向百姓开启有功必赏的大门；不做不能成功的事；不求不能得到的东西，不处在难以持久的位置，不去做不可重复的事情。把国家建立在不倾覆的基础上，就是要授权给有道德的人，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仓廩，就是要致力于五谷的生产，把物资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下达政令像水从源头流下一样，是要使政令顺应民心；派遣民众从事互不相争的行业，就是让民众各自都能发挥所长；明示百姓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要严格执行刑罚；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就是要奖赏有信；不做不能成功的事，就是要衡量百姓的承受能力；不求不能得到的东西，是指不强迫民众去干他们厌恶的事；不处在难以持久的位置，是说不苟安于一时，而要有长久打算；不去做不可重复的事情，是说不要欺骗民众。

【原文】如地如天，何私^①何亲？如月如日，维君之节。御人之辔，在上之所贵^②；导民之门，在上之所先^③；召^④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⑤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无蔽汝^⑥恶，无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⑦，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应敌；博地^⑧多财，不足以有众，唯有道者，能备患^⑨于未形^⑩也。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人（人作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⑪，无私者可置以为政^⑫，审^⑬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后于事，吝^⑭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注释】①私：张文虎云：“‘私’疑‘疏’之误。《韩子·扬榷篇》‘若地若天，孰疏孰亲’，语本此。”今译文从“疏”。②御人之辔，在上之所贵：尹知章注：“言人从上之所贵，若马之从辔”。御人，驾驭他人。辔，指驾驭马的缰绳。贵，重视。③先：教导，倡导。④召：丁士涵云：“‘召’，‘诏’之假字。《尔雅·释

诂》：‘诏，道也。’”⑤嗜：爱好，喜爱。⑥汝：指国君。⑦城郭沟渠：城郭，城墙。城指内城的墙，郭指外城的墙。沟渠，此指为防守而挖的水道。⑧博地：广阔的土地。⑨备患：防备祸患。⑩未形：谓事情尚未显出迹象、征兆。⑪长：指长官。⑫政：通“正”。长官，官吏。⑬审：察知，知道。⑭吝：吝嗇。

【译文】要像天覆地载一样，没有亲疏的分别；要像日月一样普照万物，这才是君主治国的准则。统御万民的关键，在于君主所重视的；引导百姓的门户，在于君主所提倡的；引导万民的途径，在于君主所爱好和厌恶的。所以，君主追求之物，臣下就想得到；君王爱吃的美味，臣下就想尝试；君王喜好的事情，臣下就想实行。不要隐藏你的过错，不要擅改你的法度，否则，贤者将不会帮助你。在室内讲话，要让满室人都听到；在堂上讲话，要让满堂人都听到，能这样开诚布公，才称得上是圣明的君王。仅凭城墙和护城河，不足以坚守城池；仅凭武器精兵，不足以应对敌人；仅凭地广财多，不足以拥有百姓；只有有道德的君主才能防患于未然。天下不怕没有良臣，只怕没有明君去任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货，只怕没有贤德的人去分配它们。因此，知时务者，可以立为长官；没有私心者，也可以立为长官；通晓天下时势、懂得国家财用，又能任用官吏者，可以奉为国君。做事怠惰的人，总是落后于形势；吝嗇财物的人，就会失去他的亲信；信任小人的人，往往会失去贤士。

形 势^①

【题解】“形势”，本指地之势因形而成、人之势因权位而定。全篇讲的是管理政事的规律。强调必须按天道办事，掌握了天道，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成功，得民心才能形盛而势固。本书所选一节，说明为君者的言行举止都应考虑长远。

【原文】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②也。

【注释】①形势：指事物存在的形态和发展的趋势。本篇旨在通过广泛列举事物形态和趋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哲学的角度，对治国理民的规律性进行探讨。②大禁：指最大之禁忌。

【译文】说一次而不可再说的话，君主就不说；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事，君主就不做。凡是不可重复的话，不可再做的事，都是君主最大的禁忌。

权 修^①

【题解】“权修”意为以权治国之道。“修”意为“治”。本篇论述执政者应慎重使用权柄，国君、官吏应如何惜民力、薄赋敛、明赏罚、实仓廩、重教化。

【原文】万乘之国^②，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③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④，官不可以无长^⑤；操民命，朝不可以无政。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⑥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⑦也。故末产^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地辟而国贫者，舟舆^⑨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⑩用众，民使劳也。民劳则力竭，赋敛^⑪厚则下怨上，民力竭则令不行。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勿谋^⑫已，不可得也。

【注释】①权修：即指修治权力。意谓执政者当重视权力，善为运用，巩固和加强君主政权。本篇主要论述了修重权力、巩固政权、管理人民、治理国家的途径和方法，体现了作者重视农业、爱惜民力、教化百姓、崇尚法治的思想。②万乘之国：指能出兵车万乘的大国。亦泛指国家。③野：泛指村野。④殷众：众多。⑤长：君长，首领。⑥辟：开垦。⑦无取：何如璋云：“‘取’读如督趣之趣。《释名》：‘取，趣也。’‘民无取’者，谓兵无主以督趣之，乃众而弱。下文‘赏罚’云者，所以趣之也。”⑧末产：指手工业、商业。⑨舟舆：船和车。⑩轻：轻率；不慎重。⑪赋敛：田赋，税收。⑫谋：图谋，算计。

【译文】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其军队不可以没有主帅；国土辽阔广大，其乡野不可以没有官吏；百姓众多，百官不可以没有首长；掌握人民的命运，朝廷不可以没有法令制度。土地辽阔但国家贫困，是因为荒野还没有开辟；百姓众多但军队不强，是因为百姓无人督促。所以，不限制工商业，荒野就得不到开辟；赏罚无信，百姓就得不到督促。荒野得不到开辟、百姓得不到督促，对外不能抵御敌人，对内不能固守疆土。土地已开辟而国家依旧贫困，是因为君王的车船过于雕饰，楼阁台榭过于繁多；赏罚有信而兵力依旧不强，是因为随便役使民力，使百姓劳苦不堪。百姓劳苦则民力衰竭。赋税繁重，百姓就会怨恨君主；民力衰竭，政令就不能推行。百姓怨恨君主，政令也不能推行，如此而想要敌国不图谋侵犯自己，是不可能的。

【原文】欲为^①天下者，必重^②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无以畜^③之，则往^④而不可止也；无以牧^⑤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壹^⑥，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征^⑦；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

【注释】①为：治理。②重：珍惜，珍重。③畜：容纳，容留。④往：引申为逃亡。尹知章注：“往，谓亡去也。”⑤牧：统治，驾驭。⑥壹：统一，一致。⑦征：证明，证验。尹知章注：“征，验也。必有恩锡以验，见喜无空然矣。”

【译文】想要治理天下者，必须珍惜本国的国力；想要治理国家者，必须珍惜本国的国民；想要治理百姓者，必须珍惜民力，不能用尽。没有土地来收留人民，人民就会离去而不可阻止；没有办法治理百姓，百

姓留下来也不能被役使。远方的人来归附而不离去，是因为有收留他们的土地；百姓众多而可以步调一致，是因为有管理他们的方法和制度。见到民众行为正当，感到欢喜就应该给予赏赐；见到民众行为不正当，感到厌恶就应该予以惩罚。君主对他所见到的能够赏罚分明，那么即使君主看不到，那些不被看到的人还敢为非作歹吗？见到民众行为正当，感到高兴却不予赏赐；见到民众行为不正当，感到厌恶却不予惩罚。对所见到的都不能赏罚不明，却希望他看不到的人受到教化，是不可能的。

【原文】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①不生其间，则上下相疾^②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正^③（正作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无正（正作止），国虽大必危。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④，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⑤而轻地利^⑥；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廩之实，不可得也。商贾^⑦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⑧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⑨（安下有难字），兵士之死节^⑩，不可得也。

【注释】①度量：限度。②疾：嫌怨，怨恨。③正：《管子》传世诸本均作“止”。④本事：古代指农业。⑤时事：指合于时节而应做的事。多指农时农事而言。⑥地利：对农业生产有利的土地条件。⑦商贾：商人。⑧妇言：后妃妻妾之言。⑨安：《管子》原文作“安难”。今译文从“安难”，谓不避祸难。⑩死节：为保全节操而死。

【译文】土地生产财物有一定的时节，人民付出劳力也有倦怠的时候，而人君的欲望却没有止境。用通过一定时间生产的财物和出力有倦的民众，来奉养欲望没有穷尽的君主，如果这期间没有一定的限

度，那么君主和百姓之间就会相互怨恨。所以，对人民的征收有限度，使用民力有节制，国家虽小，也必然安定；对人民的征收没有限度，使用民力没有节制，国家虽大，也必然危殆。修身，是治国的根本。所以，君主不重视农业，工商业就不能得到限制；工商业得不到限制，人民就会怠慢于四时的农事而轻视土地之利；轻视土地之利，却希求田野的开垦、仓廩的充实，是不可能的。商人在朝做官，财货就会流向上层；后妃妻妾议论政事，赏罚就不能守信；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没有廉耻。如此，却希望百姓不避祸难、兵士为国捐躯，是办不到的。

【原文】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①不审^②，衣服无等^③，下贱侵节^④（下贱侵节作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⑤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诈谋闲欺^⑥，臣下赋敛竞得，使^⑦民偷壹^⑧，则百姓疾怨^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务本事，君国^⑩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⑪之无危，不可得也。一年之计，莫如树^⑫谷^⑬；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⑭。

【注释】①度量：法度。②审：明白，清楚。③无等：没有等级差别。④下贱侵节：《管子》原文作“上下凌节”。凌节，逾越法度。⑤尊：同“遵”。遵行，遵从。⑥闲欺：暗地里欺骗。尹知章注：“闲，隔也，有所隔碍而欺诳也。”⑦使：役使，使唤。⑧偷壹：尹知章注：“偷取一时之快。”⑨疾怨：怨恨。⑩君国：谓居君位而御其国。⑪宗庙社稷：宗庙，朝廷和国家政权的代称。社稷，旧时亦用为国家的代称。⑫树：种植；栽种。⑬谷：粮食作物总称。古代经传常以百谷、九谷、六谷、五谷称之。⑭树人：培养造就人材。

【译文】朝廷不整肃，贵贱不分明，长幼无区别，法度不详明，服制无等差，上下逾越法度，然而却希望百姓遵从君主的政令，是办不到

的。君主喜好诡诈欺骗，臣下竞相搜刮聚敛，役使百姓贪图一时之快，百姓就会怨恨，然而却希望百姓亲近君主，是办不到的。拥有土地而不致力于农事，统治国家而不能使人民和合一致，然而却希望国家没有危机，是办不到的。做一年的打算，没有比种谷物更好的了；做十年的打算，没有比种树更好的了；做一生的打算，没有比培育人才更好的了。

立君^①（立君作立政）

【题解】“立政”篇之“立”通“莅”字。莅政即国君临政之道，本篇主要论述制定典章制度的原则。国君临政所审有三：一是德当其位，二是功当其禄，三是能当其官。另外还有“四固”“五经”等治政原则和富国之道。

【原文】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②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③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④；功力^⑤未见于国者，则不可与^⑥重禄^⑦；临事^⑧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无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矣；失于小人，其为祸深矣。

【注释】①立君：《管子》中作“立政”，指君主临政治国。全篇共分九节，讨论了执政者必须面对的九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内容涉及官职任用考察、政策法规和服制礼制的制定、发展经济的要务、导致国家败亡的错误思想、理想的治国远景等。②当：对等，相当。③原：本原，根本。④尊位：高位。⑤功力：功劳，功业。⑥与：给予。⑦重禄：厚俸，高薪。⑧临事：特指治理政事。

【译文】君主所应注意的问题有三个：一是臣子的德行与他的爵位不相称，二是臣子的功劳与他的俸禄不相称，三是臣子的能力与他

的官职不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安定与动乱的根源。所以，国中有德义尚未显明于朝廷的人，就不可以加封尊贵的爵位；功绩没有表现于国内的人，就不可以赐予丰厚的俸禄；治理政事不能取信于民的人，就不可以让他担任高官。所以，使德行深厚者地位卑下，叫做失当；使德行卑薄者地位尊贵，叫做错误。宁可任用君子失当，也不可错误使用小人。任用君子失当，造成的怨恨浅；错误使用小人，造成的祸患深。

【原文】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位^①（位作德）不至仁，不可授国柄^②；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③；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④。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⑤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⑥，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务地利，则民怀其产矣。

【注释】①大位不至仁：《管子》原文作“大德不至仁”。郭沫若云：“‘大’与‘至’均是动词。……‘大德不至仁’者，即徒以德为大而不至于仁，所谓伪君子也，……”②国柄：国家权柄。③主兵：掌握兵权，统率部队。④都邑：城市。⑤卿相：执政的大臣。⑥和同：和睦同心。

【译文】君主所应谨慎对待的问题有四：一是标榜道德但却做不到仁，这样的人不可授予国家大权；二是见到贤者而不能谦让，这样的人不可赐予高贵的爵位；三是执行刑罚时却避开亲戚、权贵，这样的人不可让他统率军队；四是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而随意征收赋税，这样的人不可让他担任地方长官。这四条要务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所以说，卿相得不到大众的拥戴，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不和睦同

心，是国家的危险；军中主帅不足以使人敬畏，是国家的危险；百姓不关心自己的生产，是国家的危险。因此，有大德而又做到仁爱，执掌国政就能得到大众的拥戴；见到贤者能够谦让，那么大臣之间就会和睦同心；执行刑罚而不避开亲戚、权贵，那么国家的威势就可以传布到邻近的敌国；重视农业，注重地利，那么百姓就会关心自己的生产。

七 法^①

【题解】“七法”意为七种为政、治国、治军的原则。它指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七个方面，而侧重于治军问题。本书所选内容，为论述赏功罚过的重要性。

【原文】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②。若是^③而能理民^④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若是，治安^⑤矣。

【注释】①七法：指治军用兵的七种基本原则，即则（寻求规律）、象（了解情况）、法（掌握标准）、化（施行教化）、决塞（善于权衡）、心术（把握思想）、计数（精于计算），合称“七法”。全篇分为“七法”“四伤”“为兵之数”“选陈”四节，以论兵为核心，是《管子》中重要的军事论文。②诛：惩罚，责罚。③若是：如此，这样。④理民：治理百姓。⑤治安：谓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译文】言论正确的人不能被任用，言论错谬的人不能被斥退；对有功劳的人不能奖赏，对有罪过的人不能惩罚。如此而能治理百姓的，从来没有过。言论正确的人必定被任用，言论错误的人必定被斥退；有功必定奖赏，有罪必定惩罚。如此，国家就会太平安定。

五 辅^①

【题解】“五辅”指德、义、礼、法、权五种治国的措施。本篇第二段指出：“德有六性，义有七本，礼有八兴，法有五务，权有三度”。五辅即概括此五项重大措施。这五项措施，都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本书所选为此篇的总述性的文字。

【原文】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②、广誉^③、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④者，未之尝闻也。暴主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也。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⑤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⑥而地削^⑦，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

【注释】①五辅：谓德、义、礼、法、权，此五者足以辅助治政，故云“五辅”。《五辅》论述了这五项政策措施的内容、表现和作用，最后提出要落实“五辅”，就必须除奸邪、禁淫巧、戒奢侈，举贤任能，减轻百姓负担。②明名，犹盛名。③广誉：到处皆知的好名声。④得人：谓得人心。⑤霸：做诸侯联盟的首领，称霸。⑥挫：失败。⑦削：侵削，剥削。

【译文】古代圣王，能得到盛大的名声和广泛的赞誉，建立丰功伟绩，显扬于天下，不被后代所忘记，而不是因为获得人心，这是从未

听说过的。暴君之所以失去国家，危害社稷，颠覆宗庙，被天下人所灭亡，而不是因为失去人心，这也是从未听说过的。现在拥有国土的君主，都希望闲居时能安定，行动时有威严；作战能获胜，防守能坚固。实力强大的想能称王天下，实力小一点的想称霸诸侯，但他们却不致力于得到人心。因此，他们小则兵败地削，大则身死国亡。所以说，人心不可不注重，这是天下最重要的问题。

【原文】曰：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故善为政者，田畴^①垦而国邑^②实，朝廷闲^③而官府治，公法^④行而私曲^⑤止，仓廩实而囹圄^⑥空，贤人进而奸民^⑦退。其君子^⑧上^⑨忠正而下^⑩谄谀，其士民^⑪贵武勇^⑫而贱得利，其庶人^⑬好耕农^⑭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而食饮薪菜饶。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⑮，下必听从而不疾怨^⑯。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

【注释】①田畴：泛指田地。②国邑：城邑。③闲：无事。④公法：犹国法。⑤私曲：谓偏私阿曲，不公正。⑥囹圄：监狱。⑦奸民：乱法犯禁、不务正业的人。⑧君子：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常与“小人”或“野人”对举。⑨上：通“尚”。崇尚，看重。⑩下：鄙视，轻视。⑪士民：犹言军民。⑫武勇：威武勇猛。⑬庶人：平民，百姓。⑭耕农：指务农。⑮解舍：谓免除徭役。尹知章注：“解，放也；舍，免也。”⑯疾怨：怨恨。

【译文】那么争取人心的方法，莫如给人民以利益；让人民得到利益的方法，莫如教化他们。所以，善于执政的人，能使田野得到开垦而城邑变得殷实，朝廷安闲无事而官府治理有方，国法推行而偏私不正之风得以禁止；粮仓充实而监狱空虚，贤人得到进用而奸民则被斥退；官吏崇尚忠诚正直而鄙视巴结奉承，军民重视威武勇猛而鄙视贪得私利，百姓欢喜务农而厌恶饮食奢靡。于是财用充足而饮食、薪柴、

菜蔬丰富。因此，国君一定会宽宏大度而减免徭役，臣民一定服从而不怨恨国君，上下和睦同心而有礼义。所以国君才能闲居时安定而行动有威严，作战可得胜而防守可坚固。

【原文】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朝廷凶而官府乱，公法废而私曲行，仓廩虚而囹圄实，贤人退而奸民进。其君子上谄谀而下忠正，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于是财用匱^①而食饮薪菜乏，上弥^②残苛^③而无解舍，下愈覆鸷^④而不听从（旧无其庶人至听从三十七字。补之），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处不安而动不威，战不胜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以此观之，则政不可不慎也。

【注释】①匱：穷尽，空乏。②弥：益，更加。③残苛：刘绩曰：“当作‘残苛’，乃字之误也。”今译文从之。④覆鸷：覆，通“愎”，固执、乖戾。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一》：“覆，读为愎。愎、鸷皆狠也……愎字从心，复声，故与覆通。”鸷，凶猛、狠戾。

【译文】不善于执政的人，使得田地荒芜而城邑空虚；朝廷险象环生而官府混乱不堪；国法废弛而偏私不正之风盛行，仓库空虚而监狱暴满，贤人隐退而奸民进用；官吏崇尚阿谀奉承而鄙视忠诚正直，士民注重贪得私利而轻视勇武，百姓喜好大吃大喝而厌恶农耕，于是财用匱乏而饮食、薪柴、菜蔬不足；国君更加残暴苛刻而不减免徭役，臣民更加刁蛮狠戾而不服从，上下互相牵制而不和睦同心。因此国君闲居不安乐，行动无威严，战而不胜，防而不固。所以，小则兵败失地，大则身死国亡。由此看来，国家的政事不可不慎重啊！

法 法^①

【题解】“法法”主要讨论法令执行中的原则问题。如：法令已出不能轻易废除；“刑廉而不赦”，不轻易赦免罪犯；“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即使圣人，也不能废除法令而使国家得到治理。

【原文】闻贤而不举，殆^②也；闻善而不索^③，殆也；见能而不使，殆也；亲仁^④而不固，殆也；同谋^⑤而离，殆也。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⑥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无内^⑦；人主孤而无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无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⑧之，刑法已措^⑨又移^⑩之，如是，则赏庆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使贤者食于能，斗士^⑪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注释】①法法：意谓以法为法、以法行法。本篇主要从立法、执法两个方面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首先，作者认为立法者应该带头守法、执法，这样，法才能够贯彻执行。其次，强调执法要坚决、严格，公正无私，保持法的严肃性。②殆：危亡，危险。③索：寻求。④亲仁：亲近有仁德的人。⑤同谋：共谋，一同谋划。⑥正言直行：正言，直言，说实话。直行，行正道，按照道义去做。⑦内：亲信。⑧迁：变更，变化。⑨措：施行，运用。⑩移：变动，改变。⑪斗士：战士。

【译文】听到有才德的人却不举用，国家会危险；听到有善行的人不去访求，国家会危险；见到有能力的人而不任用，国家会危险；亲近仁德之人而信心不坚定，国家会危险；共同谋事而又相背离，国家会危险。国君行事不周密，正言直行的人就会危险；正言直行的人危险，国君就会孤立而无亲信；国君孤立而无亲信，那么臣下就会结党组派。使国君孤立而无亲信，臣下结党组派，这不是臣下的罪过，而是君主的过错。号令已发出又更改，礼义已实行又废止，法度已制定又变动，刑法已实施又改变。像这样，奖赏即使丰厚，人民也不会勤勉努力；杀戮即使繁多，人民也不会畏惧。要让贤德之人靠才能享受俸禄，让战士靠功劳享受俸禄。贤德之人靠才能享受俸禄，国君就会尊贵而臣民就会顺从；战士靠功劳享受俸禄，士兵就会轻视祸患而傲视敌人。这二者实施于国家，就会天下太平而君主安乐了。

【原文】凡赦^①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无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②也；无赦者，痼疽^③之砭石^④也。先王制轩冕^⑤，足以著^⑥贵贱，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⑦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

【注释】①赦：宽免罪过。②委辔：委，舍弃。丢弃。辔，驾驭马的缰绳。③痼疽：犹痈疽。毒疮。④砭石：古代用以治痈疽、除脓血的石针。⑤轩冕：古时大夫以上官员的车乘和冕服。⑥著：明示。⑦小人：平民百姓。指被统治者。

【译文】大凡赦免罪过，都是利益小而危害大的事，所以长久施行就会祸患无穷；不施行赦免，是危害小而利益大的事，所以长久施行就会获福无穷。因此，赦免罪过，就像狂奔的马丢弃了缰绳；不赦免罪过，就像患痈疽者得到了用以治病的石针。先王制定不同车服的样式，

是用以显示贵贱的等级，不是为了追求美观。使君子靠行道生活，让百姓靠劳力生活。君子靠行道生活，那么君主就会尊贵而百姓就会顺从；百姓靠劳力生活，那么财用就会丰厚而给养也会充足。

【原文】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势在下则君制于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故曰：“堂^①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廷^②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③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廷有事，朞年^④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⑤，出而不入谓之绝^⑥，入而不至谓之侵^⑦，出而道止谓之壅^⑧，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⑨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

【注释】①堂：殿堂。②门廷：宫门、朝门外的地方。③情：实情，情况。④朞年：一年。⑤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尹知章注：“臣有情告，既入而不出，此则左右不为通于下，其事遂消灭也。”请，通“情”。实情、情况。⑥出而不入谓之绝：尹知章注：“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则左右不为通于上，其事遂断绝也。”⑦入而不至谓之侵：尹知章注：“其事既入，不得至于君，此则左右侵君事故也。”⑧出而道止谓之壅：尹知章注：“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则左右壅君事故也。”道止，中道而止。壅，堵塞，阻挡。⑨杜：堵塞，封闭。

【译文】大凡君主之所以能成为君主，是因为拥有权势。如果权势在臣下手里，君主就会受制于臣下；如果权势在君主手里，臣下就会受制于君主。所以君臣调换位置，是因为权势在臣下手里的关系。所以说堂上有时比百里还远，堂下有时比千里还远，宫门外有时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者走一天，百里之内的情况就都知道了，如果朝堂上有事情，十天之后君主还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比百里还远；步行者走十

天，千里之内的情况就都知道了，如果朝堂下有事情，一个月之后君主还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比千里还远；步行者走一百天，万里之内的情况就都知道了，如果宫门之外有事情，过了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比万里还远。所以说，事情报入朝廷而政令不能发出称为“灭”（消失），政令发出而执行情况却不能报入朝廷称为“绝”（断绝），事情报入朝廷却不能上达君主称为“侵”（扣而不发），政令发出却在中途被阻拦称为“壅”（阻塞）。遭逢灭、绝、侵、壅这四种情况的君主，并不是因为有人堵塞了他的门，把守住了他的家，而是因为政令不能推行造成的。

【原文】政者，正也。圣人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①而逮^②不及也。过与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③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辩^④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注释】①过：过分。②逮：及，到。③不法：不合法度，违法。④辩：文辞华美、巧妙。尹知章注：“言辩而浮诞，则非要务也。”

【译文】政，就是“正”。圣人显明“正”的涵义以治理国家。正，是用来防止过分和补充不足的。过分和不足，都不是“正”。不正，那么对国家的损害是一样的。勇敢却不合乎道义会损害军队，仁爱却不合乎法度会损害公正。所以，军队的失败，产生于不合乎道义；法度的破坏，产生于不合乎公正。所以言辞巧辩浮华即非正务，行为怪诞难为即非善行。所以，言辞必定要切合正务，不苟且于浮华巧辩；行为一定要考虑正确，不苟且于怪诞难为。

【原文】规矩^①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②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③方圜。圣人能生法^④，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⑤，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至^⑥（至作用）谓之塞，令之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注释】①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②拙：粗劣。③正：纠正，修正。④生法：制定法令。⑤高行：高尚的品行。⑥至：《管子》原文作“用”。今译文从“用”。

【译文】圆规矩尺，是画方圆的标准。即使有明锐的眼睛和灵巧的双手，也不如粗劣的圆规矩尺能矫正方圆。所以，巧匠能制造圆规矩尺，却不能舍弃圆规矩尺来矫正方圆；圣人能制定法令，却不能废弃法令来治理国家。所以，君主即使有聪明智慧、高尚的品行，若违背法度而治理国家，就如同舍弃圆规矩尺来矫正方圆一样。贤人不来称为“蔽”，忠臣不被重用称为“塞”，有令而不能施行称为“障”，有禁而不能制止称为“逆”。遭逢蔽、塞、障、逆这四种情况的君主，并非有人堵塞、把守他的门户，是因为贤人不来，政令不能施行的缘故。

【原文】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人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①以自治，立义^②（义作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是以有道之君，行法^③修制；公国壹民，以听^④于世；忠臣直进^⑤，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⑥以干^⑦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径^⑧（径作经）也。

【注释】①置法：立法，执法。②立义：《管子》原文作“立仪”。立仪，确立准则或法度。③行法：按法行事。④听：治理。⑤直进：谓以直道进身。⑥诬能：谓虚夸其才能。⑦干：求取。⑧径：《管子》原文作“经”。经，常道。指常行的义理、准则、法制。

【译文】人民顺从君主，不是顺从他口头所说的话，而是顺从他性情所喜好的。君主喜好勇敢，人民就轻视死亡；君主喜好仁德，人民就轻视财利。所以君主所喜好的，百姓必定更喜好。所以，圣明的君主知道人民必定会以君主的心意为心意，所以设立规范以自我管理，确立准则以自我规正。因此，君主不躬行，人民就不听从。所以，有道之君依法行事，修订制度，以公治国，统一民心，来处理天下政务；让忠臣能通过正常途径求得进用，以此来评定他的能力。明君不因私心而把爵禄授予所喜爱的人，忠臣不虚夸其才来求取爵禄。君主不以私心治国，臣子不虚夸其才，能实行这个办法，即使国家未能达到大治，也可以成为端正人民行为的准则。

中 匡^①

【题解】“中匡”前承“大匡”，后接“小匡”，三篇相连。“匡”意为辅助，三篇具体记述了管仲运筹帷幄。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故事。

【原文】管仲朝，公曰：“寡人^②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公曰：“善。请问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③，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④、长心、长德^⑤，此为身也；远举贤人，慈爱百姓，此为国也；法行而不苟，刑廉^⑥而不赦^⑦，此为天下也。”

【注释】①中匡：本篇记载了管仲与齐桓公的问答。内容为管仲向齐桓公讲述为身、为国、为天下以及成就霸业之道。②寡人：古代君主的谦称。《礼记·曲礼下》：“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孔颖达疏：“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③为身：治身，修身。④长年：长寿。⑤长心长德：郭沫若等《管子集校》引于省吾曰：“‘长’宜读为养……‘长心长德’即养心养德。”长心，谓修养身心。长德，谓修养德行。⑥廉：少。⑦赦：宽免罪过。

【译文】管仲上朝，桓公说：“我希望听听关于国君信用的话题。”管仲回答说：“人民爱戴他，邻国亲附他，天下人都信任他，这就是国君的信用。”桓公说：“好。请问从哪里开始做才可以呢？”管仲回答说：“先从修养自身开始，进而治理国家，最后成于治理天下。”桓公

群书治要译注

说：“请问如何修身？”管仲回答说：“调理血气，以求寿命长久、修养身心、提高德行，这就是修身；选拔与自己疏远的贤才，慈爱百姓，这就是治国；法律实施而不严苛，刑罚简少而不妄赦，这就是治理天下了。”

小 匡^①

【题解】这一段节录了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任宰相，认为自己不如管仲的有五点，而齐桓公向管仲请教为政之道，管仲则又向桓公推举了五位贤能之人的史实。说明了君主要能够任用贤能，为臣的要能够推举贤能，国家才能强盛。

【原文】桓公自莒^②反于齐，使鲍叔牙^③为宰^④，辞^⑤曰：“君有加惠^⑥于其臣，使臣不冻餒^⑦，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⑧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柄^⑨，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冑^⑩执枹^⑪，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以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⑫，殆^⑬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也。君若宥^⑭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公使人请之鲁，囚管仲以与齐。桓公亲迎之郊，遂与归，礼之于庙而问为政焉。

【注释】①小匡：本篇主要记叙管仲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的史事。②莒：春秋时诸侯国名。故址在今山东省莒县。齐襄公时，荒淫无道，朝政混乱。公子纠（襄公之弟，桓公之兄）在管仲辅佐下逃往鲁国，公子小白（齐桓公，襄公之弟）在鲍叔牙辅佐下逃往莒国。此后小白由莒国先于公子纠返回齐国即位，是为齐桓公。③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颍上（今属安徽）人，管仲的好朋友。

因他善于知人，举贤让能，曾推荐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以知人并笃于友谊著称于世。④宰：辅佐国君执政的百官之长。⑤辞：推辞，辞谢。⑥加惠：加，同“嘉”。嘉惠，对他人所给予的恩惠的敬称。⑦冻餒：谓饥寒交迫。⑧宽惠：宽厚慈惠。⑨失柄：丧失统治权力。⑩介冑：披甲戴盔。⑪枹：鼓槌。⑫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起初，公孙无知杀齐襄公，自立为君，一年后，雍林人杀公孙无知，齐国一时无君，鲁国发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并命管仲率兵前去拦截从莒国返回齐国的公子小白。双方遭遇后，管仲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带钩，小白倒地诈死骗过管仲，并兼程赶回齐国，终于在公子纠之前回国即位。钩，即带钩，束腰革带上的钩。一端曲首，背有圆钮，或作动物形，或铸有花纹，不一。多用铜制，亦有用铁或玉等制作者。⑬殆：大概；几乎。⑭宥：音又，宽恕，赦免。

【译文】桓公从莒国返回齐国即位，任命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推辞说：“君主有嘉惠于臣，让臣免于饥寒，就是君主的恩赐了。如果一定要让臣治理国家，就不是臣所能做到的了，大概只有管夷吾可以。臣不如管夷吾的地方有五个：宽厚慈惠，仁爱百姓，臣不如他；治理国家不失大权，臣不如他；忠信可以结交于诸侯，臣不如他；制定礼仪可以使四方效法，臣不如他；披甲戴盔，手执鼓槌，立于军门，使百姓都能增加勇气，臣不如他。管仲，好比是人民的父母。您想要治理子女，就不可以抛弃他们的父母。”桓公说：“管夷吾亲自用箭射中了寡人的带钩，寡人险些丧命，现在却任用他，可以吗？”鲍叔说：“他是为了他的君主才那样做的。您如果赦免其罪并使他返回齐国，他为您也会是这样的。”桓公派人到鲁国去请管仲。于是鲁国用囚车把管仲送回齐国，桓公亲自到郊外去迎接，然后和管仲同回，在庙堂上以礼相见，并向管仲请教为政之道。

【原文】管仲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曰：“诺^①。”管仲曰：“升降揖

让^②，进退闲习^③，臣不如隰朋^④，请立以为大行^⑤；辟土^⑥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⑦，请立以为司(司上有大字)田^⑧；平原广牧^⑨，车不结辙^⑩，士不旋踵^⑪，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⑫，臣不如王子城父^⑬，请立以为大司马^⑭；决狱折中^⑮，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⑯，请立以为大(大下有司字)理^⑰；犯^⑱君颜色^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⑳贵富，臣不如东郭牙^㉑，请立以为大谏^㉒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注释】①诺：表示同意、遵命的答应声。②揖让：宾主相见的礼仪。③闲习：熟习。④隰朋：春秋时齐国大夫。齐庄公曾孙。与管仲、鲍叔牙等辅佐齐桓公，齐国大治。曾率军会合秦军，安定晋国的内乱，拥立晋惠公。管仲病重时荐他自代，与管仲同年死。⑤大行：古代接待宾客的官吏。尹知章注：“大行，大使之官。”按此即《周礼·秋官》的大行人。汉称典客，景帝时改名大行。⑥辟土：开垦土地。⑦宁戚：春秋卫人，齐大夫。长期担任齐国大司田，为桓公主要辅佐者之一。⑧司田：管理农务的官。⑨牧：牧地；郊外。⑩结辙：辙迹交错。谓退车回驶。⑪旋踵：转身。指畏避退缩。⑫视死如归：把赴死看作如归家一样。形容不怕死。⑬王子城父：春秋时期琅琊人，齐国著名将领。⑭大司马：官名。掌军旅之事。⑮决狱折中：决狱，判决狱讼。折中，调节使适中。⑯宾胥无：亦作“宾须无”，春秋时齐国著名大夫，曾与管仲等共同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⑰大理：掌刑法的官。⑱犯：触犯；冒犯。⑲颜色：指尊严。⑳挠：屈，屈服。㉑东郭牙：春秋时期齐国著名谏臣，是桓公时的五杰之一，由管仲所推举。㉒大谏：古代官名，掌谏诤。尹知章注：“所以谏正君。”

【译文】管仲为相三个月时，请求向桓公评议百官。桓公说：“好的。”管仲说：“升降台阶、宾主揖让，进退举止，娴熟从容，臣不如隰朋，请立他为‘大行’；开垦土地、积聚粮食，尽力开发地利，臣不如宁

戚，请立他为‘大司田’；在平坦的原野、广袤的牧地（此指战场）上，战车不停息、士卒不退却，击鼓而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他为‘大司马’；决断狱讼，使判刑适中，不错杀无辜者，不诬陷无罪者，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他为‘大司理’；敢冒犯君主的尊严，进谏必定忠诚，不避死亡，不屈从于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之官。这五个人，臣一个也比不上。然而您如果想治国强兵，用这五个人就够了；如果想成就霸王之业，有我夷吾在此。”桓公说：“好！”

霸 形^①

【题解】“霸形”谓霸业之形，讲述管仲帮助桓公建立成就霸业的根本，并援助邢国和卫国。《群书治要》节录管仲向桓公阐述百姓为其成就霸业之本，阐述“国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

【原文】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②，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今彼鸿鹄^③有时而南，有时而北，四方无远，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④大水有舟楫^⑤也。仲父不壹言教寡人乎？”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⑥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民甚忧饥，而税敛^⑦重；民甚惧死，而刑政险，民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轻其税敛，则民不忧饥；缓其刑政，则民不惧死；举事以时，则民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命^⑧矣。”

【注释】①霸形：本篇主要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齐桓公与管仲图谋霸业的言论以及成就霸业的实践。②间：一会儿，顷刻。③鸿鹄：即鹄。俗称天鹅。④济：渡河。⑤舟楫：泛指船只。⑥霸王：成就霸业或王业。⑦税敛：税收。⑧闻命：接受命令或教导。

【译文】桓公在朝，管仲、隰朋进见。站了一会儿，有两只鸿鹄飞过，桓公叹息道：“那些鸿鹄有时飞向南，有时飞向北，四方无论多远，

想到哪里就能飞到哪里。我有仲父，就像飞鸿有翅膀、渡大河有舟船一样。仲父难道不发一言来教导我吗？”管子回答说：“国君想要成就霸王之业的大事吗？那就一定得从根本之事做起。”桓公问道：“请问什么是根本？”管子回答说：“齐国的百姓，是您的根本。人民很担心挨饿，而赋税沉重；人民很畏惧死亡，而刑法政令凶险严苛；人民疲于劳役，而国君举事没有定时。如果您减轻赋税，人民就不担心挨饿；宽缓刑政，人民就不怕动辄死罪；举事有时，人民就不会疲于劳役。”桓公说：“寡人接受您的教诲。”

霸 言^①

【题解】“霸言”，谓成就霸王之业的言论和道理。本篇虽然极言依靠权谋和法术，但是更强调运用权谋和法术的前提是顺应天道和民心。《群书治要》节录此段，说明英明的君主处事原则是：做好充分准备，以等待时机，恩德惠及百姓，就会威震天下。

【原文】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然轻与人政而重与人马，轻与人军而重与人玉，重宫阙（阙作门）之劳^②（劳作营）而轻四境^③之守，其所以削也。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④；智者善谋，不如当时^⑤。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⑥；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而不拂^⑦，近无不服，远无不听。

【注释】①霸言：本篇内容叙写了霸王之业的规模与形势。主要记载齐桓公与管仲关于如何成就霸业的对话。②重宫阙之劳：《管子》原文作“重宫门之营”。今译文从原文之意。③四境：四方疆界，四方边境地区。④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尹知章注：“圣人能因时来辅成其事，不能违时而立功。”辅时，谓顺应时势。违时，谓违背当时的形势或时代的趋势。⑤当时：适时。⑥兴事：兴建政事。⑦拂：违背，违逆。

【译文】英明的君王所轻视的是宝马与美玉，所重视的是政事与

军队。然而，轻于把政事交给他人，却重视赐人宝马；轻于把军队交给他人，却重视赠人美玉；重视宫门的营建，而轻视边境的防守，这就是国家削弱的原因。圣人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智者善于谋划，也不如适合时宜。善于把握时机的人，费时少而功效多；谋划没有主见就会困惑，办事没有准备就会荒废。所以圣王努力地做好准备，谨慎地守候时机；用充分的准备来等待时机，以有利的时机来兴办事业。恩德惠及百姓，声威震慑天下，政令推行，无人敢违抗，近国无不服从，远地无不听命。

戒^①

【题解】“戒”是劝戒。本篇管仲告诫桓公，任重而道远，只有君子才能做到。

【原文】管仲复于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②，涂之畏者莫如口^③，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唯君子为能及矣。”

【注释】①戒：本篇主要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的劝诫之语。②任之重者莫如身：尹知章注：“万事万行，非身不举，故曰重任。”③涂之畏者莫如口：尹知章注：“枢机之发，荣辱之主，故可畏也。”涂，道路。畏，险恶。

【译文】管仲又对桓公说：“责任再重大也比不上身体重要，路途再险恶比不上人言可畏，时间再长远比不上年代久远。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行进于险恶的路途，长期坚持，只有君子才能够做到。”

君 臣^①

【题解】“君臣”是论君臣之道的，强调君君臣臣，不可僭越，否则生乱。《群书治要》节录此段，说明了国家动乱四个原因，从宫乱、家乱、国乱到众乱，此段虽然简短，却指出了国家动乱的根本原因在夫妇一伦不正，如此则会导致家不齐则国不治。而正天下首正人伦，正人伦首正夫妇，说明夫妇关系之重要。

【原文】国之所以乱者四：内有疑^②妻之妾，此宫乱也；庶^③有疑嫡^④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⑤无能，此众^⑥乱也。四者无别，主失其体^⑦，群官朋党^⑧，以怀其私，则失强^⑨（强作族）矣。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⑩以听，官必忠信以敬。

【注释】①君臣：其主要内容是论述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以及君臣关系。《管子》中有“君臣上”和“君臣下”两篇，本文节选自“君臣下”。②疑：通“拟”。比拟，类似。下两“疑”字同。③庶：非正妻生的孩子，宗族的旁支。与“嫡”相对。④嫡：正妻。⑤任官：委任官职。⑥众：指百官，群臣。⑦体：体统，体制。⑧朋党：谓结为朋党。⑨强：《管子》原文作“族”。今译文从“族”。⑩直立：张佩纶云：“‘直立’当作‘正直’。”今译文从张说。

【译文】国家之所以动乱的原因有四点：宫内有与正妻地位相当的宠妾，这是宫廷动乱的原因；庶子中有与嫡子地位相当的，这是家中动

乱的原因；朝廷中有权力与宰相相当的宠臣，这是国家动乱的原因；所任用的官吏没有才能，这是百官动乱的原因。对这四种情况不能识别，君主就会有失体统；群臣结为朋党，各怀私心，君主就会失去宗族的支持。所以，嫡妻必须要确定，嫡子必须要正名，宰相必须正直以听政，百官必须忠信以敬业。

小 称^①

【题解】“称”意为举。“小称”，即略举君之过错。此篇管仲指出桓公用人不当之处，建议桓公罢黜奸佞之臣。《群书治要》节录此篇共分三段。第一段指出君主应该把过错归结给自己。第二段则是管仲在临终前告诫桓公要远离易牙、竖刁、堂巫、开方等奸佞之臣，可惜桓公没有听从，导致杀身之祸。第三段则是鲍叔牙向桓公说明不要忘记危难之时的境况，只有安不忘危，国家才不会有危险。

【原文】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无患人莫己知^②。民之观也察^③矣，不可遁逃^④。故我有善则立^⑤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人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⑥；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⑦，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纣则不然，有善则反之于身，有过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归之于民，则民怒；有善而反之于身，则身骄。往怒民，来骄身，此其所以失身^⑧也。可无慎乎？”

【注释】①小称：尹知章注：“称，举也。小举其过，则当权而改之。”意谓管仲小举桓公过失，以督促其改正。②身不善之患，无患人莫己知：尹知章注：

“言但患身之不善耳，无患人不知己也。”③察：明察，详审。④遁逃：亦作“遯逃”。犹逃走。⑤立：立刻。⑥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尹知章注：“过反于身，则惧而修德也。”⑦往喜民，来惧身：尹知章注：“善往则人喜也，过来则惧身

也。”⑧失身：丧失生命。

【译文】管子说：“只怕自身的行为不善，而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人民的观察是细致的，凡事逃不过人民的眼睛。因此，我有善行，人民就会马上称赞我；我有过错，人民就会马上指责我。面对人民的称赞和指责，就不必再回去问家人了。所以圣明的君王有过错，就归过于自身；有善行，就归功于人民。有过错而归过于自身，自身就会戒惧；有善行而归功于人民，人民就会喜悦。善行归于人民而使人民高兴，过错归于自己而使自己戒惧，这就是明君能治理百姓的原因。至于桀、纣就不是这样，有了善行就归功于自己，有了过错就归罪于人民。有过错而归罪于人民，人民就怨怒；有善行而归功于自己，自己就骄傲。过错归于人民而使人民怨怒，善行归于自己而使自己骄傲，这就是他们身死国亡的原因。能不慎重对待吗？”

【原文】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病^①矣。若不可讳^②，将何以诏^③寡人？”管仲对曰：“臣愿君之远易牙^④、竖刁^⑤、堂巫^⑥、公子开方^⑦。夫易牙以调味事公，公曰‘唯烝^⑧婴儿之未尝^⑨也’，于是烝其首子^⑩而献之公。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⑪于公？公喜宫而妒^⑫，竖刁自刑^⑬而为公治内。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子开方事公十五年，不归视^⑭其亲。于亲之不爱，焉能有于公？”桓公曰：“善。”

【注释】①病：重病。②不可讳：死的婉辞。③诏：教导，告诫。④易牙：人名。又称狄牙、雍巫。春秋时齐桓公宠臣，长于调味，善逢迎，传说曾烹其子为羹以献桓公。⑤竖刁：春秋时齐桓公的宦官寺人貂，谄事桓公，颇受宠信。桓公卒，诸公子争立，寺人貂等恃宠争权，杀群吏，立公子无亏，齐国因此发生内乱。⑥堂巫：姓堂之巫医也。⑦公子开方：又称“卫开方”，春秋时期卫国人，

追随齐桓公十五年。桓公病重时，易牙、竖刁、卫开方等人，禁锢桓公于室，筑高墙不准他人入内，冬天桓公饿死。⑧蒸：同“蒸”。⑨尝：食，吃。⑩首子：长子。⑪有：亲爱，相亲。⑫妒：桓公后官众女相互嫉妒。⑬自刑：自残肢体。⑭归视：回家看望。

【译文】管仲有病，桓公前去探问，说：“仲父的病变重了，如果万一发生不幸，您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管仲回答说：“臣希望您疏远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易牙以烹饪来侍奉您，您说：‘唯有蒸婴儿的味道不曾尝过。’于是易牙就蒸了他的长子献给您。就人之常情来说，人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易牙对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么会爱您呢？您喜爱后宫嫔妃而她们却相互妒忌，竖刁就自施宫刑来替您管理内宫。就人之常情来说，人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竖刁对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么会爱您呢？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未曾回家探望父母，他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您呢？”桓公说：“好。”

【原文】管仲死，已葬，公召^①（召作憎）四子者废之。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竖刁而宫中乱，逐公子开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圣人固有悖^②乎？”乃复四子者。处期年，四人作难^③，围公一室，十日不通。公曰：“嗟！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乃援^④素幘^⑤以裹首而绝。死十一日，虫出于户，葬以扬门^⑥之扇^⑦，以不终用贤也。

【注释】①召：《管子》原文作“憎”。②悖：谬误，荒谬。③作难：作乱，起事。④援：执，持。⑤素幘：白色布帕。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六》：“幘谓帨幘也。”又《吕氏春秋·知接》：“（桓公）蒙衣袂而绝乎寿宫。”⑥扬门：亦作“杨门”，即蔽簷。本为车簷，用以蔽尘。也做门扉。一说，门名。尹知章注：“谓用门扇以掩尸也。”⑦扇：用竹或苇编的门。泛指门扇、门扉。

【译文】管仲去世，殡葬之后，桓公憎恶这四个人，并罢免了他们的官职。但驱逐了堂巫，桓公就生起病来；驱逐了易牙，许多美味就吃不到；驱逐了竖刁，内宫就变得秩序混乱；驱逐了公子开方，朝政就得不到治理。桓公说：“啊！圣人原来也有谬误之处呀！”于是恢复了四人的官职。过了一年，四人作乱，把桓公拘禁在一间房子里，十天不能与外界沟通。桓公说：“唉！死了没有知觉就罢了，如果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到地下去见仲父呢？”于是就拿白头巾包住头自绝而死。死后十一天，尸虫爬出户外，人们才知道桓公死了，遂用扬门的门板草草收葬了尸体。这都是因为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听从贤人的话啊！

【原文】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饮酣^①，桓公谓叔牙曰：“盍^②不起为寡人寿^③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无忘出而在于莒，使管仲无忘束缚^④在于鲁也，使宁戚无忘饭牛^⑤车下也。”桓公避席^⑥再拜^⑦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国之社稷必不危矣。”

【注释】①酣：谓饮酒尽兴、半醉。②盍：犹何，怎么。③寿：祝寿，祝福。多指奉酒祝人长寿。④束缚：指被拘囚。⑤饭牛：《吕氏春秋·举难》：“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⑥避席：古人席地而坐，离席起立，以示敬意。⑦再拜：拜了又拜，表示恭敬。古代的一种礼节。

【译文】当初，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一起饮酒。饮到尽兴之时，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身为我祝福呢？”鲍叔牙捧杯起身说：“希望您不要忘记出逃莒国的时候，希望管仲不要忘记被囚禁在

鲁国的时候，希望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的时候。”桓公离席起身，对鲍叔牙拜了又拜，说：“寡人和两位大夫能够不忘记先生的话，那么国家社稷就必定没有危险了。”

治 国^①

【题解】本篇主要论述粟多则民富，粟多则民强，粟多则人民安定、战斗力强。特别论述了农业是治国的基础，说明粮食问题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原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必（必作则）难治，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②，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③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④，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曰：“治国^⑤常富而乱国^⑥必（必作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壹，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⑦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⑧文巧^⑨；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⑩；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富。

【注释】①治国：本篇主题是论述治国之道。作者认为，富民是治国的根本。如此则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为农业兴利除害，然后才能富国、强兵、王天下。②畏罪：畏惧罪刑。③危乡：不安于本土。④凌上犯禁：凌上，侮犯尊长。犯禁，违反禁令。⑤治国：安定、太平的国家。⑥乱国：动乱不安的国家。⑦粟：粮食的通称。⑧末作：古代指工商业。⑨文巧：华丽奇巧。⑩游食：游荡无业，不劳而食。

【译文】凡治国的方法，一定要先让百姓富裕。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穷困就难以治理。怎么知道会是这样呢？百姓富裕就会安于本土而重视家庭。百姓安于本土而重视家庭，就会尊敬上级而畏惧罪刑。人们尊敬上级、畏惧罪刑，国家就容易治理。人民穷困就不会安于本土而轻视家庭。人民不安于本土而轻视家庭，就敢于凌侮尊长、违反禁令。人们凌侮尊长、违反禁令，国家就难以治理。所以安定太平的国家常常是富裕的，动乱不安的国家常常是贫穷的。因此，善于治国者，一定要先让人民富裕，然后再治理国家。从前，七十九代的君主，法令制度并不一致，号令也不相同，然而都能称王于天下，为什么呢？一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王重视农业。大凡治国的当务之急，必定先要禁止工商业中奢侈品的生产与经销。奢侈品的生产和经销被禁止，人们就无法游荡求食，人们无法游荡求食就必然会从事农业生产，人民都去从事农业生产，国家就富裕了。

【原文】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国富则安乡家，安乡家则虽变俗^①易习，驱众移民^②，至于杀之，而不怨也。民贫则轻家易去，轻家易去，则上令^③不能必行（必行下旧无上令至必止十二字。补之）；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④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⑤，治国之道也。

【注释】①变俗：改变原有的习俗。②驱众移民：驱众：谓使民众听从意旨。驱，“驱”的古字。移民，往他地迁移居民。③上令：国君的政令。④寄生：依附他人而生活。⑤大务：重大的事务。

【译文】先王善于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百姓归附他。所谓兴

利，就是做有利于农业生产之事；所谓除害，就是禁止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国家富裕，人民就会安于乡土（重视）家庭。人民安于乡土（重视）家庭，即使改变其风俗习惯，使民众听从驱使，迁移百姓，甚至处死，人民也不会怨恨。人民贫困，就会轻视家庭，容易离家出走；百姓轻视家庭而容易离家出走，国君的政令就不一定能执行；国君的政令不一定能执行，所禁止的事就不一定能被制止；所禁止的事不一定能被制止，那作战就不能必胜、防守就不能必固了。政令不能必行，禁止之事不能必止；作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样的君主就被称为“寄生之君”。这都是由于不实行利农政策、缺少粮食造成的危害。生产粮食，是成就王业的根本，是国君的要务，是治国的方法准则。

桓公问^①

【题解】本篇管仲向桓公讲述古圣先王听取民意的方法，强调要想长久地保持国家社稷，就要有通畅的渠道听取民意，以改进国策。

【原文】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②，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③至而随，无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④之议，尧有衢室^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⑥，禹立谏鼓^⑦于朝，汤有总街之庭^⑧，以观民诽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注释】①桓公问：指桓公问管仲。本篇主要论述了君主纳谏的作用。
②忘：通“亡”。丧失，失去。③时：时机，机会。④明台：传说为黄帝听政之所。
⑤衢室：相传为唐尧征询民意的处所。⑥告善之旌：为奖励人臣进谏而设的旗帜。
⑦谏鼓：设于朝廷供进谏者敲击以闻的鼓。⑧总街之庭：通衢大道旁的亭舍。指商汤听取民意之处。

【译文】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权力而不丧失，做到这一点有方法吗？”管仲回答说：“不要标新立异，时机来临就随之行事；不要以个人的好恶来损害公正，了解人民所讨厌的事，以便自己引以为戒。黄帝建立了明台的议政制度，尧帝设有衢室的谘询制度，舜帝设有奖励人们进谏的旌旗，夏禹在朝廷上设立进谏之鼓，商

汤设有通途大道旁的亭舍，用来了解百姓的批评意见。这就是古代圣君贤王所以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权力而不丧失的方法。”

形势解^①（旧无解字。加之）

【题解】本篇是对“形势”篇重要结论和语句的阐释和解读。《群书治要》节录本篇数段，旨在说明，君主要为天下兴利除害，行事要符合道义，对民众要爱护，要效法古圣先王、要依靠众人的智慧等治国大道。

【原文】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也。故上令于生利人^②则令行，禁于杀害人^③则禁止矣。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

【注释】①形势解：本篇是对《形势》篇的逐句诠释，有少部分内容亡佚。
②生利人：让人生存和得利。③杀害人：使人被杀和遭祸。

【译文】国君之所以能够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其所命令的一定符合百姓所喜好的，而所禁止的也正符合人民所讨厌的。人之常情是没有不希望生存而畏惧死亡的，没有不希望得到利益而惧怕灾害的。所以，国君的政令旨在使人生存、得到利益，就能有令则行；所禁止的旨在防止人们被杀和受害，就能有禁则止。命令所以能够贯彻执行，一定是百姓欢喜君主的政治，因而政令才能够推行。所以说：“贵在命令能够贯彻执行（此指受到百姓欢迎）。 ”

【原文】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①利除害也。故德泽^②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④，以实仓廩；出则尽节死敌^⑤，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⑥，而不敢告也。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旁^⑦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⑧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可来也。莅民^⑨如父母，则民亲爱之。导民（民作之）纯厚^⑩，遇^⑪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⑫，而民亲矣。莅民如仇讎^⑬，则民疏之；导之不厚，遇之无实，虽言曰“吾亲民”，民不亲也。

【注释】①致：招引，招致。②德泽：恩德，恩惠。③欢：高兴，快乐。④务本疾作：务本，指务农。疾作，努力劳作。⑤尽节死敌：尽节，尽心竭力，保全节操，多指赴义捐生。死敌，犹死战。⑥卑辱：卑微屈辱。⑦四旁：四近，四周。⑧起：兴起。⑨莅民：管理百姓。⑩纯厚：纯朴淳厚。⑪遇：对待。⑫亲民：亲近爱抚民众。⑬仇讎：仇人，冤家对头。

【译文】国君所以能使臣民尽心尽力而亲附君上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他能为天下谋利益、除祸害。所以，他的恩德施加于天下，施惠厚及于万物，使人们父子得以安乐、众生得以繁育。因此，万民欢喜而竭尽其力，乐于为君主所用。百姓在家时就从事农耕、努力劳作，以充实粮仓；在外（作战）时就尽节杀敌、拼死战斗，以安定国家。即使劳苦卑辱，也绝无怨言。人民，有利于他们就会来，有害于他们就离去。人民逐利，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对四方没有选择。所以，要使民众前来，先兴办对其有利之事，即使不呼唤，民众也会自动到来。假使做他们所讨厌的事，即使召请他们，民众也不会来。治理百姓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百姓就会亲近爱戴他。用纯厚之德来引导百姓，用实际利益来对待百姓，即使口中不说“我爱人民”，而人民也会亲近他。治理百姓像

对待仇敌一样，百姓就会疏远他。不以纯厚之德引导百姓，对待百姓没有实际利益，即使口中声称“我爱人民”，人民也不会亲近他。

【原文】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偷^①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

【注释】①偷：苟且（只图眼前，得过且过）。

【译文】圣人选择可以说的话，然后才说；选择可以做的事，然后才做。只图眼前得到利益而将来会有祸害、只图眼前得到快乐而将来会有忧患的事，圣人是不会做的。所以，圣人选择说什么话，一定会考虑到它可能造成的麻烦；选择做什么事，一定会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忧患。

【原文】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①，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故其所得事者，常为身宝。小人（人下有之）求事也，不论其理义，不计其可否，不义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尝为赖^②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赖也”。

【注释】①理义：公理与正义。②赖：依靠。

【译文】圣人选择要做的事，先考察它是否合乎理义，考虑它是否可行。合乎理义就去做，不合乎理义就不做；可行就去做，不可行就不去做。所以他所办成的事情，常常会成为自身宝贵的经验。小人选择做事，不考察它是否合乎理义，不考虑它是否可行。不合乎理义也去做，不可行也去做。所以，他所办成的事情，未必能作为依靠。所以说：“一定能做到的事，是不足信赖的。”

【原文】人主者，温良宽厚^①，则民爱之；整齐严庄^②，则民畏之。故民爱之则亲，畏之则用。夫民亲而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③怀且威^④，则君道备矣”。

【注释】①温良宽厚：温良，温和善良。宽厚，宽大厚道。②严庄：严肃庄重。③且：副词。再，又。④威：畏惧，敬畏。

【译文】君主温和善良、宽大厚道，那么人民就爱戴他；君主号令整齐、严肃庄重，那么人民就敬畏他。所以，人民爱戴他就亲近他，敬畏他就会为他所用。人民亲近又能为君主所用，正是君主所急需的。所以说：“（人民对君主）又怀念又敬畏，那么为君之道就完备了。”

【原文】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①。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注释】①死之：为君主而死。

【译文】君主能使他的人民安乐，那么人民侍奉他们的君主，就像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样。因此，君主有忧虑，人民就为他分忧；君主有危难，人民就为他效死。君主看待人民如泥土，那么人民就不愿为其所用。君主有忧虑，人民不肯为他分忧；君主有危难，人民也不肯为他效死。所以说：“君主不能使人民安乐，人民就不会为他分忧；君主不能使人民生存，人民就不会为他效死。”

【原文】民之所以守战^①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于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则民之报上亦厚，上施薄则民之报上亦薄。故薄施而

厚责^②，君不能得于臣，父不能得于子。

【注释】①守战：防守与进攻。②责：索取，求取。

【译文】百姓之所以防守、攻战至死而斗志不衰，是因为君主施于百姓的恩惠丰厚的缘故。所以，君主对百姓施恩丰厚，那么百姓对君主的回报也丰厚；君主对百姓施恩微薄，那么百姓对君主的回报也微薄。所以施惠少而索取多，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到什么，父亲也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什么。

【原文】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道在身则言自顺^①，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②自理。天之道满而不溢^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④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故能长守富贵，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⑤者与天^⑥”。

【注释】①顺：顺理，合乎事理。②遇人：犹待人。③满而不溢：器物已满盈但不溢出。比喻有资财而不乱用、有才能而不自炫，善于节制守度。④法象：效法，模仿。⑤持满：犹持盈。⑥与天：谓凡合乎天道者，则得天助。

【译文】人民追随有道之君，就像饥饿时抢先吃饭、寒冷时抢先穿衣、暑热时抢先避荫。所以，君主有道，人民就归附他；无道，人民就背离他。所以，只要道在于自身，那么言语自会顺理，行为自会端正，侍奉君主自会忠诚，侍奉父亲自会孝顺，待人接物自然合乎情理。天之道，是盈满而不外溢，长盛而不衰败。贤明的君主效法天道行事，所以尊贵而不骄傲、富裕而不奢侈，因此能长久地保有富贵，长久拥有天下而不失去。所以说：“能保持满而不溢者，则与天道相合，故得天助。”

【原文】明主救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者也，必待^①万民之为用也，而后能为之，故曰“安危者与人”^②。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③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④以安之，无度数^⑤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⑥。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⑦，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注释】①待：依靠，依恃。②与人：合乎民意取得人心。③盛满：富足，殷实。④德厚：犹仁厚。⑤度数：规则。⑥涸：竭，尽。⑦自安：自以为安定。

【译文】贤明的君主，是拯救天下灾祸、安定天下危机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百姓能为他所利用，而后才能做到。所以说：“安定危难者，要与民心相合。”土地广大、国家富足，人口众多、军队强盛，这是殷实富足的国家。虽然已经殷实富足，君主若是没有仁厚之德来安定它，没有法度规则来治理它，那么国家就将不是他的国家，人民也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所以说：“违背自然的法则，虽一时盈满，后必干涸。”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国君，百姓不相信他们的官吏，上下离心不相和睦，虽然自认为安定，也必将走向危亡。所以说：“上下不和，虽一时安定，也必将危亡。”

【原文】古者，三王^①五伯^②，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桀、纣、幽、厉^③，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④而子孙蒙其祸。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⑤视之往。”

【注释】①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圣君。夏禹、商汤、周文（武）王。②五伯：五个霸主。说法有多种。一般指春秋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③幽、厉：周代昏乱之君幽王与厉王的并称。④困伤：困窘而毁灭。⑤来者：未来者。

⑤来者：将来的事。

【译文】古代的王、五伯，都是君主中有利于天下的人，所以自身显贵而子孙蒙受其恩泽；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都是君主中危害天下的人，所以自身困窘受损，而子孙蒙受其灾祸。所以说：“对当今有怀疑的，可以监察古代；对未来不明白的，可以查看以往。”

【原文】古者，武王地方不过^①百里，战卒之众不过万人，然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世谓之圣王者，知为之术也。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战卒甚众，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戮^②者，不知为之术也。故能为之，则小可以为大，贱可以为贵；不能为之，则虽为天子，人犹夺之。

【注释】①不过：副词。只；仅仅。②戮：羞辱。

【译文】从前，周武王的领土不过方圆百里，士卒的人数不过万人，然而战则能胜、攻则能取，最终成为天子，被世人称为圣王，这是因为他懂得治理天下的方法。夏桀、商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很大，士兵很多，然而却身死国亡，被天下人羞辱，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治理天下的方法。所以，能治理天下，弱小的可以变为强大，卑贱的可以变为尊贵；不能治理天下，即使身为天子，别人也能夺取他的地位。

【原文】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①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夫令出而废，举事而败，此强^②不能之罪^③也。

【注释】①乱主：昏庸无道的君主，暴君。②强：强迫，勉强。③罪：过错，过失。

【译文】贤明的君主衡量人们的力量能够达到，然后再去役使他们。所以命令人们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命令就能执行；役使人们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事情就能成功。昏乱的君主不衡量人们的力量，命令人们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所以命令会废弛；役使人们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所以事情会失败。令出而废弛，做事而失败，这是强为不可为之事的过错。

【原文】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①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②天下之智力^③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故其身劳而祸多。故曰：“独任之国（国旧作图。改之），劳而多祸。”

【注释】①起事：办事。②因：依托，凭借。③智力：才智与勇力。

【译文】贤明的君主不靠自己的智慧，而用圣人的智慧；不靠自己的力量，而用众人的力量。所以凭借圣人的智慧来思考问题，就没有不明白的；用众人的力量来做事，就没有不成功的。能够自己解脱而依靠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来兴起，就会自身安逸而多福。昏乱君主只靠自己的智慧，而不用圣人的智慧；只靠自身的力量，而不用众人的力量。所以他自身烦劳而多祸。所以说：“君主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国家，劳苦不堪而多祸端。”

【原文】明主者，人未之见，而皆有亲心^①焉者，有使民亲之之道

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注释】^①亲心：亲爱的心。

【译文】贤明的君主，在人们还没有见到他时就有亲爱之心，是因为他有使百姓亲近他的办法。因此，他的地位安稳而百姓都来归附。所以说：“对那还未见面就想亲近他的君主，可以去投奔。”

【原文】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①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②父子之亲，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君不言也。

【注释】^①悖：违逆，违背。^②离：离间。

【译文】君主讲话不违背民心，不违背理义，他所讲的话就足以安定天下，人们唯恐他不再多讲。如果所讲之话会离间父子的亲情，疏远君臣的关系，危害天下的百姓，这种话是不能重复的，所以贤明的君主决不会说。

【原文】人主身行^①方正^②，使人有理，遇人有礼，行（旧无行字。补之）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③。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注释】^①身行：操行，品行。^②方正：指人行为、品性正直无邪。^③法式：法度，制度。

【译文】君主品行端正，用人有其道理，待人有其礼节，自身的行为举止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榜样，百姓唯恐他不再这样做。如果自身行为不端正，役使百姓凶狠残暴，待人不讲诚信，其行为举止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不可以重复做的行为。所以说：“不可以重复做的行为，君主不做。”

【原文】言之不可复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贼^①也。故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暴贼，则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灭亡之所从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行之不可复者，有国者之大禁^②也。”

【注释】①暴贼：残暴。②大禁：指在法令、习俗或道德上最禁忌、最避讳之事。

【译文】不可以重复说的话，这种话就是不诚信的；不可以重复做的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残暴的。因此，说话不讲诚信，百姓就不会归附；行为残酷暴虐，天下就会怨恨。百姓不归附，天下有怨恨，这就是国家灭亡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所以贤明的君主禁忌这种言行。所以说：“凡是那种不可重复的言行，都是君主最大的禁忌。”

板法解

【题解】本篇主要论述为政的纲领。明君之明在于能“胜六攻而立三器”，“胜六攻”是强调君主能克服六种干扰，这样才能顺利地建立“三器”。这些施政纲要应刻在板上，作为常法，时时提醒国君，所以名叫“板法”。

【原文】治国有三器^①，乱国有六攻。明君能胜^②六攻而立三器，故国治；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不治。三器者何也？曰：号令^③也，斧钺^④也，禄赏^⑤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⑥也，色也，巧佞^⑦也，玩好^⑧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⑨众，非禄赏无以劝^⑩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则人君无以自守^⑪也。

【注释】①三器：三种治国的手段，指号令、斧钺、禄赏。②胜：克制，制服。③号令：发布的号召或命令。④斧钺：斧与钺。泛指刑罚、杀戮。⑤禄赏：俸禄和奖赏。⑥货：财物，金钱珠玉布帛的总称。⑦巧佞：奸诈机巧，阿谀奉承。⑧玩好：供玩赏的奇珍异宝。⑨威：震慑，使知畏惧而服从。⑩劝：鼓励。⑪自守：自保，自为守卫。

【译文】安定的国家有“三器”，混乱的国家有“六攻”。贤明的君主能制服“六攻”而确立“三器”，所以国家太平；不肖的君主不能制服“六攻”而确立“三器”，所以国家不太平。“三器”是什么呢？就是号令、斧钺、禄赏。“六攻”是什么呢？就是亲信、权贵、财宝、女色、巧言谄媚之人、珍奇玩赏之物。“三器”的作用是什么？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没办法役使臣民，没有斧钺刑罚就没办法威慑民众；没有俸禄奖赏就没办法鼓励百姓。”六攻的害处是什么？回答说：“即使不听号令也可得以存在，即使违犯禁律也可得以免刑，即使没有功劳也可得到财富。”国家有不听号令而可得以保全的现象，号令就不能驱使臣下，有违犯禁律而可得以免刑的现象，斧钺刑罚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没有功劳而可以得到财富的现象，俸禄奖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如果号令不能驱使臣下，斧钺刑罚不能威慑民众，俸禄奖赏不能鼓励百姓，那么君主就没有办法保全自己的地位了。

明法解

【题解】“明法”即严明法度。法度严明，要靠君主不因所亲而赏，不因所憎而罚。《群书治要》节录本篇数段，说明国家制定法令要公正，不能任私意，忠臣务明法术、奸臣使法不明，选拔贤人要“使法择人”，君主行事要依法而行等问题。

【原文】明主者，审于法禁^①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②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③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职^④，此之谓治国。故曰：“所谓治国者。主道^⑤明也。”

【注释】①法禁：刑法和禁令。②分职：各司其职，各授其职。③蔽：隐覆，埋没。④职：常，正常。谓正常的生活及常业。郭沫若等集校：“职既训为常，则不失其所常，正谓不失其恒养耳。”⑤主道：君主治国之道。

【译文】贤明的君主，明悉于法律禁令，于是禁令不可违犯；详察于百官职分，于是职分不容紊乱。因此，群臣不敢行私舞弊，贵臣不能埋没地位低下的人才，近臣不能阻隔远离朝廷者，孤寡老弱不会失去日常的供养。这就是安定、太平的国家。因此说：“所谓安定、太平的国家，是因为君主治国之道英明。”

【原文】法度^①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私意^②者，所以

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弗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③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④焉。故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⑤于法之外。”

【注释】①法度：法令制度。②私意：犹私心。③案：通“按”。依据，按照。④留意：关心，注意。⑤淫意：游心肆意。

【译文】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禁止奸邪的；私心，是滋生祸乱、助长奸邪而危害公正的根源。所以，法度畅行则国家太平，私意盛行则国家混乱。贤明的君主对于自己心中喜爱却无功劳之人，也不予奖赏；对于自己心中憎恶却无罪过之人，也不加惩罚。按照法规制度来检验功过得失，不合法度之事则不去留意。所以说：“先王治理国家，不放纵其心于法度之外。”

【原文】明主之治国也，案赏罚^①（赏罚作其当宜），行其正理。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弗敢避也；夫赏功诛罪者，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②弗去，则害禾谷^③；盗贼弗诛，则伤良民^④。夫舍公法而行私惠^⑤，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⑥而望^⑦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弗为也。故曰“不为惠于法之内”。

【注释】①案赏罚：《管子》原文作“案其当宜”。②草茅：杂草。③禾谷：谷类作物。④良民：旧时指安分守法的百姓。⑤私惠：私人的恩惠。⑥偷幸：苟且侥幸。⑦望：怨恨，责怪。

【译文】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依据事物恰当适宜的原则，按照正确的道理行事。应当赏赐的，群臣不得推辞；应当惩罚的，群臣不敢逃

避。赏功罚罪，是用来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锄掉，就会危害禾苗；盗贼不惩罚，就会伤害良民。如果舍弃国法而施行私惠，就是利于奸邪而助长暴乱；施行私惠而奖赏无功者，就是使人民苟且侥幸而怨恨君主；施行私惠而赦免有罪的人，就是使人民轻视君主而容易去做坏事。舍弃国法而施用私惠，明君是不会做的。所以说：“不在法度之内另行私人恩惠。”

【原文】权衡^①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弗事^②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弗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③，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货财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物^④，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也。”

【注释】①权衡：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权，秤锤。衡，秤杆。②事：侍奉，供奉。③枉法：谓歪曲和破坏法律。④待物：对待他人。

【译文】秤锤秤杆，是用来显示轻重的数量的。然而，人们不侍奉它，并不是因为心中不喜欢利益，而是因为秤锤不能为人们增多或减少称量的数值，秤杆不能为人们减轻或加重称量的数量。人们知道侍奉秤锤秤杆是没有利益的，所以不侍奉它。因此，贤明的君主居于上位，官员就不能枉法，官吏就不能行私。百姓知道侍奉官吏没有利益，所以就不用财物去贿赂官吏。能做到像秤锤秤杆一样公平正直地对待他人，那么奸诈的人就不能营私舞弊了。所以说：“有秤锤秤杆的称量，就无法在轻重上欺骗人。”

【原文】尺寸寻^①丈者，所以得短长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②长；虽卑辱贫

贱，弗为损短^③，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弗能误也。故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注释】①寻：古代长度单位。一般为八尺。②益：增加。③损短：减短。

【译文】尺、寸、寻、丈这些长度单位，是用来量出长短的情况的。所以，用尺寸去量长短，就是量一万次也不会有一次相差。所以，尺寸的计量，即使是面对富裕显贵、人多势盛者，也不会为他而增长；即使是面对卑微屈辱、贫穷下贱者，也不会为他而减短。能做到像尺寸一样公平而无所偏私，那么奸诈之人就不能妄言骗人了。所以说：“有了寻、丈的计量，就不会在长短上出差错。”

【原文】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①主明于度数^②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是故奸邪之所务事者，使法无明，主无寤^③，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与奸邪，不两进之势也。奸邪之在主之侧者，不能勿恶之，惟恶之则必候主间^⑤而日夜危之。人主弗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曰：“忠臣死于非罪^⑥，而邪臣起于非功^⑦。”

【注释】①佐：辅助，帮助。②度数：标准，规则。③寤：醒悟，觉醒。④方正：指人行为、品性正直无邪。⑤间：嫌隙，隔阂。⑥非罪：强加之罪，无罪。⑦非功：无功。

【译文】凡是所谓的忠臣，必是通晓法令政策、日夜辅佐国君而使其明白法规制度的道理，以便治理天下的人。奸邪之臣知道法令政策修明则国家必会安定，国家安定则奸臣就会陷入困境，而通晓法令政

策的人就会尊显。所以，奸邪之人所努力做的事，是使法度不修明、君主不觉悟，而自己就能为所欲为了。因此，品行正直的臣子得到进用，那么奸邪之臣就会困窘而受损了。这就是正直之臣与奸邪之臣不能同时进用的形势。奸邪之臣在君主身边，就不能不憎恶正直之臣；既然憎恶，就必会窥伺君主与正直之臣有嫌隙时而日夜进言危害。如果君主不能明察而听用其言，忠臣就会无罪而被迫害至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得到富贵。所以说：“忠正之臣往往死于无罪，奸诈之臣往往兴起于无功。”

【原文】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主莫弗欲也；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主莫弗欲也；蔽^①欺侵陵^②，人主莫不恶也；失天下，灭宗庙，人主莫不恶也。忠臣之欲明法术，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恶者也。奸臣之擅^③主也，有以私危之，则忠臣无从进其公正之数^④矣。故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注释】①蔽：蒙蔽，壅蔽。②侵陵：侵犯欺凌。③擅：独揽，专。④数：策略；权术。

【译文】富贵尊显、长久地拥有天下，君主没有不向往的；令行禁止、海内无敌，君主没有不向往的。蒙蔽、欺骗、侵犯、欺凌，君主没有不厌恶的；丧失天下、灭绝宗庙，君主没有不厌恶的。忠臣希望使法令政策修明以实现君主之所求，并消除君主所厌恶的事。奸臣独揽君权，就有办法用私术来危害他们，那么忠臣就没有办法进献其公正的策略了。所以说：“无罪的而被处死，无功的而被起用，那么为人臣者自然就会重私而轻公了。”

【原文】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

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攻^①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②者得用；任人而不课^③，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④法不自举焉。故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弗自举也。”

【注释】①战攻：进攻，征战。②妄言：谬说。③课：考核，考查。④专任：单独依靠。

【译文】明主选拔贤人，对号称有勇气的人，就用作战来检验他；对号称有智慧的人，就用做官来检验他。在作战上进行检验而有功劳的，就提拔他；用做官进行检验而事情处理得好的，就任用他。所以，用征战之事来评定勇敢和怯懦，用为官的政绩来评定愚钝和聪慧。所以，勇武、怯懦、愚钝、聪慧的显现，就像黑白一样分明。昏乱的君主则不是这样。听其言论而不试验，所以言谈荒谬者也得以任用；委用人而不考核，所以不肖者也不会困窘。因此，明主依照法度根据其言论来考察他的实际，把官职授于他来考核他的政绩，只依法度来选择而不私自推举。所以说：“先王治理国家，使用法度选择人才，不私自推举。”

【原文】凡所谓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夫破军杀将，战胜攻取，使主无危亡之忧，而百姓无死虏之患，此军士之所以为功者也。奉主法^①，治境内，使强不凌弱，众不暴^②寡，万民欢尽其力，而奉养其主，此吏之所以为功也。匡^③主之过，救主之失，明理义以导其主，主无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④，而主不自与^⑤焉。故曰：“使法量功^⑥，不自度也。”

【注释】①主法：王法。②暴：欺凌，凌辱。③匡：纠正，扶正。④各得其宜：谓人或事物都得到适当的安置。⑤与：参与。⑥量功：考核功绩。

【译文】凡是所谓功劳，就是使君主安定、使万民得利的事。破敌军，杀敌将，战则胜，攻则取，使君主没有危亡的忧虑，使百姓没有死亡、被俘的担忧，这是军士可用来作为功劳的事。奉行国家法令，治理境内政务，使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势众者不欺辱人少势单者，使百姓都欢喜地竭尽其力来奉养君主，这是官吏可用来作为功劳的事。匡正君主的错误，补救君主的过失，阐明理义来引导君主，使君主没有邪僻的行为，没有被蒙蔽欺骗的忧患，这是大臣可用来作为功劳的事。因此，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明确官吏各自的职责，并考核其功绩，有功者受赏，扰乱安定者受罚。惩罚奖赏的施加，各得其宜，而君主不必亲自参与。所以说：“使用法度考核功绩，不用自己衡量。”

【原文】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①，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充^②其言则赏，不充则诛。故言智能者，必有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见过而后废^③之。如此，则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废^④而莫之能举。故曰：“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注释】①事情：事物的真相，实情。②充：符合。③废：黜免。④困废：困顿而废滞。

【译文】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审明是非，考察事实，用法度来衡量，符合法度的就实行，不符合法度的就废止；功绩能符合他所说的就奖赏，否则就予以惩罚。所以，所谓有智谋和才能的人，必定要见到其功绩，而后再举用他；所谓有劣迹败德的人，必定要见到其罪过，而

后才废黜他。这样，贤士就能与君主相通而没有人能嫉妒他，不肖者则受困顿遭废弃而没有人能举用他。所以说：“有才能者不会被埋没，败德之辈也不能伪饰。”

轻 重

【题解】《轻重》篇包含轻重甲、乙、丙、丁……庚，其中丙、庚已经亡佚。“轻重”，即以轻易重，讲述了管仲在齐国造货币、通有无的方法和理论。此篇是《管子》经济思想中的重要理论。主要讨论财政经济与管理工商业的问题，其核心就是利用物价的升降规律去管理财政、增加储备、提高国家富强程度。《群书治要》所选的，则是“素赏之计”“以无易有”，皆出自于《轻重乙》篇。轻重论并非权谋和欺骗，其目的仍是强国富民。

【原文】管子入复^①桓公曰：“终岁^②之租金^③四万二千金，请以一朝素赏^④军士。”桓公即（即作曰）：“诺。”期于泰舟之野朝军士，桓公即^⑤坛^⑥而立，管子执枹^⑦而揖^⑧军士曰：“谁能陷阵^⑨破众者，赐之百金。”三问不对。有一人秉剑^⑩而前，问曰：“几何^⑪人之众也？”管子曰：“千人之众。”曰：“千人之众，臣能陷之。”赐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张，谁能得卒长^⑫者，赐之百金。”问曰：“几何人卒之长也？”管子曰：“千人之长。”“千人之长（旧无千人之长四字。补之。千人上疑脱曰字），臣能得之。”赐之百金。管子又曰：“谁能听旌旗^⑬之所指，而得执将^⑭首者，赐之千金。”言能得者累千人^⑮，赐之人千金；其余言能外^⑯斩首者，赐之人十金。一朝素赏四万二千金，廓然^⑰虚。

【注释】①入复：马非百曰：“入复，犹今言向上汇报。”②终岁：终年，整

年。③租金：出租者所收或承租者所付的租赁田地房屋之类的代价。④素赏：预先行赏。⑤即：乘；登。⑥坛：高台。古代祭祀天地、帝王、远祖或举行朝会、盟誓及拜将的场所，多用土石等建成。⑦枹：鼓槌。⑧揖：拱手行礼。⑨陷阵：攻入敌人的营垒或阵地。⑩秉剑：意谓持剑。⑪几何：犹若干，多少。⑫卒长：古代军队百人为卒，其长官称卒长。⑬旌旗：旗帜的总称。⑭执将：主将。⑮千人：何如璋云：“‘千人’当作‘十人’。”今译文从何说。⑯外：安井衡云：“外，出列迫敌也。”⑰廓然：空虚貌。

【译文】管子向桓公报告说：“全年的地租收入有四万二千金，请用一个早晨预先赏给军士。”桓公说：“可以。”于是约定在泰舟之野召集军队。桓公登坛站立，管子拿着鼓槌向士兵们拱手行礼说：“谁能冲锋陷阵，击败敌众，就赐给他百金。”问了三遍无人应答。有一人持剑向前，问道：“多少人的敌众呢？”管仲说：“一千人的敌众。”此人说：“一千人的敌众，臣能攻破。”于是赐给他百金。管仲又说：“在短兵相接、弓弩大张的激战中，谁能擒获敌军卒长，就赐给他百金。”一人问：“多少人的卒长？”管仲说：“一千人的卒长。”此人说：“一千人的卒长，臣能擒获他。”于是赐给他百金。管仲又说：“谁能按旌旗所指的方向，取回敌军主将的首级，就赐给他千金。”说自己能做到的共有十人，于是赏赐每人千金。其余自报能杀敌斩首的，赐给每人十金。一个早晨的预先行赏，四万二千金一扫而空。

【原文】桓公惕然^①大息^②曰：“吾曷以识此？”管子曰：“君勿患，且使外为名于其内，乡为功于其亲，家为德于其妻子。若此，则士必争名^③报德，无北^④之意矣。吾举兵而攻，破其军，并其地，则非特^⑤四万二千金之利也。”公曰：“诺。”

【注释】①惕然：惶恐貌，忧虑貌。②大息：亦作“太息”。大声长叹，深深

的叹息。③争名：争名望或争名誉。④北：败逃。⑤非特：不仅，不只。

【译文】桓公忧虑地叹息说：“我如何理解这种赏赐呢？”管子回答说：“君主不要担心，只须对外显扬他们的名声于国内，在乡里为他们的父母记功，在他们的家中给他们的妻子施予恩德。这样，士兵们必然会争取名声，报答君恩，就没有临阵败逃的想法了。我们举兵进攻，打败敌军，占领敌国土地，那就不仅仅是四万二千金的好处了。”桓公说：“好。”

【原文】乃戒大将^①曰：“百人之长，必为之朝礼；千人之长，必拜而送之。降两级，其有亲戚者，必遗^②之酒四石、肉四鼎；其无亲戚者，必遗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岁，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谏其夫。曰：“见礼^③若此，不死列阵，可以反^④于乡乎？”

【注释】①大将：古代军队中的中军主将。亦指主帅。②遗：给予，馈赠。③见礼：受到礼遇。④反：还归，回。

【译文】于是告诫军中主将说：“统领百人的军官来进见，一定要向他施以朝礼参拜；统领千人的军官来进见，一定要下两级台阶拜而相送。对那些有父母的，一定要送给他们酒四石、肉四鼎；对那些没有父母的，一定要送给他们的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这种办法推行了半年，父亲教导儿子、兄长教导弟弟、妻子劝告丈夫，都说：“我们受到国家如此的礼遇，如果不死战于阵前，还有面目返回家乡来吗？”

【原文】桓公终举兵攻莱^①，战于莒^②，鼓旗^③未相望，而莱人大遁^④。故遂破其军，兼其地而虏其将。故未列地^⑤而封，未出金而赏，破莱军，并其地，禽^⑥其君。此素赏之计也。

【注释】①莱：古国名。今山东省黄县东南有莱子城，即古莱国旧址。②莒：西周诸侯国名。故址在今山东省莒县。③鼓旗：鼓和旗。古代军中用以指挥战斗的工具。④遁：逃跑。⑤列地：犹列土。谓分封土地。⑥禽：“擒”的古字。俘获，被俘，制伏。

【译文】桓公终于发兵攻打莱国，交战于莒地。在双方还未互相看到旗鼓时，莱国人就大肆溃逃了。于是趁势击破了莱国的军队，兼并了莱国的土地，俘虏了莱国的将领。因此，国家还没有裂地封爵，也没有出钱行赏（因为攻占莱国后所得不止四万二千金），就攻破了莱国的军队，吞并了莱国的土地，擒获了莱国的君主。这就是“素赏”之计（国家实际上不付出赏金的计策）。

群书治要卷三十三 晏子 司马法 孙子兵法

晏子

【题解】《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齐国丞相晏婴言行活动的一部书，成书于战国时期，西汉刘向曾对其加以整理，分为内篇六卷和外篇二卷，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清末苏舆、张纯一分别著有《晏子春秋校注》，现代吴则虞著有《晏子春秋集释》。今本《晏子春秋》共八篇，分二百一十五章，每章记述一事。其中以晏子即事劝谏景公治国利民、贤明为政的内容居多。晏子或犯颜直谏，析义明理，或婉言讽劝，发人自省，表现了一位国家重臣忠心耿耿地辅弼君主的崇高责任感。此类篇章大多以记言为主，而略于记事。书中较富于文学意味的，是记述有关晏子行事的一些传说故事。表明晏子是一位临危不惧、慢国恤民、廉洁奉公、善于辞令的大臣。

晏婴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他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而称道于齐国。晏子尚“礼”，反对齐君对人民的掠夺和榨取，反对统治者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主张省刑薄赋，提倡节俭廉政、仁爱惠人，这些都值得后世之人借鉴。其对为君为臣之道的论述，指出为君者要以仁德为政，为臣的要选拔推举贤能之人，均为至论。

《群书治要》节录《谏上》七章，《谏下》三章，《问上》十五章，《问下》五章，《杂上》八章，《杂下》四章，合计四十二章内容，从中可

见晏子形象之一斑。

【作者简介】晏婴（公元前595年—公元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又称晏子，夷维人（今山东高密）。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齐灵公二六年（公元前556年），继其父晏弱任齐卿，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前后从政五十六年，声名显于诸侯，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内辅国政，主张修文德，要求齐君善理政事，多关心人民疾苦。对外他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出使不受辱，使楚时曾舌战楚王，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晏子生活节俭，谦恭下士，闻过则喜。孔子赞他是“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头脑机灵，能言善辩。他生性乐观，对生死淡然视之，活到九十五岁。

谏 上

【题解】本篇主要通过晏子对齐景公的谏言告诫君王：欲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坚持“礼”不可废；存“仁爱”之心以行“仁政”；亲“贤德”而远“小人”，以“德”治国；日“三责”己身以反躬自省。“礼”坏则国将崩，失“仁爱”则民怨将积，亲“小人”则国将蔽矣。如此国乱将至矣。

【原文】景公^①饮酒数日，释^②衣冠（释衣冠原作去冠被裳），自鼓盆瓮^③，问于左右^④曰：“仁人^⑤亦乐此乐^⑥乎？”梁丘据^⑦对曰：“仁人之耳目犹人^⑧也，夫何为独不乐此乐也？”公令趋驾迎晏子，晏子朝服^⑨以至。公曰：“寡人甚乐，欲与夫子同此乐，请去礼。”对曰：“群臣皆欲去礼以事君，婴恐君之不欲也。今齐国小童，自中以上，力皆过，又能胜君，然而不敢者，畏礼义也。君（君应作上）若无礼，无以使下；下若无礼，无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婴闻之，人君无礼，无以临其一（原无一字）邦^⑩；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⑪？’故礼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⑫，无良^⑬左右，淫蛊^⑭寡人，以至于此，请杀之。”晏子曰：“左右无罪。君若无礼，则好礼者去，无礼者至；君若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矣。”公曰：“善。”请易衣冠，粪洒改席^⑮。召晏子。晏子入门，三让升阶^⑯，用三献礼^⑰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彻酒去乐，曰：“吾以章^⑱晏子之教也。”

【注释】①景公：齐景公（？—公元前490年），姜姓吕氏，名杵臼，春秋后期齐国国君，齐灵公之子，齐庄公之弟，公元前547年至公元前490年在位，共五十八年，是齐国执政最长的一位国君。②释：解也。③瓮：盛酒的坛子。④左右：近臣，侍从。⑤仁人：有德行的人。⑥亦乐此乐：第一个乐，喜爱，喜欢。第二个乐，快乐，欢乐。⑦梁丘据：生卒年无考，名丘据，字子犹，春秋时齐国的大夫，很受齐国君主齐景公的宠信。⑧犹人：谓如同别人。⑨朝服：古时君臣朝会时所穿的礼服，举行隆重典礼时亦穿着。⑩临其一邦：临，治，治理。一邦，古代诸侯的一个封国，亦指一方。⑪胡不遄死：胡，为什么。遄，迅速。⑫不敏：不明达，不敏捷。常用来表示自谦。⑬无良：没有好的。⑭淫蛊：惑乱。⑮粪洒改席：粪洒，洒扫。改席，改换座席，对客人表示尊敬的举动。⑯三让升阶：三让，古相见礼，主人三揖，宾客三让。升阶，自堂下拾级而上。⑰三献礼：古代郊祭时，陈列好供品之后行三次献酒，即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此即是三献礼的由来。⑱章：表彰，显扬。

【译文】景公嗜好饮酒，有一次竟连饮数日，尽兴之时，摘掉帽子脱去衣裳，亲自敲击酒坛子。他问身边的近臣：“仁德之人也喜好此乐吗？”梁丘据回答说：“仁德之人的耳朵眼睛，同别人都一样，他们为何偏偏不喜好此乐呢？”于是景公令下臣驾车去请晏子。晏子身穿朝服而来。景公说：“我今天很高兴，愿与先生共同饮酒作乐，请你免去君臣之礼。”晏子答道：“假如群臣都免去礼节来侍奉您，恐怕君主您就不愿意了。现在齐国的孩童，凡身高中等以上的，力气都超过我，也能胜过您，然而却不敢作乱，是因为畏服礼义啊！君主假如不讲礼义，就无法命令臣下；臣下如果不讲礼义，就无法侍奉君主。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就是因为有礼义啊！我听说，君主如果不讲礼义，就无法治理国家；大夫如果不讲礼义，底下官吏就会不恭不敬；父子之间不讲礼义，家庭就必有灾殃。《诗经》中说：‘人如果不遵守礼义，不如赶快’

去死。’可见礼义不可免除啊！”景公说：“我自己不聪敏，也没有好的近臣，加之他们还迷惑、引诱我，才至于如此，请处死他们！”晏子说：

“身边的近臣没有罪。如果君主不讲礼义，那么讲究礼义之人便会悄然离去，不讲礼义之人就会纷至沓来；君主如果讲究礼义，那么讲究礼义之人就会纷至沓来，不讲礼义之人便会悄然离去。”景公听后说道：“先生说得是啊！”于是景公要求更换衣冠，并令下人洒扫庭院，更换坐席，然后重新召见晏子。晏子进入宫门，经过三次谦让，才登上台阶，采用“三献之礼”。随即，晏子再行拜别之礼，准备离去，景公以礼拜别，然后命令下人撤掉酒宴，停止音乐，并对身边臣子说：“我这么做是为了显扬晏子的教诲。”

【原文】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①。公被狐白之裘^②，坐于堂侧阶^③。晏子入见，立有间^④，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⑤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闻命^⑥矣。”乃命出裘发粟以与饥寒。孔子闻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旧无能字。补之）行其所善。”

【注释】①不霁：雨雪未晴。②狐白之裘：《说文》：“裘，皮衣也。”狐裘的价值也并不一，狐腋下之皮毛最为轻暖，因而是最高级的。狐腋纯白，所以又称狐白裘。古书中提到这种裘的地方很多，都反映了服之者的高贵身份。③堂侧阶：坐在殿堂侧边的台阶上。张纯一校注曰：“当依《群书治要》《北堂书钞》作坐于堂侧阶。纯一今从之。”④有间：有一定时间，有顷。⑤逸：安适，安逸。⑥闻命：闻命接受命令或教导。

【译文】景公在位期间，有一年接连三天大雪而不见晴。景公身披狐白裘衣，坐在殿堂侧边的台阶上。晏子进见景公，站立片刻后，景公

说：“真奇怪呀！大雪纷飞下了三日，但天气却不寒冷。”晏子问道：“天气真的不寒冷吗？”景公笑了。晏子接着说：“据我所知，古代的贤明君主，自己吃饱时，便想到挨饿的百姓；自己穿暖时，便想到受冻的百姓；自己生活安逸时，便想到劳苦的百姓。而您现在却感觉不到啊。”景公听了后说：“说得有道理，我听从您的教诲。”于是，景公下令取出库中的皮衣，开放粮仓，救济那些挨饿受冻的百姓。孔子听说此事后称赞道：“晏子是能表明自己意愿的臣子，景公是能实施晏子仁政思想的君主。”

【原文】淳于^①人纳女^②于景公，生孺子荼^③，景公爱之。诸臣谋欲废公子阳生^④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上当有曰字）：“不可。夫以贱匹^⑤贵，国之害也；置子（置子应作置大）立少^⑥，乱之本也。夫阳生长而国人戴^⑦之，君其勿易^⑧。夫服位有等^⑨，故贱不陵^⑩贵；立子有礼，故孽不乱宗^⑪。废长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爱。长少无等，宗孽无别，是设贼树奸^⑫之本也。君其^⑬图^⑭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乐也。以为乐淫则哀，非不知立^⑮爱也，以为义失而忧。是故制乐以节^⑯，立子以道。若夫持谗谀^⑰以事君者，不足以责信^⑱。今君用谗人之谋，乱^⑲夫之言，废长立少，臣恐后人之有因君之过以资^⑳其邪，废少而立长，以成其利者。君其图之！”公不听。景公没，田氏^㉑杀荼立阳生，杀阳生立简公^㉒，杀简公而取齐国。

【注释】①淳于：县名，在北海。地志云：“淳于，国名，在密州安丘县东三十里，古之州国，周武王封淳于国。”②纳女：谓献女于天子、诸侯等。《礼记·曲礼下》：“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于国君，曰备酒浆；于大夫，曰备埽洒。”③孺子荼：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489年，姜姓，吕氏，名荼。鲁哀公六年齐景公病重，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吕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东莱。不久田乞（陈乞）发动宫廷政变，迁晏孺子于骀，弑杀幼君吕荼，逐晏孺子母芮子，

与诸大夫另立年龄较长的吕阳生为新君。晏孺子在位仅十个月而亡。④阳生：齐悼公，姜姓，吕氏，名阳生。田乞立齐悼公，开齐国田氏贵族专齐政的先河。齐大夫鲍牧与齐悼公有矛盾，悼公听信馋言杀鲍牧于路邑，立其子鲍息以存鲍叔牙之祀。田乞独相齐国。⑤匹：相配，相比，相当。⑥置子立少：废太子而立少子。置，废弃，舍弃。子，即太子。《国语·周语中》：“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⑦戴：尊奉，推崇，拥护。《国语·周语上》“庶民不忍，欣戴武王。”⑧易：改变，更改。《书·盘庚（中）》：“今予告汝不易。”⑨服位有等：服饰及职位有等级的差别。⑩陵：超越，越过，凌驾。《礼记·学记》：“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之摩。”⑪孽不乱宗：孽，庶子，妾子。宗，宗子，嫡长子。⑫设贼树奸：设，设置，安排。贼，伤害，祸害。树，树立，建立。奸，奸邪，罪恶。张纯一校注曰：“设、施也。贼、害也。树、植也。奸、乱也。”⑬其：副词，表示祈使，犹当，可。⑭图：考虑，谋划，计议。⑮立：建树，成就。《论语·为政》：“三十而立。”⑯制乐以节：遏制享乐以守节操。孔颖达解释：“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制事以节，其道乃亨。”节，操守，节操。⑰谗谀：谗，在别人面前说陷害某人的坏话。《左传·昭公五年》：“败言为谗。”谀，谄媚，奉承。《庄子·渔夫》“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谀毁、阿谀之言。⑱责信：信任。⑲乱：横暴无道。《管子·君臣下》：“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⑳资：资助，供给。㉑田氏：指陈完，后改名田完，即田敬仲。㉒简公：即齐简公，原名姜壬，齐悼公之子。悼公被杀后继位，后为丞相田恒所杀。

【译文】淳于国的人献美女给景公，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荼。景公很喜欢他。许多大臣便谋划废掉长子阳生，立荼为太子。景公将此事告知晏子，晏子说：“不可！荼地位低贱，阳生地位尊贵，以贱庶当嫡贵，是国家的祸患；废太子而立幼子，是混乱的根源。阳生年长且全国人民拥戴他，您还是不要改换太子吧！人的地位职务有等级，所以地位低贱者不可超越地位尊贵者；立太子也有礼法，所以妾子不可干

扰嫡长子。若废长立幼，便不能教育下属，尊奉妾子而贬低嫡长子，不利于兄弟的亲爱，对所宠爱的孩子也不利。年龄长幼没有等次之分，嫡长子同妾子没有区别，这是留下灾害、种下祸乱的根源。您可要认真考虑！历代的英明君主，并非不懂得尽情享乐，而是认为沉溺于情欲享乐就会乐极生悲；并非不知道成就其所爱，而是认为丧失了道义就会出现忧患。所以要遏制享乐而应有所节度，立太子时也应依从礼法。至于那些用谗言、阿谀来侍奉君主的人，是不可以信任的。如今您若采纳进谗者的谋划，听信奸邪无道者的言论，从而废长子立幼子，我恐怕以后有人会利用君上的过错来助长其邪恶，通过废幼子而立长子来实现他们的利益。君上可要认真考虑！”景公不听。死后不久，田氏杀死国君荼，立阳生为国君；后来又杀死阳生，立简公为国君；再后来杀死简公，最终夺取了齐国政权。

【原文】景公燕^①赏于国内，万钟^②者三，千钟者五，命三出而职计^③之（筴之当作莫之从三字）。公怒，令之（无之字）免职计^④，命三出而士师^⑤筴（筴之作莫之从三字）之。公不悦。晏子见，公谓晏子曰：“寡人闻君国者，爱人则能利之，恶人则能疏^⑥之。今寡人爱人不能利，恶人不能疏，失君道^⑦矣。”晏子曰：“婴闻之，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⑧臣从谓之逆。今君赏谗谀^⑨之臣，而令吏必从，则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爱，以亲（亲当作劝）善^⑩也；其去恶^⑪，以禁暴^⑫也。昔者，三代^⑬之兴也，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故明所爱而贤良众^⑭，明所恶而邪僻灭^⑮，是以天下平治，百姓和集^⑯。及其衰^⑰也，行安简易^⑱，身安逸乐^⑲，顺于己者爱之，逆于己者恶之。故明所爱而邪僻繁^⑳，明所恶而贤良灭^㉑，离散^㉒百姓，危覆^㉓社稷^㉔。君上不度^㉕圣王之兴，而下不观惰君^㉖之衰，逆政之行，有司^㉗不敢争^㉘，以覆社稷，危宗庙^㉙矣。”公曰：“寡人不知也，请从士师之策^㉚。”

【注释】①燕：通“宴”，宴饮，宴请。《诗·小雅·南有嘉鱼》：“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②万钟：指优厚的俸禄。钟，古量名。张纯一校注曰：“问下十七章、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为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昭三年左傅杜注：‘钟六斛四斗’。”③职计筴：职计，掌财务的官吏。筴，“策”的异体字，箝制，莫之从。张纯一校注曰：“职计犹今言会计。孙云、职计、官名。俞云、职计莫之从、士师莫之从、文义甚明。令三出而莫之从、正见其持之。”④计：总计。⑤士师：官名，亦作“士史”，古代执掌禁令刑狱的官名。古代兵刑不分，故用士或士师作为刑官之称。⑥疏：疏远，不亲近。《荀子·修身》：“谄谀者亲，谏争者疏。”⑦君道：为君之道。张纯一校注曰：“君臣皆顺于道、是之谓君君臣臣。荀子《臣道篇》曰：‘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⑧君僻：谓国君邪僻不正。僻，邪僻，偏离正道。张纯一校注曰：“君臣皆逆于道、是之谓君不君臣不臣。”⑨谗谀：谗毁和阿谀。⑩亲善：亲近友善，又作劝善，勉励为善。⑪恶：厌恶，讨厌，憎恨。⑫禁暴：亦作“禁兢”，制止暴乱，制止强暴。《周礼·地官司市》：“以刑罚禁兢而去盗。”⑬三代：指夏、商、周。⑭贤良众：贤良，是指有德行或才能的人。众，许多的意思。⑮邪僻灭：邪僻，品行不端的人。灭，消失，丧失。《管子·正世》：“邪僻，乖谬不正。”⑯和集：同“和辑”。⑰衰：衰微，衰亡。《易·杂卦》：“《损》《益》，盛衰之始也。”⑱简易：随便，不拘礼节，为人简易，无威仪。⑲逸乐：闲适安乐，安逸享乐。⑳繁：多。张纯一校注曰：“孙云、繁当为繇。”㉑贤良灭：有德行的人减少。㉒离散：分离，分散。张纯一校注曰：“离则乖违而不和、散则逃亡而不集。”㉓危覆：倾覆。张纯一校注曰：“危、败也。覆、灭也。”㉔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社，土神。稷，谷神。旧时亦用为国家的代称。㉕度：图谋，谋划。㉖惰君：私欲炽盛，败国之君。惰，懒，懈怠，与“勤”相对。张纯一校注曰：“惰君私欲炽盛、与圣王反、故衰。”㉗有司：官吏。㉘争：同“诤”，强谏，规劝，谏诤。《荀子·子道》：“父有争子，不行无理。士有争友，不为不义。”㉙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朝廷和国家政权的代称。㉚策：计谋，谋略。

【译文】景公设宴对臣子进行赏赐。其中，受到万钟赏赐者三人，受到千钟赏赐有五人。尽管赏赐命令下达多次，可是掌管财物的职计官却不从。景公大怒，命令罢免职计官，但命令下达多次，掌管刑狱的士师也不听从。景公很不高兴。晏子拜见景公，景公对晏子说：“寡人听说主宰国家者，爱谁就能给谁利益，厌恶谁就会疏远谁。而今我喜爱谁却不能给谁利益，厌恶谁却不能疏远谁，这是失去当君的准则了。”晏子说：“我也听说，君主公正而臣子服从称为顺从；君主不正而臣子服从称为背叛。如今赏赐谗毁阿谀之人，却让职计官吏一定服从，那就是让君主失去其执政之原则，让臣子有失其职守了。先王确立其所爱，是为了鼓励善行，确立厌恶是以此禁止凶暴。昔日，夏、商、周三代兴盛之时，有利于国家之人，君主就喜爱他；对有害于国家之人，君主就厌恶他。所以，明确其所爱，天下贤良的人就增多；明确其所恶，邪僻的人就消失。因此，天下清明，百姓和谐安定。然而，到三代衰落之时，其君主行为安于放逸，不拘礼节，自身安于纵欲享乐。顺从自己意愿的人，君主就喜爱他；违背自己意愿的人，君主就厌恶他。所以，明确了所喜爱的，天下邪僻的人就多了；明确了所厌恶的，天下贤良的人就消失了。百姓流离失散，国家危亡。今天君上您既不思考圣贤君主兴盛的原因，又不观察怠惰君主衰亡的原因，以吸取经验教训；对违逆时政的行为，主管官吏们不敢诤谏，以至国家倾覆，危及宗庙。”景公听后说：“寡人不知道这些情况啊，请按照士师的建议办理吧。”

【原文】景公观^②于淄上^②，喟然^③而曰：“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子孙，岂不乐哉？”晏子对曰：“婴闻之，明王不徒^④立^⑤，百姓不虚至^⑥。今君以政乱国^⑦，以行弃民^⑧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难乎？婴闻之，能长保国者，能终善者也。诸侯^⑨并立^⑩，能终善者为长^⑪；列士^⑫并立，能终善者为师。昔先君桓公，方任贤^⑬而赞德之时，亡国^⑭恃以存^⑮，危国^⑯仰以安^⑰，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⑱其德；行远征暴^⑲，劳者不疾^⑳；驱

海内使朝天子，诸侯不怨。当是时，盛君^{②①}之行，不能进^{②②}焉。及其卒而衰，怠^{②③}于德而并于乐，身溺^{②④}于妇侍^{②⑤}，而谋因于竖刁^{②⑥}。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宫^{②⑦}而不举^{②⑧}，虫出而不收^{②⑨}。当是时也，桀纣^{②⑩}之卒，不能恶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②⑪}。’不能终善者，不遂其国^{②⑫}（国当作君）。今君临民若寇讎^{②⑬}，见善若避热^{②⑭}，乱政而危贤，必逆^{②⑮}于众，肆欲^{②⑯}于民，而虐诛^{②⑰}其下，恐及于身矣。婴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②⑱}，则持节^{②⑲}以没世矣。”

【注释】①观：观察，察看，观赏。②淄上：在淄河边上。淄，今山东省内的淄河。③喟然：形容叹气的样子，感叹、叹息貌。④不徒：不白白地。《墨子·修身》：“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⑤立：立身，立足。《易·恒》：“君子以立易方。”⑥不虚至：谓百姓不会凭空来归附。⑦乱国：搞乱国家。张纯一校注曰：“信用谗佞、赏无功、罚不辜、是之谓以政乱国。”⑧弃民：抛弃民众。张纯一校注曰：“内宠之妾迫夺于国、外宠之臣矫夺于鄙、执法之吏并苛百姓、是之谓以行弃民。”⑨诸侯：古代帝王所分封的各国君主。⑩并立：同立，同时存在。《庄子·则阳》：“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⑪长：君长，领袖，首领。《孟子·梁惠王下》：“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⑫列士：即元士，古称天子之上士，别于诸侯之士。烈士，有志于建功立业之士。《国语·鲁语下》：“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⑬任贤：委用德才兼备的人。《书·大禹谟》：“任贤勿贰，去邪勿疑。”⑭亡国：将亡之国。⑮恃以存：恃，依赖，仗着。以存，得以人活着，保留，留下。⑯危国：谓局势不安宁，面临危急的国家。《战国策·东周策》：“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⑰仰以安：国家依靠它得以安定。仰，依赖，依靠。《管子·君臣上》：“夫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⑱高：尊崇，推崇。⑲征暴：征，用武力制裁，讨伐。暴，指强暴凶恶的人或行为。⑳不疾：不怨恨。张纯一校注曰：“本大义征不义、故虽劳不怨。”㉑盛君：圣明的君主。㉒进：超过。张纯一校注曰：“卢云、言不能

有加也。”②③怠：懈怠，懒惰。《书·大禹谟》：“汝惟不怠，总朕师。”②④溺：沉湎，无节制。②⑤妇侍：宫中奉侍帝王的妇女。②⑥竖刁：生卒不详，又名竖刀，春秋时齐国宦官。春秋时齐桓公的宦官寺人貂谄事桓公，颇受宠信。桓公卒，诸公子争立，寺人貂等恃宠争权，杀群吏，立公子无亏，齐国因此发生内乱。后世用“竖刁”或“竖刀”蔑称寺人貂。亦以泛指阉宦奸臣。②⑦胡宫：寝宫，亦偁寿宫。张纯一校注曰：“孙云、史记正义引颜师古云、身死乎寿宫、胡之言胡寿、盖一宫二名。纯一案胡宫、即齐先君胡公静之宫。胡公寿考、故亦偁寿宫。”②⑧不举：此处指不发丧。②⑨虫出而不收：齐桓公死六十天不安排下葬，那些尸虫都已经繁殖成堆，爬出了房间外而不收。③⑩桀、纣：桀和纣，相传都是暴君，桀纣后泛指暴君。③⑪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没有不能善始的，可惜很少有能善终的。多用以告诫人们为人做事要善始善终。靡，无；初，开始；鲜，少；克，能。③⑫不遂其国：不能功成善终君王之位。张纯一校注曰：“言不能终其君之位”③⑬寇讎：亦作“寇仇”，仇敌，敌人。《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后因以“视为寇讎”比喻极端仇视。③⑭避热：谓天气炎热时暂居凉爽之地。③⑮逆：违背，拂逆。《书·太甲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③⑯肆欲：犹极欲，任性。③⑰虐诛：严其责罚，残暴地杀害下属。虐，残暴，凶残。③⑱革：告诫。张纯一校注曰：“孙云、仓颉篇革、戒也。说文譱、更也。革省文。”③⑲持节：保持节操。

【译文】景公到淄河边观赏，叹息着说：“哎！假如国家可以长期存在，并传给子孙后代，这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吗？”晏子答道：“我听说过，英明的君主不是随随便便能当的，百姓也不是凭白无故就来归附的。如今，您因为施政有误使国家混乱；因为行为失当抛弃百姓已有很长时间了，却想保有国家，不是很难吗！我听说，能够保持国家长久者，是能自始至终行善政的人。诸侯并立于世，自始至终能行善政者可为首领；众多士人并立于朝，自始至终能行善事者，可以为师。过去先王

桓公，初期任用贤才、崇尚道德的时候，将亡之国依靠他得以恢复，面临危急的国家依仗他得以安定；因此百姓喜欢他的政策，世人推崇他的道德。他出兵远征讨伐残暴之人，人民劳苦并不痛恨他；驱使天下诸侯去朝拜周天子，诸侯也都不怨恨他。在那个时期，盛名君主的德行都不能超过他。到他最终衰败时，懒于修德而纵情享乐，自身沉湎于女色侍从之中，谋划、决策依靠奸臣竖刁。因此，百姓苦于他的政令，世人也都责备他的行为，所以最后他死在寝宫都无人为之发丧，尸体上的蛆虫爬出门外，仍没有人收殓。按当时这种情况，即使夏桀和商纣的死亡，也没有糟糕到这种程度啊！《诗经》中记载：‘没有不能善始的，可惜很少有能善终的。’不能从始至终行善政的人，是不成功的国君。如今您治民就如同面对讎敌一样；看到善行就如同躲避炎热一般；既搞乱政治，又危害贤良，这样必然违背民心，极尽私欲搜刮民财；并残暴地杀害下属，恐怕要祸及自身了。我已经年迈，不能久事君上了，君上若不能改行更正，也应当有所节制保持到终身啊！”

【原文】景公出游，北面望睹^①齐国^②，曰：“呜呼！使^③古而无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④以人之没^⑤为善^⑥，仁者息焉^⑦，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无死，丁公^⑧（丁公下有太公二字）将有齐国，桓、襄、文、武^⑨，将皆相之，吾君将戴笠^⑩、衣褐^⑪，执铍耨^⑫，以蹲行畎亩^⑬之中，孰暇患死^⑭！”公不悦。无几何，梁丘据乘（乘作御）六马^⑮而来，公曰：

“据与我和^⑯者夫！”晏子曰：“此所谓同也。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君甘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公不悦。无几何，公西北（北作面）望，睹箕星^⑰，召伯常骞^⑱使攘^⑲而去之。晏子曰：

“不可。此天教^⑳也，以诫不敬。今君若设文^㉑而受谏，虽不去箕星，将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乐，政不饰^㉒而宽于小人，近谗^㉓好优^㉔，何暇在（在疑去）箕，莠^㉕又将见矣。”公不悦。无几何，晏子卒，公出屏而立^㉖曰：“呜呼！昔者从夫子而游，夫子一日而三责我。今孰责寡人哉？”

【注释】①睹：看见，观看。②国：指国都。③使：假使。《国语·吴语》：“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④上帝：远古的帝王。《素问·六节藏象论》：“歧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王冰注：“上帝，谓上古帝君也。”⑤没：通“歿”，死。张纯一校注曰：“没亦死也。”⑥善：吉祥，好，美好。⑦仁者息焉：有德行的人休息了。⑧伏：隐藏，埋伏，休息寝伏。⑨丁公：齐丁公（？—公元前976年），姜姓，原名吕伋，齐太公之子。为西周初期的齐国君主，是齐国始祖齐太公的儿子和继任者。⑩桓、襄、文、武：齐桓公、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⑪戴笠：用竹篾或棕皮编制的遮阳挡雨的帽子。笠，竹编雨帽。⑫衣褐：粗布或麻制的短衣，借指贫贱者。⑬执铤耨：执，拿，持。铤耨，亦作“铤耨”，铤和耨，锄田的用具。⑭蹲行吠畝：蹲行，屈两腿如坐、臀部不着地。吠畝，田亩，农田。⑮孰暇患死：哪里还有闲暇忧患生死呢？孰，疑问词，怎么，哪里。暇，闲暇，空闲。⑯乘六马：乘，作御，驾驭车马。周时为六艺之一。六马，谓驾车之马众多。孔颖达疏：“经传之文，惟此言六马。汉世此经不传，余书多言驾四者。”古代等级制度规定，天子才可以驾六匹马拉的车，诸侯可驾四马，如果景公驾六马，大夫驾四马，皆为僭越。现在梁丘据驾六马，更是违犯制度。⑰和：同，适中，恰到好处。⑱彗星：俗称扫帚星，古代被认作妖星。《管子·轻重丁》：“国有彗星，必有流血。”⑲伯常骞：生卒不详，字伯常，名骞。齐祝官。张纯一校注曰：“孙云、伯常骞、字伯常名骞。”⑳攘：除掉，清除。《广韵》：“攘，除也。”祈祷以求福除灾。㉑天教：上天示意，以为教诲。㉒设文：谓借助天象以自警惕。㉓饰：整治，整顿。《管子·四称》：“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㉔谗：指奸邪之人。㉕优：古代表演乐舞、杂戏的艺人。㉖蒞：亭星。《谷梁传·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蒞于北斗，蒞之为言犹蒞也。”㉗屏而立：屏，照壁，对着门的小墙。立，亦作“泣”。

【译文】景公外出游览，向北仰望，看到齐国都城，感叹道：“啊！

假如自古以来没有死亡，该如何呢？”晏子说：“以前，将人的死亡看成好事，仁德之人可得以休息了，不仁德者也终于藏伏了。假如自古以来没有死亡，那么丁公、太公将永远享有齐国，桓公、襄公、文公、武公都将辅助他，君主您也就只能戴着斗笠，穿着布衣，手持大锄小锄蹲行、劳作于田野之中，哪里还有功夫忧虑死亡呢？”景公很不高兴。没有多久，梁丘据乘着六马大车从远处赶来。景公说道：“梁丘据是与我和谐的人啊！”晏子说：“这只是气味相投。所谓和谐，用口味做比方，君主如果尝出甜味，臣子就应尝出其中的酸味；君主觉得味淡，臣子就应尝出其中的咸味。就梁丘据而言，君主说是甜味儿，他就说是甜味儿，此称为气味相投，怎能称为和谐呢？”景公又不高兴。过了一会儿，景公向西望去，看见了彗星，便召见伯常骞，叫他进行祈祷除灾祸，让彗星隐去。晏子说：“不可，这是上苍在教诲人们，用以警戒不恭敬的行为。现在您如果修文德、纳谏言，即使不祈祷彗星隐去，它也会自行消失。而您现在好酒贪杯且连日作乐，不整改朝政，却宽容小人、亲近谗佞、喜欢伶人歌舞，岂止彗星出现，连孛星也会出现。景公更不高兴。此后没有多久，晏子就去世了。景公走出门外，背靠照壁而立，叹息说：“以前先生伴我出游，一天之内三次责备我，如今有谁来责备我呢？”

【原文】景公射鸟，野人^①骇^②之，公令吏诛^③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闻之，赏无功谓之乱^④，罪^⑤不知谓之虐^⑥，两者先王之禁也。以飞鸟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无仁义之心，是以从欲^⑦而轻诛也。夫鸟兽固人之养也，野人骇之，不亦宜^⑧乎？”公曰：“善。自今以来，弛^⑨鸟兽之禁，无以拘^⑩民。”

【注释】①野人：泛指村野之人，农夫。②骇：惊起，兴起。张纯一校注曰：“孙云、惊鸟令去也。”③诛：杀戮。《孟子·梁惠王下》：“闻诛一夫纣

矣。”④乱：无秩序，混乱。《逸周书·武称》：“岨嶮伐夷，并小夺乱。”⑤罪：惩罚，治罪。⑥虐：残暴。《尚书·汤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⑦从欲：从，亦读纵，纵欲。放纵自己的私欲。《左传·僖公二十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⑧宜：应当，应该。《诗·邶风·谷风》：“黽勉同心，不宜有怒。”⑨弛：解除。张纯一校注曰：“孙云、弛、太平御览作未有。”⑩拘：束缚，拘束。《孙子·九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

【译文】景公打猎，正准备射一只鸟，却被一个农民惊飞了。景公便命令官吏将其处死。晏子急忙说道：“这个农民不知道您在射鸟啊。我听说过，赏赐无功劳的人，是混乱；惩处不知情的人，是暴虐。这两样，均为先王所禁忌。因为一只飞鸟便违犯先王禁忌，是不可以的。如今您未牢记先王的制度，而没有仁爱之心，所以才随心所欲，轻易杀人。鸟兽，原本并不是人所养的，百姓惊飞了它，不是也很正常吗？”景公听后说道：“您说得好！从今以后，解除有关捕捉鸟兽的禁令，不要以此来限制百姓。”

谏 下

【题解】本篇承接上文，晏子以具体事例劝谏齐景公行仁政，远小人。晏子以楚灵公因不惜民力最后身死乾溪，告诫景公当“仁爱”，少劳役；以逢于何为父母合葬之事告诫君王应依“礼”行事；以梁丘据为例，用对比的方式，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忠臣、孝子，使景公明白了真伪善恶，劝谏君王当远小人以防蔽听。

【原文】景公筑路寝之台^①，三年未息；而又为长庑^②之役^③，二年未息，又为邹^④之长途^⑤。晏子谏曰：“百姓之力勤^⑥矣，君不息^⑦乎？”公曰：“途将成矣，请成而息之。”对曰：“君屈^⑧民财者，不得其利；穷民^⑨力者，不得其乐。昔者，楚灵王^⑩作为顿（顿作顷）宫^⑪，三年未息也；又为章华^⑫之台，五年未息也；而又为乾溪^⑬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灵王死乾溪，而民不与归。今君不道（道作遵）明君之义，而修^⑭（修作循）灵王之迹，婴惧君之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长庑之乐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⑮收^⑯斩板^⑰而去之。

【注释】①路寝之台：古代帝王诸侯治事的宫室。张纯一校注曰“孙云、公羊传路寝者何、正寝也。”②长庑：屋舍。景公修建长大的房舍。刘师培云：“原本玉篇，部引埤庑仓云：‘长庑，台，齐景公作也。’”③役：劳役，役作之事。④邹：周朝国名，邹国，在今山东邹县一带。⑤长途：道路。《孙子兵

法·军争》：“故迂其长途而诱之以利。”⑥勤：劳苦。张纯一校注曰“勤、劳苦也。”⑦息：停止，停息。张纯一校注曰“言当息事以恤民力。”⑧屈：竭尽，穷尽。张纯一校注曰“屈者、竭也。见吕氏春秋慎势篇注。言君竭民之财、将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⑨穷民：穷尽百姓之力。《书·微子之命》“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⑩楚灵王：本名围（？—公元前529年），楚共王的次子，杀了侄儿楚郢敖自立，即位后改名熊虔。偏爱细腰美女，“楚王好细腰，一国皆饿死”，就是指楚灵王。⑪顿宫：高大巍峨的宫殿。顿，作顷，形容其十分高大，望之欲倾坠，故称。张纯一校注曰“顷作顿。纯一案顿是讹字。”⑫章华：章华台，亦名乾谿台，又称汝阳台。在今商水县城关镇北章华台村下。⑬乾谿：乾谿台，楚国台名。《公羊传·昭公十三年》：“灵王为无道，作乾谿之台，三年不成。”⑭修：作循，沿着，顺着。《左传·僖公四年》：“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⑮令勿：令勿委坏也。张纯一校注曰：“景公为邹之长涂，须征委壤土。今罢役、故令勿委坏也。”⑯收：收，敛也。⑰斩板：谓斩断约束筑土板的绳索，亦指筑土之板。

【译文】景公下令修建路寝台，三年没有停止；又因为长康之劳役，两年不曾停息；接着又修筑通往邹国的长途道路。晏子劝谏说：“民力已经用尽了，您不考虑停下来吗？”景公说：“这条路将要修成了，等修成后再停息吧！”晏子说：“君主如果竭尽民财，最终会得不到利益；如果竭尽民力，最终亦得不到快乐。以前楚灵王修建寝宫，三年没有停止；后修建章华台，又是五年不曾歇息；后来又因为建乾谿台劳民苦役八年，老百姓因力不从心，自行停止，楚灵王死于乾谿，百姓不将其尸体运回。而今您不遵循英明君主之道义，而重蹈楚灵王之覆辙，我担心您有残害人民之行为，会看不到长康宫室建成之时的快乐了，不如停止徭役吧”。景公听后说：“好，如果不是先生，我还真不知自己已深深地得罪了天下百姓。”于是，命令不要收拾筑路夹板，让服徭役之百

姓都回家去。

【原文】景公成路寝之台，逢于何^①遭^②晏子于涂^③，再拜于马前曰：“于何之母死，兆^④在路寝之台牖下^⑤。愿请合骨^⑥。”晏子曰：“嘻！难矣！虽然，婴将为子复^⑦之。”遂入见公曰：“有逢于何者，母死，兆在路寝，当牖下，愿请合骨。”公作色^⑧不悦曰：“自古及今，子亦尝闻请葬人主宫者乎？”晏子对曰：“古之君治其宫室节，不侵生人^⑨之居；其台榭^⑩俭，不残^⑪死人之墓，未尝闻请葬人主宫者也。今君侈为宫室，夺人之居；广为台榭，残人之墓，是生者愁忧，不得欢（欢当作安）处；死者离析^⑫，不得合骨。丰乐^⑬侈^⑭游，兼傲死生，非仁人（仁人当作仁君）之行也；遂欲满求，不顾细民^⑮，非存之道也。且婴闻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⑯忧；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忧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许之。”公曰：“诺。”晏子出，梁丘据曰：“自古及今，未尝闻求葬公宫者也，若何许之？”公曰：“削^⑰人之居，残人之墓，凌^⑱人之丧，而禁其葬，是于生者无施，于死者无礼也。且《诗》曰：‘谷^⑲则异室^⑳，死则同穴^㉑。’吾敢不许乎？”逢于何遂葬路寝台之牖下，解衰^㉒去纁^㉓，布衣玄冠^㉔，踊^㉕而不哭，蹕^㉖而不拜，已乃涕洟^㉗而去之。

【注释】①逢于何：生卒无考，姓逢，名于何。路寝台之当地百姓。张纯一校注曰“孙云、姓逢名于何、古人有逢蒙。”②遭：逢，遇到。张纯一校注曰：“《北堂书钞》（九十二）：作‘逢于何遭晏子。’”《礼记·曲礼上》：“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③涂：同“途”。④兆：指墓地。《左传·哀公二年》：“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杜预注：“兆，葬域。”⑤牖下：户牖间之前，窗下。⑥合骨：既合葬。张纯一校注曰：“孙云，请与其父合葬也。”⑦复：告诉，回答，回覆。《管子·中匡》：“管仲会国用，三分之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⑧作色：脸上变色，指神情变严肃或发怒。《礼记·哀公问》：“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郑玄注：“作，犹变

也。”⑨不侵生人：不侵夺活着的人。⑩台榭：中国古代将地面上的夯土高墩称为台，台上的木构房屋称为榭，两者合称为台榭。⑪残：毁坏，破坏。⑫离析：分裂，离散，分离。《论语·季氏》：“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⑬丰乐：岁丰熟，民安乐。亦谓富饶安乐。⑭侈：放纵，放肆。《齐桓晋文之事》：“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⑮细民：平民。⑯命之曰蓄：张纯一校注曰：“苏云，命名也。”蓄，积聚，储藏。⑰削：侵削，剥削。《左传·昭公元年》：“封疆之削，何国蔑有。”⑱凌：侵犯，欺侮。《史记·游侠列传》：“豪暴欺凌孤弱。”⑲谷：生，活着。《国语·晋语七》：“若稟命而弃之，是焚谷也；其稟而不材，是谷不成也。”⑳异室：不同居室。高亨注：“异室，不得同居一室。”㉑同穴：夫妻合葬。亦用以形容夫妇相爱之坚。㉒衰：古代丧服，用粗麻布制成，披在胸前。㉓经：古代丧服所用的麻带。扎在头上的称首经，缠在腰间的称腰经。㉔玄冠：古代朝服冠名，黑色。㉕踊：向上跳，跳跃，以脚顿地貌。㉖蹕：同“擗”，捶胸顿足，哀痛貌。㉗涕洟：涕泪俱下，哭泣。

【译文】景公建成路寝台后，逢于何遭遇丧事，行路中碰到晏子，在晏子马前拜了又拜说：“我母亲去世了，可我家祖坟的边界就在路寝台的台基下，望您恳求君主允许将我母亲与父亲合葬。”晏子说：“唉！这事难啊！但即使很难，我也会为您向君主禀报此事。”晏子于是朝见景公，说：“有个名叫逢于何的，他母亲刚去世，可他家坟地的界域却恰好在路寝台的台基下。他希望您允许他让其母与父合葬。”景公脸色突变，很不高兴地说：“自古及今，您曾听说过请求将人埋葬在君主宫室旁的事吗？”晏子回答道：“历代君主，建造其宫室时都加以节制，不侵占活人的住处；建造其台榭时都加以约束，不毁坏死人的坟墓；所以不曾听过请求将死人埋葬在宫室旁边的事。如今，您肆意修建宫室，侵占人家的住处；您广修台榭，损坏人家的坟墓。这是让活着的人忧愁，不能安居；让死了的人尸骨离散，不能合葬。您现在尽情地游玩

作乐，对活人死人全都轻视，这不是仁德之君应有的行为。您用权力满足私欲，不顾百姓疾苦，这也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做法。况且我听说，活人不能安居，称之为聚积忧虑；死人不能安葬，称之为聚积悲痛。聚积忧愁的人怨恨您，聚积悲痛的人危害您。您不如答应他吧。”

景公说：“那就这么办吧！”晏子离开后，梁丘据对景公说：“从古至今，不曾听过请求将死人埋葬于君主宫殿边上的事情，您为何答应呢？”

景公解释道：“侵占人家的住处，损毁人家的坟地，傲视人家的丧事，又禁止人家合葬，这对活着的人是不施恩惠，对死去的人是不讲礼仪。《诗经》中讲：‘活着不能住一屋，死后也要葬一墓。’我怎敢不答应呢？”于是，逢于何便将他母亲埋葬于路寝台的台基旁，脱去孝服，穿上布衣，戴上黑帽，只行踊礼（跳动），但不啼哭，使劲捶胸，却不跪拜。埋葬完毕后，才流着鼻涕眼泪离去。

【原文】梁丘据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据忠且爱我，我欲丰厚^①其葬，高大^②其垆^③。”晏子曰：“敢问据之所以忠爱君者，可得闻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④，有司^⑤未能我供也，则据以其财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风雨，暮夜求之，必存^⑥，吾是以知其爱也。”晏子曰：“婴对则为罪，不对则无以事君，敢不对乎？婴闻之，臣专其君，谓之不忠^⑦；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⑧。为臣道君亲于父兄，有礼于群臣，有惠于百姓，有义于诸侯，谓之忠也。为子道^⑨父以钟爱^⑩其兄弟，施行于诸父^⑪，以慈惠于众子，诚信于朋友，谓之孝也。为妻使众妾皆得欢欣^⑫于夫，谓之不妒也。今四封^⑬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据尽力以爱君，何爱者之少邪？四封之货^⑭，皆君之有也，而唯据也以其私财忠于君，何忠者之寡^⑮邪？据之防塞^⑯群臣，壅^⑰蔽^⑱君，无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⑲，寡人不知据之至于是也。”遂罢为垆之役，废厚葬之令，令有司据法而责^⑳，群臣陈过而谏。故官无废法，臣无隐忠，而百姓大悦。

【注释】①丰厚：犹言丰盛隆厚。②高大：使高大，增高加大。《易·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③垅：坟墓。《礼记·曲礼上》：“适墓不登垅。”郑玄注：“垅，冢也。”④玩好：供玩赏的奇珍异宝。《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⑤有司：指官吏。⑥存：在。张纯一校注曰：“存，在也。”⑦臣专其君、谓之不忠：专，独占。张纯一校注曰：“君之分事，在于善群。臣当辅君，有礼于群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诸侯。故君非一臣所得专也。”⑧妒：因为别人好而忌恨。⑨道：先导，引导。《左传·隐公五年》：“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⑩钟爱：特别喜爱。⑪诸父：古代天子对同姓诸侯、诸侯对同姓大夫，皆尊称为“父”，多数就称为“诸父”。指伯父和叔父。⑫欢欣：快乐而兴奋。⑬四封：四境之内，四方。⑭货：财物，金钱珠玉布帛的总称。《书·洪范》：“一曰食，二曰货。”⑮寡：少。⑯防塞：防卫堵绝。⑰壅：障蔽，遮盖。《韩非子·难四》：“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也。”⑱蔽：蒙蔽，壅蔽。《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杨伯峻注：“蔽，塞也，壅也。”⑲微子：微，非，不是。子，对人的尊称，多指男子，相当于“您”。⑳责：惩处、处罚。司马贞索隐：“督者，察也。察其罪，责之以刑罚也。”

【译文】梁丘据去世后，景公召见晏子说：“梁丘据忠诚热爱于我，我想将其丧事办得隆重些，将其坟墓建得高大些。”晏子说：“请问为什么说梁丘据忠于您、热爱您，能让我听听吗？”景公对答：“我喜爱的玩物，官吏们不能供奉给我，而梁丘据就将他自己的物品奉献给我，因此，我说他忠诚于我；每当刮风下雨之日，即便夜里找他来，他也一定会来问安，因此，我说他热爱我。”晏子听完景公的陈述后说：“如果我回答您，便会有罪；如果不回答您，则是没有尽职。我怎敢不回答呢？我听说，臣子独受君主偏宠，是不忠；儿子独受父亲喜欢，是不孝；妻子独受丈夫偏爱，是嫉妒。为臣子者，引导君王对父兄亲近，对群臣

有礼，对百姓施与恩惠，对诸侯有信义这叫做忠。为人子者，要引导父亲对他的弟兄钟爱，并让他们同样的对待所有的长辈，慈爱、施惠于所有子女，对他的朋友诚信，称为孝；为人妻者，让所有的妾全都获得丈夫的喜爱，称为不嫉妒。如今齐国境内所有百姓，均为您的臣民，只有梁丘据竭尽其力来热爱君主，为何热爱您的人这么少呢？齐国四方封疆之内的财货，都是君主所有，却只有梁丘据以私人财物来表示对君主的忠诚，为何忠诚于您的人这么少呢？梁丘据阻断众臣的忠诚与热爱，堵塞、遮蔽君主的视听，恐怕再没有比这更厉害了吧？”景公说道：

“您说得太好了！如果不是您的分析，我还真想不到梁丘据的行为用心竟到了如此地步。”于是下令停止为梁丘据修墓的工程，废除厚葬的命令，让官吏依据法制来惩处，命令群臣陈述君主的过失以示劝谏。所以，此后官吏没有不执行法律的，臣子们没有不竭忠尽力的，于是百姓非常喜悦。

问 上

【题解】本篇通过晏子与庄公、景公的问答，阐述了君子之行、为臣之道、治国之道；讲述了君主如何才能富国安民，“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指出君王治国应“以仁爱为根本，以道义为准绳”。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君子常行^①曷若^②？”对曰：“衣冠不中^③，不敢以入朝；所言不义^④，不敢以要君；身行不顺^⑤，治事不公，不敢以莅^⑥众。衣冠中，故朝无奇僻^⑦之服；所言义，故下无伪上之报；身行顺，治事公，故国无阿党^⑧之义。三者，君子常行也。”

【注释】①常行：指平时的行为准则，永久实行的准则。汉东方朔《答客难》：“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②曷若：什么样，怎样。《荀子·强国》：“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耳，必为天下大笑，曷若？”③不中：不正。④不义：不合乎道义。《国语·周语中》：“佻天不祥，乘人不义。”⑤身行不顺：自身行为不顺理。⑥莅：临视；治理。《易·明夷》：“明夷，君子以莅众。”⑦奇僻：亦作“奇辟”，奇特，异常。⑧阿党：逢迎上意，徇私枉法，比附于下，结党营私。

【译文】景公问晏子说：“君子素常的行为应该如何？”晏子说：“假如衣冠不正，就不敢进入朝廷；假如言谈不符合道义，就不敢以此要求君主；假如自己行为不顺理、处事不公正，就不敢面对众人。衣

冠符合礼仪规定，因此朝堂上就不会有奇装异服；言谈符合道义，因此下属便不会有欺骗上级的报告；自己的行为顺理，处理政事公正，因此国内就不会有结党营私的现象发生。这三个方面，是君子素常应有的行为。”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请问臣道。”对曰：“见善必通^①，不私其利^②，荐^③善而不有其名。称身^④居位，不为苟^⑤进；称事^⑥受禄，不为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⑦其功，此臣道也。”

【注释】①通：通报，传达。②不私其利：不把利益据为己有。私，谓占为己有，利己。③荐：推荐，介绍。④称身：谓衡量自己的才德。⑤苟：苟且。⑥称事：与事功相当。《礼记·中庸》：“日省月试，既廩称事，所以劝百工也。”称，权衡，比较。⑦伐：自我夸耀。《易·系辞上》：“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译文】景公问晏子说：“请问为臣之道当如何？”晏子答道：“遇到有道德的人，必予奏报，不图个人私利；举荐贤人而不求自己出名；衡量自己才德而居官位，不求苟且升官；衡量自己功业而接受俸禄，不求苟且获取；君主采纳其建言，可使大家得到利益，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这就是为臣之道。”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对曰：“明其教令而先^①之以行，养民不苛^②而防之以刑；所求于下者，不务^③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称事以任民，中听^④以禁邪，不穷^⑤之以劳，不害之以罚^⑥，上以爱民为法，下以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违^⑦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注释】①先：率先，先行。②苛：苛刻，狠虐，严厉。③不务：必务。张纯

一校注曰：“‘不务’当作‘必务’，此涉上下文诸‘不’字而误也。治要亦作‘不务’，则唐初本已然。案：‘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谓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求于下者，必务于上’，谓有诸己而后求诸人也。则当作‘必务’明矣。”④中听：指治狱得当。孔传：“民之所以治，由典狱之无不以中正听狱之两辞。”⑤穷：尽，完。⑥不害之以罚：不用刑罚害民。⑦相违：彼此违背。《左传·成公十六年》：“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违于淖。”

【译文】景公问晏子：“英明的君主是怎样教化人的？”晏子答道：“阐明教义和政令，且自己率先履行；教育人民不用苛政，不以刑罚来预防犯罪。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须要先做到。但禁止百姓做的事情，自己绝不能去做。因此，下属就会听从其教导。要估量事情的轻重来使用民力，要恰当地处理诉讼来禁止邪恶；不使百姓因过度劳役而筋疲力尽；不用惩罚来伤害百姓；在上者以爱护百姓为准则，在下者以相亲相爱为道义。这样，天下之人就不会互相背离。这就是英明的君主教育人民的方法。”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①不送。”公不悦，曰：“君裂地^②而富（富当作封）之，疏爵^③而贵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其说何也？”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谋^④而见从，终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是妄死^⑤也。谋而不从，出亡而送，是诈伪也。忠臣也者，能纳善^⑥于君，而不与君陷于难者也。”

【注释】①出亡：出逃，逃亡。《墨子·非命上》：“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此上之所罚，百姓之所非毁也。”②裂地：划分土地。《汉书·黥布传》：“臣请与大王杖剑而归汉王，汉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

也。”③疏爵：分封爵位。④谏：劝谏。⑤妄死：谓无意义的死。⑥纳善：接纳善言。《汉书·梅福传》：“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

【译文】景公问晏子：“忠臣应当如何辅佐君主？”晏子答道：“君主有危难时不为他送死，君主出逃时不去送行。”景公很不高兴地说：

“君主分封土地使臣子富足，分封爵位使臣子显贵，君主有灾难却不舍身拼死，出逃却不送行，这种说法是何道理？”晏子答道：“忠臣的谏言如果被采纳，君主终身都不会有难，忠臣怎么会死呢？忠臣的计谋如果被采用，君主终身都不会出逃，忠臣怎么会送君主出逃呢？如果言语不被采纳，君主有危难，忠臣即使为君主殉难，那也是白白送死；计谋如果不被采用，君主出逃，忠臣却去送他，这是虚伪欺诈的行为。所谓忠臣，是能给君主出谋划策，使君主接纳善言，而不是和君主同陷于危难境地的臣子。”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对曰：“选贤进能，不私乎内^①；称身就位，计能受禄；睹^②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权^③君以为行，不称位^④以为忠；不掩贤以隐长，不刻^⑤下以谀上；顺^⑥即进^⑦，否即退，不与君行邪。”

【注释】①内：亲近。②睹：看见，观看。《礼记·礼运》：“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③权：称量，衡量。④称位：与职位相符。⑤刻：刻薄，苛刻。《吕氏春秋·处方》：“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其辞甚刻。”⑥顺：顺理，合乎事理。⑦进：进仕，出仕。进奏，进言。

【译文】景公问晏子说：“忠臣的行持应是怎样的？”晏子答道：

“推荐贤良选拔有能力的人，而不偏向自己亲近的人；衡量自己的德能来担任适当的官职，估量自己的才能来接受合适的俸禄；遇到贤人，自己的职位不超越他，接受的俸禄不超过贤者；不权衡君主的好恶去做事，不计量自己的地位去尽忠；不遮蔽贤才而埋没其长处，不苛刻地对待下属而奉承、讨好上级；能顺遂自己的志向就入朝为官，否则就隐退，不与君主一起做邪恶之事。”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临国^①莅民^②，所患何也？”对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异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无忠而不信，无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无狱^③（无狱作同欲），而百姓无恐（恐作怨）也。”

【注释】①临国：谓治理国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②莅民：管理百姓。莅，临视，治理。《易·明夷》：“明夷，君子以莅众。”③无狱：作同欲，同心，同一愿望。

【译文】景公问晏子说：“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最应忧虑的是什么呢？”晏子答道：“应忧虑之事有三点：忠臣得不到信任，这是忧虑之一；受信任的臣子不忠，这是忧虑之二；君臣不同心同德，这是忧虑之三。英明的君主处在高位，没有忠臣不受信任的，没有受信任却不忠君的，所以君臣之间同心同德，百姓也就没有什么埋怨了。”

【原文】庄公^①问晏子曰：“威当世而服天下，时邪^②？”对曰：“行也。”公曰：“何行？”对曰：“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③者，能禁暴^④国之邪；中听^⑤任圣者，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谏^⑥傲贤者，不能威诸侯；背仁义

而贪名实^⑦者，不能威当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已。”公不用，任勇力之士，而轻臣仆之死，用兵无休，国疲民害。期年百姓大乱，而身及崔氏祸（旧无祸字。补之）。

【注释】①庄公：此指齐庄公吕光（？—公元前548年）。姜姓，吕氏，名光，公元前553年到公元前548年在位。后因与大夫崔杼妻子棠姜私通，被崔杼联合棠无咎所杀，立其弟杵臼（景公）为君。②时邪：时运吗？时，时运。《左传·文公十三年》：“死之短长，时也。”邪，语气助词，表疑问。《庄子·至乐》：“夫子有忧色，何邪？”③死力：用最大的力量，拚死之力。指能不顾性命地为君主尽忠竭力。④禁暴：制止暴乱。⑤中听：听中正之言。《书·吕刑》：“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⑥逆谏：拒谏，不听从谏阻。汉刘向《说苑·君道》：“楚庄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欤！’此能求过于天，必不逆谏矣。”⑦名实：犹名与利。《淮南子·精神训》：“郑之神巫相壶子林，见其征……壶子持以天壤，名实不入，机发于踵。”

【译文】庄公曾问晏子说：“威震当代而使天下臣服，是靠时运吗？”晏子答道：“是要靠自己的德行。”庄公问道：“是什么样的德行和作为呢？”晏子说：“能爱国内之民的人，就能使国外不善的人敬服；敬重士民中拼死效力的人，就能制止损害国家的邪恶势力；听中正之言而任用贤能的人，就能震慑诸侯；安于施行仁义之政，又乐于造福社会的人，就能使天下归服。反之，不能爱国内之民的人，就不能使国外不善的人敬服；轻慢士民中拚死效力的人，就不能制止损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不听从谏阻和傲视贤德的人，就不能威震诸侯；背弃仁义而贪图名利的人，不能成为威震当代而使天下敬服的人。这就是威震当代而使天下人归附的办法啊！”庄公没有听信晏子的话，而任用勇猛力强的人，又轻视臣下、奴仆的生死，用兵作战没有休止，导致国家疲

困，人民受害。仅过了一年，齐国百姓大乱，庄公自己也遭到崔杼的杀害。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圣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对曰：“上^①作事反天时^②，从政^③逆鬼神，藉敛单^④百姓；四时易序^⑤，神只^⑥并怨；道忠者^⑦不听，荐^⑧善者不行；谏过者有赏，救失^⑨者有罪。故圣人伏匿^⑩隐处，不干^⑪长上^⑫，静（静当作洁）身守道，不与世陷^⑬于邪。是以卑^⑭而不失义，蔽^⑮（蔽当作瘁）而不失廉。此圣人之不得意也。”公曰：“圣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对曰：“世治政平，举事调乎天^⑯，藉敛和^⑰乎民；百姓乐其政，远者怀^⑱其德；四时不失序，风雨不降虐^⑲，天明象^⑳而致赞^㉑，地育长而具物^㉒，神降福而不靡^㉓，民服教^㉔而不伪；治无怨业^㉕，居无废民^㉖。此圣人之得意也。”

【注释】①上：上位，指社会的最高层君王。《书·吕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②反天时：违逆天道运行的规律。③从政：参与政事，处理政事。《左传·定公元年》：“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④藉敛单：搜刮民财殆尽，征收税赋。藉，通“籍”。单，通“殫”。尽，竭尽。⑤四时易序：四季失去正常次序。易，失常。孙星衍疏：“易者，《贾子·道术篇》云：缘法循理谓之轨，反轨为易。”曾运干正读：“按：易，失常也。”⑥神只：天神与地神。⑦道忠者：言忠言者。⑧荐：进献，送上。⑨救失：补救失误。《礼记·学记》：“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⑩伏匿：隐藏，躲藏。《楚辞·九辩》：“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皇高飞而不下。”⑪干：干涉，干预。⑫长上：官长，上司。⑬世陷：世，世俗。陷，坠入、陷入。⑭卑：卑微。张纯一校注曰：“处卑微而好义。”⑮蔽：应作“瘁”，劳累。⑯举事调乎天：行事调和于天时。举事，行事、办事。调，调和、调配。⑰和：适中，恰到好处。《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杨树达注：“和，今言适合、恰当、恰到好处。”⑱怀：怀念，思念。⑲虐：灾害。《书·盘庚中》：“殷降大虐，先王不怀。”⑳象：征兆，迹象。㉑致赞：表达佐

助。②具物：万物。③靡：尽。④服教：遵从教化，接受教诲。⑤怨业：积聚的事。怨同“蕴”，积聚。业，事。⑥居无废民：居民中没有游惰的百姓。

【译文】景公问晏子：“圣人不得志之时将会怎样？”晏子答道：

“君主做事情违反天时，执政因私欲违逆鬼神，征敛赋税将百姓钱财搜刮殆尽；四季交替失去正常次序，天地神灵全都怨恨；讲忠言君主不愿听，进献良策君主不实行；奉承君主过错的人被奖赏，补救君主过失的人被治罪。因此，圣人伏藏隐居，不干预君上的政事，静身潜修德业坚守道义，不与混乱的世道同陷于邪私不义。这样，虽然处于卑微的地位，但不丧失道义；虽然生活劳苦，但不失贞廉。这就是圣人不得志时的情况。”景公又问：“圣人得志之时将会怎样呢？”晏子答道：

“社会安定，政治清平，行事调和于天时，征收赋税适合于民力；人民欢喜赞许君主的政治清明，远方之人思念君主的道德；四季交替有序，风雨调顺不降灾害；上天显示祯祥之兆来表达对君王的赞许，大地孕育生长而万物齐备；神灵降福而无有止尽，人民服从教化而不弄虚作假；管理上没有积压的政事，居民中没有闲游怠惰的百姓。这就是圣人得志之时的情况。”

【原文】景公问求贤，晏子对曰：“通^①则视其所举^②，穷^③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以此数物^④者取人，其可乎？”

【注释】①通：显达，亨通。《庄子秋水》“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②举：推荐，选用。③穷：特指不得志。穷，与“达”相对。《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④数物：几个事类。

【译文】景公问晏子访求贤能的事。晏子回答说：“得志时，就观察

其所推举的人；不得志时，就观察其所不做的事；富裕时，就观察其是否与人分享；贫穷时，就观察其是否不苟且取财。最贤者难于受聘入朝，但却容易辞去；次一等者容易受聘入朝，但也容易辞去；下等者容易受聘入朝，但却难于辞去。凭借这几个方面事类选择人，也就足够了！”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古之莅国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对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种，责^①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焉。责焉无已，知者有不能洽^②（洽作给）矣；求焉无餍^③，天地有不能赡^④矣。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迓^⑤乎左右，阿党^⑥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⑦，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⑧也。”

【注释】①责：索取，求取，要求。《墨子·公孟》：“劝于善言而葬，已葬而责酒于其四弟。”②洽：应作“给”，供给、供养。《庄子·让王》：“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饘粥。”③餍：满足。《左传·哀公十六年》：“吾闻之，以险徼幸者，其求无餍。”④赡：满足。⑤迓：近。⑥阿党：逢迎上意，徇私枉法，比附于下，结党营私，是谓阿党。《礼记·月令》：“〔孟冬之月〕是察阿党，则罪无有掩蔽。”⑦工：擅长，善于。《韩诗外传》卷二：“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马。”⑧大略：大概，大要。

【译文】景公问晏子：“古代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君主，他们如何任用人才？”晏子曰：“土地适宜种的作物各不相同，却不加选择种植同一种作物，要求它们都能生长，这是做不到的；人们的才能各不相同，却委任同样的职事，不可能要求其都能干好。如果对人的要求无穷无尽，就算有才智的人也有不能供给的时候！如果贪求永无止尽，就是天地也有不能满足其需要的时候。因此英明的君主任用人才，不让

阿谀谄媚之人近在身边，不让结党营私之人在朝为官；用人之长，不勉强其所短，发挥人擅长的方面，不勉强其做不擅长之事。这就是任用人才大的方面的原则。”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富民安众，难乎？”对曰：“易。节欲^①则民富，中听^②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

【注释】①节欲：克制欲念。②中听：判断讼事恰当适中。

【译文】景公问晏子道：“让百姓富裕、万民安定，难吗？”晏子答道：“容易。君主节制私欲，人民就会富裕；处理诉讼公正，人民就会安定。做好这两件事就可以了。”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古者离散^①其民，而陨失^②其国者，其常行何如？”对曰：“国贫而好大^③，智薄而好专^④；尚^⑤谗谀^⑥而贱^⑦贤人，乐简慢^⑧而轻百姓；国无常法^⑨，民无经纪^⑩；好辨^⑪以为智，刻民以为忠；流湎^⑫而忘国，好兵^⑬而忘民；肃^⑭于罪诛，而慢^⑮于庆赏^⑯；乐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怀人^⑰，政不足以匡^⑱民；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国之行也。今民闻公令，如寇讎仇，此古之离其民陨^⑲其国常行也。”

【注释】①离散：分离，分散。《逸周书·时训》：“鸿雁不来，远人背叛。玄鸟不归，室家离散。”②陨失：丧失，失落。③好大：喜好做大事。《管子·侈靡》：“贱寡而好大，此所以危。”④专：专断，擅自行事。⑤尚：尊崇，重视。《易·剥》：“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⑥谗谀：谗毁和阿谀。⑦贱：轻视，鄙视。⑧简慢：轻忽怠慢。⑨常法：固定的法律、制度。⑩经纪：纲常，法度。⑪好辨：亦作“好辩”，谓喜欢与人辩论。《孟子·滕文公下》“予岂好辩哉？予不得

已也。”⑫流湎：沉溺于酒。⑬好兵：爱好战阵攻杀之事，好战。⑭肃：严峻，严格。⑮慢：轻忽，怠忽。《书·咸有一德》：“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⑯庆赏：赏赐。⑰怀人：使人怀念，安抚人。⑱匡：救，帮助，挽救，救助。⑲陨：失去，丧失。《诗·大雅·绵》：“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

【译文】景公又问：“历代造成百姓流离失散，以致丧失其国家的人，他们素常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样的？”晏子回答说：“国家贫困却好大喜功，才智匮乏却独断专行；重视谗佞谄谀之人而轻视贤德之人，喜欢傲慢轻浮却不重视百姓；国家没有固定的法律，人民没有可遵循的纲纪；以能言善辩者为智慧，将刻薄待百姓者看作忠臣；沉湎于饮酒作乐而忘记国家大事，喜好用兵而忘记人民的疾苦；严急于惩罚诛杀而轻忽于奖励赏赐，将自己的快乐和利益建立在别人的哀痛和危难之上；恩德不足以让人怀念，政令不足以帮助百姓；赏赐不足以鼓励人做好事，刑罚不足以防止人作奸犯科：这些是导致国家灭亡的行为。如今人民听到君主的命令，就如同遇见盗匪仇敌一样，这就是历代造成百姓流离失散、丧失其国家之人的一贯行为。”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谋必得，事必成，有术^①乎？”对曰：“有。”公曰：“其术何如？”晏子曰：“谋度^②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反义^③而谋，背民而动，未闻存者也。昔三代之兴也，谋必度于义，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谋者反义，兴事伤民。故度义因民，谋事^④之术也。”

【注释】①术：方法，手段。《礼记·祭统》：“惠术也，可以观政矣。”②谋度：考虑揆度。《国语·晋语三》：“郭偃曰：‘善哉，夫众口祸福之门，是以君子省众而动，监戒而谋，谋度而行。’”③反义：反，翻转、颠倒。义，道义。④谋事：谋划事情。《左传·襄公元年》：“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

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

【译文】景公问晏子说：“要使谋划的事情一定实现，所做的事一定成功，有什么方法吗？”晏子回答说：“有。”景公问：“有哪些方法？”晏子答道：“谋划与道义相合的就能实现，办事顺于民心的就能成功。违反道义来谋划，违背民意来行事，从未听说过能长久的。以前，夏、商、周三代兴盛之时，谋划必定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做事必会依照人民的意愿。到他们衰败的时候，所谋划的办法违背道义，所兴办之事伤害百姓。所以符合道义、依照民意，是谋划和做事的正确方法。”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治国之患，亦有常乎？”对曰：“谗夫佞人之在君侧者，好恶良臣^①而行与^②小人，此治国之常患也。”公曰：“谗佞之人，则亦诚^③不善矣。虽然，则奚^④曾为国常患乎？”晏子曰：“君以为耳目而好谋事，则是君之耳目繆^⑤也。夫上乱君之耳目，而下使群臣皆失其职，岂不诚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将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不悦，曰：“夫子何少^⑥寡人之甚也？”对曰：“臣非敢矫^⑦也。夫能自用于君者，材能^⑧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入则求君之嗜欲能顺之，君怨良臣，则具其往失而益之^⑩，出则行威以取富。夫可密近^⑪，不为大利变，而务与君至义者，此难得而其难知也。”公曰：“然则先圣奈何？”对曰：“先圣之治也。审见宾客，听治^⑫不留^⑬，患日不足，群臣皆得毕^⑭其诚，谗谀安得容^⑮其私？”公曰：“然则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对曰：“谗夫佞人之在君侧者，若社^⑯之有鼠也，不可熏去。谗佞之人，隐君之威以自守^⑰也，是故难去也。”

【注释】①良臣：忠良贤臣。②行与：结交，亲附。③诚：真正，确实。《孟子·梁惠王上》：“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④奚：何。⑤繆：通“谬”，错误。⑥少：轻视。⑦矫：假借，曲从。⑧材能：才能。⑨谨：谨慎。⑩具其往失而益之：把过去的过失拿来，加以增益。⑪可密近：可以亲近。⑫听治：听政。⑬不留：不停留。⑭毕：尽。⑮容：容纳。⑯社：土神。⑰自守：自守其位。

疑问词，犹何、为何、为什么。《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⑤缪：错误，乖误。郑玄注：“缪，误也。”⑥少：轻视，鄙视。《战国策·赵策三》：“君安能少赵人而令赵人多君？”⑦矫：拂逆，违背。《管子·君臣上》：“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为上而矫，悖也；为下而胜，逆也。”⑧材能：才智和能力。⑨谨：通“勤”。尽力多做，不断地做。⑩益：增加。《易·谦》：“天道亏盈而益谦。”⑪密近：指帝王左右亲近信用之人。⑫听治：断狱治事。《周礼·天官·太宰》：“王视治朝，则赞听治。”⑬留：拖延，搁置。《后汉书·郑太传》：“且事留变生，殷鉴不远。”⑭毕：竭尽，用尽。⑮容：容许，许可。⑯社：社坛。古代封土为社，各栽种其土所宜之树，以为祀社神之所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伐鼓于社。”⑰自守：保护，自为守卫。《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

【译文】景公问晏子：“治理国家，也有常存的忧患吗？”晏子回答说：“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而常在君主身边的这些人，喜欢诽谤忠良的大臣，同时结交小人。这是治理国家常存的忧患。”景公继续问：

“谗佞之人，也的确不是善良之辈。然而，他们何尝是国家常存的忧患呢？”晏子说：“君主把他们当作耳目亲信之人，喜欢和他们谋划国事，这便使君主的耳目出现了错乱。他们对上淆乱君王的视听，对下让群臣都失去其职守。难道不值得忧虑吗？”景公说：“原来如此啊！我将让他们离去。”晏子说：“君主不可能让其离去。”景公很不高兴地说：“先生为什么这样轻视寡人呢？”晏子答道：“臣怎敢拂逆轻视您呢？凡是能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被君主任用的人，才能均不一般。那些内心包藏着极大虚伪不忠的人，外表必定勤于小事上的诚实，以便实现他们的奸伪大不忠。他们入宫则搜求君主的欲望嗜好并尽力随顺满足，如果君主埋怨忠良的大臣，他们就将忠良的大臣以往之错一一列举出来，以增加其罪状；出朝在外，他们就假借君主之威敛贪财富。

那些能和君主亲近的、不为有大的利益而改变气节且极力引导君主实行道德仁义的人，则难以得到，也难以知其真正的面目啊。”景公说：

“既然如此，那先前的圣人是如何对付谗谀之人的呢？”晏子答道：

“先前的圣人治理国家审慎地对待宾客，断案理政从不搁置，惟恐时间不够用，所以群臣都能够尽其忠诚，谗谀之人的私欲还怎么能得逞呢？”景公说：“既然如此，那先生帮寡人杜绝这些谗佞之人，寡人办事也不任用他们了。”晏子回答说：“邪恶谗佞之人和善进谗言之人在君主身边，就如同土地庙里有了老鼠，却不能用烟火熏走它。谗佞之人，隐身于君主的权威之下来保护自己，因此难以除去。”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古之盛君^①，其行何如？”对曰：“薄^②于身而厚^③于民，约^④于身而广^⑤于世。其处上也，足以明政^⑥行教，而不以威^⑦下；其取财也，权^⑧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⑨；诛^⑩不避贵，赏不遗贱；不淫于乐^⑪，不遁^⑫于哀；尽智道民^⑬而不伐^⑭焉，劳力事民而不责^⑮焉；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为行；教尚相爱，故民不以相恶为名；刑罚中于法，废罪^⑯顺于民。是以贤者处上而不华^⑰，不肖^⑱者处下而不怨，四海之内，一意同欲^⑲，生有厚利，死有遗教。此盛君之行也。”

【注释】①盛君：圣明的君主。张纯一校注曰：“盛君，有德之君。”②薄：俭。张纯一校注曰：“薄身，身为者轻。俭也。”③厚：丰厚。与“薄”相对。④约：俭约。张纯一校注曰：“约于身者，自奉极约，不役于物，所以全性之真也。”⑤广：宽宏。《诗·鲁颂·泮水》：“济济多士，克广德心。”⑥明政：使政治清明。⑦威：震慑，威慑。⑧权：平均，平衡。郑玄注：“权，平也。”⑨嗜欲：嗜好与欲望。多指贪图身体感官方面享受的欲望。⑩诛：惩罚，责罚。⑪淫于乐：过度无节制的享乐。⑫遁：同“循”，沿着，顺着。⑬道民：引导人民。⑭不伐：不自夸耀。《易·系辞上》：“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⑮劳力事民而不责：劳力以治民，而不加督责。⑯废罪：指官吏的任免，退其不能者，

举贤而置，纠正错误，平反冤屈。废，停止、不再使用（罢免，革除）。⑰不华：奢侈，浮华，奢华。⑱不肖：品行不好，不成材，不正派。⑲同欲：同心，同一愿望。

【译文】景公问晏子说：“历代仁德之君主，他们的行为如何呢？”晏子回答道：“他们自己日常享用很薄俭，而给百姓的则很丰厚；他们不役于物，保全本性之善，而能广施于世间。他们居于高位，足以使政治清明、教化推行，而不以权势武力威慑臣下和百姓；他们收取财物，是为平衡有无，调剂贫富，而不用所得的钱财满足自己的私欲嗜好；惩处不避权贵，赏赐不漏贫贱；不过分享乐，不沉迷于哀伤；竭尽才智引导人民向善，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为民事日理万机，但不向人民责求回报；政治崇尚互惠互利，所以下层不会有相互对立伤害的行为；教化崇尚互相仁爱，所以人民不以互相丑化毁谤来争名；施行刑罚符合法律，罢免无德能者并推举贤德的人为官、纠正错误平反冤屈都顺应民心。因此，贤德之人居高位而重实行，不浮华，不成材的人甘处于下而不怨恨。普天之下，君臣同心同德，（仁德君主）在世时有厚利给予当时的人民，死去后有遗教永垂于后世。这就是仁德君主的所作所为。”

问 下

【题解】《问下》篇借晏子与景公对话的形式，指出国家要想强大、统率天下，必须依靠君主的德行与群臣的德能，政令必须顺民，同时要具备完整的管理体系。

【原文】景公出游，问于晏子曰：“吾欲循^①海而南，至于琅邪^②，寡人何修^③以则^④夫先王之游^⑤也？”晏子曰：“婴闻之，天子之^⑥诸侯为巡狩^⑦，诸侯之天子为述职^⑧。故春省耕^⑨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⑩。夏语（语作谚）曰：‘吾君^⑪不游，我曷以休^⑫？吾君不豫，我曷^⑬以助？壹游壹豫，为诸侯度^⑭。’今君之游不然，师行而（而下有粮食二字）贫苦不补，劳者不息。夫从高^⑮历时而反谓之流，从下历时而反谓之连，从兽而不归谓之荒，从乐而忘归谓之亡。古者圣王无流连^⑯之游，无荒亡^⑰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⑱以与贫者三千钟^⑲，公所身见老者七十人，然后归。

【注释】①循：沿着，顺着。《左传·僖公四年》：“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②琅邪：山名。在今山东省诸城县东南海滨。③修：效法，遵依。④则：仿效，效法。⑤游：特指帝王春季巡行。《管子·戒》：“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⑥之：往，至。⑦巡狩：亦作“巡守”，谓天子出行，视察邦国州郡。古时候天子五年一巡守。《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⑧述职：诸侯向天子陈述职守。⑨省耕：古代帝王视察

春耕。⑩豫：古代专指帝王秋天出巡。⑪君：天子，君王。《仪礼·丧服》：“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⑫休：修整。⑬我曷：我何。⑭诸侯度：诸侯的法度。巡游视察，成为诸侯的榜样。⑮从高：游山。⑯流连：耽于游乐而忘归。⑰荒亡：谓沉迷于田猎酒色之类，纵欲无度。⑱粟：谷物名，北方通称“谷子”。⑲钟：古容量单位。春秋时齐国公室的公量，合六斛四斗。之后亦有合八斛及十斛之制。《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

【译文】景公外出游玩，问晏子道：“我想沿着海岸往南走，一直到达琅琊山，我该怎样才能遵从效法先王的出游呢？”晏子说：“我听说，天子到诸侯那里去，称为巡狩；诸侯朝于天子，称为述职。所以，春天视察耕种情况，对无力耕种的百姓给予帮助，叫做游；秋天视察收割情况，对收成不好的农户给予补助，叫做豫。夏朝有句谚语：‘我们天子春天不出游，我们怎么能得以休整？我们天子秋天不出游，我们怎么能得到财物的救助？天子春秋各出游一次，行恩布德，可以成为诸侯的法度。’现在您出游却不是这样。人马所到之处消耗大量的粮食，贫困的百姓得不到补助，劳苦的百姓得不到休息。纵情游山经久不回叫做流，纵情玩水经久不回叫做连，追逐猎物不愿返回叫做荒，纵情享乐忘记返回叫做亡。历代的圣贤君主游山玩水不流连忘返，没有沉迷于狩猎酒色荒废政事的行为。”景公感叹道：“您说得好啊！”于是，命令官吏从粮库取出三千钟粮食分给贫民。景公亲自拜见了七十余名老人，然后才返回。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寡人意气^①衰，身甚病。今吾欲具珪璧^②牺牲^③，令祝宗^④荐^⑤之乎上帝宗庙^⑥，意者^⑦，礼（礼疑祀）可以干福^⑧乎？”晏子对曰：“婴闻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顺乎神；节^⑨宫室，不敢大斩伐^⑩，以无逼^⑪山林；节饮食，无多田渔^⑫，以毋逼川

浦^⑬（浦作泽）；祝宗用事，辞罪而不敢有祈求也。是以神民俱顺，而山川纳禄^⑭。今君政反于民，而行悖^⑮乎神；大宫室，多斩伐，以逼山林；羨饭食，多田渔，以逼川浦（浦作泽），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禄。司过^⑯荐至^⑰（荐至作荐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无所闻此，请革心易行^⑱。”于是废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献，斩伐者以时，田渔者有数；居处饮食，节之勿羨^⑲；祝宗用事，辞罪而不敢有祈求焉。

【注释】①意气：精神，神色。《史记·李将军列传》：“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②珪璧：古代祭祀朝聘等所用的玉器。《墨子·尚同中》：“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③牺牲：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郑玄注：“牺牲，毛羽完具也。”④祝宗：古代主持祭祀祈祷者。⑤荐：祭祀时献牲。《易·观》：“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⑥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⑦意者：表示测度。大概，或许，恐怕。⑧干福：求福。⑨节：适，适度。《礼记·文王世子》：“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世子。”⑩斩伐：砍伐。⑪逼：逼迫，威胁。《国语·晋语四》：“于是吕甥、冀芮畏逼，悔纳文公，谋作乱。”⑫田渔：打猎和捕鱼。⑬浦：应作“泽”，聚水的地方。⑭纳禄：致福。《书·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垆。”⑮行悖：违逆，违背。《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⑯司过：掌纠察过失的官。⑰荐至：应作“荐罪”。荐罪，司过。⑱革心易行：改正错误思想，改变错误行为。《汉书·严助传》：“南越王甚嘉被惠泽，蒙休德，愿革心易行，身从使者入谢。”⑲羨：超过。司马相如《上林赋》：“德隆乎三皇，功羨于五帝。”

【译文】景公对晏子说：“寡人精神渐衰，身体多病。现在，寡人打算备好珪璧和牛羊牲畜等祭品，让祝宗官献给天帝和祖宗神灵，心想用祭礼来求福，可行吗？”晏子答道：“据我所知，历代君主求福的

做法是：政事一定要符合民心，行为一定要顺应神意；修建宫室加以节制，不敢大量砍伐树木，以便不掠夺性地开发山林；饮食必有节制，不敢频繁打猎捕鱼，以便不掠夺性地开发川泽湖沼。他们让祝官、宗官祭祀，只是悔过谢罪，不敢祈求福寿。因此神灵、百姓都顺从君主的意愿，高山河流献出自己的财富。目前，您的政事违背民心，行为违背神意；扩大宫室，大量砍伐，以致掠夺性地开发山林；羡慕美食佳肴，频繁地打猎捕鱼，以至掠夺性地开发川泽湖沼。因此神灵、百姓都怨怒，高山河湖将收回应赐之福。司过官举出您的大错，祝官、宗官却为您祈福，我想这不是互相抵触吗？”景公说：“假如没有先生，寡人就听不到这些道理，请允许寡人改正错误思想、改变错误行为吧。”于是，景公下令：取消去公阜游览的计划，停止地方进献海味，砍伐树木者要遵循时节规律；打猎捕鱼要限制数量、居住饮食须有节制而不要过于豪华、奢侈；祝官、宗官祭祀之时只向神灵悔过谢罪而不敢有所祈求。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寡人欲从夫子而善齐国之政，可乎？”对曰：“婴闻之，国有具官^①，然后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悦，曰：“齐国虽小，则可谓官不具乎？”对曰：“昔吾先君桓公，身体惰解，辞令不给，则隰朋^②昵侍^③；左右多誉（誉作过），狱谏不中^④，则弦宁^⑤昵侍；。田野不修，民萌^⑥不安，则宁戚^⑦昵侍；军士惰，戎士^⑧肆，则王子城甫昵侍；居处逸怠，左右畏惧^⑨，则东郭牙^⑩昵侍；德义不中，意行衰怠，则管子昵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⑪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⑫焉。今君之过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注释】①具官：配备应有的官员。②隰朋：春秋时齐国大夫，齐庄公曾孙。与管仲、鲍叔牙等辅佐齐桓公，齐国大治。③昵侍：在旁奉侍。④狱谏不中：刑狱议罪不适合。⑤弦宁：齐桓公臣，生卒年不详，官任大理，掌管刑法。

⑥萌：开始，产生。⑦宁戚：齐桓公臣，生卒年不详，姬姓，宁氏，名戚。长期任齐国大司田，主管农业生产。⑧戎士：兵士。《左传·成公二年》：“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⑨畏惧：畏惧。《国语·吴语》：“夫越非实忠心好吴也，又非畏惧吾甲兵之强也。”⑩东郭牙：生卒年不详，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谏臣，齐桓公时期的五杰之一，由齐国名相管仲所推举。管仲在推举东郭牙时曾说：“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⑪续：继续，接着。⑫致胙：古时天子祭祀后，将祭肉赏赐。

【译文】景公问晏子：“寡人想听从先生意见，将齐国的政事处理好，可以吗？”晏子答道：“据我所知，国家有齐备的官吏，然后才可以治理好。”景公变了脸色，不高兴地说：“齐国虽然小，但为何说官吏不齐备呢？”晏子说：“以前，我们的先君桓公在其身体懈怠、言辞迟钝时，则有隰朋在旁奉侍，来提醒他；当左右近臣有了过错、刑狱议罪不公时，则有弦宁在旁奉侍，来纠正他；当田地不能整治、百姓心存不安时，则有宁戚在旁奉侍，来提醒他；当军吏怠惰、士兵肆意妄为时，则有王子成甫在旁奉侍，为他谋划；当桓公身处安逸，追求享乐，左右侍臣畏惧时，则有东郭牙在旁奉侍，向他当面谏诤；当他道德信义有所不当、意志衰弱怠惰时，则有管仲在旁奉侍开导他。先王能用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用别人的厚重弥补自己的衰薄，因此诸侯因其善德来拜见他，周天子也把祭祀用过的肉送给他。而今，您的过失太多，可是没有一个人把您的过失告诉您，所以我说官吏尚未齐备。”景公说：“您说得在理啊！”

【原文】景公问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从车^①三百乘^②，九合诸侯^③，一匡天下^④。今吾从车千乘，可以逮^⑤先君桓公之后乎？”对曰：“桓公从车三百乘，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鲍叔^⑥，右有仲父^⑦。今君左为倡^⑧，右为优^⑨，谗人在前，谀人在后，又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后乎？”

【注释】①从车：扈从之车，跟从的车。《周礼·夏官·驭夫》：“驭夫尝驭贰车、从车、使车。”②乘：车子。春秋时多指兵车。③九合诸侯：诸侯多次会盟。《论语·宪问》：“桓公九合诸侯。”邢昺疏：“言九合者，《史记》云：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谷梁传》云：衣裳之会十有一。”一说谓纠合。朱熹《论语集注》：“九，《春秋传》作‘纠’，督也，古字通用。”④一匡天下：使天下得到匡正。匡，安定。⑤逮：赶上，追上。⑥鲍叔：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以善于知人著称。⑦仲父：即管仲，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仲父是齐桓公对他的尊称。⑧倡：古代表演歌舞杂戏的艺人。⑨优：古代表演乐舞、杂戏的艺人。

【译文】景公向晏子问道：“以前，我们的先君桓公，率领兵车三百辆，多次盟会诸侯，使天下得到安定。如今我率领兵车一千辆，可以在先君桓公之后成就霸业吗？”晏子答道：“桓公之所以能率领兵车三百辆，多次盟会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是因为左有鲍叔，右有管仲。如今您左右都是歌舞乐人，进谗言之人在前，谄媚奉承之人在后，又怎能赶上先君桓公而成就霸业呢？”

【原文】高子^①问晏子曰：“子事灵公、庄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耶？”对曰：“婴闻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婴之心，非三心也。”

【注释】①高子：齐景公大臣。

【译文】高子问晏子说：“您相继侍奉灵公、庄公及景公，他们都尊敬您。这是三位君主的心志一样呢，还是先生您的心志有三样呢？”晏子回答说：“我听说，一心一意可以侍奉百位君主，三心二意不可侍奉一位君主。所以说，三位君主的心意并不一样，我的心意也不是三样。”

杂 上

【题解】《杂上》篇以具体事例描述了晏子作为臣子如何劝谏君主，启发君王当行仁爱之政，表现了其明辨是非、坚持原则、遵守礼仪、尽忠职守的高尚品德。

【原文】景公使晏子为阿^①宰^②，三年而毁^③闻^④于国。公不悦，召而免^⑤之。晏子谢曰：“婴知婴之过矣。请复治阿，三年而誉^⑥必闻于国。”公复使治阿，三年而誉闻于国。公悦。召而赏之，辞而不受。公问其故，对曰：“昔者，婴之治阿也，筑蹊径^⑦，急^⑧门闾^⑨之政^⑩，而淫民^⑪恶之；举俭力^⑫孝悌，罚偷窳^⑬，而惰民恶之；决狱^⑭不避贵强，贵强^⑮恶之；左右^⑯之所求，法则与，非法则否，而左右恶之；事贵人^⑰体^⑱不过礼^⑲，而贵人恶之。是以三邪^⑳毁乎^㉑外，二谗^㉒毁乎内，三年而毁闻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筑蹊径而缓门闾之政，而淫民悦；不举俭力孝悌，不罚偷窳，而惰民悦；决狱阿^㉓贵强，而贵强悦；左右所求言诺，而左右悦；事贵人体过礼，而贵人悦。是以三邪誉^㉔于外，二谗誉乎内，三年而誉闻于君也。昔者，婴之所以当诛^㉕者宜赏，而今之所以当赏者宜诛，是故不敢受。”景公乃任以国政焉。

【注释】①阿：地名，即今山东省东阿县。②宰：古代官名。县宰，邑宰。③毁：毁谤，诋毁，詈骂。④闻：传布，传扬，传告。⑤免：辞职，解职。⑥誉：名誉，声誉。⑦蹊径：指小路。⑧急：重视。⑨门闾：城门与里门。指乡里、

里巷。⑩政：指家庭或团体的事务，如家政、校政。⑪淫民：游乐怠惰的人。⑫俭力：节俭并勤于耕作。⑬窳：懒惰。张纯一校注曰：“窳，惰也。又器不坚致也。”⑭决狱：判决狱讼。⑮贵强：位尊势大者。⑯左右：身边的亲信，近侍。⑰贵人：显贵的人。⑱体：体统，体制。《左传·定公十五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⑲过礼：超过常礼。⑳三邪：三种邪恶的事。张纯一校注曰：“谓淫民、惰民、贵强。”㉑乎：张纯一校注曰：“乎，孙本作于。”㉒二谗：张纯一校注曰：“二谗谓左右与贵人。”㉓阿：徇私，偏袒。㉔誉：称赞，赞美。《论语·卫灵公》：“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㉕诛：惩罚，责罚。

【译文】景公委派晏子任阿城的邑宰，过了三年，诋毁晏子的话传遍全国。景公很不高兴，便召回晏子欲将其罢免。晏子谢罪说：“我已经知道我的过错了，请允许我再去治理阿城，三年之后，好名声必会传遍全国。”景公便又委派他去治理阿城。三年之后，好名声果然传遍全国。景公很高兴，召回晏子欲赏赐他，晏子推辞不受。景公问他为什么不愿受赏，晏子答道：“以前，我治理阿城的时候，修筑小路，加强住宅、里巷门户防务，以致游乐怠惰的人憎恨我；提倡生活节俭，力行孝顺父母、热爱兄长，惩罚苟且、懒惰的人，以致懒惰之人怨恨我；判决诉讼不包庇显贵、豪强，以致显贵豪强厌恶我；身边办事的人有所求，合法的就给予，不合法的不给，以致身边之人讨厌我；接待地位显贵之人，规格不超过礼仪规定，因此地位显贵之人不喜欢我。于是，三种邪恶之人在外边毁谤，两种谗佞之人在内部毁谤。因此，三年内这些毁谤都传到您的耳边了。如今，我改变了原来的做法，停止修筑小路，放松住宅、里巷门户防务，游乐怠惰的人便高兴；不推崇生活节俭和尽力孝顺父母、亲爱兄长，不惩罚苟且懒惰之人，懒惰之人便高兴；判决诉讼时偏袒显贵豪强，显贵豪强便高兴；身边之人有所求，全都答应，身边之人高兴；接待地位显赫之人，规格超过礼仪规定，地位

尊贵之人高兴。因此，三种邪恶之人在外部称赞，两种谗佞之人在内部称赞。于是三年内，我的好名声就传到您的耳边了。以前，我受到责备的那些事情，实际上应该受到奖赏。如今，我受到奖赏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应该受到责罚。所以我不敢接受赏赐。”景公听罢，深有所悟，于是委任晏子主持国政。

【原文】景公正昼^①，被发，乘六马^②，御妇人，以出正门，刖跪^③击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④而不朝。晏子入见，景公曰：“昔者^⑤寡人有罪，被发乘六马以出正门，刖跪击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⑥之赐^⑦，得率百姓以守宗庙。今见戮^⑧于刖跪，以羞社稷，吾犹可以齐于诸侯乎？”晏子对曰：“君勿恶焉。臣闻之，下无直辞，上有惰君；民多讳言^⑨，君有骄行^⑩。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辞^⑪；君上好善，民无讳言。今君有失行^⑫，而刖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来庆，请赏之以明君之好善，礼之以明君之受谏。”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刖跪倍资^⑬无征^⑭，时朝无事。

【注释】①正昼：犹言大白天。《史记·龟策列传》：“正昼无见，风雨晦冥。”②六马：谓驾车之马众多。周制天子乘六匹马驾的车，诸侯乘四匹马驾的车。齐侯以大国地位僭用天子的礼制。③刖跪：刖，砍掉脚或脚趾，古代酷刑之一。刖跪，同“刖危”，断足的人。④惭：羞愧。《易·系辞上》：“将叛者其辞惭。”⑤昔者：往日，从前，昨天。⑥大夫：古职官名。⑦赐：赏赐，给予。⑧戮：羞辱，侮辱。⑨讳言：因有所顾忌而不敢说或不愿明说。⑩骄行：骄纵的品行行为。汉刘向《说苑·正谏》：“民多讳言，君有骄行。”⑪直辞：正直的言词。⑫君有失行：君上有错误的行为。⑬倍资：倍，加倍。资，货物、钱财。⑭征：指征收赋税。《左传·僖公十五年》：“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

【译文】齐景公大白天披散着头发，乘着六匹马驾的车，载着妇人经正门而出，门口一个受过砍脚酷刑的守门人，击打景公的车马，让其返回宫中，并说：“您这个样子可不是我们的君主啊！”景公感到很惭愧，因而没有上朝。晏子入宫拜见。景公说：“昨天，我有过错，我披散着头发，乘着六匹马驾的车要出宫门，被砍了脚的守门人拦住马匹，让我返回宫内，并说：‘您这个样子可不是我们的君主啊！’大夫，我因您和诸大夫的辅助，能够统率百姓保有宗庙，如今受到了被砍了脚的守门人的羞辱，使国家蒙受耻辱，我还能跟诸侯们平等吗？”晏子说：

“君主不要厌恶守门人。我听说，如果属下没有直谏之辞，君王的行为就会懈怠；如果百姓多有忌讳之言，君主就会有放纵的行为。古时英明的君主在位，属下便多直谏之辞；君主好善，百姓就没有忌讳的话。如今您有失礼行为，而被砍了脚的守门人制止了您，这是您的福气啊！因此，我来恭贺您。请您赏赐他，以表明君主喜欢良言；请您尊敬他，表明君主接受劝谏。”景公笑着说：“可以这样做吗？”晏子说：“当然可以。”于是，景公下令加倍赏赐被砍了脚的那个守门人，且免除了他家的税赋。此后一段时间，朝廷平安无事。

【原文】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前驱款门^①曰：“君至。”晏子被玄端^②立于门，曰：“诸侯得微^③有故^④乎？国家得微有事乎？君何为非时^⑤而夜辱^⑥？”公曰：“酒醴^⑦之味，金石^⑧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曰：“夫布荐席^⑨，陈簠簋^⑩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移于司马穰苴^⑪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穰苴介冑^⑫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兵作叛者二字）乎？大臣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不服乎（无大臣得微有不服乎一句）？君何为非时而来？”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夫子作将军）乐之。”穰苴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移于梁丘据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梁丘据左拥琴，右挈^⑬竽，行歌^⑭而出。公曰：“乐哉今夕！吾饮也。微彼二

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

【注释】①款门：敲门。②玄端：古代的一种黑色礼服。祭祀时，天子、诸侯、士大夫皆服之，天子晏居时亦服之。③得微：恐怕，莫非。微，非、不是。张纯一校注曰：“微，无也”。④故：意外或不幸的事变。⑤非时：不是时候，不在正常、适当或规定的时间内。⑥辱：劳驾，降临。张纯一校注曰：“辱，谓辱临。”⑦醴：甜酒。⑧金石：指钟磬一类乐器。⑨荐席：亦作“荐蓆”，垫席。《广雅》：“荐，席也。”⑩簠簋：簠与簋，两种盛黍稷稻粱之礼器。亦借指酒食、筵席。⑪司马穰苴：生卒不祥，姓田，为齐国大司马。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悦之，以为将军，将兵御燕晋之师。⑫介冑：披甲戴盔。《管子·小匡》：“介冑执枹，立于军门。”⑬挈：提起，悬持。⑭行歌：边走边唱。

【译文】景公举行酒宴，晚上时想把宴席转移到晏子家去。前边带路的随从敲晏子家的门说：“君主到了！”于是，晏子身披黑色朝服来到门口，一见景公便问：“诸侯们该不会有什么变故吧？国家该不会有什么事故吧？君主为何这个时候屈驾前来？”景公说：“现有香醇的美酒和优雅的音乐，我愿与先生共同享受。”晏子答道：“铺席设宴，安排簠簋等器具，有专人负责，我不敢参与。”于是景公便又转移到司马穰苴家去饮宴。前边带路的随从敲司马穰苴家的门说：“君主来了！”司马穰苴穿上甲冑、手持戟立于门口，一见景公便问：“莫非诸侯中有叛乱的么？大臣是不是有不服从命令的呢？君主为何这时候前来？”景公说：“我带有香醇的美酒、动听的音乐，愿与您共同享乐。”司马穰苴回答说：“铺设坐席，摆放簠簋等器具，有专人负责，我不敢参与。”景公只好又转移到梁丘据家去。带路的随从敲梁丘据家的门说：“君主到了！”梁丘据左面有人抱着琴，右面有人持着竽，边走边唱出门迎接。

景公说：“今夜饮酒，我真快乐啊！假如没有那两个人，怎么能治理我的国家？假如没有这一个人，怎么让我快乐？”

【原文】景公探^①雀鷇^②，鷇弱而反之。晏子闻之，不时而入见，北面再拜贺曰：“吾君有圣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当圣王之道者何也？”晏子曰：“君（君下当有有仁爱二字）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是长幼^③也。君曾禽兽之加^④焉，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也。”

【注释】①探：取，摸取。②雀鷇：须母鸟哺食的雏鸟。③长幼：慈怜幼小。④加：施及，加以。《孟子·尽心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译文】景公掏到一只幼雀，因幼雀太弱小，就又把它放回鸟窝。晏子听到此事，没等朝见之时便进宫拜见景公。晏子面北一再拜贺，对景公说：“我们君主具有圣贤君王之道了。”景公诧异地问道：“我掏了一只幼雀，幼雀太弱小须母喂食，所以又放回鸟窝。您把这事当作圣贤君王之道，这是为什么呢？”晏子答道：“君主有仁爱之心，所以您掏到一只幼雀，见这只幼雀很弱小，便又将它放回窝里。这是慈怜幼雀让它好好成长啊！君主连禽兽都施以恩惠，更何况对人呢？这就是圣贤君主之道啊！”

【原文】景公使养所爱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①养马者。是时晏子侍前，左右执刀而进，晏子止之，而问于公曰：“敢问古时尧、舜支解人从何躯^②始？”公惧焉，遂止。曰：“以属^③狱。”晏子曰：“请数之，使自知其罪，然后致之狱。”公曰：“可。”晏子数之曰：“尔有三罪：公使汝养马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旧无所字补之）最善

马^②，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杀公马，使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汝当死罪三也。令以属狱。”公喟然曰：“赦^⑤之。”

【注释】①刀解：用刀分割动物或人的肢体。《左传·宣公四年》：“宰夫将解鼋。”②躯：身体。③属：委托，嘱咐。④善马：良马。《史记·秦本纪》：“初，缪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⑤赦：免除，释放。

【译文】景公让马夫喂养自己喜爱的马，但马得急病死了，景公大怒，命令侍卫拿刀肢解马夫。此时，晏子正好陪伴景公，看见侍卫手握钢刀往前走去，晏子制止侍卫并问景公：“请问古时候尧、舜肢解活人，先从身体的哪一部分开始呢？”景公猛然恐惧起来，遂下令停止。景公又说：“将他交给狱吏治罪。”晏子说：“请允许我数说他的罪状，让其知道自己的罪过，然后再交给狱吏治罪。”景公说：“可以。”晏子对马夫说道：“你的罪状有三条：君主让你养马，你却将马给养死了，应当判死罪，这是第一条；你养死了君主最喜爱的马，当判死罪，这是第二条；因为你，使君主因一匹马病死的缘故而杀人，百姓听后一定怨恨我们君主，诸侯听后一定轻蔑我们的国家，因为你养死了君主之马，致使百姓对君主积下怨恨，使军队因丧失一匹良马而弱于邻国，你当判死罪，这是第三条。应将你交给狱吏治罪。”景公有悟，叹息说：“放了他吧！”

【原文】鲁昭公^①失国^②，走齐。齐景公问焉，曰：“子之迁位新，（子之迁位新当它本作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蚤十字）奚道^③至于此乎？”昭公对曰：“吾少之时，人多爱我者，吾体^④不能亲；人多谏我者，吾志^⑤不能用。是以内无弼，外无辅，辅弼^⑥无一人，谄谀我者甚众。譬之犹秋蓬^⑦也，孤其根荄^⑧，密其枝叶，春气至，僨^⑨以揭^⑩也（春至也作秋风一至根且拔矣）。”景公以其言语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国，岂

不为古之贤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贤^①，溺者不问隧^②，迷者不问路，譬之犹临难^③而遽^④铸兵，噎而遽掘井，虽速亦无及。”

【注释】①鲁昭公：生于公元前560年，卒于公元前510年，名姬裯（《史记》作“稠”），鲁襄公之子，鲁国之二十四代君主。②失国：失去国家政权。③奚道：奚，疑问词，犹何、为何、为什么。道，介词，从、由。④体：通“礼”。礼遇，厚待。⑤志：志向，志愿。《论语·公冶长》：“盍各言尔志？”⑥辅弼：辅佐君主的人，后多指宰相。⑦秋蓬：秋季的蓬草。⑧荻：草根。《汉书·礼乐志》：“青阳开动，根荻以遂。”⑨僨：倒覆，僵仆。⑩揭：掀起，拉开。⑪贤：有德行、有智慧的人。⑫隧：路，通路。⑬临难：谓身当危难，常指面临死亡。⑭遽：仓猝，匆忙。

【译文】鲁昭公丧失政权逃至齐国，齐景公问他说：“您登位还不久，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呢？”昭公说：“我年轻时，很多人都爱我，而我自己却未能礼遇亲近他们；很多人劝谏我，而我却没能采纳他们的建议。因此，身边没有监察纠正我过失的臣子，朝堂上没有辅佐我的臣子。辅佐我的没有一个人，然而阿谀奉承我的人却很多。这就好比秋天的蓬草，草根孤单，枝叶尚密，春风来到，很轻易就被吹倒。”景公把鲁昭公的话告诉晏子，说：“假如让鲁昭公返回自己的国家，难道他不会成为像古代那样的贤明国君吗？”晏子答道：“不会是这样。愚蠢之人总爱后悔，不贤德者总认为自己有德行；被水淹死者多因为不打听水的深浅，迷失方向者多是因为不问路。这就好比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难时才急急忙忙铸造兵器，吃饭噎着以后才急急忙忙去挖井，即使很快，也来不及了。”

【原文】景公游于麦丘^①，问其封人^②曰：“年几何？”对曰：“鄙人^③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国家。”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之嗣（旧无之嗣二字。补之）寿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④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对曰：“君过矣。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公曰：“寡人过矣。”于是赐封人麦丘以为邑^⑤。

【注释】①麦丘：地名，战国时齐邑，在今山东省商河县西北。②封人：官名。《周礼》谓地官司徒所属有封人，掌管修筑王畿、封国、都邑四周疆界上的封土堆和树木。春秋时各诸侯国都设有封人，典守封疆。同时掌管筑城之官亦称封人。③鄙人：知识浅陋的人。谦辞，对人称自己。④诚：真正，确实。⑤邑：封地，采邑。《周礼·地官·载师》：“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译文】景公出游到了麦丘，问此地镇守边界的官员说：“您高龄多少？”那人答道：“鄙人八十五岁了。”景公说：“您真长寿啊！请为我祝福。”那人说：“但愿您寿命比国家寿命还长。”景公听后说：“好啊！您再祝福一遍。”这位守边官员说：“愿您的子孙后代都长寿，都像我这年龄。”景公说：“太好了！您再祝福一遍。”这位守边官员说：“愿您切勿得罪百姓。”景公反问道：“的确有百姓获罪于君主，这是可能的，怎会有君主获罪于百姓的呢？”晏子回答说：“您错了！恕我冒昧地问一句，夏桀和商纣是被君主杀死的，还是被百姓杀死的呢？”景公听后说：“我是错了。”于是，将麦丘赏赐给这位守边官员作为世禄的封地。

【原文】晏子侍^①于景公。朝寒，曰：“请进暖^②食。”对曰：“婴非君奉饔^③之臣也，敢辞^④。”公曰：“请进服裘。”对曰：“婴非君茵席^⑤之臣也，敢辞。”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为者也？”对曰：“社稷

之臣。”公问：“社稷之臣若何？”对曰：“能立社稷^⑥，别^⑦上下之义^⑧，使当其理；制百官之序^⑨，使得其所；作为辞令，可布^⑩于四方也。”自是之后，君不以礼不见晏子。

【注释】①侍：陪从或伺候尊长、主人。《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侍于晋侯。”②暖：温暖，暖和。③餽：通“馈”，进食于人。④辞：推辞，辞谢。《书·大禹谟》：“禹拜，稽首固辞。”⑤茵席：亦作“茵席”。褥垫，草席。《韩非子十过》：“茵席雕文。”⑥能立社稷：能够确立稳定国家。⑦别：区分，辨别。⑧义：谓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⑨序：按次序区分、排列。《诗·大雅·行苇》：“序宾以贤。”⑩布：公布，宣布。

【译文】晏子陪伴着景公，早晨的天气非常寒冷，景公便说：“请给我盛碗热饭！”晏子说：“我不是为您端饭的臣子，因此，不能接受您的命令。”景公又说：“请给我穿上毛皮衣。”晏子接着说：“我不是负责您穿衣铺席的臣子，因此，仍不能接受您的命令。”景公反问道：“既然如此，那您为我做什么呢？”晏子答道：“我是社稷之臣。”景公继续问道：“所谓社稷之臣是什么样？”晏子说：“能够稳定国家。辨别君臣上下各自应遵循的道义，使他们做事合乎原则；设定百官的等级，使他们各自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位；制定的辞令，能够传布四方。”从此以后，景公凡是礼义不完备时，就不敢召见晏子了。

杂 下

【题解】本篇通过晏子的言行及晏子去世后景公的言行，表现了晏子“正己化人，行为世范”的影响力，也说明了良才难得。

【原文】晏子朝^①，乘弊车驽马^②，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邪？何乘不佼^③（佼作任）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④之路舆^⑤（路舆作辒车）乘马，三反^⑥不受。公不悦，趋^⑦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对曰：“君使臣监^⑧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食饮之养^⑨，以先^⑩齐国之民，然犹恐^⑪侈靡^⑫而不顾行也。今路舆（路舆作辒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⑬，侈其衣食而多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不受。

【注释】①朝：臣下朝见君王。孔颖达疏：“旦见君谓之朝。”②驽马：劣马。《周礼·夏官·马质》：“马量三物，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驽马。”③不佼：不好。④遗：给予，馈赠。《书·大诰》：“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⑤路舆：即路车、辒车，古代天子或诸侯贵族所乘的车。⑥三反：多次往返。《战国策·齐策四》：“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⑦趋：通“促”。催促，催促。⑧监：察看，督察。⑨养：奉养，事奉。⑩先：教导，倡导。⑪恐：担心，恐怕。《书·盘庚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⑫侈靡：奢侈浪费。《吕氏春秋·节丧》：“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⑬无义：不讲礼仪。

【译文】晏子上朝时，坐着破车，驾着劣马。景公见到这种情景，说：“嘿！夫子的俸禄少吗？为何乘坐如此不好的车呢？”晏子走后，景公派梁丘据给晏子赠送一辆大车和四匹马，去了多次，晏子都不接受。景公很不高兴，让人快去召晏子入宫。晏子来到后，景公对他说：“您如果不接受所赠车马，我以后也不乘坐马车了。”晏子答道：“您让我监督群臣百官，因此我节制自己衣服饮食的供应，为齐国人民做出表率。尽管如此，我仍然担心人民会奢侈浪费而不顾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您作为君王乘坐四马大车，我作为臣下也乘四马大车，那么面对百姓中不讲道义、衣食奢侈而多不考虑自己行为是否得当的人，我就无法禁止了。”于是，晏子还是没有接受。

【原文】晏子相^①景公，其论人^②也，见贤即进^③之，不同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避君所爱；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

【注释】①相：古官名，百官之长，后通称宰相。②论人：选拔人才。论，通“抡”。《墨子·所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③进：推荐，引进。

【译文】晏子作为景公的宰相，他选拔人才的原则是：遇到贤德之人就推荐他，不迎合君主的喜好；看到不贤德的人就罢免他，不避开君主所宠爱的人。自己的所作所为无私心，规劝君主直言不讳。

【原文】景公游淄^①，闻晏子卒^②，公乘而驱^③。自以为迟，下车而趋^④；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⑤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至，伏尸^⑥而号^⑦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⑧。寡人犹且淫逸而不收^⑨，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国，不加^⑩寡人而加之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乎？”

【注释】①淄：水名。即今山东省的淄河。《书·禹贡》：“嵎夷既略，潍淄其道。”②卒：古代指大夫死亡，后为死亡的通称。《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③驱：鞭马前进。孔颖达疏：“走马谓之驰，策马谓之驱。”④趋：疾行，奔跑。⑤比至：及至，到。⑥伏尸：伏在尸体上。《战国策·燕策》：“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⑦号：哭，大声哭。⑧尺寸：形容事物些许、细小或低微。⑨收：约束，控制。张统一校注：“收，敛也。”⑩不加：不予。

【译文】景公出游淄水，听说晏子逝世，急忙驱车返回。景公自以为车行得慢，便下车奔跑，发现奔跑不如坐车快时，又上车急驰。及至到达都城后，他先后四次下车奔跑。边走边哭，赶到晏子家，趴在晏子的尸体上痛哭，说：“大夫，您白天黑夜劝谏寡人，大小事都不放过，尽管如此，寡人仍然奢侈放纵而不知收敛，使百姓的怨恨累积深重。如今，上天降灾于齐国，不降到寡人身上，却先降到夫子身上。齐国的江山危险了，百官中还有谁能指出我的过失呢？”

【原文】晏子没^①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公射出质^②，堂^③上唱善^④，若出一口^⑤。公作色大息^⑥，播^⑦弓矢。弦章^⑧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矣，未尝闻吾不善。今射出质，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智^⑨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然而有一焉。臣闻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尺蠖^⑩食黄其身黄，食苍^⑪其身苍，君其犹有食谄^⑫人之言乎？”公曰：“善。”

【注释】①没：通“歿”，死。②出质：射出的箭未中箭靶。③堂：殿堂上，正厅上。《仪礼·聘礼》：“堂上八豆，设于户西西陈。”④唱善：称善。犹叫好。

⑤一口：一人之口。⑥大息：同“太息”，大声长叹，深深地叹息。⑦播：分散。引申为抛洒。⑧弦章：春秋齐人，名宾胥无，字弦章，桓公时为大司理（主管狱讼）。⑨智：智慧。《老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⑩尺蠖：蛾的幼虫，生长在树上，颜色像树皮色，行动时身体一屈一伸地前进。北方称步曲，南方称造桥虫。⑪苍：多指灰白色或植物的青色。以此引申出苍老、苍凉等会意词。⑫谄：奉承，献媚。《礼记·少仪》：“颂而无谄，谏而无骄。”

【译文】晏子死后十七年，景公请诸位大夫饮酒。景公酒后射箭脱靶，殿堂上饮酒的诸位大夫高喊“射得好”，喊声整齐，若出一人之口。景公脸色大变，大声叹息，抛掉了弓箭。这时弦章入见，景公说：“弦章啊！自从我失去晏子，至今十七年了，未曾听到谁说我有不对之处。今天我射箭脱了靶，大喊‘射得好’者如出一人之口。”弦章答道：“这是诸臣不成材呀！以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发现君主的过错；以他们的勇气，不敢触犯国君而当面谏言。这样便出现了众口一词的情况。我听说，君主喜欢穿的，臣子们便乐意穿；君主喜欢吃的，臣子们便乐意吃。尺蠖吃了黄叶，身体就发黄；吃了青叶，身体就发青。君主大概还是喜欢听谄媚者的话吧！”景公说：“你说的太好了！”

司马法

【题解】“司”是掌管，“马”是马匹，掌管马匹名为“司马”。军政中最急的事，古时为马匹，所以掌军政的官古称“司马”。本篇称《司马法》，就是国家军政的法律。本书系周初（前1140年后）草稿，迄今已有三千余年，相传原作是姜太公及周公所做。孙星衍说：“古有黄帝兵法、太公六韬、周公司马法”。据《史记·卷六四〇·司马穰苴列传》记载，战国初期齐威王命令大臣追述古代的《司马法》，同时也把春秋末期齐景公时的将军司马穰苴的兵法附入其中。于公元前378年后成书。周武王本此原则伐灭商纣王。周公本此原则以东征平乱，建立周朝八百年基业。齐桓公、齐景公、齐威王本此原则成就霸业。有很多人用本书文句注证《孙子兵法》。

《司马法》这本书是治国、平天下的书，所以《汉书·艺文志》把此书列为礼部书而不视作兵法。汉志著录《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隋、唐诸志皆著录三卷。该书亡佚情况严重，今残存《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等五篇。

本书第一篇首先指出“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说明治国要以仁慈博爱为出发点，用义来治国。《群书治要》所录的是《仁本》《天子之义》两篇的部分内容，认为治国治军都应以仁为根本以义为宗旨，而对其中关于军法军规的内容则较少涉及，足见魏徵等人与古人观点一致，强调以仁义治国、平天下。

【作者简介】姜太公（约前一一二八—约前一〇一五），本名吕尚，姜姓，字子牙，被尊称为太公望，武王尊之号为“师尚父”，后人多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司马法》相传是姜子牙所写，但到战国时已散失。

【原文】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治之谓正^①。治民用兵，平乱讨暴^②，必以义。是故杀人安^③人，杀之可也。以杀止杀，杀可以生^④也。攻^⑤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除民害，去乱君也。以战去战^⑥，虽战可也。故仁^⑦见亲^⑧，义见悦，智见恃^⑨，勇见方^⑩，信见信^⑪。将有五材^⑫，则民亲悦恃方而信之也。故内^⑬得爱焉，所以守^⑭也；外得威^⑮焉，所以战也。利加于民则守固，威加敌民则战胜。

【注释】①正：合乎法度、规律或常情。②讨暴：讨伐、惩治暴乱。③安：使安定。④生：生存，活。与“死”相对。⑤攻：攻击，进攻。⑥以战去战：用战争消灭战争。⑦仁：慈仁。⑧亲：被亲近。⑨恃：依赖，凭借。⑩方：法式，取法，效法。⑪信：信从，相信。⑫五材：亦作“五才”，指忠、信、仁、智、勇。⑬内：指朝廷。⑭守：守卫，防守，把守。⑮威：显示的使人畏惧慑服的力量。《老子》：“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译文】古人以仁爱为根本，用合乎道义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这种治理的方法叫做常法（治民用兵，平乱讨暴，必定要合乎道义）。因此，杀掉坏人而使大众得到安宁，杀人是可以的（杀人是为防止更多的杀戮。如此杀人可以让更多人活下来）；攻打别的国家，是为了爱护它的民众，攻打是可以的（为民除害，去除乱君）；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争，虽然去战争，也是可以的。因此，君主施行仁道民众会亲近，坚持道义会使民众悦服，有智慧会使民众有所依靠，勇敢会为民众所效法，以诚信取信于民（将领有五种德性——仁、义、智、勇、信，则人民会亲近、会喜悦、会有所依靠、会有所效法，并能信任他）。所以，在国内得到人民的爱戴，所以可以守卫国土；在外具有威慑力量，所以能战胜敌人（利益给予人民，则可以固守国土；威慑力量加于敌人，则能战胜敌人）。

【原文】故战道^①，不违^②时^③，不历^④民病^⑤，所以爱吾民也；春秋

兴师^⑥为违时，饥疲^⑦不行^⑧，所以爱己（本书己或作民）也。不加丧^⑨，不因凶^⑩，所以爱其民也；敌有丧饥疲不加兵^⑪，爱彼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大寒甚暑，吏士懈倦，难以警戒；大寒以露，则生外疾；甚暑以暴^⑫，则生内疾。故不出师，爱己彼之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春搜^⑬秋猕^⑭，振旅^⑮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注释】①战道：战争的规律或法则。②违：违背，违反。③时：指天时。④历：选择。⑤民病：民众的苦难。⑥兴师：举兵，起兵。⑦饥疲：饥饿疲乏。⑧不行：不行进，不前进。⑨丧：指祸难。⑩凶：灾荒，收成坏。⑪加兵：发动战争，以武力进攻。⑫暴：通“曝”。晒。⑬春搜：帝王春季的射猎。《左传·隐公五年》：“故春搜、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⑭猕：秋天打猎。⑮振旅：整顿部队，操练士兵。

【译文】作战的原则是：不违背天时气象，不选择民众苦难时兴兵，以爱护自己的民众（春季与秋季举兵，为不合时令。饥饿疲乏不前进。这都是为了爱护百姓）；不乘敌人祸难时去进攻它，也不趁敌国灾荒时去进攻它，以爱护敌国的民众（敌人有祸难或饥饿疲乏，不以武力进攻，以爱护敌国的民众）；不在冬夏两季兴兵作战，以爱护敌我双方的民众（大寒大暑，吏士松软疲困，难以警戒。大寒暴露，则生外疾；大暑以晒，则生内疾。故不出师，以爱护敌我双方的民众）。所以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记备战必定危险。天下既已平定，每年春秋两季还是要用打猎来进行军事演习，整顿和训练军队，这都是为了不忘备战。

【原文】古者，逐奔^①不远^②，从绥^③不过三舍^④，不穷^⑤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⑥而鼓^⑦，是以明其信也（旧无是以明其信也六字。补之）。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⑧服^⑨，是以明其勇

也。知始知终，是以明其知^⑩也。五德^⑪以时合散（散作教^⑫），以为民纪^⑬，古之道也。仁义勇智信，民之本。随时而施舍^⑭，为民纲纪^⑮，古之所传政道^⑯也。

【注释】①逐奔：追逐逃跑者。奔，败北。《谷梁传·隐公五年》：“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②不远：古时追击战败逃跑的敌人不超过一百步。远，遥远、距离长。③从绥：从，追逐。绥，退军。④三舍：古代一舍三十里，三舍为九十里。⑤穷：困厄，使陷于困境。《礼记·儒行》：“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⑥成列：形成队列，排成行列。⑦鼓：指击鼓使进。《易·中孚》：“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⑧舍：开释，赦免。《周礼·秋官·司圜》：“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⑨服：顺从，降服。⑩知：“智”的古字。聪明，智慧。《礼记·中庸》：“好学近乎知。”⑪五德：比喻物的五种特征。古谓玉有仁、智、义、礼、信五德。⑫教：教育。《孟子·梁惠王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⑬民纪：人民行为的准则。《礼记·祭义》：“致物用，以立民纪也。”⑭施舍：给人财物。⑮纲纪：法度，纲常。《荀子·劝学》：“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⑯道：方法，途径。

【译文】古时候，不穷追战败逃跑的敌人，追逐退却的敌军不超过九十里。不使失去战斗能力的敌人陷于困境，并哀怜敌方的伤病人员，这显示出他的仁爱精神；等敌人布阵完毕再发起进攻，这是为了表明他的诚信；争礼义而不争利益，这是为了表明他的正义；还能赦免已降服的敌人，这是为了显示他的勇气；能知道战争开始时的形势并预知其结局，这是显示他的智慧。五德（此指仁、信、义、勇、智）按相应的时机实施教育，把它作为人民行为的准则，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仁、义、勇、智、信这五德是人民行为的根本依据。随时因机施教于人民，当作人民生活的法度，这是古时候所传下来的为政方法）。

【原文】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①地之宜^②，官人^③之德，而正名^④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则可法^⑤。立国^⑥辨职^⑦，立国治民，分守境界，各治其职。诸侯悦^⑧怀^⑨，海外来服^⑩，服从己也。狱^⑪弭^⑫而兵寝^⑬，圣德^⑭之治（治作至）也。

【注释】①设：适合。②宜：正当的道理，适宜的事情或办法，适当的地位。③官人：选取人才，给以适当的职位。④正名：使名分与事实相符。⑤法：仿效，效法。⑥立国：分封诸侯国。⑦职：职位，亦指任职的处所。⑧悦：悦服。⑨怀：指心内、心中。⑩来服：顺服。⑪狱：争讼。⑫弭：止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⑬寝：止息，废置。⑭圣德：犹言至高无上的道德。一般用于古之称圣人者，也用以称帝德。

【译文】从前的君王治理天下，顺应天道，因地制宜，任用贤德的人为官吏，明确各自的名分，管理相应的事务（正的意思，是辨正官位名称，使名实相符。名正则可为人民效法）；分封诸侯，区分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职责（立国治民，分守疆界，各司其职）。是诸侯心悦诚服，海外诸国也来归附（指服从自己），国内诉讼止息，监狱一空，战争停息。这是圣德君主至高无上的治理方法和成效。

【原文】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①；兴^②甲兵^③，以讨不义；巡狩^④省方^⑤，会诸侯，考^⑥不同。其有失命^⑦，乱常圯^⑧德，逆天之时，遍告于诸侯，章明有罪，天子正刑^⑨。刑者，正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义，伐不从王者之法也。冢宰^⑩与伯（伯作百官^⑪二字）布命于军曰：“入罪国（国作人）之地，无暴^⑫神只，无行田猎，无有暴虐，无弃（弃作毁）土功^⑬，无燔^⑭墙屋，无伐树木，无取六畜^⑮，无取禾粟^⑯，无取器械^⑰。见其老幼，奉^⑱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⑲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⑳其国，举贤更立^㉑，明正复职^㉒。王者与四方

诸侯伐无道之国，整顿其民人，举贤良更立为君，奉尊王法，复五官^{②③}之职事也。

【注释】①五刑：五种轻重不等的刑法。秦以前为墨、劓、剕（刖）、宫、大辟（杀）。即刺面、割鼻、断足、阉割生殖器、杀头等五种刑罚。②兴：派遣，发动。③甲兵：指战争、战乱。④巡狩：亦作“巡守”，谓天子出行，视察邦国州郡。⑤省方：巡视四方。⑥考：省察，察考。⑦失命：违误命令。⑧圯：塌，毁坏。⑨正刑：谓正定刑律。明正典刑。⑩冢宰：周官名，亦称太宰，为六卿之首，即百官之首。⑪百官：古指公卿以下的众官。后泛指各级官吏。⑫暴：欺凌，凌辱。⑬土功：指治水、筑城、建造宫殿等工程。⑭燔：焚烧。⑮六畜：指马、牛、羊、鸡、狗、猪。泛指各种牲畜。⑯禾粟：谷粟。⑰器械：工具。亦泛指用具。⑱奉：帮助。⑲校：抵抗，抗争。⑳修正：治理。㉑更立：改立。㉒复职：恢复原职。㉓五官：殷周时分掌政事的五个高级官职。

【译文】其次，贤王制定礼乐制度，又设立五种刑罚；派遣军队，讨伐不义之国；亲自去各诸侯国巡视，会见诸侯，考察其是否遵守礼乐制度。他们若有违误命令、扰乱纲常、泯灭道德、违逆天意的情况时，就遍告各国诸侯，公布其罪行，由天子明正典刑（刑是用以端正天子之法的。刑是用以讨伐不义、伐不从天子者的方法）。每当这时，冢宰率各级官吏向军队发布命令：“进入有罪之人的封地，不准亵渎损毁他们供奉的天神、地神等神灵之位；不准打猎，不准有暴虐行为；不准毁弃治河、筑城、建造宫殿等工程，不准烧毁房屋建筑；不准砍伐树木，不准擅取牲畜，不准私取粮食，不准私取用具；见到老人和儿童，要护送他们回家，不准伤害；即使遇到壮年人，只要他们不抵抗就不和他为敌；敌兵如果受伤了，给予医治后让他们回去。”有罪的人既已被诛杀，天子和诸侯们还要帮助治理好那个国家，选用贤人，改立国君，阐

明政令，恢复其各级官职（天子与四方诸侯，讨伐无道之国，整顿它的人民，推举贤良之人，改立国君，奉尊王法，恢复百官的职事）。

【原文】古者逐奔不远，从綏不及^①，所以示君子且有礼。不远则难诱^②，不及则难陷^③。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④之也。

【注释】①不及：赶不上，来不及。②诱：欺诳，诱骗。③陷：陷阱，坑穴。
④贵：崇尚，重视，以为宝贵。

【译文】古人用兵，不远追败逃的敌人，追逐退军不一定要赶上，这是为了表明君子的礼让。不远追就不易被敌人所诱骗，不赶上就不容易陷入陷阱。予以礼让是为了巩固自己，施以仁爱就能胜利。取胜以后，礼让、仁爱的教育还可以再进行，因而君子很重视礼让和仁爱。

【原文】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①，赏无所生，罚无所减^②也。民有一善，处一事，故能尽民之善，无损德^③弃民^④也。能堪^⑤其事，故赏罚无所施也。有虞氏^⑥不赏不罚而民可用^⑦，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⑧也；殷罚而不赏，至威^⑨也；周以赏罚，德衰也。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⑩列^⑪，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赏功不移时^⑫，罪恶不转列，所以劝善惩恶，欲速疾^⑬也。大捷^⑭不赏，上下皆不伐^⑮善也。一军皆胜，上下俱不取功也。上苟不伐善，则不骄^⑯矣；下苟不伐善，必不登（不登作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⑰之至也。大败不诛，上下皆不善在己也。一军奔北^⑱，人皆有罪，故不诛，上下俱有过失也。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上下不取其善，君不骄下，下不求进^⑲也。

【注释】①简民：怠惰之民。②诫：《广韵》：“言警也。”③损德：有损道德的行为。④弃民：被社会摒弃之人。⑤堪：胜任。⑥有虞氏：古部落名。传说其首领舜受尧禅，都蒲阪。⑦用：出力，效命。⑧至教：最好的教导。《礼记·礼器》：“天道至教。”⑨威：震慑，使知畏惧而服从。⑩不迁：不改变。《楚辞·九章·怀沙》：“离愍而不迁兮，愿志之有象。”⑪列：行列，位次。⑫移时：经历一段时间。⑬速疾：犹迅速。⑭大捷：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⑮伐：自我夸耀。⑯骄：骄傲，骄纵。⑰让：谦让，推辞。⑱奔北：败逃。⑲进：晋升，提拔。《书·君陈》：“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译文】所以，礼和法互为表里，文和武如左膀右臂，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古代贤明的君王，彰显人民的美德，竭力鼓励人民的善行，所以没有败坏道德的事，也没有怠惰的人民，因而奖赏无从颁发，惩罚无从施行（人民有一种长处，就任以相应的一件事，因而能竭尽人民的善行，没有损道德的行为及被社会摒弃之人。都胜任他们所做的事，所以赏罚无所施行）。虞舜不用赏也不用罚，而人民都能为他效命，这是由于最高的道德感召所致；夏代只用奖赏而不用惩罚，这是由于最好的教化所致；商代只用惩罚，而不用奖赏，这是由于强大的威势震慑所致；周代赏罚并用，这是由于道德已经衰败了。奖赏不要错过时机，为的是使人民迅速得到做善事的利益；惩罚就地执行，为的是使民众迅速看到做坏事的害处（赏功要立刻行赏，惩恶要就地执行。这是为了劝善惩恶，让民众迅速看到果报）。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不颁发奖赏，上下就不会自我夸耀（一军皆胜，上下都不会争功）。在上位的人如果不夸功，就不会骄傲自满；处下位的人如果不自我夸耀，就不会有竞比的心。上下都能这样不自我夸耀，就会形成互相谦让的好风气。全军大败之后不进行惩罚，上下都会认为过错是在自己身上（一军败逃，每个人都有罪，之所以不诛杀，是因为上下都有过失）。在上位的人如果认为过错在自己身上，必定悔改其错误；处下位的人如果认为错误在自己，必定会远离

群书治要译注

罪过的行为。上下都像这样争着分担过错的责任,就会形成互相谦让的好风气(上下不自我夸耀长处。君王对待下位之人不骄傲,臣下不求晋升与提拔)。

孙子兵法

【题解】《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现存最早、最杰出的兵法，春秋末孙武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图九卷。其后历代著录虽数不一，但皆为十三篇。今本十三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该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及以前战争经验，提出了一些重要规律，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受到历代兵家广泛推崇，《孙子兵法》历来被称为“兵经”。《孙子兵法》注家甚众，以曹操、杜佑、李筌、杜牧、陈皀、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等十一家注最有名，现存宋本较详备。

魏徵以曹操注《孙子兵法》为底本，于《群书治要》中选录了《孙子兵法》中八个篇段，可谓《孙子兵法》的精华。他向唐太宗进谏不仅是限于治军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唐太宗知道“偃武修文，治国安民”的重大意义。故在节选《孙子兵法》时，没有直接节录在具体战役中如何用兵的战略、战术，而是在宏观上反复论述战争的性质、目的及意义，这些在本卷中都有明显体现。

【作者简介】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出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春秋时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广饶县）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受任为将。

群书治要译注

领兵打仗，战无不胜，与伍子胥率吴军破楚，五战五捷，率兵六万打败楚国二十万大军，攻入楚国郢都。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所著《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孙子兵法》现已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原文】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①为上，破国^②次之；兴兵深入^③长驱^④，据其都邑^⑤，绝其外内，敌举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服得之为次也。全军^⑥为上，破军^⑦次之；全卒^⑧为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⑨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⑩，善之善者也。未战而敌自屈服也。

【注释】①全国：贾林曰：“全得其国，我国亦全，乃为上。”②破国：击破敌国，消灭敌国。③深入：进入到内部或中心。汉贾谊《过秦论下》：“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④长驱：向前奔驰不止，长途向前驱驰。⑤都邑：指京城、京都。⑥全军：谓不战而以计谋使敌军全部降伏。⑦破军：败兵。⑧全卒：保全步兵。李筌曰：“百人已上为卒。”⑨非善：张预曰：“战而后能胜，必多杀伤，故云非善。”陈皞曰：“战必杀人故也。”曹操曰：“未战而战自屈，胜善也。”⑩不战而屈人之兵：未经战斗便让敌军降服。曹操曰：“未战而敌自屈服。”李筌曰：“以计胜敌也。”王皙曰：“兵贵伐谋，不务战也。”

【译文】孙子说：大凡用兵的方法，以保全国家为上策，击破敌国使之投降次之（发兵进入到敌国境内，长途向前驱驰，占据敌人的京都，断绝敌军内外的支援，让敌方全国都来归服为最上。以兵击破敌军使敌国归服而得胜为次）；保持全军完整是上策，打败敌军次之；保持全卒完整是上策，击破敌卒使之降服次之。因此，百战百胜，还称不上是最高明的，不交战而使敌兵降服，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还没开战而敌人自动屈服）。

【原文】故上兵伐谋^①，敌始有谋，伐之易也。其次伐交^②，交，将合也。其次伐兵^③，兵形已成。下攻攻城。敌国已收其外粮城守^④，攻之为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⑤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不久^⑥也，必以全争^⑦于天下，故兵不钝^⑧而利可全也。

【注释】①伐谋：破坏敌方施展的谋略。一说以谋略战胜敌人。颜师古注：“言知敌有谋者，则以事而应之，沮其所为。”杜牧注：“敌欲谋我，伐其未形之谋。”②伐交：谓破坏敌方与其他方面的联合。颜师古注：“知敌有外交连结相援者，则间误之，令其解散也。”张预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举兵伐敌。”③伐兵：谓通过两军对战而取胜。梅尧臣曰：“以战胜。”④城守：城池的守备。⑤拔：攻取，攻伐。⑥不久：不能长久。曹操曰：“毁灭人国，不久露师也。”⑦全争：谓不动一卒、不攻一城，完全用智谋使敌降伏。曹操曰：“不与敌战，而必完全得之，立胜于天下，不顿兵血刃也。”⑧不钝：不损坏。

【译文】所以最高的战略是破坏敌方施展的谋略而战胜敌人（敌方才开始有谋略，破坏它是比较容易的），其次是以破坏敌方与其他方面的联合来战胜敌人（交，联合他方），再其次是以通过两军对战而取胜（用兵的形势已经形成），最下策是攻击敌人的城堡或要塞（敌军已经收回其外面的军粮及城池的守备，而去攻之，为下策）。因此善于用兵者，使敌军屈服而用不着打仗，夺取敌城而不用强攻的办法，毁灭敌国就当以速战速决行之。不动一卒、不攻一城，完全用智谋使敌降伏而获得天下，所以军队既不损伤又能达到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原文】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定势，水无常形^①，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②。

【注释】①常形：固定的形态或形状。②神：神奇，神异。韩康伯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曹操曰：“势盛必衰，形露必败，故能因敌变化，取胜若神。”梅尧臣曰：“随而变化，微不可测。”

【译文】用兵之道有如流水。水的特性是避开高处而奔流向下，用兵之道是避开主力而攻击薄弱之处。流水因地形而变化流向，用兵根据敌情而决定其制胜方法。所以战争没有固定的形势，流水没有固定的形态。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变通策略从而取胜的人，才算是用兵如神。

【原文】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苟^①便于事，不拘^②于君命也。无恃^③其不来，恃吾有以能待之也；无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注释】①苟：如果，假使。②不拘：不拘泥，不计较，不限制。③无恃：不依赖，不凭借。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设备也。”李筌曰：“预备不可阙也。”杜佑曰：“安则思危，存则思亡，常有备。”梅尧臣曰：“所赖者，有备也”。

【译文】孙子说：大凡用兵的法则是，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假使方便行事，可以不拘束于君命）。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能充分的准备来应战；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敌人不可攻破的条件。

【原文】夫唯^①无虑^②而易于敌者，必禽^③于人。故卒未附亲^④而罚之，即不服，不服即难用也。卒已附亲而罚不行者，即不可用矣。故令之以文^⑤，齐之以武^⑥，是谓必取^⑦。令素行^⑧则民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⑨也。

【注释】①唯：独，仅，只有。陈皞曰：“惟，犹独也。”②无虑：没有深谋远虑。杜牧曰：“无有深谋远虑，但恃一夫之勇，轻易不顾者，必为敌人所擒也。”③禽：“擒”的古字。俘获，被俘，制伏。④附亲：使之归附亲近。⑤文：文治，文事，文职。与“武”相对。曹操曰：“文，仁也。”⑥武：刑罚。曹操曰：“武，

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罚。”⑦取：容易地征服别国或打败敌军。

⑧素行：一贯认真执行。梅尧臣曰：“素，旧也。威令旧立，教乃听服。”⑨相得：彼此投合。张预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

【译文】只有那种既没有深谋远虑而又轻敌的人，才必然被敌人所俘虏。所以未得军心就施行处罚，士兵就会不服，不服就难以用他们去作战；士兵已经依附而不执行军纪刑罚，那么也无法用以作战。所以要用仁义道德来教导士兵，用刑罚来整治士兵，这样一定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命令一贯认真执行，人民便会信服。命令一贯认真执行，就能与众士兵相处彼此投合。

【原文】战道^①必胜，主曰无战，必战；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②，唯民是保^③，而利全于主，国之宝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④；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全（全作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恩不可专用，罚不可专任^⑤。

【注释】①战道：战争的规律或法则。②退不避罪：退不逃避惩处。何氏曰：“进岂求名也？见利于国家、士民，则进也。退岂避罪也？见其蹙国残民之害，虽君命使进，而不进，罪及其身不悔也。”③保：安定。王皙曰：“战与不战，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④深溪：深峭的山谷，危险之地。⑤专任：单独依靠。

【译文】因此作战之道是：如果判定此战必胜，即使君主下令不战，主将一定要坚持开战；如果据战势权衡此战不能取胜，即使君主下令要战，主将也要坚持不战。总之，进不求战胜之名，退不避违命之罪，只求保全人民，又有利益于君主。这样的将帅，是国家的珍宝啊！爱护士兵像对待婴儿一样，那么士兵就可与他共赴深谷险境；对

待士兵如同自己的爱子，那么士兵就愿意与他同生死共患难。如果厚待士兵而不能使之赴敌，爱兵如子而不能以令制之，违法乱纪而不加惩治，这就好像是骄纵的子女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恩不可以单独使用，罚也不可以单独使用）。

【原文】知吾卒之可以击^①，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胜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②；知天知地，胜乃可全^③。

【注释】①击：攻打，进攻。杜牧曰：“可击者，勇敢轻死也；不可击者，顿弊怯弱也。”②不殆：不危险。《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③全：保全。

【译文】确知我军之势强可以进攻作战，而不知此时的敌军之势亦强尚不可攻打，胜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知道此时敌军势弱可以去攻打，而不知道自己的军队此时（士气和时势都）不宜出击，胜利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知道此时的敌军可被攻击，知道自己的军队也可以作战，而不知地形不利于我军作战，胜利的可能性仍只有一半（胜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胜）。所以说，洞察敌军之虚实及我军之强弱，战则必胜而不会有危险；既通天时，又懂地利，战胜之功就可以保全。

【原文】明主虑^①之，良将修^②之。非利不赴^③，非得不用^④，非危不战。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⑤而兴军，将不可以愠^⑥而致战。合于利而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将敬^⑦之。此安国之道也。

【注释】①虑：思考，谋划。张预曰：“君当谋虑攻战之事，将当修举克捷之功。”②修：学习，研习。③赴：起兵，兴兵。李筌曰：“明主贤将，非见利不起兵。”④非得不用：无必胜把握就不可轻易用兵。贾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⑤怒：气愤，愤怒。⑥愠：含怒，怨恨。⑦敬：警戒，警惕。杜牧曰：“警言戒之也。”

【译文】贤明的君主定会慎重地考虑战争攻伐之事，贤良的将帅定会勤修作战制胜的策略。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就不要兴师动众，无必胜把握就不要轻易用兵，不是形势危急就不要轻易开战（不得已而用兵）。君主不可因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随情绪而进行战争。有胜算之利才可以用兵，无胜算之利就停止用兵。愤怒可以转为欢喜，生气可以转为喜悦，然而国家亡了却无法复存，人死了也不可能再活过来。所以说，明智的君主用兵特别慎重，贤良的将帅要格外警戒而不轻战。这是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关键！

【原文】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①，公家之奉，日千金^②；内外骚动^③，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④。古者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言十万之师（师下有举字），不事不耕（不耕作耕稼）者凡七十万家也。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⑤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⑥也，非胜之主也。故明王圣主、贤君胜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⑦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祷祀以求也。不可象^⑧于事也，不可以事类求也。不可验^⑨于度^⑩，不可以行事度也（不可以行事度也作不可以度数推），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注释】①费：财用，费用。②千金：极言钱财多。③骚动：动荡，不安宁。④七十万家：春秋时期兵制基于井田，一家从军，七家从事后勤任务，因此兴师十万就有七十万家不能正常从事耕作。李筌曰：“古者，发一家之兵，则邻里

三族共资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万家，而资十万之众矣。”⑤爵禄：官爵和俸禄。⑥佐：指辅佐者。⑦先知：认识事物在众人之前。⑧象：类推，类比。杜牧注：“象者，类也，言不可以他事比类而求。”⑨验：征兆，征象。梅尧臣曰：“不可以度数验也，言先知之难也。”⑩度：推测，估计。

【译文】举兵十万，出征千里之外作战，人民所负担的费用和公家的开支，每日要花费千金，国家因而不能安心从事耕作的有七十万家（古代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供奉。十万之师去打仗，而导致不耕地不做事的有七十万家）。敌我相持好多年，为的是争取最后有胜利的一天，如果因吝惜官爵、俸禄、金钱，（不使用间谍刺探敌方虚实）不能掌握敌情而导致失败，那是最不仁慈的事！此类人不是领兵高明的将帅，不是以仁义辅佐君主的贤臣，也不是克敌制胜一方的主导者。所以圣明的君主以及贤德的将帅，之所以行动必稳操胜券，成就的功绩远超众人，就在于他们事先洞察敌情。想要预先知晓敌情的人，不可通过求鬼神而获知敌情，不可以凭借类似事物的比较推断敌情，也不能用征兆去估计揣测敌情，必须通过谋略或间谍取得对方情报，才能知晓敌情。

群书治要 卷三十四 老子 鹖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题解】《老子》又名《道德经》或《德道经》，为老子在函谷关前所作。《老子》《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老子》共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上篇道经，第三十八章以下属下篇德经，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上下共五千字左右。

《老子》阐述天地的大道是生养万物而不加以干涉，令万物各得其所；提出了圣明的君主应当效法天地之德，远离欲望与名利，以清静心去教化万民，则天下自然归于太平的“无为而治”的重要思想。

《老子》全文围绕这一思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加以阐述和论证，观点鲜明而论证精辟，内容丰富而富于哲理，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几千年来，《老子》的思想光辉一直是中华民族最高智慧的象征，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群书治要》节录了河上公注本《老子》的五十段，成为魏徵进谏唐太宗“偃武修文”“居安思危”的重要理论依据。

【作者简介】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又称老聃，

字伯阳，谥号聃，又称李耳（古时“老”和“李”同音；“聃”和“耳”同义）。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此地本是封于西周的陈国）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吏”（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老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哲之一，被道教尊为始祖。

历史上《道德经》注者如云，甚至有几位皇帝都为其作注。《道德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取舍之间，互有同异。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由河上公作注的《道德真经注》，又名《河上公章句》，亦称《道德经章句》，为最古的《道德经》注本。《群书治要》节录的正是这一注本。

河上公亦称“河上丈人”，河上真人，齐地琅琊一带方士，黄老哲学的集大成者，河上公可谓是历史上真正的隐士，其为老子作注的《河上公章句》成书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但是其姓名生地无人能知。

葛洪在《神仙传》载：“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时文帝好老子之道，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皆令诵之，不通老子经者不得升朝。帝于经中有疑义，人莫能通。侍郎裴楷奏云：‘陕州河上有人诵《老子》。’即遣诏使赍所疑义问之。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贺（驾）幸诣之，公在庵中不出，帝使人谓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民富贵贫贱。’须臾，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空虚之中，去地百余尺而止于虚空。良久，俯而答曰：‘余上不至于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富贵贫贱乎？’帝大惊悟，知是神人，方下辇稽首礼谢曰：‘朕以不能忝承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而志奉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愿道君垂愍，有以教之。’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谓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经以来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示非人！’帝即跪受经。言毕，失公所在。遂于西山筑台望之，不复见矣”。据说汉文帝开辟的文景之治与河上公的教诲有很大关系。

道 经

【原文】圣人^①处无为^②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帅道之也。万物^③作^④焉，各自动作。而不辞，不辞谢而逆止之也。生而不有，元气生万物而不有。为而不恃^⑤。道所施为，不恃望其报也。

【注释】①圣人：知行完备、至善之人，自身的品德与宇宙的法则融为一体，智慧变通而没有固定的方式。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天道拓展入自己的性情，内心光明如日月，却如神明般在冥冥之中化育众生。②无为：顺应自然，不妄为。③万物：宇宙间的一切事物。④作：产生，兴起。⑤恃：持，矜持。

【译文】圣人处事顺应自然（以道治理天下），施行不用言词的教化（以身作则来引导）。任由万物按照其自身的本性去发展（各自兴起），而不以自己的观点去加以影响、妨碍（不拒绝、反对和使之停下来），生成万物而不据为私有（元气生成万物，但不占为己有），以这样的德行生育万物而又不自居其功（所做的一切顺乎自然，不依恃它们希望获得回报）。

【原文】不尚^①贤^②，贤，谓世俗之贤者，不贵之也。使民不争；不争功名，反自然也。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③；上化清静，下无贪人。不见可欲^④，放郑声，远美人。使心不乱。不邪淫也。是以圣人之治，谓圣人治国，犹治身也。常使民无知无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为也。思虑

深，不轻言。为无为，不造作，动因循。则无不治。德化厚，百姓安也。

【注释】①尚：尊崇。②贤：这里指有才能的人。③盗：偷盗财物的人。
④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

【译文】不崇尚“能人”（“贤”是指世间所认为的“能人”，不以之为可贵），使人民没有争夺之心（不追求功业和名望，返回到自然的状态）。不以稀见难得之物为珍贵，使人民没有偷盗之心（在上位的人内心清静，下面就没有贪得无厌的人）。不显露足以引起人们欲望的东西（禁绝过分宣泄情感的音乐，远离美色诱惑），使人们的思想不被扰乱（不邪恶放纵）。因此，圣人治理天下（这是说，圣人治理天下，犹如修正自己一身一样，就是要使人常常以清净心的智慧去取代繁杂无际的知识和欲望，返回到本来的样子，保有淳朴的内心），使那些“聪明人”幡然醒悟，不敢再妄生事端（思考问题深远，不轻易说话）。一切都随顺自然的道德法则，没有自己个人的目的和追求（不随意有所作为，一言一行都因循自然之道），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了（道德教化使人心淳厚，百姓安居乐业）。

【原文】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万物为刍狗^①。天地生万物，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报。圣人不仁，圣人爱养万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为刍狗。

【注释】① 刍狗：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

【译文】天地无所谓仁慈（天地化育万物，并非因为有所仁慈而施恩于物，而是凭借着自己完美无缺的德能，一切顺其自然），对待万物跟对待“刍狗”没有什么两样（天地生养万物，看它们就像刍草扎的狗一般，从不指望它们有什么回报）；圣人也无所谓仁慈（圣人爱护、养育万民，也不是

因为仁慈才特别施人以恩惠，而是效法天地，所行皆合乎自然之道），对待百姓跟对待“乌狗”也没有什么两样。

【原文】金玉^①满堂，莫^②之能守。嗜欲伤神，财多累身。富贵而骄，还自遗^③咎^④。夫富当振贫，贵当怜贱，而反骄恣，必被祸患也。功成，名遂^⑤，身退，天之道也。言人所为，功成事立，名迹称遂，不退身避位，则遇于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乐极则哀也。

【注释】①金玉：珍宝的通称。②莫：没有谁。③遗：留下。④咎：过失，罪过。⑤遂：顺利地完，成功。

【译文】金玉满堂，没有谁能守得住（嗜好、欲望会伤害人的精神，财富太多反而会使自身受累）。富贵而骄傲，必给自己留下祸根（富有的人本应救济贫穷的人，高贵的人本应怜惜低贱的人，如果反过来骄纵恣肆，必定会遭受祸患）。功成、名就、身退，才符合自然之理（这是说，一个人有所作为，事业有成、功绩卓著、声名日盛，此时如果不全身而退、离开高位，就必将遭遇祸害，这是上天不变的法则。就好象太阳到了中午就会下移，月亮圆了以后就会亏缺，万事万物到了全盛以后就会衰落，快乐到了极处就会生出悲哀）。

【原文】五色^①令人目盲，贪淫好色，则伤精失明。五音^②令人耳聋，好听五音，则和气去心也。五味^③令人口爽^④。爽，妄也。人嗜于五味，则口妄，失于道。驰骋^⑤田猎^⑥，令人心发狂。人精神好安静，驰骋呼吸，精神散亡，故发狂也。难得之货，令人行^⑦妨^⑧。妨，伤也。难得之货，谓金、银、珠、玉。心贪意欲，则行伤身辱也。

【注释】①五色：五种颜色，即青、白、赤、黑、黄，古人以这五种颜色为正色。②五音：亦称“五声”。指中国五声音阶中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

③五味：指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④爽：舒服，使人感到愉悦。⑤驰骋：驰射，田猎。⑥田猎：打猎。⑦行：行为。⑧妨：损害，有害于。

【译文】五彩缤纷的颜色，会使人眼花缭乱，对事物的真相彻底失去辨别的能力（贪求淫乐，喜好美色，则有伤肾精，会导致失明）；繁复的音乐，会使人的听力麻木，再也感受不到天地间宁静、和谐的韵律（喜欢听世俗的音乐，胸中就会失去中正平和之气）；经常贪食浓烈的口味，也会使人的味觉错乱，品尝不出大自然真正的美味（“爽”是妄的意思。人喜好各种鲜美的味道，则口中多虚妄，于道有失）；跑马打猎之类的竞逐活动，会使人心变得狂躁不安（人的精神喜欢安静。纵马驰骋，呼吸急促，贮存在人体内的精气神就会不断地散乱耗费，所以才会狂躁不安）；稀有难得的财物，会诱使人的行为偏离正道（“妨”是伤的意思。“难得之货”，指金、银、珠、玉等。心中贪婪，念念想要得到，就会有伤品行，使自身受辱）。

【原文】太上^①，下^②知有之；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朴淳也。其次，亲^③之誉^④之；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其次畏之；设刑法以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烦，不可归诚，故欺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注释】①太上：最上，最高。②下：臣下，百姓，群众。③亲：亲近，拥戴。④誉：称赞，赞美。

【译文】最好的统治者，人们仅仅知道他的存在而已（“太上”，是指上古时期没有姓名的君王。“下知有之”，是说百姓虽然知道上面有君王的存在，但不以臣道侍奉，内心质朴淳厚）；次一等的统治者，人们爱戴

他、称誉他（他的德行可以看见，他的恩惠值得称道，所以百姓亲近他、爱戴他、赞誉他）；更次一等的统治者，人们害怕他（设立法律和刑罚来治理）；最下等的统治者，人们欺骗侮慢他（禁令繁多，不能使人诚心归向，所以才会欺辱他）。所以，在上位者诚信不足，在下位者就会有不信任的心理（君王对下面的人诚信不足，下面的人就会以不信任来回应，并且欺骗君王）。

【原文】绝^①巧^②，绝巧诈也。弃^③利^④，塞贪路也。盗贼无有。上化公正，无邪私也。以为文^⑤，不足。文不足以教民也。见^⑥素^⑦抱朴^⑧，见素守真，抱其质朴。少私寡欲。

【注释】①绝：断，断绝。②巧：虚浮不实，伪诈。③弃：扔掉，抛弃。④利：利益。⑤文：法令条文。⑥见：现，呈现，推出。⑦素：没有染色的生丝。这里比喻品质纯洁、高尚的圣人。⑧朴：没有加工的原木。这里比喻合乎自然法则的社会法律。

【译文】君王只崇尚老实忠厚而不崇尚聪明机巧（摒除奸巧和欺诈），只追求道义而不追求利益（堵塞通向贪欲之路），盗贼自然就没有了（在上位者以公正无私化导百姓，百姓自然没有邪恶自私的念头）。光有礼仪规范、文采辞藻等形式的东西，是不够的（仅靠形式的东西不足以教化百姓）。关键在于存心淳朴（现出本来的样子，守住天然的真心，保持单纯朴素的作风），减少私心，降低欲望。

【原文】曲^①则全^②，曲己从众，不自专，则全也。枉则直^③，洼^④则盈^⑤，地洼下，水流之。人谦下，德归之。弊^⑥则新，自受弊薄，后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少则得，自受少，则得多。多则惑，财多者惑于守身，学多者惑于所闻也。是以圣人抱一^⑦为天下式^⑧。抱，守也；式，法也。圣人守一，乃

知万事，故能为天下法式也。不自见。故明。圣人因天下之目以视。故能明达。不自是，故彰；圣人不自为是而非人，故能彰显于世。不自伐^⑨，故有功；圣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于天下也。不自矜^⑩，故长。圣人不自贵大，故能长久不危也。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此言天下贤与不肖，无能与不争者争。

【注释】①曲：委屈。曲意迁就的意思。②全：完备，完整。③枉则直：意为曲己从人，则道可得伸。憨山注：“枉则直者，屈己从人曰枉。直，伸也。谓圣人道高德盛，则大有径庭，不近人情。若不屈己从人，俯循万物，混世同波，则人不信。人不信，则道不伸。由人屈而道伸。故曰枉则直。”④洼：低洼。⑤盈：满。⑥弊：通“敝”。破旧，破损。⑦抱一：道家谓专精固守不失其道。一，指道。⑧式：榜样；楷模。⑨伐：自吹自擂，夸耀自己。⑩矜：自夸，自恃。

【译文】放下自己的执着，才能对事物有全面的了解（委屈自己，听从众人的意见，不独自专断，则能保全）；经得起委屈，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所行之道才能通畅自如。如同地面低洼之处才能有积水盈满（地面低洼，水才能流进去；人谦虚下人，德行才能增长）；旧的衣服污损破烂了，新的衣服才会出现（自己不求名利，甘处卑下，甘受穷困，先人后己，大众都会尊敬他。时间久了，道业成就，一切都会有根本的改变，如获新生）。人的欲望越少，得到的东西就越多（自己享用得少，则得到的多）；享受得越多，人就会越容易迷失自己的本性（财富多了，人就会不明白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连累；学的知识多了，人就会被各种见解所迷惑，而无法恢复只有心地清静才能显示出来的真实智慧）。因此，圣人所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一颗清静之心，作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抱”是持守的意思，“式”是法度的意思。圣人守住自己的清静心，一心不乱，就能通达万事万物的真相，所以一言一行都能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不固执己见，所以对事物看得分明（圣人通过天下人的眼睛来看，所以能明白通达）；不自以为

是，所以对是非判得清楚（圣人不认为自己就是对，别人就是错的，所以能够显出他的真正智慧）；不自我夸耀，才能成就功业（圣人的道德教化普遍传播，没有阻碍，却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所以对天下有大功）；不自高自大，才能长久不危（圣人不自以为高贵、了不起，所以能够长久保持而不陷于危机）。正因为不与人争，这才是圣人真正的功德所在，所以天下没有谁能与他相争（这是说，天下不论是有德行、有才能的人，还是品行不端、没有出息的人，都不能与不和人争的人相争）。

【原文】飘风^①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飘风，疾风也。骤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长，暴不能久也。孰为此者？天地也。孰，谁也。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天地至神，合为飘风暴雨，尚不能使终朝至暮，况人欲为暴卒^②者乎？故从事于道。人为事，当如道安静，不当如飘风骤雨也。

【注释】①飘风：旋风，暴风。②暴卒：指突然进犯之士卒。

【译文】狂风刮不了一个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飘风”是指迅疾的风，“骤雨”是指暴雨。这句话是说，迅疾的不能持续，狂暴的不能长久）。是谁造成这一切的呢？是天地（“孰”是谁的意思）。天地的狂暴行为尚且不能持久，更何况是人呢（天地之气最为神异，它们相合形成的狂风暴雨，尚且不能从早到晚不停，何况是那些想要侵犯别人的人呢）？所以凡事要回归于道（人们做事，应该像道一样安静，不应该像狂风骤雨一样）。

【原文】自见^①者不明，人自见其形容，以为好；自见所行，以为应道，不自知其形丑、操行之鄙也。自是者不彰，自以为是而非人，众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自伐^②者无功，所为辄自伐，即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长，好自矜者，不以久长。故有道者不处^③。

【注释】①见：同“现”。②自伐：自夸其功。伐，自我夸耀的意思。③不处：不处于此。意为不会令自己处于这种境地。处，居于、处在。

【译文】喜欢表现自己的人决不是什么聪明人（就像一个人在别人面前搔首弄姿，还以为自己这个样子很美；有些人总喜欢在人前显耀自己，自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值得人称道。却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已经使自己的样子看上去很丑陋，品行已经很低劣了）；自以为是的人，即使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也不会得到大众的普遍赞同（自以为是的人总是喜欢否定别人，于是就会招致众人的攻击和诽谤，从而使他的长处也很难得到彰显）；自夸其功的人，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功劳（有点功劳就自我表白，功劳就失去了）；自高自大的人，好景不会长久（好自大的人，纵然得势也不能够保持长久）。所以明白道理的人，决不会这样做。

【原文】道大，道大者，无不容也。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无不盖；地大者，无不载；王大者，无不制。域中^①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八极之内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法^②地，人当法地，安静和柔也，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宣。地法天，施而不求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天法道，清静不言，万物自成。道法自然。道性自然，无所法也。

【注释】①域中：寰宇间，国中。②法：效法。

【译文】道大（“道大”，就是无不包容），天大，地大，王也大（“天大”，就是能够覆盖一切；“地大”，就是能够承载一切；“王大”，就是能够统御一切）。宇宙间有四“大”，君王占据其一（寰宇内有四样东西可称为“大”，君王就是其中的一样）。人所效法的是大地（人应该效法地，安静柔和，劳作但不抱怨，有功但不宣扬），地所效法的是上天（施与而不求回报，虽使万物生长，却无所收取），天所效法的是道（没有任何想法，清清

静静，默默无言，任凭万物各自成就），道所效法的是自然之理（道的本性就是自然，所以实际上只是依着自己的本性去运行而已，什么也不需要效法）。

【原文】重为轻根，人君不重则不尊，治身不重则失神。静为躁君^①。人君不静则失威，治身不静则身危。奈何万乘之主，奈何者，疾时主，伤痛之也。而以身轻天下^②。疾时王奢恣轻淫也。轻则失臣，王者轻淫则失其臣，治身轻淫则失其精。躁则失君。王者行躁疾，则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则失其精神也。

【注释】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根，指事物的本源、根由、依据。君，主宰的意思。憨山注：“此诫君人者，当知轻重动静，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然重字指身。轻字指身外之物，即功名富贵。静字指性命。躁字指嗜欲之情。意谓身为生本，固当重者。彼功名利禄，声色货利，乃身外之物，固当轻者。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后有，故重为轻之根。性为形本，固至静者。彼驰骋狂躁，甘心物欲，出于好尚之情者，彼必由性而发，故静为躁之君。”②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万乘，指能出兵车万乘的大国。亦泛指国家。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万乘之主，指一国之君。憨山注：“世人不知轻重，故忘身徇物，戕生于名利之间。不达动静，故伤性失真，驰情于嗜欲之境。奈何后之人主，沈暝荒淫于声色货利之间，戕生伤性而不悟。是以物为重而身为轻也。故曰身轻天下。”

【译文】重是轻的根本（人君不能庄重自守，就失去了自身的尊贵；不知道保身重命，而耽于对身外之物的贪恋，就会耗失精神），静是动的主宰（人君不能守住心性的清静，就会失去威严；身体如果不静养，被欲望所牵引，就会有危险）。怎么可以让一个万乘大国的君主（“奈何”，是在感慨当时的君主，为他们感到伤痛），竟然为了身外之物而不惜戕害自己的心性与身命，连天下国家都不顾了呢（痛心当时的君主骄奢恣肆、轻慢淫

佚)?不顾天下就会失去臣民(君王轻慢淫佚,就会失去臣下;身体如果轻举妄动、贪淫放逸,就会丧失体内的精气),浮躁妄动就会失去主宰的地位(君主的行为浮躁迅疾,就会失去君位;如同让身体处于急躁不安的状态,就会丧精耗神)。

【原文】圣人^①常善救人,圣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故无弃人^②;使贵贱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圣人所以常教民顺四时者,以救万物之残伤也。故无弃物。不贱石而贵玉。

【注释】①圣人:指古代圣明的帝王。上古时对帝王尊称为圣人。②弃人:被抛弃不管的人。

【译文】古代的圣王在位,总是很善于挽救人(圣人之所以经常教人以忠孝之道,就是为了挽救人的本性),所以没有被抛弃不管的人(让贵贱不同的人各自安于他们的本分);总是善于利用万物(圣人之所以经常教人顺应四时节气的变化,是为了顺应万物兴替演变的自然规律而加以合理的利用),所以没有被废弃的物品(物各有其用。不以普通石块平常就轻视它,不因玉石罕见就特别看重它)。

【原文】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也;人之行善者,圣人即以为人师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资^①也。资,用也。人行不善,圣人教道使为善,得以为给用。不贵^②其师,不爱其资,无所使也。虽智大迷。虽自以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谓要妙^③。能通此意,是谓知微妙要道。

【注释】①资:给用。资材的意思。②贵:崇尚,重视。③要妙:亦作“要眇”。精深微妙。

【译文】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行善的人，圣人让他做众人的老师）；不善的人，是善人的资材（“资”是给用的意思。人如果行为不善，圣人就教他明白道理，使他改恶行善，从而成为对社会有益之人）。不尊重老师，不爱惜老师的资材（老师没有了教导的对象），这样的人表面聪明，其实很糊涂（虽然自以为聪明，其实迷惑得很深）。这是深妙的道理（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才叫懂得了微妙的道理）。

【原文】知其雄，守其雌^①，为天下溪；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虽自知尊显，当复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强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则天下归之，如水之流入深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人能谦下如深溪，则德常在，不复离己。知其白，守其黑^②，为天下式^③；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虽自知昭昭明达，当复守之以默默，如暗昧无所见。如是，则可为天下法式也。为天下式，常德不忒^④。人能为天下法式，则德常在于己，不复差忒也。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⑤。知己之有荣贵，当守之以污浊。如是，则天下归之，如水流入深谷也。

【注释】①知其雄，守其雌：雄，比喻高强。雌，喻柔弱。憨山注：“物无与敌谓之雄，柔伏处下谓之雌……道超万物，物无与敌者。故谓之雄。圣人气与道合，心超物表。无物与敌，而能顺物委蛇，与时俱化，不与物竞，故曰知其雄，守其雌。”②知其白，守其黑：白，昭然明白，智无不知的意思。黑，昏闷无知貌。憨山注：“圣人智包天地，明并日月，而不自用其知。所谓明白四达，能无知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③式：榜样；楷模。④不忒：没有变更，没有差错。⑤谷：水流会聚的地方。憨山注：“谷，乃虚而能应者也。谓圣人自知道光一世，德贵人臣，而不自有其德。乃以污辱贱下，蒙耻含垢以守之。所谓光而不耀，仁常而不居者，虚之至也。故为天下谷。”

【译文】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强势，却能安守于柔弱，像水溪一样甘

愿处于卑下的境地（“雄”是比喻尊贵，“雌”是比喻卑微。一个人虽然知道自己尊贵显要，却应当保持卑微的姿态，舍“雄”之刚强而取“雌”的柔和，这样，天下就会归向他，就像水流汇入深溪一样）。处于卑下之处，永恒的德性就不会偏离（人能像深溪一样谦下，则德行将长在，不会和自己分开）。心中昭然明白，却能安守于暗昧，能这样，便可以做天下的榜样（“白”比喻清楚明白，“黑”比喻暗昧无知。一个人内心什么都清清楚楚，仍应当就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好像愚昧没有见识，能够做到这样，就可以作为天下的榜样了）。一个人能做全天下的榜样，在于他有永恒不变的德行，不会出现差错（一个人能成为天下的榜样，自己必定是拥有永恒不变的德行，不会再有差失）。知道自己的荣光高贵之所在，却能安守于污辱贱下之境，这样，才能成为众望所归，如世间那百川所汇的深谷一般（一个人知道自己拥有荣贵的地位，仍应当甘愿承受污浊，这样，天下就会归向他，就像水流汇入深谷一样）。

【原文】将欲^①取^②天下欲为天下主也而为^③之，欲以有为治民也。吾见其不得已^④。我见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恶烦浊，人心恶多欲。天下神器^⑤，不可为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静，不可以有为治也。为者败^⑥之，以有为治之，则败其质性也。执^⑦者失^⑧也。强执教之，则失其情实，生于诈伪也。是以^⑨圣人去甚^⑩，去奢^⑪，去泰^⑫。“甚”谓贪淫声色也；“奢”谓服饰饮食也；“泰”谓宫室台榭也。去此三者，处中和，行无为，则天下自化也。

【注释】①欲：想要，希望。②取：攻取，夺取。③为：治理。④已：语气词。表肯定而带感叹语气，相当于“啊”。⑤神器：代表国家政权的实物，如玉玺、宝鼎之类。借指帝位、政权。⑥败：损害，损伤。⑦执：固执，坚持。⑧失：违背。⑨是以：所以，因此。⑩甚：过分。⑪奢：没有节制。⑫泰：奢侈。

【译文】谁要想占有天下（想要成为天下的君主），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治理它（想要有所作为来治理百姓），我看他是达不到目的的（我看他与天道和人心不相应已经很明显了。天道忌讳的是繁杂污浊，人心忌讳的是欲望太多）。天下是个神圣的东西，是不能去摆弄的（“器”是物的意思。人是天下神圣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喜欢安静，不可以通过有所作为来治理）。谁勉强去摆弄，就会把天下搞乱（通过有所作为来治理，就会败坏其本性）；谁想把持下去，谁就会丧失天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天下之人，就会使其失去真心，生出奸诈虚伪之心）。因此圣人必须不走极端，杜绝奢侈，不要过分（“甚”是指贪淫、声色方面，“奢”是指服饰、饮食方面，“泰”是指楼台、亭榭方面。摒除这三者，处于中正平和之中，行为顺应自然，则天下就会自然化育）。

【原文】以道佐^①人主^②，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不以兵^③强于天下。顺天任德，敌人自服也。师^④之所处^⑤，荆棘^⑥生焉。农事废，田不修。大军^⑦之后，必有凶年^⑧。天应之以恶气，。即害五谷也。善者果而已^⑨，行善者，当果敢而已，不休^⑩也。不敢以取强焉。不敢以果敢取强大之名。果而勿矜^⑪，当果敢谦卑，勿自矜大。果而勿伐^⑫，当果敢推让，勿自伐也。果而勿骄，骄，欺。勿以骄欺也。果而勿强。果敢，勿以为强，以欺凌人也。

【注释】①佐：辅助，帮助。②人主：古代专指一国之主，即帝王。③兵：军队。④师：泛指军队。⑤处：处所，地方。人或物所在的地方。⑥荆棘：泛指山野丛生多刺的灌木。⑦大军：指重大的军事行动。⑧凶年：荒年。⑨善者果而已：善，行善。果，果敢。一说善是擅长、善于的意思；果即结果。意谓兵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善用者了事即休，不可以之取强。憨山注：“圣人不为已甚，故诚之不可以兵强天下也。凡以兵强者，过甚之事也。势极则反，故其事好还。师之所处，必蹂践民物，无不残掠，故荆棘生。大军之后，杀伤和气，故五谷疵病而年岁凶，此必然之势也。然与济弱扶倾，除暴救民，盖有不得不用

之者，惟在善用。善用者，果而已。已者，休也，此也。果，犹言结果。俗云了事便休。谓但可了事令其平服便休，不敢以此常取强焉。纵能了事，而亦不可自矜其能，亦不可自伐其功，亦不可娇恃其气。到底若出不得已。此所谓果而不可以取强也。”⑩休：美善的意思。⑪矜：自夸，自恃。⑫伐：自吹自擂，夸耀自己。

【译文】用“道”辅佐君主（这是说人君能够用“道”来辅佐自己），不靠武力逞强于天下（顺应天道，依靠德行的感化，使敌人自己归服）。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农事荒废，田地得不到修整）。大战之后，必有荒年（上天用恶薄的天气来回应，农作物就会受害）。所以会打仗的人，临战果敢，获得胜利就适可而止（虽然是为了行善而征伐，应当果敢，但不以征伐为美）。虽然果敢，但不一味以武力逞强（不敢因为果敢而求取强大之名）。虽然果敢，但不自大（应该果敢于谦卑，不要自大）。虽然果敢，但不自夸（应该果敢于推让，不要自夸）。虽然果敢，但不以傲气凌人（“骄”是欺的意思，不要骄横欺人）。虽然果敢，但不逞强好胜（虽然果敢，但不要自以为强大，而去欺凌别人）。

【原文】兵^①者，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谓遭衰逢乱，乃用之以自守也。恬惓为上，不贪土地，利人财宝。胜而不美，虽得胜，不以为利美。而美之者，是乐^②杀人也。美得胜者，是为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③于天下矣。吉事^④尚^⑤左，左，生位。凶事^⑥尚右。阴道，杀也。偏将军^⑦处左，偏将军卑而居左者，以其不专杀也。上将军^⑧处右，上将军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杀也。言以丧礼处之。丧礼尚右。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伤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无辜之民。战胜，则以丧礼处之。古者，战胜，将军居丧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贵德而贱兵，不得已，诛不祥，心不乐之，比于丧也。

【注释】①兵：兵器，武器。②乐：以……为乐。③得志：实现志愿。④吉

事：吉祥之事。古指祭祀、冠礼、婚嫁等。⑤尚：尊崇。⑥凶事：指丧事。⑦偏将军：系将军的辅佐，此官制始设于春秋，通常由帝王拜授，也有大将军拜授的。⑧上将军：中国古代武将的官名。战国已有。秦因之。汉不常置。金印紫绶，位次于上卿。职掌为典京师兵卫，或屯兵边境。

【译文】凡兵戈甲冑，都是不吉祥的器物（兵革甲冑，都不是与人为善的器物），不是君子的器物。君子迫不得已时才会使用它（这是说，只有遭遇衰变或者动乱时，才用它来自卫），以清静淡泊为上（不贪求土地，不求取别人的财宝）。虽战胜敌人，不以之为美（虽然取胜，但不觉得欢喜）。如果认为战胜敌人是好事情，那就是以杀人为乐了（以得胜为美，这就是以杀人为乐了）。要是以杀人为乐，就不能实现统治天下的心愿了。吉庆事以左边为贵（左边是主生的方位），凶丧事以右边为贵（右边表示忧凶之事，是主杀的方位）。因此，不专杀的偏将军，站在兵车的左边（偏将军地位低，居于左边，这是因为他不能擅自杀戮）；主杀的上将军，站在兵车的右边（上将军地位尊贵，居于右边，这是因为他主掌生杀大权）。这就是说，它是按丧礼的位置排列的（丧礼是以右为尊的）。战争中杀人众多，要以悲痛的心情来对待（感伤于自己的德行浅薄，不能用“道”来教化人民，以至于让无辜者受害）。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置有关善后事宜（古时候，战争取得胜利，将军居于主丧者的位置，穿着白色的衣服痛哭，以表明君子以德行为贵，以武力为轻，万不得已才兴兵诛杀恶人，心中实际上对此是不高兴的，就好比是在办理丧事）。

【原文】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恶是智。自知者明^①。人能自知贤不肖，是为反听无声，内视无形，故为明也。胜人者有力，能胜人者，不过以威力也。自胜者强^②。人能自胜己情欲，则天下无有能与己争者，故为强也。知足者富，人能知足，则保福禄，故为富也。强^③行者则有志。人能强力行善，则为有意于道。不失其所者久，人能自节养，不失其所，则可以久也。死而

不妄者寿。目不妄视，耳不妄听，口不妄语，则无怨恶于天下，故长寿也。道^④常^⑤无为，而无不为。道以无为为常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万物将自化，效于己也。

【注释】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机智、聪颖。明，明白。憨山注：“知人者，谓能察贤愚，辨是非，司黜陟，明赏罚，指瑕摘疵，皆谓之智。但明于责人者，必昧于责己。然虽明于知人为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谓孔子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者也。博辩宏大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也。去子之恭骄与智能，则近之矣。谓是故也。”②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胜人，指胜过别人。自胜，指战胜自己的欲望。憨山注：“世之力足以胜人者，虽云有力。但强梁者必遇其敌，不若自胜者强。然欲之伐性，殆非敌国可比也。力能克而自胜之，可谓真强。”③强：坚决，坚定。④道：指的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或指自然规律。⑤常：恒常，不变。

【译文】能够了解别人的人是聪明人（能够知道别人的好坏是“智”），能够了解自己的人才是有真实智慧的人（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是否贤能，这是能够返回来，在无声无形之中观照自己，所以为“明”）。能够战胜别人的是有能力的人（能够战胜别人，不过靠的是威势和武力而已），能够战胜自己的毛病习气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人能够克服自己的私情和欲望，则天下就没有人能够与自己争夺什么，所以说是“强”）。知足才是真正的富有（一个人能够知足，才能真正享受自己的福报而无亏欠之忧，所以说是“富”），改过修善坚定不移才叫做有志（一个人能够坚持勉力行善，则是有志于道的人）。所作所为不离开自己本性的才能持久（一个人能够自己节制，修身养性，不背离自己的天性，就可以长久），至死而德行不乱的人必定能够长寿（眼睛不胡乱看，耳朵不胡乱听，嘴巴不胡乱说，就不会被天下人怨恨、厌恶，所以就能够在世界上长久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道”看上去永远是什么都没有做，但万事万物的盛衰兴替无不都是它发挥作

卷三十四 老子 鹖冠子 列子 墨子

用的结果（“道”是以“无为”作为它的常态的）。身为侯王，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凡事都循道而行，那么万物都将无为而化，天下自然而然就能实现大治（这是说，侯王能够遵守“道”，万物将自行化育，效法于自己）。

德 经

【原文】上德不德，上德谓太古无名号之君。德大无名，故言上德也。因循自然，养人性命，其德不见，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①；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气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谓号谥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见，其功可称也。是以无德^②。以有名号及其身故也。上德无为，言法道安静，无所改为也。而无以为；言无以名号为也。下德为之，言为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为^③。言以为己取名号。

【注释】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指上古有大德的圣王。不德，心中不落有德的迹象。意思是虽然德泽万物但自己却从不觉得有恩于人。憨山注：“上德者，谓上古圣人，与道冥一，与物同体。虽使物各遂生，而不自有其德。以无心于德，故德被群生，终古不忘。故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②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下德，指后来的帝王。不失德，即心中不忘修德，总想着要施恩于人。是以，所以、因此。憨山注：“下德者，谓中古以下，不知有道，但知有德。故德出于有心，自不能忘。且有责报之心，物难感而易忘。故云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失，忘也。”③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以，恃的意思。憨山注：“上德所以有德者，以德出无为。功成事遂，而无恃为之心，故云无以为。下德所以无德者，以德出有心。而又矜功恃为，故云有以为。”

【译文】上古的圣王，德配天地，虽然泽及万物，但自己却从不觉得有恩于谁（上德是指上古没有名号的圣王，虽有大德，却没有留下德名，所

以称之为“上德”。他们能于无声无息中顺应天地万物的客观规律，长养人的天性和生命，而他们的恩德却不为人们所知，所以说是“不德”，所以说这才是完全与“道”相合的真德（这是说其德合乎天地的大道，阴阳之气冲和流布，人民的心性与生命都能得以保全）；后来的君王，心中念念不忘有恩于人（下德是指后来那些有谥号的君王，德能不如“上德”，故称为“下德”。所谓不失德，是说其恩德可以看见，其功劳可以被众人所称道），所以实际上已经不再具备古圣王那种与道相合的纯真之德了（这是因为已经有德名加身的缘故）。上古圣王的恩德，是出于无心而为（意思是能够效法“道”的安祥宁静，任由万物顺着自己的天性自然化育而不附加丝毫外在的影响和改造），所以能长养万物而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即无从赋予其任何德名）；后来的君王则是有心而为（指的是制定政教法令，实施政事等），所以事成则自居其功（是说为自己取得名号）。

【原文】前识^①者，道之华^②，不知而言知，为前识也。此人失道之实，得道之华。而愚之始也。言前识之人，愚暗之唱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③，大丈夫，谓道德之君也。处其厚者，处身于敦朴。不处其薄^④；不处身违道，为世烦乱也。处其实^⑤，处忠信也。不处其华。不尚言也。

【注释】①前识：前人而识。有先见之明的意思。王弼注：“前识者，前人而识也，下德之伦也。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②华：花。这里是指浮华的外表。③厚：厚实，笃厚。④薄：轻浮，轻薄。⑤实：植物的果实。与“花”相对。这里是真实内涵的意思。

【译文】先见之明这回事，只是“道”浮华的外表（在别人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时就预先说出自己的准确判断，这就是所谓的先见之明，这样的人失去道的实质，只是得到了道的皮毛），也是愚昧的开始（这是说喜欢显示自己先见之明的人，恰恰是愚蠢的开始啊）。因此，大丈夫立身敦厚

(大丈夫,是说有道德的君子。处其后,是说立身于敦厚淳朴),不居于浅薄(是说处世不违背大道,成为别人的烦扰);存心朴实(处世保持忠厚信实),不居于浮华(指不浮于言谈)。

【原文】昔^①之得一^②者,昔,往也。一,无为。天得一以^③清,地得一以宁。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静不动摇。神^④得一以灵,言神得一,故能变化无形。谷^⑤得一以盈^⑥,言谷得一,故能盈满而不绝。万物得一以生,言万物皆须道生成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⑦。言侯王得一,故能为天下平正也。天无以^⑧清,将恐裂;言天当有阴阳昼夜,不可但欲清明无已时,恐将分裂不为天也。地无以宁,将恐发;言地当有高下、刚柔,不可但欲安静无已时,将恐发泄不为地。神无以灵,将恐歇;言神当有王相休废^⑨,不可但欲盈满无已时,将恐虚歇不为神。谷无以盈,将恐竭;言谷当有盈缩虚实,不可但欲盈满无已时,将恐枯竭不为谷。万物无以生,将恐灭;言万物当随时死生,不可但欲常生无已时,将恐灭亡不为物也。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⑩。言侯王当屈己下人,汲汲求贤,不可但欲贵高于人,将恐颠蹶,失其位也。故贵必以贱为本,言必欲尊贵,当以薄贱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滨,周公下白屋也。高必以下为基。言必欲尊贵,当以下为本。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⑪,孤、寡,喻孤独;不穀,喻不能如车毂,为众辐所凑也。此非以贱为本邪。侯王至尊贵,能以孤寡自称,此非以贱为本乎。

【注释】①昔:以前,从前。②一:指宇宙人生的起源、万事万物的本体,即所谓“道”。象征的是一种清静无为的境界。《说文》:“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淮南子》:“一也者,万物之本也。”③以:则,那么。《战国策》:“战而不胜,以亡随其后。”④神:这里指的是人心。憨山注:“神,指人心而言。谓人得之而为万物之灵。”⑤谷:指水流汇聚的地方。⑥盈:满。⑦贞:假借为“正”。端方正直的意思。⑧以:因为。这里指有所恃,是依

赖、倚仗的意思。⑨王相休废：消长兴替的意思。阴阳家以王（旺盛）、相（强壮）、胎（孕育）、没（没落）、死（死亡）、囚（禁锢）、休（休退）、废（废弃）八字与五行、四时、八卦等递相配搭，以表示事物的消长更迭。⑩蹶：挫折，失败。⑪孤、寡、不穀：分别都是古代王侯自称的谦词。河上公注：“不穀，喻不能如车毂为众辐所凑。”穀，一本作“谷”。

【译文】上古之时，天地万物皆处于一种最初始的“一”的状态（昔，指往古的时候；一，大道清静无为的象征）。天有了“一”，因而清明；地有了“一”，因而安定（说的是天循道而行，所以能显现清明的气象；大地依道而住，所以能够安宁稳固、毫不动摇）；人心有了“一”，因而成为万物之灵（人心应道而现，因而能喜怒哀乐变化于无形）；溪谷有了“一”，因而充盈（溪谷没人管它，自然形成，所以能水流充满，绵绵不绝）；万物有了“一”，因而能自由地生长化育（世间万物皆因为自然规律的作用才得以生长化育）；侯王有了“一”，因而能公正地对待天下（侯王奉道自守，清静无为，故能作为全天下公平正直的表率）。假如天不是这样清明，恐怕就会破裂（说的是天应当有阴阳和昼夜之分，很难保持永远清明，否则恐怕终将有分裂之时，而不再成其为天）；假如地不是这样稳定，恐怕就会有崩泄（大地也有高下、刚柔之别，很难保持永远安定，否则恐怕也会有宣发泄露不成其为地的时候）；假如人心不是这样富有灵气，恐怕就会失去生机（人的心念有消长更迭的变化，不能长久保持在精神饱满的状态，否则恐怕终将有衰息之时，而失去其灵异）；假如溪谷不能长保充盈，恐怕就会有枯竭之日（溪谷终会有盈满和退缩、空虚和充实的变化，不能一直盈满下去，恐怕最终也会枯竭而不成其为溪谷）；假如万物不能顺应自然之理而生长化育，恐怕就会有灭绝的一天（万物总是随着时令季节荣枯生灭，不会一直保持在繁盛的状态，否则恐怕终究会衰亡灭绝而不成其为物）；假如侯王不能体道凝神，洞悉无为之妙用，从而保持其高贵的品质，恐怕就会有败亡的危险（侯王应当屈尊降贵、礼贤下士，一心

求取贤才，不能只想以显贵凌驾于人，否则恐怕将要颠覆挫败，终究会失去自己尊贵的地位）。所以贵必定以贱为根本（说的是如果想要尊贵，应当坚守卑微为本，就如同夏禹与后稷亲身耕种、舜帝在河边劳作、周公礼下寒士一样），高必定以下为基础（说的是如果想保住高位，应当坚守卑下为根基）。因此，侯王总是以“孤”“寡”“不穀”这些象征卑贱的词语来自称（孤、寡，是比喻孤独；不穀，比喻不能像车轮那样，成为众多福气的汇聚）。它的意义不就在于时时提醒自己“贵以贱为根本”吗（侯王尊贵到极点了，能以孤寡自称，这不是以贱为根本吗）？

【原文】人之所恶^①，唯孤、寡、不穀，而王公^②以为^③称。孤、寡、不穀，不祥之名，而王公以为称者，处谦。法空虚和柔。故物或损之而益，引之不得，推让必还。或益之而损。夫增高者崩，贪富者得患。人之所教，谓众人所以教，去弱为强，去柔为刚也。我亦教人。言我教众人，使去强为弱，去刚为柔也。强梁^④者不得致其死，强梁者，尚势任力，为天所绝，兵刃所伐，不得以命死也。吾将以为教父^⑤。父，始也。老子以强梁之人为教戒之始。

【注释】①恶：讨厌，憎恶。②王公：泛指显贵的爵位。王公贵人。③以为：以之为。④强梁：强横。⑤父：通“甫”。开始。

【译文】“孤”“寡”“不穀”，这些都是人们所厌恶的，而王侯们却拿来自我称呼（孤、寡、不穀，都是不祥的名称。而王公之所以拿来称呼自己，是处谦虚之位，效法空虚和柔和）。所以，一切事物，有时减损它，反而得到增加（求取时得不到，推让时却反而能够获得）；有时候增加它，反而受到减损（刻意图谋高位，反而会败毁；一心贪求富有，反而会有祸患）。别人所教导我们的事（意思是别人所教的，是放弃柔弱而去追求刚强），我也反过来教导别人（意思是我所教人的恰恰相反，是放弃刚强而

以柔弱自守)。强狠霸道的人不得善终(强横的人,崇尚势力、强暴,为天理所不容,必将兵刃加身,不得尽其天年而终),我要把这个道理作为教化人的开始(父,开始的意思。老子把强横之人的例子作为教化、劝戒世人的起点)。

【原文】天下之至^①柔,驰骋^②天下之至坚,至柔者,水也;至坚者,金石也。水能贯坚入刚,无所不通也。无有^③入于无间^④。无有,谓道也。道无形质,故能出入无间,通神群生。不言^⑤之教,法道不言,帅之以身也。无为之益,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精神,治国则有益万民,不劳烦。天下希及之。天下,谓人主也。希能有及,道无为之治。无为之治,治身、治国也。

【注释】①至:极,最。②驰骋:纵马疾驰,奔驰。在这里是无所不通的意思。③无有:指没有形质。④无间:没有空隙。⑤不言:不依靠语言。

【译文】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战胜天下最强硬的东西(最柔的东西,是水;最硬的东西,是金石。水能够贯穿坚硬,入于刚强,无所不通)。没有形体的东西,能够渗透进没有间隙的地方(没有形体的东西,说的是“道”。道无形无相,所以能出入没有缝隙之地,通达神明,无处不在)。不用言辞的教导(效法于道,不依赖语言的说教,而是以自身作为表率),清静无为的美善(效法于道,清静无为,修身则有益于精神,治国则有益于万民,而不加以叨扰),天下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天下,是说人主。很少能做到,说的是无为而治。修身、治国都是如此)。

【原文】甚^①爱必大费^②,甚爱色者费精神,甚爱财者遇祸患。所爱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费。多藏必厚^③亡^④。生多藏于府库,死多藏于丘墓。生有攻劫之忧,死有发掘之患也。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绝利去欲,不辱于身也。知止不殆^⑤,知可止则止。财利不累于身,声色不乱于耳目,则终身不危

殆。可以长久。人能知止足，则福禄在己。治身者神不劳，治国者人不扰，故可长久也。

【注释】①甚：过分。②费：耗损。③厚：重，多。④亡：丢失，丧失。⑤殆：危险。

【译文】过分珍爱，必会造成更大的耗费（过分爱色的人，耗费精神，过分爱财的人，遭遇灾难。所能爱的很少，所失去的却很多，所以说是大耗费）；过多贮藏，必会遭受更重的损失（活着时财富多封藏在府库中，死后的殉葬品多藏在坟墓中。活着时有被攻打劫掠的忧患，死后坟墓有被发掘的忧虑）。因此，知道满足，便不会身遭侮辱（知道满足的人，放弃对名利的追求、远离欲望，便可使自身免于受辱）；知道适可而止，便不会身遇危险（知道该停止就停止，财利不会变成累赘，声色不会扰乱耳目，则终身都不会陷于险境）。这样才能长久平安（人能知道适可而止、知道满足，那么福禄就能自己把握了，这样修身则心神安宁，治理国家则人民安定，所以能够长治久安）。

【原文】大成^①若缺^②，谓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者，灭名藏誉，如毁缺不备。其用^③不弊^④；其用心如是，则无弊尽时也。大盈若冲^⑤，谓道德大盈满之君也。如冲者，贵不敢骄，富不敢奢也。其用不穷^⑥。其用心如是，则无穷尽。大直若屈^⑦，大直，谓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与俗人争，如可屈折也。大巧若拙，大巧，谓多才术也。如拙者，亦不敢见其能也。大辩^⑧若讷^⑨。大辩，知无疑也。如讷者，无口辞也。清静以为^⑩天下正。能清能静，则为天下长持正，则无终已时也。

【注释】①大成：完备。②缺：器具破损。引申为缺漏而不完整。③用：功用，功能。④弊：衰落，疲惫。⑤冲：空虚。⑥穷：穷尽，完结。⑦屈：弯曲。⑧辩：

能言善辩。⑨讷：语言迟钝。⑩以为：以之为。

【译文】最圆满的东西，看上去却好像是有缺憾的（这里说的是道德有大成的君子。好像还有缺憾，指的是因为抛弃了名声，隐藏起荣誉，所以总好像还有缺损而不完备），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败（他的用心是这样，那么就没有衰败穷尽的时候啊）；最充实的东西，看上去却好像是空虚的（这是说道德品行完备的君子。如空虚，指的是虽尊贵但却不敢骄傲，虽富有但却不敢奢侈），它的作用永远不会枯竭（如此存心，其作用自然会长存无尽）。最中直的看上去好似可弯可曲（大直，说的是修身行道的原则，正直如一。如屈，指的是不与别人争长短，所以看上去好像可屈可折似的），最灵巧的好似笨拙（大巧，是说多才能和技巧。如拙，是说不敢向人展现自己的才能），最雄辩的好似口钝（大辩，是说智慧而无疑惑。如讷，是说不显露言辞）。清静无为，可以使天下持正而长久（能清能静，则能为天下长久保持端正，那么就没有终止的时候）。

【原文】天下有道^①，谓人主有道也。却走马^②以粪^③；粪者，治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马以治农田也。天下无道^④，谓人主无道也。戎马^⑤生于郊^⑥。战伐不止，戎马生于郊境之上，久不还也。罪莫大于可欲^⑦，好淫色也。祸莫大于不知足，富贵不能自禁止也。咎^⑧莫大于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贪。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无欲心也。

【注释】①有道：指政治清明，有德政。②却走马：意为好的战马都退役了。却，退、使退。走马，即良马，善走的马。③粪：施肥。④无道：暴虐，没有德政。⑤戎马：军马，战马。⑥郊：郊野。泛指城外、野外。⑦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⑧咎：过失，罪过。

【译文】国家治理有道（是说君主有道），好的战马都被赶去耕田

（粪，是指耕种田地。军队不需要的时候，把好的战马都用于耕种农田。国家政治混乱（是说君主治理国家不遵循大道），战马便长年服役于郊野（战乱不止，战马被用于国境荒野，久久不能归来）。罪恶没有比任情纵欲更大的（荒淫好色），祸患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富贵但自己不知道有禁忌），灾难没有比贪得无厌更惨的（想得到民众和财富，牟利并贪）。所以，只有知足的富足，才是长久的富足（没有贪欲之心）。

【原文】不出户，以知天下；圣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见天下矣。不窥牖^①，以见天道。天道与人道同，人君清静，天气自正；人君多欲，天气烦浊。吉凶利害，皆由于己也。其出弥^②远，其知弥少。谓去其家，观人家；去其身，观人身。所观益远，所知益少也。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③，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圣人原小知大，察内知外也。不为而成。上无所为，则下无事，家给人足，物自化也。

【注释】①牖：窗户。②弥：更加，越发。③名：称说。

【译文】不出家门，就能知道天下之事（圣人足不出户就知道天下，是因为了解了自己就了解了别人，知道了自己家就知道了别人家，所以能知天下事）；不望窗外，就能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天道与人道相感应。人君清静无为，天地之气自然和顺；人君多欲烦恼，天地之气就会烦乱恶浊。吉凶和好坏，都是由于自己啊）。谁走得越远谁就知道得越少（是说离开自己的家，去观察别人家；离开自身，去观察别人。所观察的越远，所知道的就越少）。因此圣人不必要远行就能知道其实情，不必眼见就能说出其真相（君主崇尚大道，人民就崇尚德行；君主崇尚武力，百姓就会崇尚暴力。圣人推究小事就知道大事，观照自己的内心就知道外面的一切），不必作为就能成就其事功（君主无所作为，那么百姓就没有事。家庭丰足人民满足，自然得到教化）。

【原文】损^①之又损之，损情欲，又损之，所以渐去之。以至^②于无为^③；无为而无不为。情欲断绝，德与道合，则无所不施，无所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④，取，治也。治天下常当以无事，不当劳烦民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则政教烦，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注释】①损：指去除心中的欲望。损，减损、去除。②以至：达到。③无为：为就是“有”，一切起心动念造作都是“为”。无为，不起心动念。④无事：指无为。

【译文】欲望减少再减少（减少情欲，再减少，这样来渐渐去除欲望），以至于无所作为，遵从自然规律，看似无所作为，实则无所不为（情欲断绝，德与道合，就能惠及万物，无所不成）。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得经常减少人为之事（取，是指治理。治天下常当以无事，不应当劳烦人民）。如果经常有劳民之事，就不可能治理好天下（等到治理国家多事，必定政务和教令烦复扰民，民不得安，所以不足以治理天下）。

【原文】圣人无常心^①，圣人重改更，贵因循，若自无心也。以百姓心为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从之。善者^②，吾善^③之；百姓为善，圣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为不善，圣人化之使善。信者^④，吾信^⑤之；百姓为信，圣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为不信，圣人化之使信也。

【注释】①无常心：没有什么一定的想法。不执着的意思。②善者：善良的人。③善：善待的意思。④信者：讲信用的人。⑤信：以诚信相待。

【译文】圣人永远没有自己的愿望（圣人注重察机应时，随缘而化，贵在遵循自然大道，好像没有自己的想法一样），以百姓的愿望为自己的愿望（根据大众根机的深浅，怎样适合便怎样去做）。对待良善的人，我报之

以良善（百姓有了善行，圣人欢喜赞叹，与之一起为善）；对待不善的人，我亦报之以良善（百姓不能为善，圣人以身作则，通过教化皆使之向善）。对待诚信的人，我报之以诚信（百姓讲信用，圣人欣然响应，与之一起诚实守信）；对待不信的人，我亦报之以诚信（百姓不讲信用，圣人以身作则，通过教化使大家都能诚实守信）。

【原文】生^①而不有^②，道生万物，不有取以为利。为^③而不恃^④，道所施为，不恃望其报也。长^⑤而不宰^⑥，道长养万物，不宰割以为利用也。是谓玄德^⑦。道之所行，恩德玄暗，不可得见也。

【注释】①生：生养。②有：占有，据有。③为：治理。④恃：依赖，依靠。⑤长：生长，成长。⑥宰：主宰。⑦玄德：指自然无为的德性。王弼注：“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庄子》：“其合缙缙，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隋书》：“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故能不劳聪明而人自化，不假修营而功自成。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

【译文】滋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道生养万物，不占有而取以为利），帮助万物而不恃功图报（道所作为，并不期望得到回报），育成万物而不去主宰它们（道长久养育万物，不加以支配而为自己所用），这就叫做玄德（道所起用的地方，恩德在暗处，不能看见）。

【原文】大道^①甚夷^②，夷，平易也。而民好径^③。径，邪不平也。大道甚平易，而人好从邪，不平正。朝^④甚除^⑤，高台榭，宫室修。田甚芜^⑥，农事废，不耕治。仓甚虚^⑦；五谷伤害，国无储也。服^⑧文采^⑨，好饰伪，贵外华。带^⑩利剑，尚刚强，武且奢。厌^⑪饮食，财货有余。多嗜欲，无足时。是谓盗夸，百姓不足，而君有余者，是犹劫盗以为服饰。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亲戚并随之也。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

【注释】①大道：宽阔的道路。②夷：平坦。③径：步行小路。④朝：指朝廷。⑤除：整洁。⑥芜：土地不耕种而荒废。⑦虚：空虚。⑧服：衣服，服装。⑨文采：艳丽而错杂的色彩。⑩带：佩带。⑪厌：吃饱，饱足。后作“饜”。

【译文】大道很平坦（夷，平常而易于理解），有些人却爱走险僻之径（径，是邪曲不平坦的。大道非常平坦而易行，但人却偏偏喜欢走邪偏的小路，不喜平坦的正道）。宫殿很整洁（增高台木榭，宫室整饬），农田却很荒芜（农事荒废，不耕种修缮），仓库很空虚（五谷的生长被伤害，国库没有储备）；王侯们崇尚穿着华丽的衣服（喜爱装饰，看重外在的浮华），佩带锋利的宝剑（崇尚刚猛强势，炫耀武力并且奢侈），饱食终日，财物富裕有余（嗜欲旺盛，没有满足时）。这就是“劫盗”的夸耀（百姓衣食不够，而君主多有剩余，这就如同是强盗偷来衣服，穿在身上游行来夸耀，不知道自己即将身死家破，连亲戚眷属也会受到连累），是不合乎“道”的呀（君主的行为如果是这样，这是不合道的啊）！

【原文】善建^①者不拔^②。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国者，不可得引而拔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道于身，爱气养神。其德如是，乃为真人。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道于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信妻贞。其德如是，乃有余庆。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道于乡，尊敬长老，爱养幼少。其德如是，乃无不覆及。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道于国，则君信臣忠，政平无私。其德如是，乃为丰厚。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人主修道于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应上，信如影响。其德如是，乃为普博。

【注释】①建：立。②拔：拔起，拔出。

【译文】善于以道立身立国者，就会坚不可摧（建，立的意思。善于以大道修身立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谁也不能动摇它）。以道修身，就能亲

身体悟到“德”的真谛，一生受用无穷（于自身修道，就会懂得珍护元气，葆养正气，涵养精神。德行能够像这样，就可以称为真人了）；以道齐家，“德”的余庆将会佑及子孙后代（于家修道，可以令做父亲的慈爱，做儿女的孝顺，做兄长的友爱，做弟弟的顺从，做丈夫的诚信，做妻子的忠贞。德行能够像这样，不仅全家受益，还能荫及子孙后代）；以道兴乡，就能使民俗淳厚，德风长久（于乡里修道，尊敬长者老人，爱护养育婴幼儿童。德行能够像这样，则恩惠就能无所不及）；以道治国，就能德运隆盛，国泰民安（于国修道，那么君主就会讲信用，臣子就会忠心，政治公平没有偏私。德行能够像这样，就可称得上隆盛了）；以道行于天下，就能使圣贤的德教得到普遍的弘扬（君主用大道治理天下，不颁布政令就能实行教化，不需要通过言教天下就能得到治理，百姓臣子效法君主，如影随形，如响随身，不会有丝毫差误。德行能够像这样，就能真正显现出它广大无际的影响了）。

【原文】天下多忌讳^①，而民弥贫。天下，谓人主也。忌讳者，防禁也。令烦则奸生，禁多则下诈。相殆，故贫也。民多利器^②，国家滋^③昏。利器者，权也。民多权则视者眩于目，听者惑于耳，上下不亲，故国家昏乱也。人多伎巧^④，奇物^⑤滋起^⑥。人，谓人君也。多伎巧，刻画宫观，雕琢章服，下则化上，日以滋起也。法物^⑦滋彰^⑧，盗贼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我^⑨无为，而民自化；无所改作，而民自化成。我好静，而民自正；我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徭役，故皆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去华文，民则随我为质朴。

【注释】①忌讳：避忌，顾忌。②利器：锋利的武器。③滋：通“孳”。滋生，繁殖。④伎巧：指精美奇巧的工艺品。⑤奇物：华而不实之物。⑥起：产生，发生。⑦法物：指技艺制作之物。⑧彰：明显，显著。⑨我：指君主自己。

【译文】天下的禁令、忌讳越多，人民就越贫穷（天下，是指君主。忌讳，是指防备禁戒。政令烦扰奸邪就会滋生，禁令繁多臣子就会欺诈。相互危害，所以会表现出种种不足）。民间利器越多，国家越混乱（利器，指权谋。百姓崇尚谋略、计策，则看的人目眩，听的人迷惑，上下寡恩少义，所以国家政治会出现昏暗混乱的局面）。人主看重技艺机巧，奇丽奢华之物就会兴起（人，是指君主。偏好技艺机巧，宫殿雕梁画栋、礼服纹饰繁复，百姓效仿奢华的风气就一天天地滋长起来了）。珍奇物品越多越精美，盗贼反而越多（法，是指好。珍贵的器物越多越精致，那么农事就会荒废，饥寒冷一起到来，所以盗贼就多了起来）。君王自己无所作为，而民众自然被教化（无所改变造作，而百姓的治理教化自然而成）；君王自己喜好清静，而民众自会回归于中正之道（我不以言语去教导，百姓自然就会忠诚坚贞）；君王自己不滥施徭役，而民众自会富足（圣人不征徭役，所以百姓自然富有）；君王自己远离欲望，而民众自会质朴（我摒弃浮华修饰，百姓就会随我追求淳朴）。

【原文】其政^①闷闷^②，其政教宽大，闷闷昧昧，似若不明也。其民醇醇^③；政教宽大，故民醇醇。富厚，相亲睦也。其政察察^④，其政教急疾，言决于口，听决于耳。其民缺缺^⑤。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祸兮，福之所倚^⑥；倚，因。夫福因祸而生，人遭祸而能悔过责己。修善行道，则祸去福来。福兮，祸之所伏^⑦。祸伏匿于福中，人得福而为骄恣，则福去祸来。孰^⑧知其极^⑨？祸福更相生，无知其穷极时也。

【注释】①政：政治，政事。②闷闷：愚昧，浑噩。③醇醇：敦厚。④察察：苛察，烦细。⑤缺缺：疏薄诈伪貌。⑥倚：依。⑦伏：潜藏，埋伏。⑧孰：谁，哪个人或哪些人。⑨极：尽头，极限。

【译文】政治宽厚（其政治教化宽厚大度，不苛求细察，好像不甚明

了的样子)，人民就淳朴（政治教化宽厚大度，所以百姓也会淳朴，崇尚厚道，互相之间亲爱和睦）；政令苛细（政治教化严苛繁复，政令出口即为决断，耳朵听到就必须执行），人民就会疏薄诈伪（百姓没有生活的依靠，所以就会变得人情淡漠又多生伪诈）。祸是福的生长之地（倚，因的意思。福因祸而生。人遭遇灾祸，若能忏悔自己的过失，修善行道，就会祸去福来），福是祸的藏身之所（灾祸潜伏藏匿在福气中，人们生在福中如果骄傲放纵，那么就会福去祸来）。谁能知道它的结果最终是什么呢（祸和福更替相互衍生，不能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穷尽）。

【原文】治大国若烹小鲜^①。鲜，鱼也。烹小鱼，不敢挠，恐其糜也。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去也。以道莅^②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则鬼不敢见其精神以犯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其鬼非无精神，邪不入正，不能伤自然之民也。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非鬼神不能伤害人，以圣人在位，不伤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注释】①小鲜：小鱼。②莅：治理，统治，管理。

【译文】治理大国，好像煎小鱼那样，不要常常去搅动它（鲜，是指鱼。烹饪小鱼，不敢扰动，恐怕翻烂了。治国烦扰百姓就会混乱，修身烦扰则精气就不存了）。用“道”这个原则来统治天下，人无邪僻之心，不求有妄之福，所以鬼魅之类就不能再显现其神验（以道德来治理天下，则鬼魅不敢显现他的精神来冒犯人类）。不是鬼魅不神验，而是这些鬼魅的精神已经不再对人构成伤害（并不是鬼没有精神，而是人有正念，邪气就不能侵犯正气，不能伤害自然生长的人民）。不是鬼神不能伤害于人，是因为圣人清静无为，鬼神协和而致福，所以不复伤害于人（并非是鬼神不能伤害到人，因为圣人在位，不允许伤害人民，所以鬼神不敢侵犯）。

【原文】道者，万物之奥^①，奥，藏也。道为万物之藏，无所不容。善人之宝也。善人以道为身宝，不敢违。不善人之所保^②，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犹知自悔卑下。故为天下贵。无不覆济，恬然无为，故可为天下贵。

【注释】①奥：室内西南隅。古时祭祀设神主或尊者居坐之处。后泛指室内深处或隐秘处等。②保：保护，不让受到损害。

【译文】“道”是万物的归宿（奥，是指封藏。道是万物的归宿，无所不能容），既是善人的珍宝（善人把道作为立身之宝，不敢违背），也是不善人的护身符（道，是不善人可以用来保护自身的，遭受祸患和急难时，还知道自己忏悔，认为自己卑微）。所以，“道”为天下人所尊崇（无不周济到，却看上去泰然无所作为，所以可以被天下人所尊崇）。

【原文】为无为，无所造作。事^①无事，除烦省事。味^②无味^③。深思远虑，味道意也。报怨^④以德，修道行善，绝祸于未生也。图难于其易，欲图难事，当于易时，未及成也。为大于其细^⑤。欲为大事，必作于小，祸乱从小来也。天下难事，必作^⑥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处谦虚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归之也。夫轻诺^⑦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难，不慎患也。是以圣人犹难之，圣人动作举事，犹进退，重难之，欲塞其源也。故终无难。圣人终身无患难之事。由避害深也。

【注释】①事：侍奉，供奉。②味：辨别滋味，品尝。③无味：谓平淡无奇，不含深致。④报怨：对所怨恨的人做出反应。报，回报。⑤细：小。⑥作：产生，兴起。⑦轻诺：轻易许诺。

【译文】按无为的方针去作为（无所造作），以不扰民的原则去做事（去除

烦恼，减省杂事），以恬淡的心态去体味世道（深深思考，长远考虑，体味道的真义）。以德报怨（修养大道，笃行善事，祸患的因素未发生就被消灭了）。欲做成难事，要从易做的时候就开始（想要解决难事，应当从易事开始，不要等到事情已经很难办的时候才去做）；欲办成大事，要从相关的小事做起（想做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导致事业失败的祸乱总是由小事造成的）。天下的难事，都是由易事演进而成的；天下的大事，都是由小事发展而成的。因此，圣人始终不自大（以谦虚处世），所以才能成就大事（全天下的人都归顺他啊）。随便允诺别人的要求，势必很少兑现（不重视自己说出的话）；经常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势必常常遭受困难（对于隐患不重视）。因此，圣人一直重视困难（圣人言行做事，无论进退，总是十分重视，都当作难事来办，目的是要堵塞住困难的源头），所以从没有什么办不了的难事（圣人终其一生没有灾难之事，是因为知道从根本上避免灾难）。

【原文】其安^①易持^②，治身、治国，安静者易守持也。其未兆^③易谋，情欲祸患，未有形兆时，易谋正。其脆^④易破^⑤，祸乱未动于朝，情欲未见于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为之于未有，欲有所为，当以未有萌芽之时，塞其端也。治之于未乱。治身、治国于未乱之时，当豫闭其门也。合抱^⑥之木，生于毫末^⑦；从小成大也。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从卑至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近至远。为者败之，有为于事，废于自然。执者失之。执利遇患，坚持不得，推让反还。圣人无为故无败。圣人不为华文，不为利色，故无败坏也。民之从事^⑧，常于几^⑨成而败之。从，为也。民人为事，常于其功德几成，而贪位好名，奢泰盈满，而败之也。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终当如始，不当懈怠。是以圣人欲不欲，圣人欲人所不欲。人欲文饰，圣人欲质朴；人欲于色，圣人欲于德。不贵难得之货；圣人不贱石而贵玉也。学不学，圣人学人所不能学。人学智诈，圣人学自然；人学治世，圣人学治身。复众人之所过，众人学问反，过本为

末，过实为华。复之者，使反本。以辅万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实者，欲以辅万物自然之性也。而不敢为焉。圣人动作因循，不敢有所造为，恐远本。

【注释】①安：平静，稳定。②持：掌握，控制。③兆：征兆，显露征兆。④脆：易折断。⑤破：它本作“泮”。⑥合抱：两臂环抱，多形容树身之粗大。⑦毫末：指幼苗，比喻细小。⑧从事：参与其事。⑨几：非常接近，相当于“几乎”“差不多”。

【译文】事物总是在安静的状态下才容易把握（修身、治国，安定、宁静的状态容易守住正道），在尚无征兆的时候容易导正（情欲和祸患，还没有征兆，这时容易矫正），在脆弱的时候容易分解（祸乱没扰动朝廷，情欲未因容色而起，脆弱的时候容易破除），在微小的时候容易消除（问题还没有很明显，微弱细小，容易化解）。解决问题，要在问题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要解决问题，应当在问题尚未萌芽的时候，堵塞它的端倪）；治理动乱，要在动乱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修身、治国要在没有祸乱的时候，应当提前关闭祸乱之门）。合抱的大树，由幼芽长成（从小长成大）；九层的高台，由筐土垒起（从低到高）；千里的行程，从脚下开始（从近到远）。修身、治国不能守住清静无为的原则，一旦有了自己的主张，最终必致祸乱（对于事情采取干涉做作的态度，就废了自然之理）；想刻意去掌握，反而会失去（执着于利益，就会遭遇祸患。勉强要求得不到，推让反而会回来）。所以圣人不去生事，所以就不会坏事（圣人不做虚荣浮夸的事情，不为利益美色而做事，所以没有失败和毁坏）。人们做事，常常功败垂成（从，是做的意思。人们做事，常常功业德行接近成功，但贪图权位追求名声，奢侈过度骄傲盈满，而败坏了它）。若能慎终如始，就不会将事情弄糟（终结的时候如同开始，不应当懈怠）。因此，圣人需要常人所不要的东西（圣人要别人所不想要的。别人想要文过饰非，圣人想要真实质朴；别人想要美色，圣人想要德行），不看重难得的财宝（圣人不轻视石头而看

重美玉)；圣人学习他人不愿学的东西(圣人学别人所不能学的东西。别人学智术伪诈，圣人学习自然大道；别人学治世，圣人学治身)，众人所犯的一切过失，在圣人这里复归于正(众人的学问相反，丢掉根本去追求枝末，丢掉朴实去追逐浮华。复归，就是使之返回根本)。圣人以此辅助万物的自然发展(教导人们返回根本与朴实，是想帮助人们回归万物的自然本性)，而不敢违背规律勉强去做(圣人举止因循大道，不敢有所造作，生怕远离了根本)。

【原文】古之为善道者，说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国者。非以明民^①，非以道教民明知奸巧。将以愚之^②。将以道德教民，使质朴，不诈伪也。民之难治，以其智^③多。以其智太多而为巧伪也。以智治国，国之贼^④；使智惠之人治国，必远道德，妄作威福，为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不使智惠之人知国之政事，则民守正直，上下相亲，故为国之福也。

【注释】①明民：教民以聪明智巧。②愚之：指教民以笨拙、质朴之道。
③智：计谋，策略。④贼：祸害。

【译文】古时候善于行“道”的人(说古代善于依循大道修身和治国的人)，不是用“道”来使人民聪明(并非以大道教化人民学会巧饰多奸)，而是用“道”来使人民质朴(而是用道德教化人民，使人们淳朴，不欺诈行伪)。人民之所以难于统治，是因为他们心机智巧过多(因为智谋太多而做欺诈之事)。用机巧智谋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患(使用智谋之士治国，必会远离道德，妄图凭借心机谋略取胜，作威作福，是国家之贼)；不以机巧智谋治国，是国家的福祉(不让智谋之人执掌国家政事，那么百姓就会谨守公平正直，上下亲和，所以是国家的福祉)。

【原文】江海所以能为百谷^①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众流

归之，若民归就王者。是以圣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法江海，处谦虚。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后之。先人而后己也。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②。圣人在民上为主，不以尊贵虐下，故民戴仰，不以为重也。处前而民不害^③。圣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后，亲之若父母，无有欲害之者。

【注释】①谷：两山间的夹道或流水道，或指两山之间。②重：认为重，有负担的意思。③害：妨碍，妨害。这里是认为有妨碍的意思。

【译文】江海所以能成为百川所归的总汇，是因为它善于让自己处于卑下的地位（江海因为地位卑下的缘故，众多河流都归向它，就像百姓归附君主那样）。因此圣人要想统治人民（想要位于众人之上），言辞上必须谦下（效法江海，处世谦虚）；要想领导人民（想位于众人之前），必须把自己摆在人民的后面（先考虑别人而后考虑自己）。所以圣人统治人民，人民不感到有负担（圣人在百姓之上作主宰，不以自己的尊贵虐待臣民，所以百姓拥戴敬仰，不会感到沉重）；领导人民，人民不认为有妨碍（圣人在百姓之前，不以自己的光环遮蔽臣民，像父母一般亲爱他们，所以没有想加害他的）。

【原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宝，抱持而保倚之。一曰慈，爱百姓若赤子。二曰俭^①，赋敛若取之于己。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执谦退，不为唱也。慈，故能勇；以慈仁，故能勇于忠孝。俭，故能广；身能节俭，故民日用宽广也。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②长。成器长，谓得道人也。我能为道人之长也。今舍慈且勇，今世人舍慈仁，但为勇武。舍俭且广，舍其俭约，但为奢泰。舍后且先，舍其后己，但为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动入死道。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夫慈仁者，百姓亲附，故战则胜敌，以守卫则坚固也。用兵有言：“陈用兵之道，老子疾时用兵，故托己

设其义也。吾不敢为主，主，先也，不敢先举兵也。而为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当承天而后动也。不敢进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财宝为进，闭门守城为退也。祸莫大于轻敌，夫祸乱之害，莫大于欺轻敌家。侵取不休，轻战贪财也。轻敌几丧吾宝。几，近也。宝，身也。欺轻敌家，近丧身也。故抗^③兵相加，哀者胜矣。哀者，慈仁士卒，不远于死也。

【注释】①俭：自我约束，不放纵。②器：才能。③抗：对等，匹敌。

【译文】我有三件法宝，掌握并珍惜它们（老子说：我有三件法宝，怀抱而作为依仗）：一是“仁慈”（爱百姓如爱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二是“俭约”（向百姓征赋税如同向自己征），三是“不敢先天下人而行”（坚持谦让，而不作为倡导者）。秉心“仁慈”，故能勇敢（用心慈仁，所以能勇于为忠孝之事）；励行“俭约”，故能宽绰（自身能节俭，所以百姓日常用度宽裕）；做到“不敢先天下人而行”，故能修成大道（成器长，是指得大道的人。我能成为修道之人的首领）。现在的人舍去“仁慈”，只讲勇敢（如今世人舍弃慈仁，只讲勇武）；舍去“俭约”，只讲豪华（舍弃俭约，只讲奢侈）；舍去退让，只讲抢先（舍弃谦让，只为人先），那就必定要灭亡了（如此作为，一迈步就会踏上败亡之路）。“仁慈”这件法宝，用之于战争，就能胜利；用之于守卫，就能稳固（慈仁，百姓就亲近归附，所以战斗就能战胜敌人，守卫疆土国家就能坚固不拔）。兵家常说（陈述用兵之道。老子憎恨当时各国用兵，所以假托自己来陈述用兵的要义）：我不敢先行举兵（主，先的意思。不敢先举兵），而宁愿采取守势（客，应和而不首倡。用兵应当顺承天道而后于人而动）；我不敢先前进一寸，而宁愿退守一尺（侵犯别国边境、谋取别国的财宝为进，闭门守城则为退）。祸害之大，莫过于轻视敌人（祸乱的害处，莫大于欺辱轻视敌人、侵犯掠夺没有休止、轻易发动战争并且贪财），轻视敌人就离丧身不远了（几，近的意思。宝，指身体。侵犯轻视敌人，离丧命就不远了）。所以在两军对阵、兵力相当的情况

下，那心怀仁慈而悲悯的一方，一定获得胜利（悲悯的一方爱护士兵，士兵就能勇于拼死效命）。

【原文】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约而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恶柔弱，好刚强也。夫^①唯^②无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暗，不见于外，穷微极妙，故无知也。知我者稀，则我贵矣。稀，少也。唯达道乃能知我，故为贵也。是以圣人被褐怀玉^③。被褐者，薄外。怀玉者，厚内也。匿宝藏德为贵也。

【注释】①夫：发语词。②唯：因为。③被褐怀玉：比喻怀藏宝物而不为人知。被，同“披”，穿着。褐，指粗布或粗布衣，古时贫贱人穿。怀，怀藏。

【译文】我的话很容易懂，很容易实行（老子说：我所说的话，简明易懂，简单易行）。但世俗间却没有谁能听懂，没有人能照做（因为人们不喜欢柔弱，而喜欢刚强）。由于人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他们不了解我（夫唯，指世人。是因为我的品德深藏于暗处，不显现在外面，穷尽精微，极尽玄妙，所以没有知道的）。了解我的人很少很少，所以才愈加显得可贵（稀，指少。唯有通达大道才能理解我，所以说难能可贵）。因此，圣人好比外穿粗布衣服，而怀里却揣着宝玉一般不为人知（披着粗布衣，淡薄于外；怀抱美玉，敦厚于内。像隐藏着珍宝一样怀藏着自己的德行，故而显得珍贵）。

【原文】天道不争而善胜，天不与人争贵贱，而人畏之也。不言而善应，天不言，万物自动以应时。不召而自来，天不呼召，万物皆负阴而向阳也。繝然^①而善谋。繝，宽也。天道虽宽博，善谋虑人事。修善行恶，各蒙其报。天网恢恢^②，疏而不失。天所罗网，恢恢甚大，虽疏远，司察人善恶，无有所失。

【注释】①繻然：宽缓、舒缓的样子。②恢恢：宽阔广大貌。

【译文】天之道，不通过争斗就能取得最彻底的胜利（天不与人争贵贱，而人都害怕它），不需要发话就能得到最好的回应（天不说话，万物自然顺应时节），不必召唤就能令万物自然归向（天不召唤，万物都背阴而向阳）。天看上去什么计划都没有，却比任何谋划都周到完备（繻，是宽的意思。天道虽然宽广宏大，但却善于谋划人事。世人修善和行恶，一一都会受到报应）。天网无边，网眼虽疏，可是无所漏失（天所张罗的大网，宽阔广大。虽然疏阔遥远，督查人的善恶，却没有丝毫疏漏的地方）。

【原文】民不畏死，治国者刑罚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伤神，贪财杀身，不知畏之。奈何^①以死惧之^②？人君不宽其刑罚，教人去情欲。奈何设刑罚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当除己之所残刻，教民去利欲。而为奇^③者，吾得执^④而杀之，孰^⑤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从，反为奇巧，乃应王法，执而杀之，谁敢有犯者？老子伤时主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罚也。

【注释】①奈何：怎么，为何。②惧之：令其畏惧。威慑的意思。③奇：不正。指非法的。④执：拘捕，捉拿。⑤孰：谁。

【译文】人民要是不怕死（治国者刑罚严酷残忍，百姓没有生存的依靠，困顿痛苦，所以不怕死。修身者嗜好贪欲，伤害精神，贪求财报，虽有杀身之祸，不知道畏惧），又怎么能用死来威慑他们呢（君主不施行宽大的刑罚，教导人去除情欲，怎么能制定刑法，以死刑来威慑百姓）？假如人民果真怕死（应当废除自己的残忍凶暴，教化百姓去除对利益的贪欲），对不法之徒，我们可以抓起来杀掉，谁还敢作恶呢（以大道作为教化，如果有人仍不顺从，反而做奇巧之事，就对应王法条文，逮捕并且诛杀，谁还敢再

犯法呢？老子哀伤当时的君主不能先用道德教化百姓，而是先用严刑惩罚百姓）？

【原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①之多，人民所以饥寒者，以其君上税食下太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人民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为。是以难治。其民化上有为，情伪难治也。人之轻死^②，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轻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贪利以自危也。是以轻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轻入死地。夫^③唯无以生为者^④，是贤于贵生^⑤也。夫唯独无以生为务者，爵禄不干于意，财利不入于身，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使，则贤于贵生者也。

【注释】①食税：享受税赋，靠赋税而生活。②轻死：不怕死。轻，轻视。③夫：发语词。④无以生为者：指不为欲望、享受所驱使的人。⑤贵生：指贪图享受。贵，重视、看重。

【译文】人民之所以挨饿，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收税太多（人民饥寒的原因，是君主享受的赋税太多），因此才饥饿；人民之所以难于统治，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贪功好利的缘故（百姓难以治理，是因为他们的君主多欲，喜好做作施为），所以才难以统治（他的人民效法君主的有为，以至性情虚伪而难以治理）；人民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其过分贪求生活上的享受（百姓之所以轻易触犯死罪，因为他们要求生活的享受太多，所以贪图利益而让自己陷于危难），因此才冒死求利（因为要求生活享受丰厚的缘故，轻易使自己陷入被处死的境地）。只有那些不汲汲于生活享受的人，相比于那些贪利重欲的人而言，那才是真正高明的人（唯独不以生活享受为要事的，爵禄就不能侵犯他的意志，财利也不能干扰他的操守，连天子也不能强迫他为臣，诸侯也不能无缘无故去驱使他，这就是他高明于那些贪利重欲者的地方）。

【原文】圣人执左契，古者，圣人无文书法律，刻契合符，以为信也。而不责于人^①。但执刻契信，不责人以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无德司彻^②，无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③。天道无有亲疏，唯与善人，则与司契者也。

【注释】①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契，契约。古代借贷财物时所用的契券，竹木制成，劈为两片。左片叫左契，刻着负债人姓名，由债权人保存；右片叫右契，刻着债权人的姓名，由负债人保存。索物还物时，以两契相合为凭据。责，责令、要求。这里说的是圣明的君主只是施惠于民，而不求回报。憨山注：“圣人无心之德，但施而不责报。故如贷之执左契，虽有而若无也。”②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司，执掌、主管。司彻，司人之过的意思。一说“彻”是周时的赋法，指官府按时收取税赋，没有商量的余地。憨山注：“有德司契，但与而不取，徒存虚契。无德司彻，不计彼之有无，必征其余，如赋彻耳。彻，周之赋法。谓时至必取于民，而无一毫假借之意。”③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亲，偏爱。与，帮助、援助。憨山注：“上责报而下计利，将谓与而不取，为失利也。殊不知失于人，而得于天。故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且施而不取，我既善矣。人不与而天必与之，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岂常人所易知哉。”

【译文】“圣人”虽握有债权的符契（古代，圣人没有文书法律，只是以刻画的文契彼此相符合，作为信物），但不以此责求他人（只是握有文契符信，并不用别的事责求别人）。有德的人，只是握有契约而已（有德行的君主，只是督查文契符信罢了）；无德的人，严格按照契约行事，不容别人有丝毫过失（没有德行的君主，违背了文契符信只是要求自己诚信的根本原则，专门督查别人的过失）。天道对谁都没有偏爱，永远帮助有德的善人（天道对人没有亲疏远近，只是亲近善人，也就是说，它一定会帮助那些虽执有符契但却不要求别人的人）。

【原文】小国寡民^①，圣人虽治大国，犹以为小，俭约不奢泰；民虽众，犹若寡乏，不敢劳也。使民重死^②，君能为人兴利除害，各得其所，则民重死而贪生也。而不远徙^③。政令不烦，则民安其业，故不远迁，离其常处也。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清静无为，不好出入。虽有甲兵，无所陈^④之。无怨恶于天下。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渔食百姓也。美其衣，美其恶衣，不贵五色。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饰之屋。乐其俗，乐其质朴之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无情欲也。

【注释】①小国寡民：寡，少。意为国不论其大，皆以为小；民不论其多，皆以为少。君主爱惜国力民力，不敢奢侈劳民的意思。②重死：爱惜生命的意思。③徙：迁移。④陈：陈设，陈列。

【译文】圣人视大国为小，视民众多为少（圣人虽然治理大国，还是认为很小，勤俭节约而不奢侈；人民虽然众多，还是如同很少一样，不敢劳烦）。使人民爱惜生命（君主能为人民兴起利益、免除祸害，各得其所，使人民畏惧死亡而贪求生存），不肯向远处迁流（政令不烦扰，那么百姓就安心于本业，所以不向远处迁徙，而离开他们恒常的住处）。虽有船和车，没有必要乘坐它（清静无为，不喜好出入往来）；虽有武备，却没有地方列阵（没有招致天下百姓的怨恨厌恶）。人们总觉得自己吃得很香甜（美美地享受蔬菜粮食，不掠夺百姓的缘故），衣服很好看（觉得粗布衣服很美，不看重各种彩色），住得很安适（安住在自己的茅屋里，不好修饰自己的房屋），觉得本地的风俗很称心如意（乐于享受淳朴的风俗）。邻国相互可望见，鸡狗啼叫声相互都能听得见（离得很近），而人民直到老死，也不相互迁徙，更不会发生争执（因为没有情欲的缘故）。

【原文】圣人不积^①，圣人积德不积财，有德以教愚，有财以与贫。既^②以为人已愈有。既以财贿布施于人，财益多如日月之光，无有尽时。天

之道，利而不害。天生万物，爱育之，令长大，无所害也。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法天所施为，化成事就，不与下争功名，故能全其圣功^③也。

【注释】①不积：指不聚集财富。积，聚集的意思。②既：整个的意思。
③圣功：至圣之功。或谓帝王的功业为“圣功”。

【译文】“圣人”不会去积累什么东西（圣人积累德行而不积累钱财，有了德行就用来教化愚昧的人民，有了财物就用来帮助穷人）。他尽全力帮助别人，自己反而越富有（已经把财物广泛地施与别人，财富反而会更多，如同日月的光芒，没有穷尽的时候）。天之道，利于万物而不妨害它们（天地生成万物，用爱来养育，用善来滋长，无所相害）。圣人之“道”，就只是施教化、做好事而已，与人一无所争（圣人效法天道的施为，教化完成、事业成就，不与在下者争功名，所以能够成全至圣之功）。

鹖冠子

【题解】《鹖冠子》，先秦著作。《汉书·艺文志》云作者为“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说：“鹖冠氏，楚贤人，以鹖为冠，因氏焉。”与《汉书》相合。《鹖冠子·王铁》篇有柱国、令尹等楚官名。足见鹖冠子确为楚人。《鹖冠子》中记有赵武灵王、赵悼襄王、庞煊（似为庞暖之兄）、庞暖等的问答，可推知其为战国晚期人，书的写定当在战国末甚至更晚的时候。《汉书·艺文志》著录《鹖冠子》仅一篇。《隋书·经籍志》则作三卷。唐韩愈《读鹖冠子》云十六篇。宋陆佃作注。序云十九篇。今传陆注本即为三卷十九篇。清以来学者多认为今本是《汉书》所录道家《鹖冠子》一篇与兵家《庞暖》两篇合成。至于今本三卷分十九篇，可能是原本篇下有节，后遂各自成篇。较近的注本有1929年出版的吴世拱《鹖冠子吴注》。唐柳宗元作《辨鹖冠子》，以《鹖冠子》为伪书，许多学者相信此说。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老子》乙本卷前《经法》《十六经》《称》等佚书。文句以至思想都有与《鹖冠子》相合之处。证明《鹖冠子》不伪。此外，《鹖冠子》和《国语·越语》等书也有共通的地方。《鹖冠子》把天地看作衡量规范人事的准则。其通过取法天理、参酌自然的类比手法，阐述了许多治国的“奇言奥旨”，加之“末流迪于刑名”，尤为后来的政治家所欣赏。韩愈称：“《鹖冠子》十有六篇，其词杂黄老刑名。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功德岂少哉。”韩愈重视该书中务实治世、兴邦济时的言论。出于同

群书治要译注

样目的，魏徵等人编纂《群书治要》时从中精选了《博选》《著希》《世贤》数节，以资治国者借鉴。

【作者简介】鹖冠子，春秋时楚国人，姓氏不详，隐居深山，以鹖羽为冠，故有此号。曾著书十九篇，名曰《鹖冠子》。

博 选

【题解】本段讲述的是如何选择人才的问题，提出了考核人才需要注意的四个方面（四稽）和人才的五个等级，并且作出了“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主与役处”的论断，启迪君主主要选择贤才，并且要以贤才为师。

【原文】博选^①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稽^②：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人上有权字）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十己，三曰若己，四曰厮役^③，五曰徒隶^④。所谓天者，理物情者也^⑤；所谓地者，常弗去者也^⑥；所谓人者，恶死乐生者也；所谓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明^⑦者也；神明者，以人人为本。人者，以贤圣为本；贤圣者，以博选为本；博选者，以五至为本。故北面^⑧事之，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十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⑨，指麾^⑩而使，则厮役者至；噫喑叱（噫喑叱作乐嗟苦咄^⑪）则徒隶人至矣。故帝者与师处，王者与交（交作友）处，亡主与役处。

【注释】①博选：广泛地选择。②稽：考核，考证。③厮役：旧称干杂事劳役的奴隶。后泛指受人驱使的奴仆。④徒隶：刑徒奴隶，服劳役的犯人。⑤天者，理物情者也：陆佃《鹖冠子集解》注：“道无所治，有之者，以稽于天，所以尔也，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⑥地者，常弗去者也：陆佃《鹖冠子集解》注：“道无所住，有之者，以稽于地，所以尔也，运者天道也，处者地道也。”⑦神

明：指人的精神和智慧。⑧北面：方位词，指面朝北方。古代君主面朝南坐，臣子朝见君主则面朝北，所以对人称臣为北面。⑨冯几据杖：冯，靠着。几，小或矮的桌子。据，凭依、倚仗。杖，扶着走路的棍子。形容傲慢不以礼待客。⑩指麾：以手或手持物挥动示意。⑪乐嗟苦咄：高兴时招唤，不高兴时责骂。形容对人态度恶劣。

【译文】所谓“博选”，就是通过对人的道德水平依次考核排序来选用优秀人才。对人才需要从四个方面来考核：一是“天”（能知天道），二是“地”（能尽地义），三是“人”（能通人情），四是“命”（能守臣职）。根据衡量，把人分为五个等级：一是百倍于己的，二是十倍于己的，三是与己相当的，四是适宜于供驱使、服杂役的，五是只能做苦力、当奴隶的。所谓“天”，就是能统理万物之情；所谓“地”，就是做事从不背离纲常；所谓“人”，就是厌恶死而乐于生；所谓“命”，就是一切都取决于君主。君主是端正万民精神的人。人的精神，以人的品行为根本；人的品行，以贤圣为根据；是否贤圣，以博选为根据；博选，以人的德行才智所能达到的五个层次为根据。屈身面北，以尊师之礼待人，那么，才德百倍于己者会前来（效力）；开始恭敬而随后又停止，此前已探访而后又默无声息，那么，才德十倍于己者会前来（效力）；他人敬慕，自己也跟着表示敬慕，那么，才德与己相当者会前来（效力）；靠着矮桌、拿着拐杖来指挥、差遣，那么，适宜供驱使、服杂役者会前来（效力）；随意呼唤喝斥，那么，只有服劳役、当奴隶者会前来（效力）。所以，能成为天下之帝者，常与自己的老师相处；能成为封国之君者，常与自己的朋友相处；导致国家灭亡的君主，常与自己的仆役相处。

著 希

【题解】本段旨在说明君子的特征，作为君子，最重要的是要遵从道义，不能放任私欲。

【原文】夫君子者，易亲而难狎^①，畏祸而难劫^②，嗜^③利而不为非，时动静（无静字）而不苟作。体虽安之而弗敢处，然后礼生焉；心虽欲之而弗敢信^④，然后义生焉。夫义节欲而治，礼反情而辨者也。

【注释】①狎：亲昵，亲近而不庄重。②劫：威逼，胁迫。③嗜：贪求。④信：放任，随便。

【译文】大凡君子，总是容易亲近，但不易过分亲密；害怕灾难，但是为了道义即使面临死亡也不害怕；喜爱利益，但绝不会为了利益去做违背道义的事情；即使时势动荡，都不苟且作为。身心虽然得到安顿也不敢安然处之，然后礼仪规范产生；心中虽有私欲但不敢放任，然后道义产生。用正义来节制私欲，就可使社会安定；用礼来纠正自己的性情，就可以明辨事理。

世 贤

【题解】本段通过悼襄王和庞暖之间的对话，说明治理国家一定要选任贤才，并通过扁鹊三兄弟治病的例子，说明治理国家的最高策略。

【原文】悼襄王^①问庞暖^②曰：“夫君人者，亦有其国乎？”庞暖曰：“王独不闻俞拊^③之为医乎？已识必治神避之。昔尧之任人也，不用亲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爱，必使旧医。”襄王曰：“善。”庞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医殷，太公医周，百里^④医秦，申庶^⑤医郢，原季^⑥医晋，范蠡^⑦医越，管仲^⑧医齐，而立五国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数。”襄王曰：“愿闻其数。”暖曰：“王独不闻魏文侯^⑨之问扁鹊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⑩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也。’文侯曰：‘可得闻耶？’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⑪血脉，投毒药，割肌肤，而名出闻于诸侯。’文侯曰：‘善。’使管子行医术以扁鹊之道，则桓公几能成其霸乎！”

【注释】①悼襄王：赵悼襄王（？—公元前236年），战国末期赵国君主，嬴姓，赵氏，名偃，赵孝成王之子。②庞暖：战国合纵家。③俞拊：即俞跗。相传为黄帝时的良医。④百里：百里奚，亦称百里子。春秋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生卒年不详，秦穆公时贤臣，著名的政治家。⑤申庶：春秋时期楚国人。⑥原季：指赵衰，即赵成子，字子金，亦称成季、孟子余。赵衰是跟随晋文公流

亡多年，并且颇受倚重的功臣，但他从不争权夺利，不计较个人地位。回国后，曾任原（今河南济源北）大夫，故亦称原季。⑦范蠡：字少伯，春秋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⑧管仲：名夷吾，谥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颖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⑨魏文侯：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在位时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子弟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为将。⑩扁鹊：姬姓，秦氏，名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期名医。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黄帝时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⑪镞：刺，凿。

【译文】悼襄王问庞暖：“作为君主，也有治理他的国家的方法吗？”庞暖说：“君主难道没有听说过俞拊行医的事吗？既知道病因，便一定要治好，连神鬼也避让于他。昔日尧帝用人，不任用其亲戚，而必定使用有才能者。他若治疗疾病，不用所喜爱之人，定会使用曾为之治病的医生。”悼襄王说：“很对！”庞暖说：“君主难道忘了吗？从前伊尹医治殷朝之弊病，太公医治周朝之弊病，百里奚医治秦国之弊病，申廪救治楚国郢都之患，原季医治晋国之弊病，范蠡医治越国之弊病，管仲医治齐国之弊病，才成就这五国之霸业。这几人的贤能都是一样的，但其治理之道却有着不同的策略。”悼襄王说：“希望听你讲一讲‘策略’。”庞暖说：“君主难道没有听说过魏文侯询问扁鹊的事吗？魏文侯问道：‘你兄弟三人，其中谁最善于治病？’扁鹊说：‘大哥医术最高，二哥次之，我的医术在他俩之下。’文侯说：‘可以请你说得仔细些吗？’扁鹊说：‘大哥对于疾病，在其隐伏未发之时便能看到，并在未出现症状时便除去病源，所以他的名声传不出病人之家，二哥医治疾病，是在病情十分轻微时便予以治愈，所以名声传不出病人所在村巷，像我扁鹊这样，（在病人病势沉重时）刺穿病人血脉，使用有毒性的药物，割开病人体肤，却能使名声传闻于诸侯。’文侯说：‘你讲得有道

群书治要译注

理。’试想，如果让管仲主持政务，却使用扁鹊治病的方法，那么齐桓公岂能成就其霸业呢？”

列子

【题解】《列子》一书，旧题战国列御寇撰，共八卷，分别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列御寇，战国时郑国人，《庄子》称其“无为”，《尸子》《吕氏春秋》说“列子贵虚”。《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是经过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后来散佚。今本《列子》八篇已不是班固著录的原书。晋朝张湛为之作序，自称是西晋末永嘉之乱后，根据各种版本辑录而成，以“其书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因而定为先秦道家著作。

《列子》一书广涉群籍，博选众家，形成了其思想内容繁富、驳杂、瑰奇的特点，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风俗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可资借鉴的材料。例如，《天瑞》篇阐发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资源、富民生的进步经济思想，《仲尼》《力命》等篇发挥了可贵的人才观念，《汤问》篇讲到宇宙与万物的始原及宇宙的无限性。

唐王朝统治者自称是老子的后代，宣扬道教，天宝元年尊《列子》为《冲虚真经》。宋景德年间又加称为《冲虚至德真经》，成为道教的经典之一。

《群书治要》从《列子》的《天瑞》《汤问》《力命》《说符》诸篇中精选了六段文字，并保留原标题。其中或论刚柔相济之理，或辨治国用人之道，都着眼于兴邦治国。其选文精致，独具慧眼，今天读来仍不无

启迪。

【作者简介】列子，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与郑繆公同时。列子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先后著书二十篇，十万多字，今存《天瑞》《仲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穆王》《力命》等八篇，共成《列子》一书。

天 瑞

【题解】本段节录自《列子·天瑞》。瑞指符瑞，在古代用为信物。本段指出，天地万物都有其功用，各不相同。天地的法则是阴阳，圣人的教化是仁义，万物的属性是刚柔。人应该效法天地之道，遵循圣人的教化，守住自己的本分。

【原文】子列子^①曰：“天地无全功^②，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全犹备也。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职，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宜。然则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③，物有所通，夫职适于一方者，余涂则罔（本注罔作阂^④）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若温也则不能凉，若宫^⑤也则不能商。何则？生覆者不能形载，形载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违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⑥，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阴则阳；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刚则柔。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靖躁^⑦，理不得兼。

【注释】①子列子：子，古代学生称呼师长时，在名字前加一“子”字，以示敬重。列子，相传战国时期郑国人，名御寇，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②全功：功业完美，泽被万物。③否：原为《周易·否卦》中的“否”，指“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引申为闭塞、阻隔不通、不顺。音“匹”。④阂：阻隔不通。⑤宫：古代音乐术语，即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中的第一音级。商，五声音阶中的第二音级。⑥素分：犹本分。⑦方圓靖躁：方圓，方形与圆形。静躁，静和动。

【译文】列子说：“天地没有完备的功效，圣人没有完备的才能，万物没有完备的用途。所以上天的职责在于覆育众生，大地的职责在于承载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施行教化，万物的职责是各自施行其所宜之事（职，主持、掌管的意思。万事万物生来就有各自不同的本性，各自有不同的本性，就有各自所宜之事）。既如此，那么，天必然有所短，地必然有所长，圣人也必然有其困厄、不顺之时，万物必然有其通达的功用（职责适用于一方面时，则不适用于其他方面。有形之物和有声之音都一定有其局限性，比如能使温度上升的，则不能使温度下降，若能发出宫声，则不能发出商声）。为什么呢？因为天覆育众生但不能承载万物，地承载万物但不能施行教化，圣人施行教化但不能违背事物的本性，万物施行其所宜之事但不能超出其本位（事物都各有其本分，不能够不守其本分）。所以，天地的法则，不是阴便是阳；圣人的教化，不是仁便是义；万物的属性，不是刚便是柔。这都是依据各自适宜的功用而不能超出其所应处的定位（方和圆、动和静，从理上讲是不可能兼具的）。”

殷汤问

【题解】本段节录自《列子·汤问》，指出唯有圣人能够通晓天地之间的大道，而圣人之道，就是让万物各归其性、各尽其分。

【原文】大禹曰：“六合^①之间，四海^②之内，照之以日月，经^③之以星辰，纪^④之以四时^⑤，要之以太岁^⑥。神灵所生，其物异（异作其）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圣人顺天地之道，因万物之性，任其所适，通其所逆，使群异各得其方，寿夭尽其分。

【注释】①六合：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贾谊《过秦论》：“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②四海：指全天下。旧说以为我国被四海包围，因此用“四海”代指全国。③经：测量，计度。④纪：梳理。⑤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⑥要之以太岁：要，约定。太岁，又叫岁星，即木星，古代用它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纪年，一周是十二年。

【译文】大禹说：“天地四方之间、四海之内，大自然以日月之光照耀着它，以星辰为标志划出天区地域，以四季的变化使它有规律，以岁星的运转周期规定它的纪年。神灵造化生成的万物，其形状各有不同，有的早夭，有的长寿，只有圣人才能通晓它们的规律（圣人遵循天地间的自然规律，顺着万事万物的本性，让其回归本性，疏通其不顺之处，使形形色色的事物各归其类，无论是长寿的还是早夭的，都能各尽其分）。”

力 命

【题解】本段节录自《列子·力命》，记载了管仲有病之时与齐桓公小白的一段对话，齐桓公向管仲询问谁能托付政事（接替管仲为相），管仲鄙薄鲍叔牙，推重隰朋，以此说明治理政事应该用什么样的人材。

【原文】管夷吾有病，小白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夷吾曰：“公谁欲欤？”小白曰：“鲍叔牙可。”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清己而已。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齐物也。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不能弃瑕录善。使之治国，上且钩^①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则逆民而不能纳矣。其得罪于君，将弗久矣。”小白曰：“然则孰可？”对曰：

“勿已^②则隰朋^③可。其为人也，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惭其道之不及圣，矜其民不以逮^④己，故能无弃人也。以德分人，谓之圣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以财分人，谓之贤人。既以与人，已愈有也。以贤临人者，未有得人者也；求备于人，则物所不与也。以贤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与物升降者，物必归之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道行则不赖（赖作烦）闻见，故曰不瞽^⑤不聋，不能成功^⑥。勿已，则隰朋可。”若有闻见，则事钟于己，而群生无所措手足，故遗之可。未能尽道，故仅可耳。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皆天理也。

【注释】①钩：钩距，即对人辗转推问，究其情实。这里含有求全责备的意思。②勿已：犹无已。不得已，不能止。《庄子·徐无鬼》：“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撓。”③隰朋（？—公元前644年）：姜姓，春秋时期齐国大夫，与管仲、鲍叔牙等辅佐齐桓公，齐国大治。隰，音“西”。④逮：到，及。《礼记·曲礼》：“逮事父母。”⑤瞽：眼睛失明，音“股”。⑥成功：成就功业或事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译文】（齐相）管夷吾有病，齐桓公小白问他说：“仲父的病势很重了，万一治不好，我把国政托付给谁呢？”夷吾说：“您打算交给谁呢？”小白说：“可以交给鲍叔牙。”夷吾说：“那不可以。他为人清白廉洁，是贤德之人（只是以清廉之德要求自己而已）。对于德行不如自己的人，他便不会与之交往（希望以己之善为标准来影响整治其他人）；一听见他人的过失，便终身不忘（不能放下别人的过失而记取别人的优点）。假如让他管理国政，对上则求全责备于君主，对下又违逆百姓（一定会将君主引导至使其治道不广大的地步。治道假若不广大，就会违逆而不能包容百姓）。他得罪于您的日子，大概也为时不远了。”小白说：“那么谁可以呢？”管仲答道：“如果我不行了，那么隰朋可以接任。他为人处世，只惭愧自己的德才不如黄帝，而能哀怜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只是惭愧其德行不如圣人，怜惜百姓之德行不如自己，所以能够做到不舍弃任何一个人）。自己修德、以德来感化他人的人称作圣人（自己先修德，以身教来感化百姓，使其与道相合，而不是采用强制、逼迫的方式），以财物来济施他人的人称作贤人（懂得将财物分给他人，自己的财物将会越来越多）。因为自己贤能而傲气凌人的人，从来就没有能得人心的（对人要求十全十美、毫无瑕疵，那么世上万物都不能达到他的要求）；自己贤能，却能谦虚对人者，没有不得人心的（随顺万物，与万物一起升进与黜退的人，万物定会归顺于他）。隰朋对于国事，不该管的不管，对于家事，不该知的不知（只要自己力行道义，治理国家就不必依赖所闻所见。所以有人

群书治要译注

说：不盲不聋，就不能成就功业）。如果我不行了，那么隰朋可以接任（如果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来处理国事，那么事情都集中于自身来处理，众人将无所适从，因此可以不这样做。隰朋做得还不能完全合乎道，所以仅仅是可以）。”但是，管夷吾并非有意鄙薄鲍叔牙，而是不得不鄙薄；并非推重隰朋，而是不得不推重。推重与鄙薄的取舍，不在于自己（推重与鄙薄都是依天理而行）。

说符

【题解】本节节录自《列子·说符》。“郤雍视盗”的故事，说明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消除盗贼；“孔子反鲁”的故事，说明忠信乃为人之本；“楚庄王问詹何”一段，说明修身为治国之本。

【原文】晋国苦盗。有郤雍^①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盗为尽，奚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②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郤雍也。”遂共盗而戕。杀之也。晋侯闻而大骇，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③隐匿者有殃。’且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人有耻心，则何盗之为？”于是用随会^④知政^⑤，而群盗奔秦焉。用聪明以察是非者，群诈之所逃。用少（少作先）识^⑥以撻^⑦奸伏^⑧者，众恶之所疾。智之为患，岂虚也哉。

【注释】①郤雍：人名。郤，音细。②俄而：一会儿。③智料：以智慧来料算。④随会：祁姓，随氏、范氏，讳会，谥武，其名随会（采邑于随）或范会（采邑于范），又因随氏出于士氏，故史料中多称其为士会，史称范武子、随武子。士蒍之孙，士缺幼子。杰出的政治家，先秦时代贤良的典范。⑤知政：主持政事。⑥先识：先见远识。⑦撻：揭露。音“梯”。⑧奸伏：隐伏未露的坏人坏事。

【译文】晋国苦于盗贼为害。有个叫郄雍的人，会审视盗贼的相貌，观察其眉目之间的神色，便可得知其真实情况。晋侯派他去辨认盗贼，结果千百个盗贼无一遗漏。晋侯大喜，告诉赵文子说：“我得到这一个人，便使全国的盗贼因之而除尽，还要用那么多人干什么呢？”文子说：“君主依靠伺察的方法来捕捉盗贼，盗贼是捉不完的，而且郄雍也必定不得善终。”不久，盗贼们共同商议说：“我等之所以走投无路，都因为那个郄雍。”于是一同绑架了郄雍并杀死了他。晋侯听到消息后大为惊骇，立刻召见赵文子，对他说：“果然像你说的那样，郄雍死了，可是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来捕捉盗贼呢？”文子说：“周人的谚语有这么一句话：‘能看清深潭中游鱼的人定不吉利，以智巧算出隐藏者的人必有灾殃。’您要想使晋国没有盗贼，不如选拔贤良并予以任用，使在上政教昌明，在下百姓得以教化。人们有了羞耻之心，还会去做什么盗贼呢？”于是，晋侯便任用随会主持有关政务，盗贼便成群地逃往秦国去了（用聪明才智来分辨是非，是奸诈之人所躲避的；用先见远识使隐秘的奸人无法藏身，是行恶之人所嫉恨的。聪明才智使用不当将形成灾祸，难道是虚言么）。

【原文】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乎河梁^①而观焉。其悬水^②三十仞^③，圜流^④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鼃鼃^⑤弗能居。有丈夫方将厉^⑥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难可以济乎？”丈夫不以措意^⑦，遂度而出。孔子问之曰：“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者以此也。”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⑧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亲之，而况人乎？”

【注释】①梁：《说文》：“梁，水桥也。”②悬水：即瀑布。③仞：古代长

度单位，八尺为一仞。④圜流：有漩涡的水流。圜，同“环”。⑤鼃鼃：大鳖和猪婆龙。⑥厉：连衣涉水。司马相如《上林赋》：“越壑厉水。”⑦措意：在意，注意。⑧二三子：犹言诸君、几个人。《论语·八佾》：“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译文】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在桥上停下马车观望。只见瀑布高达二三十丈，漩涡达九十余里，鱼鳖不能浮游，鼃鼃无法停留。有一男子正准备涉水过河，孔子连忙派人顺岸边跑去劝止他说：“这里瀑布二三十丈，漩涡九十里，鱼鳖鼃鼃都不能停留，想来你很难渡过去吧？”男子听了毫不在意，渡过河流，出水上岸。孔子问他说：“你是有高超的技巧呢，还是有什么道术？能够入水又出水的奥妙何在呢？”男子回答说：“我开始入水时，事先具备忠信之心；待我出水时，跟着依靠忠信之心。这忠和信使我的身躯安处于急流波浪之中，而我不敢任从个人的心智和技巧。之所以能入水而又出水的道理，就在于此。”孔子对学生说：“你们几个记住，水尚且可以凭忠信来亲近，更何况人呢？”

【原文】楚庄王^①问詹何^②曰：“治国奈何？”詹何盖隐者也。詹何对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庙^③社稷^④，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⑤。”楚王曰：“善。”

【注释】①楚庄王（？—公元前591年）：又称荆庄王。楚穆王之子，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②詹何：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接近道家。③宗庙：祭祀祖宗的屋舍。④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土地与谷物是国家的根本，古代立国必先祭社稷之神，因而，“社稷”便成为国家的代称。⑤末：末节，次要的事情。

【译文】楚庄王问詹何说：“请问该如何治理国家？”（詹何，为一隐居不仕之士）。詹何回答说：“我只明白修身的道理，不明白治国的道理。”楚王说：“寡人得以供奉宗庙、掌管国家，希望学到保住它的方法。”詹何回答说：“我不曾听说君主自身修养很好而国家却混乱的，也不曾听说君主自身修养不好而国家却大治的。所以，治国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的修养，别的细枝末节我就不敢跟您讲了。”楚王说：“你讲得很好。”

墨 子

【题解】《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原有七十一篇，而流传至今的仅十五卷五十三篇，佚失十八篇。《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的，主要反映前期的墨家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现在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墨子学说的主要内容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其本人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实践精神。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战的意向；他的“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是对当权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他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初步认识到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又提出“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反对贵族的世袭制和儒家的亲亲尊尊，试图用上说下教的方法，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礼者得治”。他探究了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并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的认知命题。在

动机与效果问题上，他强调善与用、志与功的统一。其弟子很多。在教育思想上，他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尤重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墨子学说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显学”。

《群书治要》辑录了《墨子》的《所染》《法仪》《七患》《尚贤》《贵义》《非命》诸篇，这些片段内容，分别从事业成败、国家兴亡、崇尚贤能、节省财用、自立自强等方面来着眼，以期启发唐王朝统治者治国安邦，以图强盛为目的。

【作者简介】墨子，名翟，鲁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大约出生于孔子去世后，卒于孟子出生前，他在世的时候孔孟都不在世间。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创立墨家学说，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有《墨子》一书传世。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他曾学习儒术，因不满其烦琐的“礼”，遂另立学派，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其主要事迹有：阻止鲁阳文君攻郑，说服公输般而使楚国停止攻打宋国。楚惠王打算以书社封墨子，越王也打算以吴国地方五百里封给墨子，但墨子都没有接受。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

所 染

【题解】本篇以染丝为比喻，说明君主必须正确选择自己的近臣，才能受到好的薰染，否则就会受到坏的薰染。“所染”的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君主的安危和国家的存亡。

【原文】子墨子^①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②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③变，其色亦变。故染可不慎耶？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④染于许由^⑤、伯阳^⑥，禹^⑦染于皋陶^⑧、伯益^⑨，汤^⑩染于伊尹^⑪、仲虺^⑫，武王^⑬染于太公^⑭、周公^⑮。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⑯染于干辛^⑰、推哆^⑱，殷纣^⑲染于崇侯^⑳、恶来^㉑，厉王^㉒染于厉公长文^㉓、荣夷终^㉔，幽王^㉕染于傅公夷^㉖（夷原作几）、蔡公谷^㉗。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㉘。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注释】①子墨子：即指墨子。古人称自己的老师时，要在姓氏前加一“子”字。《墨子》一书多是墨家后学所记录，所以称“子墨子”。②苍：深青色，深绿色。③所入者：指放进去的染料。④舜：姓姚，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是黄帝的八世孙。⑤许由：尧舜时代的贤人。帝尧在位的时候，他率领许姓部落活动在今天颖水流域的登封、许昌、禹州、汝州、长葛、鄢陵一带，这一带后来便成了许国的封地，他从而也成为许姓的始祖。⑥伯阳：古贤人。相传为舜七友之一。⑦禹：夏朝的第一个君主，他曾经治过洪水。⑧皋陶：虞舜时的司

群书治要译注

法官，后常为狱官或狱神的代称。⑨伯益：禹的大臣，辅佐禹平治水土。

⑩汤：商朝的创建者，前1617年至前1588年在位，在位三十年，其中十七年为夏朝商国诸侯，十三年为商朝国王，今人多称商汤。

⑪伊尹：商汤大臣，名伊，一名挚，尹是官名。相传生于伊水，故名。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助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

⑫仲虺：又叫莱朱，是商汤时期的著名大臣。他与伊尹并为商汤左、右相，辅佐商汤完成大业。

⑬武王：即周武王姬发，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周文王次子。

⑭太公：既姜太公，是辅佐武王取得天下的重要人物。

⑮周公：西周初期政治家。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辅武王灭商。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他制礼作乐，作《周礼》。

⑯夏桀：夏朝最后的一个国王，发的儿子。发病死后继位，为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⑰干辛：夏桀手下的奸臣。

⑱推哆：夏桀的力士。

⑲纣：即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位暴君。

⑳崇侯：既崇侯虎，纣王手下的佞臣。

㉑恶来：又称为恶来革，商纣王的臣子，飞廉（又作蜚廉）之子，以勇力而闻名。

㉒厉王：即周厉王，西周第十位国王（前878年—前841年在位），姬姓，名胡。周夷王的儿子。在位三十七年。

㉓历公长文：周厉王朝中的奸臣。

㉔荣夷终：即荣夷公，是中国西周时期诸侯国荣国的第六任国君。

㉕幽王：即周幽王，是周宣王的儿子，西周末代君主。姬姓，名宫涅。周幽王为取悦褒姒，数举骊山烽火，失信于诸侯。结果，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

㉖傅公夷：此人于史无考。

㉗蔡公谷：古代的恶人。

㉘戮：羞辱，侮辱。

【译文】墨子看到染丝的人很感叹地说：“丝放在青色的染料里就变成青色了，放在黄色的染料里就变成黄色了。投入的染料不同，丝的颜色也就不同，因此对于染丝怎么能不慎重呢！不只是染丝如此啊！国君也有受臣子影响的情形。舜受到许由、伯阳的薰陶；禹受到皋陶、伯益的薰陶；汤受到伊尹、仲虺的薰陶；武王受到太公、周公的薰陶。这四位君王受到的薰陶是正面的，因此他们的仁政惠及天下，被拥立为天

子，功盖四方，扬名天下。若要列举天下仁义、显赫之人，一定会推举这四位圣王。夏桀王受到干辛、推哆的薰染；殷纣王受到崇侯、恶来的薰染；周厉王受到厉公长文、荣夷终的薰染；周幽王受到傅公几、蔡公谷的薰染。这四位帝王所受到的是负面的影响，因此国破身亡，受到天下人的羞辱。若要列举天下不义、可耻之人，一定会举出这四位帝王。”

【原文】“齐桓公^①染于管仲^②，晋文公^③染于咎犯^④，楚庄^⑤染于孙叔，吴阖庐^⑥染于伍员^⑦，越勾践^⑧染于范蠡^⑨。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⑩诸侯，名传于后世。范吉射^⑪染于张柳朔^⑫，中行寅^⑬染于籍秦^⑭，吴夫差^⑮染于宰嚭^⑯，知伯瑶^⑰染于智国^⑱，中山尚^⑲染于魏义^⑳，宋康^㉑染于唐鞅^㉒。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㉓，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㉔者。必称此六君也。”

【注释】①齐桓公：名小白，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春秋五霸”之首，他在位期间任用管仲为相，使齐国国力逐渐强盛，成为天下诸侯的盟主。②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春秋时期齐国人，史称管子。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③晋文公：姬姓，名重耳，谥号曰“文”，史称晋文公。春秋中前期晋国国君，晋献公之子。④咎犯：晋文公重耳的舅舅，又名舅犯，智计过人，重耳以父礼事之。⑤楚庄：即楚庄王，又称荆庄王，谥号庄。楚穆王之子。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⑥阖庐：即阖闾，春秋末吴国的国君，名光。他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曾伐楚入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后在槁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为越王勾践所败，重伤而死。⑦伍员：即伍子胥，曾辅佐阖闾及其子夫差，是有名的忠臣。⑧勾践：春秋时越王。后为吴王夫差所败，困于会稽，屈辱于吴。乃用文种、范蠡为相，卧薪尝胆，立志复仇。最后兴兵灭掉了吴国，继而

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山东滕县南），成为春秋后期的霸主。⑨范蠡：春秋末年政治家、军事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他与文种协助勾践复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著《计然篇》《养鱼经》。⑩霸：称霸。⑪范吉射：即范昭子，祁姓，范氏，名吉射，谥昭。因范氏出自士氏，故又称士吉射。⑫张柳朔：范吉射的家臣。⑬中行寅：名寅，春秋时期晋国贵族，中行氏卿族的最后一人，又作荀寅。⑭籍秦：中行寅的家臣。⑮夫差：春秋末期吴国国君，吴王阖闾之子。后为越所灭。⑯宰嚭：即太宰嚭。本名伯嚭，系春秋时楚伯州犁之孙。楚诛伯州犁，伯嚭奔吴，吴以为大夫，后任太宰，故称太宰嚭。⑰知伯瑤：即智囊子，春秋后期晋国智氏的首领，曾掌握晋国大权，后被韩、赵、魏三家所灭。⑱智国：即智伯国，智氏家族的人。⑲中山尚：春秋时期鲜虞国君。⑳魏义：中山尚的臣子。㉑宋康：春秋时期宋国末代国君，后被齐国所灭。㉒唐鞅：宋康王的相，让康王滥杀无辜，后来自己也被康王所杀。㉓刑戮：刑罚或处死。㉔贪暴苛扰：贪婪，暴虐，苛刻，扰民。

【译文】“齐桓公受到管仲的薰染；晋文公受到咎犯的薰染；楚庄王受到孙叔敖的薰染；吴王阖闾受到伍员的薰染；越王勾践受到范蠡的薰染。这五位君主受到的薰染是正面的，因此称霸于诸侯，名声流传于后世。范吉射受到张柳朔的薰染；中行寅受到籍秦的薰染；吴王夫差受到伯嚭的薰染；知伯瑤受到智国的薰染；中山尚受到魏义的薰染；宋康王受到唐鞅的薰染。这六位君主所受到的薰染是负面的，因此国家衰败以至于灭亡，自身受到刑罚处置或者被杀，并且祭祀祖先的祠堂也被毁坏了，从此断绝了后代子孙，君臣之间离心离德，人民流离失所。若要列举天下贪婪残暴、苛刻扰民的人，一定会举出这六位君主。”

【原文】“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①人而逸^②于治官^③；不能为君者，伤形^④费神，愁心劳意，然国

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⑤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注释】①论：通“抡”，选择。②逸：安闲，安乐。③治官：治理百官。
④形：身体。⑤要：要领。

【译文】“大凡国君能够安稳，其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行正道。他们行正道是因为受到身边人的正面薰染。所以说，善于做国君的人，致力于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不是把心力用在管理官员上；不会做国君的人，身心都很疲惫，然而国家更加危险，自身亦更受屈辱。上述的六位国君并不是不看重自己的国家，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是不懂治国要领的缘故。不懂治国要领，是因为薰染他们的人行为不正确得当！”

法 仪

【题解】法仪，即法度和礼仪。本篇说明凡事一定要遵循法度。而最好的“法仪”，就是效法天道。希望君主能够效法天道行事。

【原文】子墨子曰：“天下从事^①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②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故百工^③从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無法度^④，此不若^⑤百工也。然则^⑥奚^⑦以为治法而可^⑧？莫若^⑨法^⑩天^⑪。天之行广^⑫而无私，其施厚而不息^⑬（息作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⑭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⑮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是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⑯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⑰天侮^⑱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⑲失其国家，身死为戮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

【注释】①从事：做某种事业。②法仪：法度，礼仪，准则。③百工：泛指手

工业工人，各种工匠。④法度：规矩，行为的准则。⑤不若：比不上，不如。⑥然则：连词，用在句子开头，表示“既然这样，那么……”。⑦奚：文言疑问代词，相当于“胡”“何”。⑧可：可以。⑨莫若：不如。⑩法：效法。⑪天：自然规律。⑫广：博大。⑬息：停止。通行本《墨子》“息”作“德”，此处依《群书治要》原文翻译。⑭贼：残害。⑮邑：城市，都城。⑯宾：服从，归顺。⑰诟：辱骂。⑱侮：欺负，轻慢。⑲遂：于是，就。

【译文】墨子说道：“天下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不能没有准则。没有准则而他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事各种行业的工匠，也都有一定的规矩。然而如今大到治理天下，其次到治理大国，却没有圣贤的礼制，这还不如各行各业的工匠呢！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的法则才可以呢？最好的法则就是效法天道。上天的品行博大无私，它施予的恩惠厚重而且永不停息，它给予的光明持久而且永不衰减，所以圣明的君王都效法它。既然以上天作为标准，那么所作所为就一定要以上天的标准来衡量，上天希望做的事就做，上天不希望做的事就不做。那么上天希望做什么、厌恶做什么呢？上天肯定希望人们相互友爱、相互帮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相互残害，因为上天对所有人都很爱护，都给予好处。怎么知道上天对所有人都如此呢？如今，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上天的属国；人无论老幼贵贱，都是上天的臣民。人们常说：‘爱护人、利于人者，上天必定赐福给他；憎恨人、残害人者，上天必定降祸于他。’由此可见上天希望人们相互友爱、相互帮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相互残害。以前的圣君禹、汤、文王及武王，爱天下所有的百姓，率先尊崇上天，敬重鬼神，他们给予世人的好处很多，所以上天佑护他们，使他们成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归顺、侍奉他们。暴君桀、纣、幽王及厉王，厌恶天下所有的百姓，率先咒骂上天，侮慢鬼神，他们残害百姓极多，所以上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自己的国家，身遭杀戮，并受到天下人的羞辱，后代子孙咒骂他

们，直到现在仍不停止。因此说，做邪恶之事而遭受灾祸者，就是桀、纣、幽王及厉王这些人；爱人利人而得到护佑者，就是禹、汤、文王及武王这些人。”

七 患

【题解】本篇讲述了造成国家危亡的七种祸患，分别是国防、外交、内政、财用、君主、臣民、粮食等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提醒治国者应当做好这七个方面的防范。

【原文】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①沟池^②不可守而治^③宫室^④，一患也；边国^⑤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忧佼^⑥（佼作反），君修法讨^⑦臣，臣偃^⑧而不敢拂^⑨，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⑩，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种菽粟^⑪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⑫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⑬，七患也。以七患居^⑭国，必无社稷^⑮；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⑯。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注释】①城郭：城是内城的墙，郭是外城的墙。泛指“城邑”。②沟池：护城河。③治：修筑。④宫室：古时房屋的通称。后来特指帝王的宫殿。⑤边国：外国。⑥佼：群臣皆忘主而趋向私交。⑦讨：查究，处治。⑧偃：威胁，使恐惧。⑨拂：古同“拂”，违逆，乖戾。⑩守备：防守；防备。⑪菽粟：豆和小米。泛指粮食。⑫事：使用，役使。⑬威：畏惧，通“畏”。⑭居：治理。⑮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社，土神；稷，谷神。亦用为国家的代称。⑯倾：倾塌，倒下。本文指国家倾覆。

【译文】墨子说：“国家有七种忧患。这七种忧患是什么呢？整个国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卫，却去修建宫殿，这是第一种忧患；敌国军队压境，却得不到周边国家的救援，这是第二种忧患；让老百姓去做没有实际利益的事情，奖赏没有才能的人，这是第三种忧患；为官者只想着保持俸禄，游说者只担心结交不到好的朋友，国君制订法令来处置臣子，臣子畏惧而不敢直言上谏，这是第四种忧患；国君自以为仁爱聪慧而不询问政事，自认为国家安定强盛而不加强守备，这是第五种忧患；国君信任的人并不忠诚，忠于国君的人却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忧患；种植和储藏的粮食不足以养活老百姓，大臣的德能不能够为国家办事，奖赏不能让人心悦诚服，惩处不能让人产生敬畏，这是第七种忧患。治理国家出现这七种忧患，国家必定灭亡；守护城池出现这七种祸患，敌军一到，必然城失国灭。这七种忧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定会有灾难。”

辞过

【题解】本篇用古今对比的方法从宫室、衣服、饮食、舟车四个方面，说明了“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的道理，强调节俭的重要性，要求领导者不能够奢侈浪费和享乐腐化。

【原文】墨子曰（墨子曰以下出辞过篇）：“古之民未知为^①宫室时，就^②陵阜^③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润（润下有湿字），边^④足以圉^⑤风寒，上足以待^⑥雪霜雨露，官墙之高，足以别^⑦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使上（使上作便于生）不以为观乐^⑧也；作为衣服带^⑨履^⑩，使身（使身作便于身）不以为辟怪^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⑫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⑬曲直^⑭之望^⑮、青黄^⑯刻镂^⑰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⑱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⑲凶饥、振^⑳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注释】①为：此处指建造。②就：靠近，走近，趋向。③陵阜：丘陵。④边：四周。⑤圉：通“御”，抵挡，防御。⑥待：防备。⑦别：区别。⑧观乐：观赏享乐。⑨带：腰带。⑩履：鞋子。⑪辟怪：怪异。⑫敛：征收。⑬台榭：台和榭。亦泛指楼台等建筑物。⑭曲直：此处指景观的蜿蜒与平缓。⑮望：视野、视力所

及。⑮青黄：谓用彩色加以修饰。⑯刻镂：雕刻。⑰法象：效法；模仿。⑱待：应付。⑳振：救济。

【译文】墨子说：“上古的先人们不懂得建造房屋，选择靠近山丘的地方，挖掘洞穴，居住在里面。由于地下潮湿而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圣明的君王便建造房屋。建造房屋的原则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免潮湿，四周墙壁足以抵御风寒，屋顶足以防备雪霜雨露，屋内墙壁的高度足以区分出男女有别，仅此而已。但凡耗尽财力、劳力又无更多益处的工程，是不会去做的。因此，圣贤的国君建造房屋，（是为了方便生活），不是用来观赏和享乐的；制作衣服、腰带、鞋子，是为了有益于身体，不是用来显示奇特怪异的。所以，圣贤的国君他自己本身节俭而使人民得到他的身教，因此天下的百姓都来归附，并且得到很好的教化，日常生活丰衣足食。如今的君主建造宫殿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一定会向百姓大量征收钱物，凶残地掠夺百姓用于衣食的财物，来建造宫室楼台、亭榭曲直交错的景观和彩绘雕刻的装饰。国君建造这样的房屋，那么左右的亲近臣子也都会效仿。因此国家的财物不够用来应付饥荒、救济孤寡，所以国家贫穷，百姓难以治理。国君确实想要天下太平，憎恶天下混乱，那么建造房屋就不能不节俭了。”

【原文】“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①皮^②带^③茭^④，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⑤而清^⑥。圣王以为不中^⑦人之温清，故作诲妇人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⑧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⑨之中，足以为轻且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⑩耳目而观^⑪愚民也。当是之时，坚^⑫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⑬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⑭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极；兵革不顿^⑮，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

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④靡曼^⑤之衣，铸金以为钩^⑥，珠玉以为佩^⑦；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身服之。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⑧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⑨之民，欲用无乱，不可得也。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注释】①衣：此处作动词，指穿着……②皮：兽皮。③带：佩带、扎着。④茨：草绳。⑤轻：轻便。⑥清：凉爽。⑦中：合适，适当。⑧练帛：熟帛，谓煮练过的帛。⑨絺绤：絺，细葛布；绤，粗葛布。都是将葛经过浸渍煮沤的加工法制成的。絺绤，指葛布衣服。⑩荣：使……荣耀，使……光荣。⑪观：欣赏、观赏。⑫坚：结实、坚固。⑬刻镂：雕刻。⑭贍：供给人财物。⑮顿：古同“钝”，不锋利。⑯文采：错杂艳丽的色彩。⑰靡曼：华美，华丽。⑱钩：衣带上的钩。⑲佩：古代系在衣带上的玉饰。⑳毕：完全。㉑淫僻：邪恶不正。

【译文】上古的先人们不懂得制作衣服，披着兽皮，扎着草绳，冬天即使不轻便但却温暖，夏天即使不轻便但却凉爽。圣贤的君王认为这不能很方便的让人得到温暖与凉爽，于是就教妇女制作人穿的衣服。制作衣服的原则是：冬天则将柔弱的丝麻夹于衣中，足以变得轻便而且温暖；夏天则用葛麻布夹于衣中，足以变得轻便而且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制作的衣服，只要合身保暖就足够了，并不是为了显示尊贵而让老百姓观赏。在那时候，结实的车子、优良的马匹，并不被认为是高贵，雕刻刺绣并不让人觉得喜欢，人们对于自给自足的生活很满足，而不会去攀比。所以老百姓节俭而且容易教化，君王花费节省而且容易照顾；府库充足，足以应对非常之变；武器、铠甲不困顿，兵士、百姓不疲劳，足以征讨不肯臣服的诸侯。所以称霸天下的大业就可以实现

了。当今的君主，他们制作衣服就与此不同了。冬天的衣着轻便暖和、夏天的衣着轻便凉爽，全都具备了，他们却仍然向百姓大量征收税赋，凶暴地掠夺百姓用于衣食的钱财，用来制作锦绣光彩的华丽衣裳，并用金子熔铸成带钩，用珍珠宝玉制作佩带的饰品；女工刺绣，男工雕刻，用来制作身上的穿戴。这就不是为增加温暖的情形了，耗尽财力人力，完全得不到实际的利益。由此看来，他们制作衣服，不是为了身体舒适，而都是为了显耀华丽。因此，他们的百姓邪僻而且很难教化，国君奢侈而且很难劝谏。让奢侈的国君去统治邪僻的百姓，想要财政不混乱是不可能的。国君要是真想让天下太平，真憎恶天下混乱，那么制作衣服就不能不节俭”。

【原文】“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故圣人作海男耕稼^①树艺^②以为民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故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③蒸炙^④；大国累^⑤百器，小国累十器^⑥；前方丈^⑦，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搯^⑧，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餽^⑨饘^⑩。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餽^⑪，欲无乱不可得。君诚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注释】①耕稼：泛指种庄稼。②树艺：种植，栽培。③刍豢：牛羊犬豕之类的家畜。泛指肉类食品。④炙：烤。⑤累：堆积，积聚。⑥器：用具的总称。⑦方丈：一丈见方。⑧搯：执持，握持。⑨餽：吃剩下的食物。⑩饘：（食物）腐败发臭。⑪冻餽：谓饥寒交迫。

【译文】“上古的先人们不懂得制作食物的时候，圣人就教给男人们耕种庄稼、栽培果树等技艺来供给百姓饮食，使其能够增加元气，补充虚弱，解决温饱，强身健体而已。他们的开支节省，生活简朴，所以

百姓富裕，国家太平。而今却不是这样，国君对百姓厚征重敛，用来制作美食、蒸烤畜肉。大国使用的餐具器皿上百件，小国使用的餐具器皿数十件。摆在面前一丈见方的地方，眼睛都不能全看到，手都不能全抓到，口都不能全尝到。剩余的食物冬天凝冻，夏天腐烂。君主享用饮食如此，那么左右近臣也都效仿。因此，富贵的人铺张浪费，孤寡的人受冻挨饿，想保持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国君真想让天下太平，真憎恶天下混乱，那么对于制作饮食就不能不节俭。”

【原文】“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①不移^②，远道不至^③，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完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禁不急^④而行，民不劳而上足以用，故民归^⑤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完固轻利，皆已具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舟车饰，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⑥其纺织而修^⑦文采，故民寒；男子离^⑧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⑨，故右左^⑩象^⑪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固（当无固字）国乱。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注释】①任：负担，担当。②移：挪动。③至：到达。④急：迫切，要紧。⑤归：归附。⑥废：放弃。⑦修：学习。⑧离：脱离。⑨若此：如此，像这样子。⑩左右：近臣；侍从。⑪象：效法。

【译文】“上古的先人们不懂得制造车船，太重的东西无法搬运，路途遥远很难到达。因此，圣贤的君王开始制造车船，用来方便老百姓作事。他们制造车船，强调完整、坚固、轻巧、便利，可以载负重物到达遥远的地方。因为花钱少又获利多，因此百姓喜悦并用它赚取利益。于是，法律、禁令不需要催促就可以施行，人民安逸而国君财用充足，

所以百姓归附。而今的君主制造车船就与此不同了。完备、坚固、轻巧、便利都具备了，却仍向百姓横征暴敛，用来装饰车船，用彩色刺绣装饰车辆，用精雕细刻装饰舟船。于是，女子放弃纺织而去学习刺绣施彩，所以百姓受冻；男子放弃耕种而去学习雕刻，所以百姓挨饿。君主制造车船如此华美，亲近臣子也都效仿。因此，老百姓饥寒交迫，于是就去 做奸邪的事。奸邪之事多则刑罚苛刻，刑罚苛刻但国家却依然混乱。国君真想使天下太平，真憎恶天下混乱，那么制造车船就不能不节俭。”

尚 贤

【题解】尚贤，就是崇尚贤人。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说明“尚贤”是政事的根本，要想国富民强，就必须“尚贤”。一定要把有德有能的人选拔上来，不管他们与王公大人的关系如何，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只要是有德有能之人，就应该举而用之。

【原文】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①，则国家之治厚^②。故大人之务^③，将在于众贤而已。然则众贤之术，将奈^④何哉？譬若^⑤欲众其国之善射御^⑥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⑦国家之珍^⑧，而社稷之佐^⑨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不义。’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⑩曰：‘始^⑪我所恃^⑫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⑬也。今上举义不避亲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⑭也。今上举义不避远^⑮近，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无恃。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人闻之皆竞^⑯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⑰

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⑮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⑯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⑰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之以事。非为贤赐^⑱也，欲其事之成。故当以德就列，以官^⑲服事，以劳受赏，量^⑳功^㉑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恒^㉒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则谋不困^㉓，体不劳，名立^㉔而功成，美章^㉕而恶不生，故尚贤者政之本也。”

【注释】①众：多。②厚：忠厚。③务：紧要的事情。④奈何：怎么，为何。⑤譬若：譬如。⑥射御：射箭御马之术。古代六艺中的两种，都属尚武的技艺。⑦固：本，原来。⑧珍：珍宝。⑨佐：辅臣。⑩谋：考虑。⑪始：起头，最初。⑫恃：依凭，依赖。⑬亲：亲近，接近。⑭近：亲近。⑮远：疏远。⑯竞：竞相。⑰物：内容，实质。⑱术：方法。⑲列：安排。⑳肆：店铺；此处指商人。㉑赐：奖赏。㉒官：从政。㉓量：衡量。㉔功：政绩。㉕恒：永久，永远。㉖困：缺乏。㉗立：树立。㉘章：彰显。

【译文】墨子说：“现在朝廷中从政的王公大人，都希望国家富强、人口众多、刑律政教都井井有条。然而却不能如此，这是什么缘故呢？究其原因，在于现在朝廷中从政的王公大人，不能把尊重贤才、重用有德能的人作为执政方略。国家拥有的贤良之士越多，那么国家风气就越淳厚。所以大人们的要务，就在于使贤才越来越多而已。然而，使贤才越来越多的方法是什么呢？譬如想使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多起来，就一定要使这类人富裕、高贵，受到尊敬和赞誉，于是国内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将会增多，更何况德行敦厚、言谈雄辩、道术广博的贤士呢？这些人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臣，也一定要使其富裕、高贵，受到尊敬和赞誉，然后，国家的贤良之士也会增多。所以前代的圣君执政时讲道：‘对不义之人不使其富足，不使其尊贵，不予亲爱，不予接近。’因此，国内富贵之人听到后，都退而考虑说：‘以前我们所依

仗的是富贵，如今君王选拔义士不避贫贱者。既然如此，我们不能不行仁义’。君王亲爱的人听到后，退而考虑道：‘以前我所凭借的是君王的宠爱呀，如今君王选拔义士不排斥被疏远的人。既然如此，我们不能不行仁义啊。’君王亲近之人听到后，退而考虑道：‘以前我们所依赖的是君王的亲近，如今君王选拔义士不在意和自己关系远近。既然如此，我们不能不行仁义啊。’君王疏远之人听到后，退而考虑说：‘以前我们认为自己被疏远而无所依靠，如今君王选拔义士不避疏远者。既然如此，我们不能不行仁义啊。’人们听到这些，都争着去做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这是什么缘故呢？答案是：君王使用臣子只用‘尚贤’这个标准；臣子侍奉君王只有‘仁义’这一条途径。所以，以前圣明之君施政，使有德者列于其位，使贤能者得到尊重；即使是农民、工匠和商人，他们中有才能的也会被选拔举荐，给以高位，给以厚禄，委任以政事。这并不是因为其贤能便赏赐，而是想要通过他们成就事业。所以，应当凭德行归其位次，以官职为国家服务，论业绩进行奖赏，按功劳而颁给俸禄。所以官吏不会始终富贵，而百姓也不会终生贫贱，有才能就会得到选拔举荐，无才能就会被免职，崇尚公义，消除私怨，所以能获得贤士。（君王）得到贤才则计谋不会穷尽，身体不会疲劳，名声树立且功业成就，正面的人事物更加彰显而邪恶的就不会产生了。因此说，尊重贤才，是为政的根本。”

【原文】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①大人^②，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③而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杀，必索良宰^④；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⑤，必索良工。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诚知其不能也，必不使^⑥。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至建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

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其亲一危弓、疲马、衣裳、牛羊之财欤？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唯法^⑦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贤之为说，不可不察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注释】①王公：被封为王爵和公爵者。亦泛指达官贵人。②大人：指在高位者，如王公贵族。③然：这样，如此。④良宰：优秀的膳宰。膳宰，掌宰割牲畜及膳食之事的官员。⑤张：拉开。⑥使：任用。⑦法：效法。

【译文】墨子说：“天下的王公大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裕，人口众多，刑罚律令有序，然而却不知道（实现这一期望）必须尊重贤人，使用有才能的人。因此，我认为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小事上明白选贤任能的道理，而大事上却不明白。怎么知道他们是这样呢？如今，王公大人有一只牛羊不会屠杀，必然去寻求好屠夫；有一套衣料不会缝制，必然去寻求好裁缝；有一匹生病之马不能医治，必然去寻求好兽医；有一张有破损的弓不能拉开，必然去寻求好工匠。纵然（他们身边）有骨肉至亲，没有技能却富贵起来的人和面貌美好的人，如果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做这些事，必定不会让他们来做。这是什么缘故呢？恐怕他们毁坏财物呀。此时，王公大人在这一点上，则不丧失其尊贤使能的‘原则’。然而他们对治国就不是这样了。王公大人对于骨肉至亲，对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人和外貌美好的人，就予以推举。原来，王公大人对其国家的热爱，还不如喜爱他的一张有毛病的弓、一匹生病的马、一套衣服、一只牛羊啊！因此，我认为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小事上明白选贤任

能之道而大事上却不明白。从前的圣君治理天下，其所看重的未必是王公大人的骨肉至亲、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人和外貌美好的人。因此，从前尧推举舜、汤选拔伊尹、武丁推举傅说，哪里是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正当富贵起来的人和外貌美好的人呢？仅仅是因为要依照他们的言论，运用他们的谋略，实行他们的治国之道，上可以利于大自然，中可以利于鬼神，下可以利于人民。所以‘尚贤’这一学问，不可不详察呀！‘尚贤’，关乎大自然、鬼神、百姓的利益，是政事的根本。”

非 命

【题解】非命，就是反对“有命”论。本段讲述了墨子通过考察历史上古圣先王的经验，说明天下的安危，在于君主的施政，从而否定“有命”论的说法。说明任用贤才，谋求正确的治国之道，国家一定会昌盛。

【原文】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①以教诲，赏罚以劝沮^②。若此^③，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④而民不改，上变正（正作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⑤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繇^⑥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⑦；外之毆骋^⑧田猎^⑨毕弋^⑩，内沉于酒乐；不肯曰“我为刑政不善”，曰（曰上有必字）“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蓄^⑪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岂以为其命哉？

【注释】①发宪布令：犹言发号施令。②沮：阻止，禁止。③若此：如此，像这样子。④渝：改变。⑤发：发布，实施。⑥三代：指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个

朝代。⑦繆：纰缪，错误。⑧僻：邪僻。⑨驱骋：驱策驰骋。⑩田猎：打猎。⑪毕弋：毕为捕兽所用之网，弋为射鸟所用的系绳之箭。泛指打猎活动。⑫蓄：积累。

【译文】古时候圣贤的君王，推崇孝子，劝导人们侍奉双亲；尊重贤良，劝导人们做好事；颁布有关法令，来教育人民；明确奖罚，来对人民进行勉励和劝阻。照这样做，混乱的社会就可以恢复安定和谐，危险的局面可使其稳定。若认为不是这样，（请看）以前夏桀王造成的混乱局面，商汤王却将其治理得很好；商纣王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周武王也治理得很好。时代和百姓都没有改变，但君主的统治方法变端正了，百姓就容易教育。天下在商汤王、周武王统治下就安定，在夏桀、商纣统治下就混乱。国家的安危治乱，关键在于君主的施政，这难道可以说是命运吗？此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对其耳目声色的过分追求不以为错，对其心思、志向的邪僻不加谨慎，外出则骑马打猎、围网射箭，在宫内则沉迷于饮酒作乐，但却不肯说自己施政用刑不善，却说“我的命运本来就将灭亡了”。即使以前三代的诡诈之民，也是如此，其繁复地粉饰“人各有命”的言辞，用以教育众多愚昧之人。过去禹、汤、文王、武王在治理天下政务时，就说道：“必须使饥者获得食物，使寒冷者得到衣服，使劳累者得到休息，使扰乱者得到惩治。”于是，他们赢得了天下人的美誉和称赞，这难道可以说是命运吗？这本来就是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的）啊！现今贤良之人，尊重贤才，喜欢积累治国的道理、方法，所以对上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对下获得万民的赞誉，于是赢得了天下人的称赞。这又怎能说是他们的命运呢？

贵 义

【题解】墨子认为，义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一切言论行动，都要从事于义，服从于义。节录的这一段，一是教人如果没有相应的才能，就不要去谋求相应的官职；二是指出身边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来让我们修身的，不能口上追求仁义，遇到考验时反而产生怨恨，这样是不可能成就仁德的。此段虽然简短，但是却发人深省。

【原文】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①之宰^②，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③哉？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④，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

【注释】①彘：猪。②宰：屠宰者。③悖：违背道理，谬误。④愠：怒，怨恨。

【译文】墨子说：“世上的君子，让他去做宰猪杀狗的屠夫，如果干不了就推辞；让他任一国的宰相，做不了也要去做。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世上的君子想实现自己仁义的愿望，可是别人帮助他修身他却生气。这就和想把墙筑成，但别人帮助他筑墙他却生气一样。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